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六九冊目次

密齋筆記五卷續筆記一卷（宋）謝采伯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〇〇一
老學庵筆記十卷（宋）陸游撰　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　〇四九
愧郯錄十五卷（宋）岳珂撰　宋刻本　一五〇
袪疑說一卷（宋）儲泳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二八一
貴耳集三卷（宋）張端義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二九六
玉峰先生脚氣集一卷（宋）車若水撰　清初鈔本　三六一
佩韋齋輯聞四卷（宋）俞德鄰撰　清鈔本　三八七
書齋夜話四卷（宋）俞琰撰　明鈔本　四一七

困學齋雜錄一卷 （元）鮮于樞撰 清初鈔本	四四八
湛淵靜語二卷 （元）白珽撰 清張德榮鈔本	四六二
隨錄一卷 （元）陳櫟撰 清康熙陳嘉基刻陳定宇先生文集卷八	四九四
庶齋老學叢談三卷 （元）盛如梓撰 明嘉靖元年柳僉鈔本	五〇〇
閑居錄一卷 （元）吾衍撰 元至正十八年孫道明鈔本	五四三
霏雪錄一卷 （明）劉績撰 明刻百川學海本	五六〇

密齋筆記五卷續筆記一卷

（宋）謝采伯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密齋筆記五卷續記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謝采伯撰。采伯字元若，台州臨海人。宰相深甫之子。理宗后謝氏之伯叔行也。中嘉泰二年傅行簡榜進士。歷知廣德軍湖州，監六部門，大理寺丞、大理寺正。宋史無傳。其事蹟不甚可考。官爵名字僅見於陳耆卿赤城志中。是編乃其易班東歸時所撰錄以示其子者。雜論經史文義凡五萬餘言。自序以爲無牴牾於聖人，其閒援據史傳，頗足以考鏡得失。雜錄前賢懿言微行，亦多寓懲勸。雖持論閒有未醇，其援引證據亦未能如容齋隨筆、夢溪筆談之博洽，而語有本原，瑜多瑕少，要亦說部之善本也。史稱謝后父渠伯早卒，兄奕宗封郡王，姪益節度使，端平初頗干國政。采伯以世家貴介，敭歷中外，洊更麾節。政當謝后用事之時，獨能解組逍遙，至使史官佚其姓氏，則蕭然於榮利之外，一無所預可知。王宗旦原序謂士大夫晚節嗜好，鮮有不迷其初者，密齋獨以書籍貽謀後人，使知其老不忘學，則采伯潛心著述，殆以一生之精力爲之，宜其言多中理矣。原本久佚，僅散見永樂大典中。謹採錄編綴，分爲筆記五卷、續記一卷，仍所題之舊目焉。

密齋筆記自序

余好漁獵書傳時年六十有三易班東歸天賜一閒無以解日書生結習未除亦自猶有聞見豈應以鷗弁泯沒遂著於篇以示兒輩曰或問者兒輩所質問也經史本朝文藝雜說幾五萬餘言固未足追媲○作者之無牴牾於聖人不猶愈於稗官小說傳奇志怪之流乎庶後之子孫知余老不廢學云爾淳祐元年辛丑長至謝采伯元甫若引

密齋筆記原序

寶祐乙卯天臺謝公鼓院來守臨川宗旦實為贊貳一日以密齋筆記授宗旦曰此吾先君子晚年之所著也宗旦受而讀之驚喜嘆賞如遊寶山如閱海市瓌奇詭異之物雜然前陳駭目洞心應接不暇吁是豈淺鮮者所能到哉其殆貫穿百家馳騖千載者歟夫士非窮愁莫能著書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常情之通患也剏者差高蹈燕居引恬未有肯措意於筆硯者密齋以宰相子敭歷中外嘗秉虎節晚境優游乃能逍遙里第耽玩墳索抽書讀畫述所得以自見於世所謂富貴不能淫年彌高而德彌劭者密齋有焉陸賈當功成名遂之餘乞身歸田擁車騎負寶劍遨遊諸子問釀酒擊鮮以自娛樂追思向來新語殆如夢事向子平隱居讀易自男婚女嫁之後斷絕家事勿使相關遍肆意於名山大川之觀衆時華編不復過眼矣王逸少蘭亭一序似能言者及其守卑退之節又不過企慕乎平所為盡山水之遊求藥石植桑果抱子弄孫以卒歲於著書乎何有以密齋視三子富貴年齒度越遠甚謂宜屏却簡編燕酣登眺可也而密齋之所樂為有三子之所不克為者由是言之士大夫晚節嗜好有不迷其初者鮮矣觀密齋自序謂以此書傳示子孫使知其老不廢學噫此其詒謀微意又可與俗人言哉越明年鋟梓郡齋執為題其後鼓院名奕楙密齋先生次子也寶祐丙辰夏五中澣通直郎添差通判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王宗旦

謹書

密齋筆記卷一

宋 謝采伯 撰

易緯稽覧圖云伏羲氏至無懐氏五萬七千八百八十二年神農五百四十年黄帝一百年少昊四百年顓頊五百年帝嚳三百五十年堯一百年舜五十年禹四百三十二年殷六百四十四年（按原本誤作四百九十六年）周八百六十七年（按原本誤作六十七年）秦五十年已上六萬三千一百八十六年惟伏羲畫八卦傳於後世餘幾六萬餘年略無文字可攷何耶抑有而不傳也班固曰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故言黄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又乾鑿度乃蒼頡註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與素問等書皆書也非有而不傳者歟又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戰國二百二十五年秦四十年生漢高祖三國五十六年晋一百六十年宋六十年齊二十四年梁八十七年（按原本誤作五十六年）陳三十三年隋三十七年生唐太宗五代共五十餘年生藝祖三大英主撥亂反正拯民塗炭漢尚高

厚、碧蘆法度、國祚悠久、沛剏用儒立國、以仁卜世卜年、
永永無極、
蕭興諸臣、雖非粹然一出於正、然皆能以功名自奮、垂
芳汗青者、並以其一時言議合於事情、而本於理義也、
沛公意欲留居秦宮中、樊噲諫曰、此奢麗之物、皆秦所
以亡、沛公不聽、張良又諫曰、宜縞素爲資、二臣之諫、周
公之無逸也、韓信言項王爲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又言
項羽實失天下之心、又言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
王王秦者、韓信能占民心爲趨向、是三代之得天下以
仁也、項羽殺義帝、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仁不以勇、義
不以力、宜率三軍、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此三王之舉
也、董公之言、春秋討賊之誼也、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
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
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是明
於君臣之分也、人皆曰、漢初諸臣、多麤暴亢詐之徒、借
以集事、思之皆明於綱常、合於禮義、此理亘萬古未嘗

一日泯滅也、
高祖好酒及色、范增又云貪財好色、高祖與王吏臣安
敢加貶、緣是難遽掩、未免直筆、今觀其一入秦宮、見帷
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便欲留居、賴二臣之諫回軍
霸上、一入彭城、可謂重地、便收其貨寶美人、日致酒高
會、是時無諫者、遂一敗塗地、及得天下、又溺於戚姬、幾
欲廢太子、微四皓則又是一場狼狽、外物易移、內欲易
動、幸迫於利害而止、我朝藝祖眞聖主也、
眞宗嘗謂王旦曰、每除拜宰相親王、不御崇德殿、不視
朝、其意以命宰相親王、示不敢專也、
崇寧五年、勅節文小鈔、知通監造書押印造樣號年限
條禁、並依川錢法、軍人官員請給不用、外買賣倉場庫
務出納、依見錢行用、三年爲界、大觀二年第一料、其樣
與今會子略同、上段印賞偽造鈔已成流三千里、已行
用者處斬、至庚寅九月、更不用中段印、畫泉山下段平
寫一貫文省、守倅姓押字、此會子兆端也、紹興十二年

户部張澄欲行會子給事中胡霈共沮之而止紹興三
十二年竟行之今九十餘年其弊極矣而大觀少小妙民
以為便者造之有限而換之有信也
高宗語東宮須是讀書便知古今治亂便不受人瞞朕
初即位羣臣多勸法仁宗仁宗固是仁厚末年紀綱發
弛不振所幸得韓琦遂無事本朝自有太祖何故不敢
以為法
聘后黃金二萬斤新莽用三萬斤晉志云漢用二百斤
晉亦用二百斤往往金至後世愈少宋用銀五萬兩金
五千兩南渡後又減至銀二萬兩金二千兩
南齊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祭后土十一月元日祈穀
於上帝注云謂以上辛郊祭天地郊特牲云郊之用辛
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注云陽氣新用事而用辛日此說
非也用辛日者凡為人君者當齋戒自新也
神宗朝冬至當十一月晦有言晦不可郊而無人知此
故事惟宋敏求云太祖乾德初郊亦是十一月晦日遂

用當月二十六日甲子郊國朝會要不載此事乃宋次道
家收得朝報神宗大喜之宴蓋正所撰載之甚詳慶元
丙辰宏詞出乾德初郊慶成頌試者非特不知晦日本
末有一卷乃云祖宗並侑又云歸胙慈極不知乾德時
既未有家廟杜太后已上僊亦未嘗有慈極
近年郊祀只用黃琮蒼璧却不見用四圭有人問禮官
云四圭兩圭已於景靈宮用了黃琮蒼璧乃是禮見天
地
宰執子授京秩始於呂蒙正時政記進御始於李昉班
直八年敘補軍校始於高瓊起居注進御始於梁周翰
帶職致仕始於王文正公旦糊名考校始於周起建議
宣和時彗星見天徽宗震怒謂趙挺之曰蔡京所為皆
如御書京免相挺之復為右僕射始京在崇寧初首興
邊事用兵連年不息一日徽宗諭輔臣曰朝廷不可與
邊庭生隙釁端一開日尋干戈生民肝腦塗地豈人君
愛民之意挺之退語同列曰主上志在愛民息兵吾輩

義當將順時執政皆京黨但唯唯而已
以淮皆各其及即若王元澤以此八字該括法律
天聖四年州軍並不得官置酤坊近陳提舉振孫博通
古今仰體祖宗卹民之意舉行萬户停廢酤庫邦人至
今德之
東京記舊八作司太平興國二年分東西二司乃泥作
赤白作桐油作石作磚作瓦作竹作井作以上名八作
後兼備攻城之事乃二十一作天聖元年置官屬今八

作司獨傳伎巧之物若致遠務裁造院茶湯磨院針線
院布庫鑄場務煎膠務攀䨏院雲韶班院印經院燒朱
所新衣庫茶庫織悉畢備及前宰執侍從大第環拱蓋
以百數錢塘駐蹕庶事草創追想全盛太息久之
都麴院麴貴於酒户西京南京皆然東京在城每歲四
十七萬四千六百四十五貫南京在城賣麴三萬六百
九十貫二百一十七文五十里外務場別有數台州在
城及諸邑縣諸路橋港頭酒額每歲八萬一千二百九

十八貫泊定編云院之淬紗不堪汲用惟以造麴特善
他井皆不如開寶二年詔麴價高可於十分中減放二
分六年減價每斤止收一百文足陌太平興國六年詔
在京賣麴每斤元定二百文自今每斤減五十文淳化
五年有司言諸道州府先置榷酤募民掌其事内四百
七十處歲額無幾個一切罷之但賣麴收直詔從其請
景德元年罷江淮兩浙荊湖制置榷酤
澶淵之役射殺其貴將撻覽遂濆酋利用與其飛龍使

韓杞見行在議盟真宗謂輔臣曰初欲令石普楊延邈
其歸路而以精兵躡其後腹背擊之然兵連禍結何時
而已故狥其請以休息天下之民若彼自渝盟以順伐
逆殆未晚也當人主英斷事力全盛人材輻湊可以戰
而不戰果享百餘年和好之利兵端果可輕開耶
范蜀公正書云舜之五刑者流也官也教也贖也賊也
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劓刖宮大辟也書
曰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者此也堯

所以衰矜庶獄之末者遏絶之使無世在下也舜其仍
用之舜仍用之則是踵苗之五虐而遂有十刑安得云
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堯嘗清問下民蓋去此法矣至禹
時德下衰方用此肉刑楊子云夏后肉辟三千不勝者
卓矣然禹亦未必用只是用之以為贖刑呂刑所謂訓
夏贖刑也直至秦時方用如黥太子傅之類是也至漢
文帝又不用至宋文帝因劫賊有赦方於劫賊面上刺
一劫賊字至五代後周刺配之法盛矣大率流始於堯
舜墨始於苗贖始於禹先考與范寺簿說羅大著縣
因輪對刺字之減配法乃是近日配人之多張方平亦
有劄子羅乃徼帖在前上付來棘寺諸公議論將茶鹽
犯法之人刪改太輕户部沮而不行

金畫曰武王伐紂雪丈餘漢靈帝本始元年匈奴擊烏
孫欲還會天大雪一日丈餘民畜凍死殺數萬級馬數
萬天唐李愬因天大雪夜馳百二十里到蔡破其門平
蔡吐蕃諾邏兵入大非會天大雪吐蕃皸凍趣西道以
歸王君奐率秦州都督張景順約蕃窮躡縱兵俘以旋
白元光合回紇兵於靈臺雪霧嚴晦吐蕃閉營撤備乃
縱擊之斬首五萬級生擒萬人收所俘唐户五千嘉熙
丁酉十二月大雪中大敗金人旋旗報積屍如山豈非
雪霜肅殺之氣有以助之歟

張滙節要云二太子窩里孛之妻余華公主乃遼主天
祚之女粘罕之妻蕭氏乃遼主天祚元妃各因間勸賊
南寇陰報朝廷助兵攻遼之隙又秦檜上[illegible]書
曰切觀大金今日討議之士多前日大遼亡國之臣畫
寡定計非忠於大金也假威大金以報其怨爾大遼妃
女陰報於內大遼之臣若余覩郭藥師輩潛謀於外乃
吾國危會所致

余嘗觀靖康傳信錄汲孫臣泣血錄諸書臣子有不
忍言後斡离不圍閉燕京金主詢道人議和斡离不欲得公
主亦名從公主美女男子各百人及護駕將軍十人細
軍一千人御馬三千足綾羅綿木服金銀珠寶三千載

琦皆從之又以撒技圍燕之久再索犒軍金帛琦復從
之其事與靖康畧無異比貪婪大果報也粘罕[illegible]河
東斡離不引大兵自涿州入安肅陷開封府至順州凡
一百八十餘州八百七十五縣蹂踐殘滅何可勝紀而
自丑祐元年十一月至二年正月殘破河東河北山東
山西後一十七府九十餘州鎮縣二十餘處數千里間
殺戮皆盡城郭丘墟金帛子女牛羊馬畜皆席卷而去
屋宇悉皆燒毀比殺戮大果報也小既有小果報大豈

無大果報耶南遷錄以為不及百年臣子大書於册以
為古今一大快亦以志後日一場大果報必不輕矣
鄭介夫使聞子姪用王氏學講考槃之義曰弗諼者弗
忌君之惡弗過者弗過君之朝弗告者弗告君以善公
歎曰是何言歟一不用而忿戾若此何以為碩人何以
為考槃遂訓之曰弗諼者弗忌君也弗過者弗以君為
過也弗告者弗以告他人也介夫上監門圖已感動上
意見於施行及流落挫折之餘一話一言未嘗不在君

父君臣之倫盡矣横渠張子厚著西銘有曰不弛勞而
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是皆聖賢
能處人倫之變父子之倫明矣劉庭式娶瞽女後倅密
州喪之逾年而哀不衰東坡問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
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
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
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吾妻也夫婦之倫得矣
司業趙彦昭兄弟訓引姜肱李充陳棠徐苗許荊李鴻

二孔兩趙陰慶卞式桑虞蔡邕以為勸反覆千餘言兄
弟之倫著矣二程之門諸友若游酢謝良佐呂大臨楊
時東坡之門若黄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儒學文藝俱
有切磋琢磨之益交朋之風不其盛歟此我朝之治所
以遠過漢唐也
江州家記其略曰開寶己亥歲問罪於李煜曰朕司億
兆許卿不敘而弗信乎煜弗之悟繇是流矢蝟集其宮
擒煜於轟下江州蟻聚詬罵王師先鋒曹翰竟屠其城

橫死三萬七千餘明年丁丑皇帝嗣位太平興國之二
載太子中允臣周敬述銜命祭俗又獲遺骸一萬七千
瘞之於廣陽門外本朝以仁立國未嘗妄殺獨曹翰一軍
輕肆其鋒曹彬有賢嗣而翰無後天道昭然矣

湘山錄載晉居潤黃思海崔進三人皆不識字本傳但
書其戰功多不責以文學史法當然如晦野史所以備
言之國初人物洪毅沉鷙爲有餘浮華緣飾爲不足使
立得功業與中葉人物不同

張子韶在經筵太上語以朕用人盡付之公道子韶奏
云陛下付之公道只得古人一半太上問其故曰孟子
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
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用之必須又斷之斯可也太
上又云臺諫不可承宰相風旨子韶奏云以臣觀之非
特不可承宰相風旨亦不可承人主風旨

杜黃裳爲河中尹盧坦爲尉召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
破產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畜其能積財
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
逸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爲其言自是禮遇加厚張[illegible]
湖何侍郎異余提刑登並大書刻之石黃裳除吏不甚
別流品通饋謝無潔白名又納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
卒後御史劾奏子載辭服坦乃得持其短不然一尉之
微安敢抗對如此李翺集坦傳亦載其事

本朝惟文潞公建節終亦辭了貼麻不行韓忠武建
鎮南武安寧國三節出於異數

紹興九年朝陵乃范如圭之請高宗云非卿不聞此言
其夫田一書真有志事功之士惜不見於用國史秦檜
傳云校書郎范如圭上檜書責以曲學倍師忘讎辱國
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一旦爲此若不早改圖
必且遺臭萬世未幾如圭奉祠中興小歷遺其書范乃
元祐故家也

景祐四年安平縣主言夫吳守正父元隨范喜居漣水
軍欲聽喜添錢開酤海州沭陽縣周穣村酒務詔開封

府石喜及寫狀人本宮管當人勘罪施行又張舜臣判
百姓已增撲酒課利狀云將五分折變於官錢是一倍
增撞於酒利加水減料使百姓有害政我何地是時朝
廷州郡皆不許人划奪令但結與高價蓋不復為後人
慮也
常州通判沈長卿上參政李光啟曰縉紳守和親之出
要盟之下策空言難信結執虜吐蕃之劫盟夷狄贊普
兵敗獻馬黄金求婚景龍二年還其婚帝以雍王守禮
女為金城公主妻之開元二年其相上書宰相盟[illegible][illegible]
令姚崇報書載辭未及定而十萬之師已寇臨洮入蘭
渭求奈請和詔宰相杜鴻漸等同盟而僕固懷恩不得
志導其將犯邊衆二十萬已逼奉天懷恩死[illegible]謂無主
復遣使來聘詔宰相與吐蕃使者盟俄寇靈州蓋不止
劫渾瑊平涼盟變起倉卒而已終唐之世凡九和而十
四戰皇甫惟明曰皆其邊將好功之人為之固有是說
亦其主不守信義所致尚主者二自稱甥舅之國而數

十四

為邊患人主撫有四海致治之要遠過異代垢辱甚
矣君臣莫之恥也五代以來幸免此患嚴尤以漢為無
策長卿可謂正論權姦文致其罪株連正人嗟其甚矣
王欽若欲為相王文正公旦累抑之云祖宗朝不曾用
南人當國故欽若以立賢無方之說動真廟之聽真廟
以問文正文正云立賢無方必須賢而後可熙寧以後
更改祖宗法度而希小人又主紹述之說以三年無改於
父之道合為一談然成靖康之禍孔孟之言豈誤天下
後世耶王文正公云必須賢而後可王欽若果賢者耶
無改於父之道謂合乎道者無改不合乎道者改之可
也朱文公註曰方猶類也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
也
李迪挫丁謂姦邪之鋒於正熾之時王曾乘丁謂之失
而能暴其彌天之罪進君子退小人此秉鈞衡者第一
義王文正旦遂無如之何文正得君如此不能以身為
去就去王欽若丁謂況他相哉馮拯為之營救惠姦莫

十五

甚焉

仁宗朝王安石知制誥賞花釣魚內侍各以金楪盛釣餌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帝謂輔臣曰王安石詐人也老蘇云王安石乃盧杞王衍合為一人天下將被其禍後安石參政御史中丞呂誨敘云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漸去亂由是生誤天下蒼生者必斯人矣安石嘗奏言中書處分劄子皆稱聖旨不中理者十八九○宜只令中書自出牒帝愕然唐介曰如安石所陳則是政不自天子出李師中始仕州縣邸報包拯三事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鄞縣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處仲他日亂天下必此人也陳了翁每謂天下事變故無常唯稽考往事則有以知其故而應變王氏之學乃欲廢絕史學而咀嚼虛無之言其事與晉無異必亂天下彈蔡京文曰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迨今三十餘年而所言無不驗者人固未易知亦豈有終不可知

者安石聖君知其詐羣賢知其奸或過於己用或爭於己行非無其人而治亂所由分定數有不可逃爾

新刊荊公字說二十四卷前無序引後無題跋獨雷抗為之注天下公論昭然明矣余乃平心定氣而言曰此許慎說文解字也雷抗即徐鍇之傳釋也但以之解六經導後學則穿鑿之論蜂起豈大儒所為也

王安石廢了銅禁不知在何時張樂全奏議云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入故中國錢耗而西南北三邊皆山積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體國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

王安石以六經文○姦似王莽蔡京當籍錮正人似東漢中常侍秦檜興大獄陷忠良似李林甫本朝累聖相承仁厚恭儉過漢之文景此三小人傷政害國言路榛棘外敵侵陵可為痛哭

通州使君徐先生云當時闢新法者甚衆然都攻他不

破惜乎諸公思慮不及此成周之法大處是井田封建剕公大底不曾行得却如何要把細碎處來行失了大綱目理會末節只就他裏面點檢其說當自息

秦檜修禮樂文太平止專用一宦者邵諤主之人呼為邵局令渾儀樂器中猶鑄邵姓名禮樂之器間有不合經典處是欠名儒討論

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靖康播遷自何㮚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金人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內不忘戰此又其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將士解體尚能戰乎此胡澹庵之論若然則景德慶歷之和致一百七十餘年承平之效非歟寇萊公富鄭公輩果誤國者歟余曰和在我則為禦侮在虜人則為納侮紹興八年金遣烏陵思謀來議和高宗主之 上雖聽檜計與之和實疑其詐王倫奏北有悔割地意繼誅撻辣十年兀朮集兵祁州分四道入寇檜言於上曰臣昨見金國撻辣有講和割地之議故贊陛

下取撻既而兀朮戕其叔撻辣和議已變故贊陛下定乎伐之計金之初和也諸將有異議及其果叛盟益以和為非檜有再和之議獨患諸將難制於是范同獻策召三大將既至遂皆拜樞筦而罷其兵三十一年金人復敗盟犯淮此紹興和議始末至隆興甲申和議定而開禧丙寅復自渝盟矣

中興小歷云龜年論右僕射秦檜云主和則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曰衆專國自恣漸不可長檜即上章辭位旋奉祠其子衡守嚴州日錄其父彈秦檜文投平津止及其彈秦檜婦翁王次山姻婭王昂及楊愿兄梓等不言其主和何也必是別有一疏不主和議其子失記錄而彈王仲等事小歷又失於記錄爾

密齋筆記卷二

宋 謝采伯 撰

武帝欲立昭帝以子幼恐效呂氏殺鈎弋夫人云汝以子不得活矣太宗感李淳風之言欲盡殺後宮淳風曰不可忍生少者陛下子孫無遺類遂髡為尼聚之感業寺二君割情絕愛思患預防可謂剛明果斷之主然漢以元后稔王莽之變唐以高宗挺則天之禍孰謂人事果能勝天聖人第言修德以弭天變未聞殺人以杜後患

漢武帝祠神君最貴曰太一非可得見聞其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居室帷中所言世俗之所知無殊絕者而天子心獨喜即今之鳴童也

後漢止三宗九帝皆幼沖一百十八年政歸母后章竇鄧之賢內外扶持無大變故士大夫知禮義尚名節未嘗屈身阿附后族乙憐中常侍以求進者有李固李膺范滂陳蕃郭泰諸名儒為之倡故至於曹操之世尚不敢染指漢鼎

蕭何說漢王曰臣願大王王關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三秦天下可圖也鄧禹說光武曰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說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蕭何鄧禹開口議論便是混一規模諸葛亮草廬語曰操以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開口議論是魏便自下手不得畢竟跨有荊益只是偏霸規模無復混一氣象

漢唐之禍激於君子成於小人成於小人固勢所必至激於君子實念慮有所不及春秋之法責備賢者可恨也夫陳蕃八十餘老成慮事非不詳而謀曹節不克遂成黨錮之禍漢因以亡李訓通經明易立志非不正而誅仇士良不克遂成甘露之禍唐自此亦亡人皆知亡漢唐者宦官吾以為亡漢唐者蕃與訓也蕃訓之謀

不萌宦者雖用事十余朝綱紀然發決不如是之亟禍決不如是之酷國決未至於遽亡則為禍首者蕃與訓也然則宦者終不可去歟曰芟夷以斷區處有術害去而人不知功成而禍不作謀必謹於其始事必稽其所終則得矣夫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聖人豈不疾惡而戒其已甚者慮後患餘禍之未艾也夫子嘗誅少正卯矣而未聞其為亂者聖人之功用與君子固不同也

程泰之考古編言　宗虬鬚可掛弓杜詩謂中有美少年虬鬚十八九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是虬鬚乃太宗太平廣記所載乃李靖遇虬鬚客云後十餘年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貞觀中靖位至僕射東南蠻夷[illegible]有海賊以千艘精甲十萬人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內已定虬鬚有成功矣或曰衛公兵法半是虬鬚所傳乃知又別是一虬鬚豈英氣所鍾適同耶

隋大業中置進士科武后永昌元年始試進士於洛城殿殿試自此始久視二年設武舉皆作法於亂世非哲王之令典而自唐以來沿襲不廢士以為榮初不知煬帝武后為何如主也

武后已為后高宗令上官儀草詔欲廢之楊貴妃亦兩為明皇遣出外宅二君亦不為不知其非而不能決於必行所謂惡惡而不能去善善而不能用邦由以亡

幸蜀記云馬嵬之變陳玄禮以兵諫可謂急矣明皇云妃子朕自斷置遂馳入驛門內[illegible]旁小巷不忍歸聖情昏黙久而不進韋見素男京兆府司錄諤進曰臣欲吐萬死之言陳社稷之計伏願陛下留意少聽臣聞螫手斷腕者非不痛要病餌藥者非不苦夫痛之與苦非人所欲而莫能不為者蓋全乎大體也今宗社震駭朝野驚惶陛下去御座涉草莽可謂螫手嬰疾矣豈可懼解腕苦口之難乎臣覩衆意怒妃子事宜成敗之間在晷刻矣臣嘗讀荀悅漢紀有曰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今日之事伏惟陛下割恩斷忍以寧邦國因就地

叩頭流血被面上親以手策起之謂初請幸蜀云臣年
三十未嘗遠遊時錡以宰相子年纔三十激烈慷慨如
此天寶全盛時東閣郎君乃有此人物耶
男陽也陽則明明則理無不通陽主舒主噓舒且噓則
財有所施陽主生生則物往而不愛男子者國中之象
也女陰也陰則晦晦則理有所蔽陰主慘主吸慘且吸
則財有所靳陰主殺殺則物無往而能愛婦人者家
之象也前漢外戚傳通在匈奴傳後夫妃后儷乎至尊
合聯比帝紀乃置之匈奴傳後班固以為平日後宮之
費不下一敵國而呂太后趙飛燕等內戕皇嗣外擅兵
權漢之存亡在其掌握甚於夷狄雖謂之女戎可也置
之於夷狄傳後亦可也其負宗社誤國家附之於帝紀
之後不可也其敘傳曰桀之放也用妹喜啟之殷也嬖
妲己幽王之禽也淫褒姒是三代之亡也由於內不由
於外也明皇失國由一楊妃亦三代之覆轍是百萬之
師不若一女子足以亡人之國也餘史外戚未嘗在匈
奴傳後比班史所以為諸史冠也
唐莊宗時皇太后皇后交通藩鎮太皇曰誥令皇后曰
教命教蓋始於此后欲殺郭崇韜莊宗不從因自作
教命與繼岌竟殺之后即劉叟於宮門者劉叟蓋其
父也
莊宗為郭門高所弒五坊人聚樂器而焚之歐陽公云
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弒於門高焚以樂器
可不戒哉余曰非也其禍蓋起於劉后之擅殺郭崇韜
也始劉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殺郭崇韜皇弟存義崇
韜之婿讒者曰存義且反為婦翁報仇乃因而殺之又
讒朱友謙不自安必反於是及其將五六人皆族誅之
門高姓郭拜崇韜為叔父而存義又以門高為養子時
馬直軍王溫宿衛禁中夜謀亂被誅莊宗戲門高曰汝
黨存義崇韜負我又教王溫反復欲何為乎門高恐退
而激軍士為變從樓上射莊宗傷重殂於絳霄殿下其
禍起於劉后之擅殺崇韜特成於門高爾門高優伶傳

名從誤

姚萇掘符堅屍鞭撻無數裸剝衣裳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姚萇又夢符堅將鬼兵入營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出血石餘萇遂患陰腫醫刺出血如夢竟狂言而死姚萇已鞭堅屍尚能見夢邪

慕容廆引朱左車胡毋翼孔纂爲賓友劉讃儒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世子皝率國胄東修受業焉廆覽政之暇親臨聽之廆嘗著家令數千言年六十五在位四十

九年皝第三子也聽言賞諫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千餘人又著典敎十五篇以敎胄子至子儁嗣位復立小學於顯賢里以敎胄子儁酒酣賦詩談及經史垂皝第五子也再復燕國年七十一寶皝之孫亦從儒學工談論善屬文引中書令常忠尚書陽璆等於東堂問伊周事談讌賦詩文物彬然十六國中惟慕容有家法國祚受命亦稍延姚萇溫故知新講論道藝萇令留臺諸鎭各置學官又臨終謂其子興曰汝撫骨肉以仁接大

臣以禮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興亦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又與鳩摩羅什及僧略等串人挍新經八百餘卷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若劉淵聰粲曜石勒虎閔符生赫連勃勃等其尤徙逆傳淫酷屠戮無復人理禍亦不旋踵矣

襄國大雨雹石勒問徐光對曰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怒感動上帝勒下書曰寒食并州之舊風子推歷

代攸尊請復寒食更爲植嘉樹立祠堂黃門郎韋謏駮曰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且子推賢者曷爲暴害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左傳史記新序汝南先賢傳鄴中記後漢周舉傳皆言之舉爲并州刺史作弔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寒食乃是冬仲非今之清明石勒問徐光事恐譌不載

石虎殺劉曜女年十二有殊色嬖之生子世十歲立爲皇太子劉氏爲皇后虎死遵弒世火災月餘後爲慕容

恪所擒趙亡苻堅滅燕慕容沖姊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沖弟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眾苻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之謠苻春之敗沖叛自立為皇帝據長安堅死秦亡石虎擒曜苻堅滅燕皆席卷天下之勢而卒皆因所滅之國一小女子其國亦亡異哉

楚田蕈給新人以掩鼻而楚王劓其鼻魏王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問之曰美人多矣亦猶臣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王布令曰四境之內有敢言美人者族婦人智術高出男子之右雖自古而然亦成周時八百餘年之後便國子弟昏懦愚闇容易為婦人所給

三世之將道家所忌昔有是言六韜為後世談兵之祖而太公封於齊與周匹休至田氏之簒其傳亦已久太公之謀一出於正爾

陳勝吳廣起壟畝便會使穀知秦將賈人子即啖以利

陳平布[illegible]金多得善處又令捐金四萬斤間踈楚君臣于戈中也只揮金

漢高祖已曾入韓信壁奪其軍自垓下戰勝還定陶又馳入韓信壁奪其軍文帝自代來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下亦緯有父風是時習聞兵機將略大率可喜

赤壁之戰孫權曰非劉豫州莫可當操者是時孫權運籌於內劉備諸葛亮周瑜關羽等合謀并智方拒得曹操敗之於赤壁亦未為奇玫緣曹操雖知兵而未免獨任要是吳事力差弱所以資人劉豫州新敗所以依人若吳蜀勢盛之後却無緣合

赤壁之戰關羽精兵一萬周瑜督一萬程普督一萬劉豫州諸葛亮率兵卒不下一萬

或詢諸葛孔明以三章之約則曰濟時以寬蓋其學自申韓中來

哥舒翰始亦善用兵後困於酒色之娛迫於君命慟哭

而出潼關喪師二十萬僅存八千其子曜有志復父讎
亦精於用兵諸孫皆以儒學喬岠茂才高第有節槩崢嶸
屺皆明經擢第亦中葉尚儒術致然李郭之後文風盛
而質將少唐室微矣

軍中不言婦女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孫策周瑜拔
皖城納二喬皆國色是以師婚也英銳豪俊之氣固足
辦事畢竟有所溺則智昏智昏則防慮疎策為許貢客
箭傷頰創甚年二十六卒瑜為流矢中右脅年三十六
卒

呂蒙疾發孫權迎置內殿治護萬方募有能愈疾者賜
千金病中瘳為下赦令後更增馬權自臨視命道士於
星辰之下為請命使其復生當如何其報也

房玄齡居秦王府出入十年收人物致幕府居宰相積
十五年議論書疏規諫不一與杜如晦共筦朝政本傳亦
無甚事而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以今觀之王珪不及
魏徵如晦不及玄齡然持衆美效之於君則一也所以
為宰相之職

魏徵為諫議大夫展盡底蘊凡二百奏無不切當帝心
本傳所載十餘事凡三上疏王珪為諫議大夫止諫納
廬江王瑗姬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女樂二事想推誠納
善每存規益史臣所以並稱名臣也

孫樵文自序云唐廣明元年狂寇犯闕駕避岐陽省方
蜀國品藻朝論旌其才行詔曰行在三絕李潼有曾閔
之行孫樵有揚馬之文司空圖有巢由之風余歎曰播
遷果何恥國行無救時之畧乃以三絕自詫朝論若此
豈止清談廢事李郭之後不復有真將兵權下移於歧
汴而國亡矣

庶吏傳極多上壽公孫洪八十第五倫八十餘李恂九
十六吳祐九十八張皓七十八是儀三國人八十一孫謙
南史九十二蕭倣唐八十裴寬七十五李尚隱七十五薛
珏七十四歸崇敬八十八盧鈞八十五餘不紀卒葬無
考

若儒生經學極多上壽者如伏生治尚書轅固治詩武帝以賢良召伏恭建武四年帝臨雍拜爲司空皆年九十任安授孟氏易年七十九申公受詩浮邱伯樓望永平爲侍中皆年八十李充順帝時遷安衆相年八十三晉宋纖弟子受業三千人鮑靚明河圖洛書年百餘歲文立周秦始初皆年八十陶弘景讀書萬餘卷何琦耽玩典藉皆年八十三葛洪以儒學知名自號抱朴子年八十一顔含有操行年九十三辛勉年八十隋公孫景茂好學開皇初遷淄州刺史有德政唐曹憲通文選之學皆年百餘歲歐陽詢年八十五張嗣宗以經授秦王年八十三蕭德言晚節學愈苦年九十七魏收擅史學年七十七若七十者亦多有之茲弗著

屈突通七十二尉遲恭七十四李勣八十六李靖七十九郭子儀八十五張萬福九十烏承玼九十六吳呂岱九十六諸將功業雖不同然皆克享上壽想無濫殺所致

武后興大獄嚴善思爲詳審使平活八百餘家原千餘姓按因司刑寺繫疑不實者百人子向乾元中爲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

丘和附蕭銑爲交州總管年八十六子行恭斬奴賊與丘師利迎謁秦王累從戰伐功多年八十亂世父子以壽終亦有材智足以自全也

諸儒西漢自孔光張禹劉歆楊雄號爲儒者或依阿取容或諂事新室遂至言符命者以千數朱文公作通鑑綱目標楊雄曰莽大夫楊雄自是千古定論

荀彧勸太祖曰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報雄傑大畧也彧持論甚正董昭等欲加九錫彧以太祖本興義兵正朝寧國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彧以憂死是時劉備以帝室之胄英雄素表人望所歸彧能勸太祖推恩以應人望廢昏立明恪秉臣節退處藩服真上策也董昭九錫遂爲後日開端相繼貽禍

董卓弑於呂布符生弑於堅安祿山弑於李猪兒史思

明弒於朝義魚朝恩弒於周皓朱全忠弒於友珪非人誅之乃天誅也

殷羨子浩北伐無功桓溫奏廢為庶人後溫將以為尚書令浩答溫書慮有謬誤開閉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豈羨投人書於水致浩有是報耶

西方鄭所為不法判官諱善達數諫鄭怒遣人告善達受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不遜死於獄鄭病見善達為祟卒人之生死一氣之聚散也血氣雖已散寃恨之氣不散也五代武夫用世將謂那時天烏地黑胡嚇時節不復有報應却又自分曉

密齋筆記卷三

宋 謝采伯 撰

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太公又曰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辭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以閒諜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正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備則不肖別矣周書云成王訪周公以民事周公陳六徵以觀察之作官人曰富貴者觀其禮施貧賤者觀其德守嬖寵者觀其不驕奢隱約者觀其不懾懼少者觀其恭敬好學而能悌壯者觀其潔廉務行而勝私老者觀其意慮強其所不足而不踰父子之間觀其孝慈兄弟之間觀其和友君臣之間觀其忠惠鄉黨之間觀其誠信省其居處觀其義方省其喪哀觀其貞良省其出入觀其交友省其交友觀其任廉設

之謀以觀其智示之難以觀其勇煩之事以觀其治臨之利以觀其不貪濫之樂以觀其不荒喜之以觀其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酒以觀其恭縱之色以觀其常遠之以觀其不狎邇之以觀其不倦復其微言以觀其精曲省其行以觀其備莊子列禦寇篇曰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之人得矣此太公周公孔子觀人之法最為詳密蒙莊澹然若無意於世者亦誦斯言乃知蒙莊一書不皆寓言也

莊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衡權以稱之則并與衡權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鄧析子曰原道語皆本此

諸孫當聯在字為名余取在字自長孫在學外止有在德在鎔在甄在治甚佳閱王佩觿篇在字甚多儘可命名因錄識之王者所佩在德在利民在順上合為在因時謀成在周功在多昌大在自克不困在豫慎除害在能斷得民在知過用兵在知時勝大患在合人心化行在知和施舍在平心不幸在不聞其過福在受諫基在愛民固在親賢禍福在所密利害在所近存亡在所用離合在出命尊在慎威安在恭己

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鶡冠子與賈誼鵩賦同作賦者必蹈襲而柳河東云鶡冠子用鵩賦未知孰是韓退之却取其文

[illegible]偷梁鵠各受爵不次之除鵠得法於師宜官皆號善書者也魏晉以來楷書日盛皆鴻都門學之餘習正書遂為後世不刊之[illegible]與李斯之篆程邈之隸同科

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雜碎無叙召周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為

我韻之興嗣編次之一夕而成鬚髮皆白

西都賦云清涼宣溫乃四室名宣義當作暄煖之暄故集韻中以宣字見二十元字韻下注云天子室名也高炳如説宣室如字讀乃武王伐紂而歸於此室

梁昭明序陶集云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至傅方致明其忠以為曾祖晋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故寄迹於酒閑情賦末章云坦萬慮以存誠憩遥情於八遐可謂發乎情性止乎禮義復何議焉每誦其總角聞道白首無成先師遺訓余豈墜之等語頗有洙泗氣象

范雲為齊竟陵王府主簿王守會稽登秦望山雲以為山上秦始皇石刻文三句一韻人多作三句讀之並不叶韻雲嘗讀史記誦之如流中興頌亦三句一韻同齊名之人與警策詩句其實有優劣天生奇材天然奇句皆無對如鍾王羲獻歐虞李杜韓柳顏柳優劣自顯然故梁武帝蕭子雲評書皆云子敬不及逸少逸少不及元常杜詩韓筆顏書規摹大氣韻高古餘則失於華巧有餘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天際識歸舟雲中辨煙樹之類則第二句便不及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之類上一句便不及當以是推之

蘇頴濱言春秋時先王之澤未遠士君子重義理持節操其處死生之際卓然凛然非後世之士所及蓋三代之遺民也當時達者語三代遺事甚多今舍此無以考証呂東萊推廣此意考究左氏著書源流本於此又曰初學記言前代人物醇疵自不逃正論但本朝儒先文獻相接未易以愛憎口舌輕議呵祖罵佛豈名教事要是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爾

子華子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呫呫相為然約而自保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有毫髮之差眦然而變乎色又從而臍之矣甚矣心術之善移也韓文用其意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至一旦臨小利害僅

如乇髮反目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
下石焉者皆是也
張說燕公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詩得江山助釋學亦
諳理超絶本朝蘇黃出入釋老唐人諸集蕪鮮眾之燕
公彷臨行陳制敵克勝本朝諸文林又鮮劉之矣
龜策傳云神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于漁者之籠
身能十言盡當而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
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丞
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莊子稱仲尼曰語意同蘇文云
公之精神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
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
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句法
同
杯盤狼籍出滑稽傳正襟危坐出日者傳秦綱得魚出
龜策傳只改龜字
余與客論文曰今人文不及古人藻繪處客問曰如何

是藻繪處答曰古人文純是骨而後藻生焉今人文尚
無骨安敢望其藻繪處客又問曰如何是骨答曰立意
是也字古不如語古語古不如意古吏月湖自言其作
文法傳於雲橋州
果翁先生云作詩寫字都先要有骨則其進未易量
鄭昂岐卿涇寧八坊馬記為李祐作云開元初二十四
萬疋至十九年四十四萬疋與張燕公為王毛仲作隴
右監牧碑畧同然燕公記其政有八而鄭昂止述馬名燕
公文尤奇麗以隴[illegible]石刻並觀優劣可見
或曰西漢之末王褒文類俳今觀卿校文已近此體大
率古賦之流如荀子諸賦豈非先秦古書但自王褒以
後至晉唐文多類俳皆源流古賦亦如今時有一項古
文又有一項四六
神女賦云顧假須臾神女稱遽闇然而冥不知其處若
韓文云行李稱遽坡賦云開戶視之不見其處是四句
之內兩鉅公皆用其字韓隱坡顯優劣自分

食貨志云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後漢劉陶鑄大錢議亦然喜雨亭記即是用此語但結尾活潑潑地把捉不得為不可及時東坡年二十三

醉鄉王績字無功祭禹文云潦水降而寒潭清山光沉而白雲晚王勃云潦水靜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歸田録載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云浮雲共嶺松長蓋明月與巖桂分叢亦與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同

權德輿文史臣贊云雅正贍縟余以富貴人為文詞自然溫潤歐陽公其儔也

劉歆云孔子沒而微言絶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風俗通義應劭序云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唐明皇孝經序同

杜子美説旱上嚴武尤為備論孟郊上盧使君養生書李義山作李賀小傳白樂天墓碑劉義傳文體奇逸不應止取其詩

應劭曰昔客為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孰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目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東坡淨因院畫記常形常理用此意

節孝先生曰文字要多作多作方思熟余無日不為文無時不吟哦歐陽公謂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蘇文定公云前輩文但看做多

劉禹錫自傳叙王叔文事云其官職出於叔文又復坐

累不以為諱

杜牧之自撰墓誌銘言注孫子推五星説相法文學之士多能如此楊栄延翰為集序文似李翱唐之文風大振於貞元元和之時韓柳倡其端劉白繼其軌當時學者涵泳攬其英華洗濯磨淬輝光日新苟有作者皆足以拔於流俗自成一家之語延翰是已牛僧孺鎮維揚牧之為書記召為侍御史僧孺以小篋遲卒報狀示之感泣大慙後為公墓誌極稱其美報所知也牧之名聞

一時累中科目意氣揚揚入一寺有僧静坐者見之不顧旁人為言此先輩近日甚有名耆僧亦不荅收之茫然自失以是知外名利者之高如此彼方以趨名利者為可鄙宜其視之邈如也

了翁猶冠若羸疾因過汴河上遇道人云他日聲名滿天下又謂公曰曾讀左氏否曰左氏諸大戰反覆熟讀有快意處便是得榮公如其言誦之旬日間氣體頓壮讀檄愈頭風誦詩已痁疾亦自古有之

朱文公為南豐作年譜云自孟韓子以來作者之盛未有至於斯何也之知公淺也至語録云坡谷只是飲酒賦詩快活後學未喻其去取之由會當有辨其意者

李賀云天若有情天亦老少游詞天還知道和也瘦朱文公以為褻瀆天帝乃是過長吉語

李方叔贈汝州太守詩云安得吾皇四百州皆如此邦二千石

王梅谿西施舌詩云吴王無處可招魂惟有西施舌尚存曾共君王醉長夜至今猶得奉芳樽有戒湎殺之意偶與寮友言之荅云便可入清源續詩話

熊克進九朝要略轉一官李惠朋以詩賀之云翰苑前賢漢碩儒苦心何翅十年餘修成當代將來法讀盡生平未見書黄帊奏篇登御府紫綸加秩下宸除近臣已是聞天語鸞鵠催歸定不虛

李士美拜相嫂親無恙生日詩云府前拍拍鶴翎開府裏紛紛賀客來尚書左丞生是日温詔欲挽陽春下堂拜賜上堂去堂上嫂親相顧語願身親見兒長年萬歲千秋佐明主生封父教文閣待制

楊元素張子野陳令舉至吳興東坡目為三面胡琴又州妓有姓周邵者呼為二南子野賦六客詞後子野令舉孝叔皆已物故惟東坡元素公在爾元素詩寄東坡云仙舟游漾霅溪風三奏琵琶一艦紅聞望喜傳新政異夢魂猶憶舊歡同二南籍裏知誰在六客堂中已半空細問人間為宰相争如願住水晶宫

陳公輔詩白髮蕭譽未得閑有時覽鏡笑衰顏逢人戴
酒寧辭醉寓意題詩不用刪幸有鑑湖堪寄傲直慚書
殿尚通班路除簿領塵埃了却上蓬萊看好山州宅詩
萬壘湖山煙水濱朱門盡戟間松篁晝臨不踏紅塵路
燕寢長居紫府春晝静欲驂風外駕夜寒疑是月中身
我慙白首方懷綬猶得蓬萊作主人
又蓬萊閣醉歸蓬萊閣上醉歸時猶索芳樽步步隨啼
鳥似來留翠佩旁人笑為簪花枝腰間半擲黃金印頭
上斜敧白接䍦指手向他賓從道使君未老莫扶持
菊譜范石湖畧胡少瀹詳逮相李儼作黃菊賦獻其主
耶律弘基弘基作詩題其後以賜之云昨日得卿黃菊
賦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
去少瀹作御製誤
張都監琳好作詞時芍藥盛放余戲令賦之云持節助
調羹同寮皆笑其誤用梅事余曰韓詩云五鼎調芍藥
張亦舉王維詩芍藥調金鼎子虛賦曰芍藥之和具而

後御之南都賦曰歸鴈鳴鵽香稻鮮魚以為芍藥師古
曰芍藥其根主和五臟又辟毒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
助諸食也
劉方叔作致語云東坡道人筆下無一點塵氣小范老
子胸中有十萬兵機
騎驢三十載久旅食于京華廣廈千萬間願大庇于寒
士倘容尸禄免令自楚而之燕庶便奉親何異以柳而
易楢
楊囦四六餘話國初處州赴解試止六人取三人士子
謝解啟云類夏屋之觀人去者半留者半如孔門之取
友益者三損者三
秦檜子及第當時暗號有賦無天地詩有龍蛇後汪彥
章賀啟有氣塞兩儀及東閣郎君之句以譏之
一男子之上書初亦胡羅諸大夫皆曰殺蓋亦無心時
新陳東上時宰啟
江朝宗與李宰所明苑外之封犬尼不吠風暖桑間之

瑞雞乳自馴

周洪道作晉謝監司啟居閑樸仕一生長恨于苦心多病非才二事恐煩于弁素東坡詩云多病更非才二事可弁素

范文正公[illegible]冒姓朱氏後歸本宗啟志在逃秦入境遇稱夫張祿名非霸越乘舟偶效夫陶朱用范雎范蠡之富家本事

孝宗即位之九年再上太上尊號宣鄭閎與周必大草詔云未央上號符漢皇之九年興慶推尊邁唐宗之再請太上冊夏后時洪內翰草詔云太姒之事太姙長秋之奉長樂

劉錡贈官制本彭亡而公孫乎諸葛死而仲達走自古皆有死嗟汝志之未伸與賊不俱生尚孤忠之可亮

高城幾百餘里此去何難哉寒食止飯日閭火任為佳耳決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精問其略會計而已牛羊茁壯而已願效其能

王季海代蕭特起答泉守魯析開鄂雖限封疆之遠楚波及晉宜修幣帛之歡

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仰一時之高節伊尹格皇天伊陟格上帝拋異姓之殊勳　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山甫之北伐袞衣繡裳赤舄几几周公之東歸

陳阜卿為教官答職事啟青衫試吏患在好為人師絳帳橫經未必賢於弟子　賀陳殿院啟剉崇薄俗共仰伯夷之風立辨究民屢決真卿之雨

劉正甫行韓郡王贈官詞念一代所宗無如老臣者使九原可作豈畏白奴哉又行南班詞葛藟之在河滸能庇其本根杕杜之生道周益傷於寡特益王室之强大必公族之盛蕃又進太上皇歷日表云雖宸心之運問朝野而不知而聖政之垂縶日月而可考

蕭振侍郎秦檜當國日自四川謫他州未幾秦死再知四川謝詞云刻印銷印如轉圜朕常虛己失馬得馬若反掌卿勿容心趙莊叔行

汪朝宗上蔡沖湯相閔中復啟蕭相國人傑已能用之
江右自有晉楚吾國事不足憂矣　吾寧身蹈東海獨
仲連不欲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傚相如何以强趙壓卷
行胡邦衡詞
蔣世修脫身瀚尉中簽馬廄階下以其便做教官故也
又作紹興蔣相致語曲水流觴將舉暮春之禊西園頌
蓋好追清夜之遊甫送及瓜敢云張京兆之五日晉圖
結草忍忘蘇刺史之二天　賀湯丞相因進宗室譜圖
并實錄轉官武之穆文之昭爛若馮國之制皇之績帝
之典迄于麟趾之年謂老馬之智尚能識路若野鳥
之視眩難使聞韶閤門衰慵袖珠玉以見投隱几倦雄
倚褚衣裳而倒着
四六本只是便宣讀要使如散文而有屬對乃善歐蘇
只是一篇古文至汪龍溪而少變鄭侍郎望之云四六
使重不如使輕使實不如使虛樟溪老人李龜年乃其
姪婿上已致語云三月三日水邊宜無麗人一詠一觴

蘭亭自有故事崇山峻嶺脩竹茂林羣賢畢集良辰美
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
女子近之則不遜豈容鑽穴以相窺老夫耄矣無能為
是謂雖鄙而不覩廉宣仲朝一老士大夫與娼鄰壁
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衒博學而
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
叙委曲精盡不減古人自學者變格為文迨今三十年
始得斯人不惟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來有能繼者爾
自古異人間出前後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
不為幸哉
慶元丙辰余丞相拜左相權直院傅舍人伯壽草麻首
聯云天乙之興中壘實為左相中壘乃仲虺也閤門舍
人讀麻既讀破句又不識壘字當日察院入文字罷讀
麻舍人得旨令後宣麻人與學士鎖宿點句與之以便
宣讀
呂惠卿遷責謝表云蟲臂鼠肝悉寘心於造化東坡謂

福建迺亦會做文字蟲臂鼠肝蓋識二類見東坡論列
子由行詞
遂寧鎔冰正字劉望之賦以為傘于山興僧所授其法
酢蔗成漿貯以甕壺列間屋中閱冬而後發之成矣其
略曰建白露之既凝室人告予其亦霜獵珊瑚于海底
綴珠琲于枯璽吸三危之秋氣隨萬蕊之蜂房碎玲瓏
于齒牙韻亢奏于壺觴朱帖云治咽喉諸疾廣南盛有
不知始于何時

李森發題嵊縣黃山庵云
十載清遊得重尋風門小立契初心上盤直與雲天近
下瞰不知巖壑深浥露黃花平襯地着霜紅葉巧依林
他年願結香燈社竹杖芒鞋數共臨先皇考題云遂東
鶴去幾千年堂上留題有謫仙十月山行風露冷黃花
紅葉兩依然右二詩得於剡川相士黃山庵即其家墳
先皇考為尉時曾遊
余主諸暨簿大雄寺行香見一小石刻中詩云琉璃葉
下剪梧桐綠子青枝掃地空俗眼如何有青白好風安
得問雌雄物隨塵境工榮顇人觸心兵戰異同只可輕
帆理歸興暮雲蕭散大江東下題云載不知何人時極
署晝夜鼓風橐老僕少獲更番不輟余誦好風安得問
雌雄而不記第三聯因閱舊圖得之錄以備忘

欽定四庫全書

密齋筆記卷四　　宋　謝采伯　撰

周禮雞人主旦呼漢宮中不畜雞衛士專傳雞鳴應劭曰楚歌今雞鳴歌也東坡云今土人謂之山歌

家語以黍雪桃先公云中都貴人家多以蒸餅并米餅雪桃予乃知以黍雪桃之義蓋桃經水即酸故用此

晉志云地不足東南天不足西北八紘之外名為八極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自地至天半八極之數地下亦如之昔黃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不知如何稽攷莫是用經界局步弓打量

古今注匏瓠也詩曰酌之用匏周禮陶匏祀天因禮朔踐用兩壺尊故周有瓠壺形長一尺二寸六分徑一寸兩鼻有提梁取便於用余嘗見一瓠壺形製甚古宜果周器也東坡曰舉匏尊以相屬

古今注云太公以冠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為戒曹操納袁熙妻為文帝婦孔融與操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以融學士謂書傳所紀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融雖戲操不為忤

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之稱於師雖朋友亦字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嬰曰子謂子產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也子夏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之也論語書法之嚴即春秋書法也

孔子謂晏子能折衝樽俎即孫子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交兵其下攻城世言善用兵者暗合孫吳亦暗合孔子其言一曰道亦不離乎道也郤縠為詩書之帥豈嗜殺也又耶文中子曰折衝樽俎不必臨邊亦孔子意也

衛世子蒯聵篡輒而立子路死之孔子哭進使者而問

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儆醢乃知漢高祖誅彭越醢其肉以賜諸侯乃自春秋時已然

滕公佳城碑云三千年見白日逆數上三千年乃是少昊時節那時淳古不封不樹安得已如此可疑

管子弟子職曰凡置飲食鳥獸魚鼈必先菜羮注云先菜後肉食之次也弟子之奉師以菜為頭味此論語所以飯疏與菜羮瓜並言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古語有之一見風俗通一見百家書曰宋城門失火汲取池中水以沃之魚悉露見因就取之及廣韻注云司門者姓池名仲魚因救城門火焦爛而卒二說未知孰是東魏杜弼移梁朝諜納侯景曰景必撓淮南稱帝但恐城門失火災及池魚嘉熙庚子城中大火余呼百餘人救護靖越門一帶救援三處屋支犒六百千及布施三寺池魚之災甚矣

家語後序孔子九代孫名最字子產從漢高祖以左司馬將軍佐韓信破楚於垓下以功封蓼侯年五十三而卒謚夷侯孔子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九世孫最乃以武功顯

汪端明應辰請閩人俾阜民食牛百葉閩人曰是何不典之物汪曰周禮注脾析即牛百葉

秦詛楚文一告巫咸大神在鳳翔府學一告亞駞神在洛陽劉忱家其文皆聲楚王熊相之惡著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治平間蔡挺又獲朝那湫辰所刻方匐蹤已詳即惠王二十六年後并天下二世而亡佛經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還著於本人東坡云呪咀諸毒兩家各無事

祈雨三代用巫覡後世用僧道唐僧不空羅公遠一行無畏祈雨法各不同范石湖吳船錄記蜀中祈雨尤不同增堰壅水入支江三四宿水即徧謂之攝水水皆如期而應嘉州雷洞初禱香幣不應則投死彘及婦人弊履之類以振觸之雷風隨發息壤遇旱則郡守設祭掘之掘出石樓之簷則雨作矣辛幼安云親驗信然

開元中魏徵寢堂災三日詔百官赴哭古禮亦自有
人行者
孔元用云蒿主孫原主景即位之明年賜錢十萬緡盡
撤去曲阜孔林宅廟鼎新重蓋極為壯麗自拯中原後
一人世襲正文林郎今加為中憲大夫六歲即差官教
導
淵明家貧餅無儲粟告五子則曰汝等雖不同生當思
四海皆兄弟之義況同父之人韓元長身處卿佐八十

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氾子春七世同財家人無怨
色不知淵明有何產業慮五子爭分想是怕他窮廝炒
或云亦薄有田園但將無爾坐客大笑
李杜齊名者有三東漢李固杜喬李膺杜密唐李白杜
子美也若小杜亦有三漢杜周子延年亦習法律故曰
小杜律唐杜審權與悰俱顯故審權曰小杜公杜牧之
對老杜言亦曰小杜前輩已拈出今書以示子
柳仲塗之與范景揚大年之與劉筠齊名固未至於遼

絕而溫仲舒之視寇準丁謂之於孫何君子小人之分
若薰蕕之不可共器而當時齊名曰溫寇曰丁孫殆是
取其一時文名耳
端拱二年曾會由鄉貢首擢進士第二人廷試日未晨
卷上奏御時蜀人陳堯叟亦有後卷上覽二人文相埒
敏亦如之莫適高下釋褐並授光祿寺丞直史官名雖
甲乙而實與等夷以親老願補郡遷殿中丞知宣州進
士起家之榮古今鮮儷子文靖公亮孫樞密禮賓參政

從龍亦其後也
人知樂全之薦東坡不知三蘇之始進自雷簡夫之薦
文學如東坡而猶中行為臺官論列謂不學無術嘗販
私鹽卒以其言貶
東坡知貢舉李方叔被黜其家老乳母大哭曰遇蘇內
翰知舉不及第尚奚望閉門而逝後東坡舉白浮歐陽
叔弼等曰君為主司而失李方叔茲可罰也時張文潛
舍人在坐舉白浮東坡曰先生昔為知舉而遺之其罰

維均、舉坐大笑、想老乳母亦吐氣泉下、
陳密學襄薦賢一疏三十三人、自涑水至鄭俠皆知名
當世、獨五人不甚顯、如虞太熙劉載蔣昌朝吳賁吳恕
叔、考太熙等尺牘見、奕修所藏有之、必皆名士、
唐文若子西先生之子、喪父後年十三、不學一日、與群
兒蹴踘於市、院子見之而泣云、小官人今不讀書、後將
如何、文若感悟、歸謀於母曰、院子爲吾言如此、今欲讀
書、將自讀耶、將從學耶、母遣從師、遂篤志向學、弱冠登
科、後仕中書舍人、

盧元傳初無甚可紀、史臣稱其功緦之戚服、稱其容本
朝呂與叔誌一婦人墓云、每遇功緦之戚、輒茹素一月、
皆可以厲薄俗、
崔元暉斅妾其子縱以母事之、妾則酷、雖縱願官而數
苔詬、縱率妻子侯顏色、承養不懈、史爲書之、
程尚書瑀解論語、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之意、
至周公謂魯公四句、則曰、可爲流涕、洪慶善作序、有云
感發於孔子之一射、流涕於周公之四言、魏披行作漕
爲開板、初書出秦檜亦自不知、忽有人譖謂是譏諷、魏
隨追官、籍其家、程洪皆得罪、
王逢原蝗詩其畧曰、始知在人不在天、譬如蚤虱生裳
衣、魚枯生虫肉腐蠹、理有當爾夫何疑、又長篇云、至和
改元之一年、有蝗不知自何來、一蝗百兒月再孕、漸恐
高厚塞九垓、死時年纔二十三、早慧而夭、逢原見器於
荊公、公以夫人女弟妻之、

姜愚嘗師康節、好施、雪中念王陶自荷一插、刻雪地行
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煙、愚解所衣錦裘
質錢、買酒肉薪炭、附火飲食、又損數百千爲之娶、及陶
尹洛、愚老而喪明、自衛州往謁之、意陶必念舊、衰已、陶
對之邈然、但遺以尊酒而已、愚大失望、歸病死、余謂愚
有救人之心、不當萌責報之心、陶嘗劾韓魏公、不押常
朝班、神宗薄其爲人、呂公著言其反覆不可近、要自不
逃清議、姜愚雖一時失望、而不失美名、康節四十餘未

娶亦姜為之娶王允修妹、
程仁覇攝錄事有鹽盧䕶者竇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辛實以刧聞獄掾受賕掠成之盜稱冤移獄公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竟殺盜及月餘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見盜拜庭下曰公壽盡我為公荷擔而往暫對卽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軾幼聞此言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為監司者三人、

九

四朝國史程之邵傳云曾祖仁覇治獄有陰德仕至顯謨閣待制子唐仕至寶文閣學士是時東坡知其為監司未知其為宣和間登從列

蒲宗孟閬州新井人、嘗曰盥潔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澡浴大澡浴用八九人、一浴至湯三斛他奉養率稱是蜀人生時一浴死後一浴宗孟乃浴洗好潔如此想不洗底直是不洗洗底直是洗師友談記載蘇叔黨云浴是閒日人以為勞公殊不憚、

劉氏家傳云劉為東海望族、鄉人歌曰海州東海富劉家朐山一族吏耆華、牽牛厮兒着錦襖牽車婦子帶金花有名華者兩請文解紹興辛巳魏領兵收復海州之華與父儼謀罄家財輸軍借補將仕郎兩上書陳六事皆佐復大計孝宗難之特賜進士出身再倅吳門而殁

趙蔡巖庵有詩刻石、

許同知為宰時以詞投稼軒紫賞音卽同出訪梅夜歸過一人家禮席華盛客尚未集兩人就坐索飮主人奉

十

之甚謹許曰貴人入宅稼軒曰訣無好事諺云破家縣令滅門刺史其家乃邑胥之魁未幾果及禍、

蘇紳嘗疏王德用宅枕乾岡貌類藝祖出知隨州孔道輔亦劾奏之德用疏言、宅枕乾岡陛下所賜貌類藝祖父母所生、又唐都城東西岡六民間以為乾數而裴度第在平樂里直第五岡人以其第據岡原譜之

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劉隗奏曰龕妻長子皆杖居

廬衾暮晨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龍官削
俟舜覲等知龍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以肅其
違從之
施宜生北走降金試日時三十六觧賦擢高科入翰林
庚辰年來本朝奉使舊與張素子公同舍因問張子公
云記得崇化堂前步月時否子公答以翰林想未忘情
本朝耶
建鄴謂之鄴相州亦謂之鄴下如魏文帝自鄴徙都洛
陽乃相州也
唐都長安始分山南諸道乃是終南山之南祝奇謂之
南山亦指終南山東接驪山太華西連太白至於隴山
北至長安城八十里南楚塞西有石室靈芝南有玉堂
陽官崔咸游終南山乘月吟嘯至感慨泣下
洮公雅度帥閬蜀人師先生古上譙樓視三山遶州治
而下盤薄於前洮顧而歎曰壯哉師曰有富貴無豪傑
泉南氣候臘後元夕前亦帶寒月數日近驚蟄便是單

衣初試盧橘紫茄紅葵已如五月間去家鄉二千五百
餘里寒燠便爾不同
淮襄別無險阨是真渙散易摵之地
蜀郡西門可六七里有杜工部草堂譚以百花名初未
有花乃唐冀國夫人在父母家時有異僧墮渠中夫
人爲浣衣而百花滿水上工部嘗賦浣花流水之句夫
人歸西川節度崔寧爲小婦節度入奏夫人能散財破
賊人楊子琳郛人德之即所居祠夫人後草堂與祠並
稱端平丙申遭亂郡城焚蕩此等遺迹闕自可悲
張定叟尚書云青城每郊用十五萬緡縛幕屋事已撤
之皆諸瑠得之嘗奏乞從本府出錢蓋屋庶免逐郊費
用致惜其議不行余嘗記先皇考言城外自來不曾蓋
殿宇宣和間方蓋了殿宇遂爲駐兵之所
杜康善造酒江陰軍人今杜橋即其廬事具本縣圖經
吐突承璀閬人也穿宗時諸道歲進閹兒號私白閩嶺
最多

朱荼馬[illegible]丙午入對云、掘地得一銅弩機、涂金、上面皆
有分寸、次曰槧一小弩以進、乃知書中所謂往省括於
度至則釋、別作一句、往救也、故箭則必省於度之分寸
以為射之遠近、此三代弩制度
石勒得一鼎、容四斗、中有大錢三十文
皇考權金部時、縣左藏庫梨園弟子王帶十有二條、并
關羽印、印上有環、
凡物之真者、即有一偽者、久之知有偽而不復知有真
矣、高麗席側可[illegible]舒、價貴未易得、四明便造假高麗席、
真水晶瑩澈可愛、上饒便造假水晶、色青、按此段大典本裂為二則
今改正
嶺外代答云、崑崙層期國海島有鵬、飛蔽日、[illegible]遇駱駝
吞之、鵬翅管可截為水桶、諸蕃志云、勿拔國大魚長十
丈、徑高二丈、蘭皮國麥粒長三寸、瓜圍六尺、榴重五斤
桃重二斤、香圓重二十餘斤、萵苣菜一莖重十餘斤、沙
華國公蓮[illegible]尺餘、桃核長二尺、北方人物果蔬長大、使

自與江南不同、外國可想而知、莊生亦據齊諧志怪之
說、爾雖云寓言、亦有所本、
對衣謂上衣下裳一對也、裼襲、裼謂裼衣、襲謂重合也
郝象賢、父處俊、天后素銜之、故因事誅象賢、臨刑極罵
乃死、自是刑人必以木圓塞口、今用木枚始於此
銀硃方用得二百餘年、古畫皆以朱色別畫之、久近可
以此辨、
梅類、臘香清、茉莉類、海南脫落沉香甘、杏花類、篤耨香
溫、荷花類、安沉香烈、素馨類、扇香媚、諸花香天韻、俱勝
絕諸香品、卻有優劣同此一、英華之氣散在草木禽獸
者、豈亦各從其類耶、
子董四明舶務、見高麗國賜都綱張迪等批、人參二斤
參字用草頭、韻畧無此字、有蓡字云藥草、亦通作參、玉
篇蓡下有草頭參字注同上、今方書悉用參字、高麗用
蓡字、
裝潢匠、[illegible]乃裝背潢[illegible]今[illegible]所謂[illegible]紙者、唐人進奏文字

多用潢紙寫故韓退之集中有用生紙寫之語諺有云裝潢子亦不為無據

烏始生母哺之六十日稍長子及哺如母哺之數一名烏公

密齋筆記卷五

宋 謝采伯 撰

水火天地之妙用也陰陽之變化也故水火命見六秀作用必大東南方命而時日在西北者性必斂謹畏亦主壽西北方命而時日在東南者性必漸快必發達至於謹畏壽考決是不過五行貴有歸宿歸宿得好即貴而壽

中道無往而不寓故五行有天德貴人皆是抑揚欲得其中如正丁二申正寅月也寅火太過而以丁為德二卯月也卯木太盛而以申為德甲戊庚牛羊甲戊庚皆金木土之陽干也其氣太過遂欲其藏於丑未之位今舉其畧餘可類推即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之義若無氣之火遇亥酉即為息絕愈無氣如丙寅戊戌辛酉戊子張癸政命丙申戊戌辛酉戊子乃謝癸推命一第便不祿但以意消息其盛衰得中即為貴命過猶不及禍福生焉

郭璞授青囊中經九卷於郭公門人趙載竊觀未及請爲火所焚今世所傳者决是贋本陰陽元經乃趙載撰不特丙宮作方乃三命之祖今人以三命生旺之説起於唐李虛中非也龜策傳有高人禄命以悦人心之説又在漢初其來久矣璞年四十九不免南岡之戮管輅年四十八不見女嫁兒娶二人材明先見如蓍龜皆不登中壽

地理之説與命相通宗廟比三命天星比五星砂形比相法宗廟天星砂形三者並合而無差則萬不失一

言子午針者誣丙午之非用丙午針者排子午之失針法乃五行之樞機禍福之繩墨既無定論何以取準余編十餘家之説引援詳悉不可盡舉惟一家云曾游歷格古州縣鎮幾百處皆用子午正針以是知子午正針法也中針後人遷就之説也此是有定位形象之物必以子午卯酉奠四方故子午卯酉不易其金木水火之性

麻衣易乃近時戴主簿作

道藏至雜多房中方術余嘗焚香閲之乃崔邪壯陽等方張君房所編雲笈七籤三百餘卷却無此等方術棲霞宮道藏霊感香火翁習桑都正云藏經不全止有雲笈七籤一部余答云七籤却自會當不必全也

抱朴子云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就縛以盆盛水魚龍立見一尺釘入柱氣吹釘躍出療疾以東流水爲酌桑皮爲脯但行禁呪人所療皆除師事徐登人爲立祠至於永康俗呼曰趙侯祠至今蚊蚋不能入抱朴子與後漢所紀者如此不如後千餘載民祠事如父母福庇千里靈響如一日

師友談記云徐禧自御史中丞以母喪還洪府有媪以三世禄命書言人吉凶禧俾占之媪曰當兵死徐怒媪以書示之畫一偃尸身首異處徐欲坐以妖言付有司衆解得免後禧將數萬人守永樂夏兵圍之數重軍大渇開城飲濠城破被害正符媪説

唐太宗戟為竇建德游兵所擒、又幾為單雄信槍所及、僅以身免百戰冒矢石間可謂危事不死後餌那羅邇娑婆寐藥乃死名醫不知所為杜伏威與陳稜戰稜軍射中額伏威曰不殺汝矢不拔遂馳入稜陣大呼衝擊獲所射將使拔箭斬之又殺數十人後好神仙長年術餌雲母被毒暴卒李抱貞名將亦以服餌誤死乃知藥誤殺人甚於鋒鏑、

曰精力曰精神曰精氣曰精血曰精明曰精爽曰精到曰精詳曰精妙皆以精為主衛生者當謹之若海變河狂瀾弗返其涸也可立而待素問曰法於陰陽和於術數又曰凡陰陽之道陽密乃固註曰陰陽交會之要者正在於陰氣之不泄爾、

端平元年九月余奉京祠方抵舍發熱不止面浮目腫不能食一醫者曰非白附不效左右駭笑醫曰行年十六十三不服附耶余曰此陡胡證也亟取人參和陡胡煎熟俟呼醫者茅君仲一到亦曰當服陡胡余出煎熟者

示之三日疾退日尚多溢食已則困不喜啖魚肉時有饋梨者乃取一顆啖之覺意快再啖一顆醒然晚食後亦如之凡啖梨百五十餘顆熱證悉平本草載趙鄂事陳衍本草載張舜醫說十便方煮梨湯皆云去熱不可以為果子葉忽之、

諸香藥皆達氣藿香達表乳香木香走經絡沉香趨下皆香氣芳烈能使諸藥快榮衛一切滯氣

或曰蜂腊無美味人以為珍果子曰飲食固取美味然亦有取其治療者本草土蜂子去風毒久服令人悅白功用甚多或云蜂蔓有毒余曰蜈蚣蛇蝎皆愈風良劑何獨於蜂疑之

宣和間某順州得枸杞宿根形如獒伏獻摩陵

高踈[illegible]四世祖閱初為太學直學蜀人雷姓者嘗受易於高每同出入至一銀鋪因與其家厚善鋪家感其意問曰尊官豈無所須雷曰無他欲得公鍛銀鼎當以白金百兩為謝鋪家駭不敢受强委之既畢鋪家曰鼎已

相贈、敢問何用、雷曰、此鼎日乾水銀五十兩、又嘗至一小藥鋪家往還甚熟、因告以欲得鋪前藥招如何、婦人曰、尊官畫一新者見贈、便取舊底去、雷贈以金、將舊畫去、畫一新者遺之、皆莫知其故、雷曰、但看吾人他日享用此不盡、隆冬張其畫於密室、終日溫然、乃六丁鑽火圖、神筆也、按此條大典製作二條今改正

米元章不喜韓馬、有周百藥者、以龍眠二馬換大防樓公白集、大防曰、古有以妾換馬者、以書換馬自攻媿始、正似王晉卿欲取東坡海石、錢穆父王仲至謂不可許、坡請易以韓幹二散馬、晉卿難之、穆父欲兼取、蔣穎叔欲焚畫碎石、世上雅事、何時無之、論議紛紛、不及書馬兩從不作難也、然晉卿以韓馬照夜白易米芾家顏書朱巨川告、劉涇又以硯山一石易韓馬、夫晉卿重於易海石而不靳博顏書、顏書貴矣、元章復以易硯石、又常以韓馬雜定物易劉涇貞觀御史內史官奴帖、數捐韓馬以貿易、好嗜自有異耶、米氏畫史記馬佳本不定為韓、止云唐人妙手、且譏世俗見馬即命為曹韓、筆宜其不甚愛重也、

六

聖人不知後世有佛教、今者說底話、以為佛教設、如明明德足了、又添箇新民、似又足了、又添箇止於至善、聖人教人之意其遠如此、佛教只說一句明心見性便了、

果齋先生云、

楞嚴經云、烏從來黑、鵠從來白、人立本豎、畜生本橫、白非洗成、黑非染造、從八萬劫、無復改移、

郗皇后妬忌性酷、及終、后化為蟒、帝為懺罪、今之梁皇懺是也、

符丕時、徐義為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義誦觀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以為洛陽令、

李主好佛、太祖遣僧為間、號小沙彌、導以奢侈、著乾紅袈裟、李主云、佛亦莫不如此、小沙彌云、陛下不讀華嚴經、不知佛富貴、此誑敵語也、庸僧不知出處、拈出作話

七

頭

韓建治華州、患僧雜犯者衆、欲貸不可、盡治恐傷善類、乃擇有道行者為僧正、訓治之、而非其人、反為所撓、久乃悟、判牒云、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既不正、何僧正使僧自正、傳者雖咲、以為適中理、

撫州一祠宇、守巫命撤折、梁木壓殞凡六七人、池州梁昭明祠累錢為幡、守紿語邦人、欲集幡錢為神請封典、銅陵丞攝郡、委董其事、折幡錢近及五萬、丞忽顛仆嘔血不救、二守皆遭臺評、嘉定間、目擊、隱其名氏、

劉道真錢塘記、明聖湖在縣南、父老相傳、湖中有金牛、古嘗有見其映寶靈泉、照燿流精、神化莫測、遂以明聖為名、孤山釋智圓、字無外、自號中庸子、有命湖光丈擬韓作之者、臨安圖經不詳其事、錢塘記一書、今亦不復存、湧金門、湧金池、金牛寺、命名皆以此、

杭僧思聰、東坡為作字說、政和間、挾琴登中貴之門、遂為御前使臣、蘇叔黨以詩止之曰、試誦北山移、為我招琴魂、

淨慈寺畫壁女像、眼多遭剔去、或曰、撲錢者以塗錢面、則撲者不滿、又曰、倡家取雜粉中、則色媚、又曰、點茶以蠱客、若然、則護伽藍神安在、安吉州祠山行宮女像、如人長、眼亦並無全者、小人不識罪福、如此、官司亦合有禁、

仲殊長老、崇寧中上堂、辭衆、是夕閉方丈、自縊死、鄒忠公詩云、送行天莫測、難作讀中經、殊少為儒、雅工樂府、游蕩不已、妻投毒羹中、幾死、啖蜜而解、故嗜蜜、東坡為作老人食蜜歌、

待制賈易、留心釋氏、嘗與楊侍講傑同修西方淨土、一夕公夢傑曰、我已得西方淨土、子亦當往、公覺之、未幾聞傑訃、攷其亡日、與夢之夕同、後公以壽終之夕、復夢如初、

或曰、齋之用乳、是僧家欲啖以肥蔬腸、余曰、佛西方聖人、其俗種衆為衣、乳酪為漿、乳非禁食、故魯釋迦文

佛記云有一牧牛女名難陀波羅時淨居天言太子在樹下汝可往供養時於千葉蓮花上取乳糜奉上太子又列子云巨蒐氏之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足又記京師一老醫人云市中成桶糖賣牛乳以泡飲食之則膚革充潤東南人已駭聞佛氏食乳不足多怪

張乖崖過設廚封羊及百口與毛角召行人估價賣納錢送僧院令與羊子轉經李參政光□有疏夫云諸庚覩羊既不忍殺十有三頭畜養滋久遂無脫期今轉變到淨財五十貫足躬就報恩禪寺齋供佛僧看轉經文仍設水陸薦拔群羊超生人天者先羊重物命如此余亦效尤為之懺悔

釆伯皇考未第時謁靈康夢神贈金魚一枚空中呼為碧落侍郎尉剡時夢穩浦廟神延見七層塔上金書牌相守下有謝某名乃知鼎貴已前定豈容人力 按皇考原本誤作王考釆伯乃深甫之子今改正

嘉熙己亥吳興人云來春米價必踴年時竹實捕蝦率以所得占米價去冬一箕二十餘故米斗二十千今歲四十餘春初一斛必四十千亦龜卜鳥卜羊卜之類吾俗有蛤肥麥熟蝦荒之說

商子墾令言草必墾矣凡二十句大意欲上下之勤農戒酣奭之敗農使辟淫游食之民畢農則草必墾矣余僕早晚聲諾時各令攜草而至遂草不令而自墾

寶慶乙酉余寓報慈改葬亡室初秋夢歸自東家四顧蕩然絕無居室時夕陽未收獨步平沙金星熒屑前山奇秀層出旁植桑竹因賦長篇覺來略成誦尚囁嚅口吻□間迨曉止記憶兩句因筆僧忠云歸來隣里悉不記未免驚呼問桑竹紹定庚寅由泉船除新安劒浦盜發余自三山道東嘉而歸己丑大浸江岸僅存蓋桑竹

嘉熙己亥冬奕修迎侍寓吳興郡治夢自舊居見城中紅光燭天如萬炬烜赫恰惜浮屠兩尖燎然在目庚子中秋前一日大火余亟呼二十僕入城□救護亡姪寺丞靈櫬因略望於共樂堂與己丑之水悉符夢境無毫髮

差水現夢於前三年火現夢於前一年吁亦異矣

密齋續筆記

宋 謝采伯 撰

高祖不修文學而成大業蓋承秦之敝寛仁愛人有帝王之度光武南陽賢宗室受尚書於廬江許子威紹復大業之後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罷所用諸將如鄧禹受業長安内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寇恂素好學經明行修名重朝廷馮異好讀書通左氏傳又上書謝曰臣本諸生云云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諸答云孟之反不伐奔而殿亦何異哉賈復少好學習尚書後與鄧禹並對甲兵崇儒學耿弇學老子於安丘先生少好學習父業祭遵少好經書取士皆為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耿純學於長安朱祜尚儒學景丹少學長安劉隆學於長安十人皆儒將風聲氣習與屠沽負販固自天壤然其關係甚遠治體醇疵之所由分明章再傳儒學彬彬孝賢傳中名節凜然餘朝代所不及豈非詩書餘澤耶

隋末大亂而儒學盛於貞觀陸德明論譔甚多曹憲文
選之學授魏模公孫羅李善顏師古註漢書孔穎達五
經正義孔至氏族之學泰嗣宗經學授秦王蕭德言緊
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僧許淹馬嘉運棄
墨從儒並名家唐初學者學有根柢正知元和間文士
輩出華盛實衰矣

馮道取西京鄭覃所刊石經雕為印板流布天下後進
賴之武君開我宋文明之治癡頑老子廣經學之門此

老篤行有古人風值武君無禮與義互相吞噬寥奪曰
尋[illegible]使不得死臣節為恨

王祥琅邪人呂虔檄為徐州別駕破賊人歌曰海沂之
康實賴王祥仕至太尉年八十五弟覽孝友恭恪名亞
於祥以太中大夫歸老呂虔以三公刀與祥祥與覽曰
汝後必興司徒導即其孫也悅恬洽協薈珣珉謐舒晏
之彪之植之允之晞之肇之廙彬彪之頤之胡之茂之
敬弘耆之彭之越之臨之稜羲之凝之徽之楨之操之
歆之靜之敦戎衍澄皆琅邪裔也祥之孝固難覽之悌
為尤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是以自天祐之子孫衆多
也

龍山之宴孟嘉恥為征西客故假落帽以蓋其慙淵明
出宅邊菊叢中值王弘送酒至即使就酌醉歸蘭乃孟
甥也九日美談舅甥都占斷後人無以復加亦一段奇
事

元載以貪被誅籍其家胡椒八百石楊綰以清簡儉素

代其平章事郭子儀裁聲樂黎幹省騶從崔寬撤第舍
盛德感人習俗一變而四月拜命七月己卒司馬光
元祐元年閏二月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開言路分別
邪正進退甚者十餘人旋罷保馬市易助役青苗鹽鐵
茶法復常平糴糶法身徇社稷躬親庶務而是年九月
丙辰薨二公天不假年相業未究古今惜之君子有福
小人無福此治世也君子無福小人有福事可知矣
荀彧本傳云留壽春以憂薨魏氏春秋曰飲藥而卒通

鑑取魏氏春秋而書司馬温公論曰文勝質則史凡為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此魏武於高光楚漢者皆史氏之文也豈彧所言耶用是貶彧非其罪矣其曰彧附曹氏終始昭然杜牧之已結正疑無可逃者百世之下所信者史而以為非彧口所言吾意其臨衆所焚毀陳事書皆奇策密謀者無非傾漢滅劉氏之邪謀不可以示海内傳後世者也豈可謂之皆史氏之文也愚者一得之慮不敢自遂於先哲

李密起拱州據洛口倉回洛倉黎陽倉足食足兵似得計矣而柴孝和勸取關中密不從以致於敗李淵起太原欲回軍世民力諫取關中哭於帳外夜追前軍回竟入關中關中若柴紹等皆以兵來迎大勢遂定薛舉亦欲入關已無及漢業開基亦是關中關中中原一大形勝之地范致虚以三十萬勤王關中失守遂分南北可恨也

士未逢時失身於人固為不幸士而逢時能以功名自見亦未為不幸也魏徵始為道士為武陽郡丞元寶藏客又為李密典書又為竇建德起居舍人隱太子洗馬王珪為建成中允後太宗並召為諫議大夫李大亮為隴王兵曹又為李密所擒岑文本為蕭銑客温彦博為李靖行軍長史高士廉為郎和客後皆為唐名臣

黄帝曰夫子數言熱中消中不可服高粱芳草石藥石藥發瘨芳草發狂註云多飲數溲曰熱中多食數溲曰消中多喜曰瘨多怒曰狂高粱之疾也膏粱米也石藥英乳也芳草濃美也富貴之人常服之難禁也肥令人内熱甘令人中滿石藥氣烈非緩心和氣人不可以服是黄帝時已有高粱又古字通用世人鄙世祿為膏粱不知所出余村居咬菜根決無此二證

天地生蔬因時濟人人之喫蔬莫感天地之恩曰菜飯曰蔬食有不滿之色者名曰棄天

鶯粟紅白二種痔下者隨色用之即愈辛稼軒患此已殆一異僧以陳鶯粟煎全料人參敗毒散吞下感通丸

十餘粒卽愈

原跋

右容齋筆記別經史本朝文藝雜書釐爲五卷續記
一卷先公易班東歸晚年著此凡鋟梓家塾而小
不便老眼并誤未暇考訂奕楙挈來臨汝欲刻置郡
齋通是正魚魯其間至有脫簡者亦復增補俾備始
得爲善本一夕夢先公若有喜色謂奕楙曰汝曰所
爲吾從旁現之行又往婺女矣蓋大卿兄守婺故也
嗚呼先公歿六年而精爽炯然託諸夢以詒諸孫一
舉措頃在其左右顧不肖何以稱塞惟戰戰兢兢是
戒是懼而已既刊此書屬兩倅題卷末輒復記此時
寶祐丙辰王秋中澣男奉議郞權知撫州軍州兼管
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奕楙百拜書

昔歐陽公著歸田錄范蜀公作東齋記事皆在辭
捨晃後蓋前輩於文章翰墨若饑食渴飮未嘗一日
廢非有老壯之分仕止之間也容齋先生年六十有
三卽弭節杜門淡然無營惟耽玩書史遠紹旁搜今

觀筆記一書如武庫乍開戈矛劍戟犀利森列使人
毛髮竦豎非胸次千古筆力萬鈞畴克爾歟其視歐
范二公風流蘊藉相似也臨川史君一日出示家集
且病舊板漫漶字有脫誤將屬太史王公是正之刋
鋟之梓方勤念間忽夢密齋如平生是知公於斯文
雖神遊八極未能忘情嗚呼其精爽豈不可畏敬哉
漢韋賢父子以明經位宰相時人為之語曰遺子黃
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今密齋獨以文印傳子孫而

史君又克成先志是亦韋氏一經之教由此觀之君
家之福未艾也寶祐丙辰季夏朔日通直郎通判撫
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成公策識

老學庵筆記十卷

（宋）陸游撰

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

老學菴筆記十卷、續筆記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陸游撰。游有入蜀記、已著錄。案宋史藝文志雜史類中載陸游老學菴筆記一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作十卷、與此本合。宋史蓋傳刻之誤。續筆記二卷、陳氏不著於錄、疑當時偶未見也。振孫稱其生識前輩、年及耄期、所記見聞、殊有可觀。文獻通考列之小說家中。今檢所記、如楊戩為蝦蟆精、錢遜叔落水神救之類、近怪異者僅一兩條。鮮于廣題逸居集、曾純甫對薦鶴巴之類、雜諧戲者亦不過七八事。其餘則軼聞舊典、往往足備考證。惟以其祖陸佃為王安石客、所作埤雅、多引字說、故於字說無貶詞。於安石亦無譏語、而安石龍睛事併述埤雅之謬誤、不免曲筆。杜甫詩有蔚藍天字、本言天色。故韓駒承用其語、有水色天光共蔚藍句。游乃稱蔚藍為隱語天名。今考蔚藍天名別無所出、惟杜田註引度人經。然度人經所載三十二天有東方太黃皇曾天、其帝曰鬱鑒玉明、則是帝名鬱鑒、非天名蔚藍。游說反誤。又稱宋初人尚文選、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今考驛使寄梅出陸凱詩、昭明所錄實無此作、亦記憶偶疎。不止朱國楨湧幢小品所糾游咎之魏一條不知引駱賓王請中宗封禪文、王肎堂鬱岡齋筆麈所糾記諸晁謂犗爲借備之借一條不知出郭璞方言註也。然大致可據者多、不以微眚而掩。宋史藝文志又載游山陰詩話一卷、今其書不傳。此編論詩諸條、頗足見游之宗旨、亦可以補詩話之闕矣。

是書士禮居舊藏後歸古紅楳閣泖生先生歿後尋又歸余因裝治之辛丑四月五識

老學庵筆記卷第一

宋　陸　游　務觀

徽宗南幸至潤州官迎駕於西津及御舟抵岸上御棕頂轎子一宦者立轎旁呼曰道君傳語衆官不須遠來衛士臚傳以告遂退

徽宗南幸還京服栗玉並桃冠白玉簪赭紅羽衣乘七寶輦蓋吳敏定儀注云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椅子錢大主入覲

見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張婕妤掩口笑曰禁中用胭脂皂莢多相公已有語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時趙鼎張浚作相也

建炎苗劉之變內侍遇害至多有秦同老者自揚州被命至荆楚前一日還行在尚未得對亦死焉又有蕭中道者日侍左右忽得罪絀爲外郡監當前一日出城遂免

臨安父老言苗劉戕王淵在朝天門外今都進

養院前然日曆及諸公記錄皆不書但云死
于路衢而已祁彪所錄謂死于第尤非也
鼎澧羣盜如鍾相楊么（鄉語謂幼爲么）戰舡有車船有
槳船有海鰍頭軍器有拏子（其語謂拏爲撓）有魚叉
有木老鴉拏子魚叉以竹竿爲柄長二三丈
短兵所不能敵程昌寓部曲雖蔡州人亦習
用拏子等遂擅捷木老鴉一名不藉木取堅
重木爲之長纔三尺許銳其兩端戰船用之

尤爲便捷官軍乃更作灰礟用極脆薄瓦罐
置毒藥石灰鐵蒺藜於其中臨陣以擊賊船
灰飛如煙霧賊兵不能開目欲効官軍爲之
則賊地無窰戶不能造也遂大敗官軍戰船
亦倣賊車船而增大有長三十六丈廣四丈
一尺高七丈二尺五寸未及用而岳飛以步
兵平賊至完顏亮入寇車船猶在頗有功云
初張公之行趙元鎮丞相以詩送之云速宜

淨埽妖氛了來看錢塘八月潮
鼎澧羣盜惟夏誠劉衡二砦據險不可破二人
每自咤曰除是飛過洞庭湖其後卒爲岳飛
所破蓋語讖云
趙元鎮丞相謫朱崖病亟自書銘旌云身騎箕
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
靖康二年浙西路勤王兵杭州二千人湖州九
百一十五人秀州七百一十六人平江府一

千七百三十八人常州七百八十五人鎮江
府六百人一路共六千七百五十四人以二
月七日起發東都之陷已累月矣
集英殿宴金國人使九盞第一肉鹹豉第二爆
肉雙下角子第三蓮花肉油餅骨頭第四白
肉胡餅第五羣僊炙太平畢羅第六假圓魚
第七柰花索粉第八假沙魚第九水飯鹹豉
旋鮓瓜薑看食棗餾子膸餅白胡餅餲餅（淳熙）

紹興辛酉與虜交兵虜遯議者謂當取壽潁宿三州屯重兵然後淮可保淮可保然後江可固惜其不果用也

建康城李景所作其高三丈因江山為險固其受敵惟東北兩面而壕塹重複皆可堅守至紹興間已二百餘年所損不及十之一

漢人入仕有以貲為郎者司馬相如張釋之是也有入錢入穀貲以官者卜式黃霸是也入

錢穀則今買官之類以貲則非也

秦會之在山東欲逃歸舟楫已具獨懼虜有告者未敢決適邏有相識稍厚者以情告之虜曰何不告監軍會之對以不敢虜曰不然吾國人若一諾公則身任其責雖死不憾若逃而獲雖欲貸不敢矣遂用其言告監軍監軍曰中丞果欲歸耶吾契丹亦有逃歸者多則被疑安知公歸而南人以為忠也公若果去固不必顧我會之謝曰公若見諾亦不必問其歸後禍福也監軍遂許之

黃元暉為左司諫論事忤蔡氏謫昭潭後復管勾江州太平觀謝表曰言之未盡悔也奚追

張芸叟作漁父詩曰家住耒江邊門前碧水連小舟勝養馬大罟當耕田保甲元無籍青苗不著錢桃源在何處此地有神仙蓋元豐中謫官湖湘時所作東坡取其意為魚蠻子云

張德遠誅范瓊於建康獄中都人皆鼓舞秦會之殺岳飛於臨安獄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

政和中大儺下桂府進面具比進到稱一副初訝其少乃是以八百枚為一副老少妍陋無一相似者乃大驚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天下及外夷皆不能及

京師承平時宗室戚里歲時入禁中婦女上犢

車皆用二小鬟持香毬在旁而袖中又自持
兩小香毬車馳過香煙如雲數里不絕塵土
皆香

明州江瑤柱有二種大者江瑤小者沙瑤然沙
瑤可種逾年則成江瑤矣海檜亦有二種海
檜夭矯堅瘦皆天成又有刻削蟠屈而成者
名土(音杜)檜海檜絕難致凡人家所有大抵土
檜也

晁以道為明州船場日日平旦具衣冠焚香占
一卦一日有士人訪之坐間小雨以道語之
曰某今日占卦有折足之象然非某也客至
者當之必驗無疑君宜戒之士人辭去至港
口跌滑而仆脛幾折療治累月乃愈

國初士大夫戲作語云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
黃謂朱衣吏及金帶也宣和間親王公主及
他近屬戚里入宮輒得金帶關子得者旋塡
姓名賣之價五百千雖卒伍屠酤自一命以
上皆可得方臘破錢唐時朔日太守客次有
服金帶者數十人皆朱勔家奴也時謗曰金
腰帶銀腰帶趙家世界朱家壞

仁宗賜宗室名太祖下曰世太宗下曰仲秦王
下曰叔皆兄弟行世即長也其後世字之曾
孫又曰伯則失之

淳熙己酉十月二十八日車駕幸候潮門外大

按場大閱是日上早膳罷出郊從駕臣僚及
應奉官並戎服擫帶予著靴大閱罷丞相親
王以下賜茶是日駕出麗正門入和寧門沿
路官司免起居

建炎中平江造戰船略計其費四百料八櫓戰
船長八丈為錢一千一百五十九貫四櫓海
鶻船長四丈五尺為錢三百二十九貫

荊公素輕沈文通以為寡學故贈之詩曰儵然

一榻枕書臥直到日斜騎馬歸及作文通藝誌遂云公雖不常讀書或規之曰豈乃狀元此語得無過乎乃改讀書作視書又嘗見鄭毅夫夢仙詩曰授我碧簡書奇篆蟠丹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識字不勘自承毅夫曰不然吾乃用太白詩語也公又笑曰自首減等

祕閣有端硯上有紹興御書一頑字唐有準勑惡詩今又有準勑頑硯耶

潘子賤題蔡奴傳神云嘉祐中風塵中人亦如此嗚呼盛哉然蔡實元豐間人也仇氏初在民間生子爲浮屠曰了元所謂佛印禪師也已而爲廣陵人國子博士李問妾生定出嫁郜氏生蔡奴故京師人謂蔡奴爲郜六

紹聖元符間汪內相彥章有聲太學學中爲之語曰江左二寶胡伸汪藻伸字彥時亦新安人終將寶郎

曾文清公與誦論語一篇終身未嘗廢

先左丞言荊公有詩正義一部朝夕不離手字大半不可辨世謂荊公忽先儒之說蓋不然也

靖康國破二帝播遷有小崔才人與廣平郡王（道君幼子名楗）俱匿民間已近五十日虜亦不問有從官餽以食遂爲人所發亦不免不十日虜

去矣城中士大夫何罪至此

金賊劫遷宗室我之有司不遺餘力然比其去義士匿之獲免者猶七百人人心可知

國初韻畧載進士所習有何論一首施肩吾及第勑亦列其所習何論一首何論蓋如三傑佐漢孰優四科取士何先之類

嘉興人聞人茂德名滋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過蔬豆而已郡人求館客者多就謀之又多

齋書喜借人自言作門客牙克書籍行關豆
腐羹店予少時與之同在勑局為刪定官談
經義滾滾不倦發明極多尤邃于小學云

張芸叟過魏文貞公舊莊居者猶魏氏也為賦
詩云破屋居人少柴門春艸長兒童不識字
耕稼鄭公莊此猶未失為農神宗夜讀宋璟
傳賢其人詔訪其後得於河朔有裔孫曰宋
立遺像譜牒告身皆在然宋立者已投軍矣

欲與一武官而其人不願乃賜田十頃免徭
役雜賦云其微又過於魏氏言之可為流涕

政和末議改元王黼擬用重和既下詔矣范致
虛間白上曰此契丹號也故未幾復改宣和
然宣和乃契丹宮門名猶我之宣德門也年
名則實曰重熙建中國後虜避天祚嫌名
追謂重熙曰重和耳不必避可也

建炎維揚南渡時雖甚倉猝二府猶張蓋搭挾
坐而出軍民有懷甎狙擊黃相者既至臨安
二府因言方艱危時臣等當一切貶損今張
蓋搭坐尚用承平故事欲乞並權省去候事
平日依舊詔從之實懲維揚事也

林自為太學博士上章相子厚啓云伏惟門下
相公有猷有為無相無作子厚在漏舍因與
執政語及大罵云遮漢敢亂道如此蔡元度
曰無相無作雖出佛書然荆公字說嘗引之

恐亦可用子厚復大罵曰荊公亦不曾奉勑
許亂道況林自乎坐皆默然

靖康末括金賂虜詔羣臣服金帶者權以通犀
帶易之獨存金魚又執政則正透從官則倒
透至建炎中興朝廷草創猶用此制呂好問
為右丞特賜金帶高宗面諭曰此帶朕自視
上方工為之蓋特恩也紹興三年兵革初定
始詔依故事服金帶

建炎初按景德幸澶州故事置御營使以丞相領之執政則爲副使上御朝御營使副先上奏本司事然後三省密院相繼奏事其重如此

張晉彥才氣過人然急於進取予孝祥在西掖時晉彥未老每見湯岐公自薦岐公戲之曰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是公合作底官職餘何足道所稱之官蓋輔臣贈父官也意謂安

國且大用耳晉彥終身以爲憾

紹興末巨公丁丑生者數人或戲以褒健放牓陳福公作魁凌尚書景夏末名張魏公黜落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時人語曰諸公皆不是癡漢又有監察發薦京官狀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者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時傳以爲笑

王嘉叟自洪倅召爲光祿丞李德遠亦召爲太常丞一日相遇於景靈宮幕次李謂王曰見公告詞云其鐫月廩仍褫身章謂通判借牙緋入朝則服綠又俸薄也王答之曰亦見君告詞矣李曰云何曰具官李浩但知健羨不揆孤寒既名右相之名又字元樞之字蓋謂史丞相張魏公也滿座皆笑

予去國二十七年復來自周丞相子充一人外皆無復舊人雖吏胥亦無矣惟賣卜洞微山

人亡恙亦不甚老話舊愴然西湖小昭慶僧了文相別時未三十意其尚存因被命與奉常諸公同檢視郊廟壇壝過而訪之亦已下世弟子出遺像乃一老僧使令見其人亦不復省識矣可以一歎

晏尚書景初作一士大夫墓誌以示朱希眞希眞曰甚妙但似欠四字耳然不敢以告景初苦問之希眞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處欠

又問欠何字曰當增不行于世四字其初遂增藏於家三字實用帝真意也

秦會之再相魏道弼作參政委任頗專且大拜矣翰苑欲先作白麻又不能辦假手於士人陳豐豐以其姓魏遂以晉絳和戎對鄭公論諫久之道弼出典藩而沈守約万俟元忠並拜左右揆翰苑者倉卒取豐所作制以與沈公而忘易晉絳鄭公之語實錄例載拜相

麻予在史院欲刪此一聯會去國不果

陳福公長卿重厚粹美有天人之相然議者擬其少英偉之氣予爲編修官時一日與沈持要并少稷見公于都堂閣公忽盛怒曰張德遠以元樞輒受三省樞密院訴牒雖是勳德重望亦豈當如此方言此時精神赫然目光射人退以告朝士皆云平生未嘗見此公怒也古人有貴在于怒者此豈是耶

李莊簡公泰發奉祠還里居于新河先君築小亭曰千巖亭盡見南山公來必終日嘗賦詩曰家山好處尋難遍日日當門只臥龍欲盡南山巖壑勝須來亭上少從容每言及時事往往憤切興歎謂秦相曰咸陽一日來坐亭上舉酒屬先君曰某行且遠謫矣咸陽尤忌者某與趙元鎮耳趙既過嶺某何可免然聞趙之聞命也涕泣別子弟某則不然青鞵布

襪即日行矣後十餘日果有藤州之命先君送至諸暨歸而言曰泰發談笑慷慨一如平日問其得罪之由曰不足問但咸陽終誤國家耳（咸陽謂檜）

張樞密子功紹興末還朝已近八十其辭免及謝表皆以屬予有一表用飛龍在天對老驥伏櫪公皇恐語周子充左史託言于予易此二句周叩其故則曰某方丐去恐人以爲志

枉千里也周笑解之曰所謂志千里者正以
老驥已不能行故徒有千里之志耳公雖筋
力衰豈無報國之志耶予功亦笑而止蓋其
謹如此又嘗謂予曰先人有遺稿滿篋皆詁
經訓解字畫極難辨惟某一人識之若死遂
皆不傳豈容不亟歸耶
汪廷俊從梁才甫辟爲大名機幕專委以修北
京宮闕凡五年乃成歲一再奏功輒躐遷數

官五年間自宣教郎轉至中奉大夫其濫賞
如此
予在南鄭見西郵俚俗謂父曰老子雖年十七
八有子亦稱老子乃悟西人所謂大范老子
小范老子蓋尊之以爲父也建炎初宗汝霖
留守東京羣盜降附者百餘萬皆謂汝霖曰
宗爺爺蓋此比也
陳瑩中遷謫後爲人作石刻自稱除名勒停送

廉州編管陳某撰劉季高得罪秦氏坐贓廢
後雖復官去其左字季高緘題及作文皆去
左字不以爲愧也孫仲益亦坐以贓罪去左
字則但自稱晉陵孫某而已至紹興末復左
朝奉郎乃署銜
予嘗與查元章讀太宗實錄有侯莫陳利用者
予問有對否元章曰昨虜使有烏古論思謀
可對也予曰虜人姓名五字者固多矣元章

曰不然侯莫陳可析爲三姓烏古論亦然故
爲工也
毛德昭名文江山人苦學至忘寢食經史多成
誦喜大罵極談紹興初招徠直諫無所忌諱
德昭對客議時事率不遜語人莫敢與對
而德昭愈自若晚來臨安赴省試時秦會之
當國數以言罪人勢焰可畏有唐錫永夫者
遇德昭于朝天門茶肆中素惡其狂乃與坐

附耳語曰君素號敢言不知泰大師如何德昭大駭亟起掩耳曰放氣放氣逐疾走而去追之不及

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而蜀又有竹炭燒巨竹爲之易然無煙耐久亦奇物邛州出鐵烹鍊利於竹炭皆用牛車載以入城予親見之

杜少陵在成都有兩草堂一在萬里橋之西一在浣花皆見於詩中萬里橋故居遂湮沒不

可見或云房季可園是也

蜀人爨薪皆短而麄束縛齊密狀如大餅餤不可遽燒必以斧破之至有以斧柴爲業者孟蜀時周世宗志欲取蜀蜀卒涅面爲斧形號破柴都

謝景魚名倫滌硯法用蜀中貢魚紙先去墨徐以絲瓜磨洗餘漬皆盡而不損硯

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麨年九十矣人有謁之者但粲然一笑耳有所請問則託言病瘖一語不肯答予嘗見之于丈人觀道院忽自語養生曰爲國家致太平與長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衞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皆不待異術惟勤而已予大喜從而叩之則已復言瘖矣

呂周輔言東坡先生與黃門公南遷相遇于梧

藤間道旁有鬻湯餅者共買食之觕惡不可食黃門置箸而歎東坡已盡之矣徐謂黃門曰九三郎爾尚欲咀嚼耶大笑而起秦少游聞之曰此先生飲酒但飲濕而已

魏道弼參政使金人軍中抗辭不撓虜酋大怒欲于馬前斬之揮劍垂及頸而止故道弼頸微偏

使虜舊惟使副得乘車三節人皆騎馬馬惡則

踦齧不可嚼齕則不能行良以爲苦淳熙已酉完顏璟嗣僞位始命三節人皆給車供張飲食亦比舊加厚

淳熙己酉金國賀登寶位使自云悟室之孫喜讀書著作郎權兵部郎官鄧千里館之因道西湖至林和靖祠堂忽問曰林公嘗守臨安耶千里笑而已

謝子肅使虜回云虜廷羣臣自徒單相以下大

抵皆白首老人徒單年過九十矣又云虜姓多三兩字又極怪至有姓斜卯者已酉春虜移文境上曰皇帝生日本是七月今爲南朝使人冒暑不便已權改作九月一日其內鄉之意亦可嘉也

楊廷秀在高安有小詩云近紅暮看失燕支遠白宵明雪色奇花不見桃惟見李一生不曉退之詩予語之曰此意古人已道但不如公之詳耳廷秀愕然問古人誰曾道予曰荆公所謂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是也廷秀大喜曰便當增入小序中

老學庵筆記卷第一

老學庵筆記卷第二

張廷老名珙唐安江原人年七十餘步趨拜起健甚自言夙興必拜數十老人血氣多滯拜則支體屈伸氣血流暢可終身無手足之疾

魯直在戎州作樂府曰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愛聽臨風笛孫郎微笑坐來聲噴霜竹予在蜀見其稿今俗本改笛爲曲以協韵非也然亦疑笛字太不入韵及居蜀久習其語音乃知

瀘戎間謂笛爲曲故魯直得借用亦因以戲之耳

秦會之初得疾遣前宣州通判李季設醮于天台桐栢觀季以善奏章自名行至天姥嶺下憩小店中邂逅一士人頗有俊氣問季曰公爲太師奏章乎曰然士人搖首曰徒勞耳數年間張德遠當自樞府再相劉信叔當總大兵捍邊若太師不死安有是事耶季不復敢與語卽上車去醮之明日而聞秦公卒

英州石山自城中入鍾山涉錦溪至靈泉乃出石處有數家專以取石爲生其佳者質溫潤蒼翠叩之聲如金玉然匠者頗閟之常時官司所得色枯槁聲如擊朽木皆下材也

葉相夢錫常守常州民有比屋居者忽作高屋屋山覆蓋鄰家鄰家訟之謂他日且占地葉判曰東家屋被西家蓋仔細思量無利害他

時折屋別陳詞如今且以壁爲界

蜀人任子淵好謔鄭宣撫剛中自蜀召歸其實秦會之欲害之鄭公治蜀有惠政人猶覬其復來數日乃聞秦氏之指人人太息衆中或曰鄭不來矣子淵對曰秦少恩哉人稱其敢言

秦會之以孫女嫁郭知運自答聘書曰某人東第華宗南宮妙選乃肯不卑於作贅何辭可

拒于盟言其夫人欲去作贅字曰太惡模樣
秦公曰必如此乃束縛得定聞者笑之
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趙明誠妻李氏
嘲之曰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
王荊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於是宗子相率馬
首陳狀訴云均是宗廟子孫且告相公看祖
宗面荊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
賢輩於是皆散去

呂正獻平章軍國時門下客因語次或曰嘉問
敗壞家法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
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
迎合可惡也公又不答既歸弟子請問二客
之言如何公亦不答
西山十二眞君各有詩多訓誡語後人取為籤
以占吉凶極驗射洪陸使君廟以杜子美詩
為籤亦驗予在蜀以淳熙戊戌春被召臨行

遣僧則華往求籤得遣興詩曰昔者龐德公
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豈無
濟時策終竟畏網罟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
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予讀之悵然顧
迫貧從仕又十有二年負神之教多矣
李知幾少時祈夢于梓潼神是夕夢至成都天
寧觀有道士指織女支機石曰以是為名字
則及第矣李遂改名石字知幾是舉過省

伯父通直公字元長病右臂以左手握筆而字
法勁健過人宗室不微亦然然猶是自幼習
之梁子輔年且五十中風右臂不舉乃習用
左手逾年作字勝于用右手時遂復起作郡
趙廣合肥人本李伯時家小史伯時作畫每使
侍左右久之遂善畫尤工作馬幾能亂眞建
炎中陷賊賊聞其善畫使圖所掠婦人廣毅
然辭以實不能畫脅以白刃不從遂斷右手

拇指還去而廣平生實用左手亂定惟畫觀
音大士而已又數年乃死今士大夫所藏伯
時觀音多廣筆也
禁中舊有絲鞋局專挑供御絲鞋不知其數嘗
見蜀將吳珙被賜數百緉皆經奉御者壽皇
即位惟臨朝服絲鞋退即以羅鞋易之遂廢
此局
今上初即位詔每月三日七日十七日二十七

日皆進素膳
舊制皇帝曰御膳中宮曰內膳自壽成皇后初
立懇辭內膳詔權罷今中宮因之
駕頭舊以一老宦者抱繡裹兀子于馬上高廟
時猶然今乃代以閤門官不知自何年始也
王聖美子韶元祐末以大蓬送北客至瀛賜宴
罷有振武都頭卒不堪一行人須索忽揮白
刃入所聖美其手冒死直前護救中三刀左

臂幾斷虞候卒繼至傷者六人死者一人聖
美腦及耳皆傷甚明日不能與虜使相見告
以冒風得疾虜使戲之曰曾服花蘂石散否
前輩傳書多用鄂州蒲圻縣紙云厚薄緊慢皆
得中又性與麪黏相宜能久不脫
劉韶美在都下累年不以家行得俸專以傳書
書必三本雖數百卷為一部者亦然出局則
杜門校讎不與客接既歸蜀亦分作三船以

備失壞已而行至秭歸新灘一舟為灘石所
敗餘二舟無他遂以歸普慈築閣貯之
隆興中議者多謂文武一等而輒為分別力欲
平之有劉御帶者輒建言謂門狀牓子初無
定制且僧道職醫皆用門狀而武臣非橫行
乃用牓子幾與胥史卒伍輩同雖不施行然
嘵嘵久之乃已
饒德操詩為近時僧中之冠早有大志既不遇

縱酒自晦或數日不醒醉時往往登屋危坐浩歌慟哭達旦乃下又嘗醉赴汴水適遇客舟救之獲免

徐師川長子壁字待價豪邁能文辭嘗作書萬言欲投匭極言時政無所諱避師川偶見之大驚奪而焚之早死

王性之讀書眞能五行俱下往往他人纔三四行性之已盡一紙後生有投贄者且觀且卷

俄頃即置之以此人疑其輕薄遂多謗毀其實工拙皆能記也既卒秦熺方恃其父氣焰熏灼手書移郡將欲取其所藏書且許以官其子長子仲信名廉清苦學有守號泣拒之曰願守此書以死不願官也郡將以禍福誘脅之皆不聽熺亦不能奪而止

先君言舊制朝參拜舞而已政和以後增以喏然紹興中予造朝已不復喏矣淳熙末還朝則迎駕起居閤門亦喝唱喏然未嘗出聲也又紹興中朝參止磬折遂拜今閤門習儀先以笏叩額拜拜皆然謂之瞻笏亦不知起于何年也

德壽宮德壽殿二額皆壽皇御書旁署臣某恭書四字今重華宮重華殿二額亦用此故事今上御書

予初見梁歐陽頠傳稱頠在嶺南多致銅鼓獻

奏珍異又云銅鼓累代所無及予在宣撫司見西南夷所謂銅鼓者皆精銅極薄而堅文鏤亦頗精叩之鼕鼕如鼓不作銅聲秘閣下古器庫亦有二枚此鼓南蠻至今用之于戰陣祭享初非古物實不足辱秘府之藏然自梁時已珍貴之如此不知何理也

杜牧之作范陽盧秀才墓誌曰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蓋謂世雖農夫卒

伍下至臧獲皆能言孔夫子而盧生猶不知所以甚言其不學也若曰周公孔子則失其指矣

酉陽雜俎云茄子一名落蘇今吳人正謂之落蘇或云錢王有子跛足以聲相近故惡人言茄子亦未必然

錢王名其居曰握髮殿吳音握惡相亂錢塘人遂謂其處曰此錢大王惡發殿也

乾道末夔路有部使者作中興頌刻之瞿唐峽峭壁上明年峽漲有龍起硤中適碎石壁亦可異也方刻石時有夔州司理參軍以恩牓入官攝教授出賦題曰歌頌大業刻金石或惡其佞謂之曰韻脚當云老于文學乃充爲之聞者爲快

秦會之當國有殿前司軍人施全者伺其入朝持斬馬刀邀于望僊橋下斫之斷轎子一柱而不能傷誅死其後秦每出輒以親兵五十人持挺衛之初斬全於市觀者甚衆中有一人朗言曰此不了事漢不斬何爲聞者皆笑

呂元直作相治堂吏絕嚴一日有忤意者遂批其頰吏官品已高慚於同列乃叩頭曰故事當吏有罪當送大理寺準法行遣今乃如蒼頭受辱某不足言望相公存朝廷事體呂大怒曰今天子巡幸海道大臣皆著草履行泥濘中此何等時汝乃要存事體待朝廷歸東京了還汝事體未遲衆吏相顧稱善而退

秦會之問宋朴參政曰某可比古何人朴遽對曰太師過郭子儀不及張子房秦頗駭曰何故對曰郭子儀爲宦者發其先墓無如之何今太師能使此輩屏息畏憚過之遠矣然終不及子房者子房是去得底勳業太師是去不得底勳業秦拊髀太息曰好遂驟薦用至

執政柰之叵測如此

洪駒父竄南島有詩云關山不隔還鄉夢風月猶隨過海身

北戸錄云嶺南俗家富者婦產三日或匝月洗兒作團油飯以煎魚鰕雞鵞猪羊灌腸蕉子薑桂鹽豉爲之據此即東坡先生所記盤遊飯也二字語相近必傳者之誤

護聖楊老說被當令正方則或坐或睡更不須

覓被頭此言大是又云平旦粥後就枕則粥在腹中煖而宜睡天下第一樂也予雖未之試然覺其言之有味後讀李端叔詩云粥後復就枕夢中還在家則固有知之者矣

陂澤惟近時最多廢吾鄉鏡湖三百里爲人侵耕幾盡閬州南池亦數百里今爲平陸只墳墓自以千計雖欲疏濬復其故亦不可得又非鏡湖之比成都摩訶池嘉州石堂谿之類蓋不足道長安民契券至有云某處至花萼樓某處至含元殿者蓋盡爲禾黍矣而興慶池偶存十三至今爲吊古之地

故都時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

遂寧出羅謂之越羅亦似會稽尼羅而過之耀州出青瓷器謂之越器似以其類餘姚縣秘色也然極麄樸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

之

故都李和煼栗名聞四方他人百計效之終不可及紹興中陳福公及錢上閤愷出使虜庭至燕山忽有兩人持煼栗各十裹來獻三節人亦人得一裹自贊曰李和兒也揮涕而去

往時執政簽書文字卒著帽衣盤領紫背子至宣和猶不變也

予童子時見前輩猶繫頭巾帶于前作胡桃結

背子背及腋下皆垂帶長老言背子率以紫勒帛繫之散腰則謂之不敬至蔡太師爲相始去勒帛及祖妣楚國鄭夫人有先左丞遺服一篋袴有繡者白地白繡鵞黄地鵞黄繡裹肚則紫地皁繡祖妣云當時士大夫皆然也

先左丞平居朝章之外惟服衫帽歸鄉墓客來亦必著帽與坐延以酒食伯祖中大夫公每

赴官或從其子出仕必著帽遍別鄉曲民家或留以酒亦爲盡歡未嘗遺一家也其歸亦然

成都諸名族婦女出入皆乘犢車惟城北郭氏車最鮮華爲一城之冠謂之郭家車子江瀆廟西廂有壁畫犢車廟祝指以示予曰此郭家車子也

吳幾先嘗言叅寥詩云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五月非荷花盛時不當云無數滿汀洲廉宣仲云此但取句美若云六月臨平山下路則不佳矣幾先云只是君記得熟故以五月爲勝不然止云六月亦豈不佳哉

仲翼有書名而前輩多以爲俗然亦以配周越予嘗見其飛白大字數幅亦甚工但誠不免俗耳

慈聖曹太后工飛白蓋習觀昭陵落筆也先人

得藏一美字徑二尺許筆勢飛動用慈壽宮寶今不知何在矣

賈表之名公望文元公之孫也資稟甚豪嘗謂仕宦當作御史排擊姦邪否則爲將帥攻討羌戎餘不足爲也故平居惟好獵常自飼犬有妾焦氏者爲之飼鷹鷂寢食之外但治獵事曰此所以寓吾意也晚守泗州翁彥國勤王不進久留泗上表之面叱責之且約不復

偷其半彥國媿而去及張邦昌僞赦至率郡
官哭於天慶觀聖祖殿而焚其赦書僞命卒不
能越泗而南所試纔一郡而所立如此許穎
之間獵徒謂之賈大夫云

淮南諺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皆不然有
一媼曰雞寒上距鴨寒下嘴耳上距謂縮一
足下嘴謂藏其咮于翼間

陳亞詩云陳亞今年新及第滿城人賀李衙推

李乃亞之舅爲醫者也今北人謂卜相之士
爲巡官巡官唐五代郡僚之名或謂以其巡
遊賣術故有此稱然北方人市醫皆稱衙推
又不知何謂

字說盛行時有唐博士耜韓博士兼皆作字說
解數十卷太學諸生作字說音訓十卷又有
劉全美者作字說偏旁音釋一卷字說備檢
一卷又以類相從爲字會二十卷故相吳元
中試辟雍程文盡用字說特免省門下侍郎
薛肇明作詩奏御亦用字說中語予少時見
族伯父彥遠和霄字韻詩云雖貧未肯氣如
霄人莫能曉或叩之答曰此出字說霄字云
凡氣升此而消焉其奧如此鄉中前輩胡浚
明尤酷好字說嘗因浴出大喜曰吾適在浴
室中有所悟字說直字云在隱可使十目視
者直吾力學三十年今乃能造此地近時此

學既廢予平生惟見王瞻叔參政篤好不衰
每相見必談字說至葬不雜他語雖病亦擁
被指畫誦說不少輟其次晁子止侍郎亦好
之

先伯祖中大夫平生好墨成癖如李廷珪張遇
以下皆有之李黃門邦直在眞定嘗寄先左
丞以陳贍墨四十笏盡以爲伯祖壽晚年擇
取尤精者作兩小篋常置臥榻愛護甚至及

下世右司伯父舉薦以付通判叔父曰先人所寶汝宜謹藏之不取一笏也

承平時滑州冰堂酒爲天下第一方務德家有其法

亳州太清宮檜至多檜花開時蜜蜂飛集其間不可勝數作蜜極香而味帶微苦謂之檜花蜜眞奇物也歐陽公守亳時有詩曰蜂採檜花村落香則亦不獨太清而已

柳子厚詩云海上尖山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東坡用之云割愁還有劍鋩山或謂可言割愁腸不可但言割愁亡兄仲高云晉張望詩曰愁來不可割此割愁二字出處也

字所以表其人之德故儒者謂夫子曰仲尼非媟也先左丞每言及荆公只曰介甫蘇季明書張横渠事亦只曰子厚

唐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每語人曰天上無凡俗仙人此妙語也仙傳載有遇神仙得仙樂一部使獻諸朝曰以此爲大唐正始之音又有僧夾虛過異境有人謂之曰此稚川仙宮也正始乃年號稚川是人字而其言乃如此豈道華所謂凡俗仙人耶

崇寧間初興學校州郡建學聚學糧日不暇給士人入辟雍皆給券一日不可緩緩則謂之害學政議罰不少貸已而置居養院安濟坊

漏澤園所費尤大朝廷課以爲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僅能枝梧諺曰不養健兒却養乞兒不管活人只管死尸蓋軍糧乏民力窮皆不問若安濟等有不及則被罪也其後少緩而神霄宮事起土木之工尤盛羣道士無賴官吏無敢少忤其意月給幣帛硃砂紙筆沉香乳香之類不可數計隨欲隨給又久之而北取燕薊調發非常動以軍期爲言盜賊大

起馴至喪亂而天下州郡又皆添差歸明官一州至百餘員通判鈐轄多者至十餘員云

本朝廢后入道謂之教主郭后曰金庭教主孟后曰華陽教主其實乃一師號耳政和後羣黃冠乃敢上道君尊號曰教主不祥甚矣孟后在瑤華宮遂去教主之稱以避尊號吁可怪也

靖康初京師織帛及婦人首飾衣服皆備四時

如節物則春旛燈毬競渡艾虎雲月之類花則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併為一景謂之一年景而靖康紀元果止一年蓋服妖也

老學庵筆記卷第二

老學庵筆記卷第三

任元受字盡言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元受自言老母有疾其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盡言皆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脈而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逮也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

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母不以獻公也況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

僧法一宗杲自東都避亂渡江各攜一笠杲笠中有黃金釵每自檢視一伺知之杲起奏廁一亟探釵擲江中杲還亡釵不敢言而色變一叱之曰與汝共學了生死大事乃眷眷此物耶我適已為汝投之江流矣杲展坐具作禮而行

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蓋始于五湖亂華時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之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此其謂也承平日有宗室名宗漢者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舉宮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羅兵士大保請官教點兵士書都下鬨然傳以爲笑

會稽天寧觀老何道士喜栽花釀酒以延客居于觀之東廊一日有道人狀貌甚偉款門求見善談論喜作大字何欣然接之留數日乃去未幾有妖人張懷素號落托者謀亂乃前日道人也何亦坐繫獄以不知謀得釋自是畏客如虎杜門絕往還忽有一道人亦美風表多技術觀之西廊道士曰張若水介之來謁何大怒曰我坐接無賴道人幾死于囹圄豈敢復見汝耶因大罵闔扉拒之而此道人蓋永嘉人林靈噩也旋得幸貴震一時賜名靈素平日一飯之恩必厚報之若水乘驛赴闕命以道官至蕊珠殿校籍視殿脩撰父贈朝奉大夫母封宜人而老何以嘗罵之朝夕憂懼若水爲揮解且以書慰解之始少安觀中人至今傳笑

老葉道人龍舒人不食五味年八十八平生未

嘗有疾居會稽舜山天將寒必增屋瓦補牆壁使極完固下帷設簾多儲薪炭杜門終日及春乃出對客莊敬不肯多語弟子曰小道人極愿愨嘗歸淮南省親至七月望日鄰有住菴僧召老葉飯飯已亟辭歸問其故則曰小道人約今日歸矣僧笑曰相去二三千里豈能必如約哉葉曰不然此子平日未嘗妄也僧乃送之歸及門小道人者已弛擔矣予

識之已久毎訪之殊無他語一日默作意欲叩其所得纔入門即引入臥內燒香具道其遇師本末若先知者亦異矣夫

韓退之詩云夕貶潮陽路八千歐公云夷陵此去更三千謂八千里三千里也或以爲歉後非也書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注云五千里論語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注亦云六七十里五六十里也

秦檜之有十客曹冠以教其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客郭知運以離婚爲逐客吳益以愛壻爲嬌客施全以剸刃爲刺客李季以設醮奏章爲羽客某人以治產爲莊客丁禩以出入其家爲狎客曹詠以獻計取林一飛還作子爲說客初止有此九客耳檜旣死葬于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雞絮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遂爲弔客足十客之數

鄉里前輩虞少崔言得之傅丈子駿云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八句蓋古帝王相傳以爲大訓非箕子語也至曰皇極之敷言以曰發之則箕子語傳丈博極羣書少崔嚴重不妄恨予方童子不能詳叩爾

辛參政企李守福州有主管應天啓運宮內臣武師說平日郡中待之與監司等企李初視

事謁入謂客將曰此特監當耳待以通判已是過禮乃令與通判同見明日郡官朝拜神御企李病足必扶掖乃能拜旣入至庭下師說忽叱候卒退曰此神御殿也企李不爲動顧卒曰但扶自當與奏雍容終禮旣退遂奏待罪朝廷爲降師說爲泉州兵官云

秦會之初賜居第時兩浙轉運司置一局曰箔場官吏甚衆專應付賜第事自是訖其死十

九年不罷所費不可勝計其孫女封崇國夫人者謂之童夫人蓋小名也愛一獅猫忽亡之立限令臨安府訪求及期猫不獲府爲捕繫鄰居民家且欲劾兵官兵官惶恐步行求猫凡獅猫悉捕致而皆非也乃賂入宅老卒詢其狀圖百本於茶肆張之府尹因嬖人祈懇乃已其子燴十九年間無一日不鍛酒器無一日不背書畫碑刻之類

張文潛言王中父詩喜用助語自成一體予按韓少師持國亦喜用之如酒成豈見甘而壞花在須知色即空居仁由義吾之素處順安時理則然不盡良哉用空令識者傷用舍時焉耳窮通命也歟

岑參在西安幕府詩云那知故園月也到鐵關西韋應物作郡時亦有詩云寧知故園月今夕在西樓語意悉同而豪逸閑澹之趣居然自異

童貫既有詔誅之命御史張達明持詔行將至南雄州貫在焉達明恐其聞而引決則不及正典刑乃先遣親事官一人馳往見貫至則通謁拜賀于庭貫問故曰有詔遣中使賜茶藥宣詔大王赴闕且聞已有河北宣撫之命貫問果否對曰今將帥皆晚進不可委寄故主上與大臣熟議以有威望習邊事無如大

王者故有此命貫乃大喜顧左右曰又却是少我不得明日達明乃至誅之貫既伏誅其死所忽有物在地如水銀鏡徑三四尺俄而斂縮不見達明復命函貫首自隨以生油水銀浸之而以生牛皮固函行一二日或言勝捷兵有死士欲奪貫首達明恐亡之乃置首函於竹轎中坐其上然所傳蓋妄也

張達明雖早歷清顯致位綱轄然未嘗更外任

奉祠居臨川郡守月旦謁之達明見其騶導歎曰人生為五馬貴

阮裕云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言人亦不可得呂居仁用此意作詩云好詩正似佳風月解賞能知已不凡

湯岐公自行宮留守出為會稽朝士以詩送行甚衆周子充在館中亦有詩而亡之岐公以書再求曰頃蒙贈言乃為或者藏去子充極

愛其遺辭之婉

黃魯直有日記謂之家乘至宜州猶不輟書其間數言信中者蓋范寥也高宗得此書真本大愛之日置御案徐師川以魯直甥召用至翰林學士上從容問信中謂誰師川對曰嶺外荒陋無士人不知何人或恐是僧耳寥時為福建兵鈐終不能自達而死

范寥言魯直至宜州州無亭驛又無民居可僦止一僧舍可寓而適為崇寧萬壽寺法所不許乃居一城樓上亦極湫隘秋暑方熾幾不可過一日忽小雨魯直飲薄醉坐胡床自欄楯間伸足出外以受雨顧謂寥曰信中吾平生無此快也未幾而卒

華州以華山得名城中乃不見華山而同州見之故華人每曰世間多少不平事却被同州看華山張芸叟守同嘗用此語作絕句後二

句云我到左馮今一月何曾得見好孱顏蓋同州亦登高乃見之爾

淳化中命李至張洎張佖宋白脩太祖國史久之僅進帝紀一卷而止咸平中又命宋白宋湜舒雅吳淑脩太祖國史亦終不成元豐中命曾鞏獨脩五朝國史責任甚重然亦僅進太祖紀敘論一篇紀亦未及進而鞏以憂去史局遂廢

僧行持明州人有高行而喜滑稽嘗往餘姚法性貧甚有頌曰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庭前紫荊樹無皮也過年後住雪竇雪竇在四明與天童育王俱號名刹一日同見新守守問天童覺老山中幾僧對曰千五百又以問育王諶老對曰千僧末以問持持拱手曰百二十守曰三刹名相亞僧乃如此不同耶持復拱手曰敝院是實數守爲撫掌

處士李璞居壽春山一日登樓見淮灘雷雨中一龍騰拏而上雨霽行灘上得一蚌頗大偶拾視之其中有龍蟠之迹宛然鱗鬣爪角悉具先君嘗親見之

晏安恭爲越州教授張子韶爲僉判晏美髯人目之爲晏鬍一日同赴郡集晏最末至張戲之曰來何晏乎滿座皆笑

晏景初尚書請僧住院僧辭以窮陋不可爲景初曰高才固易耳僧曰巧婦安能作無麪湯餅乎景初曰有麪則拙婦亦辦矣僧慚而退

蜀俗厚何耕類省試卷中有云是何道也夫道夫耕字也初未必有心耕有時名會有司亦自奇其文遂以冠蜀士士亦皆以得人相賀而不識其偶近暗號也師渾甫本名某字渾甫既拔解志高退不赴省試其弟乃冒其名以行不以告渾甫也俄遂登第渾甫因以字爲名而字伯渾人人盡知之弟仕亦至郡倅

無一人議之者此事若在閩浙訟訴紛然矣

杜起莘自蜀入朝不以家行高廟聞其清脩獨處甚愛之一日因得對褒諭曰聞卿出局即蒲團紙帳如一行脚僧其難及也起莘頓首謝未幾遂擢爲諫官張真父戲之曰吾蜀人如劉韶美馮圓仲及僕蓋皆無妻妾塊然獨處與君等耳君乃獨以此見知得拔擢何也

當撾登聞鼓訴之因相與大笑而罷起莘方
爲言事官而與父戲之如此雖與父豪氣蓋
一時亦可見向來風俗之厚

吳人謂杜宇爲謝豹杜宇初啼時漁人得蝦曰
謝豹蝦市中賣筍曰謝豹筍唐顧況送張衛
尉詩曰綠樹村中謝豹啼若非吳人殆不知
謝豹爲何物也

徽宗南幸還至泗州僧伽塔下問主僧曰僧伽

傍白衣持錫杖者何人對曰是名木叉蓋僧
伽行者上曰可賜度牒與披剃

宣和中保和殿下種荔枝成實徽廟手摘以賜
燕帥王安中且賜以詩曰保和殿下荔枝丹
文武衣冠被百蠻思與廷臣同此味紅塵飛
鞚過燕山

瀘州自州治東出芙蓉橋至大樓曰南定氣象
軒豁樓之右繚子城數十步有亭蓋綠子輔

作守時所創也正面南下臨大江名曰來風
亭亭成子輔日枕簟其上得末疾歸雙流蜀
人謂亭名有徵云

筇竹杖蜀中無之乃出徼外蠻峒蠻人持至瀘
敘間賣之一枝纔四五錢以堅潤細瘦九節
而直者爲上品蠻人言語不通郡中有蠻判
官者爲之貿易蠻判官蓋郡吏然蠻人懾服
惟其言是聽太不直則亦能舉訟于郡庭而

易之予過敘訪山谷故迹于無等院佛殿西
廡有一堂蠻聚博其上骰子亦以骨爲之
長寸餘而匾狀若牌子折竹爲籌以記勝負
劇呼大笑聲如野獸宛轉簟上其意甚樂椎
髻獠面殆不類人見人亦不顧省時方五月
中皆被氈毳臭不可邇

孔安國尚書序言無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隸
爲隸書古爲科斗蓋前一簡作科斗後一簡

作隷書釋之以便讀誦近有善隷者輒自謂
所書爲隷古可笑也
宣和間雖風俗已尚謟諛然猶趣簡便久之乃
有以駢儷牋啓與手書俱行者主於牋啓故
謂手書爲小簡然猶各爲一緘已而或厄于
書吏不能俱達於是駢緘之謂之雙書紹興
初趙相元鎭貴重時方多故人恐其不暇盡
觀雙書乃以爵里或更作一單紙直敘所請

而併上之謂之品字封後復止用雙書而小
簡多其幅至十幅秦太師當國有謟者嘗執
政夾出爲建康留守每發一書則書百幅擇
十之一用之于是不勝其煩人情厭患忽變
而爲劄子衆稍便之俄而劄子自二幅增至
十幅每幅皆具銜其煩彌甚而謝賀之類爲
雙書自若紹興末史魏公爲參政始命書吏
鏤版從郵吏告報不受雙書後來者皆循爲
例政府雙書遂絕然牋啓不廢但用一二矮
紙密行細書與劄子同博封之至今猶然然
外郡則猶用雙書也
元豐中王荊公居半山好觀佛書每以故金漆
版書藏經名遣人就蔣山寺取之人士因有
用金漆版代書帖與朋儕往來者已而苦其
露泄遂有作兩版相合以片紙封其際者久
之其製漸精或又以緑囊盛而封之南人謂

之簡版北人謂之牌子後又通謂之簡版或
簡牌予淳熙末還朝則朝士乃以小紙高四
五寸濶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簡版幾廢市
中遂無賣者而紙肆作手簡賣之甚售
士大夫交謁祖宗時用門狀後結牒右件如前
謹牒若今公文後以爲煩而去之元豐後又
盛行手刺前不具銜上云某謹上謁某官某
月日結銜姓名刺或云狀亦或不結銜止書

郡名然皆手書蘇黃鼂張諸公皆然今猶有藏之者後又止行門狀或不能一一作門狀則但留語閽人云某官來見而苦于閽人匿而不告紹興初乃用牓子直書銜及姓名至今不廢

石藏用名用之高醫也嘗言今人稟賦怯薄故按古方用藥多不能愈病非獨人也金石草木之藥亦皆比古力弱非倍用之不能取效

故藏用以喜用熱藥得謗羣醫至爲謠言曰藏用檐頭三斗火人或畏之惟鼂以道大喜其說每見親友蓄丹無多寡盡取食之或不待告主人主人驚駭急告以不宜多服以道大笑不顧然亦不爲害此蓋稟賦之偏他人不可效也晚乃以盛冬伏石上書丹爲石冷所逼得陰毒傷寒而死

予族子相少服兔絲子凡數年所服至多飲食倍常氣血充盛忽因浴去背垢背覺腫急視之隨視隨長赤焮異常蓋大疽也適四五月間金銀藤開花時乃大取依良方所載法飲至兩日至數斤背腫消盡以此知非獨金石不可妄服兔絲過餌亦能作疽如此不可不戒

初虞世字和甫以醫名天下元符中皇子鄧王生月餘得癇疾危甚羣醫束手虞世獨以爲

必無可慮不三日王薨信乎醫之難也

佛經戒比丘非時食蓋其法過午則不食也而蜀僧招客暮食謂之非時董仲舒三年不窺園謂勤苦不遊嬉也館中著庭有園每會飯罷輒相諧曰今日窺園乎此二事甚相類

范丞相覺民拜參知政事時歷任未嘗滿一考

宣和中百司庶府悉有內侍官爲承受實專其事長貳皆取決焉梁師成爲祕書省承受坐

于長貳之上所不置承受者三省密院學士
院而已
趙高爲中丞相龔澄樞爲內太師猶稍與外庭
異童貫眞爲太師領樞密院振古所無
吳玠守蜀如和尚原殺金平仙人原潭毒關之
類皆創爲控扼之地古人所未嘗知可謂名
將矣
蜀孟氏時苑中忽生百合花一本數百房皆並

帶圖其狀於聖壽寺門樓之東頰壁間謂之
瑞花圖至今尚存乃知草木之妖無世無之
曹孝忠者以醫得幸政和宣和間其子以翰林
醫官換武官俄又換文遂除館職初蜀人謂
病風者爲雲畫家所謂趙雲子是矣至是京
師市人亦有此語館中會語及寢翰或謂曹
氏子曰計公家富有雲漢之章也曹忽大怒
曰爾便雲漢坐皆憫然而曹肆罵不已事聞
復還右選除閤門官
宣和末婦人鞵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竹
骨扇以木爲柄舊矣忽變爲短柄止插至扇
半名不徹頭皆服妖也
种彝叔靖康初以保靜節鉞致仕居長安村墅
一夕旌節有聲甚異旦而中使至遂起五代
時安重誨王峻皆嘗有此異見周太祖實錄
二人者皆得禍彝叔雖自是登樞府然功名

不成亦非吉兆也方彝叔赴召時有華山道
人獻詩曰北蕃群犬窺籬落驚起南朝老大
蟲
崇寧中長星出推步躔度長七十二萬里

老學庵筆記卷第三

老學庵筆記卷第四

謁丞相雖三公亦入客次故相入朝以經筵或內祠奉朝請班退亦與從官同捲班而出三公無班若不秉政惟立使相班與貴戚諸人雜立

故相前執政入朝當張盖史魏公始撤去見任執政爲宣撫使舊用劄子關三省樞密院押字而已王公明參政始改用申狀

百官入殿門閤門輒促之曰那行（那音揺）予去國二十七年復還朝儀寖有不同唯此聲尚存

四川宣撫使置司利州或興元府以見任執政爲之而成都自置四川制置使制置使從文宣撫司當用申狀而倔強不伏又以見任執政無用牒之理於是但用申宣撫某官不肯申宣撫司此當拒而不受或聞之朝廷而宣撫使依違不能問也

李公擇孫莘老平時至相親厚皆終於御史中丞元祐五年二月二日公擇卒三日莘老卒先後纔一日

曾子宣以大觀元年八月二日卒其弟子開以三日卒先後纔一日

蔡京祖某父準及京皆以七月二十一日卒三世同忌日

張文潛三子秬秸和皆中進士第秬秸在陳死

于兵和爲陜府教官歸葬二兒復遇盜見殺文潛遂亡後可哀也

予年十餘歲時見郊野間鬼火至多麥苗稻穗之杪往往出火色正青俄復不見蓋是時去兵亂未久所謂人血爲燐者信不妄也今則絕不復見見者輒以爲怪矣

太母祖母也猶謂祖爲大父熙寧元豐間稱曹太皇爲太母元祐中稱高太皇爲太母皆謂

帝之祖母爾元符中謂向太后爲太母紹興
中謂韋太后爲太母則非矣
宣和末鄭伸自撿校太師忽落撿校爲眞太師
國初以來所無有也
曹佾以太皇太后之弟且英宗受天下于仁祖
故神廟所以養慈聖光獻者備極隆厚佾官
至中書令會慈聖上僊佾解官行服服闋當
還故官而官制行使相不帶三省長官例換

開府儀同三司于是特封佾濟陽郡王及薨
追封沂王外戚封王自佾始然佾之例後豈
可用哉
建炎大駕南渡後每邊事危急則住常程謂專
治軍旅其他皆權止施行又急則放百司謂
官吏權聽自便幸明州時呂相欲并從官聽
自便高宗不可乃止
建炎初大駕駐蹕南京揚州而東京置留守司
則百司庶府爲二其一曰在京某司其一曰
行在某司其後大駕幸建康會稽而六宮往
江西則亦分爲二曰行在某司行宮某司已
而大駕幸建康六宮留臨安則建康爲行在
臨安爲行宮今東京阻隔而臨安官司猶曰
行在某司示不忘恢復也
郭子儀三十年無緦麻服人或疑其不然安厚
卿樞密逾二紀無功緦之戚乃近歲事也

故都紫宸殿有二金狻猊蓋香獸也故晏公冬
宴詩云狻猊對立香煙度鸑鷟交飛組繡明
今寶玉大弓之盜未得而奉使至虜庭率見
之與卿大夫之辱也
南齊胡諧之諧梁州刺史范栢年于武帝曰欲
擒一州柏年已受代帝欲不問諧之曰見虎
格得而放上山于是賜死紹聖中謫元祐大
臣過嶺呂吉甫聞之嘻笑曰捕得黃巢笞而

遣之

顏夷仲爲少達尙無出身久之乃賜第除西掖

予在嚴州時得陸海軍節度使印藏軍資庫蓋節度使鄭翼之所賜印也翼之南渡後死

辰沅靖州蠻有犵狑有犵獠有犵獇有犵獲有山猺俗亦土著外愚內黠皆焚山而耕所種粟豆而已食不足則獵野獸至燒龜蛇啖之其負物則少者輕老者重率皆束于背婦人

負者尤多男未娶者以金雞羽插髻女未嫁者以海螺爲數珠挂頸上嫁娶先密約乃伺女於路劫縛以歸亦忿爭叫號求救其實皆僞也生子乃持牛酒拜女父母初亦佯怒却之鄰里共勸乃受飲酒以鼻一飲至數升名鉤藤酒不知何物醉則男女聚而踏歌農隙時至一二百人爲曹手相握而歌數人吹笙在前導之貯缸酒于樹陰饑不復食惟就缸取酒恣飲已而復歌夜疲則野宿至三日未厭則五日或七日方散歸上元則入城市觀燈呼郡縣官曰大官欲人謂已爲足下否則怒其歌有曰小娘子葉底花無事出來吃琖茶蓋竹枝之類也諸蠻惟犵狑頗強習戰鬭他時或能爲邊患

童貫平方臘時受富民獻遺文臣曰上書可采武臣曰軍前有勞並補官仍許磨勘封贈爲

官戶比事平有司計之凡四千七百人有奇

吳元中丞相在辟雍試經義五篇盡用字說援據精博蔡京爲進呈特免省赴廷試以爲學字說之勸及作相上章乞復春秋科反攻王氏徐擇之時爲左相語人曰吳相此舉雖湯武不能過客不解擇之曰逆取而順守元中甚不能平

姚平仲謀劫虜寨欽廟以詢种彝叔彝叔持不

可甚堅及平仲敗彝叔乃請速再擊之曰今必勝矣或問平仲之舉爲虜所笑奈何再擊彝叔曰此所以必勝也然朝廷方上下震慄無能用者彝叔可謂知兵矣

綦翰林叔厚謝宮祠表云雖宮錦於漁簑敢忘君賜話玉堂于茆舍更覺身榮時歎其工又有一表云欲挂衣冠尙低回于末路未先犬馬儻邂逅於初心尤佳

祕書新省成徽廟臨幸孫叔詣參政作賀表云蓬萊道山一新羣玉之構勾陳羽衛共仰六飛之臨同時無能及者

錢遜叔侍郎少時泝汴舟敗溺水流二十里遇救得不死旬日猶苦腰痛不悟其故視之有手迹大如扇色正靑五指及掌宛然可識若擎其腰間者此其所以不死也耶

遯翁李儼作黃菊賦獻其主耶律弘基弘基作詩題其後以賜之云昨日得卿黃菊賦碎翦金英塡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

會稽法雲長老重喜爲童子時初不識字因埽寺廊忽若有省遂能詩其警句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縫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程公闢修撰守會稽聞喜名一日召之與游蕺山上方院索詩喜即吟云行到寺中寺坐觀山外山盡戲用公闢體

也

呂吉甫在北都甚愛鼂以道以道方以元符上書謫官吉甫不敢薦謂曰君才如此乃自踏罪籍可惜也以道對曰詠之無他但沒著文章處耳其恃氣不撓如此

鼂以道與其弟季比同應舉以道獨拔解時考試官蔦某眇一目以道戲作詩云沒興主司

逢葛八賢弟被黜兄應發細息堪措又堪嫌
一壁有眼半壁瞎

張文潜生而有文在其手曰耒故以爲名而字文潜

張文潜虎圖詩云煩君衛吾寢起此蓬蓽陋坐令盜肉鼠不敢窺白晝識其似猫也

白樂天有忠州木蓮詩予遊臨卭白鶴山寺佛殿前有兩株其高數丈葉堅厚如桂以仲夏

發花狀如芙蕖香亦酷似寺僧云花拆時有聲如破竹然一郡止此二株不知何自至也成都多奇花亦未嘗見

舊制兩省中書在門下之上元豐易之

舊制丞相署敕皆著姓官至僕射則去姓元豐新制以僕射爲相故皆不著姓

徐敦立言往時士大夫家婦女坐椅子兀子則人皆譏笑其無法度梳洗床火爐床家家有

之今猶有高鏡臺蓋施床則與人面適平也或云禁中尚用之特外間不復用耳

頃歲駁放秦塤等科名方集議時中司誤以駁爲剝衆雖知其非畏中司者護前遂皆書曰剝可以一笑

余深罷相居福州第中有荔枝初實絕大而美名曰亮功紅亮功者深家御書閣名也靖康中深謫建昌軍既行荔枝不復實明年深歸

荔枝復如故乃知世間富貴人皆有陰相之者

紹興中蔡京館遼使李儼蓋泛使者留館頗久一日儼方飲忽持盤中杏曰來未花開如今多幸京即舉梨謂之曰去雖葉落未可輕離

宣和末黃安時曰亂作不過一二年矣天使蔡京八十不死病亟復蘇是將使之身受禍也天下其能久無事乎

唐拾遺耿緯下邽喜叔孫主簿鄭少府見過詩云不是仇梅至何人問百憂蘇子由作績溪令時有贈同官詩云歸報仇梅省文字麥齒含稜欲蠶眠蓋用緯語也近歲均州刻本輒改為仇香

僧宗昻住會稽能仁寺有故相寓寺中已而復相宗昻被敕住持郎官馬子約題詩法堂壁間曰十年寢病臥林泉鵷鷺羣飛競刺天黃紙除書猶到此固知濟世不遺賢

愼東美字伯筠秋夜待潮于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樽及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杯就其樽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之語酒盡各散去伯筠工書王逢原贈之詩極稱其筆法有曰鐵索急纏蛟龍僵蓋言其老勁也東坡見其題壁亦曰此有何好但似篋束枯骨耳伯筠聞之笑曰此意逢原已道了今惟丹陽有戴叔倫碑是其遺迹

予為福州德寧縣主簿入郡過羅源縣走馬嶺見荊棘中有崖石刻樹石二大字奇古可愛即令從者薙除觀之乃才翁所賞樹石大字蓋蘇舜元書也因以告縣令項膺服善作欄楯護之云

銅色本黃古鐘鼎彝器大抵皆黃銅耳今人得之地中者歲久色變理自應耳今郊廟所製

乃以藥熏染令蒼黑此何理也

曾子開封曲阜縣子謝任伯封陽夏縣伯曲阜今仙源縣陽夏今城父縣方疏封時已無二縣矣司封殆失職也

蔡京為太師賜印文曰公相之印因自稱公相童貫亦官至太師都下人謂之媼相

館職常苦俸薄而吏人食錢甚厚周子充作正

字時嘗戲曰豈所謂省官不如省吏耶都下舊謂館職爲省官故云

趙相初除都督中外軍事孫叔詣參政時爲學士當制請曰是雖王導故事然若兼中外則雖陛下禁衛三衙皆統之恐權太重非防微杜漸之意乃改爲都督諸路軍馬制出趙乃知之頗不樂

呂居仁詩云蠟燼堆盤酒過花世以爲新司馬

溫公有五字云煙曲香尋篆盃深酒過花居仁蓋取之也

茶山先生云徐師川擬荆公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云細落李花那可數偶行芳艸步因遲初不解其意久乃得之蓋師川專師陶淵明者也淵明之詩皆適然寓意而不留於物如悠然見南山東坡所以知其決非望南山也今云細數落花緩尋芳艸留意甚矣故易之又云荆公多用淵明語而意異如柴門雖設要常關雲向無心能出岫要字能字皆非淵明本意也

傅丈子駿奏事誤稱名退而移文閤門請彈奏閤門以殿上語非有司所得聞不受子駿乃自劾詔放罪

從舅唐仲俊年八十五六極康寧自言少時因讀千字文有所悟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

遇事未嘗動心故老而不衰

永清軍者貝州也王則據州叛旣平改州曰恩州而削其節鎮及宣和中復幽州乃建爲永清軍節度以命郭藥師藥師果亦叛蓋不祥也

紹聖中貶元祐人蘇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劉莘老新州皆戲取其字之偏旁也時相之忍忮如此

魯直詩有題扇草色青青柳色黃一首唐人賈
至趙嘏詩中皆有之山谷蓋偶書扇上耳至
詩中作吹愁去嘏詩中作吹愁却却字爲是
蓋唐人語猶云吹却愁也
周子充言退之黃陵廟碑辨陟方事非也古蓋
謂適遠爲陟書曰若陟遐必自邇猶今人言
上路也豈得云南方地勢下耶
常褒字子然河朔人本農家一村數十百家皆

常氏多不通譜子然既爲御史一村之人名
皆從玉雖走史下令皆然無如之何子然乃
名子曰任佚美向謂周任史佚子美叔向也
意使人不可效耳
湯丞相封慶國公命下湯公謂此仁宗賜履之
國自天聖以來無封者欲請避之或曰何執
中嘗封慶國公矣湯公曰執中不知引避此
何足爲法哉卒辭之改封岐

古所謂長夜之飲或以爲達旦非也薛許昌宮
詞云畫燭燒闌煖復迷殿帷深密下銀泥開
門欲作侵晨散已是明朝日向西此所謂長
夜之飲也
王逸少筆經曰有人以綠沉漆竹管及鏤管見
遺老杜所謂苔臥綠沉槍蓋謂是也
歐陽公梅宛陵王文恭集皆有小桃詩歐詩云
雪裏花開人未知摘來相顧共驚疑便須索

酒花前醉初見今年第一枝初但謂桃花有
一種早開者耳及遊成都始識所謂小桃者
上元前後即著花狀如垂絲海棠曾子固雜
識云正月二十開天章閣賞小桃正謂此也
王定國素爲馮當世所知而荊公絕不樂之一
日當世力薦于神祖荊公即曰此孺子耳當
世忿曰王鞏戊子生安得謂之孺子蓋鞏之
生與同天節同日也荊公愕然不覺退立

汪彥章草赦書敘軍興征歛其詞云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最爲精當人以比陸宣公興元赦書然議者謂自太祖至哲宗方七世若幷道君數之又不應曰祖宗彥章亦悔之信乎文之難也

童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本謂幼而能赴國難耳非姓童也翟公巽作童貫告詞云爾祖汪錡談也或云故以戲之

劉長卿詩曰千峰共夕陽佳句也近時僧癩可用之云亂山爭落日雖工而窘不迨本句

李後主落花詩云鶯狂應有限蝶舞已無多未幾亡國宋子京亦有落花詩云香隨蜂蜜盡紅入燕泥乾亦不久下世詩讖蓋有之矣

隋唐嘉話云崔日知恨不居八座及爲太常卿於廳事後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時號崔公望省樓又小說載御史久次不得爲郎者道過南宮輒回首望之俗號拗項橋如此之類猶是諺語予讀鄭畋作學士時金鑾坡上南望詩云玉晨鐘韵上空虛画戟祥煙擁帝居極目向南無限地綠煙深處認中書則其意著矣乃知朝士妄想自古已然可付一笑

今世所道俗語多唐以來人詩何人更向死前休韓退之詩也林下何曾見一人靈澈詩也長安有貧者爲瑞不宜多羅隱詩也世亂奴

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杜荀鶴詩也事向無心得章碣詩也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龔霖詩也忍事敵災星司空圖詩也一朝權入手看取令行時朱灣詩也自己情雖切他人未肯忙裴說詩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馮道詩也在家貧亦好戎昱詩也

漢隸歲久風雨剝蝕故其字無復鋒鋩近者杜

仲微乃故用禿筆作隸自謂得漢刻遺法豈
其然乎
曾子宣丞相嘗排蔡京于欽聖太后簾前太后
不以爲然曾公論不已太后曰且耐辛苦蓋
禁中語欲遣之使退則曰耐辛苦也京已出
太原復留
趙正夫丞相薨車駕臨幸夫人郭氏哭拜請恩
澤者三事其一乃乞于謚中帶一正字餘二

事皆即許可惟賜謚事獨曰待理會爭時徽
廟凡言待理會者皆不許之詞也正夫遂謚
清憲
呂鄭公初請功德院得勅額曰奉親已而乃作
兩院共用一名謂之南奉親院北奉親院
陳魯公薨以其遭際龍飛又薨于位與王岐公
同于是詔用岐公元豐末贈典超贈太師其
他恩數皆視岐公猶可也及其家請謚遂特

賜謚曰文恭蓋亦用岐公謚用他人之謚以
爲恩數自古曷有此事哉
諺有曰濮州鐘世不知爲何等語嘗有人死見
陰官濮州人也問以此亦不能對予案此事
見周世宗實錄顯德六年二月丁丑幸太清
觀先是乾明門外修太清觀成上聞濮州有
大鐘聲聞十里乃命徙之以賜是觀至是往
觀焉

予參成都議幙攝事漢嘉一見荔子熟時凌雲
山安樂園皆盛處糾曹何預元立法曹蔡迨
肩吾皆佳士相與同樂辭許昌亦嘗以成都
幙府來攝郡未久罷去故其荔枝詩曰歲杪
監州曾見樹時新入座但聞名蓋恨不及時
也每與二君誦之
東坡守杭法外刺配顏巽父子御史論爲不法
累章不已蘇公雖放罪而顏巽者竟以朝旨

放自便自是豪猾益甚以藥塗鹽鈔而用既毀抹賂主者浸洗之藥盡而鈔不傷雖老于其事者不能辨他不法尤衆有司稍按治輒劫持之曰某官乃元祐姦黨蘇某親舊故覰望害我公形狀牒時治黨籍方苛峻雖監司郡守得其牒輒畏縮解縱乃已大觀中胡奕修爲提舉鹽事會計已毀抹鹽鈔得其姦奏之黥竄化州籍沒貲產一方稱快

天下名山惟華山茅山青城山無僧寺青城十里外有一寺曰布金洪水壞之今復葺于旁里許

僧可遵者詩本凡惡偶以直待衆生總無垢之句爲東坡所賞書一絕於壁間繼之山中道俗隨東坡者甚衆即曰傳至圓通遵適在焉大自矜詡追東坡至前塗而塗中又傳東坡三峽橋詩遵即對東坡自言有一絕欲題三峽之後旅次不及書遂朗吟曰君能識我湯泉句我却愛君三峽詩道得可嚬不可漱幾多詩將豎降旗東坡既悔賞拔之誤且惡其無禮因促駕去觀者稱快遵方大言曰子瞻護短見我詩好甚故妒而去徑至栖賢欲題所舉絕句寺僧方礱石刻東坡詩大詬而逐之山中傳以爲笑

老學庵筆記卷第四

老學庵筆記卷第五

种徵君明逸既隱操不終雖驟登侍從眷禮優渥然常懼讒嫉其寄懷詩曰平生背時性孤僻自信已道輕浮名中途失計被簪紱日覩寵辱心潛驚雖從鵷鷺共班序常恐青蠅微有聲清風滿鋌石田在終謝吾君甘退耕其憂畏如此又有寄二華隱者詩曰我本猒塵名致身天子庭不終高尚事有媿少微星北闕空追悔西山羨獨醒秋風舊期約何日去冥冥然其後卒遭王嗣宗之辱可以為輕出者之戒世傳常夷甫晚年悔仕亦不足多怪也

宋太素尚書中酒詩云中酒事俱妨偷眠就黑房靜嫌鸚鵡鬧渴憶荔枝香病與慵相續心和夢尚狂從今改題品不號醉為鄉非真中酒者不能知此味也

紹興中有貴人好為俳諧體詩及箋啓詩云綠樹帶雲山罨畫斜陽入竹地銷金上汪內相啓云長楸脫卻青羅帔綠蓋千層俊鷹解下綠絲絛青雲萬里後生遂有以為工者頗是時前輩猶在雅正未衰不然與五代之體何異此事繫時治忽非細事也

承平時鄜州田氏作泥孩兒名天下態度無窮雖京師工效之莫能及一對至直十縑一床至直十千一床者或五或七也小者二三寸大者尺餘無絕大者予家舊藏一臥者有小字云鄜畤田玘製紹興初避地東陽山中歸則亡之矣

隆興間有揚州帥貴戚也宴席間語客曰諺謂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喫飯僕欲作一書言衣帽酒殽之制未得書名通判鮮于廣蜀人即對曰公方立勳業今必無暇及此他時功成

名遂均逸林下乃可成書耳請先立名曰逸居集帥不之悟有牛簽判者京東歸正官也輒操齊音曰安撫莫信此是通判罵安撫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是甚言語帥為發怒赧面而通判欣然有得色

鼂子止云曾見東坡手書四州環一島詩其間茫茫太倉中一句乃區區魏中梁不知果否

蘇季真云寄張文潛桄榔杖詩初本云酒半

消其下云江邊獨曳桄榔杖林下閒尋蓽撥苗盛孝章又誤為孝標已而悟故盡易之雖其家所傳然去今所行亡字韵殊遠恐傳之誤也

范至能在成都嘗求亭名于予予曰思鱸至能大以為佳時方作墨即以銘墨背然不果築亭也

臨卭夾門鎮山險處得瓦棺長七尺厚幾二寸與今木棺略同但蓋底相反耳猶不壞棺外列置瓦器皆極淳古時靖康丙午歲也李知幾及見之

市人有以博戲取人財者每博必大勝號松子量不知何物語也亦不知其字云何李端叔為人作墓志亦用此三字端叔前輩也必有所據

今官制光祿大夫轉銀青銀青轉金紫金紫轉

特進五代以前乃自銀青轉金紫金紫轉光祿光祿轉特進據馮道長樂老序所載甚詳

莊文太子初封鄧王予為陳魯公史魏公言鄧王乃錢俶歸朝後所封又哲宗之子早薨亦封鄧王當避此不祥之名二公曰已降詔候郊禮改封可也莊文竟早世

東坡賦趙德麟秋陽賦云生于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蓋寓畤字也

尹少稷強記日能誦麻沙版本書厚一寸嘗於呂居仁舍人坐上記曆日酒一行記兩月不差一字

肅王與沈元用同使虜館於燕山愍忠寺暇日無聊同行寺中偶有唐人碑詞皆偶儷凡二千餘言元用素強記即朗誦一再肅王不視且聽且行若不經意元用歸欲矜其敏取紙追書之不能記者闕之凡闕十四字書畢肅

王視之即舉筆盡補其所缺無遺者又改元用謬誤四五處置筆他語略無矜色元用駭服

靖康兵亂宣和舊臣悉已遠竄黃安時居壽春歎曰造禍者全家盡去嶺外避地却令我輩橫屍路隅耶安時卒死於兵可哀也

高宗除喪予以禮部郎入贊祝至几筵殿益帝平日所御處也殿三楹殊非高大陳列几席椸枷之類亦與常人家不甚相遠猶想見高廟之儉德也

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此潘逍遙詩也

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於是舉州皆謂燈為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遊觀吏人遂書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劉隋州詩海內猶多事天涯見近臣言天下方

亂思見天子而不可得得天子近臣亦足自慰矣見天子近臣已足自慰況又見之于天涯乎其愛君憂國之意藹然見于言外

紹興間復古殿供御墨蓋新安墨工戴彥衡所造自禁中降出雙角龍文或云米友仁侍郎所畫也中官欲于苑中作墨竈取四湖九里松作煤彥衡力持不可曰松當用黃山所產此平地松豈可用人重其有守

祖母楚國夫人大觀庚寅在京師病累月醫藥莫效雖名醫如石藏用輩皆謂難治一日有老道人狀貌甚古銅冠緋氅一丫髻童子操長柄白紙扇從後過門自言疾無輕重一灸立愈先君延入問其術道人探囊出少艾取一甑灸之祖母方臥忽覺腹間痛甚如火灼道人自言九十歲逐徑去追之疾馳不可及祖母是時未六十復二十餘年年八十三乃

終祖母沒後又二十年從兄子揖監三江鹽場偶飲于士人毛氏忽見道人衣冠及童子悉如祖母平日所言方愕然道人忽自言京師灸甑事言訖遽趨去遍尋不可得毛君云其妻病道人爲灸屋柱十餘壯病脫然愈方欲謝之不意其去也世或疑神仙以爲渺茫豈不謬哉

齊民要術有鹹杬子法用杬木皮漬鴨卵今吳人用虎杖根漬之亦古遺法

曹詠爲浙漕一日坐客言徽州汪王靈異者詠問汪王若爲對有唐永夫者在坐遽曰可對曹漕詠以爲工遂愛之曾覿字純甫偶歸正官蕭鷓巴來謁既退復一客至其所狎也因問曰蕭鷓巴可對何人客曰正可對曾鶉脯覿以爲嫚已大怒與之絕然鷓巴北人實謂之札八

童貫爲太師用廣南龔澄樞故事林靈素爲金門羽客用閩王時譚紫霄故事嗚呼異哉

元豐間建尚書省于皇城之西鑄三省印米芾謂印文背戾不利輔臣故自用印以來凡爲相者悉投竄善終者亦追加貶削其免者蘇丞相頌一入而已蔡京再領省事遂別鑄公相之印其後家安國又謂省居白虎位故不利京又因建明堂遷尚書省于外以避之然

京亦竄死二子坐誅其家至今廢不知為善
而遷省易印以避禍亦愚矣哉
王黼作相請朝假歸咸平焚黃画舫數十沿路
作樂固已駭物論紹興中秦熺亦歸金陵焚
黃臨安及轉運司舟舫盡選以行不足擇取
於浙西一路凡數百艘皆窮極丹雘之飾郡
縣監司迎餞數百里不絶平江當運河結綵
樓數丈大合樂官妓舞于其上縹緲若在雲

間熺處之自若
秦太師娶王禹玉孫女故諸王皆用事有王子
溶者為浙東倉司官屬郡宴必與提舉者同
席陵忽玩戲無所不至提舉者事之反若官
屬已而又知吳縣尤放肆郡守宴客初就席
子溶遣縣吏呼伎樂伶人即皆馳往無敢留
者上元吳縣放燈召太守為客郡治乃寂無
一人又嘗夜半遣廳吏叩府門言知縣傳語

必請面見守狼狽攬衣秉燭出問之乃曰知
縣酒渴聞有鹹虀欲覓一甌其陵侮如此守
亟取遺之不敢較也
司馬安四至九卿當時以為善宦以今觀之則
謂之拙宦可也彼汨喪廉恥賡為道徑者不
數年至公相矣安用四至九卿哉
蔡京賜第有六鶴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
之如蟻

故都里巷間人言利之小者曰八文十二謂十
為諶蓋語急故以平聲呼之白傅詩曰綠浪
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宋文安公宮
詞曰三十六所春宮館一一香風送管絃鼂
以道詩亦云煩君一日慇勤意示我十年感
遇詩則詩家亦以十為諶矣
周宇文護與母閻書曰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
知薩保如此不孝此乃對母自稱小名南齊

武帝崩藝林王即位明帝謀廢立右僕射王晏盡力助之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一旦贊人如此事何以自立因勸之引決及晏拜驃騎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此乃對兄自稱小名耶

景儒幕府燕閒錄載蘇易簡初及第時與母書自稱岷岷亦小名也從伯父右司小名馬

哥在京師省祖母楚國夫人出上馬矣楚國偶有所問自出屏後呼馬哥親事官聞之白伯父曰夫人請吏部蓋此輩亦習聞之也今吳人子弟稍長便不欲人呼其小名雖尊者亦以行第呼之矣風俗日薄如此奈何

宋白石燭詩云但喜明如蠟何嫌色似黳燭出延安予在南鄭數見之其堅如石照席極明亦有淚如蠟而煙濃能熏汗帷幕衣服故西人亦不貴之

胡基仲嘗言韓退之石鼓歌云羲之俗書趁姿媚狂肆甚矣予對曰此詩至云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其言羲之俗書未為可駭也基仲為之絕倒

王廣津宮詞云新睡起來思舊夢見人忘却道勝常勝常猶今婦人言萬福也前輩尺牘有云尊候勝常者勝字當讀平聲

拄杖斑竹為上竹欲老瘦而堅勁斑欲微赤而點疎賈長江詩云揀得林中最細枝結根石上長身遲莫嫌滴瀝紅斑少恰是湘妃淚盡時善言拄杖者也然非予有此癖亦未易賞音

唐韓翃詩云門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夜迎人近世晏叔原樂府詞云門外綠楊春繫馬床前紅燭夜呼盧氣格乃過本句不謂之剽

可也

張文昌成都曲云錦江近西煙水綠新雨山頭荔枝熟萬里橋邊多酒家遊人愛向誰家宿此未嘗至成都者也成都無山亦無荔枝蘇黄門詩云蜀中荔枝出嘉州其餘及眉半有不逾眉之彭山縣已無荔枝矣況成都乎

先太傅自蜀歸道中遇異人自稱方五見太傅曰先生乃西山施先生肩吾也遂授道蓋施

公睦州桐廬人太傅晚乃自睦守挂冠蓋有緣契矣

張文昌紗帽詩云惟恐被人偷剪樣不曾閑戴出書堂皮襲美亦云借樣裁巾怕索將王荆公于富貴聲色略不動心得耿天騭惠竹根冠愛詠不已予雅有道冠拄杖二癖每自笑歎然亦賴古多此賢也

故都時御爐炭率斷作琴樣胡桃紋鵓鴿青高宗紹興初巡幸臨安詔嚴州進炭止令用土產勿拘舊制

東坡自儋耳歸至廣州舟敗亡墨四篋平生所寶皆盡僅於諸子處得李墨一丸潘谷墨兩丸自是至毘陵捐館舍所用皆此三墨也此聞之蘇季真云

世言東坡不能歌故所作樂府詞多不協晁以道云紹聖初與東坡別于汴上東坡酒酣自

歌古陽關則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聲律耳

山谷水仙花二絕淡埽蛾眉篸一枝及只比江梅無好枝者見于李端叔集中恐非端叔所及也賀方回作王子開挽詞和辭終歸趙于將不葬吳者見于秦少游集中子開大觀已丑卒于江陰而返葬臨城故方回此句爲工時少游已沒十年矣水仙花則不可考然氣

格似山谷晚作不類端叔也
吳武安玠葬德順軍隴干縣令雖隔在虜境松
楸甚盛歲時祀享不輟虜不敢問也玠謚武
安而梁益間有廟賜額曰忠烈故西人至今
但謂之吳忠烈云
姚福進者兇麟之祖也德順軍人以挽強名於
秦隴間至今西人謂其族為姚硬弓家
曲端吳玠建炎間有重名于陝西西人為之語

曰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謀有勇是吳大玠能
書今閬中錦屏山璧間有其書奇偉可愛
成都江瀆廟北壁外畫美髯一丈夫據銀胡床
坐從者甚衆邦人云蜀賊李順也
邛州僧寺中版壁有趙諗題字字既凡惡語亦
淺拙不知當時何以中第如此之高蓋希時
事力詆元祐故有司不復計其文之工拙也
永康軍導江縣迎祥寺有唐女真吳彩鸞書佛
本行經六十卷予嘗取觀之字亦不甚工然
多闕唐諱或謂真本為好事者易去此特唐
經生書耳
利州武后畫像其長七尺成都有孟蜀時后妃
祠堂亦極脩偉絕與今人不類福州大支提
山有吳越王紫袍寺僧升椅子舉其領猶拂
地兩肩有汗迹
老杜海棕詩在左緜所賦今已不存成都有一

株在文明廳東廊前正與制置司簽廳門相
直簽廳乃故錦官閣閬潼川尤多予未見也
成都石筍其狀與筍不類乃累疊數石成之所
謂海眼亦非妄誣往往至今有得之者蜀食井
鹽如仙井大寧猶是大穴若榮州則井絕小
僅容一竹筒真海眼也石犀在廟之東階下
亦粗似一犀正如陝之鐵牛但望之大概似
牛耳石犀一足不備以他石續之氣象甚古

承平日甚葺宮觀宣和中龜以道知成州有請
吏部報云照會本官歷任已曾住宮觀不合
再有陳乞遂致仕而歸
唐夔州在白帝城地勢險固本朝太平興國中
丁晉公爲轉運使始遷于瀼西瀼西地平不
可守又置瞿唐關使於白帝屯兵下臨瀼西
使有事宜多置兵則夔帥不能親將指臂倒
置若少置兵則關先不守夔州必隨以破可

謂失策大抵當時蜀已平乃移夔州晉已平
乃移太原皆不可曉若使晉蜀復爲豪傑所
得彼能據一國獨不能從一城以就形勝
耶若雖有外寇而其地尚爲我有乃捨險就
易此何理也
忠州在陝路與萬州最號窮陋豈復有爲郡之
樂白樂天詩乃云唯有綠樽紅燭下暫時不
似在忠州又云今夜酒醺羅綺煖被君融盡

玉壺氷以今觀之忠州那得此光景耶當是
不堪司馬閑冷驟易刺史故亦見其樂爾可
憐哉
曾子宣林子中在密院爲哲廟言章子厚以隱
士帽紫直裰繫縧見從官從官皆朝服其強
肆如此上曰彼見蔡京亦敢爾乎京時爲翰
林學士不知何以得人主待之如此眞奸人
之雄也

祖宗故事命官鏁廳舉進士者先所屬選官考
試所業通者方聽取解至省試程文紕繆者
勒停不合格者亦贖銅放永不得應舉天聖
間方除前制然未久又詔文臣許鏁廳兩次
武臣止許一次其嚴如此近歲迺許人應博
學宏辭遂有妄以此自稱或假手作所業獻
禮部亦許試而程文繆不可讀亦無以懲之
殆非也

秦所作鄭白二渠在今京兆府之涇陽皆以涇水爲源白渠灌涇陽高陵櫟陽及耀州雲陽三原富平凡六縣斗門百七十餘所今尚存然多廢不治鄭渠所灌尤廣袤數倍于白渠涇水乃絶深不能復入渠口渠岸又多摧圮塡淤比之白渠尤不可措手矣

唐人喜赤酒甜酒灰酒皆不可解李長吉云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眞珠紅白樂天云荔

枝新熟雞冠色燒酒初開琥珀香杜子美云不放香醪如蜜甜陸魯望云酒滴灰香似去年

李虛巳侍郎字公受少從江南先達學作詩後與曾致堯倡酬曾每曰公受之詩雖工恨啞耳虛巳初未悟久乃造入以其法授晏元獻元獻以授二宋自是遂不傳然江西諸人每謂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要響亦此意也

沈義倫謚恭惠其家訴於朝欲帶一文字議者執不可而止張知白謚文節御史王嘉言請改謚文正王孝先爲相亦不肯改歐陽文忠公初但謚文蓋以配韓文公常夷甫方兼太常晚與文忠相失乃獨謂公有定策功當加忠字實抑之也李邦直作議不能固執公論非之當時士大夫相謂曰永叔不得謚文公此謚必留與介甫耳其後信然

本朝進士初亦如唐制兼採時望眞廟時周安惠公起始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爲去留

李允則眞廟時知滄州虜圍城城中無礮石乃鑿冰爲礮虜解去近時陳規守安州以泥爲礮城亦終不可下

信州龍虎山漢天師張道陵後世襲虛靜先生號蠲賦役自二十五世孫乾曜始時天聖八年也今黃冠輩謂始于三十二代非也又獨

謂三十二代爲張虚靜亦非也

老學筆記卷第五

老學菴筆記卷第六

太宗朝胡秘監周貶坊州團練副使擅離徙
所至鄜州謁宋太素尚書被劾特置不問元
祐中陳正字無已爲徐州教官亦擅離任至
南京別東坡先生諫官彈之亦不加罪祖宗
優待文士如此

今上初登極周丞相草儀注稱新皇帝蓋創爲
文也

歐陽公記開寶錢文曰宋通予按周顯德錢文
曰周通故國初因之亦曰宋通建隆乾德中
皆然不獨開寶也至太平興國以後乃以年
號爲錢文至今皆然歐公又謂寶元錢文曰
皇宋按實錄所載亦同然今錢中又有云聖
宋者大小錢皆有之大錢折二始於熙寧則
此名乃或出於熙寧以後矣

周世宗時李景奉正朔上表自稱唐國主而周

稱之曰江南國主國書之制曰皇帝致書恭問江南國主又以君字易卿字至襲祖於李煜則遂賜詔如藩方矣仁宗時冊命趙元昊爲夏國主益用江南故事然亦賜詔凡言及卿字處即闕之亦或以國主代卿字當時必有定制然不盡見於國史也

歐陽文忠公立論易繫辭當爲大傳葢古人已有此名不始於公也有黠僧遂投其好僞作

韓退之與僧大顛書引繫辭謂之易大傳以示文忠公公以合其論遂爲之跋曰此宜爲退之之言予嘗得此書石刻語甚鄙不足信也

今僧寺輒作庫質錢取利謂之長生庫至爲鄙惡予按梁甄彬嘗以束苧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金五兩送還之則此事亦已久矣庸僧所爲古今一揆可設法嚴絕之也

先君入蜀時至華之鄭縣過西溪唐昭宗避兵嘗幸之其地在官道旁七八十步澄深可愛亭曰西溪葢杜工部詩所謂鄭縣亭子澗之濱者亭旁古松間支徑入小寺外弗見也有柟木版揭梁間甚大書杜詩筆亦雄勁體雜顏柳不知何人書墨挺然出版上甚異或云墨着柟木皆如此

宗正卿少卿祖宗因唐故事必以國姓爲之然不必宗室也元豐中始兼用庶姓而知大宗正事設官乃於濮安懿王始權任甚重頗鐫損云

京師溝渠極深廣亡命多匿其中自名爲無憂洞甚者盜匿婦人又謂之鬼樊樓國初至兵興常有之雖才尹不能絕也

祥符東封命王欽若趙安仁並判兗州二公皆

見任執政也慶曆初西鄙未定命夏竦判永興陳執中范雍知永興一州二守一府三守不知當時如何分職事既非長貳文移書判之類必有程式官屬胥吏何所稟承國史皆不載莫可考也然當時諫官御史不以爲非諸公受之亦不力辭蓋在其時亦爲便於事耶宣和中復幽州以爲燕山府蔡靖知府郭藥師同知既增同字則爲長貳與慶曆之制不同

鼂以道讀魏書以爲魏收獨無刑禍既以壽終又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以此攻韓退之避脩史之說然收死後竟以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冢被發棄骨於外得禍亦不輕矣

王荊公父名益故其所著字說無益字蘇東坡祖名序故爲人作序皆用敘字又以爲未安遂改作引而謂字序曰字說張芸叟父名益故表中云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今人或效之非也

古謂帶一爲一腰猶今謂衣爲一領周武帝賜李賢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腰是也近世乃謂帶爲一條語頗鄙不若從古爲一腰也

黃巢之入長安僖宗出幸豆盧瑑崔沆劉鄴于琮裴諗趙濛李溥李湯皆守節至死不變鄭

綦鄭係義不臣賊舉家自縊而死以靖康京師之變言之唐猶爲有人也

晉語兒人二字通用世說載桓溫行經王大將軍墓望之曰可兒可兒蓋謂可人爲可兒也故晉書及孫綽與庾亮牋皆以爲可人又陶淵明不欲束帶見鄉里小兒亦是以小人爲小兒耳故宋書云鄉里小人也

晉人所謂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永嘉

正始乃魏晉年名胡武平上呂丞相啓云手
提天鐸鏘正始之遺音夢授神椽擯奪朱之
亂色益不悟正始爲年名也
俗說唐五代間事每及功臣多云賜無畏其言
甚鄙淺予兒時聞之每以爲笑及觀韓偓金
鑾密記云面處分自此賜無畏兼賜金三十
兩又云已曾賜無畏卿宜凡事皆盡言直是
鄙俚之言亦無畏以此觀之無畏者許之無
所畏憚也然君臣之間乃許之無所畏憚是

何義理必起於唐末耳
國初舉人對策皆先寫策題然策題不過一二
十句其後策題寖多而寫題如初舉人甚以
爲苦慶曆初賈文元公爲中丞始奏罷之
故事臺官無侍經筵者賈文元公爲中丞仁祖
以其精於經術特召侍講邇英自此遂爲故
事秦會之當國時諫官御史必兼經筵而其
子熺亦在焉意欲搏擊者輒令熺於經筵侍
對時諭之經筵退彈文即上
予與尹少稷同作密院編脩官時陳魯公史魏
公爲左右相一日過堂見魯公語少款少稷
怒曰稍便難活相公面上人又云稍是右相
爲右相面上人又云稍是相公鄉人處處爲
人關防魯公笑答云康伯往年使虜有李愈
少卿者來延客自言漢兒也云女真契丹奚

皆同朝只漢兒不好北人指曰漢兒南人却
駡作番人愈之言無乃與君類耶一座皆笑
吳處厚字伯固既上書告蔡新州詩事自謂且
顯擢時已爲漢陽守比秩滿僅移衛州予少
時嘗見其謝表曰令李常已移成都則餘人
次第復用臣有兩子一婿俱是選人到處撞
見寃讎何人更肯提挈處厚本能文而表辭
鄙淺如此者意謂太母見之易曉耳

王黼在翰苑嘗病疫危甚國醫皆束手二妾曰
豔娥素娥侍疾坐於足素娥泣曰若內翰不
諱我輩豈忍獨生惟當俱死耳豔娥亦泣徐
曰人生死有命固無可奈何姊宜自寬黼雖
昏卧實具聞之既愈素娥專房燕封至淑人
豔娥遂辭去及黼誅素娥者驚悸不三日亦
死蓋曰俱死之言遂驗

蜀老言紹興初漕粟嘉陵以餉邊每一斛至軍

中計其費爲七十五斛席大光胡承公爲帥
始議轉船摺運於是費十減六七向非二公
蜀已大困矣故至今蜀人謂承公爲潮州鏡

王性之記問該洽尤長於國朝故事莫不能記
對客指畫誦說動數百千言退而質之無一
語繆予自少至老惟見一人方大駕南渡典
章一切掃蕩無遺甚至祖宗謚號亦皆忘失
祠祭但稱廟號而已又因討論御名禮部申
省言未尋得廣韻方是時性之近在二百里
內非獨博記可詢其藏書數百篋無所不備
盡護致剡山當路藐然不問也

王伯照長於禮樂歷代及國朝議禮之書悉能
成誦亦可謂一時之傑紹興末爲太常少卿
遷禮部侍郎猶兼少卿事可謂得人俄坐臺
評去近時不惜人才至此

都下買婢謂未嘗入人家者爲一生人喜其多

淳謹也予在蜀中與何搢之同閱報狀見新
進驟用者搢之曰渠是一生人宜其速進予
怪而詰之搢之曰曾爲朝士者既爲人所忌
嫉又多謗故惟新進者常無患益有激也

杜詩夜闌更秉燭意謂夜已深矣宜睡而復秉
燭以見久客喜歸之意僧德洪妄云更當平
聲讀爲有是哉

謝景魚家有陳無已手簡一編有十餘帖皆與

酒務官託買浮炭其貴可知浮炭者謂投之水中而浮今人謂之桴炭恐亦以投之水中則浮故也白樂天詩云日暮半爐桴炭火則其語亦已久矣

四方之音有訛者則一韻盡訛如閩人訛高字則謂高爲歌謂勞爲羅秦人訛青字則謂青爲萋謂經爲稽蜀人訛登字則一韻皆合口吳人訛魚字則一韻皆開口他倣此中原惟

洛陽得天地之中語音最正然謂絃爲玄謂玄爲絃謂犬爲遣謂遣爲犬之類亦自不少

予遊邛州天慶觀有希夷詩石刻云因攀奉縣尹尚書水南小酌回捨轡特叩松扃謁高公茶話移時偶書二十八字道門弟子圖南上其詩云我謂浮榮眞是幻醉來捨轡謁高公因聆玄論眞眞理轉覺塵寰一夢中末書太歲丁酉蓋蜀孟昶時當石晉天福中也天慶本唐天師觀詩後有文與可跋大略云高公者此觀都威儀何昌一也希夷從之學鎖鼻術予是日迫赴太守宇文衮臣約飯不能盡記後卒不暇再到至今以爲恨

予遊大邑鶴鳴觀所謂張天師鶴鳴化也其東北絕頂又有上清宮壁間有文與可題一絕曰天氣陰陰別作寒夕陽林下動歸鞍忽聞人報後山雪更上上清宮上看

京口子城西南月觀在城上或云即萬歲樓京口人以爲南唐時節度使每登此樓西望金陵高呼遙拜其實非也京口記云晉王恭所作唐孟浩然有萬歲樓詩見集中

水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王維詩也權德輿晚渡揚子江詩云遠岫有無中片帆烟水上已是用維語歐陽公長短句云平山闌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詩人至是蓋三用矣然公但

以此句施於平山堂爲宜初不自謂工也東坡先生乃云記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則似謂歐陽公創爲此句何哉

世言荆公四家詩後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說酒及婦人恐非荆公之言白詩樂府外及婦人者實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淵明輩亦未爲過此乃讀白詩不熟者妄立此論耳四家詩未必有次序使誠不喜白當自有故蓋白識度

甚淺觀其詩中如中宵出飲三百杯明朝歸揖二千石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金鎖賢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一別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攀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劒長揖韓荆州之類淺陋有索客之風集中此等語至多世但以其詞豪俊動人故不深考耳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爲交歡宜其終身坎壈也

杜牧之作還俗僧詩云雲髮不長寸秋寒力更微獨尋一徑葉猶挈衲殘衣日暮千峰裏不知何處歸此詩蓋會昌寺廢佛時所作也又有斫竹詩亦同時作云寺廢竹色死宦家寧爾留霜根漸隨斧風玉尚敲秋江南苦吟客何處寄悠悠詞意悽愴蓋憐之也至李端叔還俗道士詩云聞道華陽客儒衣謁紫微舊

山連藥賣孤鶴帶雲歸柳市名猶在桃源夢已稀還家見鷗鳥應媿背船飛在道士還俗非不得已者故直譏之耳

聞人茂德言沙糖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貢至問其使人此何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與外國者等自此中國方有沙糖唐以前書傳凡言及糖者皆糟耳如糖蟹糖薑皆是

漢嘉城西北山麓有一石洞泉出其間時聞洞中泉滴聲良久一滴清如金石黄魯直題詩云古人題作東丁水自古東丁直到今我爲改名方響洞要知山水有清音

成都藥市以玉局化爲最盛用九月九日楊文公談苑云七月七日誤也

馬鞭擊猫笻竹杖擊狗皆節節斷折物理之不可推者也

亳州出輕紗舉之若無裁以爲衣眞若煙霧一州惟兩家能織相與世世爲婚姻懼他人家得其法也云自唐以來名家今三百餘年矣

禁中有哲宗皇帝宸翰四大字曰罰非及嗣更無他語此必紹聖元符間有欲害元祐黨人子孫者故帝書此言祖宗盛德如此故老言大臣嘗從容請幸金明池哲廟曰祖宗幸西池必宴射朕不能射不敢出又本工楊琪作龍舟極奇麗或請一登之哲廟又曰祖宗未嘗登龍舟但臨水殿略觀足矣後勉一幸金明所謂龍舟非獨不登亦終不觀也

唐人本謂御史在長安者爲西臺言其雄劇以別分司東都事見劇談錄本朝都汴謂洛陽爲西京亦置御史臺至爲散地以其在西京亦號西臺名同而實異也

唐人本以尚書省在大明宮之南故謂之南省

自建炎軍興蜀士以險遠許就制置司類試與省試同間有願赴行在省試者亦聽之蜀士因謂之赴南省以大駕在東南也尤非是

北戸錄云廣人於山間掘取大蟻卵爲醬名蟻子醬按此卽禮所謂蚳醢也三代以前固以爲食矣然則漢人以蠹祭宗廟何足怪哉

祖宗以來至靖康間文武臣僚罷官或服闋或被罪敘復到闕皆有期限如有故須自陳給

假至建炎初以軍興道梗始有三年之限後有特許從便赴闕猶降旨云候邊事寧息曰依舊然遂不復舉行矣

今人書某爲厶皆以爲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梁桓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鄧范甯注曰鄧厶地陸德明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厶地本又作某

江鄰幾嘉祐雜志言唐告身初用紙肅宗朝有

用絹者貞元後始用綾予在成都見周世宗除劉仁贍侍中告乃用紙在金彥亨尚書之子處

嘉祐雜志云峨眉雪蛆治內熱予至蜀乃知此物實出茂州雪山雪山四時常有積雪彌遍嶺谷蛆生其中取雪時并蛆取之能蠕動久之雪消蛆亦消盡

會稽鏡湖之東地名東關有天花寺呂文靖嘗題詩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窻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閑能有幾人來今寺乃在草市通衢中三面皆民間廬舍前臨一支港與詩殊不合豈陵谷之變遷已如此乎或謂寺本在湖中後徙於此

蘇叔黨政和中至東都見妓稱錄事太息語廉宣仲曰今世一切變古唐以來舊語盡廢此猶存唐舊爲可喜前輩謂妓曰酒糾蓋謂錄

事也相藍之東有錄事巷傳以爲朱梁時名妓崔小紅所居

張眞甫舍人廣漢人爲成都帥蓋本朝得蜀以來所未有也未至前旬日大風雷龍起劍南西川門揭牌擲數十步外壞南字爪迹宛然人皆異之眞甫名震或爲之說曰元豐末貢院火而焦蹈爲首魁當時語曰火焚貢院狀元焦無能對者今當以雷起燕門知府震爲

對然歲餘眞甫以疾不起方未病時府治堂柱生白芝三詔者謂之玉芝乎按酉陽雜俎芝白爲喪眞甫當之

自元豐官制尚書省復二十四曹繁簡絕異社京師時有語曰吏勳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識判硯兵職駕庫典了袴袴刑都比門總是寃魂工屯虞水白日見鬼及大駕幸臨安喪亂之後士大夫亾

失告身批書者多又軍賞百倍平時賂賄公行冒濫相乘饑軍日滋賦歛愈繁而刑獄亦衆故吏戶刑三曹吏胥人人富饒他曹寂寞彌甚吏輩又爲之語曰吏勳封考三婆兩嫂戶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淡喫虀麵兵職駕庫鼓薑呷醋刑都比門人肉餛飩工屯虞水身生餓鬼

高宗行幸揚州郡人李易爲狀元次舉駐蹕臨安而狀元張九成亦貫臨安時以爲王氣所在方李易唱第時上顧問此人合衆論否時相對曰易乃揚州州學學正必合衆論人笑其敷奏之陋

唐以來皇子不兼師傅官以子不可爲父師也其後失於撿點乃有兼者治平中賈黯草東陽郡王顥撿挍太傅制建明其失自後皇子及宗室卑行合兼三師者悉改爲三公政和

中省太尉司徒司空之官而置少師少傅少保皇子乃復兼師傅自嘉王楷始

令參知政事恩數比門下中書侍郎在尚書左右丞之上其議出於李漢老漢老時爲右丞蓋昭省轉廳可徑登揆路也呂丞相元直覺此意排去之然自此遂爲定制

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子美梓州金華山詩云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猶

未有害韓子蒼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藍乃直謂天與水之色俱如藍耳恐又因杜詩而失之

胡子遠之父唐安人家饒財常委僕權錢得錢引五千緡皆僞也家人欲訟之胡曰吾僕已死豈忍使其孤對獄耶或謂減其半價予人尚可得二千餘緡胡不可曰終當誤人乃取而火之泰然不少動心其家暴貴宜哉

杜子美梅雨詩云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茅茨疏易濕雲霧密難開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岸迴蓋成都所賦也今成都乃未嘗有梅雨惟秋半積陰氣令蒸溽與吳中梅雨時相類耳豈古今地氣有不同耶

老學菴筆記卷第六 終

老學菴筆記卷第七

熙寧癸丑華山阜頭峰崩峰下一嶺一谷居民甚衆皆晏然不聞乃越四十里外平川土石雜下如簸揚七社民家壓死者幾萬人壞田七八千頃固可異矣紹興間嚴州大水壽昌縣有一小山高八九丈隨水漂至五里外而兩傍草木廬舍比水退皆不壞則此山殆空行而過也

韓魏公家不食蔬以脯醢當蔬盤度亦始於近時耳

曾子宣丞相家男女手指皆少指端一節外甥亦然或云襄陽魏道輔家世指少一節道輔之姊嫁子宣故子孫肖其外氏

故都殘暑不過七月中旬俗以望日具素饌享先織竹作盆盎狀貯紙錢承以一竹焚之視盆倒所向以占氣候謂向北則冬寒向南則

冬溫向東西則寒溫得中謂之盂蘭盆蓋俚
俗老媼輩之言也又每云盂蘭盆倒則寒來
矣晏元獻詩云紅白薇英落朱黃槿艷殘家
人愁溽暑計日望盂蘭蓋亦戲述俗語耳
歐陽公謫夷陵時詩云江上孤峰蔽綠蘿縣樓
終日對嵯峨蓋夷陵縣治下臨峽江名綠蘿
溪自此上泝即上牢下牢關皆山水清絕處
孤峰者即甘泉寺山有孝女泉及祠在萬竹

間亦幽邃可喜峽人歲時遊觀頗盛予入蜀
往來皆過之韓子蒼舍人泰興縣道中詩云
縣郭連青竹人家蔽綠蘿似因歐公之句而
失之此詩蓋子蒼少作故不審云
秦會之跋後山集謂曾南豐脩英宗實錄辟陳
無已為屬孫仲益書數百字詆之以為無此
事南豐雖嘗預脩英宗實錄未久即去且南
豐自為吏屬烏有辟官之理又無已元祐中
方自布衣命官故仲益之辯人多是之然以
予考其實則二公俱失也南豐元豐中還朝
被命獨脩五朝史實許辟其屬遂請秀州崇
德縣令邢恕為之用選人已非故事特從其
請而南豐又援經義局辟布衣徐禧例乞無
已檢討廟堂尤難之會南豐上太祖紀敘論
不合上意脩五朝史之意寖緩未幾南豐以
憂去遂已會之但誤以五朝史為英宗實錄

耳至其言辟無已事則實有之不可謂無也
前代夜五更至黎明而終本朝外廷[illegible]外郡悉
用此制惟禁中未明前十刻更終謂之待旦
蓋更終則上御盥櫛以俟明出御朝也祖宗
勤於政事如此
予兒時見朱脩撰煇為先君言某艱難中以轉
餉至行在時方避虜海道上大喜令除待制
呂相元直雅不相樂乃曰朱煇係直龍圖閣

便除待制太超躐欲且與脩撰脩撰與待制亦只爭一等候更有勞除待制不晚遂除秘撰朱公言之太息曰此某命也頃予被命脩高宗聖政及實錄見日曆所載實有此事自昔大臣以私意害人此其小小者耳

高廟駐蹕臨安艱難中每出猶鋪沙籍路謂之黃道以三衙兵為之紹興末內禪駕過新宮猶設黃道如平時明日壽皇出即撤去遂不

復用

族伯父彥遠言少時識仲殊長老東坡為作安州老人食蜜歌者一日與數客過之所食皆蜜也豆腐麵筋牛乳之類皆漬蜜食之客多不能下箸惟東坡性亦酷嗜蜜能與之共飽崇寧中忽上堂辭眾是夕閉方丈門自縊死及火化舍利五色不可勝計鄒忠公為作詩云逆行天莫測雉作濱中經漏滅風前寶蓮開火後形鉢盂殘蜜白爐篆冷烟青空有誰家曲人間得細聽彥遠又云殊少為士人遊蕩不羈為妻投毒羹胾中幾死啖蜜而解醫言復食肉則毒發不可復療遂棄家為浮屠鄒公所謂誰家曲者謂其雅工於樂府詞猶有不羈餘習也

晏元獻為藩郡率十許日乃一出廳係吏旅揖而已有欲論事者率因親校轉白校復傳可否

以出遂退呂正獻作相及平章軍國事時於便坐接客初惟一揖即端坐自若雖從官亦以次起白及退復起一揖未嘗離席蓋祖宗時輔相之尊嚴如此時亦不以為非也

東坡詩云大弨一弛何緣彀已覺翻翻不受檠考工記弓人寒奠體注曰奠讀為定至冬膠堅內之檠中定往來體釋文檠音景前漢蘇武傳武能綱紡繳檠弓弩顏師古曰檠謂輔

正弓弩音讐又巨京反東坡作平聲叶益用
漢書注也

豐相之於舒信道鄒志完於呂望之其爲人似
不類然相與皆厚甚不以鄉里及同僚故也
相之爲中司時猶力薦信道志完元符中進
用則實由望之薦也及以直諫遠竄望之坐
薦非其人褫官謝表云臣之與浩實匪素交
以其嘗備學技之選於先朝能陳詩賦之非

於元祐比緣薦士遂取充員登期螻蟻之微
自速雷霆之譴其敘陳終不以志完爲非亦
不易矣

宋白集有賜諸道節度觀察防團刺史知州以
下賀登極進奉詔書云朕仰承先訓纘嗣丕
基眷命曆之有歸想寰區之同慶卿輟由俸
祿恭備貢輸遐陳稱賀之誠知乃藎忠之節
省覽嘉歎再三在懷實眞廟登極時詔書也
乃如是時貢物皆守臣以俸祿自備今既以
庫金爲貢而推恩則如故可謂厚恩矣

前輩遇通家子弟初見請納拜者既受之則設
席望其家遥拜其父祖乃就坐先君尚行之

前輩置酒飲客終席不褫帶毛達可守京口時
尚如此後稍廢然猶以冠帶勸酬後又不講
紹興末胡邦衡還朝每與客飲至勸酒必冠
帶再拜朝士皆笑其異衆然邦衡名重行之

自若

元豐七年秋宴神廟舉御觴示丞相王岐公以
下忽暴得風疾手弱觴側餘酒霑汙御袍是
時京師方盛歌側金盞皇城司中官以爲不
祥有歌者輒收繫之由是遂絕先楚公進裕
陵挽詞有云輅從元朔朝時破花是高秋宴
後萎二句皆當時實事也

天聖明道間京師盛歌一曲曰曹門高未幾慈

與太白受冊中宮人以為驗矣其後宣仁與慈聖皆垂簾擁政而宣仁實慈聖之甥以故選配英廟則徵兆之意若曰曹門之高當相繼而起也何其神哉

趙相挺之使虜方盛寒在殿上虜主忽顧挺之耳愕然急呼小胡指示之蓋闕也俄持一小玉合子至合中有藥色正黃塗挺之兩耳周匝而去其熱如火既出殿門主客者揖賀曰

大使耳若用藥遲且拆裂缺落甚則全耳皆墮而無血扣其玉合中藥為何物乃不肯言但云此藥市中亦有之價甚貴方七直錢數千某輩早朝遇極寒即塗少許吏卒輩則別有藥以狐溺調塗之亦效

遼人劉六符所謂劉燕公者建議於其國謂燕薊雲朔本皆中國地不樂屬我非有以大收其心必不能久虜主宗真問曰如何可收其心曰斂於民者十減其四五則民惟恐不為北朝人矣虜主曰如國用何曰臣願使南朝求割關南地而增戍閱兵以脅之南朝重於割地必求增歲幣我託不得已受之俟得幣則以其數對減民賦可也宗真大以為然卒用其策得增幣而他大臣皆約纔以幣之十二減賦民因已喜及洪基嗣立六符為相復請用元議洪基亦仁厚遂盡用銀絹二十萬

之數減燕雲租賦故其後虜政雖亂而人心不離豈可謂虜無人哉

仁宗皇帝慶曆中嘗賜遼使劉六符飛白書八字曰南北兩朝永通和好會六符知貢舉乃以兩朝永通和好為賦題而以南北兩朝永通和好為韻云出南朝皇帝御飛白書六符蓋為虜畫策增歲賂者然其尊戴中國尚如此則盟好中絕誠可惜也

王荆公素不樂滕元發鄭毅夫目爲滕屠鄭酤然二公資豪邁殊不病其言毅夫爲內相一日送客出郊過朱亥冢俗謂之屠兒原者作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賣交負國豈勝言恐君莫笑金槌陋却是屠酤解報恩

予㓜時侍先君避亂東陽山中有北僧年五十餘戇朴無能自言沈相義倫裔孫携遺像及告身詔勅甚備且云義倫之後惟已獨存欲訴於朝求一官還俗不知竟何往也

詩正義曰絡緯鳴嬾婦驚宋子京秋夜詩云西風已飄上林葉北斗直掛建章城人間底事最堪恨絡緯啼時無嬾婦驚其妙於用事如此

孫少述一字正之與王荆公交最厚故荆公別少述詩云應須一曲千回首西去論心有幾人又云子今此去來何時後有不可誰予規其相與如此及荆公當國數年不復相聞人

謂二公之交遂睽故東坡詩云蔣濟謂能來阮籍薛宣眞欲吏朱雲劉舍人貢父詩云不負興公遂初賦更傳中散絕交書然少述初不以爲意也及荆公再罷相歸過高沙少述適在焉亟往造之少述出見惟相勞苦及弔元澤之喪兩公皆自忘其竆達遂留荆公置酒共飯劇談經學抵暮乃散荆公曰退即解舟無由再見少述曰如此更不去奉謝矣然惘惘各有惜別之色人然後知兩公之未易測也

杭僧思聰東坡爲作字說者大觀政和間挾琴遊梁日登中貴人之門久之遂還俗爲御前使臣方其將冠巾也蘇叔黨因浙僧入都送之詩曰試誦北山移爲我招琴聰詩至已無及矣參寥政和中老矣亦還俗而死然不知其故

陶淵明遊斜川詩自叙辛丑歲年五十蘇叔黨宣和辛丑亦年五十蓋與淵明同甲子也是歲得園於許昌西湖上故名之曰小斜川云

夏文莊初諡文正劉原父持以爲不可至曰天下謂竦邪而陛下諡之正遂改今諡宋子京作祭文乃曰惟公溫厚粹深天與其正蓋謂夏公之正天與之而人不與當時自有此一種議論故張文定甚惡石徂徠詆之甚力目

爲狂生東坡議學校貢舉狀云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其言亦有自來歐公作王洙源叔參政墓誌曰夏竦卒天子以東宮恩賜諡文獻洙爲知制誥封還曰此僖祖諡也於是太常更諡文莊與他書異

壹貳叄肆伍陸柒捌玖拾字書皆有之參亦是三字或讀作七南反耳柒字晉唐人書或作漆亦取其同音也

三舍法行時有教官出易義題云乾爲金坤又爲金何也諸生乃懷監本易至簾前請云題有疑請問教官作色曰經義豈當上請諸生曰若公試固不敢今乃私試恐無害教官乃爲講解大槩諸生徐出監本復請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監本則坤爲釜也教授皇恐乃謝曰某當罰即輸罰改題而止然其後

亦至通顯

老杜哀江頭云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城北言方皇惑避死之際欲往城南乃不能記孰爲南北也然荆公集句兩篇皆作欲往城南望城北或以爲舛誤或以爲改定皆非也蓋所傳本偶不同而意則一也北人謂向爲望謂欲往城南乃向城北亦皇惑避死不能記南北之意

先夫人幼多在外家晁氏言諸晁讀杜詩稺子也能賒晚來幽獨恐傷神也字恐字皆作去聲讀

蜀人石耆公言蘇黃門嘗語其姪孫在庭少卿曰哀江頭即長恨歌也長恨冗而凡哀江頭簡而高在庭曰常武與桓二詩皆言用兵而繁簡不同益此意乎黃門搖手曰不然

姓但者音若檀近歲有嶺南監司曰但中庸是

也一日朝士同觀報狀見嶺南郡守以不法被劾朝旨令但中庸根勘有一人輒歎曰此郡守必是權貴所主問何以知之曰若是孤寒必須痛治此乃令但中庸根勘即是有力可知同坐者無不掩口其人悻然作色曰拙直宜爲諸公所笑竟不悟而去

今人解杜詩但尋出處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如岳陽樓詩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此豈可以出處求哉縱使字字尋得出處去少陵之意益遠矣蓋後人元不知杜詩所以妙絕古今者在何處但以一字亦有出處爲工如西崑酬倡集中詩何曾有一字無出處者便以爲追配少陵可乎且今人作詩亦未嘗無出處渠自不知若爲之箋注亦字字有出處但不

妨其爲惡詩耳

壽皇時禁中供御酒名薔薇露賜大臣酒謂之流香酒分數旋取旨蓋酒戶大小已盡察矣

韓魏公聲雌文潞公步碎相者以爲二公若無此二事皆非大臣之相

慶曆中河北道士賈眾妙善相以爲曾魯公脊骨如龍王荆公目睛如龍蓋人能得龍之一體者皆貴窮人爵晁豫章黃庠手曰左手得

龍爪雖當魁天下而不仕若右手得之則貴
矣庠果爲南省第一不及廷對而死
俞秀老紫芝物外高人喜歌謳醉則浩歌不止
故荆公贈之詩曰魯山眉宇人不見只有歌
辭來向東借問樓前蹋于蔿何如雲卧唱松
風又云暮年要與君攜手處處相煩作好歌
不知者以爲賦詩也紫芝之弟清老欲爲僧
荆公名之曰紫琳因手簡目之爲琳公然清

老卒未嘗祝髮也
臨江蕭氏之祖五代時仕於湖南爲將校坐事
當斬與其妻亡命馬王捕之甚急將出境會
夜阻水不能去匿於人家霤槽中湘湖間謂
霤爲筧天將旦有扣筧語之曰君夫婦速去
捕者且至矣因亟去遂得脫卒不知告者何
人以爲神物乃世世奉祀謂之筧頭神今參
政照鄰乃其後也

冕以道明皇打毬圖詩宮殿千門白晝開三郎
沈醉打毬回九齡已老韓休死明日應無諫
疏來又張果洞詩云怪底君王戀漢武不誅
方士守輪臺皆偉論也
歐陽公早朝詩云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
報班齊李德芻言自昔朝儀未嘗有牙牌報
班齊之事予考之實如德芻之說問熟於朝
儀者亦惘然以爲無有然歐陽公必不誤當

更博攷舊制也
王荆公所賜玉帶闊十四掐號玉抱肚鎮廟朝
趙德明所貢至紹興中王氏猶藏之曾孫奉
議郎璹始復進入禁中
蜀人唐居正意文學氣節爲一時師表建炎初
避兵武當山中病歿遺文散落無復存者獨
滁州漢高帝廟碑陰尚存今錄於此滁之西
曰豐山有漢高帝廟或云漢諸將追項羽道

經此山至今土俗以五月十七日爲高帝生
日遠近畢集觴殺觴爲壽嘗從太守侍郎曾
禱雨於廟因讀庭中刻石始知昔人相傳益
以五月十七爲高帝忌日按漢書高帝十三
年四月甲辰崩於長樂宮五月丙寅葬長陵（注紅崩至葬乇二十三日）疑五月十七日必其葬日又非
忌日也以曆推之自上元甲子之歲至高帝
十二年四月晦日（是年歲在丙午）凡積一百九十三

萬六千三百六十三年二千三百九十四萬
九千五百九十一月七億七百二十四萬六
千八百十五日以法除之筭外得五月朔巳酉
十七日乙丑則丙寅葬日乃十八日也班固
記漢初北平侯張蒼所有顓帝曆晦朔月見
弦望滿虧多非是故先帝九年六月乙未晦
日食夫日食必於朔而此食於晦則先一日
矣豈非丙寅乃當時十七日乎不然歲月久
傳者失之也遂以告公命書其碑陰紹聖二
年五月旦記

劒門關皆石無寸土潼關皆土無拳石雖皆號
天下險固要之潼關不若劒門然自秦以來
劒門亦屢破矣險之不可恃如此

曾子宣丞相元豐間帥慶州未至召還至陜府
復還慶州往來潼關夫人魏氏作詩戲丞相
曰使君自爲君恩厚不是區區愛華山

南豐曾氏享先用節羹醃鵝則粥建安陳氏享
先用肝串子猪白割血羹肉汁皆世世守之
富貴不加貧賤不廢也

蘇子由晚歲遊許昌賈文元公園作詩云前朝
輔相終難得丈老咨嗟今亦無益謂方仁祖
時士大夫多議文元然自今觀之豈易得哉
其感慨如此

老學菴筆記卷第七

老學菴筆記卷第八

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曆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為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

學士院移文三省名咨報都司移文六曹名刺

蜀人見人物之可誇者則曰嗚呼可鄙者則曰噫嘻

張邦昌既死有旨月賜其家錢十萬於所在州勘支曾文清為廣東漕取其券繳奏曰邦昌在古法當族誅今貸與之生足矣乃加橫恩如此不知朝廷何以待伏節死事之家詔自今勿與予銘文清墓載此事甚詳及刻石其家乃削去至今以為恨

興元城固縣產礬石不可勝計與凡土石無異雖數十百擔亦可立取然其性酷烈有大毒非置瓦窰中煆三過不可用然猶動能害人尤非他金石之比千金有一方用礬石輔以乾薑烏頭之類名匈奴露宿丹其酷烈可想見也

陰平在今文州有橋曰陰平橋淳熙初為郡守者大書立石於橋下曰鄧艾取蜀路過者笑

之

建炎三年春車駕倉卒南渡駐蹕於杭有侍臣召對者既對所陳劄子首曰恭惟陛下歲二月東巡狩至於錢塘呂相頤浩見之笑曰秀才家識甚好惡

淳熙中黃河決入汴梁宋間讖言謂之天水來天水國姓也遺民以為國家恢復之兆

史魏公自少保六轉而至太師中間近三十年

福壽康寧本朝一人而已文潞公自司空四轉蔡太師自司空三轉秦太師自少保兩轉而已

鄭康成自爲書戒子益恩其末曰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此正孟子所謂父子之閒不責善也蓋不責善非不示以善也不責其必從耳陶淵明命子詩曰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用康成語也

自唐至本朝中書門下出敕其敕字皆平正渾厚元豐後敕出尚書省亦然崇寧閒蔡京臨平寺額作險勁體來長而力短省吏始効之相誇尚謂之司空敕亦曰蔡家敕蓋妖言也京敗言者數其朝京退送及公主改帝姬之類偶不及蔡家敕故至今敕字蔡體尚在

東坡海外詩云夢中時見作詩孫初不解在蜀見蘇山藏公墨迹壘韻竹詩後題云寄作詩孫符乃知此句爲仲虎發也

紹興末謝景思守括蒼司馬季思佐之皆名伋劉季高以書與景思曰公作守司馬九作倅想郡事皆如律令也聞者絕倒

東坡牡丹詩云一朵妖紅翠欲流初不曉翠欲流爲何語及遊成都過木行街有大署市肆曰郭家鮮翠紅紫鋪問士人乃知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東坡蓋用鄉語云蜀人又謂糊

牕曰泥牕花蘂夫人宮詞云紅錦泥牕遶四廊非曾遊蜀亦所不解

東坡先生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有云皐陶爲士將殺人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梅聖俞爲小試官得之以示歐陽公公曰此出何書聖俞曰何須出處公以爲皆偶忘之然亦大稱歎初欲以爲魁終以此不果及揭牓見東坡姓名始謂聖俞曰此郎必有所據更恨

吾輩不能記耳及謁謝貢閣之東坡亦對曰何須出處乃與聖俞語合公賞其豪邁太息不已

宋白尚書詩云風騷墜地欲成塵春鎖南宮入試頻三百俊才衣似雪可憐無箇解詩人又云對花莫道渾無過會與常人舉好詩大抵宋詩雖多疵類而語意絕有警拔者故其自負如此

白樂天詩云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州司馬三見歲重陽本朝太宗時宋太素尚書自翰苑謫鄜州行軍司馬詩云鄜州軍司馬也好畫爲屏又云官爲軍司馬身是謫仙人葢此音司字作入聲讀

故事謫散官雖別駕司馬皆封賜如故故宋尚書在鄜時詩云經時不巾櫛慵更佩金魚東坡先生在儋耳亦云鶴髮驚全白犀圍尚半紅是也至司戶參軍則奪封賜故世傳寇萊公謫雷州借錄事參軍綠袍拜命袍短纔至膝又予少時見王性之曾夫人言曾丞相謫廉州司戶亦借其姪綠袍拜命云

紹興十六七年李莊簡公在藤州以書寄先君有曰某人汲汲求少艾求而得之自謂得計今成一聚枯骨世尊出來也救他不得一聚枯骨出神仙傳老子篇某人者前執政留守金陵暴得疾卒故云

秦丞相晚歲權尤重常有數卒皁衣持梃立府門外行路過者稍顧視謦欬皆呵止之嘗病告一二日執政獨對旣不敢他語惟盛推秦公勲業而已明日入堂忽問曰聞昨日奏事甚久執政惶恐曰某惟誦太師先生勲德曠世所無語終卽退實無他言秦公嘻笑曰甚荷葢已嗾言事官上章執政甫歸閤子彈章

副本已至矣其技刻如此

韓魏公罷政以守司徒兼侍中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公累章牢辭至以爲恐開大臣希望僭忒之階遂改淮南節度使元豐間文潞公亦加兩鎮引魏公事辭卒亦不拜紹興中張俊韓世忠乃以捍虜有功拜兩鎮俄又加三鎮二人皆武人不知辭當時士大夫爲之語曰若加一鎮卽爲四鎮如朱全忠矣奈何

大駕初駐蹕臨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賈輻輳又刱立官府扁牓一新好事者取以爲對曰鈐轄諸道進奏院詳定一司勑令所王防禦契聖眼科陸官人遇仙風藥乾濕脚氣四斤丸偏正頭風一字散三朝御裴陳忠翊四世儒醫陸太丞東京石朝議女壻樂駐泊藥鋪西蜀費先生外甥寇保義卦肆如此凡數十聯不能盡記

高廟謂端硯如一段紫玉瑩潤無瑕乃佳何必以眼爲貴耶晁以道藏硯必取玉斗樣喜其受墨瀋多也每曰硯若無池受墨則墨亦不必磨筆亦不須點惟可作枕耳

呂吉甫問客蘇子瞻文辭似何人客揣摩其意答之曰似蘇秦張儀呂笑曰秦之文高矣儀固不能望子瞻亦不能也徐自誦其表語云面折馬光於講筵廷辯韓琦之奏疏其有自

得之色客不敢問而退

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爲冬住與歲除夜爲對蓋閩音也予讀太平廣記三百四十卷有盧頊傳云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詩唐風曰月其除除音直慮反則所謂冬住者冬除也蓋傳其語而失其字耳

老杜寄薛三郎中詩云上馬不用扶每扶必怒

嗔東坡送喬仝詩云上山如飛嗔人扶皆言老人也益老人諱老故爾若少壯者扶與不扶皆可何嗔之有

宣和末有巨商捨三萬緡裝飾泗州普照塔煥然一新建炎中商歸湖南至池州江中一日晨興忽見一塔十三級浮水上南來金碧照耀而隨波傾颭若欲倒者商舉家及舟師人人見之皆驚怖誦佛既漸近有僧出塔下舉

手揖曰元是裝塔施主船淮上方火災大師將塔往海東行化去語未竟忽大風作塔去如飛遂不見未幾乃聞塔廢於火舒州僧廣勤與商船同行親見之

段成式酉陽雜俎言揚州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沈存中以謂大抵塔有影必倒予在福州見萬壽塔成都見正法塔蜀州見天日塔皆有影亦皆倒也然塔之高如是而影止三二尺纖悉皆具或自天窓中下或在廊廡間亦未易以理推也

唐彥猷硯錄言青州紅絲石硯覆之以匣數日墨色不乾經夜即其氣上下蒸濡着於匣中有如雨露又云紅絲硯必用銀作匣凡石硯若置銀匣中即未乾之墨氣蒸上騰其墨乃著蓋上久之蓋上之墨復滴硯中亦不必經夜也銅錫皆然而銀尤甚雖漆匣亦時有之

但少耳彥猷貴重紅絲硯以銀為匣見其蒸潤而未嘗試他硯也

賀方回狀貌奇醜色青黑而有英氣俗謂之賀鬼頭喜挍書朱黃未嘗去手詩文皆高不獨工長短句也潛邠老贈方回詩云詩束牛腰藏舊稾書訛馬尾辨新讎有二子曰房曰廩於文房從方廩從回蓋寓父字於二子名也

翟耆年字伯壽父公巽參政之子也能淸言工

篆及八分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裝一日往見許顗彥周彥周髽髻着犢鼻褌躡高屐出迎伯壽愕然彥周徐曰吾晉裝也公何怪

元祐七年哲廟納后用五月十六日法駕出宣德門行親迎之禮初道家以五月十六日為天地合日夫婦當異寢違犯者必夭死故世以為忌當時太史選定乃謂人主與后猶天地也故特用此日將降詔矣皇太妃持以為

不可上亦疑之宣仁獨以為此語俗忌耳非典禮所載遂用之其後詔獄既興宦者復謂若廢后可弭此禍上意益不可回矣

政和以後斜封墨敕盛行乃有以寺監長官視待制者大抵皆以非道得之晁叔用以謂視待制可對如夫人蓋為清議貶黜如此又往往以特恩賜金帶朝路混淆然猶以舊制不敢坐狨故當時謂橫金無狨韉與閤門舍人等耳

張山胡直孺同為都司一日過堂從容為蔡京言道流之橫京慨然曰君等不知耳淫侈之風日熾姑以齋醮少間之不暇計此曹也京之善文過如此

蔡京賜第宏敞過甚老疾畏寒幕帘不能禦遂至無設牀處惟撲水少低間架亦狹乃即撲水下作臥室

秦熺作狀元時蔡京親吏高棟猶在謂人曰看他秦太師吾主人乃天下至繆漢也棟當蔡氏盛時官至拱衛大夫領青州觀察使靖康臺評所謂斷脊官為橫行是也有工倉者與之同列官亦相等靖康間僉停廢棟猶以武功大夫為浙東副總管遂終其身不復褫削議者亦置之或自有由也

沈存中辯雞舌香為丁香亹亹數百言竟是以

意度之惟元魏賈思勰作齊民要術第五卷有合香澤法用雞舌香此最的確可引之證而梓中反不及之以此知博洽之難也

顏延年作靖節徵士誄云徽音遠矣誰箴予闕王荆公用此意作別孫少述詩云今去此來何時後有不可誰予規青出於藍者也

先君讀山谷乞猫詩歎其妙晁以道侍讀在坐指聞道貓奴將數子一句問曰此句何謂也

先君曰老杜云暫止啼烏將數子恐是其類以道笑曰君果誤矣乞猫詩數字當音色主反數子謂猫狗之屬多非一子故人家生畜必數之曰生幾子將數子猶言將生子也與杜詩語同而意異以道必有所據先君言當時偶不叩之以爲恨

翟公巽參政靖康初召爲翰林學士過泗州謁僧伽像見鬚忽涌出長寸許問他人皆不見怪之一僧在旁曰公雖召還恐不久復出公扣之曰鬚出者須出也果驗

唐人詩中有曰無題者率杯酒狎邪之語以其不可指言故謂之無題非真無題也近歲呂居仁陳去非亦有曰無題者乃與唐人不類或真無其題或有所避其實失於不深考耳

翟公巽參政守會稽日命工塑真武像既成熟視曰不似不似卽日毀之別塑今告成觀西

廡小殿立像是也道士賀仲清在旁親見之而不敢問

古所謂揖但舉手而已今所謂喏乃始於江左諸王方其時惟王氏子弟爲之故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項烏但聞啞啞聲卽今喏也

荆公詩云閉戶欲推愁愁終不肯去劉賓客詩云與老無期約到來如等閑舍人于蒼取作

一聯云推愁不去還相覓與老無期稍見侵此古句蓋益工矣

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浣花遨頭宴於杜子美草堂滄浪亭傾城皆出錦繡夾道自開歲宴遊至是而止故最盛於他時予客蜀數年屢赴此集未嘗不晴蜀人云雖戴白之老未嘗見浣花日雨也

明州護聖長老法揚藏其祖鄭舍人向所得仁

廟東宮日回賀歲旦書稱皇太子某狀用太子左春坊之印舍人是時猶為館職也

湯岐公初秉政偶刑寺奏牘有云生人婦者高廟問此有法否秦益公云法中有夫婦人與無夫者不同上素喜岐公顧問曰古亦有之否岐公曰古法有無臣所不能記然生人婦之語蓋出三國志杜畿傳上大驚乃笑曰卿可謂博記矣益公陰忌獨謂岐公純篤不忌也

北方民家吉凶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韓魏公自樞密歸鄴赴一姻家禮席偶取盤中一荔枝欲啗之白席者遽唱言曰資政喫荔枝請衆客同喫荔枝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復取白席者又曰資政惡發也請衆客放下荔枝魏公為一笑惡發猶云怒也

唐自相輔以下皆謂之京官言官於京師也其

常參者曰常參官未常參者曰未常參官國初以常參官預朝謁故謂之升朝官而未預者曰京官元豐官制行以通直郎以上朝預宴坐仍謂之升朝官而按唐制去京官之名凡條制及吏牘止謂之承務郎以上然俗猶謂之京官

唐所謂丞郎謂左右丞六曹侍郎也尚書雖序左右丞上然亦通謂之丞郎猶今言侍從官

也俗又謂之兩制指內制而言然非翰苑西掖亦曰兩制正如丞郎之稱契丹僭號有髙坐官亦侍從之比坐字本犯御嫌名或謂丞郎爲左右丞中書門下侍郎亦非也

唐高祖實錄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下詔曰釋典微妙淨業始於慈悲道教沖虛至德去其殘暴況乎四時之禁毋伐麛卵三驅之禮不取順從益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經邦咸

率斯道朕祗膺靈命撫遂羣生言念亭育無忘鑒昧殷帝去網庶踵前修齊王捨牛實符本志自今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十直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此三長月斷屠殺之始也唐士大夫如白居易輩蓋有遇此三齋月杜門謝客專延緇流作佛事者今法至此月亦減去食羊錢蓋其遺制

老學菴筆記卷第八 終

老學菴筆記卷第九

蜀父老言王小皤之亂自言我土鍋村民也豈能霸一方有李順者孟大王之遺孤初蜀亡有晨興過摩訶池上者見錦箱錦衾覆一襁褓嬰兒有片紙在其中書曰國中義士爲我養之人知其出於宮中因收養爲順是也故蜀人惑而從之未幾小皤戰死衆推順爲主下令復姓孟及王師薄城城且破矣順忽飯

城中僧數千人以祈福又度其童子亦數千人皆就府治削髮衣僧衣晡後分東西兩門出出盡順亦不知所在蓋自髠而遯矣明日王師入城捕得一髯士狀頗類順遂誅之而實非也有帶御器械張舜卿者因奏事密言臣聞順已逸去所獻首蓋非也太宗以爲害諸將之功叱出將斬之已而貸之亦坐免官及真廟天禧初順竟獲於嶺南初欲誅之於

市尸令百官賀呂文靖爲知雜御史以爲不可但即獄中殺之人始知舜卿所奏非妄也蜀人又謂順逃至荆渚入一僧寺有僧熟視曰汝有異相當爲百日偏霸之主何自在此汝宜急去今年不死尚有數十年壽亦可怪也又云方順之作有術士拆順名曰是一百八日有西川耳安能久也如期而敗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降爲幷州廢舊城

徙州於榆次今太原則又非榆次乃三交城也城在舊城西北三百里亦形勝之地本名故軍又嘗爲唐明鎮有晉文公廟甚盛平太原後三年帥潘美奏乞以爲幷州從之於是徙晉文公廟以廟之故址爲州治又徙陽曲縣於三交而榆次復爲縣國史所載頗略方承平時太原爲大鎮其興廢人人能知之故史亦不備書今陷沒幾七十年遂有不可詳者矣

唐小說載有人路逢奔馬入都者問何急如此其人答曰應不求聞達科本朝天聖中初置賢良方正等六科許少卿監以上奏舉自應者亦聽俄又置高蹈丘園科亦許自於所在投狀求試時以爲笑予少時爲福州寧德縣主簿提刑樊茂實以職狀舉予曰有聲於時不求聞達後數月再見之忽問曰何不來取

奏狀予笑答之曰恐不稱舉詞故不敢茂實亦笑傾書吏促發奏然予竟不投也

成都士大夫家法嚴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貧而未仕則賣白龍丸一日得官止不復賣城北郭氏賣豉亦然皆不肯爲市井商賈或舉貨營利之事又士人家子弟無貧富皆著蓋心衣紅勒帛狹如一指大稍異此則共嘲笑以爲非士流也

周禮蜩氏注云蜩今御所食蝭也漢書霍光傳亦有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此何等物而漢人以供玉食及宗廟之薦耶古今事不同如此

眞宗御集有苑中賞花詩十首内一首龍柏花李文饒平泉山居草木記有藍田之龍柏宋子京又有眞珠龍柏詩劉子儀晁以道朱希眞亦皆有此作予長於江南未嘗見也或云

本出鄜坊間

舒煥堯文東坡公客建炎中猶在有子為湖南一縣尉遇盜燒死堯文年九十矣驚悸得病而卒

陳無已子豐詩亦可喜晁以道家中有謝陳十二郎詩卷是也建炎中以無已故特命官李鄴守會稽來從鄴作攝局鄴降虜豐亦被縶而去無已之後遂無在江左者豐亦不知存亡可哀也

劉道原壯輿載世藏書甚富壯輿死無後書錄於南康軍官庫後數年胡少汲過南康訪之已散落無餘矣

行在百官以祠事致齋於僧寺多相與徧遊寺中因遊傍近園館或齋於道宮亦然按張文昌僧寺宿齋詩云曉到金光門外寺寺中新竹隔簾多齋官禁與僧相見院院關門不得

過乃知唐齋禁之嚴如此今律所云作祀事悉禁是也

韓子蒼詩喜用攧字如東騎攧西畤船攧清溪尚一樽之類出於唐詩人錢起城隅攧歸騎也

政和神霄玉淸萬壽宮初止改天寧萬壽觀爲之後別改宮觀一所不用天寧若州城無宮觀即改僧寺俄又不用宮觀止改僧寺初通

撥賜產千畝已而豪奪無涯西京以崇德院爲宮據其產二萬一千畝賃舍錢園利錢又在其外三泉縣以不隸州特置已而民縣皆改一僧寺爲神霄下院騷驛白張至宣和末方已

天下神霄皆賜威儀設於殿帳座外面南東壁從東第一架六物曰錦繖曰絳節曰寶蓋曰珠幢曰五明扇曰旌從東第二架六物曰絲

拂曰旛曰鶴扇二曰金鉞曰如意西壁從東第一架六物曰如意曰玉斧曰鶴扇二曰旛曰絲拂西壁從東第二架曰旌曰五明扇曰珠幢曰寶蓋曰絳節曰錦繖東南繖兵火往往不復在蜀中多徙于天慶觀聖祖殿今猶有存者

神霄以長生大帝君青華帝君爲主其次曰蓬萊靈海帝君西元大帝君東井大帝君西華大帝君清都大帝君中黄大帝君又有左右仙伯東西壁吏二十有二人繪於壁又有韓君丈人祀於側殿曰此神霄帝君之尚實也其說皆出於林靈素張虛白劉棟

天禧中以王捷所作金寶牌賜天下至宣和末又以方士劉知常所鍊金輪頒之天下神霄宮名曰神霄寶輪知常言其法以汞鍊之成金可鎮分野兵饑之災時宣和七年秋也遣

使押賜天下太常方下奉安寶輪儀制而虜寇已渡河矣

本朝康保裔真廟時爲高陽關都部署契丹入寇戰死祖志忠後唐明宗時討王都戰死父再遇太祖時爲將討李筠戰死三世皆死國事

天聖初宋元憲公在場屋日夢魁天下故事四方舉人集京師當入見而宋公姓名偶爲衆

人之首禮部奏舉人宋郊等公大惡之以為夢徵止此矣然其後卒為大魁紹興初張子韶亦夢魁天下比省試類榜坐位圖出其第一人則張九成也公殊怏怏及廷試唱名亦冠多士與元憲事正同

王襄公自金陵召還不降詔止於茶藥合中賜御飛白王欽若三字而中使口傳密旨襄公即上道至國門輔臣以下皆未知政和中蔡

太師在錢塘一日中使賜茶藥亦於合中得大玉環徑七寸色如截肪京拜賜即治行後二日詔至即日起發二事略相似然非二人者必無此事也

孫義傳張津常著絳帕頭帕頭者巾幘之類猶今言幞頭也韓文公云以紅帕首已為失之東坡云絳帕蒙頭讀道書增一蒙字其謬尤甚

貴臣有疾宣醫及物故敕葬本以為恩然中使挾御醫至凡藥必服其家不敢問蓋有為醫所誤者敕葬則喪家所費至傾竭貲貨其地又未必善也故都下諺曰宣醫納命敕葬破家慶曆中始有詔已降指揮敕葬而其家不願者聽之西人云姚麟敕葬乃絕地故其家遂衰

范文正公喜彈琴然平日止彈履霜一操時人

謂之范履霜

韓子蒼和錢遜叔詩云叩門忽送銅山句知是賦詩人姓錢蓋唐詩人錢起賦詩以姓為韻有銅山許鑄錢之句

撫州紫府觀真武殿像設有六丁六甲神而六丁皆為女子像黃太山書殿牓曰感通之殿感通乃醴泉觀舊名（至和二年十二月賜名）而像設亦醴泉舊制也

東坡先生在中山作戚氏樂府詞最得意幕客李端叔跋三百四十餘字敘述甚備欲刻石傳後爲定武盛事會謫去不果今乃不載集中至有立論排詆以爲非公作者識真之難如此哉

予在成都偶以事至犀浦過松林甚茂問馭卒此何處答曰師塔也蓋謂僧所葬之塔於是乃悟杜詩黃師塔前江水東之句

南朝詞人謂文爲筆故沈約傳云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于筆約兼而有之又庾肩吾傳梁簡文與湘東王書論文章之弊曰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又有沈詩任筆之語老杜寄賈至嚴武詩云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杜牧之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亦襲南朝語爾往時諸晁謂詩爲詩筆亦非也

東蒙蓋終南山峯名杜詩云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皆長安也种明逸東蒙新居詩亦云登遍終南峯東蒙最孤秀南士不知故註杜詩者妄引顓臾爲東蒙主以爲魯地

紹興初程氏之學始盛言者排之至譏其幅巾大袖胡康侯力辯其不然曰伊川衣冠未嘗

與人異也然張文潛元祐初贈趙景平主簿詩曰明道新墳草已春遺風猶得見門人定知魯國衣冠異盡戴林宗折角巾則是自元祐初爲程學者幅巾已與人異矣衣冠近古正儒者事譏者固非辨者亦未然也

晁氏世居都下昭德坊其家以元祐黨人及元符上書籍記不許入國門者數人以道其一也嘗於鄭洛道中遇降卷作詩云沙場尺箠

致羌渾玉陛俱承雨露恩自笑百年家萬隔
一生腸斷國西門方是時士大夫失職如此
安得不兆亂乎

鄭介夫嘗作詩多至數千篇謫英州過赦得歸
有句云未言路上舟車費尚欠城中酒藥錢
絕似王元之也

元祐初蘇子由爲戶部侍郎建言都水監本三
司之河渠案將作監本三司之修造案軍器

監本三司之甲冑案三司今戶部也而三監
乃隸工部請三監皆兼隸戶部凡有所爲戶
部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寡而工部任
其工之良楛程其作之遲速朝廷從其言爲
立法及紹聖中以爲害元豐官制罷之建中
靖國中或欲復從元祐已施行矣時豐相之
爲工部尚書獨持不可曰設如都水監塞河
軍器監造軍器而戶部以爲不可則已矣若
以爲可則併任其事可也今戶部吝其費裁
損之乃令工部任河之決塞器之利鈍爲工
部者不亦難乎議遂寢相之本主元祐政事
者然其言公正不阿如此可謂賢矣

徽宗嘗乘輕舟泛曲江有宮嬪持寶扇乞書者
上攬筆亟作草書一聯云渚蓮參法駕沙鳥
犯鉤陳俄復取筆塗去犯鉤陳三字曰此非
佳語此聯實李商隱東宮詩亦不祥也李耕
道云

東坡在黃州時作西捷詩曰漢家將軍一丈佛
詔賜天閑八尺龍露布朝馳玉關塞捷烽夜
到甘泉宮似聞指麾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
戎放臣不見天顏喜但覺草木皆春容一丈
佛者王中正也以此詩爲非東坡作耶氣格
如此孰能辨之以爲果東坡作耶此老豈譽
王中正者蓋刺之也以三百篇言之君子偕

老是矣
南朝謂北人曰傖父或謂之虜父南齊王洪軏
上谷人事齊高帝為青冀二州刺史勵清節
州人呼為虜父使君今蜀人謂中原人為虜
子東坡詩久客厭虜饌是也因目北人仕蜀
者為虜官晁子止為三榮守民有訟資官縣
尉者曰縣尉虜官不通民情子止為窮治之
果負冤民既得直拜謝而去子止笑諭之曰

我亦虜官也汝勿謂虜官不通民情聞者皆
笑
紹興末予見陳魯公留飯未食而揚郡王存中
來白事魯公留予便坐而見之存中方不為
朝論所與予年少意亦輕之趣遜後聽其言
曾魯公與之言及邊事存中曰士大夫多謂
當列兵淮北以守淮計卽可守因圖進取中
原萬一不能支卽守大江未晚此說非也士
惟氣全乃能堅守若俟其敗北則士氣已喪
非特不可守淮亦不能守江矣今據大江之
險以老彼師則有可勝之理若我師克捷士
氣已倍彼奔潰不暇然後徐進而北則中原
有可取之理然曲折尚多豈易言哉予不
覺太息曰老將要有所長然退以語朝士多
不解也
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讀陶淵明柳子厚二集謂

之南遷二友予讀宋白尚書玉津雜詩有云
坐臥將何物陶詩與柳文則前人蓋有與公
暗合者矣
凌霄花未有不依木而能生者惟西京富鄭公
園中一株挺然獨立高四丈圍三尺餘花大
如杯旁無所附宣和初景華苑成移植於芳
林殿前畫圖進御
政和宣和間妖言至多織文及纈帛有遍地桃

冠有並桃香有佩香曲有賽兒而道流爲公卿受籙議者謂桃者逃也佩香者背鄉也賽者塞也籙者戮也蔡京書神霄玉淸萬壽宮及玉皇殿之類玉字旁一點筆勢險急有道士觀之曰此點乃金筆而鋒芒侵王豈吾教之福哉侍晨李德柔勝之親聞其言嘗以語先君又林靈素詆釋教謂之金狄亂華當時金狄之語雖詔令及士大夫章奏碑版亦多

用之或以爲讖云前知金賊之禍故欲廢釋氏以厭之其實亦妖言耳

近世士大夫多不練故事或爲之語曰上若問學校法制當對曰有劉士祥在問典禮因革當對曰有齊閎韶在士祥閎韶蓋國子監太常寺老吏也史院吏有稱議史官者曰史官筆削有定本個箇一様或問何也曰將吏人編出曰府中臣僚上言字坐去上字其後奉聖旨依字亦坐去而從旁注從之二字即一日筆削了矣

政和後道士有賜玉方符者其次則金方符長七寸闊四寸面爲符背鑄御書曰賜某人奉以行教有違天律罪不汝貸結於當心每齋醮則服之會稽天寧萬壽觀有老道士盧浩眞者嘗被金符之賜予少時親見之

世傳唐呂府君勑葬碑呂名惠恭僧大濟之父

大濟代宗時內道場僧也官至殿中監故惠恭贈官爲兗州刺史而官爲營葬宣和中會稽天寧觀道士張若水官爲藥珠殿校籍贈其父爲朝奉大夫母封宜人嘗見其母賜誥云嘉其教子之勤寵以宜家之號詩人林子來亦有贈道官萬大夫焚黃詩然二人者品秩猶未高若林靈素以侍晨恩數視執政則贈官必及三代矣大抵當時道流皆恩不可

勝載中更喪亂吏皆不得書此偶因事見之耳

北都有魏博節度使田緒遺愛碑張弘靖書何進滔德政碑柳公權書皆石刻之傑也政和中梁左丞子美爲尹皆毀之以其石刻新頒五禮新儀

近世名士李泰發光一字泰定晁以道説之一字伯以潘義榮良貴一字子賤張全眞守一

字子丙周子充必大一字洪道芮國器燁一字仲蒙林黃中栗一字寬夫朱元晦熹一字仲晦人稱之多以舊字其作文題名之類必從後字後世殆以疑矣

王荊公熙寧初召還翰苑初侍經筵之日講禮記曾參易簀一節因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見於牀第之間君子以仁行禮其勤至於垂死之際姑息者且止之辭也天下之害未有不由於且止者也此說不見於文字予得之於從伯父彥遠

老學菴筆記卷第九終

老學菴筆記卷第十

世多書白樂天用相字多從俗語作思必切如爲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是也然北人大抵以相字作入聲至今猶然不獨樂天老杜云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亦從入聲讀乃不失律俗謂南人入京師效北語過相藍輒讀其牓曰大厮國寺傳以爲笑

中貴楊戩於堂後作一大池環以廊廡扃鐍周

密每浴時設浴具及澡豆之屬於池上乃盡屏人躍入池中游泳率移時而出人莫得窺然但謂其性喜浴於池耳一日戩獨寢堂中有盜入其室忽見牀上乃一蝦蟆大可一牀兩目如金光彩射人盜爲之驚仆而蝦蟆已復變爲人乃戩也起坐擁劒問曰汝爲何人盜以實對戩擲一銀香毬與之曰念汝迫貧以此賜汝切勿爲人言所見也盜不敢受拜而出後以他事繫開封獄自道如此

廟諱同音署字常怨反樹字殊遇反然皆諱避則以爲一字也北史杜弼傳齊神武相魏時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取署字子炎讀署爲樹神武怒其犯諱杖之則署與樹音不同當時雖武人亦知之而今學士大夫乃不能辨方嘉祐治平之間朝士如宋次道蘇子容輩皆精於小學亦不以爲言何也

東坡素知李廌方叔方叔赴省試東坡知舉得一卷子大喜手批數十字且語黃魯直曰是必吾李廌也及拆號則章持致平而廌乃見黜故東坡山谷皆有詩在集中初廌試罷歸語人曰蘇公知舉吾之文必不在三名後及被黜廌有乳母年七十大哭曰吾兒遇蘇內翰知舉不及第它日尚奚望遂閉門睡至夕不出發壁視之自縊死矣廌果終身不第以

死亦可哀也
楊文公云蓋期遊岱之魂遂協生桑之夢世以其年四十八故稱其用生桑之夢爲切當不知遊岱之魂出河東記韋齊休事亦全句也
閩中有習左道者謂之明教亦有明教經甚多刻版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銜贅其後燒必乳香食必紅蕈故二物皆翔貴至有士人宗子輩衆中自言今日赴明教齋予嘗詰

之此魔也奈何與之遊則對曰不然男女無別者爲魔男女不親授者爲明教明教遇婦人所作食則不食然嘗得所謂明教經觀之誕謾無可取直俚俗習妖妄者所爲耳又或指名族士大夫家曰此亦明教也不知信否偶讀徐常侍稽神錄云有善魔法者名曰明教則明教亦久矣
芰菱也今人謂卷荷爲伎荷伎立也卷荷出水面亭亭植立故謂之伎荷或作芰非是白樂天池上早秋詩云荷芰綠參差新秋水滿池乃是言荷及菱二物耳
蔡太師作相時衣青道衣謂之太師青出入乘棕頂轎子謂之太師轎子秦太師作相時裹頭巾當面偶作一摺謂之太師錯摺樣第中窗上下及中一二眼作方眼餘作疎櫺謂之太師窗

張魏公有重望建炎以來置左右相多矣而天下獨目魏公爲張右相丞相帶都督亦數人而天下獨目魏公爲張都督雖夷狄亦然然魏公隆興中再入亦止於右相領都督乃知有定數也
東坡絶句云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闌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淸明紹興中予在福州見何晉之大著自言嘗從張文

潛遊每見文潛哦此詩以爲不可及余按杜牧之有句云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誰此凭闌干東坡固非竊牧之詩者然竟是前人已道之句何文潛愛之深也豈別有所謂乎聊記之以俟識者

今人謂後三日爲外後日意其俗語耳偶讀唐逸史裴老傳乃有此語裴大曆中人也則此語亦久矣

嚴州建德縣有崇勝院藏天聖五年內降劄子設道場云皇太后賜錢三十兩皇太妃施錢二十貫皇后施錢十貫朱淑儀施錢五貫有仁廟飛白御書今皆存蓋院有僧嘗際遇眞廟召見賜衣及香燭故也猶可想見祖宗恭儉之盛予在郡初不聞逮代歸始知之不及刻石至今爲恨

徐敦立侍郎頗好謔紹興末嘗爲予言柳子厚非國語之作正由平日法國語爲文章看得熟故多見其疵病此俗所謂沒前程者也子曰東坡公在嶺外特喜子厚文朝夕不去手與陶淵明並稱二友及北歸與錢濟明書乃痛詆子厚時令斷刑四維貞符諸篇至以爲小人無忌憚者豈亦由朝夕紬繹耶恐是非國語之報敦立爲之抵掌絕倒

蔡攸初以淮康節領相印徽宗賜曲宴因語之

曰相公公相子蓋是時京爲太師號公相攸即對曰人主主人翁其善爲諧給如此

白樂天云微月初三夜新蟬第一聲僕元憲云綠樹新蟬第一聲王荊公云去年今日靑松路憶似聞蟬第一聲三用而愈工信詩之無窮也

蘇子容詩云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衆引聲長蘇子由詩云明日白麻傳好語曼聲微繞

殿中央益昔時宣制皆曼延其聲如歌詠之狀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有旨下閤門令平讀遂爲故事

蔡元長當國時士大夫問軌革往往畫一人戴草而祭輒指之曰此蔡字也必由其門而進及童貫用事又有畫地上奏樂者曰土上有音童字也其言亦往往有驗及二人者廢則亦無復占得此卦紹興中秦會之專國柄又

多畫三人各持禾一束則又指之曰秦字也其言亦頗驗及秦氏既廢亦無復占得此卦矣若以爲妄則紹興中如黑象蘿畜書數百冊對人撿之予親見其有三人持禾者在其間亦未易測也

祖宗時有知樞密院及同知簽署之類治平後避諱改曰簽書政和以後宦者用事輒改內侍省都知曰知內侍省事都知曰同知內侍省事押班曰簽書內侍省事蓋倣樞密院也建炎中始復舊近有道士之行天心法者自結銜曰知天樞院事亦有稱同知簽書者又可一笑也

考工記弓人注云䐑亦黏也音職今婦人髮有時爲膏澤所黏必沐乃解者謂之䐑正當用此字

司馬侍郎朴陷虜後妾生一子於燕名之曰通

國寶取蘇武胡婦所生子之名名之而國史不書其家亦諱之

太祖開國雖追尊僖祖以下四廟然惟宣祖昭憲皇后爲大忌忌前一日不坐則太祖初不以僖祖爲始祖可知真宗初罷宣祖大忌祥符中下詔復之然未嘗議及僖祖則真宗亦不以僖祖爲始祖可知今乃獨尊僖祖使宋有天下二百四十餘年太祖尚不正東向之

位恐禮官不當久置不識也

與國中靈州貢馬足各有二距其後靈州陷於西戎宣和中燕山府貢馬亦然而北虜之禍遂作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爲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眞書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爲隸自歐陽公始

太宗時史官張洎等撰太祖史凡太宗聖諭及史官采摭之事分爲朱墨書以別之此國史有朱墨本之始也元祐紹聖皆嘗修神宗實錄紹聖所修既成焚元祐舊本有敢私藏者皆立重法久之內侍梁師成家乃有朱墨本以墨書元祐所修朱書紹聖所修稍稍傳於士大夫家紹興初趙相鼎提舉再撰又或以雌黃書之目爲黃本然世罕傳

先太傅慶曆中賜紫章服赴閤門拜賜乃塗金魚袋也豈官品有等差歟

史丞相言高廟嘗臨蘭亭賜壽皇於建邸後有批字云可依此臨五百本來看蓋兩宮之篤學如此世傳智永寫千文八百本於此可信矣

晉人避其君名猶不避嫌名康帝名岳鄧岳改名嶽

唐初不避二名太宗時猶有民部李世勣虞世南皆不避也至高宗即位始改爲戶部世南已卒世勣去世字惟名勣或者尙如古卒哭乃諱歟

唐王建牡丹詩云可憐零落蘂收取作香燒雖工而格卑東坡用其意云未忍汚泥沙牛酥煎落蘂超然不同矣

張繼楓橋夜泊詩云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

聲到客船歐陽公嘲之云句則佳矣其如夜半不是打鐘時後人又謂惟蘇州有半夜鐘皆非也按于鄴褒中即事詩云遠鐘來半夜明月入千家皇甫冉秋夜宿會稽嚴維宅詩云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此豈亦蘇州詩耶恐唐時僧寺自有夜半鐘也京都街鼓今尚廢後生讀唐詩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況僧寺夜半鐘乎

宋文安公自禁庭謫鄜時詩云九月一日奉急宣連忙趍至閤門前忽爲典午知何罪謫向鄜州更憮然蓋當時謫黜者召至閤門受命乃行也

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燈盞詩今漢嘉有之蓋夾燈盞也一端作小竅注清冷水於其中每夕一易之尋常盞爲火所灼而燥故速乾此獨不然其省油幾半邵公濟牧漢嘉時數以遺中朝士大夫按文安亦嘗爲玉津令則漢嘉出此物幾三百年矣

祥符中有布衣林虎上書眞廟曰此人姓林名虎必尚怪者也罷遣之宣和中有林虎者賜對徽宗亦異之賜名於虎上加竹然字書初無此字乃自稱塤篪之篪而書名不敢增但作篪云

吳中卑薄斸地二三尺輒見水予頃在南鄭見一軍校火山軍人也言火山之南地尤枯瘠鋤钁所及烈焰應手漏出故以火山名軍尤爲異也

楚語曰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睿廣也其治之不疚也猶自爲未艾荊公嘗摘取睿廣二字入表語中蔡京爲翰林學士議神宗諡因力主睿廣二字而忘其出楚語也范彝叟折之曰此楚語所載先帝言必稱堯舜今乃捨

六經而以楚語爲諡號可乎京遂屈韓丞相師朴亦云睿廣但可作僧法名耳時亦以爲名言

今人謂貝州爲甘陵吉州爲廬陵常州爲毗陵峽州爲夷陵皆自其地名也惟嚴州有嚴光釣瀨名嚴陵瀨嚴陵乃其姓字瀨是釣處若謂之嚴瀨尚可今俗乃謂之嚴陵殊可笑也

唐質肅公參禪得法於浮山遠禪師嘗作贈僧

詩云今日是重陽勞師訪野堂相逢又無語籬下菊花黃

今人謂娶婦爲索婦古語也孫權欲爲子索關羽女袁術欲爲子索呂布女皆見三國志

元豐間有俞充者諂事中官王中正中正每極口稱之一日充死中正輒侍神廟言充非獨吏事過人遠甚參禪亦超然悟解今談笑而終略無疾恙上亦稱歎以語中官李舜舉舜舉素敢言對曰以臣觀之止是猝死耳人臣其直

古所謂路寢猶今言正廳也故諸侯將薨必遷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非惟不瀆亦以絕婦寺矯命之禍也近世乃謂死於堂與爲終於正寢誤矣前輩墓誌之類數有之皆非也

黃魯直詩云公虛采蘋宮行樂在小寢按魯僖公薨於小寢杜預謂小寢夫人寢也魯直

亦習於近世謂堂爲正寢故以小寢爲妾媵所居耳不然既云虛采蘋宮又云在小寢何耶

王黼作相其子閎孚作待制造朝財十四歲都人目爲胡孫待制

晉人所謂見何次道令人欲傾家釀猶云欲傾竭家貲以釀酒飲之也故魯直云欲傾家以繼酌韓文公借以作簟詩云有賣直欲傾家

貲王平父謝先大父贈簟詩亦云傾家何計效韓公皆得晉人本意至朱行中舍人有句云相逢盡欲傾家釀久客誰能散橐金用家釀對橐金非也

錢勰字穆父祖禹字淳皆一字交友以其難呼故增父字非其本也

錢穆父風姿甚美有九子都下九子母祠作一巾紵美丈夫坐於西偏俗以爲九子母之夫

故都下謂穆父爲九子母夫東坡贈詩云九子羨君門戶壯蓋戲之也

保壽禪師作臨濟塔銘云師受黃檗印可尋抵河北鎮州城東臨滹沱河側小院住持名臨濟其後墨君和太尉於城中捨宅爲寺亦以臨濟爲名墨君和名見唐書及五代史其事甚詳近見呂元直丞相燕魏錄載眞定安業坊臨濟院乃昭憲杜太后故宅按保壽與臨濟乃師弟子不應有誤蓋所謂臨濟院者又嘗遷徙耶

謝任伯參政在西掖草蔡太師謫散官制大爲士大夫所稱其數京之罪曰列聖詒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耘鋤略盡其語出於張文潛論唐明皇曰太宗之法度廢革略盡貞觀之風俗變壞無餘也

呂進伯作考古圖云古彈棋局狀如香鑪蓋謂其中隆起也李義山詩云玉作彈棋局中心

亦不平今人多不能解以進伯之說觀之則粗可見然恨其藝之不傳也魏文帝善彈棋不復用指第以手巾角拂之有客自謂絕藝及召見但低首以葛巾角拂之文帝不能及也此說今尤不可解矣大明龍興寺佛殿有魏宮玉石彈棋局上有黃初中刻字政和中取入禁中

昭德諸晁謂壻爲借倩之倩云近世方訛爲倩

盻之倩予幼小不能叩所出至今悔之
紹聖元符之間有馬從一者監南京排岸司適
漕使至隨衆迎謁漕一見怒甚卽叱之曰聞
汝不職正欲按汝何以不亟去尚敢來見我
耶從一皇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求哀不
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
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
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盖誤認爲

温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
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爲笑

蔡太師父葬臨平山山爲駝形術家謂駝負
重則行故作塔於駝峰而其墓以錢塘江爲
水越之秦望山爲案可謂雄矣然富貴旣極
一旦喪敗幾於覆族至今不能振俗師之不
可信如此

該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爲翰林學士巢敗被
誅今唐書取其事按尹師魯作大理寺丞皮
子良墓誌稱曾祖曰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
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
爲吳越丞相父璨爲元帥府判官三世皆以
文雄江東據此則日休未嘗陷賊爲其翰林
學士被誅也光業見吳越備史頗詳孫仲容
在仁廟時仕亦通顯乃知小說謬妄無所不
有師魯文章傳世且剛直有守非欺後世者

可信不疑也故予表而出之爲襲美雪謗於
泉下

鄒忠公夢徽廟賜以筆作詩記之未幾疾不起
說者謂筆與畢同音蓋杜牧夢改名畢之類

唐小說載李紓侍郎罵負販者云頭錢價奴兵
頭錢猶言一錢也故都俗語云千錢精神頭
錢賈亦此意云

楊朴處士詩云數箇胡皴徹骨乾一壺村酒膠

牙酸南楚新聞亦云一楪毬損數十皴鑑之
猶自有紅鱗不知皴何物疑是餅餌之屬
白樂天寄裴晉公詩云聞說風情筋力在只如
初破蔡州時王禹玉送文太師詩云精神如
破貝州時用白語而加工信乎善用事也

茲集向編稗海函中人爭謂其拾得小碎
如五色線酉陽雜俎之類讀至仁宗飛白
指宗宸翰張德遠誅范瓊于建康獄中都

人皆鼓舞秦會之殺岳飛於臨安獄中都
人皆涕泣王仲信作父書而不顧官秦熺
任元受視母病而不肯從魏公請則真足
補史之遺而外史之鑿鑿僅僅杜宇為謝
豹不律為綠沈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耶

湖南毛晉識

老學菴筆記卷第十

愧郯錄十五卷

（宋）岳珂撰

宋刻本

愧郯錄十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岳珂撰。珂有九經三傳沿革例、已著錄。是書多記宋代制度、參證舊典之異同。曰愧郯者、取左傳郯子來朝、仲尼問官之事。言通知掌故有愧古人也。其中記魚袋頒賜及章飾之始末、公主之改稱帝姬、辨論甚確。同二品之起於五代、金帶之有六種、金塗帶之有九種、皆史志所未備。至敘尚書之名、引戰國時已有尚冠尚衣之屬、皆杜氏通典職官所未及者。其徵引可云博洽、與石林燕語諸書亦如驂有靳矣。其閒偶爾舛誤、如論金太祖建元始於天輔、而以收國爲遼帝年號、及通考所摘誤以九品中正爲官品之類、亦閒有之。然大致考據典贍、於史家禮家均爲有裨。不可謂非中原文獻之遺也。

槐郯錄序　　相臺　岳　珂

昔者吾夫子求文獻於杞而不足證[illegible]於郯而有餘師方春秋時二國[illegible]地生齒廣輪衆寡亡以大相過也其亦僅存焉耳矣而杞之志若曰吾蕞爾邑要非天下之所取正周禮秉魯夏盟主晉舊章故府之藏不彼即焉而避哉邈乎之問乃及於我是何庸知維郯則異然謂吾之褊陋誠不足以儕諸建國而金天百世之澤且幸至于今而未斬況夫統系之所接傳聞之所逮是區區者而不余守則暴棄之舉其將何辭以謝夫人是故典則之在王府一忽其詒則與和鈞關石俱蕩於浮埃惟不自安於陋顧如典墳朴略之餘聖人之所不能悉識者亦或可歷陳而枚舉然則謂世有先後國有彝昭而不存乎其人焉可不可也

國朝受命世有顯德典章文物之盛跨五軼帝二百七八十年間名公鉅卿所以討論潤色之者固已無餘蘊矣而又禮掌於頌臺議參於儒館彌闕軼訂同異間承之以有位之文者俾畢得以獻疑而釋聞則出位之言固非羣有司之所當與抑猶聞之郯之來也魯固逆陋之矣叔孫昭子之問聊以藉俎豆之口而郯子奮然曰我知之不俟申言之及纚纚其辭累數百言而不少止郯未嘗以揜人自疑而魯多君子亦不以其強聒為疑也若夫杞則自棄矣蕞媮益夸每視己為不足進至取通國之禮而夷之一字之貶屢加而曾不知所以為恥學者循其末流而遡其所志輕重且將誰擇哉珂晚學其位于

朝又羣有司之賤者也譬諸小國無證杞之責而有睎郯之心凡其廷紳之所緒聞謀記之所膚受隱而不合必求其當博取精覈使

皆有据依而後牘之蓋不敢以陋自處而懼
其班於學域之夷博識之士或以吾夫子之
不耻於問者而就正焉則亦庶乎其有一得
之愚也凡書皆
祖宗若
當世事名前哲所以尊
朝廷爲卷者十有五總一百十七則命之曰
媿郯以志其愧嘉定焉逢淹茂歲圍如既望
謹序

愧郯錄目錄

相臺岳 珂

卷第一 十一則

祖宗徽稱
五字定制
崇政改謚
后謚因革
隆祐壽康宫
申福殿
永崇陵
追改陵名
郊廟之詠
號謚之異
宗室聯名

卷第二 八則

近屬名制
宗廟舊諱
舊諱訓名

御名不聯字
淳熙南衙
孝明后制
宗族之別
聖旨敎令之別

卷第三 六則

南北郊
思陵近誤
諸陵複名

館學輕重
階官避家諱
贈官回避

卷第四 五則

先廟後郊
魚袋
服章入銜
執政階官封爵
尚書之名

卷第五 九則

永固更號
熙寧崇寧年號
泰安宮
五齊三酒
齊酒廢革
牲牢均胙
副本緣起
百官轉對

任子分授

卷第六 十二則

寺監簿職守
牙魚不可服用
眞徽沔三州
國名寓意
辛簡穆謚
修書恩數
閩中謠傳兆域

開元寺
紹興嘉泰二詞
北使借官
官年實年
仙釋異教之禁
卷第七 二則
官品名意之訛
散階勳官寄祿功臣檢校試銜
卷第八 十則
年號閣名
陞建府鎮
昇定建府
鎮號封國
詞科宗室二制
中司論事
給舍論駁
帶節降麻
納節舊典

彭輅告詞
卷第九 十則
禮殿坐像
作邑之制
歲降度牒
宣總公移
書記支使
樞密稱呼
國忌日斷刑
官品不分別
金年號
場屋編類之書
卷第十 七則
人品明證
改易職事官名稱
李文簡奏藁
同二品
旄節

慈德宮
寺觀刱差住持

卷第十一 五則

制舉科目
追冊后
后陵名樂舞
上后謚官
告謚祖廟

卷第十二 七則

文武服帶之制
非宰執賜笏頭帶
開禧復泗州赦
宮禁進見
刋進書載表卷首
金銀牌
古今祠廟

卷第十三 十則

指南記里鼓車

京師木工
國忌設齋
皇祐差牒
紹興儲議
遂國記誤
武定軍
金版
薦饗太廟
冷端甲

卷第十四 七則

九閣
天章閣侍講班次
天章閣
天章閣官名
敷文閣
直省官
藩邸旌節

卷第十五 八則

外戚贈王爵
贈官不改國
鎖小殿子
國初宮禁節料錢
赦宥之數
祖宗朝田米直
潜藩節鎮
官稱不避曹司

愧郯錄目錄

愧郯錄卷第一 十一則

相臺岳珂

祖宗徽稱

國初親廟謚皆二字　藝祖上賓李文正昉上初謚以六字而後列聖皆遵用之大中祥符初符貺洊臻登封降禪彌文具舉於是始用開元增謚之制是年十一月甲申第詔太廟二室各增八字爲十四字五年十月戊午　聖祖降延恩殿告以長發之祥閏月乙亥復加二字　親廟亦衍而四焉真宗既謚　仁皇以澶淵之功不著　詔益以武定爲八字始用　天聖二年初郊奉冊因郊增謚蓋昉于此　慶曆七年十一月又郊遂再增八字於是十六字之制定爲不刊弗復可增益矣然　仁宗　英宗之謚增於元豐六年屢郊之後　神宗之謚增於紹聖二年大饗之餘　哲宗之謚增於　崇寧三年再郊之際類皆因時制宜而初郊舉典

禮猶未爲永制也 徽祖以 紹興五年有
陟方之哀七年 諱問始至龍輴未還緜蕞
廟祔至十二年既安禹穴之棲其冬 詔加
謚明年正月戊戌奉冊己亥 上親饗 太
廟蓋清祏甫寧因山適畢遂躬款謁追用
祥符典故固有不必俟郊報者從變禮也
孝宗以後始定用升祔後遇郊即前 詔議
徽號 詔書若曰 某廟宜加上十字爲十六
字如 祖宗故事將郊攝太傅先以冊告本

室而後行躬祼率以爲常至于今不廢乃若
僖祖以 熙寧王安石之議正東嚮 大觀
之元遂有 立道肇基積德起功懿文獻武
睿和至孝之號雖之 親廟增者十二焉蓋一
時之制也

五字定制

漢制宗廟必冠以孝唐特表一字而出之諸
帝類曰某宗某謚孝皇帝間有不盡然者不
多見也 國朝初定 藝祖謚止曰英武聖

文神德 太宗謚止曰神德聖功文武皆未
以孝爲號 祥符始增之自後 列聖稱天
之謚必以百行之首薦於 鴻名蓋嘗攷之
徽號中所同稱者又有四字文武功德與孝
而五自初謚中即備其三曰文曰武曰孝
治平而降未之或改也惟 徽 欽初謚曰
聖文仁德顯孝曰恭文順德仁孝當時蓋張
忠獻浚陳文正康伯當國 上議初非有他
蓋用 太平 淳化 乾興故事先攄 聖

德之最盛者而表之如近歲 光考謚曰憲
仁聖哲慈孝不復稱文武正其比也及增謚
則無不備者故 藝祖曰啓運立極英武睿
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 太宗曰至仁應道
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 真宗曰膺
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 仁
宗曰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濬哲明
孝 英宗曰體乾膺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
睿神宣孝 神宗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

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　哲宗曰憲元繼道世德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　高宗曰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　孝宗曰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　光宗曰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順武聖哲慈孝　欽既止仍六惠不復議增已秩宗因循之失猶曰禮有未備而已一旦舉而行之可也惟　徽宗紹興十二年之增謚以權臣擅命輙於　徽稱有所抑揚遂去一

字而以烈代德以德代武曰　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攷之　藝祖眞宗之謚初亦偏於文德矣既增則武功配焉未聞臣子敢以是而寓意於　君父也是年十二月戶部尚書張澄等集議庚午宰臣秦檜自以議　上而議文則檜之兄直學士院梓實爲之戊寅　詔檜撰冊文則冊文又檜之作士之學典故每於此不致詳故至今莫有議者挨情訂迹何以慰　在天之靈乎

神宗初增謚曰紹天法古運德建功　哲宗曰顯德定功　崇寧三年　詔定　神宗今謚　政和三年又以建立法度之意增神宗爲二十字而　哲宗易世揚二字以見紹述蓋蔡京當　國用一時歸美之論務極尊崇雖非故事猶愈於檜之無君云

崇政改謚

宗廟改謚冊告於禮爲重　祥符五年以聖祖諱因增謚而易　藝祖睿文聖功二字

實不得已耳　崇寧　政和間始用　繼述友恭之論屢定　徽稱　神宗凡一改再增而溢於　祖宗者四字　哲宗凡一改一增皆非舊章　章聖謚有　濮園諱　治平親政初不敢更後但著於文書令曰諸　濮安懿王諱其在　眞宗皇帝謚號內者不避應奏者以黃紙覆之如此而已豈非嚴重　宗廟於體不得不然邪若　慶曆以來　后謚或更蓋從　夫之義與此異也

后諡因革

建隆元年二月壬戌 上 親廟諡 僖祖曰文獻 后曰文懿 順祖曰惠元 后曰惠明 翼祖曰簡恭 后曰簡穆 宣祖曰昭武其制皆判太常寺竇儀所定 帝 后率聯一字深得古意其後 杜太后上仙先諡明憲繼改曰昭憲亦配 帝以爲稱 大中祥符增上 帝諡始各加睿和睿明睿德睿聖二字於 后無所損益 列聖相循遂

爲故事故 太祖諡太孝 后曰孝惠孝明孝章 太宗諡聖德 后曰淑德懿德明德元德 眞宗諡章聖 后曰章懷章穆章獻明肅章懿章惠 仁宗諡聖武 后曰慈聖光獻 英宗諡宣孝 后曰宣仁聖烈 神宗諡欽仁 后曰欽聖憲肅欽成欽慈 哲宗諡昭孝 后曰昭慈聖獻昭懷 徽宗諡顯孝 后曰顯恭顯肅顯仁 欽宗諡仁孝 后曰仁懷 高宗諡憲孝 后曰憲節憲聖慈烈 孝宗諡成孝 后曰成穆成恭成肅 光宗諡慈孝 后曰慈懿自 慶曆四年章聖五后始改莊從章於是長秋或先升馭者至因山之後復改而從之如 徽 高孝之后自惠懿安而顯憲與成是也自元祐八年 宣仁以 祖 宗之謀始摘帝諡聯孝者爲稱雖 建中靖國之元以神祖聖孝之諡不可爲冠姑循雜采故事越是而後率以爲常如 泰陵而下是也自 乾

德二年 孝惠 孝明上諡已從孝字而太祖初諡乃無之 大中祥符元年始加大孝之號似出附合而亦有循之者如 慈懿先諡而 崇陵繼稱慈孝是也第秩宗討論非出一手因時定制每失參稽易諡從夫禮也 藝祖還就姑以漢制帝諡必稱孝爲比是猶有説至 光宗則徒屈 至尊以從后諡所惲者改册耳果何説乎雜采以示有所從禮也 宣仁娩宣稱諡亦取其美者耳

初非有意也是猶有説至　政和之謚昭懷
　紹興之謚昭慈泯於聯孝之稱遂與　嫄
廟混而無別矣果何説乎聖不可以冠謚
建中避之禮也　慈聖以擁佑　定命之勲
舉而從之是猶有説節以四惠而列於謚之
中上娩　淑德則不在徽稱之下下同　欽
聖則初無慈謚之從是亦無所從而已　慈
懿之號又從而桼之果何説乎容臺訂禮名
儒後先宗廟重事漢律有禁晩晉下臣固莫

敢置喙特私表其臆説如此又按會要　仁
宗別　后温成初謚恭德言者以爲不當同
　太宗諸后謚始改之　至和二年十一月
史館修撰呂公綽奏　眞宗五后莊皆爲章
承旨丁度以爲神道貴靜乞不改既而公綽
復言遂於郊禮前上謚册此正故事之明證
　昭慈改謚於紹興五年是歲五月辛未臣
僚亦嘗建不當聯昭字之議而　朝廷訖不
從　顯恭后初謚靖和　大觀四年改謚惠

恭　紹興七年　祐陵復土始例從顯其中
蓋亦混惠明謚明達明節又桼昭憲已改之
稱云

　隆祐壽康宮

元祐太后既正東朝　建炎元年八月有
詔以　尊稱犯　太后祖諱當以所居宮爲
稱令學士院撰定遂建　隆祐宮　光宗内
禪　紹熙五年七月　移御泰安旋以未至
嘉美改稱　壽康宮而殿亦以此名珂恭攷

會要　元祐元年閏二月宰臣韓縝上表請
太皇太后宮殿名宮曰崇慶殿曰崇慶壽康
皇太后宮殿名宮曰隆祐殿曰隆祐慈徽
詔所請宜允俟過諒闇令有司檢舉既雖又
改宮曰慈德而前稱已播告著之　國史矣
竊謂二名皆複於典故當易不疑特有司失
於討論是以有此如　宣仁上仙實在壽康
殿當　光宗萬壽誼當避嫌　昭慈遠事
欽聖而　隆祐之號稱之九年至　紹聖元

年閏四月戊子而後華　建中靖國追
欽慈之　詔猶曰隆祐深慈具存於遺訓則
是婦姑同一名稱皆大不可者也

申福殿

江州廬山有宫曰太平興國侍從領祠官建
申福殿奉　高皇本命實　紹興二十八年
十二月丁亥朔賜名珂按　京師有龍德宫
乃　徽祖潛邸　宣和與　子之後　移御
是間中已有申福臻祥二殿攷之　會要

紹興九年和議始成有司指以為安奉龍輴
之地蓋不特複名之當易而已

永崇陵

光宗因山右丞相謝深甫請以永崇為陵名
詔從之珂嘗攷典故謂其失有四唐德宗稱
崇陵雖無永字然終非令君　嘉祐八年九
月十二日諫院呂誨言　潛邸興慶宫犯唐
故號　詔改為慶寧夫興慶佳名也明皇視
德宗有間矣猶且不可況俱為陵名乎其失

一也　元符三年三月丙申左僕射章惇上
哲宗陵名永泰　詔恭依惇初議永崇　中
批以未至嘉美再上永章永慶　上與　皇
太后皆曰永慶佳既而聞乃遼聖宗陵名遂
復改凡三表乃定則永崇固　元符之所弃
而可復用乎其失二也王明清揮麈錄載崇
先寺有　眞皇館御曰永崇按　會要實有
是殿成於　嘉祐六年十一月崇先乃觀名
上清之遺址明清巳誤且　國朝故事殿號

州縣鎮之犯　宗廟徽稱陵名例從改易蓋
惡其複如　慶曆七年八月戊午改　文明
殿為紫宸　景祐四年四月庚午改武定軍
為武康閏四月己卯改昭武軍為寧武避
眞宗　宣祖謚　天聖七年九月辛未改永
定軍為永寧避　眞宗陵之類是也況　子
孫因山之地　祖宗衣冠之御可以混而不
別乎其失三也　紹興十三年二月己未朔
有旨　徽宗永固陵名委後省看詳既而許

侍從擬定於是權戶部尚書張澄等言惟永祐不犯歷代陵名 詔恭依按晉書亘元僭楚追尊其父溫爲帝陵號永崇二字皆同正永固之比其失四也 珂又攷 會要 紹聖二年六月禮部尚書林希言 神宗宣光殿與石虎之子韜所建堂同名 詔改曰顯承以是觀之不惟 崇陵之當易而 崇先館御亦不復可因仍矣秉禮者其尚攷之

追改陵名

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曰 乾興元年七月詔改 章聖陵名曰永定初丁謂爲山陵使請名陵曰鎮及謂貶馮拯謂 三陵皆有永字故易曰永定陵然永安乃縣名也 宣祖陵上名安又不知 翼祖已名定陵於是復追改 翼祖陵曰靖議者譏拯不學當時無正之者 珂按 眞皇上仙開基因山者僅三耳歲時薦獻 宮禁省謁禮官周視史諜書載耳目尚相接夫誰而不知正使不留意於典故亦不應若是 朝廷舉重禮當時所上者一字之名自東閣賓客縱不能爲之一閱史録呼容臺一吏使供寫亦足優爲之何至或削或犯以詒天下笑乎謂素號博學此顧其易識是蓋絕不一講論而率然以應 上命也拯矯其爲欲增而易之易之之際亦復靳於故府之一問又墮舛誤再煩改更就使復定一名猶愈於 祖之以 孫屈也遂過不疑遂易 先號夫豈寧 神尊 祖之義乎一顧問之憚煩而成是紛紛後之議禮者可以監矣表之以識一時之顚末

郊廟之諱

中興而來請 帝謚于郊議文必曰 某帝宜天錫之曰某謚皇帝廟號某宗請 后謚于廟議文必曰 某后宜以 祖宗之命錫之曰某謚皇后苟非 母后則否惟以群臣議進之內 詔曰恭依而已 珂按典故 嘉祐八年五月庚申有司將請 仁宗謚翰林

學士王珪奏謹按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　天子稱天以誄之春秋公羊說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　乾興元年既定　眞宗皇帝謚其秋始告天於圜丘史臣以爲　天子之謚當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於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以聞近制唯詞臣撰議即降　詔命庶僚不得參聞頗違　稱天之義臣奉　命撰　先帝尊謚

欲望　明詔有司稽詳舊典先之南郊而後下臣之議庶　先帝之　茂德休烈有以信萬世之傳　詔兩制詳議翰林學士賈黯等議如珪奏　從之　元豐二年十一月丁丑有司將請　慈聖謚翰林學士章惇奏竊稽典禮下不得誄上則　大行太皇太后謚號蓋非臣子之所敢專必將有所請謂若請之太廟於禮爲宜願付禮官詳議於是禮院言孝明皇后之喪百官書謚議讀之於廟上于

虛座　詔尚書省集百官議皆曰　母后之謚則宜定於廟而讀之以受成於　祖　宗孝明皇后謚請百官議定　制下乃遣官告於　太廟而不讀今參詳古者謚法后受之君　大行太皇太后作配　仁宗於禮爲尊宜集官謚之於廟又幼不誄長子不爵母英宗皇帝廟室於禮不當請謚欲乞集中書樞密院侍從官御史臺五品尚書省四品諸司三品宗室正任團練使以上赴　太廟

行請謚之禮然後　詔有司作册寶告於天地　宗廟社稷讀於　慶壽殿　從之二事蓋始此　慶元三年十一月乙巳　憲聖上仙廷議以　欽宗廟祏虛配將以唐睿眞沈后尋訪理絕故事爲仁懷舉哀升祔明年正月辛丑　二后並謚於廟時京魏公鏜爲相實上議焉仁懷非母后所以得用爲此者蓋屬尊世遠且又偕祔不得不然也要之受成之意見於議者特以尊卑爲辨耳仁懷固

據吳興周氏言言齋藏澹生堂抄本補寫

無疑焉

號謚之異

神宗將加 仁 英二室謚 元豐六年五月丙子朔 詔改加上尊謚爲奉上徽號令三省官與太常寺同定初六字爲謚增十字爲號蓋始此云

宗室聯名

藝祖 太宗并㳟 天命子孫千億魏王廷美以親賢正派棣萼聯輝上繫 安陵璇源圖牒稱爲 三祖慶胄蕃昌至於五葉祿分爵衍夥不可殫 神宗始命有司裁定惟恩義之稱 熙寧二年十一月甲戌 詔自非祖免以下並罷 賜名授官二十年間 天支訓名者不復相考質亦或以一字皆無定制議者病之 元祐七年九月甲午宗正寺奏宗室撰名自來并用兩字内取一字相連所以别源派異昭穆也昨自 熙寧中立法非 祖 宗袒免親更不 賜名授官後來

據吳興周氏言言齋藏明鈔本補校

逐時准大宗正司關到本家所撰名多是重疊至有數人而共一名者又或與别房尊長名諱相犯或兄弟不相連名或只取一字爲名而偏傍不相連者名稱混殽難以分明昭穆之序竊恐年祀寖久流泒逾遠譜籍漸無統紀除重疊共一名者昨來寺司申請已得朝旨見令改撰外所有犯别房尊長名諱兄弟不相連名并以一字爲名恐亦合改撰欲乞宗正司告示逐宫院將見令名犯尊長諱并字不相連及單名者並令改撰仍從本司定取一相連字取名稍寬者關宗正司告示令依倣撰名所貴稍得齊一 從之於是聯名之制始定可按 三祖下宗支所聯字 太祖曰德惟從世令子伯師希與孟由 太宗曰元允宗仲士不善汝崇必良友 宣祖曰德承克叔之公彥夫時若嗣當時雖先有之而非 賜名者猶混殽故申其禁令耳非肇始也 英 神近屬又爲之名如孝安居多

自甫有卿茂中孫其字不一蓋繼別爲宗云
承平時立保州位其聯名曰咸嘉文可修景
遵端廣繼大者廼四親別族又不與 三祖
也宗寺之請出於寺丞宋景年見周益公必
大奏議

愧郯錄卷第一

愧郯錄卷第二 八則

相臺岳珂

近屬名制

國朝 宗屬本未定聯名之制因心九 宣祖本支之在子行者皆冠德字賜名授爵俱無等差 熙陵繼序初更用元字以別大統自是而後 眞皇之子從衣於藝祖魏王諸孫賜名惟字承字者不聯 神廟之子從人於 英宗諸孫具益二邸之賜名孝字者亦不聯 徽祖之子從木於 神祖諸孫具楚二邸之賜名有字者又不聯不惟不聯且無用一字者是皆親堂兄弟從姪以降從可知也 紹興 乾道以來 孝支三邸鼎立孫枝出閤始皆用一名 光宗今上敬敘天彝務從其厚莊文魏王之後俱聯所從以示無間蕚樓環邸雍怡之風蓋視藝祖爲有光矣然 宗廟至重貴於有別恩義之稱豈 聖心固自有所輕重歟

宗廟舊諱

紹興文書令曰 廟諱 舊諱正字皆避之故 哲宗 孝宗之舊諱單字者凡三皆著令改避惟 欽宗舊諱二字一則從亠從回從旦一則從火從亘今皆用之不疑又今之注文曰 舊諱內二字連用爲犯若文雖連而意不相屬者非故 太宗 仁宗 英宗神宗之舊諱二字者凡八皆著令不許並用惟 孝宗舊諱從伯從王從宗者今亦聯書

自若甚至有以爲名者 珂竊謂 尊 祖事神固存終諱 祖宗酌禮用中單字則盡避二字則不連不徧不苛惟情之稱弗可改也欽皇祔清祏稱宗而 舊諱之避乃不得與諸廟比 孝廟初潛故名雖已賜更然上擬英祖亦正同 濮邸故事 眞 神二朝初亦與宗藩聯稱既改復諱顧今獨不然皆非也 孝宗會要史諜皆不著初名殊不知英宗正史 實録 會要蓋皆嘗書之遂使

舊諱罕傳後世莫考當世士大夫猶有不及知者容臺史觀之失不旣甚乎李心傳繫年要録載此諱於 紹興二年五月辛未明年二月庚子除和州防禦使復見焉它書則未之載也

舊諱訓名

太宗舊諱自 大中祥符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詔中外文字有與二字相連及音同者並令迴避至 寶元元年四月四日翰林侍

讀學士李淑奏請毋得連用 眞宗舊名治平元年十一月三日翰林學士賈黯奏請毋得連用 仁宗舊名自後遂著之文書令以爲不刊之典然 珂嘗攷今宗室訓名或犯舊諱私謂不安參稽典故則可疑者有三而大可據者有一 景祐四年正月十三日詔自今宗室訓名令宗正寺與修玉牒官同議定勿得重疊夫重疊且猶不可而可與 舊諱重乎一可疑也 治平三年七月十九日翰

林學士承旨張方平言　皇族賜名其屬絶無服而異字同音或上下一字同者請勿避從之則是　治平以前凡同族之名一字之同皆在當避之域曰同族且不可而况　宗廟乎二可疑也　紹聖三年五月十九日宗正寺丞宋景年奏請宗室賜名非袒免親本家命名於本祖下有服親雖音同字異並避於本祖下無服親及別祖下有服親即音同字異許用於別祖下無服親非連名即雖本

字亦許用　從之　舊諱則非正諱矣其視音同字異者不猶重乎三可疑也　大中祥符八年六月十五日　詔改含光殿名曰會慶以光字乃　太宗舊名之上字故避之光字舊名之偏諱也自二年已　詔但禁連用而今又六年之後乃改殿名豈非殿名常用之稱與文書偶及者為不同乎殿名猶易而屬籍

燾續通鑑長編　天聖六年九月丙午兵部郎中集賢院修撰楊大雅知制誥大雅初名侃以犯真宗舊諱　詔更之此乃灼然明據以此論之不特宗姓非所當爲庶姓士大夫或襲用之亦非也　會慶爲　孝宗誕節與殿名複出　哲宗神御殿名曰重光又自　慈聖后以來再以入廟號似違　祥符故事云

御名不聯字

熙陵即祚之踰年二月庚子有　詔更　御名　制曰王者對越上天祗見九廟凡因祭

告必著名稱思稽古以酌中貴難知而易避爰遵故事載易嘉名此當時　播告之旨也

珂按　太宗初諱上字與　藝祖聯稱　建隆造邦已改從光字復與魏悼王同行　太平興國初既膺　大統魏悼王改從廷字以避尊尊之稱至是甫四閱月復　詔改爲雖更定之意具如　詔書其實去聯文尊王統所以辨名分示等威也　真宗本聯元年既立爲　皇太子遂用單名而太支八主仍

舊字爲行不復改　仁皇在昇邸　英祖濮藩名亦二字及正承祧之名則皆改焉聖謨昭昭可攷而見　真宗之子周王祐本亦二名以避　聖祖諱而損其一因偏傍有示字與　仁宗諱偶合元非初制如温昌信欽四王皆　徽宗追賜名具載　國史　仁宗三王名皆躔日是爲　皇子諸王一賜即爲單名之始然率緣殤折非既長而並命者英宗又未及正東宮　神宗初與吳益二王並賜名從頁及　治平不豫之際匆猝中無以故事建明乞更名者　熙　豐友愛天至遂因循不復議　元豐末命　哲宗自延安王主鬯時御名與　神宗諸王皆聯人字遂詔改今諱不復聯誠得　祖宗別微之本意徽　高自藩邸入　登大寶誤循　治平故事止仍舊名　欽宗雖久在震方亦嘗一再賜名然鄆寵方偪語諱滋繁固莫容有建言者　宣和内禮狄師日侵亟決大議何暇它

及　孝宗猶改之而後升儲　乾道兩下貳極之詔皆仍舊名以播告　今上承大統潛躍之名亦不復改雖曰　阜陵制義之重聖心有所不欲更而尊　君之誼則非矣

淳熙南衙

周益公必大玉堂雜紀曰　乾道七年四月甲子詔　皇太子判臨安府用　至道故事也或謂當以太中大夫爲判官通領府事恐名稱未正遂議改尹而以侍從爲少尹餘判官用卿監郎官丁卯將鎖院降麻或又疑宣麻給告非待　儲貳之禮已巳後省官禮官會議於史院檢照唐太宗征遼命太子監國及大帝命太子受諸司啓事或詔或制視麻爲重可以作則　上然之庚午偶當日被宣召紫微成大先以侍講遞宿聞報遽出薄莫至玉堂御藥李忠其名持　御封　御筆皇太子其宜領臨安尹可依此降制三鼓進草因奏此　當付有司施行

竊恐　皇太子別無被受欲依自來　詔書
體式略換首尾書寫一通降付　皇太子令
擬定格式進　呈如賜　俞允乞速　批降
付下　御筆批依辛未遂告　大廷惟此稱
閼盛典適以史官備討論詞臣叅潤色復得
宸翰寶藏于家非儒生之榮遇乎　珂按　本
朝親王爲南衙故實有四　建隆二年七月
壬申　太宗以晉王爲開封尹同平章事
開寶九年十月庚申魏悼王廷美以齊王爲

開封尹　雍熙二年十月甲辰昭成太子元
僖以陳王爲開封尹兼侍中　淳化五年九
月壬申　眞宗以壽王爲開封尹東宮爲南
衙故實有二　至道元年八月壬辰　眞宗
以皇太子爲判開封府　宣和七年十一月
戊午　欽宗以皇太子爲開封牧歷考二端
親王爲尹　東宮爲判爲牧自有明據然則
少大所行制詞有所謂肆考南衙之故實一
新大尹之多儀及名稱未正者皆誤也至於

府寀之制　國初紀載雖簡初無異稱　雍
熙陳王之命實以戶部郎中張去華爲判官
殿中侍御史陳載爲推官並　召見就遷去
華爲左諫議大夫雖與太中大夫之制若相
協要亦王府之制耳　至道升　儲有司又
言　皇太子兼判開封府其所上表狀即書
皇太子位其當申中書樞密院狀秖判官等
書　詔從之則是時亦無用少尹爲叅佐者
在承平時著位尹蓋尹正之常稱雖以　熙

定二陵在藩日常爲而使少尹權知府事然
自　崇　觀以後倒以除官且著令別設牧
以待親王矣且自尹而少本略爲差降以
帝儲之重而下與有司聯稱謂固不可　淳
熙五年閏六月魏惠憲王愷以江陵尹進兼
雍州牧牧尹秩序之別蓋如此雖內外有異
而藩王猶可爲牧　東宮乃反爲尹此尤大
不可者也若以　宣和舊典出於　內禪已
定不欲循用則稱判爲宜若尹則無別矣

孝明后制

太祖實録　建隆元年七月甲申立　皇后制曰朕受天景福故父事高穹率土樂推乃子視黔首坐明堂而讀時令正中禁以崇國風庶資博厚之功用廣邦家之業稟長樂之慈訓舉長秋之舊章乃命有司告于清廟咨爾琅琊郡夫人王氏象緯炳靈公侯貴胄挺天人之奇表會王者之昌圖朕昔在列藩常覩內助奉晨昏而罔倦服浣濯而無斁賛予開國之基賴爾宜家之慶翬衣未舉椒掖難虛既併大姒之賢宜易小君之號貽謀百世正位六宮可立為皇后爾其佐佑興運倾張內朝樛木垂陰期于逮下桂華委照法彼無私顧彤管之在旁思大練之為美若此則綫山餘烈配沙麓之嘉祥淮水長源接銀潢之濬浪后妃之德史冊有光勉修令名往踐厥位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可按　制詞中首稱咨爾實與冊文無異至入尾詞先書可立為　皇后復申命戒始用　廷告體令所司備冊與今制殊不同此蓋　國朝立　后第一典故不可不詳討也

宗族之別

政和三年閏四月丙辰　詔改公主為帝姬郡主為宗姬縣主為族姬可按　本朝嬴姓而用姬為稱謂雖　詔書明言考古立制宜莫如周然要是蔡京輩誤讀漢書薄姬丁姬輩名字謂姬本婦人通號故循而用之耳建炎改制議者之論已詳不復複出第宗族二字本以別親疏似亦差互攷之春秋襄公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左氏因其臨於周廟而別白之曰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杜征南預又從而釋之曰同族謂高祖以下如此則族之親於宗明矣今乃反之尤失所宜京輩當時固位士多隨聲是非或者因執語先後為次蓋初不致考也

聖旨教令之別

國朝所司承　旨之別　乘輿稱聖旨　中宮稱教旨　儲闈稱令旨　天聖以後　母后或御東朝廷則稱聖旨否則稱教如初孝皇初膺內禪　德壽方具慶務極尊崇太上皇后亦得稱聖旨可按秦漢而下天子稱制詔繼別爲敕母后東宮諸侯王稱令下暨郡守亦稱教無名爲旨者惟自魏晉而下乃有之然則承　旨行事本取指撝之義以從尋常簡便之稱大事則有　制可宣布則有　詔書除授則有　敕命互見於用要不相揜而實非古制也晉書文帝紀司空鄭沖勸進九錫之文曰明公宜承奉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則聖旨之名已見於魏矣詳其義趣特出一時之文若曰宜奉承聖上之旨意而已非文書皆然以爲常式也唐尚書掌上逮下之制六無聖旨之名惟中書王言之制七五曰敕旨百官奏請施行則用之與冊書制書慰勞發敕敕書敕牒殊析不同則教旨本以便事從簡其意灼然可見但當時未全稱聖旨耳如延英面對或稱進止則又或進或止取於宸斷之義今　奏劄猶襲用之五代相承每事稱進止亦與此同一源委若中宮稱教　儲闈稱令而繫以旨則史傳雖見未之考詳漢尊母后例得稱詔如薄后雖非稱制得詔有司追封竇后父爲安成侯是也齊梁以來或稱令如蕭統文選所載任昉宣德皇后令是也唐尚書之制四曰令皇太子用之五曰教親王公主用之而不明著母后中宮之所稱其見於史者亦旁附隨事以立文而已且旨者一時之名而教令則典則之常也文選所載傅亮爲宋公作脩張良廟楚元王墓教之類前稱綱紀如詔書之前以門下爲稱也唐皇太子令書左庶子畫諾右庶子畫日如制書之後有制可之畫也則此文書體式之當然而不可以繫旨以爲稱其

理無疑還考於唐則固嘗聯敕以爲稱矣以教以令上擬於敕則雖聯其何傷也然竟莫究其所以始惟高峻小史晉書王沉傳載沉爲豫州刺史下教求言主簿褚䂮曰奉省教旨伏用感歎渚宮故事載晉羅友在亘溫府同府有得郡者溫爲坐叙别友亦被命至尤遲晚溫問之荅曰臣昨奉教旨出門見鬼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上郡何不見人送汝上郡南史鮑泉傳梁元帝承制從獄中起王僧辯代泉爲都督泉拂席坐以待之僧辯入乃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則二字聯旨以稱殆習孰因循便而遂以爲常耶然令體重也教體輕也漢侯王郡守之用唐尚書七等之别亦可稽矣以 東朝而猶稱教則非所以致 人主尊 親之誠此 孝宗之孝所以不能安也既 詔 太上皇后稱聖旨而胡忠簡銓在後省猶執不可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聖人

固嘗有其辨其言深切著明而 聖意篤於奉 親竟弗之許故近世 壽慈 壽康皆稽以爲據珂嘗申攷 治平三年正月丁丑濮議之詔 英宗嘗頒手札稱 慈聖光獻太后爲慈旨 紹興元年五月十五日刑部尚書權兼禮部尚書胡直孺等準 詔討論昭慈冊禮其於 欽聖憲肅皇后 元符三年五月之詔亦止稱慈旨此乃 本朝故事固不可不務著也 孝皇初 詔陳魯公康伯嘗乞以慈旨稱而 孝惠以爲輕此蓋特制劉良李周翰注文選曰秦法皇后太子稱令諸公王稱教令者命也教者教示於人也蔡邕獨斷曰諸侯言曰教然則中宮亦當稱令云

愧郯錄卷第二

愧郯錄卷第三 六則

相臺岳 珂

南北郊

洪文敏邁容齋四筆紀南北郊兩[illegible]曰國朝之禮冬至祀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王莽於元始中改爲合祭自是以來不可復變元豐中下 詔欲復北郊至六年惟以冬至祀天而地祇不及事 元祐七年又使博議而許將顧臨范純禮王欽臣孔武仲各爲一說逮蘇文忠軾之論出於是群議盡廢當時諸人之說有六一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宣王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二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行亦有故事三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四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五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之方澤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六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爟火於禁中望祀軾皆辟之以

謂無一可行之理其文載於奏議凡三千言元符中又 詔議合祭論不一惟太常少卿宇文昌齡之議最爲簡要曰天地之勢以高卑則異位以禮制則異宜以樂則異數至於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時皆有辨而不同夫祀者自有以感於無自實以通於虛必以氣合氣然後可得而親可冀其格今祭地於圜丘合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應而求高厚之來享不亦難乎後竟用其議此兩說之至當如此 珂按二郊重事也 中興以後雖循合祭之制大槩不過三說一以 祖宗久行神靈之所顧歆 崇觀作新卒無福應一以經 元祐宗工鉅儒之論必不可破一以因時制宜難於頻舉重禮然以珂攷之合祭之議謂之便今可也謂之合古不可也分祭之議謂之合古可也謂之便今不可也二議自不相揜軾必欲兼取而合之此所以啓後日紛紛之論軾之自謂合於古者八而六議不與

爲晩學蓋甞竊疑之而不敢議也及博觀紹聖間諸公之所以藉口者則亦容有說矣謹參以臆說而著之虞書肆類禋望徧于群神當時必不略地示之祀夫受禪大事也祗見之初固皆秩非常之禮如漢魏以後升燎而後即位耳恐未可以爲比此一可疑也武王克商柴祭上帝望祭山川未甞有南郊北郊之別夫告成亦大事也且告非祭也如今之奏告　國有大事則告之固不容拘以二至而亦不容循以爲常也此二可疑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歌天而不歌地使歌於北郊則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者夫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其詩曰允猶翕河若以爲祭則必歌則海岳之祭將合於河乎天作之詩不言先公猶曰一廟也河海異地矣故或者以折陳祥道而張商英首言之　紹聖之初此三可疑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以爲郊之細魯猶及山川周獨不及嶽瀆乎嶽瀆苟得

從祀地示固必合祭矣夫說者言三望或以爲泰山河海又以爲淮河又以爲分野之星及山川固自不同禮三正記曰郊後必有三望先儒以爲助天布功是以祭天及之皆於郊之明日然春秋書猶以示譏若曰廢其大而祀其細則可譏耳望未甞合於郊也蓋別祭也逆計以及魯之禮因魯以想周之制此四可疑也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始於王莽且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而廢夫書之紀虞周皆變禮也詩春秋之紀周魯皆疑辭也則謂不始於莽亦不過以十九章歌爲說耳漢禮視古多違要未爲確此五可疑也光武親誅莽尚采元始故事八陛重壇皆南鄉西上見於建武之制夫漢世郊禮駁矣五時待我而具高祖未甞不因秦渭陽五帝之廟汶上明堂之祠多出方士之口汾睢后土至孝武而始舉其制如圜丘之類亦不經漢不祭地示者六葉康衡改郊位隨輙罷去終西

漢之世事地甚略光武草創之爲亦姑謂度吾所能行或如高祖之因秦而已中元之定七郊仍別有方澤恐未可據此六可疑也水經注伊水東北魏有圜丘準漢日爲重壇天地位其上夫漢已不足法而魏可因乎此七可疑也唐天寶元年敕皇地示宜如南郊合祭以後皆合于圜丘夫天寶之時視漢魏益邈矣且　元豐之詔固欲盡刻近代之陋而一還成周之典今以是爲證果足以厭議者之心乎此八可疑也夫摭其合者八而皆不免於疑固將又求其所以合則益趨於滕口矣昌齡之議截截明辨如白黑一二之不可易是矣抑不知軾之已出於此也軾之言曰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　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圜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　宗廟之祭皆當歲徧

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祀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　宗廟分而爲三年分而爲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　有國以來天地宗廟惟饗此祭累歲相承惟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　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爲便又發其意於議中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故繁文有不能省可謂止常禮大禮二字自足以爲不可破之論正不必

區區求合以啓多言今世之郊士大夫識周
禮者皆能心非之特壓以軾之重望而重以
元祐諸公之公言蓋謂呂龤名頗不著　紹聖
以後爲是紛紛者卒不可從故雖邁著書亦
兩存其說俱謂至當而軾之所謂合古者僅
實之不辨而已爾不然夫豈不知呂龤之非
軾倫擬也耶　可嘗妄欲剟取軾之說而附益
之曰類禋柴望雖曰因事而見然虞周以躬
事爲常祀而以禪告爲大祀今將以分祭爲

常祀而以合祭爲大祀斯可矣唐賈曾議曰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
鯀郊之與廟皆有禘也禘於廟則祖宗合食
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合食於圜丘以
始祖配享蓋有事大祭非常禮也褚無量郭
山惲皆以曾言爲然今亦將以分祭爲郊而
以合祭爲禘斯可矣明皇天寶之赦曰凡所
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始用合
祭於是唐世皆遵行之今又將以分祭爲攝

事以合祭爲親祠斯可矣蓋是三者凡以爲
二字之異而辨之者也周禮一歲祀天者三
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三饗
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
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祭之
類亦皆親祭夫天地異位禮樂異數不可同
固也五方異尚流峙異形陰陽異宜昏明異
用其不可同致均也今六變致神之樂同而
用之何也六冕有別王祀皆親隆殺雖殊親

見則一故社稷最貴雖賞刑必受命嶽瀆至
重雖封建不以封其不可攝事均也今列壇
從祀之禮分而獻之何也拜日東郊揖月西
望迎氣以應合蜡以成以時感神因地致敬
其不可合處均也今圜丘一方之地合而饗
之何也是三者凡以爲二說之異而合之者
也訂而考之固將知所處矣夫分郊而祀從
祀亦且分之也日月星辰合於天日春月秋
可以盡格於冬至乎四嶽海瀆合於地伏東

華西可以盡致於北郊乎合於南郊非古也
猶曰來享者屈於天之尊也格於禮之大也
分而不能盡合於古又不能盡格於神則亦
無說矣故必欲分南北郊者非盡罷從祀則
不可分從祀之禮非　天子能親徧群祀則
不容罷親徧群祀非盡用周之禮樂則不如
不徧盡用周之禮樂非能封建如周使諸侯
分治其國而　王朝之事日簡一日惟專意
於祭則不能盡用嗚呼亦難矣當時曾肇謂

祭者順陰陽之性或燔或瘞或沉或埋今於
地示事之非其方致之非其類又違於時以
此事地未必來享而便謂此爲親見地示之
實此臣所未諭其論甚美然不知歲固有祀
矣祀固因其方用其時行其禮樂矣特此爲
大祀虞周之曰類曰禋曰柴曰望果皆合其
方因其類而用其時乎此可爲因革之辨而
不足爲二說之折衷明矣又按分祭之議肇
於　元豐三年詳定禮文所之言五月甲子陳

襄初請　親祀之歲夏冬還舉二祀李清臣請
用後漢五位之制　親祀之歲宿廟以告宿北
郊以祭宿南郊以祀止以一時王存請以孟
冬純陰之月陸佃請用魯三望之制即圜丘
之北別祀地示張璪請盛禮容具樂舞遣冢
宰攝事又　詔更加講求明年四月己巳李
清臣黃履王仲脩楊傑何洵直葉祖洽文及
甫張璪陸佃皆列名　上議惟陳薦援成命之
詩媼神並況之章以爲不始王莽乞姑仍舊

曾肇請損儀衛之虛文以就躬事地示之實
是日遂下詔　親祠如南郊如不　親祠上公
攝事仍別修定攝事儀制六年五月甲申禮
部太常寺上　親祠及攝事者儀以獻　詔行
之時猶未敢以躬祭爲必行也七月庚申築
方丘是年十一月丙午冬祀遂不復設地示
位　元祐初政兩行大饗七年三月始議復合
九月戊子　上議戊戌　詔以初見于郊姑設
地示位竣事復議十一月癸巳郊八年二月

壬申軾議始　上四月丁巳遂　詔罷集議仍
用合祭　紹聖元年五月甲寅以右正言張
商英言　詔禮官詳議戊午中丞黃履復言
詔送禮寺二年正月辛亥又　詔議如何可
以親行祭地之禮然後可罷合祭時又未敢
以合祭爲全非也三年正月戊午遂　詔閒
因大禮躬祭地示然實未嘗行至　政和四年
五月丙戌始克行汾澤蓋三十二年之中大
典凡三變而地示僅　元祐一祭而已雖　哲

徽宗主其議亦十九年而乃得行其難如此又
按　元祐之議主合祭者呂大防蘇頌蘇轍
鄭雍蘇軾顧臨范祖禹錢勰李之純蔣之奇
喬執中吳立禮張璪王欽臣主分祭者范百
祿范純禮彭汝礪范子奇曾肇王覿豐稷韓
宗道劉安世孔武仲陳軒盛陶宇文昌齡楊
畏董敦逸黃慶基虞策孫路歐陽棐韓治朱
彥宋景年閻木杜純而欽臣則僅乞以初見
天地並祭以謝丕況純又主苑中燎火望祠

之議者也武仲議亦稍異　紹聖之議主合祭
者錢勰范純禮韓宗師王古井亮采常安民
李琮主分祭者蔡京林希蔡卞黃履吳安持
晁端彥翟思郭知章劉拯黃慶基董敦逸豐
稷傅楫葉祖洽劉定黃裳盛陶虞策稷楫祖
洽欲省儀以便祭定裳陶策則遷就十月神
州之祭者也其說皆具是矣軾又以丁未祀
周廟爲先廟後郊亦周之禮蓋亦以變爲常
爾至如力奏乞集議之日互相詰難以盡衆

心而祖禹遽白大防以當自　朝廷酌其可
否而行之若使相詰必致紛爭失體繼遂併
集議而罷故商英之撼時論必以爲稱首亦
有以啓之歟要知議禮大事不可以不詳且
謹云

思陵近誤

金酋雍立追葬東昏王亶正其廟謚　珂嘗讀
徐夢莘　三朝北盟集編有大定僞下改定之
詔曰朕惟熙宗孝成皇帝以武元嫡孫受文

烈顧命昨其即位十有五年偃兵息民中外乂安惟海陵庶人亮包藏禍心覬覦神器誘煽姦黨遂成篡逆而又厚誣盛德降從王封亮既得志肆其兇殘不道之極至於殺母人怨神怒自底誅滅惟皇天眷祐于我家肆予一人纘承先緒暴其悖惡貶爲庶人仍黜其殯於兆域之外仰惟熙宗位號宜正是以間者稽之禮文升祔大實復加美謚尊而宗之惟是葬非其所蓋常慊然爰命有司卜地涓日奉還梓宮已於十月初八日備禮改葬於思陵庶幾有以慰在天之靈焉按武元即阿骨打文烈即吳乞買僞號太祖太宗名旻與晟者也亶故名喝囉又名曷剌馬父曰聖果又曰室曷名宗峻亶以梁王爲按班諸版孛極列蓋晟以繼及之約授之儲副嗣位於 紹興五年僞天會之十三年弑於 紹興十九年僞皇統之九年 壬戌之盟實與 高皇定和好爲與國而 淳熙因山之始大臣失於審訂襲而用之耳目所接其誤又不可與北奴同日而語旻之陵曰泰晟曰豫泰雖與 哲廟同稱實先後二十四年 祖 吾故智尚無嫌也

諸陵複名

僖祖陵曰欽 順祖曰康 翼祖曰靖 宣祖曰安 太祖曰昌 眞宗曰定 仁宗曰昭 哲宗曰泰 欽宗曰獻實犯後周慶祖漢平帝殤帝唐太祖後晉睿祖僞南漢高祖唐武后烈祖昭成竇后昭德王后僖宗漢惠帝南齊宣帝後梁敬祖後晉憲祖吳景帝元魏肅宗周天元唐中宗周明帝唐太宗僞南漢中宗元魏宣武順于后唐元宗高祖已用之名 靖 定二號凡再改而皆出於複其弗審爲尤甚 思 崇已出前記自 眞宗而下聯永字稱謂雖同紀錄猶異若 三祖延國初定制名止一字直相混爲一不可別矣南齊宣帝後梁敬祖之爲安魏于后之爲泰至太祖之爲康亦皆聯永字云

館學輕重

王明清揮麈録曰政和中　詔天下州縣官皆帶提舉管勾學事時姚麟以節度使守蔡州建言乞免繫階　朝廷許之　靖康初除去紹興中復增但改庶官爲主管時孟信安仁仲來帥會稽先人寓居孟氏與家問契分甚厚仁仲以兄事先人入境語先人云忠厚與秦檜雖爲僚壻而每懷疑心今省謁　擠官先入　朝然後開府從兄求一不傷時忌對劄先人舉此仁仲大喜爲援麟舊請草牘以上奏入即可尋又降　旨自此武臣帥守並免入銜行之至今　珂按　日曆　紹興二十七年二月壬子少師信安郡王孟忠厚提舉秘書省四月忠厚薨竊謂館學皆清選況内外異宜因創殊制辭受之際要未知所輕重也　中興初忠厚嘗班延閣繼又歷宥府固不類以肺腑進豈前日之不受專以檜忌故耶　南渡開壁府惟秦熺以恩澤侯始居此官蓋亦祖政和七年五月辛卯蔡攸兼領之制忠厚繼之後不復除授　慶元丙辰詞科始以命題試者多忽不考是歲無合格者

階官避家諱

律文有私諱冒榮之禁故四銓之法遇磨勘階官之稱與其三代諱相值者許其自陳授以次官謂之寄理遂以繫之官稱之首　珂按國朝著令諸官稱避家諱者擬以次官　元豐改官制或有或無於是　元符令又附益之云或授舊官歷改條令初無以二字入銜者厲世磨鈍之柄而下之人得以寄稱掌故之野亦明矣士習目睫恬不知怪　開禧丙寅李參預壁爲小宗伯會課當遷中奉大夫正其祖諱援故實自言不帶寄理　詔從之繼參大政復遷中大夫而稱朝議大夫自若朝論以爲得體然銓法迄今亦莫之改也

贈官回避

避諱之制雖見於令甲而贈官告第階稱或

所犯司封乃無明文珂在故府嘗訪其事於天官竟無曉者後閱洪文敏邁容齋三筆紀李燾仁甫之父名中當贈中奉大夫仁甫請諸 朝謂當告家廟與自身不同乞用 元豐以前官制贈光祿卿丞相頗欲許之子在西垣聞其說爲諸公言今一變成式則他日贈中大夫必爲秘書監贈太中大夫必爲諫議大夫決不可行遂止按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錫告榮先焚黃丘壠爲人子之榮也而顧犯其所諱不安孰大焉父前子名君前臣名 朝廷之著位以一人之私而易之亦非也況綸告之中固書所贈官之姓名而今世士大夫仕于 朝者亦未嘗自避其名推此言之雖無避可也其或祖名某而贈父官稱寔犯之使父而在猶將避而不敢當如此雖贈以次官亦可也臆度如此未知其當更俟博識

愧郯錄卷第三

愧郯錄卷第四

相臺岳　珂

先廟後郊

珂前辨南北郊妄意以禮之大者與常禮異折衷古今以俟博識及考 元豐六年十一月庚辰太常丞呂升卿所 奏則先廟後郊嘗時亦嘗有議之者反覆其論可謂至當而迄不見於用則蓋有弗便乎今雖欲力行不可得也珂故因是而發其餘論焉升卿之言曰近以 郊祀致齋之內不當詣 景靈宮及太廟朝饗遂具奏伏聞止罷 景靈宮諸處朝謁而 天興殿及 太廟朝饗如故臣伏以郊丘之祀 國之大事有天下者莫重乎饗帝臣歷攷載籍不聞爲祀天致齋乃於其間先饗 宗廟者也獨有唐天寶之後用田同秀之言立老子廟號曰太清宮是歲將行郊祀以二月辛卯先躬享焉祀用青詞饋用素饌甲午又親享于太廟丙申乃有事于南

郊終唐之世奉而行之莫知其非雖論者以爲失禮然致其初致齋之日乃辛卯享于太清宮至丙申殆且五日乃得雍容休息以見上帝也今　陛下致齋三日其一日於　大慶殿而用其二日三行禮焉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而敢與神明交者故經曰齋三日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蓋先王之於祭祀之齋如此其謹也今　陛下行禮於　天興殿才齋一日爾其之　太廟與郊

宫也前祀之一日皆嘗用之矣謂之一日之齋尚非全也夫用一日之齋以修大祀未見其可況非全日乎於以奉　宗廟則齋之日不足於以事上帝則齋之儀不專　陛下恭嚴寅畏三歲一修大禮將以受無疆之休其爲致齋者乃如此殆未稱　昭事之意也今太廟歲有五大享皆如古矣又於郊祀復修遍享之禮此爲何名乎論者曰　宗廟之禮未嘗親行故因郊祀恭展薦獻臣曰不然唐

太宗時馬周言曰陛下自踐位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遂俾唐史不書皇帝入廟何以示來葉良謂此也且人主於宗廟之享自當歲時躬修其事其不親饗者蓋後世之失禮也　今日必因郊禮以行之則義尤不可夫因者不致專之謂也　七世聖神儼在清廟　朝廷不特講歲時親行之禮而因以饗之此非臣之所聞也臣愚以謂今郊禮宜

如故事致齋於　大慶殿二日徑赴行宫其宫廟親饗並乞寢罷或　車駕必欲至　太廟即乞止告　太祖一室以侑神作主之意撤去樂舞以盡尊天致齋之義其　天興朝饗乞更不行請如新降　朝旨俟禮畢而恭謝伏請繼今日已往別修　太廟躬祀之制歲五大享　乘輿親臨其一焉仍望自今歲臘饗爲首於明年行春祠之禮禴與烝嘗自次年以叙終之每遇行　廟享之時則罷

景靈宮一孟朝謁之禮　廟享致齋乞於
內殿出入如常儀如此則　祀天饗　親兩
得其當矣可按先廟後郊蘇文忠軾嘗引書
武成證爲周禮而可固疑其即變禮以爲常
矣升卿謂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而敢與
神交者考之武成厥四月丁未祀于周廟越
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雖禮之變猶必歷
三日而後柴望則升卿之言豈非明據然可
謂升卿之論　廟享歲五大享而臨其一乃
殺禮也非備禮也行　廟享之時則罷　景
靈宮一孟朝謁之禮　廟享既與　景靈迭
用且致齋　內殿出入如常儀乃常禮也非
大禮也夫天地大祭也　祖宗大祭也隆禮
備物不可偏廢其勢必如　仁宗祫享之制
始合於禮之宜夫　嘉祐之行祫也以代三
年之郊也輅而齋冕而事門而肆眚皆郊制
也前乎元年　恭謝于　大慶後乎七年
大享于　明堂則四年之祫適三年之中也

如升卿言是以常禮享　祖宗而以大禮祀
天地也若每歲而入廟又三歲而出郊禮有
隆而無殺知其必不能也知乎此又益知乎
南北郊之不可以兼舉也分郊而祭舍升卿
之說則　太廟　原廟之享不知其存乎否
也苟存也則先南郊祀之先北郊亦祀之
祖宗之祭二而天地之祭一　祖宗三歲而
徧天地六歲而徧以卑踰尊不可也苟廢也
則　原廟　恭謝之制就可如升卿之說而
太廟則不可以乏享也享不可以殺禮也是
又於何時增此一郊耶其蹟其數將於此乎
益無統矣

魚袋

國初承五季草創官儀未備　熙陵既卒伐
功垂意右文彌文浸舉章服稽古以爲後則
雍熙元年十一月丁卯　祀南郊大赦初許
陞朝官服緋　及二十年者敘賜緋紫內出
魚袋以賜近臣自是內外陞朝文武皆帶凡

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京朝官幕職州縣官賜緋紫者亦帶親王武官内職將校皆不帶　國朝魚袋之制自此始可嘗以歐陽文忠脩劉昫新舊唐史唐會要考訂其由雖詳梱華然其所以梱者抑寓它說殆非國朝所當因也會要高宗永徽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袋舊史輿服志以爲五月新史車服志不著年月以爲三品五品有飾金與銀之別且出内必合以防召命之詐還改會要永徽五年八月十四日勑恩榮所加本緣品命帶魚之法事彰要重豈可生平在官用爲褒飾纔至亡殁便即追收尋其終始情不可忍自今已後五品已上有薨亡者其隨身魚不須追收如此則魚袋本以褒飾恐不專以防詐僞也會要又載咸亨三年五月三日始令京官四品職事佩銀魚是日内出魚袋徧賜之舊史亦載此年月五品以上

賜新魚袋並飾以銀三品以上各賜金裝刀子礪石一具參之新史魚袋之賜與分品賜飾年月逈別本非一時事又初無金飾魚袋之制所謂金飾者乃刀子礪石耳斷文紀事固已失實會要武后垂拱二年正月二十日敕諸州都督刺史並準京官帶魚新舊史載年月無訛按外鎮督刺自有魚符初不假魚袋以信召命益驗褒飾之說爲可據所以給之者欲以均内外之寵而已會要天授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改内外官所佩魚爲龜至中宗神龍元年二月四日在京文武官五品以上依舊式佩魚袋久視元年十月十三日職事三品以上龜袋宜用金飾四品用銀飾五品用銅飾上守下行皆依官給神龍元年九月十七日赦嗣王郡王有階卑者許佩金魚袋至元宗開元元年八月二十日諸親王長子先帶郡王官階卑者亦聽著紫佩魚袋神龍二年八月制京文官五品已上依舊式佩

銀魚睿宗景龍三年八月令特進佩魚散職佩魚自茲始新舊史雖有詳略其事互同則改魚爲龜正武后革命時事而中宗反正不俟淹時即復其制要必有深意不直爲外飾蘇氏記又曰自永徽已來正員官始佩魚其離任及致仕即去魚袋員外判試并檢校等官並不佩魚至開元八年九月十四日中書令張嘉正奏請致仕官及內外官五品已上檢校試判及內供奉官見占闕者聽準正員例許終身佩魚以爲榮寵以理去任亦許佩魚自後恩制賞緋紫例兼魚袋謂之章服會要景雲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赦魚袋著紫者金裝著緋者銀裝新史開元初駙馬都尉從五品者假紫金魚袋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緋銀魚袋參稽並觀則散官員外判試檢校皆佩魚又許終身雖去任亦佩盍驗褒飾之說爲不誣而防詐之制爲已變也假紫假緋正今日借服之所自始而金銀銅之飾雖肇於

久視而用以[illegible]品秩者蓋至於景雲而後定新史分品賜飾謂在高宗朝益見其非可後因閱朝野僉載有曰唐上元年中令九品已上佩刀礪算袋紛帨爲魚形結帛作之取魚之衆鯉彊之兆也至天后朝乃絕景雲之後又準前結帛魚爲飾竊疑魚袋之始意或出此武后既廢帛魚亦改龜佩正一意度耳及考雜傳記見唐李淳風讖書有江中鯉魚十八子之說爲唐受命之符又酉陽雜俎載唐律取得鯉魚即宜放仍不得喫號赤鯶公賣者決六十程文簡大昌演蕃露載武后以元武爲龜故改龜佩猝此數說始信所疑爲有据依新史又載高祖初入長安罷隋竹使符班銀菟符其後改爲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京都留守折衝府捉兵鎮守之所及左右金吾宮苑捴監牧監皆給之宮殿城門給交魚符巡魚符左廂右廂給開門符閉門符蕃國亦給之雄雌各十二銘

以國名雄者進内雌者付其國朝貢使各賚其月魚而至不合者劾奏又新史載魚袋顛末曰隨身魚符者以明貴賤應召命左二右一左者進内右者隨身皇太子以玉契召勘合乃赴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題其位姓名官有貳者加左右皆盛以魚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去官納之不刻者傳佩相付復考帝紀高祖以隋義寧元年十一月甲子入京師二年四月辛巳停竹使符班銀莬符五月甲子受禪改元武德九月癸丑改銀莬符爲銅魚符則草昧之初所以汲汲易之者正以爲開國之兆而其他一切之用符契皆以魚意尤不待辨而可察也在隋之先雖亦嘗用魚符矣特偶然以爲飾至唐用讖正指此以神其革命又不當以隋爲比新史雜載之說正防僞之源流要是符盛以袋雖出初意袋飾以魚本爲寵章金銀之飾初無年月自當以紀爲正後雖不合符者亦得

佩意益顯然其不可泥初剏之制亦明矣然則　國朝因之可乎洪文敏邁容齋四筆載隨筆書衡山唐碑別駕賞魚袋之名不可曉今按唐職林魚袋帶門叙金玉銀鐵帶及金銀魚袋云開元勑非灼然有戰功餘不得輙賞魚袋斯明文也可按以魚袋充賞蘇氏記新舊史皆有賞緋紫例兼魚袋之文會要開元二年閏二月勑承前諸軍人多有借緋及魚袋者無功借賞深非道理宜勑收取郎將以上先借後奏其靈武和戎天武幽州鎮軍赤水河源瀚海安西定遠等軍既臨賊衝事藉垂賞量軍大小各賜金魚袋一二十枚銀魚袋五十枚並委軍將臨時行賞則賞魚袋出處亦可與職林參見也馬永卿懶眞子録載陝府平陸主簿張貽孫問魚袋制度而答以今之魚袋乃古魚符必以魚者蓋分左右可以合符唐人用袋盛魚今人以魚飾袋爲非古制要亦未詳考其由云

服章入衙

今之　賜章服入衙者服紫者曰賜紫金魚袋服緋者曰賜緋魚袋其爲連率職司節鎮支郡倅貳服色未至而應隔借若序借者服紫者止曰借紫服緋者止曰借緋所借魚袋不以入衙而實得佩魚如正賜者珂按唐故事假紫者金魚袋假緋者銀魚袋見於新史開元之制　本朝　雍熙郊赦雖復賜魚而不及借服者考之續會要　政和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尚書兵部侍郎王詔奏今監司守倅等並許借服色而不許佩魚即是有服而無章殆與吏無別乞今後應借緋紫臣僚並許隨服色佩魚仍各許入衙候回日依舊服色　從之則借服得佩魚蓋自是年始也然當時詔所奏既許以借佩又許以入衙則凡今之結衔者皆當全書金魚銀魚袋而有司給　告勑例不帶行則被借者無緣敢自以入衙此　南渡而後掌故散訛之失也又有位登法從而未至八座者於法止賜金帶不復佩魚而每於官職封賜全衔猶帶賜紫金魚袋被賜者亦不敢削去則是借服本有佩不得入衙賜帶雖無魚𨒪循誤例名實有無於是舛矣蓋凡除授率中書關尚書賜敕或下天官給告因襲前比不復檢覈士大夫亦忽不考云

執政階官封爵

元豐官制初行以特進易左右僕射金紫銀青易六曹尚書自特進而上非宰相不除執

政雖久次階亦止金紫爵不過開國蓋　祖宗朝參樞例官惟得至八座閒如李至之類亦僅寵以節鉞無爲僕射者夏竦徽國非端揆蓋相制已頒而格且爲樞密使而後得之故　元豐稽以爲比所以辨等衰重名器也然在昔時侍從官得至吏部尚書實今金紫洪文敏邁容齋三筆載　紹興以來惟梁揚祖葛勝仲以致仕得之自是而後始以兩階爲重專待執政從橐至光禄者已絕少不復

可以序進何元樞潛去　國及今十五年不改
金紫階洪文敏邁沈憲敏樞以宣奉上謀皆
不行後以致仕及子遇郊叙封而後得之文
敏亦自著其事於三筆此最近日明證 可嘗
改之　徽宗詔旨　宣和元年二月戊戌特
進知樞密院事鄧洵武爲少保依前知樞密
院　詔以洵武首議　紹述故録其功也既
又封莘國公雖其年三月癸丑　御筆恩數
並依宰臣例乃正以已除少保之故而與之

且其爲賜位時元未有此　旨是執政階官
封爵似無限法矣當時以　元豐改制不置
樞密使故洵武止以知院視宰臣 可又按蔡
元道官制舊典曰　政和後薛昂帶觀文殿
學士任特進白時中以門下侍郎帶特進皆
失舊制繼　詔並改金紫光禄大夫今後非
宰相不除則是　政　宣閣雖時有優柰尚
能申徽初制如蔡攸之與京恩倖震天下乃
自殿學士由節鉞序進儀同遂班孤棘它日

領宥府蓋已在爲傳之後而　紹興間秦檜
以舐犢之愛其子熺自知院引嫌罷纔降恩
數比宰相之　旨遂歷大觀文少師封國公
其躐進捷出有京攸之所不敢爲蕩滅典法
餘焰至今尚可想也葛文康勝仲行狀謂勝
仲以左宣奉謝事文敏亦誤紀耳或謂　元
豐寄禄條日開府特進爲散執官金紫至太
中爲侍從官子之以其名而陰尼其所至殆
不可曉 可竊謂不然今著令有曰觀文殿大
學士至諸閣待制爲侍從官而世未有以舊
槖除大觀文者泥文損實固不得輕議　聖
制也

尚書之名

今世爲尚書者尚字皆從平聲都省之名亦
然 可嘗竊疑其義有所未解者之宋書百官
志而後知其訛志之言曰尚書古官也舜攝
帝位命龍作納言即其任也周官司會鄭元
云若今尚書矣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

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初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書謂之六尚戰國時已有尚冠尚衣之屬矣秦時有尚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丞然則尚書之稱當從去聲而非平聲亦既明甚第鄭康成注周禮司會曰司會計官之長若今尚書唐陸德明釋其音曰常雖有此據了不知其義之所繇取此殆今世襲稱之始也　徽宗朝復殿中省有六尚今内省品秩猶有尚宮等稱謂益無可疑云

愧郯録卷第四

愧郯録卷第五 九則

相臺岳珂

永固更號

永固陵之易　中興會要不載所以擬議奏不犯歷代陵名一語粗見微意而王明清揮麈録廼自以爲其父所建明明清之言曰紹興戊午　徽宗梓宮南歸有日秦丞相當國請以永固爲陵名先人建言北齊叱奴皇后定名矣不可犯且叱奴夷狄也尤當避秦大怒幾蹈不測後數年卒易曰永祐珂按叱奴后本非北齊乃宇文周也其謚曰文宣明清當是見北齊有文宣帝謚號偶合而誤記耳適是而上又有元魏文明馮后亦葬永固蓋在叱奴之前而明清不知援證其誤又可見中興會要之注曰先是有　詔於　西京脩奉　陵寢有司撰陵名永固既而　梓宮權攢紹興府會稽縣故改今名則秦檜當時蓋不肯自以爲誤姑以　攢宮非久固之地而

易之味澄之　奏則擅密諭之旨不言而知矣今　中都吳山城隍廟額亦曰永固雖陵名已更要似不可因仍而尚未有議之者焉

熙寧崇寧年號

神宗初即位踰年改元　熙寧盡十年而改
徽宗初改元踰年又改　崇寧盡五年而改
珂按二號皆劉宋陵名高祖武帝之婕妤太祖文帝之母曰章胡太后實號熙寧太祖文帝之美人太宗明帝之母曰宣沈太后實號崇寧　藝祖考鑑背而易乾德蓋以稱謂之重複耳複猶不可此名可乎哉一時當　國者其不審亦甚矣

泰安宮

紹熙甲寅　光宗既堅與　子之斷　移御泰安宮既而　聖躬猶未清安朝議請易宮名為壽康以覬導迎其時之福壽康複名珂固前記之矣嘗再考南齊書太祖高皇帝實葬泰安陵二字皆同則瞭然知其非所宜稱也一時降　詔定名之際詞臣亦失於考閱云

五齊三酒

珂之仕　中朝屢攝官涖祠祭每見尊彝之設五齊三酒皆有其名而實無之惟將事則取具天府蓋止一色公醞耳聞之容臺吏尊罍之下率多空惟一尊僅實柸勺以共祭它日又攝光祿丞得先祭贊閱視酒饌又攝太官令躬酌酒實爵得窺其中蓋皆如言則其初點饌之際執事者徒再倡酒齊之目而已於

以驗其名殊而實一也嘗讀周禮正義頗疑醞法不明古制難復考之通鑑長編　元豐六年十月甲申光祿卿呂嘉問言光祿掌酒醴祠祭尊罍相承用法酒庫三色法酒以代周禮所謂五齊三酒恐不足以上稱　陛下崇祀之意近於法酒庫內酒庫以醞酒法式考之禮經五齊三酒今醅酒其齊冬以二十五日春秋十五日夏十日撥醅見而浮蟻湧於面今謂之撥醅豈其所謂泛齊耶接取撥醅

其下齊汁與滓相將今謂之醅芽豈其所謂醴齊耶既取醅芽置篘其中其齊葱白色入馬今謂之帶醅酒豈其所謂盎齊耶冬一月春秋二十日夏十日醅色變而微赤豈其所謂緹齊耶冬三十五日春秋二十五日外撥開醅面觀之上清下沉豈其所謂沉齊耶今朝廷因事而醞造者蓋事酒也今踰歲成熟蒸醖者蓋昔酒也　同天節上壽燕所供臘醅酒者皆冬醅夏成蓋清酒也此皆酒非所謂齊也是知齊者因自然之齊故稱名酒者成就而人功爲多故饗神以齊養人以酒竊恐與禮如此又司尊彝曰醴齊縮酌盎齊沉酌依經傳則泛齊醴齊以事酒和之用茅縮酌其盎齊緹齊沉齊則以清酒和之不用茅縮酌如此則所用五齊不多而供具亦甚易蓋醖酒料次不一此五種者成而皆自然伏望　聖斷以今之所造酒與典禮相參審或不至差謬乞自今年　郊廟共奉　上批嘉問論證似有理趣今　宗廟所實尊彝酒齊未備就且如其說用之於理無害然則當時蓋嘗施用而又前乎　慶曆後乎　大觀皆經講明具可後記　彌文寖容交舉丞修要必不廢特　建炎南渡之後有司失其職耳非故事也　祖宗毖祀存古之意寔爲嚴重是說其有稽焉

齊酒廢革

齊酒之用於　祖宗朝者無所名見五季因陋未皇禮文無可攷者可按　國朝會要　慶曆元年十月十五日同判太常寺呂公綽言郊廟所陳樽罍之數皆準古而不實以五齊三酒及用明水明酒有司相承名爲看器其郊廟天地配位惟用祠祭酒一等分大祠中祠位二升小祠位一升止一樽酌獻一樽飲福餘皆　器按開元禮崇祀錄昊天上帝皇地祇六樽太樽爲上實以沈齊著樽次之實以醴齊犧樽次之實以醍齊壺樽次之實以沈

齊山罍爲下實以三酒配帝盞樽爲上實以
沈齊犧樽次之實以醴齊象樽次之實以盎
齊山罍爲下實以清酒皆加明水明酒實於
上樽五方北極天皇大帝神州地祇大明夜
明太樽實以泛齊五星十二辰河漢象樽實
以醍齊中官壺樽五方山林川澤㡳樽竝實
以沈齊外官概樽五方丘陵墳衍原隰散樽
竝實以清酒衆星散樽實以旨酒皆加明酒
各實於上樽宗廟每室設斝彝黃彝著樽之
上樽皆實以明水黃彝實鬱鬯著樽實以醴
齊又司烜氏以鑑取明水於月鄭康成云鑑
類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月之水欲得陰陽
之潔氣也臣謹以古制考五齊三酒即非難
得之物將來　郊廟祭饗宜　詔酒官依法制
齊酒分實樽罍仍　命有司取明水對明酒
實於上樽或陰鑑方諸之類未能猝辦請如
唐制以井水代之下博士議而奏曰比　郊廟
祠祀壇殿上下所設樽罍惟酌獻飲福二樽
實以祠祭酒餘皆徒設器而不實以五齊三
酒明水明酒誠於禮爲闕然五齊三酒鄭康
成注周禮惟引漢時酒名擬之而無制造之
法今欲仍舊用祠祭酒一等其壇殿上下樽
罍有司不得更設空器其明水明酒竝以井
水代之其正配逐位酌獻飲福舊用酒二升
者各增二升從祀神位竝用舊升數實諸樽
罍配以明水明酒　從之旣　從其請則自
慶曆以來雖欲用之而不能　其法矣此
元豐呂嘉問之請所以有爲而發也還考
元豐元年七月二日詳定　郊廟奉祀禮文
所言古之祭祀以五齊薦諸神以三酒酌諸
臣其用不同今尊雖具均以法酒實之而無
清濁厚薄之異是名物徒存　亡其實也再
詳五齊鄭氏以爲醴恬與酒味異其餘四齊
味皆似酒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恭不尚味而
貴多品也若三酒則人所飲也事酒爲有事
而新作者即今卒造之酒昔酒久　熟故

名以昔二者色皆白清酒久於昔酒故色清
而味厚欲令法酒庫內酒坊以見造到逐色
酒實之　從之則三酒當時尚未備五齊固
可從而知不知公彌之　奏已後復曾講明
否禮文所之言乃在嘉問　奏論五年之先
則遐想中間酒齊醞法之不講亦云久矣嘉
問既奏　神宗親批其後有於理無害之語
而　大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議禮局又言古
者祭祀設五齊三酒酒正之法式不傳於後
而先儒特以當時名物所有而言之　國朝
祀儀雖有齊酒之名而一以法酒代之　康定
元豐皆嘗討論以爲非是欲望　明詔有司
依放古法造五齊三酒祭祀則供之自太尊
以下至於壺尊自泛齊以下至於清酒各以
其序實之庶合古法　從之則　元豐之後
又曾經廢革詳考　御批既謂似有理趣又
謂就且如其說豈猶有疑而迄於未用耶然
大觀之從必當見於用周禮注疏可覆非世

據吳興周氏言言齋藏淡生堂抄本補寫

造亦豈可盡謂合於古也　珂前記空尊
有司之畜考之　宣和三年七月二十
日尚書省言潭州奏春秋上丁釋奠并祭
風伯雨師等合用尊齊酒醴　政和中儀曹
禮圖尊受五斗之制遂每尊用其
計之至用酒六百六十八石委是
在京釋奠正配位每尊設酒二升
位五合乞下諸路州軍依此　從之
承平時尊已不盈矣　慶曆公彌之
相承名爲看器則雖盡空其尊固無
宣和之有司猶有取於節今祠祭遞
固皆有清酒可實特先期緘鎖以
早無遺焉是上不以費靳而
均
下　不可之大者
牲牢均胙
祠祭牲牢所用雖多然惟
取所薦　腥熟　而胙其餘先
之庖獲　宗廟　然珂　漢舊儀

大祫祭　之左辨上帝尸右辨上后
尸俱俎　於前數十斤名曰堆俎
嘉祐七年　月十日太常禮院奉　詔詳定
同判太常　呂公著牲牢之議固嘗略引以
爲言矣　從牲牢之請竟未聞其陳
俎如漢　禮雖不三代而先祭均胙要
非禮云

據吳興周氏言言齋藏汲古堂抄本補寫

副本緣起

程大昌考古編曰　祖宗時臺諫論列
宰執未得命章疏不出無納副本倒趙抃論
陳執中至數十章執中不見也　元祐間孫
覺劉摯蘇轍王巖叟累章論蔡確韓縝確既
出別次待罪而縝安位如故覺乞以前後章
疏示之至六年九月中丞鄭雍正言虞策皆
論右僕射劉摯已待罪暨宣押對復自辨之
奏曰面承　聖諭乃知臺諫言王鞏事外
又言臣牢籠章惇邢恕此即因宣押乃知所
言之事元無副本也　元符三年正言陳瓘
論左丞蔡卞言願以臣章示卞使卞自爲去
就後下其章　徽宗諭輔臣曰臺諫攻卞已
十餘章當令卞知自爲去就方白遣吳伯舉
諭之遂降瓘及龔夬章付三省是皆無納副
本事不知示副起自何時又王明清揮麈後
錄曰曾文肅布元符末以定策功爰立作相
一意信任建言改元建中靖國乃收召元祐
諸賢而用之首逐二蔡而元長先已交結中
禁膠固久矣雖云去國而　眷東方濃自是

據吳興周氏言言齋藏汲古堂抄本補寫

屢欲召用而文肅輒尼之一日　徽宗忽顧
首相韓文定云北方帥藩有闕人處否文定
對以大名府未除人少刻批出蔡京除端明
殿學士知大名府仍過闕朝見文肅在朝堂
一覽愕然忽字呼文定云師朴可謂鬼劈口
矣翌日白　上以爲不可　上乾笑曰朕嘗
夢見蔡京作宰相卿安能遏耶數日後臺諫
王能甫吳材交章攻文肅　上爲罷二人文
肅自恃以安然元長來意甚疏如蔡澤之欲

代范雎也甫次　國門除尚書右丞踰月之
後文肅擬陳祐甫守南都元長以謂祐甫文
肅婣家許之于　上前因遂忿爭次日入都
堂方下馬則一項帽之　卒喏於庭云錢殿
院有狀申啟視之乃殿中侍御史錢遹論文
肅章疏副本文肅即上馬徑出城外觀音院
蓋承平時執政丐外待罪之地也是晚鎖院
宣翰林學士葛知章草免文肅相制知章啟
上未審詞意褒貶如何　上云當用美詞
以全體貌詰旦告　廷以觀文殿學士知潤
州尋即元長爲相時　崇寧元年六月也
陛辭之際　尉藉甚渥云秋晚相見抵潤未
久而　詔獄興矣臺諫納副本始於此珂按
曾之　距蔡　國之時凡二年三閱
月疑非其始然　既有　乞宣示則副本
之始必後　然無疑及玫典故　崇寧
元年四月　都堂左司諫吳材右
正言王能甫　忠彥云已具論　奏乞

罷免忠彥得狀驚曰又似李邦直矣徑歸具
劄子避位後二日押入起居　奏事罷復上
馬還觀音院五月庚申忠彥遂以大觀文罷
知大名府則布之罷後忠彥兩閱月材能甫
之所由遂爲事始矣然忠彥之得狀有似李
邦直之語遡而考之清臣之去在　建中靖
國元年十月癸巳時自門下侍郎罷爲大資
政亦知大名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曰先是曾布
獨對　上諭布人物有可　詔對者但奏取
來便當　批付閤門布尋以劉燾王防周壽
白時中四人名聞　上悉批令對四人者皆
布門下士清臣客啟　上謂燾防等爲四察
八偵既而對衆顯白四察八偵不可爲言事
官　上色變衆莫曉其語　上以論蔣之奇
章滐曰清臣蓋指王防劉燾等也令諭布知
且曰清臣所爲婦人女子之事尋召燾告之
仍令轉達　上言時九月丙戌也後二日布
留身謝　上諭以察偵之語且言所謂察偵

皆臣所親接之人君子小人各有黨類此等
人皆知順　聖意奉行法度者非營私也若
晁補之畢仲游之徒皆與清臣輩背公死黨
之人必不與臣親厚此理之必然也　上曰
清臣害政當去布曰補之等何能爲清臣在
政府則爲害政矣　上曰彭汝霖累有文字
但未出卿可諭汝霖繳申清臣則因其請出
便可令去布曰臣未嘗與言事官交通昨者
聖諭令彭汝霖召吳則禮諭　聖意臣迄今

不曾令則禮至汝霖所今既被　旨容臣更
展轉道達次　上知布之未奉　詔也翊日
趣挺之對遂令　諭汝霖汝霖遂草疏納清臣
於待漏院三省各申一照會狀但言前後五
有章疏論清臣當罷政未承施行謂其必能
自請而安然自居慮清臣之不知已録申之
奚清臣得汝霖申狀皆不以告同列布及同
列亦莫知其由　奏事畢清臣留身請去遂
出居僧舍　上以清臣劄子付通進司遣一

老卒持送故事當遣御藥封還而清臣留
時嘗自　上曰臣本無去意但爲言者所迫
如蒙遣使　宣召臣更不敢違　聖旨以是
上不敢遣使恐其遂留且　諭之奇及棄大
笑之及再入劄　批付三省而有是命則又
先忠彥七閱月詳味初意丶微祖正以體貌
輔臣務全去就而爲是委曲斯古所謂進以
禮而退以道者大昌博極羣書自　元符至
靖國止一年八閱月偶不下考此數時事耳

明清所録近出　紹熙甲寅歲大昌先進固
當不見其書故亦莫之辨也

百官轉對

今在　京職事官轉對始於唐　藝祖草昧
首嚴斯制　建隆三年二月甲午　御札曰
應在　朝文班朝臣及翰林學士等　朕自
應運開基推誠待物顧干戈之漸偃欲華夏
之永安渴聽讜言庶臻治道今後每遇　内
殿起居依舊例次第差官轉對並須指陳時

政闕失明舉　朝廷急務其或有刑獄寃濫
或是百姓疾苦並可採訪聞　奏凡關利病
得以極言　朕當擇善而行無以逆鱗爲懼
如有事干要切即許非時上章不必須候輪
次亦不得收拾閑慢之事應副　詔旨仍須
直書其事不在廣有牽引卿等或累朝舊德
或閒代英材當思陳力事　尹豈得緘言食
祿苟裨闕政用副旁求　珂按唐興元元年九
月之詔惟正衙及延英坐日常令朝官三兩

人面奏時政得失而已迄今猶然未聞許之
以指陳刑獄寃濫採訪百姓疾苦也指獄事
則必有主名言百姓則亦關長吏是凡百司
皆許之以獻出位之言如臺諫之職矣以一
世之賢僅得三五人以任言責猶足以達下
情開公道况夫人皆得借玉階方寸之地天
下事寧復有壅蔽者乎大哉　聖謨眞足以
爲萬世無窮之法

任子分授

舊制任子許分馳徧及支庶纔稍降資秩而
已後乃不復然　珂嘗攷續會要　熙寧五年
四月二十二日辰州團練使致仕郭化言乞
將合得一子恩澤分減與子熈恭二人近下
班行內安排　詔郭熈與右班殿直舊例與
子恩澤許降資分授　上以一子官　朝廷
之特恩分授非古且長僥倖遂　命罷之然
則此制蓋襲用已久革而當人心雖各私其
子亦莫之敢議今世鮮復有知此故事者

愧郯錄卷第五

愧郯録卷第六十二則

相臺岳　珂

寺監簿職守

南渡而後官失其守凡寺監主簿率多預尾書與丞鴈行珂爲匽簿日因竊疑所職有常非可越俎盡削文移之繫銜者如故事獨本寺常程文書猶聞占位涉筆先夫人一日見吏呈牘謂珂曰簿不預政此　元豐令文也當謹視官制珂唯謝退而郤之吏皆拱手不敢去固郤乃從殊費頰舌後閱洪文敏邁容齋四筆有曰自　元豐官制行九寺五監各置主簿專以鈎考簿書爲職它不得預　紹聖初韓粹彦爲光祿主簿自言令輙預寺事非先帝意也請如　元豐詔書如　王牒修書主簿不預見於王定國雜録予猶及見　紹興中太府寺公狀文移惟卿丞繫銜後來掌故之吏昧於典章遂一切與丞等今百司庶府皆戾官制非特此一事也珂再攷典故　元豐六年七月庚申　詔寺監主簿止是專掌簿書其公事自當丞以下通議施行令取問寺監有令主簿簽書公事處大理寺丞長貳正主簿八員衛尉寺卿主簿二員將作監少監丞主簿五員都水監使者丞主簿四員少府監少監丞主簿三員司農寺少卿丞主簿四員太常寺丞主簿二員軍器監少監丞主簿四員内長貳主簿可並降一官正丞並展磨勘二年各不以去官原則初制信必之嚴蓋如此　會要亦具書禁令顧令上下習故爲常比比皆是反於其職所謂簿書廼無一可攷是亦重可興嘆也若平日匽寺文移簿固預書而申省與部獨不列簿銜蓋舊制僅存者似頗與邁所見異當時或見諸它官府云

牙魚不可服用

近世　中都閭巷帶冠飾者率爲物象蝸一角而兩足鳥翼而鴟尾通國服之謂之牙魚珂按典故　元祐二年二月辛丑翰林學士承

旨鄧温伯等言奉　詔參考　皇太妃冠服
禮令不載亦無故事請參酌裁定其生日節
序即請損　皇后三分之一　詔依所定內冠
朶用牙魚當時詳定者韓儀公忠彥歐陽棐
與焉二公墓誌可考方　泰陵嗣服　欽成
以　堯母之貴春秋之誼當極尊崇徒以
宣仁　欽聖萬壽故小詘其禮則其爲　后
服亦逼矣今世恬不以爲恠何耶

眞徽沔三州

大中祥符六年五月　詔升建安軍爲眞州
宣和三年五月改歙州爲徽州　開禧三年
四月改興州爲沔州六月改順政縣爲略陽
縣按三州皆復名眞州在唐號昭德郡天
寶五載分臨翼郡置乾元元年改州名徽州
在唐號利州武德四年置正觀十一年改州
名沔州在唐號漢陽縣武德四年分沔陽郡
置州建中二年廢爲縣四年復州名寶曆二
年又廢夫眞州隸劒南道西南之陲也今複
其名於淮南徽州隸羈縻州蠻夷之境也今
用其名於江東沔州隸江南道沔水之衝也
今徙其名於關外取儀眞以稱蓋以範鎔
三祖玉皇之像而表其瑞反累之僻陋之故
名易徽美之號蓋以翦滅方臘篁竹之妖而
示其葦反同之椎辮之巢穴撫谷水之源蓋
以蕩滌逆曦洿瀦之跡而大其戒乃桼之下
流之别邑數百載而下方穫之士尚論職方
名混而訛地隨以異焉知其無千里之謬乎
順政本漢沮縣地攷之寰宇記後魏太武帝
嘗到此僑立略陽郡耳今遂即僑寓之名以
名縣尤爲失實其初更定稱謂要皆未嘗旁
攷世州名之所在可蓋即李吉甫元和郡國
圖志樂史太平寰宇記劉昫舊唐史歐陽文
忠脩新唐史參書之眞州之置惟元和圖志
以爲直州縣名眞符亦謂之直符徽州在新
唐史又以爲微州且號西利沔州在寰宇記
先紀隋大業初嘗建州蓋以沔水爲名尋改

沔陽郡武德平朱粲分郡置州天寶初爲郡大和二年四月廢以其地入鄂州四年又置後復廢入鄂周顯德中置爲漢陽軍舊唐史紀廢郡又以爲太和七年皆差龉不齊餘各互是桑欽水經載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又注曰沔水一名沮水闞駰曰以其初出沮洳然故曰沮水也縣亦受名焉導源南流泉街水注之出河池東南流入沮縣會于沔則又今改沔州名之所據珂攷眞州本以眞

符縣得名今洋州自有眞符乃天寶八載開清水谷路復置又因鑿山得玉冊更名隸京兆府眞之眞符雖複天下縣邑乃多有之節度使章仇兼瓊之置初爲直符營在天寶三年後以節度使郭虛己之奏置郡在五年乾元乃因營名而名州自營而名縣自縣而名州雖其理近似然所出處凡四而三謂之眞惟元和圖志異焉安知其不訛而爲直也洋名之複蓋因事起義且在此年後不足以爲惑徽字易訛郡非　中國者名不常見故或有舛西利蓋猶利也唐山南道已有利州其名西利無疑沔稱隋建固非其地本漢陽縣又與沔陽郡異謂之析郡之縣以置州則可謂之因郡以易名則非也且徽州之名自崇寧二年正月始　詔廢爲蔣竹縣至　宣和而遽徙其名於它地則尤不可它如此比者尚不一更有俟於詳考焉

國名寓意

漢制封侯國雖以鄉邑之名爲稱間有寓懲惡於其間如羨頡不義折姦富民冠軍之號猶存裴駰攷之實憲傳注冠軍國仍是國名它可知已　本朝司封之典大國次國小國名有定數者之令式不容創固無復此意珂嘗攷　中興會要張忠獻浚以　紹興十二年十一月封和國公三十二年六月改封于魏史文惠浩言行錄有曰秦檜既定和議特國浚於和及　孝宗即位欲任以恢復乃改國魏然則　聖意固示之矣

若和則檜志而忠獻實嘗力爭焉乃以名其國豈固欲反其所言耶近歲大臣有請致仕而盍偕國者詞臣偶進擬珍國議者謂若有所風其家 上言辛改成國蓋亦寓意於名者云

辛簡穆謚

辛參政次膺謚簡穆珂按 國朝典故 皇祐三年九月乙卯武寧節度使兼侍中夏竦卒贈太師中書令賜謚文獻知制誥王洙當草制封還其目謂臣下不當與 僖祖同謚遂改爲是月丙子遂改太子太師謚文獻王溥爲文康司空致仕謚文憲章得象爲文簡蓋溥同 僖祖得象同周公亦以洙言也 翼祖后之謚曰簡穆在 累朝無敢用之者容臺討議考功覆按得不考洙之所言乎或謂翼祖乃祧廟按洙之言周公且不可雖祧猶祖也其復何疑次膺以元老參預其賜謚當在 乾道 淳熙間是時 光堯萬壽 翼祖雖祧猶爲九室之内尤不可以此藉口也

修書恩數

崇 觀以來 文治日興三館史局修書每成闕 乙覽輒有醲賞蔡京當 國至有修書已竟分爲五六進以希濫恩而適值王黼矯枉所爲之書皆弃不録者 中興謹惜名器益以 進書爲重 嘉定癸酉十月丁酉朔臺臣有言修書不 進十餘年于此矣嘗求其故則自 進書之有賞始史官載筆職在譔述而無事時不敢修史何者恐其有徼賞之嫌也必待 登進有期然後彙次編集臨時取具率多遺漏史之不修蓋原於此每進一書縻爵費財上下霑被學士大夫自循轉外 好賜無幾而輿臺胥吏賞賚有差用度不貲難於輕舉書之不 進亦此之由今者 鉅典勒成一朝伺 進官無濫賞人自欣悵而吏有横賜可不痛裁臣謂除本所見在執役奔走之人及三省官吏於本處實有職事相關者許照舊例從公保明次第醻獎

其他寅緣請託寄附姓名平時不相誰何足跡未嘗一到如闤市肆等輩亦得濫厠其間例霑　厚賜甚亡謂也下私其恩　國重其賞　綜核之朝詎宜有此臣非不知　希闊之遇寧過乎厚然以　國史爲重則人情有不暇䘏故寧裁抑於今日庶幾有補於將來使由是而賞果省也則史無時而不可修亦無時而不可　進何至有因循遺失之患其與徇小節而虧大體者萬萬不侔矣可嘗攷典故　元豐六年蒲宗孟爲尚書左丞嘗因奏書請官屬恩　神宗曰所修書謬甚無恩宗孟又引例書局儀鸞司等當　賜帛　上以小故未答王安禮進曰修書謬儀鸞司等人恐不預　上爲之笑則吏有横賜在　先朝固久有之而　予奪之柄又出一時雖修書官亦不容必其賞也是知　祖宗於例所當得猶必眂功而爲輕重責實之政所以貽孫謀者眞可法云

閩中謠傳兆域

閩之福爲會府　建炎搶攘奉　會聖御容以即安至今有臣瑞泚　崇奉爲福人因是多謠言　皇祖兆域有在是郡者士大夫率以爲無稽弗之聽可考典故其說亦有繇來元豐六年閏六月丁酉禮部言泉州民朱信等言　慶曆中有　旨泉福等州訪求碑石山　皇祖兆域今方求得　本朝遠祖乃福州閩縣碑石山人　景德中亦嘗　遣使至福州訪碑石山家宅事迹碑石山今俱眡院是也趙眞君家見存而此山下有趙氏捨田契書姓名兼有古鐘銘文可爲證據乞　遣官審實　詔祕書省檢　元降指揮仍令福建路轉運司取朱信等所陳證據其後祕書省言　慶曆中無下福建路訪　皇祖山陵指揮福建路轉運司言遣官案視所言謬妄無根　詔朱信等罪以　赦除之後又詣尚書省言家有古書可案取視之乃唐中和七

年地契後列趙氏族人有名從良從月者指
以爲　聖祖其妄若此則愚民之傳久矣不
可解矣承平保州位雖系屬籍而　欽　康
靖三陵猶不敢臆決　遷奉之際特尊爲一
品墳以俟審定豈復眞有　景德之使耶朱
信旣以　赦除罪　神宗之意亦出於　吾
寧受百欺庶幾得之尊　祖之至也

開先寺

廬山之址有寺曰開先華藏寺依山陽占籍
江東之南康軍謹按　京師太平興國寺實
有開先殿以奉　藝祖神御　天聖八年九
月始建于寺之後廷十二月　命宰臣呂夷
簡充奉安　御容禮儀使入　內都知韓守
英管幹十一月自　天章閣迎奉於　會慶
殿奉安十二日百官立班殿庭　皇帝行酌
獻備儀仗鼓吹僧道威儀奉迎赴殿　皇帝
行奉安之禮次日　皇太后又酌獻　景祐
三年殿火遂罷　朝謁　慶曆六年八月殿

成　帝飛白書榜九月　命宰臣賈昌朝奉
安十月　帝親行酌獻禮七年正月十一日
朝謁如常　至和元年十一月重修權奉
御容于　天章閣二年七月復奉安于殿則開
先之名已爲　館御　累朝崇奉如此其至
寺名當易矣今天下寺宇同稱者多固不止
是郡縣當以時申請而正之可也

紹興嘉泰二詞

紹興和議之成臺臣追正直秘閣李健陷僞
之罰謫監德安府在城酒稅　制詞曰往者
元惡盜我魁柄濁亂國經爲不道之宗主故
汝得以免賴天之靈國是大定汝曾不知愧
甄濟而從搢紳之後罪豈勝誅　慶元黨論
之起中書舍人陳傅良追削家居　嘉泰會
赦復官予祠　制詞曰日者宗相當國凶憸
自用論者指爲大姦侶矣盍亦考其所以然
蓋一妄庸人耳何物小子敢名元惡而一時
大夫士逐臭附炎幾有二王劉李之號　朕

甚憫之二詞蓋皆順時好前指趙忠簡鼎後指趙忠定汝愚也可按 國朝故事 太宗時宰相盧大戎多遜以交結 宮邸竄朱崖繼而趙韓王普罷相會其年韓村決河塞知海州胡旦獻河平頌因有逆遜投荒姦普屏外之語 上震怒貶商州團練副使 祖宗之惡迎合者如此況假 綸綍以濟私意而毀譽復失其真耶三字之失體蓋不在林希輩下矣

北使借官

自景德以來凡 中國使入蕃必隨所居官小大加借以遣之所以重 王命綏遠人也議者或謂單于天驕其報聘也官雖高必降秩以示殺禮可嘗攷之其實不然按陵陽布衣李心傳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曰 紹興二十八年五月戊寅金國賀 生辰使驃騎衛上將軍殿前副都點檢蕭恭副使中大夫尚書工部侍郎魏子平入見 紫宸殿子平弘州奉聖人中進士第累還太府監又注其下曰魏子平事以金國翰林直學士趙可所撰墓誌修入誌云正隆元年授太府監三年三月充國信副使使于 宋四年權右司郎中今 日曆所書乃云工部侍郎則是北人亦借官也可有文集刊行心傳得之以參書繫年事其言有的據表之以釋議者之疑

官年實年

今世出仕者年至二十始許涖官纔登七旬即盡致仕或不得謝則亦隔去磨勘弗許遷陟又有舉人年及該恩則或得封叙選調滿六考礙格則不得注令宰丞掾之屬利害互出故世俗多便文自營年事稍尊者率損之以遠垂車襁褓奏官者又增之以覬速仕士夫相承遂有官年實年之別間有位通顯者或陳情於 奏牘間亦不以為非可攷之 祖宗時此事亦有明禁 國朝會要 治平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詔勑內殿崇班郭繼

勳增加歲數情罪以聞以其陳乞楚州監當
自言出職日實嘗增十歲也　祖宗之懲欺
僞亦嚴矣繼勳雖終以不欺意其出職之名
或階胥史而進楚州之監當必緣其年之高
而不得授所以復自言而甸損焉此則增損
惟己尤不可以不懲者若今陳情率是告老
引年而後及之大非求進之比固不可以爲
據要之官年實年差別爲二形之表章其語
亦不雅馴也

仙釋異教之禁

今　中都仙釋之教盛行或列肆通衢爲其
筆之妖或毀體四支爲詭異之狀浩穰彈壓
漫不問焉曰此非法令所及也可按　國朝
會要　政和六年正月二十三日　詔近來
京師姦猾狂妄之輩輒以其筆聚衆立堂號
曰天尊大仙之名書字無取語言不經竊慮
浸成邪慝可令八廂使臣逐地分告示毀撤
焚棄限三日外立賞錢三千貫收捉犯人斷
徒二年刺配千里官員勒停千里編管若因
別事彰露本地分使臣與犯人同罪每月一
次檢舉告示取使臣知委繳連聞奏　京城
内外準此　政和五年十一月四日臣僚言
諸色人燃頂煉臂刺血斷指已降　指揮並
行禁止日來未見止絶乞行立法　詔毀傷
支體有害風教况夷人之法中華豈可效之
累降　處分終未能革可徧行下違者以大
不恭論添賞錢三千貫文監司守臣知而不

舉與同罪　京師委開封府尹嚴行禁止前
詔則是年閏正月二十七日又嘗徧告諸道
後　詔則　大觀四年二月一日已有[illegible]
矣茲特申之也　祖宗立法嚴正詳備一[illegible]
於此於其所不及者彌縫入酌蓋以[illegible]
之今世或未之議何也

愧郯錄卷第六

愧郯録卷第七 二則

相臺岳 珂

官品名意之訛

淳熙官品令自太師而下至翰林醫學凡九品皆有正從蓋見行之制故著令所載凡敘廕儀制罪贖不以高下槩謂之品官珂嘗泝源而求所始本魏延康元年二月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始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以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爲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則其初立品以非品秩也乃人品耳而通典載魏官自黄鉞大將軍至諸州郡防門明列品第則是肇端自魏已循而訛矣是時魏未受禪蓋亦漢法也然珂嘗考之後趙而得名之所以訛考之梁而得意之所以訛後趙王勒二年使張賓領選初定五品後更定九品命公卿及州郡歲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初用五而後以九則是更魏而

晉品數猶未定也通典可疑矣宋書九品謂晉江右所定則懷愍以前尚無之通典乃若是其較且明豈當時循陳群之法謂某品人則可登某品所謂品者逆設以待其人而已非謂官品也益遠益訛遂爲官秩之定論耶此殆名訛之所以始也梁定班法與品互用而著其說曰十八班皆有清濁自十二班以上並詔授表啓不稱姓從十一班至九班禮數復爲一等又流外有七班寒微者爲之從此班者方得進登第一班梁承齊後者也品秩以定矣而蔡法度之所定決非肇始而所以寓禮數者不附於品而別之以班則班蓋梁之所自立謂一代之制不可以虛耳意自齊而上班之未有則禮數亦附於品則品蓋爲禮文之節耳此殆意之所以訛也詳考梁班品法天監初武帝命尚書删定郎濟陽蔡法度定令爲九品秩定帝於品下注一品秩萬石第二第三爲中二千石第四第五爲

二千石隋百官志梁天監七年革選徐勉爲
吏部尚書定爲十八班以班多者爲貴同班
者則以居下者爲劣則品蓋非梁所專用而
易以爲班矣謂班以選事而設則丞相太宰
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爲
第十八班初不關選法通典謂品制不廢疑
若相須而成將軍叠定百二十五號爲二十
四班其不登二品應須軍號者凡十四號別
爲八班施於外國者又有百九號亦爲十品
二十四班班制之多乃如此則不假於品矣
而莫知其徒爲禮秩之別也陳承梁後乃定
相國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
尉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巴陵汝陰二王
後尚書令品爲第一自此以下卯列爲九正
合令制而不分正從逆而求之晉宋南齊亦
莫不然則皆承魏訛其益可信也此裂於齊
事遵元魏而品從之名著焉是官之有品自
曹魏始品之有從乃自元魏始及考其初不
特正從也而每品正從復分上中下焉蓋一
品之間析而六矣此高祖太和之制也及二
十三年高祖復次職令而世宗初班行之三
師二大乃不入品其四品以下正從又分爲
上下階猶析而四也北齊蓋因之耳至於魏
之列品爾猶曰第幾品從幾品而未目爲正
從齊始別之逮隋而曰正曰從截然而不可
紊矣還攷梁制品尚寡故自九而一乃極於
丞相班尚繁故自一而十八亦極於丞相班
多者品貴品少者班尊二者相爲用而貴賤
等差於此參見而互明班止於梁隨即廢矣
祖宗朝遷轉名曹皆各有流品　元豐後來
始以寄祿無他名遂爾相混然禮數之異率
繫一時官守元未嘗以品秩爲別此則言官
制者之未嘗講明也然則陳羣之始本非始
言人品者則當設逆待之法故循而見於魏
官品之訛曹魏之訛亦非訛定禮秩者固當
附設官之目故參而見於梁班法之用不考

於羣無以知其名不考於梁無以知其意在今日名訛於魏意訛於梁而品不復爲輕重盍亦反其本哉唐開元二十五年定制自正四品至九品猶有上下階蓋隋煬暫廢之規至此復見本朝乃盡合之也

散階勲官寄禄功臣檢校試銜

本朝國史職官志七載敘階之法曰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爲文散官驃騎大將軍至陪戎副尉爲武散官并二十九等如舊而注其下曰太平興國元年改正議大夫爲正奉大夫朝議郎爲朝奉郎承議郎爲承直郎奉議郎爲奉直郎宣議郎爲宣奉郎又載勲官曰自上柱國至武騎尉凡十二等如舊制又載功臣曰功臣者唐開元中號萬騎曰唐元功臣代宗時有寶應功臣德宗時有奉天定難元從功臣之號僖昭時將相多加功臣美名五代寖增其制皇朝因之凡宣制而授者多賜焉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及刺史以上階

據吳興周氏言言齋藏袁生堂抄本補寫

勲高者亦或賜之中書樞密則有推誠協謀同德佐理之名親王則崇仁保運餘官則推誠保德翊戴掌兵則忠果雄勇宣力外臣則純誠順化宰相初加即六字餘並四字其罷則加二字又有守正忠亮保順宣德忠正佐運保節宣忠亮節之號文武迭用焉中書樞密所賜名若罷免或出鎮則改之其他若班直將士禁軍別校則賜拱衛翊聖之號遇恩加但其名不過兩字而注其下曰又有保順忠勇拱衛護聖奉慶果毅肅衛之號又載檢校官曰檢校兼試官之制檢校官則三師三公左右僕射六尚書左右散騎常侍侍太子賓客國子祭酒大卿監少監諸行郎中員外郎兼官則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試秩則大理司直評事秘書監校書郎凡武官內職軍職及刺史以上皆有檢校官兼官內殿崇班初授則檢校祭酒兼御史大夫三班及吏職蕃官諸軍副都頭加

據吳興周氏言言齋藏袁生堂抄本補寫

恩初授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自此累
加焉而注其下曰朝軍指揮使止於司徒軍
頭指揮使忠佐馬步都軍頭止於司空軍班
都虞候忠佐副都軍頭以上止於左右僕射
諸軍指揮使止於吏部尚書其官止若遇恩
則或加階爵功臣又申之曰幕職初授則試
校書郎再任如至兩使推官則試大理評事
書記支使防禦團練使判官以上試大理司
直評事又加則兼監察御史亦有至檢校員

外郎以上者行軍　使皆檢校員外郎以上
朝官階勳高遇恩亦有加檢校官郎中則御
監少監員外則郎中太常博士以下則員外
郎並無兼官其解試大理評事校書郎正字
寺監主簿助教者謂之試銜有選集同出身
例可按如舊制者蓋謂如唐制也　太平之
改官名蓋以　熙陵初即位未改舊名因避
諱而然也是時正以職事官爲官名如吏部
尚書至于職官令錄皆虛名也而不得實涖

其事以知判官爲職事如判尚書都省至于
權知某州縣皆實職也而不關所帶之官以
階爲恩以勳爲品以爵邑功臣爲假寵以檢
校試官爲帶銜故　咸平四年左司諫知制
誥楊億轉對　上疏有曰勳散之設名品實
繁朝散銀青猶關命服護軍柱國全是虛名
欲乞自今常參官勳散俱至五品者許封贈
官階勳俱至三品者許立戟又五等之爵施
之于今雖有啓封之稱曾無胙土之實苴茅

廷社固不可以遂行冀子詒孫亦足稽於舊
典欲乞内外官封至伯子男者許蔭子至公
侯者蔭孫國公者許嫡子嫡孫一人襲封又
當今功臣之稱始於德宗幸奉天扈蹕將士
並加奉天定難功臣之號因一時之賞典爲
萬世之通規近歲以來將相大臣加至十餘
字者尤非經據不可遵行所宜削除以明憲
度可以見當時士大夫之厭於虛名者矣然
祖宗承隋唐末流襲爲定例故不見其用而

惟見其冗若其刱始之初磨鈍之具不窮於
一偏要亦自有深意何以言之自　元豐定
官制歸階官於寄祿還職守於百司盡削功
臣略餘檢校試官俱罷爵邑僅存繼自　政
和而來又捐勳轉之令則　朝廷之上所以
褒功賞能馳恩馭幸者惟階職官守而已
祖宗存此名也雖以例轉或以赦遷而猶間
繫服色之重輕資序之深淺封蔭之厚薄初
未盡捐之也且階官至員外郎則可以任子

庶官帶貼職則不限隔郊至於郎曹寺監侍
從宰執截截乎有恩數品秩之異然則所用
者皆實賞也檢校之略餘者惟武階有六等
多不盡轉間又徑自旄鉞陞尉府亦幾於無
爵邑實封雖不改舊而惟遇　郊霈有司按
格法定封及宰執初除循故事謂之加恩耳
亦不以為賞也虛名既偏廢而吏勞不可不
酬惟其不可不酬故官賞不得不濫惟其不
得不濫故貼職不甚貴重銓選奏補益袢換

今擥昔在　本朝猒之猶之可也其在隋唐
其可以虛名猒之哉珂又按階散勳官在前
世合於一至唐則析而為二階勳功臣檢校
在唐析於四而　本朝則合於一其用與不
用實寓見於是自宋齊梁陳後魏北齊以來
諸九品官皆以將軍為品秩謂之加戎號此
正如　國初軍制皆以御史為品秩謂之加
憲銜也梁制雖親王起家未加將軍不開府
不置佐史官可以見一時以此號為重然其

實未嘗將屯亦虛名耳隋既受命高祖採後
周之制置上柱國柱國上大將軍大將軍上
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儀同三司上儀同三司
儀同三司大都督帥都督都督揔十一等以
酬勤勞又有特進左右光祿大夫金紫光祿
大夫銀青光祿大夫朝議大夫朝散大夫並
為散官以加文武官之德聲者並不理事又
有翊軍等四十三號將軍品凡十六等為散
號將軍以加檢校居曹有職務者為執事官

無職務者為散官戎上柱國已下為散實官軍為散號官諸省及左右衛武候餘左右監門府為內官自餘為外官散官之名肇見於是還考漢制光祿大夫太中大夫郎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數十人特進奉朝請亦皆無職守優游祿秩則官之有散自漢已有之矣然當時之仕于朝者不任以事則置之散正如今日宮觀設官之比未有以職為實以散為號如後世者也故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是正如今日兼官不可以官稱為比梁制左右光祿金紫光祿太中中散等大夫並無員以養老疾遡而考之魏晉宋齊元魏下而考之陳北齊後周隋亦莫不有之參見於九品十八班之間元魏初又嘗置散官五等其品第五至第九百官有闕則取於其中以補之蓋皆以儲才待須而亦與諸職事官均其勞佚也逮隋開皇六年始置六品以下散　八郎為正階

八尉為從階正六品上為朝議郎下為武騎尉從六品上為通議郎下為屯騎尉正七品上為朝請郎下為驍騎尉從七品上為朝散郎下為游騎尉正八品上為給事郎下為飛騎尉從八品上為承奉郎下為旅騎尉正九品上為儒林郎下為雲騎尉從九品上為文林郎下為羽騎尉準前所置散官見於諸品者上柱國為從一品柱國特進左右光祿大夫為正二品上大將軍金紫為從二品大將軍銀青為正三品上開府朝議為從三品開府朝散為正四品上儀同為從四品儀同為正五品大都督為正六品帥都督為從六品都督為正七品通而觀之則九品之內皆有散官以酬勞矣惟正一品虛而不置所以章其貴也煬帝嗣位多所改更先罷特進次罷十一等酬勞官八郎八尉四十三號將軍并省朝議大夫置九大夫八尉自一品至九品別有其制其九大夫從一品曰光祿正二品

曰左光祿從二品曰右光祿正三品曰金紫
從三品曰銀青正四品曰正議從四品曰通
議正五品曰朝請從五品曰朝散其八尉正
六品曰建節從六品曰奮武正七品曰宣惠
從七品曰綏德正八品曰懷仁從八品曰守
義正九品曰奉議從九品曰立信雖雖復儒
林郎文林郎列之七品八品正乃隸秘書省
置二十人若三十人專以明經待問撰録文
史為職又若職事官無與於散階也尋又置

散騎郎二十人為從五品承議通直郎各三
十人為正從六品宣德宣義郎各四十人為
正從七品徵事將仕郎各五十人為正從八
品常從奉信郎各五十人為正從九品是為
正員並得祿當品又各有散員郎無祿隋又
改常從為登仕奉信為散從自散騎而下皆
主出使量事大小據品以發之則正如　國
初九品京朝官皆在　京師其罷職者歸本班
守本官其出使者知某州轉運某路之制耳

尚書省六曹皆置承務郎一人同員外郎之
職乃正與今尚書郎等又非散號如限員以
設散官使其別有所授決知其必不復徒帶
以為美觀也而唐乃析之郎大夫之秩光祿
中散之眷疾儒林文林之待問一歸之於文
散散號將軍參取雜置益以校尉一歸之於
武散柱國等號本以酬勞武騎諸稱並同郎
位一歸之於勳官則階散也勳官也唐雖因
隋而所用未嘗因隋有職者改為虛名徒名

者置在兼秩是所謂前世合於一而唐則析
為二史大奈與高祖與太原飲馬泉之戰以
多授光祿大夫階李晟以復復元勳立功時
諸子未官宰相以聞即日詔子愿為上柱國
故事柱國門列戟遂父子皆賜杜淹正觀中
檢校吏部尚書再加檢校侍中代宗以射生
軍清難而有寶應之稱德宗以涇軍煽逆而
有定難之號後隨事而賜亦無定名故唐之
有功者或叙階或賜勳或加以檢校或寵以

名號皆上之人有以寓一時之微權而初無階升必致之道四者並用而又申之以封爵重之以實封駁貴駁富又雜取而輔之在祖宗朝若功臣之名猶有官不當賜而 特賜者如 開寶之於王明 太平興國之於杜彥鈞陳信從郝正 大中祥符之於王承美 天禧之於向漢通 南渡以後 高皇舉久廢之典以寵二三大將其他則不多見也每一遇郊官至某則加功臣若干字酬勳

若干級進階若干等徽國若干户並舉而予之故世但以爲煩而不見其用是所謂唐析於四而 本朝則合於一既合矣而不能分此所以發 神宗皇帝之獨斷一舉而盡去之也 政和罷勳官徒以太平之世不欲用議易之而未暇 孝宗淳熙間 廷策多士發爲 清問有意復之而未能誠使無並用之術祖已成之例一歸之有司則雖無復可也因虛以濟實即名以輔治一歸之 君上

則雖盡復之亦可也世之議者多以其名之混淆未易別白故表而著之以俟觀者擇焉又按光禄在晉已分左右魏舒嘗加右光禄大夫而西漢之初無印綬秩止比六百石東漢已秩二千石法固應銀章青綬至晉始有加金紫者李憙嵇紹吳隱之輩是也憙傳又載泰始全詔其因光禄之號改假金紫正當是事始然未嘗入銜故南齊任遐有乞一片金之請還考宋初乃嘗贈臧僬爲金紫光禄

已連稱謂元魏何時乃亦有之而又以銀青入銜遂煥然析爲二官矣梁制金紫光禄次左右光禄光禄次金紫所謂光禄者蓋銀青如舊制是以不重出耳元魏亦叙左右光禄於金紫銀青之上齊承魏制陳因梁法後周於金紫銀青又各分左右皆在左右光禄之下隋唐而降迄于 本朝叙階之法亦莫不然唐去光禄左右字 元豐定官制乃隋二階之班于光禄之上不知何所爲也其他如

朝議置大夫而廢郎蹤朝請於通直下宣德
於朝散　政和改制又以登仕將仕爲未仕之
官列之文林之下又以郎大夫爲勇爵不用
將軍校尉等官皆與唐制不合云

愧郯録卷第七

愧郯録卷第八 十則

相臺岳　珂

年號闇名

自唐德宗以正觀開元之盛慨想前烈改元
正元庶幾二祖　本朝因之如近世　隆興
之用　建隆　紹興　淳熙之用　淳化
熙寧　紹熙之用　紹興　淳熙　慶元之
用慶曆　元祐　開禧之用　開寶　天禧
皆是也珂按呂陶淨德集記聞曰　元祐之
政謂　元豐之法不便即復　嘉祐之法以
救之然不可盡變大率新舊二法並用貴其
便於民也議者乃云對鈞行法朝士善謔乃
云豈獨法令爲然至於年號亦對鈞矣然詼
謔之談亦有味珂謂人君法祖存古之意最
爲盛德陶言近肆不可以訓又按　光宗升
祔循故事將建閣以藏　宸章侍從集議欲
以大謨名當　國者以爲不馴又欲名天疇
疑近天章且天章不入銜矣乃用　寶謨珂

謂 寶文乃 仁祖閣名 顯謨又 神宗
閣名如陶之言亦對鈞也方顯謨建閣時國
論尚 紹述 哲宗慕 丕承之烈以見善
繼若寶謨則直以禹之書首於三謨而言之
歷代寶之以爲大訓本專指墳典此蓋惟取
珍藏之義云

陞建府鎭

景德三年 詔以宋州爲應天府 大中祥
符元年又建南京尊建 國也按宋爲 藝

祖擁旄之地肇基王迹遂奄九月昭揭宸建
以示華夏理則有之然自後 列聖潛藩漸
以爲故事 藝祖歷睦州刺史 太宗歷睦
州防禦 英宗歷岳州團練齊州防禦 宣
和元年升睦州爲建德軍岳州爲岳陽軍三
年改睦州爲嚴州遂安軍 治平二年升齊
州爲興德軍 政和六年又升濟南府此刺
史團練防禦州升鎭若府之始也 藝祖
神宗歷忠武節度 神宗歷安州觀察 元

豐三年升許州爲潁昌府 宣和元年升安
州爲德安府此列鎭升府之始也 太宗歷
封晉王 仁宗歷封慶國公壽春郡王 英
宗歷封鉅鹿郡公 政和六年升晉州爲平
陽府壽州爲壽春府七年升慶州爲慶陽軍
宣和元年又升慶陽府且升邢州爲信德府
此郡國已帶節鎭升府之始也 珂嘗恭攷
國史或陞或否類出於有司一時之請迄今
尚有不盡舉行者先後重輕疑有隆殺殆不

可以彊後世目睫之議也謹備論之 藝祖
歷睦州刺史永州防禦定國義成忠武歸德
四節度 太宗王晉國歷睦州防禦泰寧一
節度 眞宗王韓襄壽歷尹江陵荊南淮南
二節度 仁宗公慶國王壽春郡昇國歷尹
江寧忠正建康二節度 英宗公鉅鹿郡歷
岳州團練泰州齊州二防禦 神宗公光國
王淮陽郡潁國歷安州觀察忠武一節度
哲宗公均國王延安郡歷天平彰武二節度

徽宗公寧國王遂寧郡端國歷鎮寧平江鎮江昭德彰信五節度　欽宗公韓國王京兆郡定國歷山南東道興德武昌三節度　高宗公蜀國王廣平郡康國歷牧桂州鄭州臺州平陽信德冀州定武鎮海遂安慶源靜江奉寧集慶建雄安國安武十節度　孝宗公建國王普安郡建國歷和州貴州二防禦保慶常德寧國鎮南四節度　光宗王恭國榮州刺史鎮洮一節度　今上公英國王平陽

郡嘉國歷明州觀察安慶武寧二節度　珂嘗合而詳攷蓋　王之國十有二晉韓襄壽昇潁端定康建恭嘉而十一備府鎮之名建雄之為平陽山南東道之為襄陽忠正之為壽春建康之為建康順昌之為順昌肇慶之為肇慶定武之為中山永慶之為德慶建寧之為建寧重慶之為重慶嘉慶之為嘉定是也獨韓不得與　王之郡八壽春淮陽延安遂寧京兆廣平普安平陽而七備府鎮之名壽

春平陽之外鎮安之為淮寧彰武之為延安武信之為遂寧永興之為京兆普安之為隆慶是也獨洺不得與　公之國八郡一慶光均寧韓蜀建英鉅鹿而兼府鎮者四慶陽建寧之外崇慶之為崇慶安國之為信德列鎮而不為府者三光之為光山均之為武當寧之為興寧散府而不為鎮者一英之為英德是也節度觀察之府三十有八定國義成忠武歸德泰寧荊南淮南忠正建康天平彰武鎮寧

平江鎮江昭德彰信山南東道興德武昌定武鎮海遂安慶源靜江泰寧集慶建雄安國安武保慶常德寧國鎮南鎮洮安慶武寧安州明州而升為府者二十有六潁昌應天壽春建康延安襄陽濟南中山平陽信德之外泰寧之為襲慶荊南之為江陵天平之為東平鎮寧之為開德平江之為平江鎮江之為鎮江昭德之為隆德彰信之為興仁慶源之為慶源靜江之為靜江常德之為常德寧國

之爲寧國鎭南之爲隆興安慶之爲安慶安遠之爲德安奉國之爲慶元不升府者十有二同滑揚鄂青嚴鄭亳冀拱熙徐是也防團刺史之州八睦永岳泰齊和貴榮兼府鎭者惟濟南列鎭而不爲府者惟睦與岳不升府鎭者五永泰和貴榮是也　尹牧例隨所領節鎭不復復出其間郡國之封則晉襄壽昇定五國已先啓鎭特以昇府示褒京兆平陽二郡已兼府鎭不復增益節度之號則

江陵建康慶源平陽信德五鎭先已建府又非以　潛藩而升者雖　中興以後職方未盡復間有隔　王化者其如嚴光均英揚鄂永岳泰和貴榮則猶不得如故常嚴蓋　三聖流光之地又爲特盛惜乎有司之不建明也泰雖爲　英宗龍躍之祥當時辭不拜恐不得與云

昇定建府

故事　潛邸賜軍額建府蓋以昭　受命之符珂嘗攷之亦有爲　元嗣之重而升者天禧二年二月丁卯　仁宗封昇王四月升爲江寧府　賜額建康軍　大觀二年正月庚申　欽宗封定王　政和三年四月升爲中山府如　天禧之詔有曰　朕祗畏昊穹保寧基緒荷洪禧之總集佑丕業之緜昌利建懿藩實維元嗣表茲南紀允謂名區式示壯猷特崇巨屏　綸言如此則　錫美之意蓋有在矣　天禧二年八月甲辰　仁宗遂建

儲　政和五年二月乙巳　欽宗亦正東宮蓋　聖意欲以爲　豫建之端倪也

鎭國封號

唐太宗爲尚書令終唐世無敢居其官者藝祖以殿前都檢點受　命一再除之外亦復虛負蓋所以示　尊尊之誼也郡國之爲潛藩者著令不許封而丁侍中謂封晉富文忠弼宗室仲馨廣平王棣封韓廣漢王椿王鼎白時中秦檜張俊封慶今司封之贈典尚

多用之不復以爲怪唐親王節度帶大使
本朝無之　列聖皆歷旄鉞固不容盡避至
於檢校官使相環衛觀察防禦團練刺史又
皆見行官制有未易者特鎮名郡號似不
可同自韓忠獻琦節度淮南當時偶不之講
自是習爲固常若　祖宗朝節度使例率赴
鎮猶有其地不得辭其名以後皆領遥郡節
制藩閫固多有之要少異　歷試之稱斯可
已　淳熙間王冀公淮封韓洪文敏邁當制
制詞有有此冀方莫如韓樂之語删定官馮
震武舉　眞　欽舊封請貼麻遂改胙於魯
而文敏著容齋隨筆猶以弼爲言而謂震武
不知故事之巳有封者 珂 竊謂尤而效之理
固不可震武何訾焉

詞科宗室二制

紹興壬戌南宮試宏博科　制題出皇叔慶
遠軍承宣使授昭化軍節度使封安定郡王
同知大宗正事是歲洪文安遵沈大戎介洪
文惠适中選　紹熙庚戌　制題又出皇叔
太尉定江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授武昌軍
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是歲陳
紫微晦中選 珂 嘗攷典故　祖宗袒免親以
上備環衛冠屬籍謂之南班　中興百年
藝祖下惟秀邸　太宗下惟濮邸得與蓋自
厚　阜二陵以來其屬尚親故也　神宗嘗
念開創之烈以　藝祖燕秦二王後族系旣
疏恩數久殺於是　詔推一人裂地王之
從祀郊廟韓忠獻琦當軸以爲疑天下心不
可遂用近屬封郡王之制以應　詔書是爲
安定　南渡後率取諸燕王宮一族老不問
何官即爲麻車膺茅土然則燕邸諸孫豈復
有未襲王爵而先爲承流稱　皇叔者哉又
祖宗朝太尉爲三公官班維師下而位保傅
上親王不欲兼　帝師故撿校官多至太尉者
政和二年九月癸未　詔改官制以尉府爲武
選一品之名居節鉞之首序執政之次班列

既降又以掌武之嫌罕復以授宗英炎興以
還蓋絕無焉故每自檢校官即拜視儀寧以
三少序進爲小迁以代此一階令制猶如此
則太尉爲宗室　制題尤非也武昌爲
欽宗潛藩近制醴泉多以授前宰臣而宗盟
率領萬壽又皆有可疑者焉

中司論事

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載　紹聖三年正月己酉
御史中丞黃履言知麟州燕復以納粟復官
年踰七十耳目昏暗郡務廢弛乞下本路體
究果如所聞即乞罷免　詔河東經略司體
量以聞珂竊謂以中司論一郡守年既不可
掩病復不能支以貲得仕既至於乘障亦可
謂僥踰矣而反覆覈鄭重如此有以見　祖宗
忠厚之風至此猶未泯慄慄焉惟懼風聞之
失實履雖非清議所與而能推此心其亦可
嘉也歟

給舍論駁

唐李藩在瑣闥以筆塗詔謂之塗歸　國朝
嚴重此制銀臺既設封駁三字亦許繳奏
元豐改官名門下省則有給事中中書省則
有中書舍人然　中興以後三省合爲一均
爲後省封還或同銜則曰未敢書讀書行否
則析之其辭止此而已珂按典故　元祐四
年五月乙酉權給事中梁燾繳論宗孟知號
州及胡宗回范鍔孫升杜天經等放罪罰金
旨揮其駁文皆曰所有録黃謹具封還伏乞
聖慈特付中書省別賜取　旨施行語意乃
與今異以時考之蓋官制既行分省治事謹
審覆揆議之訓故其制如此耳然　元祐之
初司馬文正光巳嘗乞合三省則是道揆雖
一職守仍分至如合二府於一堂列兩省於
同局則固不必爲是區別斯亦　南渡簡易
之制也

帶節降麻

慶元己未夏知慶元府鄭興裔告老　詔轉

一官致仕久之始降麻授武泰軍節度使近
例上章掛冠多已與遺奏同上　闕故因是得
節者不復　告廷止從中書給告與齋嘗引
年歸故居京魏公鍠當　國以爲當有以別
於奏計者遂　宣鎻如故事鄭氏以爲寵珂
按　祖宗故事將相文武之臣以旄鉞得謝
例換環衛班高若　特恩則文換東宮官謂
之納節不降麻如李繼勳張耆楊崇勲李端
愿之類是也後來浸許帶節致仕降麻以旌
元老如富弼文彦博之類是也　紹興十六
年春正月戊子觀文殿學士葉夢得拜崇慶
軍節度使致仕夢得方無恙而不復降麻殊
非舊典與齋之得復舊制寵矣然今之非引
年者元不以爲追褒之典其　制詞中仍有
養壽臧介祉福之語則是尚以爲存乃頓有
内外制之異又不知其如何也

納節舊典

帶節致仕而降麻制近歲惟鄭與齋得之已
具前說珂嘗再攷　中興要會則久矣不宣
鎻矣因取　紹興三年正月二十五日翰林
學士綦崇禮之　奏而備録焉崇禮之言曰
近者楊惟忠邢煥皆以節度使致仕即不曾
鏁院降麻緣節度使除拜移改加恩之類並
須宣制豈有見帶節鉞致仕而獨不然此一
時之闕典也臣嘗記　祖宗時凡節將臣僚
得謝不以文武並納節别除一官致仕如
仁宗朝張耆授太子太師楊崇勲授太子少
保　神宗朝李端愿授太子少保致仕皆武
臣也惟　熙寧間富弼以元勲舊相始令特
帶節鉞致仕弼猶力辭不敢當者久之其後
相繼者則曾公亮文彦博也他人豈可援以
爲例耶近歲以來致仕不問何人不復納節
換官亦恐有違舊制乞令三省樞密院討論
舊典施行　從之既而三月二十一日樞密
院奏檢討典故　慶曆三年五月特令河陽
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崇勲爲

左衛上將軍致仕初崇勲判成德軍而部民行賂其子崇誨求免所犯罪事故特令致仕熙寧元年二月二十八日以醴泉觀使定國軍節度使李端愿爲太子少保致仕端愿以目疾請休退故事多除上將軍致仕 上命討閲唐制優加是命三年 上御 集英殿策進士午漏 上移御需雲便坐 延輔臣賜茶曾公亮陟降 殿陛足跌仆於地 上遽命左右掖起之明日以病告久之進司空

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兼侍中集禧觀使五日一朝會討夏人起公亮知永興軍 召還復爲集禧觀使納節請老以太傅兼侍中致仕詔令後節鉞致仕令三省樞密院遵依 祖宗典故自是之後至九年四月十三日吕忠穆頤浩復以少傅鎮南之節得謝蓋所以寵明受之勲遂至十六年正月而夢得建旄矣納節既不舉行故雖無功者亦得扳援爲比迄於今不復可追正也崇勲明年十二月實嘗改官保寔禮所奏亘是但公亮爲退傅元不帶節鉞此爲失之

彭輅告詞

近歲引年掛冠者不常有或以疾匄致仕則必轉官從欲中書給綸告 王言優撫皆如生存時蓋猶望其有瘳也暨遺奏徹 宸扆則又降 告贈官乃始寓追賁泉穸之意惟嘉定壬申七月前主管殿前司公事果州團練使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彭輅授均州觀察

使致仕制詞有曰卧壺頭之疾方自解於中權掛神武之冠忽遽聞於遺表可無寵數憫我藎臣又曰顧瞻壁壘方覺精明小逸宮祠如何不淑又曰士志死綏未得捐軀塗肝腦之地 朕方推轂乃成移疾寘股肱之悲英爽不亡識予愴悼蓋似以致仕合於遺表以轉官合於贈典前雖無此比然於今世致仕者用之則是得其實也

愧郯錄卷第八

愧郯録卷第九十則

相臺岳 珂

禮殿坐像

蘇文忠軾集私試策問曰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旣巳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珂按今世 國學郡縣學禮殿坐像皆正席南向顔孟而下列侍所措設與前不殊私

切疑之 慶元己未朱文公熹始作白鹿禮殿塑像說其文曰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爲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爲頓首則又以頭頓手上也其爲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曰坐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漢

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莊子又云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爲坐也又詩云不遑啓居而傳以啓爲跪爾雅以妥爲安而疏以爲安定之坐夫以啓對居而訓啓爲跪則居之爲坐可見以妥爲安定之坐則跪之爲危坐亦

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爲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爲禮亦無所攷但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處解奇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爲塑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爲然而必以塑像爲問予既略攷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

并以告之以爲必不得已而塑像則當放此以免於蘇子俯伏匍匐之譏子言又不謂然會予亦辭浙東之節遂不能強然至今以爲恨也 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象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爲尤足據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楊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爲寫放文翁石象爲土偶以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爲加趺也去年又

屬蜀漕楊王休子美令乃并得 先聖先師三象木刻精巧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爲跪而亡疑也惜乎白鹿塑象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象以革千載之繆爲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書而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者考焉又注其下曰老子云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蓋坐即跪也進猶獻也言以重寶

厚禮與人不如跪而告之以此道也今說者乃以爲坐禪之意誤也然後古意遺像粲然可考而知 柯按符子曰太公涓釣於隱溪跽而隱崖不餌而釣仰咏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石皆若臼其跗觸崖若路此尤足以驗前說或謂 國朝景靈宮設塑之制亦坐於倚所不當輕議 柯竊以爲 原廟用時王之禮裀席器皿皆與今同則其爲像反不當以泥古矣 柯在 朝時以攝奉常丞奉祠

太廟得立阼階見室中之用亦不以高几蓋古今器服各適其宜以便於事是亦求 神之義也

作邑之制

今世選人改官必實歷知縣三年謂之親民雖已爲令既班 見猶不免作邑或京秩再任後須入邑闕一次惟大理評事出宰特許成資以二年罷餘非被 朝廷識擢無不由此塗者然爲邑有催科撫字之責有版帳民

訟之冗間有賦入實窄鑿空取辦郡邑不相通融鮮不受督趣故士大夫每視爲難徒以不得已而爲之議者率謂自　南渡後經總二使出括羨財盡民力無遺故邑計類窘束士莫敢爲珂嘗攷之　祖宗承平時見仕者已不願宰邑其所由來久矣非特　今日也元豐元年七月呂公著言臣伏見審官院流内銓以知縣令闕多凡選人被舉充職官及轉京官者例差知縣已被差者不通舉辟不許避免臣竊以爲當　國家有道之時付之以百里之地有民人社稷之重則士子所宜願爲今乃設一切之令彊所不欲與坐殿負犯者無異此殆郡縣法網太密而勸別之道不明吏有盡心奉法治行明白者未聞有所襃異一罹微文則不能自免於譴斥加以近歲　朝廷以更改法度郡縣之吏或不能奉行故於常法之外峻其黜典經　赦去官多不原免積累歲月坐此殿累者益衆臣愚以

爲長民之官　朝廷所宜寬假非有贓私顯狀及罷軟尤不勝任者雖坐小法無輙替易仍　詔諸路監司牧守其所屬令長有奉公愛民治效尤異者每歲列薦三二人聞或獎拔待以不次其次如職事修舉有舉主令轉京官者特與依諸州教授例就任改官許令再任如此則勤廉者得以自保勞能者有所激勸中才足以强勉異效不至滯留　上深以爲然即　詔中書立法而法竟不就觀公著者之論足究致弊之原豈是時專坐新法之行爲令者固難之耶抑不關乎此也今固習爲畏塗矣得無愛　君憂　國如公著者出此言乎可爲三嘆

歲降度牒

道釋給牒之制必先以貲佐大農而後得緇褐如其教其佐　邦用至矣　開禧邊釁之啓帑用不繼給牒頗多不惟下得輕視壅積弗售而不耕之夫驟增數十萬最爲　今日

深蠹 珂嘗讀趙挺之崇寧邊略曰 上每諭蔡京令近邊多蓄軍糧又以累歲登稔欲乘時加糴京但肆爲詐欺每奏某處已有若干萬數糴本其實乃是度牒及東北鹽鈔等度牒每歲當出一萬而今自正月至四月終已出二萬六千而邊人買者絶少 珂按 崇寧開邊費用無藝而當時給僧牒尚歲有成數特京不能守耳今稍倣此意以節之則亦庶乎其可也

宣總公移

開禧丙寅 珂任京口總庾被 旨行兵閒時諸道建宣臺王人既有應辦之責多隨行軍所在或以使華之任重不肯詘而用平牒者幕府輒以不遜怒之或以宣威之體尊不願校而用申牘者它司亦以毀例責之迄不知故事如何莫有成説 珂按總領財賦置於紹興則 祖宗未嘗命是官固無可攷按者李心傳繫年要録載 紹興十五年十有一月庚申右中奉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判官趙不弃行太府少卿充四川宣撫司總領官始趙開嘗總領四川財賦於宣撫司用申狀至是不弃言昨來張憲成應副韓世忠錢糧申明與宣司別無統攝止用公牒行移乞依憲成已得 指揮 許之於是 改命不弃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既而不弃將入境用平牒宣撫使鄭剛中見之愕而怒久之始悟其不隸已繇此有隙此蓋 中興以來近例可遵

行者憲成既嘗得 命尤爲有據不弃因之然亦卒不免於隙宜乎 開禧二司之紛紜也

書記支使

銓曹見行之制凡天下節鎮觀察府書記支使共職均爲郡職官所以設名者徒以爲有無出身之辨耳 珂嘗攷事之始 乾德元年七月 詔曰管記之任資序頗優自前藩鎮薦人多自初官除授自今歷兩任已上有文

學者即許節度使觀察留後奏充則是元未嘗與支使爲相代之稱而所謂有文學而後許辟蓋已漸有別矣　太平興國六年十月詔諸道節度州依舊置觀察支使一員責考俸料並同掌書記自今吏部除擬以經學及諸色入仕無出身人充凡書記支使不得並置此蓋今制之所繇始　詔語昭然遡而致之　會要　太平興國五年閏三月十一日京兆府户曹參軍顔明遠徐州節度推官劉昌言洛州雞澤縣主簿張觀德州將陵縣主簿樂史並應進士舉殿試合格　帝惜科第不與乃除明遠忠正軍昌言歸德軍觀忠武軍並爲節度掌書記則是前乎一年其制猶未定也後至　淳化三年則距六年之　詔已十有一年其制疑久定矣而是年四月五日滁州軍事判官鮑淵鄧州録事參軍楊令問滁州清流縣尉胡咸秩並鏁廳應舉各賜及第以淵爲忠武軍節度掌書記令問爲本州觀察支使咸秩爲楚州山陽縣令則似二官尚不分左右與初　詔若不相符味淵與令問科甲先後之序豈非猶於賜第之時有所輕重耶蓋是時作福之柄例皆一時出於君上不如今侍左銓著爲成式特有司奉行之故容有此然初　詔之意迄於今不可變也

樞密稱呼

洪文敏邁容齋三筆曰樞密使之名起於唐本以宦者爲之蓋内諸司之貴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職遂與宰相等自此接於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簽書同簽書之別雖品秩有高下然均稱爲樞密　明道中王沂公自故相召爲檢校太師樞密使李文定公爲集賢相以書迎之於　國門稱曰樞密太師相公予家藏此帖　紹興五年高宗車駕幸平江過秀州執政從行者四人在前者傳呼宰相趙忠簡也次呼樞密張魏公也時爲知院事次呼參政沈必先也最後

又呼樞密則簽書權朝美云予爲檢詳時葉審言黃繼道爲長貳亦同一稱而二三十年以來遂有知院同知之目初出於典謁街卒之口久而朝士亦然名不雅古莫此爲甚珂按此名自 南渡前已有之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載 政和元年九月臺劾起居舍人章綡謂其偕起居郎王孝迪訪張商英有鹿死誰手之語 詔下孝迪具析孝迪奏臣契勘八月中綡嘗謂臣欲同去見宰執如何臣曰老兄請假往蘇州不欲獨見執政今日同往甚好遂同到知樞密院吳居厚客位內管勾賓客人云知院不見客臨上馬時拉臣同往見張商英臣曰正炒鬧着甚來由綡曰去來去來未知鹿死誰手臣見其言語狂悖乖繆不勝憤懣以此致之其於出典謁街卒之口舊矣非二三十年閒事也

國忌日斷刑

今世 國忌日百僚行香在京則雙忌賜假隻忌視事坐曹如故外郡皆如平日笞決無禁珂按洪文敏邁容齋隨筆曰刑統載唐大和七年勑準令國忌日唯禁飲酒舉樂至於科罰人吏都無明文但緣其日不合釐務官曹即不得決斷刑獄其小小笞責在禮律固無所妨起今以後縱有此類臺府更不要舉奏舊唐書載此事因御史臺奏均王傅王堪男國忌日於私第科決作人故降此詔蓋唐世國忌休務正與私忌義等故雖刑獄亦不決斷謂之不合釐務者此也元微之詩云傳遣推囚名御史狼籍囚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則唐世禁笞繫甚明 本朝 乾興元年七月壬辰始用知泗州楊居簡之請詔國忌日聽決杖罪蓋祖唐大和之遺意不知何時遂併徒流不禁今遂沿襲不復可考矣

官品不分別

本朝雜壓之制雜流伎術等官皆入品下而寺監之吏凡未出官而先給告者亦通謂之

入品但以所居官爲品之高下不復有分別珂按高峻小史劉昶傳元魏高祖臨光極堂大選高祖曰當今之世仰祖質朴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別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品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有人可起家三公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爲一人渾我典制昶對曰陛下刊正九流爲不朽之法豈惟髣髴唐虞固以有光二代此雖爲門第而言然九品之

官不混它品亦一時之制與今士夫皁隸閭豎伎術混爲一區爲不同也

金年號

范參預成大攬轡錄曰金本無年號自阿骨打始有天輔之稱今四十八年矣小本曆通具百二十歲相屬其年生而四十八歲以前金無號乃撰造以足之重熙四年清寧咸雍太康太安各十年壽昌六年乾統十年大慶四年收國二年以接天輔珂按此年號皆遼故名女真世奉遼正朔又滅遼而代之以其紀年爲曆固其所也豈范未之見耶

場屋編類之書

自　國家取士場屋世以決科之學爲先故凡編類條目撮載綱要之書稍可以便檢閱者今充棟汗牛矣建陽書肆方日輯月刊時異而歲不同以其速售而四方轉致傳習率攜以入棘闈務以眩有司謂之懷挾視爲故常珂嘗攷承平時事蓋已嘗有禁　政和四

年六月十九日權發遣提舉利州路學事黃潛善奏仰惟　陛下追崇先志凡非先聖賢之書若　元祐學術政事害於教者悉毋習士宜彊學待問以承休德而比年以來於時文中採摭陳言區別事類編次成集便於剽竊謂之決科機要媮惰之士往往記誦以欺有司讀之則似是究之則不根於經術本源之學爲害不細臣愚欲望　聖斷特行禁毀庶使人知自勵以實學待選　詔立賞錢壹

百貫告捉仍拘版毀棄在京仰開封府限半月州縣限一月潛善素非公議所歸其説徒狥時好固不足道特　先朝盛時多士輻集而此風已見於議者之口馴至今日固無怪也今此等書徧天下百倍經史著録蓋有不勝其禁且毀者要亦何能混才學之淺深潛善之請隘矣

愧郯録卷第九

愧郯録卷第十 七則

相臺岳珂

人品明證

官品名意之訛　珂嘗書之然以九品爲人品之別而非官品則未有的據也及攷之晉書衛瓘鄧攸二傳事特較明蓋當時去魏未遠名未大訛意猶可識耳故洊書之以終前論

爲瓘之傳曰瓘以魏立九品是權時之制非經通之道宜復古鄉舉里選與太尉汝南王亮等上䟽曰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攷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脩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兹以降此法陵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攷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請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爲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

染遂討貲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爲貴人弃德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爲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爲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爲邑里郡縣之宰即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游即華競自息各求於已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臣各相舉任於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厲進賢之公心覈在位之明闇誠令典也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考其言始也清議不拘爵位褒貶足爲勸勵中閒討貲定品惟以居位爲貴則品之爲制乃逆設以待其品之人其斷可知也然猶未有見於遷陟表表可驗者還致攸之傳曰攸舉灼然二品爲吴王文學歷太子洗馬次歷東海王參軍爲世子文學吏部郎東中郎將長史河東太守珂按杜佑通典及沈約宋書具列品制惟世子文學無之如王國文學六品也洗馬王國參軍皆七品也吏部郎六品也中郎長史七品也太守五品也皆不合二品之目宋書志所載九品明指言晋江右所定攸先爲六品一轉之爲洗馬反在第七則攸雖舉二品其遷陟則隨時繫乎上命尤顯顯矣所謂二品者蓋言其人才灼然合在此品定於郡中正之口以俟上之採擇而已又南史陳暄傳曰暄以落魄不爲中正所品久不得調陳去魏逾遠矣官品久訛矣而暄傳若此是其制猶未泯豈不益大可信歟

改易職事官名稱

近制職事官或犯所授者家諱每得改它官皆一時制宜參用舊官制閒有特免入銜者珂嘗攷　會要頗似不然　熙寧十年十月十三日新知荊南府提舉本路兵馬巡檢公

事吳中復言銜內舉字犯先諱乞改提轄中書
奏請　批依　神宗怒降　奎札曰　朝廷
官稱避守臣私諱於義未安宜不行其後
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臣寮言近者馬向爲
開封府工曹掾自陳父名開乞避而本府乃
奏乞銜內不書府名有違　熙寧　親札指揮
詔別與差遣即二事而觀之則典故初未之
許也及博考　國史吳廷祚爲樞密使慕容
延釗爲殿前都點檢當拜同平章事並以父

諱改同二品　國初雖存此官制僅止一再
見幾於特創徐處仁爲資政殿學士知青州
以祖諱改除端明乞如此比者不一蓋開國
勲臣　上所優禮不容以常法論而避高就
下不易官稱令甲所許又與前制不同云

李文簡奏藁

避諱贈官之制改易官稱之令珂屢書之及
得李文簡燾巽巖集其載當時乞用　元豐
以前官制加贈奏藁於故事特詳備用剟錄

以參所聞燾之奏云臣聞事君猶事父也心
有所懷而不敢盡言則爲隱蓋臣子之大戒
莫重於隱言之可聽與否實惟君父所擇雖
不應言而言固獲罪矣不猶愈於匿情以犯
大戒乎臣用是輒冒昧一言恭惟　祖宗因
前代之制而增脩之凡大禮既成官自升
朝以上皆得追榮其父母此　國家之彌文
至恩也臣父某故贈左朝奉大夫緣臣誤通
朝籍再贈官至左朝議大夫今次大禮又當

贈中奉大夫寒儒門戶得此固足以賁飾泉
壤誇嫮鄉邑其榮多矣而又奚言獨臣私義
有所不安不得不自言者所贈父官適同父
諱儻拜　君賜若固有之則恐於冒榮之律
疑若相犯兼晉江統嘗論身與官職同名當
改選故事簡冊具存勢不容默須至呈露乞
朝廷特賜參酌處分雖以不應言而獲罪亦
所甘心也據律諸府號官稱犯祖父名冒榮
居之者徒一年　雍熙二年有　詔凡除官

內有家諱者三省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許用式奏改餘皆不許及 嘉祐六年翰林學士賈黯知審官院時大理寺丞雷宋臣除太子中舍以父名顯忠乞避 朝廷許之黯謂宋臣不當避嫌名 朝廷旣許宋臣若後有如此而不避則可坐以冒榮之律因言自 雍熙以來或小官許改或大臣不許或雖二名嫌名而許避或正犯單諱而不許前後許與不許繫於臨時蓋由未嘗稽詳禮律

立爲永制 約 雍熙詔書自某品以上凡除官若犯父祖名諱有奏陳者先下有司定若當避則聽改餘不在此限於是下太常禮院大理寺同議禮院大理寺言父祖之名子孫所不忍道不繫官品之高下並當回避乃詔凡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非嫌名及二名者不以官品高下並聽回避其後韓絳除樞密副使自言樞字與祖名下一字同乞避免而不許事在 治平四年蓋遵 嘉祐之詔

也 熙寧八年宋敏求提舉萬壽觀敏求父名綬自言壽字犯父嫌名 詔改醴泉觀則嘉祐之詔復不行矣及吳中復知荆南兼提舉荆湖北路兵馬中復父名舉乞改稱提轄詔以 朝廷官稱不當避守臣私諱遂不許自 熙寧以來訖于近年亦有許改者旣許改則不繫官品之高下 嘉祐詔書理宜講明以崇孝治然臣前所陳者皆指身所居官犯父祖諱初不及贈父祖官與父祖諱同者

蓋倂無其事諸儒未暇討論故闕如也臣今敢援晉江統所議乞下禮官議之按晉書及通典載江統言臺選統叔父春爲宜春令與縣同名故事父祖與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改選之例統以爲凡改選者蓋爲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而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凡佐史朝夕必稱厥官儻指實而語則觸尊者諱違背禮經或詭詞回避則以私廢公干繫成憲若受寵朝廷出身宰

牧而佐史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上嚴君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苟易私名以避官職則又非春秋不奪人親之義統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斥父祖名爲比體例既通義斯允當武帝許之臣今所言實與此相類且身名與官職同者猶許改授若贈父官職乃觸父諱比江統所謂佐史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者不愈重乎今一命以上身所授官有觸父祖諱者於法皆許寄理但授以次官父祖當贈官而所贈官有觸父祖之諱者亦准此法然寄理之法施於贈官則已似不通蓋所謂寄理者特不稱呼耳雖辭其名猶享其實今贈官專以位號爲榮顧使其家人不得稱呼豈　朝廷加惠臣子崇奬孝治之意乎況法所謂贈官觸父祖諱者實指受所贈官之父母非謂身贈父官自觸父諱者也蓋贈父祖官觸父祖之父祖諱其當得贈官之父祖宜有所避順死

者孝心雖寄理可也身贈父官自觸父諱父何所避亦使寄理凡禮固起於義緣是起禮於義滋亦不通兼許　朝廷創法特許寄理初不爲身贈父官自觸父諱者設也身贈父官自觸父諱則江統所云爲臣子開地之論因旁搜類長曲而通之有難臣者曰諱非古也爰自周始當時作詩書者亦未嘗以昌發爲諱人君猶然況人臣乎臣謹答之曰事固當師古古未始有而今則有之其可不酌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且名諱之式上下通行非一世矣獨於身贈父官而自觸父諱偶未涉歷故莫有以爲言臣實自履茲事其可不表而出之使知禮者攷求其說因以備　國家之彌文廣　祖宗之至恩乎難臣者又曰如是則使　朝廷曷爲而可臣謹答之曰臣所以敢昧死自言者政有望於　朝廷使知禮者攷求其宂也其敢必乎然臣有區區之愚不自知其僭妄敢私布之臣謹按今朝請大

夫在未改官制以前實爲前行郎中吏部司封司勲攷功職方駕部皆前行也據職官志前行郎中有出身則轉太常少卿無出身則轉司農少卿既改官制太常光禄衛尉司農少卿皆爲朝議大夫據職官志太常少卿舊轉光禄卿既改官制則光禄實中散大夫元祐三年中散大夫分左右有出身人轉左中散大夫　大觀二年除去左右字特贈中奉大夫以代左中散大夫今中奉大夫其實未改官制以前光禄卿也中奉大夫今轉中大夫中大夫未改官制以前實爲秘書監秘書監舊轉左右諫議大夫今爲太中大夫竊伏自念臣不肖苟未先狗馬塡溝壑且免于罪疾常獲備官使幸而遇　天子有事於郊明堂之歲錫福遍九地之下則臣父始得贈官以　祖宗故事言之凡三歲一舉大禮自中奉大夫至太中大夫累三官率九歲乃得之幸得之而位號卒不可以稱呼雖　朝廷之彌文至恩不容以臣一人之故輙議損益而臣私義誠有所不安惟　明主盡人之情亦所宜憐也自改官制卿監諫議皆爲職事官固不當以爲贈官然天下郡邑薦紳門户固有以舊官制爲稱呼未嘗改者蓋事匪前代命由列聖於職制禄秩初無與焉特借其名耳傳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蓋指此類故臣愚以爲若　朝廷特推異恩不限官品高下令有司於新舊官制稍加斟酌使天下當贈官者苟觸父祖本諱亦聽改授如晉王舒除鄶稽内史及　建隆初慕容延釗除中書門下二品體例或取今寄理字加舊官制上暫聽稱呼以極人子孝敬之義自我作古昭示無窮顧不美歟是臣所願也非臣所敢望也不應言而言罪當萬死惟　陛下裁察

貼黃曰檢准尚書司封令諸應封贈與祖父名相犯者即贈以次官契勘上條止爲所合封贈父母妻官稱犯父母妻之父祖名即與

身贈父官所贈官自犯父名不同難以准上條施行須至陳乞參酌珂按晉書通典江統之言專以佐史朝夕之稱爲疑要非贈典之比　雍熙　嘉祐之制雖在珂所書吳中復事之前然　熙寧實衡改前詔　宣和馬向之命又申之也雖或行或尼而續無明文若夫加寄理字則參預壁蓋以爲非故常矣今司封定制以天下之大豈無名諱犯官稱者迄不知其何所据依而爲之折衷也

同二品

國初吳廷祚慕容延釗以父諱章當爲使相不帶平章事並拜同中書門下二品珂前於改易職事官名稱中見之按唐會要是名始於李勣正觀十七年正月勣除太子詹事爲同中書門下三品則名之緣起必因於唐而二品之號則復加一等矣似非故事也考之蘇氏駁有曰同中書門下三品是李勣除太子詹事創有此號原夫立號之意以侍中中書令是中書門下正三品官而令同者以本官品卑恐位望及雜壓不等故立此號與之同等也勣至二十三年七月遷開府儀同三司八月又改尚書左僕射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且開府是從一品僕射是從二品又令同者豈不與立號之意乖乎謹按後漢殤帝以鄧隲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觀其創置之意亦以上企三公也可以爲證矣永隆二年閏七月崔知溫薛元超除中書令並云同中書門

下三品又大乖也詳蘇氏之意則　本朝所以進爲二品當不爲無意及觀五代會要長興四年九月勅馮贇有經邦之茂業宜進位於公台但緣平章事犯其父名不欲斥其家諱可改同平章事爲同中書門下二品則二品之名肇見於此　國朝蓋襲而用之爲無疑矣然宰相稱謂以一人之私而易之後唐之典章不幾於輕明宗長興迄於是年繼之者一用此官名或惟改贊官稱皆不可攷歐

陽文忠脩本紀至十月庚申始書贇爲樞密使無二品事唐書勅初除在四月己丑拜儀同在六月癸巳僕射在九月乙卯皆與會要不同特以其可與他官稱改易者互見而參取故詳著之

旌節

唐六典門下省符寶郎之掌五曰旌節注引周禮掌節職曰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獸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又云道路用旌節注云今漢使所擁是也漢書曰戾太子遭巫蠱事懼不自明取使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爲黃旄加以相別蘇武在匈奴持漢節毛落並其事也旌節之制命大將帥及遣使於四方則請而假之旌以專賞節以專殺 珂按 三朝國史輿服志曰旌節唐天寶中置節度使受命日賜之得以專制軍事行即建節府樹六纛 皇朝凡命節度使有司給門旗二龍虎旗一節一麾槍二豹尾二凡製旗以紅繒九幅髹漆杠緋纛旌用塗金銅龍頭髹漆杠綢以紅繒畫白虎設髹漆木盤於上節亦用髹漆杠飾以金塗銅葉凡三盤爲二層以紅絲爲旄並綢以紫綾複囊又加碧綃囊麾槍豹尾亦髹漆杠麾槍設髹漆木盤綢以紫繒複囊又綢以碧油豹尾制以赤黃布畫豹尾文然則 今制有節無旌又與唐制爲不同也 珂在 中都屢見文思程工率以上諸匠監而後放下其制度頗草艸諸建旄者率爲屋數楹置香几於前月祭以俎肉卮酒而命一二使臣者視其扃鑰號爲節堂蓋徒以爲觀美云

慈德宫

紹聖元年閏四月十八日 詔改 隆祐宫曰慈德宫前殿曰慈德中殿曰仁明後殿曰壽昌是時 欽聖憲肅后在東朝改上茲號 珂按 會要 景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詔　章惠皇太后來年二月影座於右掖門
入景暉門赴慈德殿然則亦複名也

寺觀勑差住持

中興以後　駐蹕浙右大刹如徑山淨慈靈
隱天竺宮觀如太一開元佑聖皆降　勑劄
差主首至於遐陬禪席如雪峯南華之屬亦
多用黃牒選補 珂按李文簡燾續長編　熙
寧八年八月戊申　詔内外宮觀寺院主者
及僧道正舊降　宣勑差補者自今尚書祠
部給帖　神祖之意凡以爲不足辱　制旨
而已其制不知更於何時要鄰於瀆也

愧郯錄卷第十

愧郯錄卷第十一 五則

相臺岳　珂

制舉科目

制科之設自漢有之矣至唐而其名特多猶
止於御試策而已　國初置三科一曰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二曰經學優深可爲師法
三曰詳閑吏理達於教化並州府解送吏部
試論三道共三千字以上當日内取成文理
優長人物與秀者中選而設科之後竟無試
者　乾德元年正月十五日始　詔不限内
外職官前資見任黃衣布衣並許直詣閤門
進奏請應　朕當親試以進時賢　下詔之
七十五日而前博州軍事判官穎贄首應
詔自薦　臨軒召試賢良科稱　旨遂拜秘
書省著作郎其四年賢良科則又有姜涉經
學科則有郝益出焉五月二十七日　藝祖
御紫雲樓策試而陶穀竇儀王著盧多遜王
祐尹拙姚恕馮英並命參校涉等皆以疎略

賜罷猶賜酒食以遺之 定陵右文益篤斯志林陶應制舉試學士院不及格猶賜同進士出身見於 咸平三年四月十五日之詔其市駿骨之意灼然可見矣然 乾德紫雲之試距今三十有四年元無一人嗣膺此選不知中閒何時遂增學士院一試也明年四月十三日始以賢良科試查道陳越王曉而李邈魯驤不入等其八月十日又試何亮孫暨孫僅丁遜皆入第四等及第四次等攷官宋白梁周翰師頏李宗諤趙安仁薛映楊億殊不聞前有别試亦無學士院考定之文至 景德二年之七月十八日 詔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材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等科 詔書有曰宜委中書門下先加程試如器業可觀具名聞奏 朕將臨軒親試則未 御試之前再加一試疑自此始然賢良方正之舉得人僅在四年之前而 詔

乃明言復置此科殊不見罷科之日爲不可曉也明年七月二十九日以考定官晁迥重考官呂文仲呂祐之戚綸陳彭年所考當應制舉人所納文卷付中書詳較 會要書其事以爲 眞皇之意蓋恐遺才當是所考有不中格者而復加詳審爾此僅與今進卷策論付侍從後省看詳者同而非試也八月二十二日 詔趙宗古陳絳令狐頌陳漸陳貫令依例付中書試蓋即前詳較不中者之姓名然中書所試亦未詳以何等文字九月十七日 御崇政殿策試乃錢易石待問二人又與前名不同攷之登科記則言二年之詔已有委中書試論六首之 旨是年乃不紀論題又明年中書門下考試陳絳夏竦乃舉見六論一曰定四時別九州聖功孰大二曰考定明堂制度三曰光武二十八將功業先後四曰九功九法爲國何先五曰舜典爲禹勤事功業孰優六曰曾參何以不列四科

此蓋試論之始而絳又去年所召至今乃中者也自是而後曠歲無之　仁宗天聖七年閏二月二十三日復　詔置六科惟增詳明吏理可使從政餘皆如　景德之詔是科元未嘗罷而再稱復置尤不可曉　詔書又曰今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達墳典明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六科應內外京朝官不帶臺省館閣職事

不曾犯贓及私罪情輕者並許少卿監已上奏舉或自進狀乞應上件科目仍先進所業策論五十首詣閤門或附遞投進委兩制看詳如詞理優長具名聞奏當降　朝旨召赴闕差官試論六首以三千字以上爲合格即與　御試又置高蹈丘園沉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應草澤及貢舉人非工商雜類者並許本路轉運逐處長貳奏舉或自於本貫投狀乞應上件科目州縣體量實有行止別無

玷犯者即令納所業策論五十首本州看詳委實詞理優長即上轉運使覆更審訪鄉里名譽選有文學佐官看詳委實文行可稱者即以文卷送尚書禮部委判官看詳選擇文理優長者具名聞奏當降　朝旨召赴闕差官試論六首以三千字以上爲合格即與　御試又置書判拔萃科武舉其逐處看詳官不得以詞理平常者一例取　旨如違必行朝典仍限至十月終已前具姓名申奏到闕

更有合行事件委逐司條例以聞其制加詳矣明年六月十六日　命盛度韓億就秘閣考試賢良科何詠茂才科富弼論各六首蓋始就閣試登科記明言茂才科六論與賢良同詠既有官弼爲進士當如　詔書以賢良方正而下六科爲有官者之試高蹈丘園而下三科爲未仕者之試其名不同而實一耳景祐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始於才識兼茂科得吳育而張方平以進士中茂才　寶元元年

七月二十七日方平又以秘書省校書郎再
對賢良方正之策則是制科人有再試再中
者矣至　皇祐元年八月二日上封者言伏
見　國家每設制科以收賢材中選之後多
至大用以此知不獨取於刀筆蓋將觀其器
能也舊制秘閣先試六論合格者然後　御
試策一道先論者蓋欲探其博學後策者又
欲觀其才用近來　御前所試策題其中多
問典籍名數及細碎經義乃是又重欲探其

博學竟不能觀其才用豈　朝廷求賢才之
意耶欲乞將來　御試策題中止令問事關
治亂體繫安危用之則明昌捨之則微弱往
古之已試當今之可行者十餘條限三千字
以上成所對人若文理優長識慮深遠其言
眞可行於世其論果有補於時者即爲優等
若是文意平常別無可采者即爲末等量與
恩澤所有名數及細碎經義更不詳問如此
則不爲空言可得實效　詔撰策題官先問

治亂安危大體其餘所問經史名數自依舊
制則其制益加詳焉至　熈寧七年五月十
四日以　御試舉人旣有策從中書門下之
言並罷此舉時呂惠卿力主之馮京力爭而
不能得　元祐元年閏二月二日用侍御史
劉摯之言復賢良茂才科明年九月二十四
日首得布衣謝悰未仕而中賢良科肇見於
此　紹聖元年九月十二日　哲宗用章享
李清臣鄭雍之議又　詔罷制科　高宗中

興　紹興元年正月一日德音首　詔復置
賢良一科且令講求典故於是儀曹之奏曰
舊制科場年春降　詔九月赴詔　命尚書
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各
舉一人不拘已未仕命官不拘有無出身仍
以不曾犯贓私罪充各具辭業策論五十篇
分爲十卷繳進入舉詞送兩省侍從參考分
爲三等文理優長爲上等次優爲中等平常
爲下等考試繳奏次優以上召赴閤試令詳

天聖七年復置六科詔書首云皆考士節之無瑕采鄉評之共許　嘉祐二年詔舉九科亦令采察文行若不如所舉並坐舉者四年旌德縣尉汪輔之已試六論過閣及殿試亦考入第四等而言者以無士行罷之故蘇文忠軾有云凡預言書之詔命已爲天下之選人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攻其素一陷清議輒爲廢人蓋　國家自昔制科取人中選之後多至大用其攷察之嚴不得不爾

令乞今後遇有應者並須尚書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三人奏舉先攷其素行無愧於清議然後　詔試舉非其人者坐之其閣試舊制一場論六首每篇限五百字以上題目於九經十七史七書國語荀子揚子管子文中子正文及注䟽內出內一篇暗數一篇明數如　紹聖元年閣試舜得萬國之驩心論出史記樂書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夫南風之詩者生長

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驩心故天下治也此謂暗數謹事成六德論出毛詩皇皇者華箋注此謂明數四通以上爲合格仍分五等入四等以上召赴殿試論引上下文不全上下文有度數及事類暗數引不盡並爲粗差翰林學士兩省官考試于秘閣御史臺官監試及差封彌謄録官攷訖以合格試卷繳奏　御前拆號竊詳舊制兼注䟽內出題今復科之初欲權罷䟽義餘依

舊制　詔䟽義出題臨時取　旨珂嘗攷之所謂舊制蓋　祖宗之制也自賢良以至邊寄謂之六增高蹈等三科謂之九此則甚明特所舉官之名稱前乎　元豐則不能詳所出題之詳略因乎　元祐而不能舉遂使外臺麥薦之制尼不復見而臨時取　旨之詔高宗猶意其更　祖宗之已行益有以啓上心之疑而未之亟許焉明年正月二日遂下　詔今後科場復置賢良科舉官繳詞業

一如儀曹之奏不復許在外之明歟者其後
至四年三月十一日七年二月九日十年三
月二十三日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十七年四
月二日二十年五月四日二十三年五月一日
二十六年四月三日二十九年三月十九日
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凡十一　詔而迄
無應書　孝宗即位詔令郡國皆聽薦舉
乾道五年十一月四日始得李垕復就中書試
焉爾後李塾鄭建德莊治姜凱滕宬杜旟之

流時不乏人或試而不合或召而不試或薦
而不召寥寥絕響迄未復振良以此也按薦
舉之制　咸平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詔令學
士兩省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諸司四品
以上於內外京官幕職州縣官及草澤中舉
賢良方正之士各一人三月十九日　詔所
舉賢良方正應巳貼館職及任轉運使者不
在舉限　天聖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屯田員
外郎劉夔請應制科翰林學士宋綬言其巳

任尚書六品官罷之　景祐元年二月四日
詔六科今後應京朝官幕職州官不犯贓罪
及私罪情輕者並許應京朝官須是太常博
士巳下不得帶省府推判官館閣職事并發
運轉運提點刑獄差任者其幕職州縣官須
經三考以上其見任合該移入沿邊不般家
地分及川廣福建等處者候迴日許應高蹈
丘園沉淪草莽茂科異等三科及武舉應進
士諸科取解不獲者不得應　慶曆六年六

月十八日　詔自今制科並隨貢舉爲定制
須近臣論薦無得自舉　嘉祐二年六月十
九日　詔自今太常博士而下不充臺省館
閣職及提點刑獄以上差任選人不限有無
考第并草澤人並聽待制以上舉即不得自
陳內草澤人並許本路轉運使採察文行保
明奏舉如程文荒淺不中選才行不如所舉
者坐之出題之制　景祐四年閏五月四日
命兩制各上策問𠫭以經義　元祐七年五

月十一日　詔秘閣試制論科於九經兼經
正史孟楊荀國語及注内出題其正義毋出
又　國初以宰相撰題　紹聖元年　命翰
林學士林希撰題　乾道七年九月　命宰
相葉衡撰題是皆　國家科目沿革之制先
後互孜尤可見其變也初　熙寧變更王荊
公用事惡人議已欲撼成制二年十二月九
日始　詔削制科恩數迄於罷舉　紹聖章
享奏對遂有復科無補謝悰王當司馬槱等
皆極疎謬之說是不足論而　皇祐五年八
月試者十八人時宰相密諭考官只放一人
過閣惟太祝趙彥若與選及對策又黜之則
深可爲　治朝惜若　嘉祐八年六月十七
日詔制科十七人趙禹等權罷特來科場便
赴秘閣就試蓋一時有所不暇非故事也然
天聖　嘉祐之詔　紹興之議孜之素行
又爲取人之要云

追冊后

國初追冊后始於　孝惠　建隆三年四月
追冊爲皇后　乾德二年三月謚曰孝惠太
常　上議攝太尉　皇弟開封尹奉冊繼之
者　淑德　懿德　章懷　章穆　温成
明達　明節　成穆凡八行焉　母后又不
與也惟　明道二年十月三十日追冊美人
張氏爲皇后十一月三十日　詔追冊皇后
官告焚黄進入　内是時　郭后正位中宮
仁宗追念遺徽特崇位號故不盡用后制然
以儷體　宸極乃舍冊用告下儕妃嬪雖曰
欲從殺禮然子名揹實訂禮者要失所据矣
其後　温成卒奉冊孫威敏沔以樞密副使
力爭不肯行事亦可見當時之公議焉

后陵名樂舞

國朝陵名自　昌　熙而下皆聯永字定於
等臣　皇后皆祔葬或從姑未嘗獨製陵名
上謚皆䌓太常樂舞製於學士如大安之樂
雖定於　皇祐三年七月丁巳然自　開國

之初　建隆元年四月癸酉固巳以十二安
易周十二順矣惟　章懷后追冊以　至道
三年六月十三日降制而七月二十四日直
秘閣朱昂請上謚八月三日昂又上陵曰保
泰舞曰永和迎致是時　諸后在清祏　孝
明曰惠安　孝惠曰奉安　孝章曰懿安
懿德曰順安　淑德曰嘉安　章穆曰理安
又皆有樂曲名獨此爲不然殆不可曉且以
直秘閣而議典禮上廟謚製陵名定樂舞以
后廟而特起陵名且用二字皆典故所無也

上后謚官

建隆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太常少卿馮吉上
昭憲皇后初謚曰明憲自後以爲故事惟
孝章以翰林學士承旨宋白　元德以秘閣校
理舒雅　章懿則　命翰林學士馮元如
孝惠則闕　上議之官　温成則有　賜謚
之詔它皆以判太常寺貳卿之議而行之自
慈聖光獻以母儀　四朝始用翰林學士章

享仍始受成於　祖宗之廟以後乃歸之翰
苑以爲常制　章穆之爲莊穆仍有吏部尚
書張齊賢等覆謚又不同云

告謚祖廟

受后謚于　祖廟自　國初巳有此議巳而
莫之能行　昭憲之謚　建隆二年七月八
日太常禮院言準　詔議定　皇太后謚按
唐憲宗母王太后崩有司集議以百官謚狀
讀於太廟然後上之取受成於祖宗之義也
周宣懿皇后謚號卽有司撰定奏聞未嘗集

議制下之日亦不告郊廟修謚冊畢始告廟
還讀於靈座前　詔從周制是初有請而未
從也　孝明之謚　乾德二年正月七日太
常禮院言按唐會要元和十一年順宗皇后
王氏崩謚曰莊憲初太常少卿韋纁進謚議
公卿集定欲告天地宗廟禮官奏議曰按曾
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古者皇后之
謚則讀於廟江都集禮引白虎通曰皇后何

謚謚之於廟又曰皇后無外事無爲於郊所以必謚於廟者謚宜受成於祖宗故皇后謚成於廟請準禮集百官連書謚狀訖讀於太廟然後上謚於兩儀殿今　孝明皇后上謚望如舊禮　詔令尚書省集官議定以聞是又惟從其集議而已迨于　神宗追孝　仁祖爲天下得人之德　慈聖光獻凡禮皆異於前于是用翰林學士章享之議始集中書樞密院侍從官御史臺五品尚書省四品諸司三品宗室正任團練使以上赴　太廟行請謚之禮遂　詔作册寶告于天地　宗廟社稷讀於　慶壽殿時　元豊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也以後又有　母后　中閫之别蓋有唐巳定之制有司屢請迨六世而後克從以是知議禮聚訟豈不難哉

愧郯録卷第十一

愧郯録卷第十二七則

相臺岳　珂

文武服帶之制

國朝服帶之制　乘輿　東宫以金親王勲舊間賜以玉其次則犀則角此不易之制考之典故玉帶　乘輿以排方　東宫不佩魚親王佩玉魚大臣勲舊佩金魚金帶有六種毬路御仙花荔枝師蠻海捷寶藏金塗帶有九種天王八仙犀牛寶瓶師蠻海捷雙鹿行虎窠面金束帶有八種荔枝師蠻戯童海捷犀牛胡荽鳳子寶相花金塗束帶有四種犀牛雙鹿野馬胡荽犀帶有二種以牯犉爲别自金帶而下凡爲種二十有七朝章之辨盡於此矣　祖宗時凡新除恩慶宰臣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簽書同簽書樞密院事賜金笏頭二十五兩帶副以魚袋武臣御仙花帶無魚袋使相節度使宫觀使觀文殿大學士曾

任宰相者即賜金笏頭二十五兩帶副以魚袋餘只賜御仙花帶無魚袋三司使(權使公事及權同)觀文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士資政殿端明殿翰林侍讀侍講龍圖天章寶文閣樞密直學士龍圖天章寶文閣直學士御史中丞(兼守並同)並賜金御仙花二十兩帶知制誥賜牯犀帶副以金魚凡出使見任中書樞密使曾任宰相并使相節度使賜金御仙花二十五兩束帶宣徽使曾任中書樞密院充諸路都總管安撫使賜金御仙花二十兩束帶節度觀察留後觀察使賜金御仙花二十兩束帶正任防禦使至刺史內客省使至閤門使延福宮使至昭宣使充諸路路分一州總管鈐轄沿邊知州軍安撫賜金御仙花二十兩束帶諸司使充者十五兩客省引進閤門副使諸司副使內侍省內侍押班充諸路沿邊路分鈐轄賜金御仙花十五兩束帶文臣換武臣並賜塗金銀寶鉼十五兩帶　御前軍班換前班並賜塗金銀帶諸司使寶鉼二十兩副使至崇班寶鉼十五兩供奉官至殿直荔枝十兩奉職借職雙鹿八兩堂後官新除賜塗金銀寶鉼十五兩帶伎術官雖服紫綠皆給銀帶　元豐改官制五年正月二十九日　詔三師三公宰相執政官開府儀同三司節度使嘗任宰相者觀文殿學士以上金毬文方團帶佩魚觀文殿學士至寶文閣直學士節度使御史大夫中

丞六曹尚書侍郎散騎常侍御仙花帶內御史大夫六曹尚書翰林學士以上及資政殿學士特班翰林學士上者仍佩魚　大觀二年五月十七日　詔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待制殿中少監許繫紅鞓犀帶更不佩魚迄于中興　乾道九年十二月五日　詔中書舍人左右諫議大夫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敷文閣待制權侍郎許服紅鞓排方黑犀帶仍佩魚於是其制始定然考之初制亦頗有

不盡同者按 太平興國七年正月九日翰
林學士承旨李昉言準 詔詳定車服制度
其荔枝帶本是 内出以賜將相在於庶僚
豈合僭服望非恩賜者官至三品乃得服
詔可則是荔枝帶其初固嘗以賜將相矣而
今則惟武臣用之也 慶曆八年十一月二十
九日彰信軍節度使兼侍中李用和言伏見
張耆授兼侍中日特賜笏頭金帶以爲榮異
欲望正謝日準例特賜 詔如耆例王貽永

見任樞密使同平章事亦令閤門就賜則是
笏頭帶其初雖武臣爲見任樞密使若使相
者皆未嘗得賜矣而今則凡使相皆通服也
熈寧十年十二月八日崇信軍節度使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宗旦集慶軍節度使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宗諤以郊禮加恩告謝特賜金
笏頭腰帶加魚袋自是宗室帶同平章事者
著爲例則是宗室使相初亦不服其帶至此
而始更其制 紹興六年八月十四日三省

行首司言宰執秦檜昨係資政殿大學士今
來除觀文殿學士到闕朝見閤門稱不合繫
笏頭毬文帶詔許服繫舊賜帶則是前任宰
執初亦不服其帶至此而始許其服蔡絛鐵
圍山叢談曰 太宗時得巧匠因親督視於
紫雲樓下造金帶得三十條匠者爲之神耗
而死於是獨以一賜曹武穆彬其一 太宗
自御之後隨入 熈陵而曹武穆所賜帶即
莫測何往也餘二十八條特命貯之庫號鎮

庫帶爲後人第徒傳其名而宗戚群璫間一
有服金帶異花精緻者人往往輒指目此紫
雲樓帶其實非也故吾迄不得一識之自貯
庫帶後歷百五十年所及虜騎犯闕 太
上皇狩丹陽因盡挈鎮庫帶以往而一時從
行者有若童貫伯氏諸貴遂皆賜紫雲樓金
帶矣後事甫平 太上皇歸宮闕於是 靖
康 皇帝復命追還之庫吾在萬里外獨嘗
聞諸然又不得一識也 中興之十三祀有

客來自海外忽出紫雲樓帶上以四胯出視
吾蓋虜騎再入適紛紜時所追還弗及者其
金紫磨也光豔溢目異常金又其文作醉拂
菻人皆突起長不及寸眉目宛若生動雖吳
道子畫所弗及若其華紋則又六七級層層
為之鏤篆之精其微細之像殆入於鬼神而
不可名且往時諸帶方胯不若此帶延獨大
至十二稻是在往時為窮極巨寶不覺為之
再拜大息我 祖宗規撫雖一帶猶貽厥後

世必無以加也則是金帶諸種之外 乘輿
大臣又有通服拂菻帶之制 紹興三年正
月二十八日 詔宗室外正任依舊許繫金
帶已賜花犀帶及見繫花犀帶臣僚除宗室
依條外餘不許服則是犀帶枯牸之外宗室
又有通服花犀帶之文 珂 嘗詳考所由參之
典故亦各自有其說 端拱中 詔作瑞草
地毬路文方團胯帶副以金魚賜中書樞密
院文臣是 太平興國初猶未定制也故笏

枝亦通用焉 端拱之賜止及文臣故武臣
之賜笏頭始於 慶曆而宗室之賜笏頭亦
始於 熙寧 會要所載宗室許服工夫金
帶通犀枯犀等帶故紫雲之帶 熙陵所以
寓其親厚元勳之意而宗室花犀亦得著令
通服之要之五者皆有所据獨秦檜所服一
事頗背典章按 元豐之制觀文殿學士服
御仙花而 元祐五年十一月十日 詔臣僚
曾賜金帶後至不該繫者在外許繫以理考

之檜當時在外因其舊繫所服笏頭而許繫
焉是矣到闕則合服御仙花矣一時特許服
繫舊賜帶固出 上恩而 中興會要乃繫
之曰宰執因降黜不帶職並同庶官後復職
者恩數並合依舊以閤門誤認法意有司申
明故降是命如此則 元祐之詔不復行
元豐之制不可用矣是書雖進於 孝宗朝
而書館積舊事彙稾為一編蓋沿檜舊文云

非宰執賜笏頭帶

服帶之制凡非中書樞密院若使相無賜笏頭帶者惟　元豐元年十一月乙亥宣徽南院使西太一宮使王拱辰辭賜方團金帶珂按爲宣徽使而特賜者有三張方平郭逵皆嘗爲執政非拱辰比是時之　詔以拱辰歷事三朝累經内外清要繁劇特從其請不得爲例又許依二府賜墳寺度僧其異數爲奕見于劉忠肅摯所作行狀蓋無前比云

開禧復泗州赦

開禧二年六月十七日都省劄子泗州官吏軍民耆壽等脊言泗上實屏淮壖自汴腥羶多歷年所境土雖隣於王化版圖未入於職方中夜以與曷副望霓之意當饋而歎敢忘嘗膽之憂爲爾遺黎鞠我征旅雞豚奮勵蚍蜉震驚金鼓一臨城池自潰載念耄倪之衆久羅塗炭之菑滛刑動極於參夷重賦殆逾於箕歛可無恩霈用慰瘡殘應泗州見禁罪人除犯刼謀故鬪已殺依法餘雜犯死罪以

下並放應本州民間合納租税可與放免三年應本州民户並特與賑給一次合用錢米申宣撫司支破應本州居民屋宇曾經焚毀者官爲日下修蓋内無已屋人那撥官舍應副安泊毋令暴露應本州居民遺下屋業田土限一季許元主召保識指實給還限滿無人識認仰本州出榜召人承佃勘會今來本州歸正歸附等人曾授僞命賫到付身並令有司依格换給更與轉官已换給者與添差

差遣若人材卓異委堪任使即仰守臣具名實來上當議旌擢應本州屯守官兵等人並特與犒設一次應本州父老令長吏致問優給錢酒年九十以上者給賜束帛百歲以上特與官封婦人與封號應本州神祠感應者仰守臣日下契勘具靈驗事跡申宣撫司備申三省樞密院特與初封已封爵者更與加封内廟宇損壊如法修葺仍嚴潔致祭應本州内忠臣義士並與表式墳墓於戲天地之

德曰生肆亟覃於仁澤室家之民相慶幸復見於華風尚肩忠義之誠庸迓安居之樂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珂謹按 祖宗朝每有武功恢拓之事必曲赦其境罪無輕重咸除之如 乾德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平西川之制是也降德音徧𢧐天下死刑釋餘罪如 建隆元年六月二十三日平潞州之制是也雖降德音止于其境罪無輕重咸如大赦之例如 太平興國三年五月一日復泉州之制是也降德音于江西湖南兩路除十惡四殺放火造僞犯贓外雜死罪降流餘遞減等釋徒罪如 皇祐五年二月十六日平儂智高之制是也降大赦于天下罪無輕重咸除之如 宣和六年八月十八日收復燕雲之制是也雖降曲赦于一境猶除十惡四殺放火造僞犯贓外鬬殺情輕減等餘並釋之如 崇寧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平荆湖南北路傜賊之諭是也 紹興復海州降赦用 乾德之例

隆興平廣西德音同 皇祐之法或釋徒或釋杖要無大異 開禧三年三月二十六日逆曦伭戮亦用曲赦惟此年之制不以赦不以德音首尾如赦文而惟用都省劄子後仍以詔示結尾詞又自雜犯死罪已下並放古今無此式也

宮禁進見

漢時宮禁與外間無大別異樊噲排闥而入呂后跪謝周昌袁盎郤謹夫人之坐皆以爲常至唐亦然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坐引朝儀之句見於杜甫之詩韓偓金鑾密記亦得見趙夫人之屬蓋習見如此 國朝家法最爲嚴備羣臣雖肺腑無得進見 宮禁者珂嘗攷王稱東都事略曹佾傳曰 神宗一日敕中使召佾見於便殿與同至 慶壽宮慈聖愕然遽止之曰外戚自來未有輒入禁掖者安可以我開其端 神宗曰聊以慰骨肉之情他人固不可也時左右已預辨宴具

神宗親捧觴　慈聖自酌酒以授佾佾跪飲之次則鈞天盛奏丙夜酩酊而罷以　御前紅燭送歸佾愛姬慧夫人者迎門謂曰王何所之而遲留至此耶佾曰吾到天上來耳

慈聖崩既免喪佾請郡　神宗曰時見舅如面　慶壽宮奈何欲遠　朕得非待遇有不至乎　神宗嘗謂人臣曰曹王雖以近親貴然端謹寡過善自保實人臣也是時蓋　慶壽享天下養　神宗先意承志極其順事而後有此自　崇　觀以後頗不然雖曰親親要非故事也

刊進書載表卷首

今世進書如勑局史館每一修進必載表文于卷帙之首士夫家有著述進　御亦如之珂嘗致其制蓋自元魏時已有此比按高峻小史崔鴻傳曰鴻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淵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勃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勒成一百二十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世宗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呈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未就乞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於卷首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相傳績亦以光故執事者遂不論之然則其來尚矣

金銀牌

洪文敏邁容齋三筆曰金國每遣使出外貴者佩金牌次者佩銀牌俗呼為金牌銀牌郎君北人以為契丹時如此牌上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本中國之制

五代以來庶事草創凡乘置奉使於外但給樞密院牒　國朝太平興國三年因李飛雄矯乘廄馬詐稱使者欲作亂既捕誅之乃詔自今乘驛者皆給銀牌　國史云始復舊制然則非起於虜也　端拱二年復詔先是馳驛使臣給篆書銀牌自今宜罷之復給樞密院牒可按　三朝國史輿服志曰銀牌唐制差發驛遣使則門下省給傳符以通天下之信　皇朝符券皆樞密院主之舊有銀牌以給乘驛者闊一寸半長五寸面刻隸字曰勑走馬銀牌凡五字首爲竅貫以韋帶其後罷之樞密院給券謂之頭子　太平興國三年李飛雄詐乘驛謀亂伏誅罷樞密院券別制新牌闊二寸半長六寸易以分書上鈒二飛鳳下鈒二麒麟兩邊年月貫以紅絲絛端拱中使臣護邊兵多遺失之者又罷銀牌復給樞密院頭子然則所謂舊制者唐制也考之唐六典門下省符寶郎之掌二曰傳符所以給郵驛通制命而注其下曰兩京留守及諸州若行軍所並給傳符諸應給魚符及傳符者皆長官執其長官若被告謀反大逆其魚符付以次官無次官付受告之司而傳符之制太子監國曰雙龍之符左右各十京都留守曰麟符左二十其右一十有九東方曰青龍之符西方曰騶虞之符南方曰朱雀之符北方曰玄武之符左四右三又注其下曰左者進內右者付外應執符人其兩京留守符並進內若車駕巡幸留右符付留守人歷考其事皆無以銀爲牌之制豈沿襲至季世不復分左右符以從簡便耶鳳麟之象是亦雙龍四獸之遺規也蔡絛鐵圍山叢談曰政和以後道家者流始盛羣羽士因援江南故事林靈素等多賜號金門羽客道士居上者必賜以塗金銀牌上有天篆咸使佩之以爲外飾被寵異則又得金牌焉及後女眞亂華羣酋長皆佩金牌爲號始寤前兆之不祥

蓋此又一時崇尚異教之制非前比云

古今祠厲

古有七祀於前帝王諸侯卿大夫之無後者皆致祭焉謂之泰厲公厲族厲今絕無舉行者故此等無依之厲勢或出於依附淫祠殆無足恠禮記祭法鄭氏注漢時民家皆秋祠厲蓋此祀又達於民也於古加嚴矣鄭注又云民祠厲而託之曰山蓋惡言厲巫祝取厲山氏之名去厲爲山且引春秋良霄車謂厲山有子曰柱證時巫之謬珂按巫誣謬矣然謂厲爲山要非如此大訛意必祀山氏特去一字不馴者耳巫祝下流去古未遠尚知有厲山氏今世謂夏禹爲行雨之神謂小孤爲婦人之神皆安行而不以爲誤是巫又烏知厲山

愧郯錄卷第十二

愧郯錄卷第十三 十則

相臺岳珂

指南記里鼓車

國朝大駕之制指南車一曰司南車赤質兩箱畫青龍白虎四面畫花鳥重臺勾欄鏤拱四角垂香囊上有仙人車雖轉而手常南指一轅鳳首駕四馬駕士舊十八人　雍熙四年增爲三十人服繡孔雀記地鼓車一名大章車赤質四面畫花鳥重臺勾欄鏤拱行一里則上層木人擊鼓十里則次層木人擊鐲一轅鳳首駕四馬駕士舊十八人　雍熙四年增爲三十人服繡對鵝珂按二車指南則始於　天聖五年十一月壬寅定王府記室參軍工部郎中直昭文館燕肅創意始上其制其車用獨轅車箱外籠上有重高宗廟諱立木仙人於上引臂南指用大小輪九隻合齒百二十脚輪二隻高六尺圍一丈八尺附脚立子輪二隻徑二尺四寸圍七尺二寸出齒各

二十四齒間相去三寸轅端横木下立小輪二隻徑三寸鐵軸貫之左小平輪一隻徑一尺二寸出齒十二右小平輪一隻徑一尺二寸出齒十二中心大平輪一隻徑四尺八寸圍一丈四尺四寸出齒四十八齒間相去三寸中立貫心軸一條高八尺徑三寸上載木仙人其車行木人南指若折而東推轅右旋附右脚子輪順轉十二齒擊右小平輪一匝觸中心大平輪右旋四分之一轉十二齒車

東行木人交而南指若折而西推轅左旋附左脚子輪隨輪順轉十二齒擊左小平輪一匝觸中心大平輪四分之一轉十二齒車正西行木人交而南指若欲比行或東西轉亦如之是時入内内侍省内侍殿頭盧道隆亦上記里鼓之制其車亦獨轅雙輪箱上爲兩層各安木人手執木槌脚輪各徑六尺圍一丈八尺脚輪一周而行地三步古法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今法五尺爲步三百六十步

爲里立輪一隻附於左脚徑一尺三寸三分圍四尺一寸四分出齒十八齒間相去二寸三分下平輪一隻徑四尺一寸四分圍一丈二尺四寸二分出齒五十四齒間相去與附立輪同立貫心軸一條上安銅旋風輪一枚出齒三齒間相去一寸二分中立平輪一隻徑四尺圍一丈二尺出齒百齒間相去與旋風等次安小平輪一隻徑三寸少半寸圍一尺出齒十齒間相去一寸平輪一隻徑三尺少

半尺圍一丈出齒百齒間相去與小平輪同其中平輪轉一周車行一里下一層木人擊鼓上平輪轉一周車行十里上層木人擊鐲都用大小輪八隻共二百八十五齒遞相鉤鏁犬牙相制周而復始　詔皆以其法下有司製之如是則皆有其制度藏之有司矣

祐陵稽古　大觀元年内侍吳德隆又獻二車之制其指南車身一丈一尺一寸五分闊九尺五寸深一丈九寸車輪直徑五尺七寸

車轅一丈五寸車箱上下爲兩層中設屏風上安仙人一執杖左右龜鶴各一童子四各執纓立四角上設關捩卧輪一十三各徑一尺八寸五分圍五尺五寸五分出齒三十二齒間相去一寸八分中心輪軸隨屏風貫下下有輪一十三中至大平輪其輪徑三尺八寸圍一丈一尺四寸出齒一百齒間相去一寸二分五釐通上左右起落二小平輪各有鐵墜子一皆徑一尺一寸圍三尺三寸出齒一十七齒間相去一寸九分又左右附輪各一徑一尺五寸五分圍四尺六寸五分出齒二十四齒間相去二寸一分左右疊輪各二下輪各徑三尺一寸圍六尺三寸出齒三十二齒間相去二寸一分上輪各徑一尺二寸圍三尺六寸出齒三十二齒間相去一寸一分左右車脚上各立輪一徑二尺二寸圍六尺六寸出齒三十二齒間相去二寸二分五釐左右後轅各小輪一無齒繫竹筻并索在

左右軸上遇右轉使右轅小軸觸落右輪若左轉使左轅小輪觸落左輪行仙童交而指南車成記里鼓車車箱上下爲兩層上安木人二身各手執木槌輪軸共四内左壁車脚上立輪一安車箱内徑二尺二寸五分圍六尺七寸五分二十齒齒間相去三寸三分五釐又平輪一徑四尺六寸五分圍一丈三尺九寸五分出齒六十齒間相去二寸四分上大平輪一通軸貫上徑三尺八寸圍一丈一尺出齒一百齒間相去一寸二分立軸一徑二寸二分圍六寸六分出齒三齒間相去二寸二分外大平輪軸上有鐵撥子二又木横軸上關捩撥子各一其車脚轉一百遭通輪軸轉周木人各一俱在手擊鉦鼓造二車成其年　宗祀始用之然則又與燕肅盧道隆之法不同　仁宗實録載肅之表曰黄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起大霧將士不知所向帝遂作指南車又周成王時越裳氏重

譯來獻使者或失道周公賜軿車以指南其後法俱亡漢張衡魏馬鈞繼作之屬世亂離其器不存宋武帝平長安嘗爲此車而制不精祖冲之亦復造之後魏太武帝使郭善明造彌年不就又命扶風馬岳造垂成而爲善明鴆死其法遂絶唐元和中典作官金公立以其車及記里鼓上之憲宗閱於麟德殿以備法駕歷五代至　國朝不聞得其制者今創意成之然則古今之爲此者亦艱矣今二

法具在要當參取試造而後見其孰精觕中興以來未皇禮文猶在茀議重可惜已肅表不詳冲之之所用考之南史宋武平關中蓋嘗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人於内轉之昇明中齊高帝輔政使冲之追脩古法乃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史謂馬鈞以來未之有也詳稽前制鼓之記里容可以輪輻度數計指南則内外泮然不相爲謀肅之所爲或須人力德隆以鐵爲墜似復稍精銅機以圓恐但可施之平陸黃序搠物蓋用之軍旅殆未必如此也

京師木工

今世郡縣官府營繕創締募匠庀役凡木工率計在市之樸斲規矩者雖居楔之技無能逃平日皆籍其姓名鱗差以俟命謂之當行間有幸而脫則其儕相與訟挽之不置蓋不出不止也謂之糾差其入役也苟簡鈍拙務闕其技巧使人之不己知務夸其工料使人

之不願爲而亟其斥且畢謂之官作珂嘗疑祖宗承平時愛民惠工以皁都邑當未必如此及考之典故有意存而可見者於是始有以信臆度之不誣表之以示陳古風今之義馬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　元祐七年正月辛卯禮部侍郎范祖禹言工部乞遷開封府於舊南省夫土木之功使匠人度之無不言費省而易可了及其作之便見費大臣恐枉勞人力虛費國用珂謂此乃今私家通患而

官府則反是味此奏之言則知當時雇直優厚無刋除而後致匠者之樂役方且隱欺以求用之不暇其不假滕口以蔓引推托也决矣　先朝官吏律己之廉持論之厚又於此乎見之故不以其事之微而遂略之也

國忌設齋

祖宗以景靈爲原廟每國忌用時王禮集緇黄以薦時思焉 珂 簿正大農日嘗隨班行香清晨宰執率百官入班定緇黄鍾磬螺鈸如法僧職宣䟽齋僧道各二十五員以爲常制珂按續通典在唐已有之高祖五月六日忌勝業會昌各設五百齋太穆皇后竇氏五月二十一日忌興福寺興唐觀各二百五十人齋太宗五月二十一日忌青龍經行寺各五百人齋文德皇后長孫氏六月二十一日忌慈恩温國寺各二百五十人齋睿宗六月二十日忌安國西明寺各三百人齋昭成皇后竇氏十一月二日忌慈恩寺昭成觀各三百人齋玄宗四月五日忌千福寺開元觀各設三百人齋元獻皇后楊氏三月二十三日忌資聖化度寺各二百人齋肅宗四月十八日忌崇聖寺昊天觀各設三百人齋章敬皇后吴氏正月二十二日忌章敬寺元都觀各設三百人齋代宗五月二十一日忌聖興惠日寺各設五百人齋睿眞皇后沈氏十月二日忌揔持寺書明觀各設二百五十人齋德宗正月二十三日忌莊嚴寺光天觀各設五百人齋昭德皇后王氏十一月十一日忌福壽寺元眞觀各設五百人齋然則唐制固甚侈今幾止二十之一　祖宗威神在天要無取乎此姑惟示存羊之意可也然祝唄之詞頌臺每付之常程不復刋定如文武官僚禄位常居等語要於宗廟非所宜言亦鄰於俚云

皇祐差牒

今世中臺給黄牒之制前少曰尚書省牒某官而右語則曰差充某職替某官成資闕 珂

嘗得　皇祐五年十二月勑牒一其詞曰中
書門下牒光禄寺丞錢中立牒奉勑宜差知
虔州贑縣事替阮士龍過滿闕候到交割縣
務諸般公事一一點檢依例施行牒至准勑
故牒 珂 謹按　祖宗朝造命之地本曰中書
門下制勑院在焉自　元豐分三省中書取
旨門下省審尚書奉行而其職始分故　熙
寧以前士大夫所被受堂帖多是中書省劄
子而官制後始歸之尚書非沿襲之誤也如
候到交割點檢數語　祖宗之重民事謹職
守不厭於詳且複蓋於此有稽焉

紹興儲議

大父鄂王飛　紹興十年出師北征密疏建
儲議　高宗賜御札有曰覽卿親書奏深用
歎嘉非忱誠忠讜則言不及此今　宸章藏
于家可考而見一時張戒作默記誤載於七
年而有衝風吹紙之謗 珂 所上籲　天辨誣
一書固首辨之矣然或者以爲勳舊握兵在
外不當與大計故足以致媢忌 珂 謂不然謹
按漢武帝三王之封霍去病實發其議史記
載其奏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
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
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
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頼天能
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
卹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
　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

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唐李晟在鳳
翔亦嘗曰魏證以直言致太宗堯舜上眞忠
臣也行軍司馬李叔度曰彼搢紳儒者事公
勳德何希是晟曰君失辭晟幸得備將相苟
容身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耶是非惟上所
擇爾叔度慙此最明證去病是時蓋爲驃騎
將軍以功益置大司馬與大將軍衞青並爲
之晟節度鳳翔隴右涇原軍兼行營副元帥
皆正握兵云

遂國記誤

王明清揮麈後録曰官制未改時知制誥今之中書舍人但演詞而已不聞繳駁也 康定二年富文忠爲知制誥先是 昭陵聘后蜀中有王氏女姿色冠世入京備選 章獻一見以爲妖豔太甚恐不利於少主乃以嫁其姪從德而擇 郭后位中宫 上終不樂之王氏之父蒙正由劉氏姻黨屢典名藩未幾從德卒至是 中批王氏封遂國夫人許

入禁中文忠適當草制封還抗章甚力遂併寢其 旨外制繳詞頭蓋自此始 珂按 國朝會要 景祐四年二月七日洪州別駕王蒙正特除名廣南編管永不敘用蒙正女劉從德妻今後不令入内兒女兒與皇族爲婚者除已成結更不得爲親如明清之言遂國者固 上所屬意蒙正所坐止以私通父婢前任受揚澄吉金故入温嗣良流罪作福之柄容有所未臧也當時司理劉涣簿鄭熙爲

從各勒停衝替 雷霆之威嚴如此乃有是哉 景祐在 康定之前王氏已有不令入内之旨蒙正官止別駕未聞典藩明清所記恐或有誤 國史富文忠弼傳初無此一節奏議亦不編此疏蘇文忠軾所作墓誌又不書惟李文簡燾通鑑長編載其事引別志爲據又不得其時考明清所刻李賢良廌帖嘗欲明清注龍山稅官與史事其得之明清無疑別志雖未詳或緣歲月久復封邑之故而封還遂致傳疑云表之以章 昭陵之聖德

武定軍

嘉定戊辰 詔改雄淮軍爲武定 珂按此名有二不可五代史晉開運元年三月癸巳籍民爲武定軍是嘗爲複名不可一也 真宗廟謚曰武定僞蜀嘗以洋州爲武定軍節度景祐四年四月 詔以犯廟謚改爲武康軍矣不可二也立軍經武爲一代之制而襲季世之號瀆 宗廟之制在今日所當亟正焉

金版

今郊祀天地　祖宗正配位皆有金版書神位以金飾木爲之如匣之制稍高博且表以青字珂按典故　政和六年六月甲戌宣和殿學士禮制局詳議官蔡攸言臣昨受　睿旨討論位版之制退考太史局所掌見用位版皆無所稽據謹按周官有鬼神示之居則知凡祀未嘗無位旅上帝供金版則知凡位未嘗無版唯長短廣狹厚薄之數不見於書

恭考禮文傅以經誼伏請昊天上帝位版長三尺取參天之數厚九寸取乾元用九之數廣一尺二寸取天之備數書徽號以蒼色取蒼璧之義皇地祇位版長二尺取兩地之數厚六寸取坤元用六之數廣一尺取地之成數書徽號以黃色取黃琮之義仍取周官之制皆以金爲之飾又案春秋公羊周之郊祭社稷王者必立祖配也自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而何休以謂匹合也無所會合則不行得主人乃止蓋郊所以明天之道也而天道未易明宜推人道以接之詩序所以謂尊祖后稷故推以配天者如此其配位位版在冬祀則宜與昊天上帝同制在夏祭則宜與皇地祇同制以稱尊祖以配天地之義　詔從之攸之議固無取然觀　政和禮制似與今不同稽經誣律必有所折衷而後可也

薦饗太廟

南北郊祈穀雩祀神州禖祠以宰執充密院官亦輪攝事　宗廟四時薦饗以宗室使相充否則以正任蓋　中興以來定制珂按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　景祐四年四月乙丑新知樞密院事盛度言奉　赦孟夏薦饗太廟已受戒誓而有除命故事樞密不差攝行祠事　詔以后廟攝太尉趙賀代之夫以密院則不與祭以　宗廟則差外姓官皆與之日異而不復考所以然何也

冷端甲

楊大監簡在戎監嘗得諸李尉府顯忠之族子謂甲不經火冷砧則勁可禦矢謂之冷端遂言于 朝乞下軍器所製造時顯忠之子師尹爲知閤門事寔領是官力辨其不然文移亙往復其實工人憚勞費耳時雖知其強辨而無以折之珂按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慶曆元年五月甲戌太常丞直集賢院簽書陝西經略安撫判官田況上兵策十四事其

十二曰工作器用中國之所長非夷狄可及今賊甲皆冷鍛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弩可入自京齎去衣甲皆軟不足當矢石以 朝廷之事力中國之伎巧乃不如一小羌乎由彼專而精我漫而略故也今請下逐處悉令工匠冷砧打造純剛甲旋發赴緣邊先用八九斗力弓試射以觀透箭深淺而賞罰之聞 太祖朝舊甲絕爲精好但歲久斷綻乞且穿貫三五萬聯均給四路亦足以禦敵也然則此

甲在 祖宗朝已有之時珂以憂去 國根不以所聞佐其說故迄今猶不能革其制焉

愧郯錄卷第十三

愧郯錄卷第十四 七則

九閣　　相臺岳　珂

熙陵篤意右文篇章翰墨夐出前[illegible]

右　眞皇繼統首闢龍圖閣以[illegible]藏此

本朝西清列閣之權輿也閣在會慶殿西偏北連禁中閣東曰資政殿西曰述古殿閣上藏　太宗御製御書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内侍三人掌之　太宗御製御書文集總五千一百一十五卷軸冊又有御書紈扇數十其下列六閣經典閣三千三百四十一卷史傳閣七千二百五十八卷子書閣八千四百八十九卷文集閣七千一百八卷天文閣二千五百六十一卷圖畫總七百三軸卷冊瑞總閣奇瑞二十三瑞木十六衆瑞百一十三雜寶百九十五觀其初制既列經史又儲奇物亦非專以奉　奎畫然儀河觀瑞圖書爲首命名之意槪可理推矣閣初建既無歲月　咸平四年十一月始御是閣召近臣觀　太宗御書及古今名畫閣之名始見于　國史自是多召羣公觀書嘗語近臣曰　先帝留意詞翰　朕孜孜綴緝片幅寸紙不敢失墜因念古今圖籍多所散逸購求甚難　朕在東宮時惟以聚書爲急多方購求亦甚有所得王繼英備見其事今已類成正本除三館秘閣所藏外又於後苑及龍圖閣並留正本各及三萬餘卷　朕以深資政理莫如經術故機務之暇惟以觀書爲樂焉原其初制未嘗下　詔建名如　今日也　景德元年十月以虞部郎中直秘閣杜鎬爲都官郎中太常丞秘閣校理戚綸右正言並依舊充職充龍圖閣待制四年八月以司封郎中直秘閣龍圖閣待制杜鎬爲右諫議大夫龍圖閣學士因詔直學士班在樞密直學士之下仍少退待制在知制誥之下並赴内殿起居三年七月以龍圖閣直學士杜鎬爲本閣學士班在

樞密直學士之上俸給如之九年十月以大
理評事崇文院檢討馮元爲太子中允直龍
圖閣賜金紫令預内殿起居班在本官之首
是先置待制次置直學士又其次置學士未
乃置直閣未嘗並建官稱如　今日也　天
禧四年　眞皇尚御天下十一月甲戌作天
章閣五年三月戊戌天章閣成令兩街僧道
具威儀教坊作樂奉御集御書自玉清昭應
宮安于天章閣四月召近臣館閣三司京府

官觀御書御集於閣下遂宴于羣玉殿是時
輔臣集御製三百卷玉京集三十卷授時要
録二十四卷又取　至道元年四月訖　大
中祥符歳中書樞密院時政記史館日曆起
居注善美之事録爲聖政記凡一百五十卷
並命工鏤板又以御書石本爲九十編命中
使岑守素等主其事至是畢藏于閣竊意
神筆聖文在當時既冨籤縢臣下歸美誼應
㫄嚴　昭回之光不厭輝映故隨時建閣既

無　文謨並列之嫌又不失尊崇之制所以
眞宗雖謙抑屢卻亦終聽之　仁宗寶文閣
舊名壽昌亦自　慶曆初已新厥號雖未即
正名而㫄藏嚴奉之意灼然可考又未嘗必
竢因山之後方與陵名樂舞同時製稱謂存
一朝故事如　今日也天章閣在會慶殿西
龍圖閣之北藏　眞宗御製閣東曰羣玉殿
西曰蘂珠殿北曰壽昌殿東曰嘉德殿西曰
延康殿内以桃花文石爲流杯之所寶文閣

在天章閣東西序羣玉蘂珠殿次之北顯謨
閣位置雖不見於書而　元符元年二月十
八日知樞密院事曾布言恭惟　神宗皇帝
聖學高明出於天縱中外之議謂宜卜日相
地建延閣爲一代圖書之府又權發遣提舉
河東路常平等事鄧洵仁言伏見　祖宗朝
置龍圖天章寶文閣以藏列聖御製述作況
自　陛下紹隆丕烈遹明先志而寶宇未新
徽名未揭伏望明詔有司祇循舊章亟加營

建　詔令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每員撰閣名五以聞考其所陳如所謂卜日相地如所謂亟加營建要必有其所　崇寧三年六月一日詔　熙寧　元豐功臣圖形顯謨閣旣設繪事尤足以章遼宇之高明徽猷設層宇在大觀閣是時百度鼎新必非虛名　詔書亦明言建閣之意是皆有是書有是閣書必有閣閣必有地亦未嘗止揭名稱以循　祖宗之舊備一代典禮如　今日也還考　天聖

八年十月　詔特置天章閣待制是先巳有閣因設官而下詔　嘉祐八年八月十二日詔以　仁宗御書藏寶文閣命翰林學士王珪撰記立石是先巳有閣因藏書而下詔惟大觀二年二月十三日詔　哲宗皇帝御書建閣以徽猷爲名此正下詔建名之始　治平之建寶文置官止於學士直學士待制政和六年九月十七日始詔增置直閣　大觀之建徽猷置官亦止於學士直學士待制

亦以　政和六年九月十七日始詔增置直閣惟　紹興十年五月十一日詔　徽宗皇帝御書建閣以敷文爲名乃備四官於一時詔書著于令此正並建官稱之始寶文以前皆先建閣後藏書　神宗因山於　元豐之八年歷十有三年至　元符元年四月十八日而顯謨之閣始建　哲宗因山於　元符三年歷八年至　大觀二年二月十三日而徽猷閣始建　徽宗訃報於　紹興七年歷

三年至　紹興十年五月十一日而敷文閣始建惟　高宗以　淳熙十五年十月八日上仙而是年十二月九日即　詔建煥章閣備官制故華文寶謨遂皆以爲故常　祖宗建閣皆有其所可考而見惟　建炎中興稽古未皇宮殿之制皆存簡朴故西清諸閣所存者名耳　炎興日曆　紹興二十四年九月乙亥禮部狀准勑令討論天章閣制度尋將國朝會要檢照得即不該載外縁目今天章

等閣止是諸殿今欲乞置天章等閣一所將諸閣御書御集圖籍等分作諸閣安奉候旨揮下日從本部關報都大主管所修内司天章閣官同禮部太常寺前去本閣内隨宜相度修建去處并制度申取　朝廷旨揮有旨依禮部所申令臨安府修内司同共修蓋是時已有龍圖而下六閣未能備禮姑即一所以寓不忘故迨今九閣遂皆以爲定比然則是四者要非　祖宗初制隨時損益至于

今而大備然當　萬壽時不得崇奉　奎章且有名無閣姑以備官稱未詳而本末舉名繁而實不稱亦沿襲之失也按天章閣又有侍講一官　景祐四年三月甲戌　詔初置以崇政殿說書賈昌朝王宗道趙希言並爲之比直龍圖閣預内殿起居班本官上以後不常置它閣亦不復以爲故事云

天章閣侍講班次

天章閣侍講既不再置今世考典故者多疑其在待制之次而非直閣之比以可考之則不然按　會要　慶曆四年三月以尚書金部員外郎天章閣侍講楊安國爲直龍圖閣賜三品服宗正丞崇文院檢討崇政殿說書趙師民爲天章閣侍講賜五品服　皇祐三年八月十二日知制誥兼侍講王洙言景祐中詔置天章閣侍講在本官之上内朝班著與直龍圖閣相次其職儀恩例並與帶職官同臣昨與盧士宗並充天章閣侍講日臣以

兼直龍圖閣即得與館閣臣僚同例其盧士宗唯赴講筵供職外其餘三九園苑賜筵及非時宣召頒賜並不霑預只同不帶職人例此蓋有司從初失於申明恐非朝廷優待經術之意乞自今天章閣侍講官如不兼帶館閣職名者並許依直龍圖閣例赴秘閣供職宿直所冀設官典職事體一均詔天章閣侍講並依館閣臣僚例宣詔頒賜　祖宗之意惟其以尊　祖爲先故不以官名而惟繫之

於閣之次叙其制蓋可想自是而後學士而下各以其班列位而不以閣爲重輕推是而觀要亦非初意焉

天章閣

中興而後惟建天章一閣以藏　祖宗諸閣御書見於　炎興日曆　紹興二十四年之詔可固記之矣今　行宮大内之後萬松嶺有地名舊天章閣蓋　六龍南渡之初便有此閣寓於是間日曆又載　紹興十九年正

月壬子從義郎趙子崧投進　太祖御容一軸赴天章閣收奉詔令户部賜絹三十匹蓋先此五年抑又可見故是年之　詔所以專降　旨討論此一閣典故意承平時必已有所重輕矣及考典故　慶曆三年九月三日召輔臣天章閣朝拜　太祖　太宗御容及觀瑞物　熙寧五年九月辛亥編排三司帳案所言　太宗尹開封日移牒三司有御筆見存　詔送天章閣　元豐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書言録事孟述古編排諸房文字得英宗藩邸轉官六件文字　詔送天章閣元豐八年六月十三日　詔延安郡王閤旌節擇日移置天章閣　崇寧元年三月丁巳自天章閣遷　哲宗神御于景靈西宫寶慶殿又更其殿曰重光　宣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詔天章閣崇奉　祖宗神御諸色人並不許抽差夫西清列閣均以奉　祖宗而天章正居其次　太宗御筆當藏龍圖　英

皇告勑當附寶文凡皆置之於是閣神御之在禁中自有欽先孝思殿繖復爲原廟亦當在首閣瑞物已藏龍圖而今天章亦有之哲宗初嗣位藏奉藩邸旌節當是時已有三閣而摘取其中一閣而特藏焉殆皆不容儀測豈剏建有後先制度有崇庳特取其高明伉爽層屋連檻之多者而即安不復計其名耶皆未可知也前乎此對羣臣率在龍圖自慶曆而後多開天章　仁宗之問邊事　神

宗之議官制皆在焉　高宗在東都以諸王
日侍九重故應常見此制一時言揮如諸色
人既不許抽差必亦備官設衛非它閣比息
蹕而南隨寓奉安因即其已然之舊而因之
非有它也可叨與班綴時間自和寧門入趍
外朝則過其下金榜焜燿嘗獲瞻敬每欲以
慶曆而來　聖意之所特屬於是閣者請益
博聞之士而未能焉其它如　日曆　紹興二
十四年九月戊辰常朝宰執進呈禮部太常

寺狀檢會　國朝會要　眞宗皇帝御集於
天禧五年三月戊戌自玉清昭應宮安于天章
閣今來實錄編次　徽宗皇帝御集欲乞於
天章閣安奉候指揮下日閤牒都大主管所
前期於本閣內排辦安設施行　上曰可權
安奉於天章閣候修閣畢日奏告行禮蓋又
不知天章本　眞皇閣名安奉正得其所若
徽宗自有閣名要不可以此爲比也

天章閣官名

祖宗諸閣有其官而無其閣今天下侍從庶
官列職者咸具焉天章閣雖巋然存而乃獨
無爲學士等官者按周文忠必大二老堂雜
誌曰西清閣名皆主於　宸文所謂天章閣
祖宗朝從官人人歷學士待制之類　紹興
以前何嘗不除授如章誼等是也　孝宗一
日宣諭奉使借官令稍新即擬天章閣學士
同僚堅執謂非臣下稱呼予謂龍圖寶文亦
豈臣子事堅不從而止　可嘗考章誼雖不曾

居是官見於行狀所載然　炎興以前是官
實無時不除蓋不可以枚舉及詳考後來所
以避而不名之意殆皆無說可因及讀　中
興會要而後知事始於秦堪乳臭小子輕紊
聖制祖孫相蒙襲以臆決妄議而改百餘年
之典章深可太息　紹興二十一年三月二
十七日右宣教郎新授直天章閣提點佑神
觀秦堪狀近蒙恩除前件職欲乞敷奏依寄
理體例以直寶文閣繫銜庶於稱呼安便

詔改直龍圖閣且列閣所以尊 祖宗揆之以理止當以其職稱今即而稱其名已非 朝廷之制使如堪說則龍圖因堪之所安耶時擒方尸位耄昏百僚畏威廷中要豈無知禮者腹非而不敢議遂使 累朝官制名公鉅儒累為之不疑者一旦廢而不可復重可歎也嘉泰甲子黃文昌由自寶謨閣學士以臺劾降兩職法當得天章直學士徑降為寶文蓋為職三等矣是又沿堪之誤云

敷文閣

紹興十年五月十一日 内降詔曰恭惟 徽宗皇帝躬天縱之睿資輔以日就之聖學因而制治修禮樂恢學校發揮典墳緝熙治具宸章奎畫發為號令著在簡編者煥乎若三辰之文麗天垂光賁飾羣物所以詒謀立教作則萬世殆與詩書相表裏將加裒輯崇建層閣以嚴寶藏用傳示於永久其閣恭以敷文為名秪適舊章宜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以次列職備西清之咨訪為儒學之華寵其著于令 珂謹按典故凡建閣降 詔必著閣之所以名龍圖天章寶文乃 太宗 眞宗 仁宗在御時所建固無 詔書可考而天聖八年十月天章置待制之 詔有曰眞宗皇帝煇赫景炎丕隆寶（高宗廟諱）凡資禮樂之用積成辰象之文俯近禁楹創崇層閣治平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寶文建官之 詔亦曰 仁祖升遐 先皇纂御首命近列論次

遺文鈿軸寶函未終緇錄白雲紫氣遽遂上賓今告畢工肅將安奉則天章寶文四字具見于 詔文矣 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九日改顯謨為熙明閣詔曰 神宗皇帝神心經緯聖學緝熙百度惟新備矣有周之庶事四方其訓巍乎堯帝之成功言則為文昭如雲漢寶之垂世炳若丹青則熙明之意已章大觀二年二月十三日建徽猷閣詔曰 哲宗皇帝英文睿武沉潛無方事天治人彰善

癉惡訓迪在位撫却四夷號令指麾若揭日
月蓋自親覽庶政一話一言罔不儀式刑　神
考之典故緝熙紹復著在簡編與　熙寧
元豐之所行相爲始終在詩有之君子有徽
猷其　哲宗閣以徽猷爲名則徽猷之義尤
著自是而下如煥章建閣　淳熙十五年十
一月九日之詔有曰載稽帝世之隆無越堯
章之煥華文建閣　慶元二年五月十五日
之詔有曰華協堯章之煥文光舜哲之明寶
謨建閣　嘉泰元年十一月十二日之詔有曰
寶列羲圖之秘謨新禹命之承蔽之一言皆
可即見坦明之制固應如此還考敷文則皆
隱其義而無其辭固已疑一時詞臣述作之
未工及考趙彥衛雲麓漫抄曰　徽宗書閣
曰敷文取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
旬有苗格以寓譏誚其刻薄不遜如此是時
秦檜當　國正與珂前所書五字定制者同
一意反覆互考其無　君之心蓋尤不可不

誅焉

直省官

直省官爲諸府賓贊蓋不可闕然頗多猥釀
濫竽者珂嘗考典故亦有其制　元祐六年
八月癸巳　詔直省官宰臣廳以八人執政廳
以六人爲額不得額外增置吏考是時百度
修飭示儉一意端自　朝廷一傳而　崇觀
何翅倍蓰在今日百司率以爲仰給之地在
上者亦憐而不之汰遂不可復裁抑矣

藩邸旌節

光宗即位　淳熙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詔
東宮旌節一副降付天章閣安奉　今上即
位　紹熙五年閏十月九日天章等閣狀將
來安奉　今上皇帝藩邸旌節兩浙轉運司
合行雅飾修換物件并合用朱漆青地金字
牌二面一面上題寫　太上皇帝藩邸旌節
一面上題寫　今上皇帝藩邸旌節所有牌
樣製大小乞令兩浙轉運司委官赴閣計會

合行換造物件候畢日同時安掛 從之此
蓋襲用 元豐延安故事然所以奉安之制
亦於此有考焉

愧郯錄卷第十四

愧郯錄卷第十五 八則

相臺岳 珂

外戚贈王爵

國朝循漢非劉氏不王之制
於贈典亦不輕用 昭憲以 文母基命肇
享天下之養申念外家雖深霜露之感而在
東朝之日淺猶未及褒表 藝祖追惟罔極
孝篤因親 開寶七年四月六日 詔贈曾
祖杜蘊太保祖遠太傅父爽太師追封三世
祖妣劉氏趙氏范氏爲衛燕齊國夫人當時
雖欲行册命竟亦不果又閱再世至于 景
德乃復議加贈三年正月十七日 詔贈蘊
太傅遠太尉爽中書令三夫人改封安魏晉
三國而已惟 皇舅贈太保寧國軍節度使
審瓊贈太尉而次舅贈中書令審進始贈京
兆郡王是秋審瓊改葬陪陵特贈太師中書
令又加贈審進爲尚書令考其贈典每加審
瓊一等殆是以其存日之官品爲次敘非

[illegible]杜氏恩數止於此耳　元德皇后配[illegible]
熙陵是生　眞祖其父乾州防禦使李英母
王氏雖奉冊之後亦未敘邺制逮　大中祥
符元年五月二十一日始　詔贈英爲檢校太
尉安德軍節度使追封常山郡王王氏爲魏
國太夫人蓋以　帝母之貴非常制也然贈
止一代封止郡王若夫　正位中宮初贈三
代則自　孝明而下皆無聞惟　章獻明肅
肇建坤儀早隆　上眷　大中祥符六年六

月十一日　詔贈曾祖劉維嶽忠正軍節度使
檢校太傅祖右驍衛將軍延慶彰德軍節度
使檢校太尉父贈定國軍節度使兼侍中通
永興軍節度使兼中書曾祖母宋氏吳國祖
母元氏許國母龐氏徐國並太夫人此蓋
儷極之優恩亦無徑封王之制通之巳有贈
官蓋　章獻爲美人德妃時巳循常封贈而
致自祖以上則未有爵邑然則是時妃嬪亦
無贈二代之制也　仁宗嗣位　章獻臨朝

乾興元年三月十一日　詔維嶽移鎭寧節加
侍中延慶移建雄節加中書令通追封彭城
郡王宋元龐改封陳衛鄆三國　章惠以保
毓　上躬尊爲皇太妃同時贈祖楊瑫爲安
州觀察使父知儼忠義軍節度使兼侍中祖
母王氏河南郡君母張氏鄭國太夫人蓋雖
太妃亦止及祖考焉　天聖三年正月二十
六日又　詔加贈維嶽彰信節兼尚書令延
慶鎭安節兼尚書令通爲鄭王宋元龐又改

封楚韓魏三國而外戚追封一字王之制始
見于此夷考其時　仁宗以母事　章獻孝
聞天下慶節則朝北面饗廟則冠儀天皆非
平時之禮而通之名又頒之四海上書奏事
科舉程文避之如　宗廟改通判爲同判州
郡之名如通利軍之類亦莫不改尊之至矣
則以命珪荒鄭履要豈後日之所可援六年
正月二十六日又　詔加贈維嶽天平節兼
尚書令延慶彰化節許國公通開府魏王宋

元龐爲安齊晉三國是徹國爲公之始也八
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又　詔加贈維嶽燕國公廷
慶開府通兼中書令宋元龐爲魯越秦三國
是終　章獻垂衣之世二代止於國公祖妣
止於國夫人　郭后爲　仁宗嫡后受冊之
初正丞饋盥薦之禮所謂贈曾祖中書令郭
崇爲尚書令兼中書令贈祖左千牛衛大將
軍守璘爲寧國軍節度使太尉贈父崇儀副
使允恭爲安國軍節度使太傅三世妣鄭李
杜爲燕岐安國太夫人見於　天聖三年正
月二十八日之詔者此　嫡后受冊之典故
也　章懿爲　仁宗之母追冊之後因李用
和有言王隲取索而後加贈所謂贈曾祖太
子少傅李應已爲太傅贈祖太子少師延嗣
爲太師贈父泰寧軍節度使兼中書令仁德
爲尚書令兼中書令三世妣沈汪董爲蔡徐
陳國太夫人繼見於　景祐三年七月五日
之詔者此　母后追冊之典故也惟　慈聖

光獻以元勳之門來嬪　帝室　景祐初元
十一月二十二日初贈祖尚書令冀武惠王曹彬
爲魯王蓋其先自以佐命拓國已啓茅土之
封所以示寵者易地升國而已其他如贈曾
祖太師尚書令萊國公芸爲安國公贈父虞
部員外郎玘爲特進太傅兼侍中曾祖妣張
韓國祖妣高唐劉秦國舒國燕國母馮徐國
亦無異數　溫成席寵父堯封欲開王封
仁宗頻慰公議　至和元年六月十三日追
封　皇后父玘爲東海郡王堯封爲清河郡
王此后父贈王爵之始也而亦止於郡　神
宗篤　慶壽擁佑之恩　治平四年初紹大
統二月十三日亟　詔加贈太皇太后曾祖
芸祖彬父玘皆爲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王
鄧唐韓三國此　祖后三代封王之始也
慶壽在御既久歲時貤恩加荒大國　宣仁
聖烈后之曾祖高烈武瓊固　太平景德勳
臣功在彝鼎與曹武惠彬相伯仲　神宗不

得獨異　熙寧元年初封瓊爲大寧郡王而祖繼勳父遵甫仍未得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又進瓊爲崇王駙至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又偕曹氏褒贈而瓊封魯繼勳封許遵甫封衛此母后三代封王之始也是時　欽聖憲肅以故相向文簡敏中之家俔天作合三宮皆國朝元勲名相事體略同而是年同日放詔曾祖敏中贈秦國公祖傳亮兼尚書令惟父經得封河間郡王猶循用　至和故事不

敢少越　哲宗龔尊號　宣仁垂簾　欽聖遂視　實慈舊比敏中王文安郡傳亮公韓國經王益國敏中之所以先傳亮而得王正以勲德比曹高非以它也　元祐四年敏中遂王定傳亮王衛經王秦三代始皆得封雖歷　崇觀政宣之世封爵稍過差而　昭慈聖獻　昭懐　顯恭　顯肅諸后家皆無此制　建炎中興　憲節從狩漠北　高宗以元妃之重已正椒塗　紹興元年后母能氏

上遺表陳請　皇后受冊當時未曾加恩上諭輔臣曰　朕於外戚不敢有所私也况待遇后家又不敢與　宣和皇后家等前此官邢氏中外親已㳂於韋氏矣今祈請不已於是　詔特贈后父慶遠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邢煥爲少師追封嘉國公　聖慮深微可法萬世還考　宣和母后之家是爲顯仁后自　紹興十年九月十日詔　皇太后曾祖郊社齋郎贈太師岐國公韋舜臣追

封雍國公曾祖母唐國夫人段氏贈楚國夫人祖贈太師追封新平郡王子華追封安康郡王祖母漢國夫人杜氏贈魏國夫人父贈太師追封豫王安禮追封魯王母益國夫人宋氏贈秦國夫人至十二年四月五日又詔皇太后曾祖韋舜臣追封惠王祖子華追封德王而三世始畢王矣猶自正號之後歷十有五年而叙進歷郡若國自公而王不少躐等秦檜當　國掩　建炎　聖謨之懿十三

年四月二日立后五月十六日初　詔封
憲節后曾祖右監門衛將軍贈太傅邢允迪
爲恭王祖中奉大夫贈太師宗賢爲永王父
慶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贈太師楚國公煥
爲安王至二十七日遂　詔封　皇后故曾
祖贈太子太保吳文誠恭王祖贈太子太傅
從亨和王父武翼郎贈太子太師近榮王后
族以初受冊恩不俟褒贈極品三代即正王
爵至是始見之　憲節追褒蓋宗肇端檜之

意可考矣　成穆在　孝宗朝追冊曾祖西
京左藏庫副使贈開府儀同三司郭若節祖
奉直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直卿同贈東宮
保傅　成恭登配曾祖儒林郎吉州吉水縣
主簿贈太子少保夏令吉祖贈太子少傅穀
父贈太子少師協同贈三少見於　隆興二
年正月二十一日二年二月十七日之　詔者
亦不皆得王封也　成肅以　淳熙三年十
月二十三日立而十一月十六日遂封曾祖贈

太保謝忠正爲永王祖贈太傅慶祖爲和王
父贈太師寧爲惠王即用　紹興近制　紹
熙慈懿　慶元恭淑兩家初受冊贈典止於
循進踰年乃王然亦徧三代矣如新興郡王
吳蓋大寧郡王吳益於　憲聖屬爲昆弟亦
得正一字之封蓋又　特恩云

贈官不改國

封國以小大加進或乞不改封則仍舊惟
淳熙十六年十二月九日詔　皇太后曾祖

贈太師追封秦王吳文誠特追封秦王曾祖
母秦魏國夫人王氏特贈秦魏國夫人祖贈
太師追封秦王吳從亨特追封秦王祖母秦
魏國夫人劉氏特贈秦魏國夫人父贈太師
追封秦王吳近特追封秦王母秦魏國夫人
張氏特贈秦魏國夫人三代國名皆不少更
而亦以爲贈典前無此比也吳氏在　高宗
朝　紹興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嘗詔皇后
曾祖母祖母母並已贈吳國夫人本家乞不

改贈俾仍故封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又
詔皇后故曾祖贈太師追封恭王吳文誠追
封慶王祖贈太師追封華王從再追封吳王
父已追封吳王本家乞不改封二十五年十
二月二十五日　詔慶王吳文誠追封吳王
蓋歷三封不改於是三代皆吳國矣與今追
封之意蓋同出一家世爵之願非常典也

鎖小殿子

周文忠必大玉堂雜紀曰　中興後凡除拜

節鉞以上多由中書進熟狀院吏云鎖中左
者文臣也右選者武臣也逐房臨時呼院吏
取索是以知之惟草　后妃太子宰相麻則
不容知快行數十輩來宣召云鎖小殿子既
至便殿　上服帽帶諭以除授之意　御前
列金器如硯匣壓尺筆格糊版水滴之屬幾
二百兩旣書除目隨以賜之　隆興初猶用
此例　乾道以後止設常筆硯而已退則有
旨打造不及例賜牌子金百兩立后升儲倍

之可按此制非　中興後在承平時已有之
蔡絛鐵圍山叢談曰　國朝之制立后建儲
命相於是　天子親御内東門小殿召見翰
林學士面諭旨意廼鎖院草制付外施行其
他除拜但廟堂僉議進呈事得允然後中書
入熟第使御藥院内侍一員持中書熟狀内
降封出宣押當直學士入鎖院竟廼以内降
付之俾草制而已故相位有闕則中外側耳
聳聽一報供張小殿子必知　天子御内殿

者廼命相矣　太上自即位已來尤深考孝宗
廟諱雖九禁至密亦不得預知獨自語學士以
姓名而命之也及晚歲雖倦萬幾然每命相
猶自擇日在宣和殿扎其姓名于小幅紙緘
封垂于玉柱斧子上俾小璫持之導駕于前
自内中出至小殿子見學士始啓封焉然則
小殿子又當在内東門今所紀惟於便殿則
南渡草創蓋惟存其名意而已不必盡合舊
制也

國初宮禁節料錢

内藏有取會之禁宮禁好賜之制外廷莫得而知凡令歲時士庶家以錢分遺家人輩目曰節料或歲正冬節繼之呼博目曰則劇習尚已久亦不究所由始珂嘗讀蔡條鐵圍山叢談而後知 國初蓋已有之 藝祖艱難造邦示儉一意雖千萬世猶可拜而仰也謹備録焉條之言曰副車弟嘗得 太祖賜名詔一以藏之詔曰 朕親提六師問罪上黨

末又曰令七夕節在近錢三貫與娘娘充則劇錢千五與皇后七百與龄子充節料問罪上黨者國初征李筠時也娘娘即 昭憲杜皇后也皇后即 孝明王皇后也副車蓋條謂其弟鞗尚 徽宗女茂德帝姬云

赦宥之數

藝祖在位十九年大赦一郊赦四曲赦三德音六 太宗在位二十七年大赦一郊及耕籍星變冊皇太子之赦凡九德音十四 真宗在位二十五年大赦及封禪祀汾陰聖祖降恭謝上聖號之赦凡六郊及罷兵得雨上聖祖號冊皇太子御樓泛赦凡十二常赦九德音十四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大赦一郊及恭謝明堂籍田祫享毋后不豫星變之赦凡十七常赦七德音十二 英宗在位四年大赦一郊及冊皇太子之赦二德音三 神宗在位十八年大赦一郊及明堂星變神御殿成年穀屢豐冊皇太子之赦凡十曲赦二德音十七 哲宗在位十五年大赦一郊及明堂祖后不豫星變之赦凡七德音十 徽宗在位二十五年大赦一兩郊明堂受寶圭定鼎謁原廟皇子生復熙豐制度收復燕雲之赦凡二十五常赦十四德音二十七 欽宗在位一年大赦及講和之赦二德音一 高宗在位三十六年大赦一郊及明堂皇太子生復辟星變復河南毋后不豫梓宮來歸之赦十九常赦四德音十七 孝宗在位二

十七年大赦一郊及明堂冊皇太子慶壽之
赦十四德音二　光宗在位五年大赦一郊
及聖父不豫之赦凡二略計　建隆庚申以
及　紹熙甲寅凡二百三十有四年凡三百
有一赦實肇於趙韓王普其仁如天之對其
一言興邦之比歟

　祖宗朝田米直

承平時錢重物輕本業具舉故粒米狼戾之
價與今率不侔而田之直亦隨以翔庳　按

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　熙寧二年十一月壬
午　御邇英閣進讀通鑑畢賜坐司馬光呂
惠卿議青苗事司馬光曰　太宗平河東輕
民租稅而戍兵甚衆命和糴糧草以給之當
是時人稀物賤米一斗十餘錢草一圍八錢
民樂與官爲市其後人益衆物益貴而轉運
司常守舊價不肯復增或更折以茶布或復
支移折變歲飢租稅皆免而和糴不免至今
爲膏肓之疾又　熙寧八年八月戊午中書

進呈戶房乞下兩浙提舉水利及轉運司各
差官定驗兩浙興修水利不當事呂惠卿曰
臣等有田在蘇州一貫錢典得一畝田歲收
米四五六斗然常有拖欠僅如兩歲一收上
田得米三斗斗五十錢不過直百五十錢而
今修堤岸所率每畝二百錢有千畝田即出
二百千如何擠得觀　太平興國至　熙寧
止百餘年　熙寧至今亦止百餘年田價米
價乃十百倍蓰如此今蘇湖間上田每歲收

主租一石折糙而計亦止得八斗如江鄉田
上色可收穀四石却可得主租二石舂而爲
米亦止一石而四石之田固不多見也稅尤
重計所得猶不及五六斗耳尋常一縣丞下
鄉點視陂塘已不翅畝費二百而當時已歎
其重今乃反以爲輕耶可爲永慨

　潛藩節鎮

紹興八年十月甲戌左僕射趙鼎罷爲忠武
節度知紹興府議者謂故事當帶檢校官且

忠武乃　神宗皇帝潛藩乃貼麻授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徙知泉州珂按　南渡以後除節鎮犯　潛邸名者不可縷數近世李儀同孝友建奉寧節亦同　高宗舊鎮蓋失於辭於理固不可用也

官稱不避曹司

凡今世避家諱者不避嫌名雖著于令而初無官曹官稱之別珂按唐書賈曾傳父名言忠睿宗時擢中書舍人以父嫌名不拜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曾固辭議者謂中書乃曹司非官稱嫌名在禮不諱乃就職然則中書者曹司也舍人者官稱也又有差別輕重唐人最重諱而所言乃如此與　今制尤不同云

愧郯錄卷第十五

後序

郯猶國也夫子之所辱問焉取而名編撫其意而已不直一愧也嘗試考之士君子之爲學恥一物之不知等千百載而上倚相所未讀序書所弗紀歷歷如一日焉顧於古乎何有而退立人之朝當

今之世於其目擊而身履者疑弗問問弗辨辨弗篤曾猶可以愧贖而謂郯云乎哉郯云乎哉李衛公唐人第一流也其立言以厲世蓋不苟然矣公之言曰臺閣典章本公卿子弟之責亦惟以其所習聞者而誘之也誘斯恕之矣幸生

文明化成之代未能奮己所學策勳觚鉛碌碌以爲世祿蓄人以其習而誘之世即其誘而取之略於遠而問之以邇舍夫古而責之以今非恕何居而且俛而受之又從而文之以辭盍知夫逆求其可承從容丈席間誼國君臣翌然相顧起不期之歎失官之恥徧中

國無能自進於聖人之識則郯固未易企而
亦未易以愧言也愧其所不當愧附其所不
容附吾名贅矣然猶有願言者謂志於愧不
若志於慕愧於怨不若愧於聒請書衛語併
勉方來是歲後三月望珂後序

此宋刻愧郯録八册計十五卷雖其間抄者
七十五葉空白者十葉然以意揣之抄者必
非無據空白者亦是闕疑仍不失爲古書
之舊頃從杭州書友處寄來易白金一
觔而去余取知不足齋所刻本相勘行
款正同空白亦合當是此刻所翻則此
誠祖本矣卷中有楊夢羽圖章知
爲吳郡故物今復得弓王之還不亦
快哉
嘉慶己未冬十月既望書於紅椒山館
蕘圃黃丕烈

袪疑說一卷

（宋）儲泳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祛疑說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儲泳撰。泳字文卿、號華谷、僑居華亭。工於吟咏、其詩集今已失傳。惟詩家鼎臠至元嘉禾志中稍載其遺篇一二而已。是書以平生篤好術數、久而盡知其情僞、因作此以辨之。明商維濬嘗刻入稗海中、而多所刪削、僅存十之五六。題曰祛疑說纂、殊非儲氏之舊。此爲左圭百川學海所載、蓋猶當時完本也。中間惟辨脈一條爲論醫理、墨說一條爲論雜藝、餘皆考陰陽五行家言及闢方士幻妄之術與黃白之說。其論鬼神爲氣之聚散、持煉爲心之誠正。又謂神像之靈、靈於人心。又謂陰陽拘忌之說大而繫者避之、小而緩者略之、合於理者存之、背於理者去之。其言皆平易切實、足以警醒世俗。泳嘗作易說、見於丁易東所引。又嘗爲老子註。蓋雖泛濫道術、而能折衷於經義者、宜其立說之悉軌於正也。

雲間　儲泳

易占說

筮易以蓍古法也近世以錢擲爻欲其簡便要不能盡卜筮之道自昔以錢之有字者為陰無字者為陽故兩背為拆一畫也兩字為單一畫也朱文公以為錢之有字者為面無字者為背凡物面皆屬陽背皆屬陰反舊法而用之故廷安諸學者悉主其說或謂古者鑄金為貝曰刀曰泉其陰或紀國號如鏡陰之有款識也一以為陰一以為陽未知孰是大抵筮必以蓍求為簡便以盡其法余嘗以木為三彈丸丸各六面三面各刻三畫三面刻二畫呵而擲之以盡老少陰陽之變三丸各六面十有八變之義也三面為三乾之九也三面為二坤之六也此用九用六之義也三者乾之一畫函三也二者坤之一畫分二也此參天兩地之說也三丸擲之皆三則成九老陽數也三丸皆二則成六老陰數也兩二一三則成七少陽數也兩三一二則成八少陰數也所用者乾坤之畫以成八卦是乾坤生六子之象也丸象太極之一也三三為乾二二為坤象兩也三丸者象天地人之三才也每丸得數十五洛書皇極數也合三丸之數而為四十有五河圖九宮數也上二則下三上三則下二動靜皆五故五藏於用參以四十五數太衍之數五十也三九成九於上則三九伏六於下此老陽變陰之體也三九成六於上則三九伏九於下此老陰變陽之體也二三相對每丸各具三五此三五以變錯綜其數之旨也體圓而轉變動不居也六位相乘周流六虛也三丸六擲而成卦亦十有八變之義也既無錢背錢面陰陽之疑又合老少陰陽之變嘗於舟中以語同志朱子美大以為然因著其法與好事者同其用

辨脈

醫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所係尤重故世子拜醫重之至也切脈之際沈微弦緊之小差投藥之間表裏汗下之小誤則不復有再生之理此世之所通患然亦在所未暇論夫所謂脈者世皆知王叔和之詩訣矣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此五臟六腑一定之位也醫者於一指之間以前半指為心後半指為小腸他部皆然而或者以六腑乃五臟之應以輕取重按之間為五臟六腑之別切脈之法其說有二彼是則此非彼非則此是部位未定況望其不繆於證耶又有大可疑者婦人之脈惟以尺脈之常盛常弱與男子為相反而脈訣謂反此背看切疑其有說也夫男子婦人形體絕異陰陽殊途也故男生而覆女生而仰男則左旋女則右轉凡陽氣則自下而上陰氣則自上而下男主施與陰主翕受而男子之至命在腎而處五臟六腑之極下女人之命在乳而處五臟六腑之極上氣形皆異脈傳於氣形之間者

也何乃男子之與女人略不少異耶況背看二字殆必有說既言反此又言背看必不止於常弱常強之分而已也又觀褚澄尊生經而前之疑者始以自信世未始有以女人之脉背看如褚澄之說者尊生經曰脉分兩手手分三部隔寸尺者命之曰關去肘度尺曰尺關前一寸為寸左手之寸極上右手之尺極下男子順自下生上故極下之地右尺為受命之根本如天地未分元氣混沌也既受命矣萬物從上而出惟脾為先故尺上之關為脾脾土生金故關上之寸為肺肺金生水故右手之寸越左手之尺為腎腎水生木故左手尺上之關為肝肝木生火故關上之寸為心女子陰逆自上生下故極上之地左手之寸為受命之根本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為先故左手寸下之關為脾脾土生金故關下之尺為肺肺金生水故左手之尺越右手之寸為腎腎水生木故右手寸下之關為肝肝木生火故關下之尺為心男子右手尺脉常弱初生微眇之氣也女子右手尺脉常強心火之位也非男非女之身感以婦人則男脉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脉順指不察乎此難與言醫褚澄尚主為宋駙馬都尉察脉如神著書十篇曰尊生秘經此其一也

辨針

陰陽家之說尚矣其間得失是否未易輕議要亦歐諸事折諸理而已地理之學莫先於辨方二十四山於焉取正以百二十位分金言之用丙午中針則差西南者兩位有半用子午正針則差東南者兩位有半吉凶禍福豈不大相遠哉此而不明他亦奚取爭者先君卜地日者一以丙午中針為是一以子午正針為是各自執其師傳之學世無先覺何所取正而兩者之說亦各有理主丙午中針者曰狐首古書專明此事所謂自子至丙東南司陽自午至壬西北司陰壬子丙午天地之中縱之曰針雖指南本實戀北其說蓋有所本矣又曰十二支辰以子午為正厥後以六十四卦配為二十四位丙實配午是午一位而丙共之丙午之中即十二支單午之中也其說又有理矣主子午正針者曰自伏羲以八卦定八方离坎正南北之位丙丁輔离壬癸輔坎以八方析為二十四位南方得丙午丁北方得壬子癸子午實居其中其說有理亦不容廢又曰日之躔度次丙位則為丙時次午則為午時今丙時前一定之位良亦勞止因著其說與好事者共之但用丙午中針亦多有驗適占本位耳

墨說

製墨之法取煙不過欲其輕遠而水之重輕膠之分兩隨時增減大槩不甚相遠世人往往入他藥以助其黑色發其光焰不知天下至黑何以加於油煙入藥一分減色一分耳惟當事治膠法煎膠之次恐其滯也有藥以醒之恐其烈也有藥以斂之故藥去而

性存膠成而體不雜膠煙之外不用一藥此墨之所謂膠法也夫煙之所以黑者搗練之功也今之製墨者以手搜搦纔則燥裂一再蒸之已失其性況敢搗練千杵耶得製膠之法又能緩膠之性則入鐵石臼中搗之一二千下膠性姤飴惟意所適然後作鋌出煙之黑色發煙之光焰未有過於此者區區秦皮紫草之類適為膠法累耳雅意文房者不可不知此理

行持是正心誠意之學

道家之行持即吾儒格物之學也蓋行持以正心誠意為主心不正則不足以感物意不誠則不足以通神神運於此物應於彼故雖萬里可驅攝於呼吸間非至神孰能與此嗚呼廣大無際者心也隔礙潛通者神也然心不存則不明神不養則不靈正以存之久而自明誠以養之極而自靈世之學者不務存養於平時而遽施行於一旦亦猶汲甘泉於枯井採英華於槁木吾見其不可得矣及其氣索神驚取侮致敗乃歸怨神之不靈法之不驗良可悲也

符印呪訣不靈　祭將召邪

符印呪訣行持之文具也精神運用行持之玄妙也感應乃其枝葉煉養乃其根本不知其根本玄妙而徒倚符印呪訣為事雖甚靈驗亦徒法耳蓋符印本不能自靈依神通而感應苟得感通之道何假符印呪訣哉彼時師不達深妙持將祭則靈之說以愚後人遂使後學一意祭賽損物傷生召引無休求食之𢙣日至月增結成徒黨自謂驅攝揮指如意不知以邪攻邪實有損於行持者之身也余自總角愛行持傳授殆徧法書數箱印幾百顆意謂法止於此道心堅猛天誘其衷忽遇至人授以口訣不出數句遂縱橫於諸法中方知將吏只在身中神明不離方寸符印呪訣皆符合之具也世之志尚清高雅意道法者不可不知此理

呪水自沸　移景法

正法出於自然故感應亦廣大邪法出於人為故多可喜之術余舊見呪水者不施藥物立使騰沸始甚奇之及得其訣乃以豬囊藏袖中用手法助之耳如移景之法類多髣異惟一法如烈日中影人無不見視諸家移景之法特異及得其訣乃隱像於鏡設燈於旁燈鏡交輝傳影於紙此術近多施之攝召良可笑也大抵行持正法不過正心誠意而物格本無心於奇怪之應非如邪法之專於愚世駭俗聳動見聞也至於召雷而雷禱雨而雨此亦誠通物格之妙自然而已豈容以人偽參之哉

叱劍斬鬼

幼時嘗聞一道士有斬鬼之法每置劍空室中以水潠之叱其斬妖對衆封閉來日啓之流血滿地數年後旅寓中得親見此道士既久聞名厚加禮遇而求其法始甚珍秘久之許傳乃出示一草實密以擦劍含水大噴經夕視之水皆血色一見釋然蓋人之與

鬼陰陽一氣耳一氣受形而為人一氣離形而為鬼血因形而生既不受形何從有血天下未有無形而有血者君子可欺以方難罔以非其道惟達理者不受非道之欺

呪棗煙起　呪棗自焦

舊聞呪棗而煙起或呪而棗焦者心雖知其為術不知其所以為術也後因叩之道師乃知棗之煙者藏藥於棗託名以呪然之則藥如煙起其棗之焦者藏鏡於頂感召陽精聚棗就鏡頃之自焦是知奇怪之事非藥則術不足多也

燒香召雷神　錢入水即化

向有行雷法者以夜遊文納數藥合而為香每燒則煙聚爐上入身鳥翼恍如雷神所至發向不知其為藥術也師巫多挾術以欺世向見一女巫應有祈禱必納香錢使自投於淨盂中隨即不見人多神之後得其術乃用蓍礬水銀雜草藥數種埋之地中七七藥成每密投少許於水中錢入即化挾邪術託鬼神以欺世如此類者甚多不欲盡紀姑叙數端以祛後來者之惑

請封書仙

降筆之法甚多封書降筆者最異其封愈多而牢其拆愈易而疾惑而信者多矣不動全封可隨意而書寫或以天麻子油書之不見其跡此實鬼拆書之術耳然有挾此資身者故不欲著其所以拆云

呼鶴自至

向遇一道友能呼鶴雀之類從而求之幾月乃許傳授其法用活雄鴿血書符殺命助靈心已不喜況聲七字呪約旦日散以作用開其呪語盡從反犬有試貍等字方知此為嶺南妖術耳遂不卒受其許後聲知不悅亦就辭去戲尸無益況左道乎好怪傷生尤非仁人君子之事

呼鼠　祛蚊

自幼愛接道友有一人能呼鼠羣聚又之遣去亦能祛蚊自謂以法追禁始亦疑之久相與處察其動靜悉非呪法每欲呼鼠必先期收市狼糞黑犬皮之類惟祛蚊之術不可知一夜酔寢取其篋中香末試燒蚊悉遠去但不知其用藥然汪作荷花香次日叩之微笑不答想亦荷花之類耳

覆射

覆射之法甚多如覆命認錢之類無非暗號如左右多少之類出於算法此不足道惟一法用七言詩兩首括天下字凡有音者皆包羅而不遺兩詩各四十九字分前後片前片四十九字內以三字分上去入聲一字為疊實四十五字耳此四十五字分喉齒唇舌四音後四十九字總括諸韻合成反切故天下字無不可知人但見其或擊鑼鼓或用片紙反覆以錢不知其以四十九字寄倖於此也然可求者字之音難窮者字之體必能通文理而後可學否則亦徒然

爾然立法簡妙不可得以智識推度因書此以廣好事者之見

知術

欺世之術君子之未達者固多察之察而知其所以為邪足矣如知其邪而邪之非上善之用心也故余特叙其術之大槩而不言其全正慮是也

邪正

人惟一覺性耳覺之一字可以斷疑情袪邪妄一雜亂返真常人苟氣字清明心神虛爽邪魅何從而入惟其昏擾濁亂自生顛倒見解故外邪客氣乘之然外邪客氣即我之顛倒見解而已非外來也由內不自正故曰外邪心無所主故曰客氣當知覺性易昏推誠以養之則明定以持之則清清明之極道乃可成盡敬事神不若還以事其性天之神也

鬼神之理

世之論鬼神者有二持福善禍淫之說者泥於有持萬法惟心之說者著於無不究端倪皆非至當夫鬼神者本無形迹之可見聲臭之可求謂之有則不可至於寒暑之代謝日星之運行雷霆風雨之倏變倏化非鬼神之顯著者乎此謂之無則又不可蓋天地之間惟陰陽耳天地者陰陽之祖也神者天之陽精鬼者地之陰氣陰陽者天地之妙用鬼神者陰陽之變化自天統開於子輕清之炁一萬八百年升而為天天之晶華凝結而為日月星辰成象既著功用乃行地統開於丑重濁之炁一萬八百年凝而為地地之靈氣融結而為山川河嶽成形既定脈靈彼召天之一氣到而為清明之神主造化運四時地之一氣鍾而為福德之鬼鎮土守司五嶽如天一生水於北水之精化為玄武位鎮朔方此天地自然之道豈靈而為之哉鬼神者陰陽顯著之名耳二氣運行本無形迹之可見固不可謂之有及其機緘之積錯綜之變則風霆流形妖祥示象此天地之鬼神也故聖人謂鬼神之德易謂鬼神之情狀又其可謂之無乎鬼神者陰陽之粹精也依氣而聚散氣者形之始也氣聚則顯然成象氣散則泯然無跡本於無而出則有出則有而入於無古人謂鬼隱形匿莫知其蹤是也夫幽深寥閴命寂無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若推本則無也或見光景或聞音聲如在其上如在左右者氣感而有也惟人稟陽於天受陰於地生神於陽成形於陰鬼神造化皆備於我特其體有小大故鬼神之功用與天地有等殊耳知此理則知鬼神之情狀

陽神陰靈之說

有客舉倩女離魂話因及張紫陽與雪竇禪師入定事謂雪竇以禪定成至陰之爽故不能持物而還紫陽以金丹凝至陽之神故能持果而返此事之有無不必深辨大槩先輩以此別哲宗與形神俱妙之功用不同耳因語客曰陽神能運物陰神不能運是也今山魈物精邪鬼而已飛瓦走石運致實貨瞬息千

里謂之陽神可乎客不能對後每以此問人莫得其說嗚呼知此說者其知性命之所以不同歟

天道不遠說

嘗觀劉向災異五行傳後世或以爲牽合天固未必以屑屑爲事然殃咎各以類至理不可誣若遽以牽合少之則箕子之五事庶證相爲影響顧亦可得而議乎試以一身言之五行者人身之五官也氣應五臟五氣調順則百骸俱理一氣不應一病生焉然人之受病必有所屬太陽爲水厥陰爲木是也而太陽之證爲項強爲腰疼爲發熱爲惡寒其還雜然而並出要其指歸則一出於太陽之證也猶貌不恭而爲常雨爲狂爲惡也況五官之中或貌言之間兩失其正即素問所謂陽明厥陰之合病也其爲病又豈一端之所能盡哉以一身而察之則五事庶證之應蓋可以類推矣劉向五行傳直指其事爲某證之應局於一端殆未絲體言兩證合病之理也後之人主五事多失其正受病蓋不止一證宜乎災異之互見迭出也局以一證論之未爲得也夫冬雷則草木華發虫螫人多疾疫一炁使然景星慶雲不生聖賢則產祥瑞象見于上則應在于下如虹蜺妖氣也當太妥而見則不能損物百物未告成也秋見則百穀用耗矣或入人家而能致火飲井則泉竭入瞽則化水和氣致祥妖氣致異歷有明驗天道感物如響斯應人事感天其有不然者乎如風花出海而爲颶風山川出雲而爲時雨農家以霜降前一日見霜則知清明前一日霜止霜降後一日見霜則知清明後一日霜止五日十日而往前後同占欲出秧苗必待霜止每歲推驗若合符節天道果遠乎哉感於此則應於彼有此象則有此數乃不易之理也

神像所以靈

或土木像敬而事之顯應靈感此非土木之靈乃人心之靈耳夫壇場社廟或興或廢有靈有不靈者係人心之歸與不歸風水之聚與不聚蓋人者眞靈之靈受中和之氣天地之內莫靈於人人心所聚靈氣之所聚也故得風水之利者氣脉停止人心精爽得以依之此所以食靈而愈興也其失風水之宜者和氣不聚人心精爽無所依棲隨而渙散此所以日廢而不靈也凡壇場立於風水會聚之地而人心歸鄉未有不靈而福德者愚人不知此理欲助其靈乃取活蛇生雞或縛獼猴藏於土木偶之腹此非助靈之道實助其妖孽耳知者不可以不戒

陰陽家多拘忌

太史公言陰陽家多拘忌信哉斯言將盡從之則彼可此否不勝其牽制將盡弃之則禍福顯驗有不可誣者然則何爲而可余爲之斷曰大而緊者避之小而緩者略之合於理者從之悖於理者去之如太歲一星（凶元解非歲星也）九梁會煞之類此大而緊者所當避忌如蠶室太陰狼藉流財之類此小而緩者可以略

去不必盡求合也如歲位吉凶九宮飛門六壬之四殺沒於四維六神制於六道遁甲之趍三避五逼迫刑格旨意玄微立法深妙皆萬世不可刋者所當遵用夫復何說如四衝所通忌活曜則取以爲吉三方實殺法五符謂百無所忌不通於理焉可準憑論陰陽者既知去取又當以胸中活法參之如金神惡殺也其權司秋其位居兌正秋作之復值巳酉丑地決不免禍如作於冬或值丙離權去勢衰未爲深害即此而論則活法可類推矣故曰安得圓機之士語九流乎此太史公之微旨也夫人生天地間應變酬酢未有不爲陰陽束縛者焉可不知所趍避哉惟君與相勢位力量可以斡造化贊陰陽鎮靖方隅制伏神煞下此所不當忽也至於窮理盡性之聖賢得道心空之高士離五行超物外天地不得違其機鬼神不得窺其迹豈陰陽所能籠絡哉如此者又不可以槩論

辨身壬法

陰陽家多拘忌違者固不當一切求合然吉凶影響要不可廢如酒醋遇弦而生涎糟醬遇潮而作湧鷄子日中則正日昃則偏鵲避歲君燕避戊己一氣運化萬物莫逃人亦天地之一物豈能獨立於陰陽之外哉自羲和之學失其世守而文字之傳或多剽切世罕精於此道如造作一法人所當用大要先論身壬之法則大不可曉夫所謂身壬者陰陽一命皆起於壬也其詩有曰陽遇牛門當返照陰逢雞犬須回故十歲起亥陽命遇丑而返陰命遇酉而回舉世用之殊不察理之所在其法一十起亥二十在戌三十在子四十在亥矣今逐年行運三十九歲在卯四十乃在寅寅與亥相去四位一凶一吉何去何從先賢立法宜不如此之舛且戾也惟朱子美家藏鼻祖松窗得其全法頗合於理未嘗語人其詩有曰陽遇牛門當返照陰逢雞犬須回跳過三宮雙女位一年一位逆歸來陰遇午申爲大利陽逢寅子永無灾得此全法乃合身壬之運其流年所至與起數脗合如四十在亥流年四十亦至亥並無差舛乃知剽切之學誤天下後世多矣此大而要切若其疎繆且如此況其他星煞乎大抵吉凶星煞不外乎數此法自壬而起壬水數一故起法悉本於一運於三而成於五合三五一之數以爲用此所謂身壬之法也立法而不本於理不合乎數吾未敢以爲智者之術法也陽命一十起亥二十子三十丑三十一歲一位而在巳順至子得四十陰命逆行一十起亥二十戌三十酉三十一申二十四至巳三十五丑

赤口煞

赤口小煞耳人或忤之率多鬬訟原其起法以四位求之常值於巳以十二支求之常值辰戌蓋魁罡乃天之惡神巳位屬蛇有嚙人之毒也然用之亦活法不可以此小害遽廢良日如赤口值寅巳酉戌則不可用餘皆無害蓋四位所屬皆能以口傷物其煞乃

行他位值之不必盡避

驛馬是先天三合數

八卦未畫數泯於理自天出河圖而後有先天之八卦先天之數由是出焉故大撓氏作六十甲子亦以一二三四五而定火土木金水之數聖賢立法未行不參於理本於數若也今世之所謂驛馬者先天三合數也先天寅七午九而戌五合數二十有一故自子順至申凡二十有一而爲火局之驛馬亥卯未之數四六與八合爲十八故自子順至巳凡十八而爲木局之驛馬木火陽局也從子一陽而順轉金水陰局也從午一陰而逆　行故申子辰之數七九與五合爲二十有一故自午逆至寅凡二十有一而爲水局之驛馬巳酉丑之數四六與八合爲十八故自午逆至亥凡十有八而爲金局之驛馬此驛馬之法所由立也

三刑是極數

子卯一刑也寅巳申二刑也丑戌未三刑也自卯順至子子逆至卯極十數而爲無禮之刑寅逆至巳巳逆至申極十數而爲無恩之刑丑順至戌戌順至未極十數而爲恃勢之刑故皇極中天以十爲殺數積數至十則柔空其數天道惡盈滿則覆也此三刑之法所由起也

六壬三殺乃先天四衝數

壬式之忌莫大於三煞三命家謂之破碎陰陽家之用莫先於身壬而身壬之忌亦莫大於三煞犯之則禍常不赦世人徒用之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蓋巳酉丑者五行之殺氣也而巳酉丑之所以爲殺者先天數之四衝也夫子午之數各九卯酉各六總爲三十自子順行極三十而見巳是爲四仲之正殺寅申各七巳亥各四總二十有二自子順行極二十二而見酉是爲四孟之正殺辰戌各五丑未各八總二十有六自子順行極二十六數而見丑是爲四季之正殺此壬申三殺之所由起也

貴人是十干合氣

甲戊庚牛羊乙己鼠猴鄉自昔相傳以爲貴人或者謂當以甲戊在牛羊云云庚辛逢馬虎爲是兩位各主兩干在字與庚字相類六字與庚字相若此乃傳寫之誤始亦疑之後得其法則知當以古法爲正此特後人妄議之耳蓋貴人者十干之合氣也其法以十干布十二支而辰戌不居對衝爲虛夫辰戌乃貴人之獄所以不居貴人相對爲天空故虛其衝也日貴順布甲在子（甲與己合己貴在子）乙在丑（乙與庚合庚貴在丑）丙在寅（丙與辛合辛貴在寅）丁在卯（丁與壬合壬貴在卯）戊在巳（戊與癸合癸貴在巳）午爲對衝則虛之己在未（己與甲合甲貴在未）庚在申（庚與乙合乙貴在申）辛在酉（辛與丙合丙貴在酉）壬在亥（壬與丁合丁貴在亥）癸在丑（癸與戊合戊貴在丑）十干順布十位已周乃再以十干起申逆布之以求夜貴以甲在申乙在未丙在午丁在巳戊在卯寅爲申之衝則虛之己在丑庚在子辛在亥壬在酉癸在

未一逆一順而晝夜二貴定矣且甲之起於子申何也蓋貴人屬土正位丑未乃坤卦二五黄中之合氣也先天卦之坤在正北子位河圖之坤在西南申方故晝夜二貴所以起於子申也布而為圖一見可決

黄白之術

世以黄白之術自詭者名為燒客又曰爐火小則輕度金銀以為修制大則結成丹母名曰匱鼎符熱雀不生鳳狐兎不乳馬之文以證用母之說或切其真母易以他物或制而為匱以邀重謝凡水銀入匱必食其母以成寶再三為之母氣既竭金銀已盡則水銀為煙焰之歸矣或有用汞以取銀之體用藥以食金之色養火見寶名曰陽窓取母或以金銀為鼎器實水銀於草藥煉而成寶名曰玉女䯬身或以水銀膽凡煉於鐵鼎食頃成就然其體似銀則色黄而體頑似金則體堅而色淡似銅則質潤而色鮮蓋水銀食鐵之英華以為體膽凡變鐵之類色以為黄白謂轉身便成真寶未有不為所欺者如葉荷之有水銀灰莧之有鉛錫皆在七十二種龍牙草藥之數此又爐火中之可觀者下此皆無足道不欲詳述士志於道幸勿於此加意

燒金煉銀

道家有金丹之說故學者多以煆煉黄白為事不知金丹者人之真陽乃向上妙道借喻為金即禪宗之所謂金剛不壞身取其不生不滅永劫長存具不漏之體也丹者乾為大赤純陽乾金故號為丹豈徒以黄白為事況黄白之術神仙用以助安貧樂道之士今志求黄白者心已貪甚豈肯授此以遂其貪哉借使得之日成萬兩何救於生死大事況獲不易可得遂使設欺規利之徒投其所好多致敗家不思彼有是術自能致富惟恐人知又何待以傳授資身也大抵志於黄白者已非清高之士豈足以學道哉

煆硃砂說

硃砂體陽而性陰故外色丹而中含真汞也用遠志龍齒之類煆之則可以養心用枸杞地黄之類則可以補腎用南星川烏之類則可以驅風以胡桃破故紙之類則可以治腰腎以川椒厚朴之類則可以實脾氣隨其佐使而見功無施不可向昧此理每得一方守以為法歲月浸久所收既多所知稍廣因悟此理其後隨意用藥煉之無不適用每恨見之不早因以所得著之或可為服食之助老於煆煉者試以此說質之亦必點首

服丹藥

金石伏火丹藥有嗜欲者率多服之冀其補助蓋方

書述其功効必曰益壽延年輕身不老孰況此説服之無疑不知其爲害也彼方書所述誠非妄語惟修養之士嗇慾既寡腎水盈溢水能尅火恐陰陽偏勝乃服丹以助心火心爲君腎爲臣君臣相得故能延年況心不外役火雖盛而不炎以火留水以水制火水火交煉其形乃堅雖非向上修行亦養形之道也彼嗜慾者水竭於下火炎於上復助以丹火烈水枯陰陽偏勝精耗而不得聚血涸而不得行況復喜怒交攻抱薪救火發爲消渴發爲癰疽或熱或狂百證俱見此丹藥之害也人既不能絶慾惟當助以温平之劑使榮衛交養有寒證則間以丹藥投之病去則已或者不知此理每恃丹石以爲補助實戕賊其根本耳豈善攝生之道哉

論男女之分生殺之炁

兩儀立天地之體一炁妙陰陽之用一闔一闢之間陽生陰殺貫乎万有受其正氣則爲人宂雜之氣爲異類莫不有雌雄爲原其受氣之初闢炁爲男闔氣爲女一闔一闢男女攸分道藏所載以龍吟虎嘯不後不先爲結胎之始以精血相包處内處外定男女之像是則是矣殊不知所以使之然者蓋有自然而然者矣使之然者其動静闔闢之機乎人之生也以此及其死也亦然其日而死則受其日之殺氣此理蓋行乎其中而不可見者也陰陽家所載有雌煞有雄煞有出有不出爲其説似不可信然雌煞不出則死者之右足鉗而向左雄煞不出則死者之左足鉗而向右雌雄煞皆不出則左右足皆鉗而相向皆出則左右足皆向外而不鉗豈非生殺之炁貫乎萬有而著見於外之象乎一炁之至著而可見者莫八風若也是故春而南風則雨夏而北風亦然八節之日風來正位則百穀成熟失位則否生殺之炁行乎其中風其發見者也嘗觀圃人當春之接花木一値南風十有九死雖老圃莫知其所以然者當盛陽而陰氣應也嗚呼人受天地之正氣以生蓋亦謹闔闢之機以全是炁之正乎不然則中立於兩間何所恃而生乎格物之士試深思之

龜卜説

龜卜之法自古有之周官立龜人之職洪範叙稽疑之疇太史著龜筴之傳理不可廢自官失其守世莫有精其術者洪範所載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而食墨不食墨之説未明焉太史公分四時而定吉凶以横正安節觀其身以盻開俛大觀其首足而兩蒙之説不及焉今之龜人又不過定五鄉動静首足盻直而已小得大資莫詰其奥然其説亦復有三焉一兆固有五鄉首甲乙而足壬癸此舉世之所通用或以日辰爲祖而定五鄉之變如丙丁日則首起丙丁而次戊己庚辛居戊己之中位甲乙乃居足爲十干皆然而甲乙之日乃居甲乙之正位謂古人以甲乙日爲起例而後人遂以爲定例也或又以本位爲祖

而變五鄉之用如腰金之兆金位也則以甲乙為財爻金克木也以丙丁為官鬼火克金也木兆則以戊己鄉為財爻庚辛鄉為官鬼其說尤為合理而又有一法則以五鄉之動者參其為金木水火土之象隨本鄉而定吉凶如甲乙之鄉動而有金之象則為官鬼有水之象則為父母戰則不祥相生則吉所謂動者驛也戰者克也彝若食墨也蒙者不食墨也太史公以四時定吉凶其亦曰辰變五鄉之義乎出無造妙之學其孰從而質之

刻漏說

自古刻漏必曰壺大幾何受水幾何又有水重水輕之別漏烏之消吐水如髮惟恐不細向製此器以備火候之用出水入水為製不同大抵一塵入水漏烏旋塞未嘗有三日不間斷者中夜以思忽得其說但使漏烏之水大如中針則小小塵埃隨水而下不復可塞不過倍受水之壺而已製器一成不復間斷深思其故始得其說因著之以傳好事者

大五行說 近世謬說黃牛甫大五行歌附會不經曲為之說不足取

向為先子卜地偏叩日者就參地理之學雖各守其師說深淺固未易知但二十四位之五行亦有兩說莫之適從自古所用大五行雖郭璞元經亦守其說謂之山家五行然先輩皆謂莫曉其立法之因疑無可攷之理古今豈肯通用而不疑者哉近世蔣文舉只用正五行以配二十四位壬癸亥子為水丙丁巳午為火一如三命六壬之說自謂得楊松筠之學又有蜀中一家謂是希夷先生之傳亦以子亥為水巳午為火與蔣說同而獨以壬位為火其書則闔闢八卦消息律呂其行山定穴一以卦象律呂為本上生下生如黃鍾用林鍾之類是也年月日時則用卦氣生旺如辟乾候大有之類是也其學行於東川為書十篇卦爻律呂之用有陰有陽有消有夜有生有合其立法雖與蔣氏不同而五行之說甚不相遠然則大五行之說果可廢乎可得而廢則古人何以更相傳襲而用之於是深思其理求之太一統紀之數而不可得求之皇極先天中天之數而不可得求之後天化合五運六氣之說而不可得反而求之卦畫於是得其說焉分列于右庶幾易見

乾卦納壬甲　乾為天天一生水

水
戌 壬戌水　子 坎正卦　寅 甲寅水　甲 甲屬寅 乾卦納甲
辰 壬辰水　巽 巽屬辰　申 甲申水　辛 乙酉水 辛屬酉

戌屬乾自戌順一周匝至辛而極乾陽極而變

坤故辛納乙

坤納乙癸　坤為君火

火
午 離正卦　丙 乙巳火 丙屬巳
乙 坤卦納 甲　壬 乙亥火 壬屬亥

坤用乙而不及癸者亡六癸皆不化火也癸卻自化木

木
卯 震正卦　艮 癸丑木 艮屬丑
未 癸未木　巳 己巳木

金 酉兌正卦 乾乾屬戌庚戌金
亥辛亥金 丁兌卦納甲
土 坤坤卦本宮正 丑辛丑土
癸癸屬子癸子土 庚庚納申戊申土
木受坤化終於巳之陰土
土受乾化終於戌之陽土
乾用壬申而生水坤乙生火而癸生木各主八位乾坤用足數以長男長女庚辛運化金土攸定五氣迭布造化之功備矣本以卦畫象數參之六十甲子始得窺其立法之端倪不悖經旨允合象數後有明者不易吾言矣

大五行出於乾坤者十二位出於六子者亦十二位合六子足以當乾坤之數蓋乾坤之策三百六十合六子之策亦三百六十足以當乾坤之策也但郭景純所載未本屬木而金土木各得四位故山家五行篇曰癸丑坤庚名稼穡艮震巳未曲直瑧今皆以未屬土殆必有所據其理亦通木三金四土五是也然一爲數之元總攝八位可也火何以不二不七而四耶二說未知孰是將以質諸專門之學造理之士云

山家五行郭景純既以名篇又於葬元一篇論坎坤水土之山則曰崇土益申長生位也及論艮山則曰崇土益亥非木之長生乎論巽山則曰崇土益申水長生也此又景純筆之書而用大五行之明證也

醫書有左癱右瘓之證人身一氣脉也一息往來得節毛竅何往不達及其感疾左癱者病不及右右瘓者病不及左五臟六腑一而已矣豈有限界使左之病不得右而右之病不得左耶夫五臟皆一而腎獨有二左爲腎而藏精右爲命而藏氣神依氣立故曰神門配壬子之水是以人之精敗者必左癱氣敗者必右瘓兩腎各有所主故其病亦各有所歸壬子一位也子屬水而壬屬火左腎配子右腎配壬子水爲精壬火爲神五臟猶五行也六腑猶六神也甲乙配青龍丙丁配朱雀庚辛配白虎壬癸配玄武戊乃配勾陳巳乃配螣蛇蓋坎水納戊離火納巳故五行而有六神猶五臟而有六腑壬火子水之說近取諸身理尤明甚

辨歲本說

明汝嘉歲本論謂今夜之子時即是來日則今年之子月當爲來年立論詳而易明引證的而易信故近世多以十一月爲來年向因先子葬用子月悉主汝嘉之說或謂春夏秋冬一歲之叙也豈有冬而後春之理帝堯之曆象授時亦首春而次夏夫子謂行夏之時以其得天道之正也兩說交戰于中深思其故久之乃得其說然後決以吾夫子之言爲正夫每日之有十二時者太陽隨天之運而周行於方隅之十二位也故日到子方則爲子時到午方則爲午時每年之有十二月者太陽躔天而歷於天輪之十二星次也是以日次子位當虛宿之躔度而立春虛乃子

位之正天中之一陽也天道左旋日次子而為春之正月次亥為二月次戌為三月左旋而曆十二位以定十二月也地道右旋故每日之太陽在子位為子時順子丑寅卯歷十二位而定十二時也蓋太陽每一日順行十二方隅而為十二時太陽每一歲逆躔十二星次而為十二月胡汝嘉不曉曆法故為此論知天道更新於子而不知太陽次天輪之子為更新也是說也惟深於星曆者知之

正月建寅太陽次虛太陰次危日月皆在天輪之子位此天道之一陽更新也

貴耳集三卷

（宋）張端義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貴耳集一卷、二集一卷、三集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張端義撰。端義字正夫，自號荃翁，鄭州人，居於蘇州。端平中應詔三上書，坐妄言韶州安置。此書即在韶州所作。凡三集，每集各有自序。初集成於淳祐元年。序言生平接諸老緒餘，著短長錄一帙，得罪後爲婦所火，因追舊事記之，名貴耳集，以耳爲人至貴，言由音入，事由言聽，古人有入耳著心之訓，且有貴耳賤目之說也。集末一條，自序生平甚悉。二集成於淳祐四年。三集成於淳祐八年。其書多記朝廷軼事，兼及詩話，亦有考證數條。二集之末綴王排岸女孫一條，始涉神怪。三集則多記猥雜事，故其序有稗官虞初之文也。書中如論制誥，引陸游南唐書載李煜詞臣有陶穀徐鉉。考陶穀由晉漢周入宋，未仕李煜，南唐書亦無此文也。論物從中國，名從主人，引穀梁傳謂長狄謂善稻爲伊緩。考穀梁傳乃吳謂善伊謂稻緩，不云長狄也。論易卦謂漢之周易不以乾坤爲首卦，然後知揚雄太元經以中孚爲首卦，即漢之易。考卦氣起中孚，見易緯稽覽圖，即孟喜六日七分之法，非易卦之次序也。論春秋謂王安石黜春秋非聖經，故元祐諸人多作春秋解，自胡安定先生始。考胡瑗仁宗時人，不及見熙寧之制也。論施宜生日射三十六熊賦，謂熊即侯也，非獸也。案據史載金海陵王校獵國中，一日而獲三十六熊，廷試多士，遂以命題，則熊獸也，非侯也。論藝文類聚以鷄爲稽山子，以驢爲廬山公，吳越毛勝作水族加恩簿，祖歐陽詢之遺意也。考此乃藝文類聚禽部獸部集錄舊文，非詢作也。論伶官謂自漢武帝時東方朔以詼諧進，案優施遠見春秋，不始於朔。朔自官大中大夫，非伶人也。觀其三集，大抵本江湖詩派中人，而負氣好議論，故引據非其所長，往往顛舛如此。然所載頗有軼聞，足資考證，其論詩論文論時事，皆往往可取，所長固亦不可沒焉。

貴耳集卷上

宋　鄭州張端義著

明　虞山毛　晉訂

余從江湖遊接諸老緒餘半生鑽研僅得短長錄一帙秀巖李心傳先生見之則曰余有朝野雜錄至戊巳矣借此以助參訂之闕余端平上書得罪落南無一書相隨思得此錄增補近事貽書索諸婦報云子

錄非資治通鑑奚益于遷臣逐客之久矣余悒怏彌日歎曰婦人女子但知求全于匹夫斯文奚咎焉大抵人生天地間惟閒中日月最難得使余塊然一物與世相忘視筆硯簡編爲土苴固亦可樂幸而精力氣血未衰豈忍自叛于筆硯簡編之舊對越天地報荅日月捨是而何爲耶因追憶舊錄記一事必一書積至百則名之貴耳錄耳爲人至貴言由音入事由言聽古人有入耳著心之訓又有貴耳賤目之說悵前錄之已灰喜斯集之脫藁得婦在千里外雖聞有此錄束縕之怒不及矣錄尾述其大畧竊比太史公自序云淳祐元年十二月大雪日東里張端義序

思陵偶持一扇題祐陵御筆畫林檎花上一鸜鵒令曾覿進詩云玉輦神遊事已空尚餘奎藻寫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意盡在蒼梧落照中思陵感動出涕桯史所載康與之非也

孝宗朝尚書鹿何年四十餘上章乞致其事上驚諭宰臣問其由何對臣無他顧德不稱位故稍矯世之不知分者耳以此語奏上姑遂其請在朝者皆以詩祖之何歸遂築堂扁曰見一蓋取人人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之句

慈聖一日見神考不悅問其所以神考荅曰廷臣

有謗訕朝政者欲議行慈聖曰莫非軾轍也老身嘗見仁祖時策士大悅得二文士問是誰曰軾轍也朕留與子孫用神考色漸和東坡始有黃州之謫在臺獄有二詩別子由詩奏神考慈聖亦聞之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柏臺霜氣夜凄凄風動琅璫

月向低夢遶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獄中聞湖杭民作解厄道場累月故有此語

徽考寶籙宮設醮一日嘗親臨之其道士伏章久而方起上問其故對曰適至帝所值奎宿奏事方畢始達上問曰奎宿何神答曰即本朝蘇軾也上大驚因是使姦能之臣讒言不入雖道流之言出于惝恍然不爲無補也

壽皇未嘗忘中興之圖有新秋雨霽詩云平生雄武心覽鏡朱顏在豈惜嘗憂勤規恢須廣大曾作春賦有曰予將觀登臺之熙熙包入荒之爲家穆然若東風之振槁洒然若膏雨之萌芽生生之德無時不住又何羨乎炫目之芳華示徐本中命其校訂曾覿因譖徐云上春賦本中在外言曾爲潤色壽皇頗不悅本中自知闕換集

英殿修撰江東漕後許國用此典故換文階端平間試詞科出壽皇春賦頌試者皆不知之此無五十年間事士大夫罔聞之矣

孝宗幸天竺及靈隱有輝僧相隨見飛來峰問輝曰既是飛來如何不飛去對曰一動不如一靜又有觀音像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要念觀音菩薩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因進圓覺經二句使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經本四

字一句以三句合而爲二句孝宗大喜有奎翰入石

漢初黜中韓崇黄老葢公有曰治道貴清靜仲舒三策本于黄老不失爲儒者積至五七百年東晉清談之士酷嗜莊老以曠達超詣爲第一等人物

德壽中興之後壽皇嗣服之時莊老二書未嘗不在几格間或得一二緗黄之講說息兵愛民不

事紛華深得簡淡之道外庭儒者多以此箴規惟呂東萊言之甚切嘗讀中庸大學之書不當流異端之學殊不知聖心自與此理圓明雖曰異端曰有理到處尊經之意不得不嚴

章聖講周禮至典瑞有琀玉問之何義講官答曰人臣卒給之琀玉欲使骨不朽耳章聖曰人臣但要名不朽何用骨爲

德壽與講官言讀資治通鑑知司馬光有宰相度量讀唐鑑知范祖禹有臺諫手段雖學士大夫未嘗說到這裏

韋太后自北歸有四聖一圖奉之甚嚴委中官張去爲建四聖觀秦相偶見之問所以然退以堂帖呼張去爲張窘甚泣告太后思陵因朝退語及建四聖觀本末秦相奏云先朝政以崇建宮觀致有靖康之變內庭有所營造豈容不令外臣知之中貴自專非宗社之福即日罷役改爲

都亭驛後三年思陵諭秦相以孤山爲四聖觀殿宇至今簡陋

德壽在南內壽皇奉親之孝極盡其意德壽好遊樂壽皇一日醉中許進二十萬緡久而不進德壽問吳后北內曾許進二十萬緡何不進來吳后云在此久矣偶醉中奏不知是銀是錢未敢遂進德壽云要錢用耳吳后代進二十萬緡壽皇感吳后之意調娛父子之歡倍四十萬緡以

獻本朝女后之賢皆類此也

曾懷在版曹效蜀中造會子始得三百萬孝廟在宮中積三百萬見錢準備換會三五年浙中粟賤造六百萬爲和糴用繼後印造不止六百萬萬矣辛未以二易一當時議者必曰貽害于後今以五易一倍于二易一矣十七界不及六十七文行用殊不知十九界後出又將十八界以十易一矣此一項利害難以虛言勝愚民之術

至此而窮學士大夫强出新奇欲行稱提之法愈稱提則愈折閱矣有一小喻子譬如寒士將一褐行質于子本家無錢可贖欲往其家講說語孟汝將所質見還天下必無此理今之稱提空談何異講語孟而取質也

秦會之當國偶虔州賊發秦相得報夜呼堂吏行劄數日以賊聞一日德壽問虔州有賊何不奏聞秦云小竊不敢上勞聖聽陛下何以知之上曰普安說秦旣退呼堂吏云普安一宮給使請俸不齊取榜來遂罰兩月壽皇聖度高遠亦不以此爲意議者疏秦擅專之罪德壽建思堂落成壽皇同宴問德壽何以曰思堂德壽答曰思秦會也由是秦氏之議少息

壽皇忽問王丞相淮及執政近日曾得李彥穎信否臣等方得李彥穎書紹興新造蓬萊春酒甚佳各餽送三十樽壽皇曰此間思堂春不好宰

執卻不敢受嘉定以來有珠玉之貢闕此可愧矣

壽皇議遣湯鵬舉使虜沈詹事樞在同列間發一語操吳音曰官家好獃此語遂達于上大怒差四從官審責沈曾與不曾有此語對云臣有此語即日謫筠州湯侍御史使虜壽皇專差中貴晌貽等人使回程先取國書星夜以聞壽皇得之啓匣元封不開國書復回湯以專對失職得

謫湯以先言有驗得歸
石湖范至能成大以中書舍人爲所請使至虜庭頗立節葛王臨辭有言曰天下是天下之天下有德者得之但使宋帝修德而已不憂天下之不歸壽皇所以聖德日新基于此也
壽皇欲除知閤張說簽書樞密院在朝諸公力爭獨石湖不荅或者皆疑之忽一日壽皇語及張說石湖奏云知閤如州郡典客不應使典客便

與知閤通判同列何以令衆庶見壽皇感悟遂寢此除易曰納約自牖此之謂也
周益公以內相將過府壽皇問欲除卿西府但文字之職無人可代有文士可薦二人來益公以龎祐甫崔敦詩薦上問曾見他文字否公云二人皆有所業內蜺歌甚好可進來是年適郊祀公即日進入壽皇後與公言龎之文不甚溫潤崔之文頗得體崔自運司斛面官除祕書省正字兼翰林權直權直自崔始
孝宗萬機餘暇留神棊局詔國手趙鄂供奉由是遭際官至武功大夫浙西路鈐因郊祀乞奏補懇祈甚至聖語云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久之云卿與後省官員有相識否趙云葛中書臣之恩家試與他說看趙往見葛具陳上言荅曰爾是我家裏人非不要相周全有礙祖宗格法技術官無奏薦之理縱降旨來定當繳了後

供奉闕從容奏曰向蒙聖旨今臣去見葛中書具說堅執不從壽皇曰秀才難與他說話莫要引他趙之請乃止壽皇聖明非特處君子有道雖處小人亦有道也
葉丞相顒與林安宅最厚嘗有簡往來丞相之子用林簡粘于壁林後為丞相見之不樂而去林後除察院首章論丞相由是去國疏上事以風聞彼時君臣得以自通葉抗章自辨壽皇付棘

寺窮究林之所言乃是葉衡丞相之事林以誣
罔得譴葉再相
孝皇同恩平在潛邸高廟乃書蘭亭序二篇賜二
王依此樣各進五百本孝皇書七百本上之恩
平卒無所進高廟賜二王宮女各十人普安問
禮之當何如史浩云當以庶母之禮待之高廟
問二王待遇之狀言普安加禮恩平無不昵之
者大計由此而決

殿司軍籍闕招三千人諸軍掠人于市行都騷然
有軍人秦忠楊忠擅入胡珍家毀擊器具送棘
寺上欲以軍人秦忠楊忠與百姓陸慶童皆從
軍法浩曰況百姓自有常法豈可一旦律之軍
法孝皇大怒浩奏陛下惟恐諸軍有怨言故必
欲兩平其罪以安此心不思百姓不得其平其
出怨言亦可畏也陳勝吳廣等死國可乎上變
色震怒曰如此則以朕比秦二世也上拂袖徑
降旨密院施行浩以自念備位宰相言不見聽
使民無罪以死法即奉祠相不及數月而去
莫濟宰錢塘眷縣有一老兵醉入縣咆哮無禮不
問其從來杖而去之即德壽宮幕士也大璫奏
知高廟大怒宣諭孝宗莫濟即日罷一年後偶
常州闕守宰執奏欲得有風力之人可以整頓
凋弊孝宗云朕有一人向曾打德壽宮幕士者
莫濟也即知常州莫濟作邑及年而得郡孝宗

不次用人如此
憲聖在南內愛神怪幻誕等書郭彖睽車志始出
洪景盧夷堅志繼之唐已有此集三卷夷姓堅
名也宣和間有奉使高麗者其國異書甚富自
先秦以後晉唐隋梁之書皆有之不知幾千家
幾千集蓋不經兵火今中祕所藏未必如此旁
搜而博蓄也
南軒自桂帥入朝以平日所著之書并奏議講解

百餘册裝潢以進方鋪陳殿陛間有小黃門忽問左司甚文字許多張南軒斥之曰教官家治國平天下小黃門答云孔夫子道一言可以興邦孝宗聞此言亦笑東萊修文鑑成獨進一本于上前滿朝皆未得見惟大璫甘昪有之公論頗不與得旨除直祕閣爲中書陳騤所繳載于陳之行狀

哲廟紹聖四年進八寶改元符元年至三年泰陵

上仙嘉定十七年得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盧祖皋在玉堂草詔用元符典故太學前廊葉榮征與盧言詔不當用元符事盧始驚芽不願推寶賞改崇慶元年至三年茂陵上仙其亦偶然相符如此

濟邸擇妃大璫王俞來宣押憲聖之姪孫女獨尊長節度使吳鑄不悅同姪孫女辭家廟鑄乞與大璫言乞奏知中殿臣家自有憲聖可以主張門戶甚次第光輝不藉此女只有疎脫大璫云只是官家中殿聖意節使如何有此說鑄云他父母不曉事非鑄本心他日必爲憲聖累黃道鑄不曾說後有黃冠之命鑄亦可謂賢矣

宣和間有詔表文語忌詔云朕篤奉先烈表云陛下德邁九皇劄皇子文有克長克君此劉嗣明撰也容齋隨筆云京師二吏一翰林孔目官不肯進克長克君之文一太常書史劉珏奏用祭

服克軍禍吏云在禮祭服弊則焚之雖國家危迫不當以常時論然容臺秉禮俟朝廷索則予之賢于背禮而先獻也

泰陵書戒石銘賜郡國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用蜀檮杌中所載孟王昶文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

天難欺賦輿是切是國是資朕之賞罰罔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爲戒體朕深思凡二十四句祖亦可稱後熙陵表出言簡理盡遂成王言

趙忠定庚申生韓平原壬申生繼庚申史忠獻甲申生繼壬申鄭左相丙申生繼甲申四申相乘自古罕有癸丑狀元陳亮死之乙丑狀元毛自知降第五甲丁丑狀元吳潛造闕後遭論四十

年間有四申三丑之驗（遭論恐作遺讖）

嵩山祖宗陵寢所自靖康之後所存特昌陵而已紹興間榷場通貨特陵寢中寶器來思陵嘗得之爲之出涕所以孝宗日夜不遑欲恢復故土志在此也端平初金虜失國韃酋許本朝遣使朝陵使未至陵三京之師 由韃酋大怒盡將陵廟犂爲墟矣七廟何其不幸耶

自古以來地勢自北而南江流自西而東金亡都汴燕趙青齊之野皆成草莽上蔡天地之中氣一三十年來地氣不乘兵革日尋民無生意蜀自晉未嘗經殘破嘉熙戊戌韃虜四至如入無人之境成都一夕焚盡死者何止百萬人至今不容經理韃賊往來未已地之氣今爲不毛江之源今爲汚濁不幸江左當地勢之南江流之東建瓴之勢爲夷虜得之

李唐樊若水嘗駕小舟以絲量江面闊狹之數獻

于太祖後曹王正用此策下江南國史載之甚詳不意百有四十年後高廟中興駐蹕臨安自淮以北非吾土也皆時以汴京爲萬世不拔之業誰知建炎至今宴安江沱萬一夷狄傚用若水之說如之何

本朝故事宗室不領兵蓋因真皇澶淵之幸高皇靖康之變以皇子除兵馬大元帥定建炎中興之業嘉定間趙葵淛閫金陵制府誅李全識者

有宗室不領兵之議遂有行宮之謗嘗記帥逢原爲池州軍帥有一士挾南班書見之書史云祖宗典故管軍不受宗室書恐違制近來兵將皆受宗室薦舉矣

自渡江以前無今之轎只是乘馬所以有脩帽護塵之服士皆服衫帽凉衫爲禮紫衫戎服也思陵在維揚一時擾亂中遇雨傳旨百官許乘肩輿因循至此故制盡泯今臺諫出臺親事官用

凉衫罨展登轎尚存舊制他無復見之

紹興乾道間都下安敢張蓋雖曾爲朝士或外任監司州郡入京未嘗有蓋只是持傘扇障日開禧間始創出皂蓋程覃尹京出賞嚴皂蓋之禁有越士張蓋過府門遂爲所治後學中有詩云冠蓋相望自古傳以青易皂已多年中原數頂黃羅傘何不多多出賞錢時山東盜賊紛起故有此詩也

掖垣非有出身不除以蔭子除者三人王秬初寮之孫韓元吉桐韓之孫劉孝韙皆爲之自嘉泰嘉定以來百官見宰相盡不納所業至端平衛袖書啓亦廢求舉者納脚色求闕者納闕劄而已文人才士無有自見碌碌無聞者雜進三十年間詞科又罷兩制皆不是當行京諺云戾家是也不過人主上臣下一啓耳初無王言訓誥之體如拜平章二相三制豈不有愧于東坡如

改元災異罪己諸詔豈不有愧于陸贄因讀陸放翁南唐書李王小國耳自有陶穀徐鉉錢王尚有羅隱不意堂堂中國不能得一士如小國之陶徐兩浙之羅隱者良可歎也

本朝大儒皆出于世家周濂溪以舅官出仕兩改名先名宗實因英廟舊名改後名惇頤又以光宗御名改二程父爲別駕南軒張魏公之長子文公朱郎中之子奉使朱弁之姪東萊呂樞密

之孫致堂胡文定公之子惟橫渠象山士子也

張魏公開建業幕府有一術者來謁取辟客命推算術者云皆非貴人公不樂曰要作國家大事幕下如何無三五人宰執侍從此亦智將不如福將也魏公之客虞雍公雍公之客王謙仲范宗尹之客賀宗禮皆宰執也開禧畢再遇師揚起身行伍驟爲名將亦非偶然麾下有二十餘人都統制殿帥四人則知魏公推命之不誣也

伊川濂溪一世道統之宗用大臣薦爲崇政殿說書以帝王之學輔贊人主儒者所望自范文正公論事始分朋黨伊川則曰洛黨如朱光庭賈易附之力攻蜀黨蘇氏父子也朝廷大患最怕攻黨小人立黨初不是專意宗社計借此陰移人主禍福之柄竊取爵祿而已如君子不立黨伊川見道之明未能免爲淳熙則曰道學慶元則曰僞黨深恩由來皆非國家福

沿邊有州縣城池處揚楚天長六合東淮之控盧和巢縣西淮之控襄陽江陵德安荊鄂之捍嘉定始議諸州縣築城東淮則通泰高郵盱眙鹽城興化西淮則蘄黃舒濠無爲安豐定遠固始鍾離京襄則棗陽隨復荊門漢陽光化城池日就兵力日分渡江之後高宗孝宗非不神武聖慮非不宏遠獨注意揚楚盧和襄陽城壁而已不欲修沿邊諸城慮敵人萬一得之恐爲家基

彼若堅守此必難取如盱眙一失無計可取後說以貨而歸之初未嘗以兵而復也不幸楚州毀于許國劉倬新黃毀于大何節襄陽失于趙范悵念襄楚二城版築之用金粟與城齊矣此二朝留神之地一旦棄毀誠爲國家惜

舜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自宣政間周美成柳耆卿輩出自製樂章有曰側犯尾犯花犯玲瓏四犯八音維律宫呂奪倫是不克諧

矣天寶後曲遍繁聲皆曰入破破者破碎之義
明皇幸蜀宜和之曲皆曰犯犯者侵犯之義二
帝北狩曲中之讖深可畏哉

張子部曰一吁一俞治亂所關放齊㒸丹朱曰吁
驩兜㒸共工亦曰吁使堯俞之則小人得志師
錫虞舜堯曰俞僉㒸伯禹舜曰俞使帝吁之則
君子之道消矣可吁則吁故天下莫不畏可俞
則俞故天下莫不服

獨樂園司馬公居洛時建東坡詩曰青山在屋上
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有園丁
呂直性愚而鯁公以直名之夏月遊人入園微
有所得持十千白公公麾之使去後幾日自建
一井亭公問之直以十千爲對復曰端明要作
好人在直如何不作好人可以爲渡江以來相
府厮役者之勸

毛詩聖人取小夫賤隸之言最于人情道理處誠
使人一唱三歎如山有樞三章聞之者可以爲
戒言衣裳車馬宛其死矣他人是愉言鐘鼓宛
其死矣他人是保言酒食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愉保猶可說至于入室則鄙吝之言極矣

東坡天人也凡作一文必有深旨撰小兒致語云
自古以來未有祖宗之仁厚上天所佑願生賢
聖之子孫其意深切著明

元祐初司馬公薨東坡欲主喪遂爲伊川所先東

坡不滿意伊川以古禮斂用錦囊囊其尸東坡
見而指之曰欠一件物事當寫作信物一角送
上閻羅大王東坡由是與伊川失歡

東坡會葬有齋筵李方叔作致語云皇天后土鑒
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蜀
有彭老山東坡生則童東坡死復青

東坡在儋耳無書可讀黎子家有柳文數冊盡日
玩誦一日遇雨借笠屐而歸人畫作圖東坡自

贊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用子厚語

東坡因訪呂微仲偶在書室坐久因見盆中養一龜有六目微仲出與東坡言偶晝寢久坐東坡云盆中之龜作得一口號奉白莫要鬧莫要鬧聽取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卻比他人睡三覺呂大笑

宣和元夜上幸端門近臣皆進詩有問王岐公用其故事答以鳳輦鼇山問者不樂而去誰不知鳳輦鼇山故相謔耳岐公進詩云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鼇海上駕山來聞者歎服作詩要融化豈可執而不通

紫巖張公謫居永州二水憂國耿耿一日慨然作女墨節杖銘墨之銘曰存身于昏昏而天下之理固已昭昭斯爲濟川之貞乎將與之消搖節之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顛不扶將焉用彼

种放見陳圖南曰意謂子有仙風道骨柰何尚隔一塵一塵謂五百年也他日必白衣作諫議然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于天地間無全名子名將起物必敗之放晚節果如圖南所言

南宮舍人果是不好作的官職每歲賀雪表尤難下筆曾有一聯云普天成有率土莫非此何等語也

周益公與韓无咎同賦詞科試交趾國進象表有備法駕之前陳此无咎句也益公止改陳字作甄字遂中大科陳字不切甄字象上有用又用拜舞周章出本草詩

蔡內相崇禮在太學前廊裕陵有進枸杞根如犬大作賀表學官令前廊撰述皆不下筆蔡欣然當之其用一句靈根夜吠來學皆服用東坡詩云靈尨或夜吠又用白樂天枸杞詩因此後登玉堂

余外祖王誧字文上葬子禮除右相啓曰早登黃閣獨見名公之少年今得舊儒何憂左轄之虛位皆用杜詩語扈聖登黃閣名公獨少年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爲洪文敏稱賞載之隨筆

李大異爲廣西憲庚申年謝曆日表云歲次庚申乃藝祖開基之日朔臨戊子是吾皇誕聖之辰當年正月一日戊子郎茂陵元命用得親切旋召入舍人院

楊冠卿館于九江戎司趙溫叔能相帥荆南道由九江守帥合宴楊作致語云相公儼台鼎看衮衮繡之東歸潯陽無管絃且聽琵琶之舊曲溫叔再三稱道蜀中教官作上巳日致語云三月三日多長安之麗人一咏一觴修山陰之舊事要作駢儷當如此用事

喬平章爲左相時已年八十餘因榜府門曰七十者許乞致仕爲一輕薄子書一詩于右曰左相門前有指揮小官爲致不遵依若言七十當致仕八十公公也合歸因是卷榜而入

鄭衛之音皆淫聲也夫子獨曰放鄭聲不及衛音何也衛詩所載皆男奔女鄭詩所載皆女奔男所以放之聖人之意微矣

宋希眞南渡以詞得名月詞有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輪明月之句自是豪放賦梅詞如不食煙火人語橫枝銷瘦一如無但空裏疎花數點

語意奇絕詞集曰太平樵唱

趙介菴名彥端字德莊宗室之秀能作文賦西湖謁金門波底夕陽紅濕阜陵問誰詞答云彥端所作我家裏人也會作此等語甚有介菴集三卷

易安居士李氏趙明誠之妻金石錄亦筆削其間南渡以來常懷京洛舊事晚年賦元宵永遇樂詞云落日鎔金暮雲合璧已自工緻至于染柳

熄輕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氣象更好後疊云
于今憔悴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皆以尋常
語度入音律鍊句精巧則易平淡入調者難且
秋詞聲聲慢尋尋覓覓冷冷淸淸凄凄慘慘戚
戚此乃公孫大娘舞劒手本朝非無能詞之士
未曾有一下十四疊字者用文選諸賦格後疊
又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又使疊
字俱無斧鑿痕更有一奇字云守定窗兒獨自

怎生得黑黑字不許第二人押婦人中有此文
筆殆間氣也有易安文集

劉季孫左班殿直監饒州酒荊公爲江東憲巡部
至饒因按酒務屏間一詩云呢喃燕子語梁間
底事來驚夢裏閑說與旁人渾不解杖藜携酒
看芝山大稱賞之郡生持狀乞差官攝學事荊
公判監酒殿直一郡皆驚劉名遂著

趙嗣良絳人也以能文爲裕陵眷遇曾兼史局如
通鑑長編重和元年十二月推修四朝會要帝
系后妃吉禮三類賞嗣良以參詳轉秩後竄回
北上京破有詩曰建國舊碑胡月暗興王故地
野風乾回頭笑向王公子騎馬隨軍上五鑾此
殿曰五鑾乃保機之故巢也

北人張侍御有侍兒意狀可憐乃宣和殿小宮姬
也又翰林吳激賦小詞云南朝千古傷心地還
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入誰家恍然

相遇仙姿勝雪宮髻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濕
同在天涯

僑元卿洋州人曾領薦不得志遊山谷間作謁金
門詞曰花過雨又是一番紅素燕子歸來愁不
語故巢無覓處誰在玉樓歌舞誰在玉關辛苦
若使胡塵吹得去東風侯萬戶

北狀元汪世顯者鳳翔帥臨洮人統兵入蜀綿州
道中題詩云擁騎南來春正濃鞭梢輕拂杏花

紅絲林戰退千山月細柳橫拖一巷風玉勒有時閑駿馬錦絲無力挂弨弓六軍休動三衙鼓夢在池塘春思中

唐李頎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且客遠在秋夜投孤村古寺中夜長不能寐起坐悽惻而聞雨聲其爲一詩襟抱以海喻愁非過語也

春水滿泗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

松淵明詩絕句之祖一句一絕也作詩有句法意連句圓有云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一句一接未嘗間斷作詩當參此意便有神聖工巧

作文之法先觀時節次看人品又當玩味其立意如退之作柳子厚墓銘自士窮而見節義三四十言皆自道胸中事如東坡韓文公廟碑有云匹夫爲百世師一言爲天下法此豈非東坡之

自課乎或者議退之不當作符讀書城南與原道出二手

嵩山極峻法堂壁上有一詩曰一團茅草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紅爭似滿爐煨榾柮慢騰騰地煖烘烘字畫老草旁有四字勿毀此詩此司馬公書柱間大隸書且光頤來見公兒頤程正叔也登門題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于實地則不危皆公八分書

陸放翁茶山上足自劍南纍後有萬餘首詩在京樓有詩曰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橋南書院云春寒催喚客嘗酒夜靜臥聽兒讀書感秋云玉階蟋蟀吟深夜金井梧桐辭故枝櫽括道藏語也

蕭千巖亦師茶山有樵夫詩云一擔乾柴古渡頭盤纏一日頗優游歸來澗底磨刀斧又作全家明日謀乃寓苟且一時之意

周希稷名承勲周益公甚前席之有端午一詩殊有諷刺譙家解祟吐千𫗴丹墨交輝走百靈盡使龜蛇歸藥籠又纒蕭艾作人形逸二句安得縧絲十萬丈東南西北繫飄零吁祟于餅出太玄經

趙昌父名蕃號章泉鄭州管城人與益公同里也益公當軸所仕但一酒官耳五十年不調居信上一時名勝納交戶外之屨常滿放翁皆有詩壽九十餘公朝尊老以祕閣正郎聘之不至右

屏詩云君爲山中人世事安得闖入山恐未深更入幾重雲

王瀘溪廷珪作詩送胡忠簡謫新州囊封初上九重闕是日淸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間豈特他年公議定漢庭行召賈生還大廈初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拄顛危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有闘于中國半以謗訕流夜郎時年七十阜陵初政召對特改承奉郎除國子監主簿堅不留乞祠而去告老于家壽九十有三

項平齋自號江陵病叟余侍先君往荊南所訓學詩當學杜詩學詞當學柳詞扣其所云杜詩柳詞皆無表德只是實說嘗爲潭教與帥啓云投淚過故人之墓攀髯之皆非倚杖看祝融之

峰喜山色之如舊

竹隱徐淵子似道天台人韻度淸雅買硯詩云俸餘宜辦買山錢卻買端州一硯磚依舊被渠驅使出買山之事定何年遊廬山得蟹詩曰不到廬山辜負目不食螃蟹辜負腹亦知二者古難并到得九江吾事足廬山偃蹇坐吾前螃蟹郭索來酒邊持螯把酒與山對世無此樂三百年時人愛畫陶靖節菊邊東籬手親折何如更畫

我持螯共對廬山作三絶淵子爲小蓮朝開彈
疏坐以小舟載菖蒲數盆翩然而去道間爭望
若神仙然
秋塘陳徵甫善有雪蓬夜話三卷淳熙間一豪士
嘗書貴家扇云春風一日歸深院巫峽千山鎖
暮雲有滿江紅詞曰三月風前花薄命五更枕
上春無力上李季章啓云父子太史公提千古
文章之印玉堂與學士將中朝公輔之班送輔
漢卿過考亭詩云關說平生輔漢卿武夷山下

啜殘羹
蒲江盧申之祖皐號字僻整作小詞纖雅曰蒲江
集嘗爲玉堂有感詩雨山風雨故留寒九陌香
泥苦未乾開到海棠春爛熳擔頭時得數枝看
有舟中獨酌詩山川似舊客懷老天地何言春
事深松江別詩明月垂虹幾度秋短篷長是繫
人愁暮煙疎雨分攜地更上松江百尺樓余頌

先生詞外之旨
趙天樂紫水心四靈之友也名師秀字紫芝作晩
唐詩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雲白石巖云起來
閑把青衣袖裹得闌干一片雲又云有約不來
過夜半獨敲棊子落燈花移居云筍從壞砌穿
中出山在鄰家樹上青呈二友云禽翻竹葉霜
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又云一片葉初落數聯
詩已清再移居云地僻傳聞新事少路遥來率
故人多

盧陵劉過字改之有詞云行道橋南無酒賣老天
猶困英雄南樓詞蘆葉滿汀洲寒沙淺帶流二
十年重過南樓柳下繫船猶未穩能幾日又中
秋黃鶴斷磯頭故人曾到不舊江山渾是新愁
欲買桂花重載酒終不似少年遊上周相詩云
太平宰相不收拾老死山林無奈何送王簡卿
詩班行失士國輕重道路不言心是非又云莘

可語人酬對易面無慙色去留輕世事看來忙不得百年到手是功名有劉仙倫亦以詩名淳熙間有廬陵二劉

翁卷字靈舒四靈也有脫對詩梅花分地落井氣隔簾生瀑布云千年流不盡六月地長寒春日云一階春草碧幾片落花輕遊寺云分石同僧坐看松見鶴來吾處云移花連舊土買石帶新苔

埜齋周晉仙文璞曾語余曰花間集只有五字絕佳細雨濕流光景意俱微妙題鍾山云往在秦淮問六朝江樓秖有女吹簫昭陽太極無行路幾歲鵞黃上柳條晨起云閉門不與俗人交玄晏春秋日日抄清曉偶然隨鶴出野風吹折白櫻桃有灌口二郎歌聽歐陽琴行金銅塔歌不減賀白余有挽晉仙詩載江湖集中

銛朴翁秦望山人能詩詩愈工俗念愈熾後加冠巾曰葛天民絲室蘇堤自號柳下卽事云壁痕題詩暗池因洗硯渾閑知眞富貴醉到古乾坤清明訪白石云花暮懸燈柳挿檐老懷那復似餳甜畫船已載先生去燕子無人自入簾絕句云夜雨漲波高一尺失卻搗衣平正石明朝水落石依然老夫一夜空相憶江頭送客云大江中夜滿雙櫓半空鳴後有羽軒李翔高善爲絕句盧蒲江甚愛之有云春愁自是無重數又被

東風揭繡簾老子興不淺也（二十四友金谷宴千三百里錦帆遊人間無此春風樂樂極人間無此愁朴翁絕唱故錄記之）

山中趙仲白庚夫有歲除卽事曰縫紉連夜辦今朝杵臼頻買花饒稚女送米贈貧鄰宦薄惟名在年華與吳新桃符詩句好恐動往來人稍得詩云鶴殘籬外筍鼠舐墨中膠讀文清曾公集云新如月出初三夜淡比湯煎第一泉寄僧云詩句日從窗眼寫墨花夜入枕頭收又從方詩

境晩亦落魄終于右選有子殿試前四名登第
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也
高九萬越人號菊磵好作唐詩有春詞鬬草歸來
上玉階香泥微污合歡鞋全籌嬴得無人賞依
舊春愁自滿懷孤山云雪後騎驢行步遲孤山
何似灞橋時近來行輩無和靖見說梅花不要
詩肆下酒市多祭二郎祠山神有詩云簫鼓喧
天開酒行二郎賽罷賽張王愚民可煞多忘本

香火何曾到杜康同周晉仙睡有云更有詩人
窮似我夜深來共紙衾眠
張韓伯名弋又名奕有秋煙草頎然而長面帶燕
趙色口中亦作北語寄秋塘詩五湖風雪分頭
去千里淮山信脚行涉世莫成安男子談詩長
億老先生塘邊瓜茹須頻灌郭外田疇粗可耕
莫倚瘦節吟白髮浪傳詩句入都城許定夫館
于壁下欲命[illegible]官不受周宗聖有張韓伯欲爲

羽士趙紫芝作疏之詩後死于建業定大葬蔣
山下題曰大宋詩人張奕墓
謝耕道耘天台人自號曰謝一犂有犂春圖諸公
喜于納交善滑稽三十年間天下詩人未有不
至其室詩軸不知幾牛腰巾高二尺餘方口大
面行于市孰不曰謝一犂因是名滿京洛壁間
寫詩中有一聯云路深容馬窄樓小挿花多事
繼母極孝母九十七八歲該慶典初封人祭之

戴石屏式之名復古黃巖人有石屏詩集賦淮村
兵後云小桃無主自開花煙草茫茫帶晚鴉幾
處敗垣圍故井向來一一是人家秋懷云詩談
天下事愁到酒罇前晩春云鶯啼花雨歇燕立
柳風微城西云詩骨梅花瘦歸心江水流春日
云客愁茅店雨詩思柳橋春九日云黃花一杯
酒白髮幾重陽
葉元吉名晞之儀矩峻潔癯然玉樹之清家素貧

典衣買書讀悟性理之學論諸尊宿語錄先後次序數百言灑灑可聽有同菴文集二十卷盧蒲江深尊敬之作喜雨詩云木葉臨風皆好色稻田流水亦新聲余舅子也元吉姑子也余不以兄事之事之以師禮手抄詩一卷見授自跋云李長吉有表弟得長吉詩草皆投之溷中爲長吉恃才傲物故辱之意余以長吉待元吉也忍四十年之貧嗣醉而死余哭之獨哀不忍師

道之已矣乎嘉禾有沈瑩字元吉相頡頏于蘇秀二州皆爲慈湖先生上弟

張端義字正夫荃翁自號也鄭州人居姑蘇大父雲莊公登辛未趙榜先君詠齋爲淮南漕光宗即位初年應詔上書下後省看詳繇紫薇點劉左史光宗極稱賞之將上謂時宰所沮予少苦讀書肄舉子業勇于弓馬嘗拜平齋項先生于荊南如慈湖說齋鶴山菊坡習菴皆從之遊愛作詩賦小詞盧蒲江取碧雲千里暮紅葉十分秋之句周晉仙取怨春紅豔冷之句孟藏春取蝶詩不因花退盡必是夢殘時之句凡海內名勝來吳必訪樂圃之張書桃符曰江湖且過詩酒叢林應端平更化詔上第一書二年再應詔上第二書三年明堂雷應詔上第三書得旨韶州安置以螻蟻之微嬰斧鉞之威人皆危之當國者云都以直言罪以直言非祖宗制幸脫萬

死考之典故安置待宰執侍從居住待庶官聽讀待士子自効待軍將小臣用大臣之法誤矣或者以安置爲竄謫之極典又非也余三十年前賦秋江闊一絕云浪靜風平月正中自搖柔艣駕孤篷若無三萬六千頃把甚江湖著此翁今白髮種種備符此詩語吾志畢矣余生于淳熙之巳亥書于淳祐之辛丑年六十有三有上皇帝三書詩五百首詞二百首雜著三百篇曰

貴耳集卷上終

貴耳集卷中

宋　鄭州張端義著
明　虞山毛　晉訂

貴耳二集續成余謫八年强自卓立惟恐與草木俱腐著書垂世又犯大不韙志非抑鬱而怨于書也又非臧否而諷于書也又非諂怪而誕于書也隨所聞而筆焉微有以寓感慨之意而渡江以來隆紹間士

大夫猶語元符宣政舊事淳熙間士大夫猶語炎隆舊事慶元去淳熙未遠士大夫知前事者漸少嘉定以後視宣炎間事十不知九矣況今端平使貴耳集不付乎雲之覆醬瓿幸也淳祐四年十一月八日

東里張端義書

紹興三十二年壽皇登極諸路帥臣監司郡守進貢總數爲金約百五十兩爲銀約一十九萬一

千七百六十三兩有奇爲絹約三萬四千五百
疋爲馬約五十匹此許及之諫槀內載
契丹有玉注碗每北主生辰稱壽纔考在御筵閒
人使往來知有此注意甚慕之自恥中國反無
此器遂遣人于闐國求良玉果得一璞甚大使
一玉人爲中節往遼覘其小大短長如其制度
而琢之因聖節北使在庭得見此注曰睍之久
歸虜首問玉注安否北朝始知中國亦有此注

女真滅遼首索此注及靖康金人犯闕亦索此
注與遼注爲對今又不知歸達人否高宗南渡
有將水晶注碗在榷場交易高宗得之泣下云
此哲廟陵寢中物也
太后謚聖字者垂簾典故用四字謚慈聖光獻曹
后宣仁聖烈高后欽聖獻肅向后昭慈聖憲孟
后憲聖慈烈吳后恭聖仁烈楊后章獻明肅劉
后保佑仁宗十二年之政諸賢在朝天下泰和

謚不及聖字或者議有玉泉長蘆之讖起于側
微更于深知典故者詢之章獻屬疾語于仁宗
曰願與祖宗同日爲忌三月二十九日上仙乃
太宗大忌後仁宗亦同前爲翁婦後爲母子此
亦國朝之異事
孝廟在御北使進國書必起御座三步中貴取進
忽賀正使至殿上去御座數十步必欲屈萬乘
親臨移時不決知閤王抃忽撤起國書云駕興

虜使失儀而孝廟喜王抃之機捷孝廟聖語云
在朝無一人乞斬北使者毘陵丁逢以選人上
書乞斬北使不執臣禮以存中國之體孝廟大
喜即改京秩
京師大相國寺有術士蜀人一命必得千隔夕留
金翼朝議命顯肅后父鄭紳貧無藉有姪居中
在太學爲前廊姪約叔同往議命叔笑曰何不
留錢沽酒市肉耶强之乃往如其所約術士先

說紳命只云異姓眞王再云居中命又云亦是異姓眞王因前命而發紳以后貴積官果封王居中作相亦封華原郡王外戚生封王爵者自紳始

壽皇在御秀邸凡有差除未嘗直降指揮于差勑內必首稱面奉德壽皇帝聖旨除某人至今秀邸差劄可考

祖宗典故同姓可封王不拜相藝祖載諸太廟獨趙忠定特出此典故隨筆御稱云不受相麻而除樞密使三洪宋素知典故者亦及此未曉也

本朝年號或者皆曰有讖諱于其間太平有一人六十卒字太宗五十九而止仁宗劉后垂政天聖曰二聖人明道曰日月同道徽宗崇寧錢上字蔡京書崇字自山字一筆下寧字去心行時有云有意破宗無心寧國靖康曰十二月立康王嘉泰曰士大夫皆小人有力者喜

宣仁太后勸神廟不可輕用兵嘗以兩國生靈爲重縱使獲捷獻俘不過主上坐正殿受賀而已生靈肝腦塗地萬萬矣此眞女主堯舜神廟自此兵議少息

本朝四帝亦有吉符眞宗即來和天尊出楊礪之夢載諸國史稱符崇尚道教建立宮觀專尚祥瑞王欽若獻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餘本獨孫奭不然其事眞宗父無嗣用方士拜章至所有赤脚大仙辭之又王帝云當遣幾箇好人去相輔贊仁宗在禁中未嘗尚鞋惟坐殿方尚鞋韈下殿即去之慶曆諸賢皆天人也徽宗即江南李王神宗幸祕書省閱江南李王圖見其人物儼雅再三歎訝繼時徽宗生所以文彩風流過李王百倍及北狩女眞用江南李王見藝祖時典故高宗韋后生徽宗夢錢王再三乞還兩浙夢覺與鄭后言朕夜來被錢王

取兩浙甚急鄭后奏云昨夜韋后誕高宗及建炎渡江今都錢塘百有餘年豈非應乞兩浙之夢乎

東門志載宣和間禁中有物曰猫塊然一物無頭眼手足有毛如漆中夜有聲如雷禁中人皆曰猫來諸閤分皆扃戶獄廟亦避之甚至登元全坐移時或往諸嬪妃榻中睡以手撫之亦溫煖曉則自榻滾下而去罔知所在或宮妃夢中有

與朱溫同寢者即此猫也或者云朱溫之厲所化左傳云豕人立而啼未必誣也

孝廟將授受于光廟擇正月使人離闕選日講行大典孝廟與周益公云二月一日日蝕避正殿未滿旬日有此典故恐非新君所宜朕自當之俟日蝕後別擇日外廷俱不知之太子春坊姜特立來謁益公云宮中已知人使離闕廷便講授受之典寂然不聞益公正色荅云朝廷大事外庭豈可預聞恐非春坊所當言自此譖言先入益公相光廟不數月而免今平園有光廟御書跋語載之甚詳

孝廟欲除張說簽書樞密事在廷諸儒力爭孝廟一日盛怒與周益公言朕將用花臂膊者爲樞密使益公荅云臣敢爲天下借秘書省正字沈瀛嘗輪對一奏劄薦張說反不稱旨即自免周益公後至宰輔沈正字止如此識見淺深亦足

以卜前程遠近

壽皇一日過南內有唐突人通州高楠在望仙橋裹山呼壽皇止輦問理會何事奏云訴分即時降旨送棘寺壽皇取案牘自閱內有一臺官貽書即時國門吳邑令趙善宣卻金不受特轉一官訟無半月而決壽皇斷獄如此聖明

蕭鷓巴恭奉孝廟擊毬每聖語許除步帥久不降旨孝廟亦以北人不欲處三衙忽鷓巴醉中語

復孝廟云官家會亂說許臣除步帥數次久不降旨孝廟怒送福州居住居數月德壽忽語孝廟云蕭鷓巴如何不見孝廟舉前說奏知德壽云北人性直官家不當戲之喚取歸來德壽賜錢五千緡仰福帥津遣赴闕仍舊還職及德壽發引日鷓巴號哭于路欲絕北人歸順本朝真終始而不變者也

秦檜一日瞻高廟天顏不悅奏云何事上勞聖慮

荅云郊祀匹帛闕五百萬支散臣當爲陛下任此事忽一日奏云乞禁中賜臣酒四金壺將某日宣賜秦約張韓二將來議事自朝至午未間未得謁入但見中使宣賜御酒來心愈惑且驚移時秦與張韓進並不發一語忽云御前賜酒同飲一杯張韓奉巵戰慄不敢飲秦先取酒飲一勺少定緩云主上要與二將各假一千萬緡以奉郊祀祭畢後撥賜張韓謹奉令奏知高廟得旨止假五百萬緡首當是秦會之

孝宗末年宰相奏試館職聖語云可求二人遠方人試吳獵字德夫潭州人項安世字平甫荊南人後德夫爲四川宣諭使議變化息安丙新有復蜀之功聲勢赫赫德平時輕財重義適德誕日安致塊玉帶一條直數千緡與幕屬宴有一客云安相公玉帶可得觀否德夫發匣而示之客撫之良久德夫取酒來舉帶爲客壽安聞之

始服其量德夫歸自蜀至歸峽間泊舟呼其主帑者可具隨行信匣數來近得四千枚乃與諸客言某入蜀之初諸處致餽本不欲受恐以其絕物受之未嘗啓封行歸田里何以見親舊四方書來或從婚葬見告某未有以應之今得策矣呼書吏來寫掩帖某人幾掩幾匣但不必問其物亦賂采耳弟道夫至首詢其兒出蜀何以伏臘計德夫舉餘掩匣與之德夫一世偉人凡

所舉動必異于人如此

劉岑字季高官至侍郎高宗時召從臣未達時貧甚用選官圖爲下飯飢時以水沃飯一擲擧一匙如此苦淡常云不曾爲小人事下恭時未能不爲小人也能知人緩急在朝凡受人所託事了無書但與來介云傳語官人說事已了不及作書若得書則事未了諸朋友多以不得書爲喜帥維揚日有一舊同官之子以父未葬爲請

季高戚然與念扣之買山幾何薪甓幾何緡貲不須問其子歷歷具陳此某之責吾友且留相伴密使一親信人齎數百緡往其家買山辦其終事兩月親信人回始與其說喪已舉矣子無慮方遣其歸季高與人說觀子之氣太爽得錢必不從親爲重此一事不了終爲吾輩累不若留此而畢其事先友之志酬矣吁季高眞急義人也今之視座主之子孫邈若路人況同官之子乎

荆公在鍾山讀書有一長老曰先輩必做宰相但不可念舊惡改壞祖宗格法荆公云一第未就奚暇問作宰相併壞祖宗格法僧戲言也老僧云曾坐禪入定見秦王入寺來知先輩秦王後身也

武后亦女中之秦政也有三數事不可泯沒造一十八字埊爲地𤯔爲臣曌爲照囶爲國鄭漁仲

云皆有所祖篆文纂中埊字出戰國策孔子廟堂記歐陽詢書有大周額價十倍于無額釋氏華嚴經序天冊金輪皇帝御製即武后也

京下忽閧鈔錢市間頗皇皇忽一日秦會之呼一鑷工櫛髮以五千當二錢犒之諭云此錢數日間有旨不使早用了鑷工親得鈞旨遂與外人言之不三日間京下見錢頓出此宰制天下之小術也

建炎之初虜勢未 講和之使來必煩百官郊迎其書在廷失色秦相恬不爲意盡遣省部吏人迎之朝見使人必要褫位此非臣子之禮秦相待之甚當是日朝見殿庭之內皆以紫幕鋪滿北人無辭而退

潛菴有薦賢錄首章謂上欲求詩人遂薦十五人以王庭珪爲首晦翁亦以能詩薦此時伊洛之學未甚專門也

太學有鼓占云無火災不出宰相開禧陳自強相端平鄭清之拜相丙申火焚太學櫺星門鼓占不驗矣又有鼓占云此非宴游之地乃是多文之所學中燕未嘗來巢蚊獨多他處

中庸大學二書朱文公或問解說學士書生以爲理學之祖或者云出于漢儒之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與易之繫辭云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句法何異子路問强一章恐非子思之言如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仲尼曰子思孫也豈有孫可稱乃祖之名之字乎大學在明德在新民致知格物治國平天下倒大功用後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文漢儒之言雜入也

大靈豆華山陳搏有靈豆服一粒四十九日不飢筋力如故顏色若嬰兒世罕得服之者

華山陳眞人而隱于睡小則亘月大則幾年方一

覺馮翊羽士冠朝一事處士得睡之大畧還全神觀唯睡而已小童劉垂範往冠其徒以睡告劉坐窗外聞鼻鼾之聲雄美可聽曰冠先生睡有樂乃華胥調既有曲譜記如何劉以濃墨塗滿紙題曰混沌譜

張乖崖自成都召還華山寄陳搏詩云世人大底重官榮見我西歸夾道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眞爽盡得浮生

种放往見陳希夷希夷曰君當富貴名聞天下又希夷嘗爲卜葬地于豹林谷下不定穴既葬希夷見之云地固佳而稍後世當出名將其姪世衡果爲名將

談苑云陳摶字圖南唐譙郡人不第隱武當山辟穀鍊氣後居華山雲臺觀閉門高卧經月方醒太宗召之雍熙初賜號希夷先生

邵氏聞見錄摶長興中進士有大志隱武當山當

乘白騾從惡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塗聞藝祖登極大笑曰天下定矣遂入華山居焉

錢若水謁陳摶求相約曰過半月來至期陳邀入山齋山中一老僧擁衲附火錢揖之僧開目而已默坐久之陳問僧曰如何僧搖頭曰無此等骨陳語若水曰吾見子神觀清粹謂可學神仙余見之未精不敢奉許決之老僧渠云子無仙骨但可作貴公卿亦急流勇退僧即麻衣道者

眞宗忽問陳摶國祚靈長之數陳奏云過唐不及漢紙錢使不得巳先知紙錢之讖

太宗論陳摶往見諸王至壽王邸即回云壽王門下皆將相張耆夏守贇楊崇勳皆登樞府

左傳云物從中國名從主人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莒師于蚡泉公羊曰于濆泉直泉也善道當爲善稻長狄謂之伊緩賁泉夷狄謂之失台

楚有材晉實用之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

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楚師宵潰楚失華夏析公之爲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彭城之役楚遇于靡角楚師宵潰楚失東夷雍子之爲也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通吳叛楚至今爲患子靈之爲也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鄢陵之役楚師大敗楚失諸侯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註曰言楚亡臣多在晉

表著叔向曰朝有著定會有表文有襘帶有結會

朝之言必關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禬之中所以道容貌也定十五年邾子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

石言于晉師曠曰石不能言或馮焉晉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是宮也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傳聞

元龍池聖德頌石自鳴春秋傳怨讟動于民有非言之物而言廣明元年華嶽廟玄宗御製碑隱然有聲聞數里劉曜時石言于峽永嘉五年石言于平陽懷帝蒙塵建興五年愍帝蒙塵石言于平陽宣和間艮嶽成朱勔進太湖石有大者數千人舁不動徽考云此石必要官爵遂封爲大將軍賜金帶挂于石上石始肯動何異石言也

而雹罪藏冰繆矣此申豐答季武子之問

叔向曰有讒鼎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服虔曰疾讒之鼎明堂位曰崇鼎一云讒者地名鑄于甘讒之地

吳子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註云吳地貴縞鄭地貴紵

宋公殺世子痤傳惠牆伊戾告太子將爲亂與楚客盟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

請日中不來吾知死矣按僖公五年晉獻殺世子申生一百九年殺世子二晉宋之君皆闇秦用趙高殺扶蘇漢信江充戾園亦縊漢安帝信江充廢順帝唐宗以武后殺三世子明皇聽李林甫殺太子瑛文宗信劉楚材太子永暴薨昭六年宋寺人柳怨華合比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納亡人華臣盟于北郭公初信戾而殺世子後信柳而逐大臣宋之寺人能用牲爲

盟書以誣人爲可與也
傳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之地一同註云一圻
方千里一同方百里
經云[illegible]宋華合比出奔衛按秦任趙高殺世子扶
蘇誅大臣蒙恬李斯輩秦亡漢元帝任恭顯殺
蕭望之張猛安帝任江京樊豐譖廢順帝桓帝
任單超徐璜等殺李雲杜衆權歸宦官致黨錮
之禍靈帝以張讓爲父趙忠爲母任侯覽王甫

曹節段珪殺太后誅李膺陳蕃黃巾大起至小
黃門蹇碩作元帥袁紹乘中外之憤盡誅閹人
漢亦亡矣宋魏以降不可具書唐明皇任高力
士雖將相亦厚結之肅代以後李輔國程元振
魚朝恩吐突承璀竇文場王守澄牒陳洪志仇
士良田令孜劉季述之輩毒亂宗社擢髮不足
以續其罪續字必有來處
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明夷日也日之數
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而下其二爲公其三
爲卿註云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雞鳴
爲士夜半爲皂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僚
晡時爲僕日昳爲臺日之數十自甲至癸日中
盛明故以爲王
晉夢黃能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能入
于羽淵註作熊賈逵曰熊獸也說文似豕山居
冬蟄釋魚云鼈三足曰能汲冢瑣語云平公夢

見赤熊 國語曰夢黃熊
鄭裨竈曰妃以五成註云陳顓頊之後故爲水屬
火畏水故爲之妃火心星也水得妃而興陳則
楚襄妃合也五行各相配合得五而成五及鶉
火火盛水衰
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介者擣芥子播其羽
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雞鄭氏云介甲也爲
雞著甲莊子云紀省子爲王養雞乃十日復望

之似木雞唐明皇好鬬雞貧者或弄木雞帝生
酉歲鬬者兵象

背索戎索索法也晋序云九丘八索即此索也
定四年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繁弱弓也）

朱晦翁王伯照琴說琴大絃散聲中黃鐘二太簇
三仲呂四林鐘五南呂六黃鐘七太簇清若按
中徽其所中之律為如此則是專以黃鐘為宮
不復可遺想矣今世所傳琴曲五調余嘗以音

律考之皆仲呂一均也宮調乃仲呂餘調倣此
夫仲呂四月之律萬物長養之時作五絃之琴
以歌南風其此之謂乎後人增為七絃乃加其
清聲此段說仲呂一均又與前說不同均字鄭
漁仲書畧註云作韻也

司馬公語元城曰因看三國志識破一事曹公平
日之姦至此盡矣臨死作遺令令者世之遺嘱
也操之遺令諄諄數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
家人婢妾無不處置獨禪代之事此子孫自為
吾未嘗教為之實以天下遺子孫自享漢臣之
名姦雄雖死亦有術也操夜卧圓枕啖野葛尺
許飲酖酒至一盞恐人報已揚此聲以誑人遺
令又揚此聲以誑後世

高祖戚姬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欲廢嫡立
少張子房得畫計厚幣迎四皓怪問何為者四
人各言其姓名上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自

從吾兒游乎曰今聞太子恭敬愛士故臣等來
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指示戚姬我欲易之
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搖矣良之為太
子也深唐太宗建成元吉有隙以秦府多驍將
密以金銀器結尉遲敬德智畧之士可憚者房
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高士廉尉遲敬德已而
秦王竟以兵殺建成元吉太宗同高祖取天下
風饗氣談豈建成元吉所可當諸將勇武皆樂

爲用使漢太子有尉遲敬德事未可知唐太宗
有四皓建成元吉必不死矣
唐武德四年太宗作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
士皆用隋之舊臣杜如晦隋進士房玄齡隋羽
騎校尉儲祕書于志寧蘇世長王世充右僕射
薛收隋侍郎道衡之子褚亮陳後主召試爲薛
舉黃門侍郎姚思廉陳吏部察之子仕隋爲史
官陸德明陳大建中後主爲太子集名儒入講

孔穎達隋大業明經高第授博士李元道未詳
李守素隋末依王世充虞世南陳滅入隋大業
中祕書郎蔡允恭頻相時無傳許敬宗正觀中
除著作郎後在姦臣傳薛元敬隋部侍郎之子
蓋文達時與孔穎達專門受業蘇勗無傳此唐
皆用陳隋舊人置之文學是以尊崇之使之究
其用之勿疑也本朝太宗取諸國有名之士入
弘文館修書如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皆徐鉉陶

穀之筆是亦祖唐之遺意
盜亦有道黃巢後爲緇徒曾住大剎禪道爲叢林
推重臨入寂時指脚之下有黃巢二字僕貿尚
雖邕州潰卽逃往外夷方朧舊名朕此童貫改
曰朧後亦不知所終就擒者非朧也
薛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詩名昔昔鹽十韻樂苑
以爲羽調曲玄怪錄載蓮條三娘唱河鵲鹽曲
又有突厥鹽黃帝鹽白鴿鹽神雀鹽疎勒鹽滿

座鹽歸鹽唐詩媚賴吳娘唱是鹽更奏新聲利
骨鹽謂之鹽者吟行曲引之類樂府解題謂之
杖鼓曲也
鄭漁仲通志總序不取班固作西漢自高祖至武
帝凡六世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爲慙自昭帝至
平帝凡六世之後資于賈逵劉歆復不以爲恥
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爲書也司馬談有其
書而司馬遷能成父志班彪有其業而班固不

能讀父書固爲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傳其業其爲人如此安在乎言爲天下法

郭尚賢號書落魄自陽翟尉致事嘗云服餌引導之餘有二事乃養生之大要梳頭浴脚是也尚賢曰梳頭浴脚長生事臨睡之時小太平

章子厚元和初簾前爭事無禮責出知汝州錢穆父行詞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子厚後見穆父責其語太甚穆父笑曰官人怒

雜職安敢輕行杖

馬子方作守令幕下黃次山作啓與廟堂不入意自敍云方四十九之年買臣自知其將貴當乙巳之歲淵明已賦其歸來固不敢自比于古人欲以此折衷于夫子黃大服

建陽孟貫獻詩于世宗遂聯九品有藥性論其略曰性既感攝體從變遁浮萍作楊花之義子紅莧爲跛鼈之還丹吳鹽治饐秦爵去瘢斷可識

矣

遜道者明水開山第一代通慧入定片時便知未來已往有一士人志誠懇請問自已功名遜荅云待老僧及第時公也及第其人以爲戲已大不樂而去後二十年唱第殿廷期集所拜黃甲推最少者拜年高者問者適當年高選衆推一少年者即遜道者名李彌遜狀貌與前身無異其人大驚急往西江明水問遜道已遷化年月

即彌遜所生之年月二十七年中書舍人二十八歲見圓悟云遜師兄錯了也公不覺潸然淚下二十八歲便致其事年六十餘坐脫而逝珏瑛皆孫也

舷如晦請一村僧住長蘆疏云這般梵刹頗非些少叢林筒樸村僧豈是尋常種草要得門當戶對還他景勝人奇一公長老生鐵面皮潑天聲價盡大地捏成虎子未稱全提將河沙御作衲

僧不消一喝且看大光菩薩面濛卻承根尊者
家來撐沒底船擊起蘆花千尺浪全提末後句
祝延玉葉萬年人
丹經亦道家流始于離修養起于離坎離中虛三
坎中滿三二陽中有一陰坎水也二陰中有一
陽離火也離火中有水坎水中有火鄭漁仲亦
云離中有真木坎中有真火水火二性相濟為
用運于一身亦然心為離腎為坎心火下水濟

腎腎水上火濟心此母子胎養法丹訣以辰砂
煅出水銀砂屬離水銀即真木以水銀煉成靈
砂水銀屬坎靈砂即真火要知內外交養法不
出此坎離成都道人親說此妙術
謝道人嘉州洪雅人嘗賦苕帚詩埽此閫清淨愈
埽愈不淨欲要埽教淨放下苕帚柄在彭州葛
仙治洞中坐多有蛇纏身三五日不去移上深
山中打坐忽一日以青褐寄觀主我去矣數日

不知何往倚大石而逝觀主瘞之是日有一老
持謝道人簡來取青褐老云偶相遇在閬州始
知其尸解矣
楊青不知何許人自云從軍遇異人來隱南華山
中以縛茅為菴籠飲食寢處其間又當虎狼蛇
虺出沒之地雖三更亦歸風雨不渝
月湖何文昌與為廣幕校文惠州因遊羅浮至大
石樓遇黃野人一見便言做得尚書年九十袖

出一柑分食之月湖由是清健無疾後果如其
言或云黃野人有云箋長三丈餘止一節授一
箋于月湖問其孫未嘗有之
嘗聞老儒言漢之周易不以乾坤為首卦然後知
楊雄太玄經以中孚為首卦即漢之易邵堯夫
云凡一代立國必有一卦一君亦有一卦所謂
大橫庚庚是也
堯舜授受相傳至禹傳之子東坡云堯舜處天下

也深大禹慮後世也遠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命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捨此別無他語禹之傳則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商書則曰垂裕後昆俾輔予爾後嗣啓廸後人周書則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啓佑我後人詩云千祿百福子孫千億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文王孫子有商孫子吁堯舜之世未嘗有一語及子孫則

知天下乃天下之公器天下共之三代之後子孫之念重所以湯放桀武王伐紂周之平王東遷子孫賢不肖可知矣自秦漢以下哀殤恭冲悲夫

文選昭明太子之所作昭明在梁時亦鬱鬱不樂移此志于文選考之集中諸公負一世名者皆不得其善終班固張華郭璞機雲嵇康潘岳謝靈運輩嘗讀其詩感愴之言近似鬼語屈原離騷有山鬼殤良可哀也

汝州有蔡次律家于近郊山谷嘗過之小軒極潔外種餘甘子因名味諫後王子平送橄欖于山谷詩曰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眞味晚方囘

錢自漢以五銖行王莽罷小大錢改作貨載之建布貨泉乃令民且獨行大錢後魏鑄太和五銖梁有東錢西錢長錢周鑄五行大布錢一當十

又鑄永通萬國錢一當十與五行大布並行唐鑄乾封泉貨寶錢一當十女眞鑄太和錢一當十端平鑄錢一當五嘗下置監鑄不及千緡費用朝廷萬緡不一月罷大錢皆非治世所當鑄大觀太和可以監也

岳與秦爲世讐每得秦氏一物必曰賊秦最有大利害處總領百官渡江以後秦會之收諸將兵柄時所建岳肅之一爲此官八年有以此告則

曰君命也則曰昔文及甫潞公之子曾除長平
使者力辭不受先臣所爭不當行此官予受之
是背父命終不肯拜岳失于不辭也顏天集載
建皇子因激秦之怒苗劉之變尚新領兵突有
此議自蹈危機岳引司馬公作運使曰乞仁廟
建立皇太子事擬非其倫司馬公儒者岳勇將
道不同矣
張元吳昊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古俠士

忘題崆峒詩曰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
轟天崆峒山叟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又云
踏碎賀蘭石埽清西海塵鸚鵡詩云好著金籠
收拾取莫教飛入別人家張吳從之西夏范文
正公追之不及獨表姚入幕府朝廷困西兵十
餘年皆二人之力姚述懷詩曰大開雙白眼只
見一青天後六十年有施宜生改名方　人也
入大金曾爲奉使來朝逆亮欲南牧登北高峰

發一語云北風甚緊次年逆亮來開禧有柳虛
心過北境問其在南作何官荅云發兩解博不
得一官北云爾今要作何官曰要做翰林學士
北即授此官凡嫚書之來皆其筆也
王景文質與國人在上庠公私試必魁一日試文
帝道德爲麗論終日閣筆欲袖卷出方擬議間
忽有人曰天下之至美吾心之至樂景文得之
一筆而就果爲魁首其豪放不可及有何處難

忘酒蠻夷太不庭有心扶白日無力洗蒼溟豪
傑將斑白功名未汗青此時無一盞壯氣激雷
霆　何處難忘酒姦邪太陸梁腐儒還有鄭好
漢總無張曹趙扶開國王徐責靖康此時無一
盞淚滴海茫茫何處難忘酒英雄太屈蟠時違
聊置畚運至即登壇梁甫吟聲苦干將寶氣寒
此時無一盞拍碎玉闌干何處難忘酒生民太
困窮百無一人飽十有九家空人說天方解時

和氣自豐此時無一盞入地訴英雄曾入張魏
公幕有雪齋集何處難忘酒四篇
詩句中有梅花二字便覺有清意自何遜之後用
梅花不知幾人矣林和靖八首梅詩惟踈影橫
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可謂絕唱有作聽
角詞五更角裏梅花調吹落梢頭那箇花又有
云小窗細嚼梅花蘂吐出新詩字字香杜小山
云窗前一樣尋常月纔看梅花便不同綠窗昨

夜東風少開遍梅梢第一枝半夜梅花入夢香
玉人和月嗅梅花紙帳梅花醉夢閒夜寒無可
伴移火近梅花惆悵後庭風味別自鋤明月種
梅花
鷺鷥一名春鋤爾雅註行如春鋤山谷亦有詩獨
雍陶一聯曲盡寫物之妙立當青草人先見行
傍白蓮魚未知以屬玉爲鷺鷥非也
張冠之名甫號易足居士有文集十卷多從于湖
文游豪放飄蕩不受拘羈淳熙間淮有三士舒
之張用晦和之張進卿箕之張冠之也寄荆南
詩餘生自判一虛舟未審尋詩慰客愁梅欲飄
零猶蘊藉柳纔依約已風流關心弟妹無黃犬
入夢江湖有白鷗別後故人相念否東風應倚
仲宣樓
雉山周宗聖師成齊之長興人少年秀麗讀書善
記議論古今落落可聽有詩高遠愛作選格有

梅詩曰采采芳梅枝瑣碎白雲委在山千花怨
出山百鳥啼操持思所寄轉趾述所思清披太
始風寒應太虛月一日拂人衣三歲香不歇仕
不得志晚年若有所遇如游仙散聖之徒
徐縈祀其先人曰當夜半可祭蓋侯鬼渡河之後
作祭儀十卷云或祭于昏或祭于旦皆非所以
鬼宿渡河爲候而鬼宿渡河之後作祭儀十卷
云或祭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侯之禁少藴云

公巽博學多聞援證有據必不妄發惟洪文敏不然其說但載牛女渡河之說用少陵詩或者又曰鬼渡蕭關則祭二者當與知禮者質之

詩序曰國風雅頌分爲四詩以元城公言之四詩自是四家魯詩本之申公齊詩本之轅固韓詩本之韓嬰毛詩本之毛氏漢四家詩各有短長如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首云雨無其極傷我稼穡浩浩昊天不駿其德今

未見申轅嬰詩久矣韓詩有四十一卷慶曆中將作簿李用章序之毛詩在四詩中之一詩也

黃州黃陂縣有李藏器一軍朝廷養之既久初無他心因趙文仲與楊伯洪交承之間相失啗與王旻謀說尚全作亂初意不過撼揚之下自安耳黃陂北軍初未嘗有叛志生討差豐重離土王旻無以復命一夕呼千人篡授德安王旻開門納之又出數千人與于都統職李虎自淮東來文仲出五十里迓之獨與李虎並轡而行謀滅王旻之口虎至郎調王旻往均州去未數日王旻復回王旻寨柵盡爲虎軍所占王旻軍猶此授援虎旻二軍互爭于市文仲彈壓不定呼王旻來議事李虎就馬上殺之南北兩軍巷戰縱火文仲見事勢急棄城宵遁李潛全家死見任官死者數人城中之火近旬不滅嗚呼懷相嫉之心稔天之禍借兵權而修私怨朝廷何負

耶

楊伯洪知黃州忽一日早飯覺有薄荷氣食之後疑茶食白雞黑犬就其肉飼之雞與犬俱斃有孫來前以匙數粒食之兒亦斃楊始驚急服解毒藥吐血數升遂將庖者鞫之乃云童德興授其藥庖則荊湖制司人復改爲飯局童諭之藥不驗當以薄荷可發朝廷知之差中使齎金器宜賜兼撫問伯洪引庖者對中使自白本末中

使亦驚復奏童德與赴召慮事覺先飲藥而卒
禮云私諱不出門二名不偏諱臨文不諱韓文公
辯諱一論其說詳盡近年以來士大夫之避諱
自避于家則可臨官因致人罪則未可趙清[illegible]
之父名不陋使客吏整一漏處呼而問之荅曰
今次修了不漏遂黥客吏趙文仲在楚趙倡家
初至問其何來荅云因求一椀飯方到此趙怒
及其已名又及其父名立斬之陳立道知寧國

府有新司法饒州人初參問其何往荅云在安
仁縣寓居徑入大慟于家廟屬吏輒稱先世之
名爲司法旁皇失措即辭而去楊燁之父名
王休國鄉有老儒王休合改選郡吏不敢呈擬
數年不調後鄭昭文當國始得改秩王立之父
名棠凡仕宦處必有一客吏先言相見時切莫
道及棠字丁寧再三可怪習尚如此但未能各
家自刊禮部韻畧耳

習讀樊噲傳有販繒屠狗之徒能取公相之位深
切喜之寧考在位三十年主上在御二十年通
十八舉取士九千人今爲朝廷任事者皆無科
目人奉使王柟免銓使薛及大法過府許國白
身人趙拱澄觀之徒趙范趙葵並不曾銓試全
子才白身人王夬亨彭大雅余玠曾發解賈涉
曾式中何元壽李曾伯皆任子下有姓名官職
不稱者不載

建業閭閻丁種梨曰蜜父種枇杷曰蠟兒新羅使
者多攜松子賂公卿家問其名有玉角子龍牙
子
菰最盛無如燕趙車騁擔列道路俱香彼人云未
至舌交先以鼻選
閩士赴科吳人赴調各以鄉產自誇閩曰荔支吳
曰楊梅有題壁曰閩鄉玉女含氷雪吳郡星郎
駕火雲

古今治天下各有所尚唐虞尚德夏尚功商尚老周尚親秦尚刑名西漢尚材謀東漢尚節義魏尚辭章晉尚清談周隋尚族望唐尚制度文華本朝尚法令議論

耿南仲作廣東憲過梅嶺宿次水驛讀書聽蛙鳴厭之使虞侯傳語其聲愈鬧用紙作釘緘其口蛙覆死不受虞兵傳語蛙仰死即是虞兵不曾傳語明日視之皆仰死至今沙水無蛙

名山大川皆有神司之溥州一土神並無土偶像但有一木主長五尺餘半在地書云唐御史李伯行殿上庚艮羅列無一敢擅取者立見報應考之唐書無傳

李兵閩人隨兄尉永新邑妓劉與狎甚不奸受納士女李以兄任滿欲歸適有江西漕試復留候試了而別劉有樓業潔李修讀其上及試劉津其行李捷至劉備犒捷之費李復來治省課居數月如京行囊色色取辦贊鑼束帛以壯其行祝李早擢第富貴無相忘省捷時犒倍之鄰里姍笑劉之愚李不來矣李還家一年無信鄰里昨笑者又復揶揄之忽一日李書至劉雖知李有來音猶未知李之可踐盟否李首謂令乞劉去籍令欣然子之夙有約事主母當恭孝撫兒女如巳子執釜爨以奉朝夕使彼此可安可久李許其約歸近李舍先書問信主母進退唯命

主母知其來越二十里外迓之一見如娣姒然李令其處任此韶教曾茂實言之

富陵王排岸之女孫眉目秀麗能琴棊弄翰惡失身富家常鬱鬱不樂慕名勝而終焉郡有朱淵未第其室寢廢家事不治經營一妾頗難其人鄉媪云王排岸女孫歸久試與官人謀之朱笑曰恐無此理行成以八百劵爲質一至其家內外之事若素定七月十一二日夜夢入一宮有

二黃袍中坐二姬左右云汝去久何未來耶見殿下有判官抱一簿寫端平幾年吉州解試榜王欲看判官云汝手觸未可看行三四里過小池塘碧色掬水濯手二小金龍繞指不下始得見簿前三名某人某人第三朱某且云過省及第二姬堅欲留黃袍云更展三年一姬捧玻璃碗酒一勺棗二枚一姬就首上取金鳳釵插其首黃袍以一詩絳囊置之胸間寤也五鼓歷歷

與朱言之相對驚詫朱云試已同往仰山炷香纔至廟與夢中所見更無少異玻璃碗見在後殿二姬如生但一姬首無金鳳釵祝者云七月十二三間失去還舍越一夕揭曉朱某第三名次年過省登第後三年王一疾而卒正符黃袍所展之數其第夢王來云今爲仰山第三姬也朱爲南雄法曹自作一傳以紀其本末

貴耳集卷中 終

貴耳集卷下

宋 鄭州張端義著

明 虞山毛 晉訂

傳曰多聞闕疑謹言其餘則寡尤夫尤者言之所由出也聞不厭多疑則有闕言之謹餘尤則寡矣余貴耳三集成乃補拾前二集之遺可以絕筆矣未能守聖門寡尤之訓粗可備稗官虞初之求必不忘其事

之陋也紹興開泰發輿會之失歎諸子多稗前朝所聞猶未成編或者以作私史告稔成書禍則知文字之害人也如此始信言之爲言尤之階也余每得江湖朋舊書云翁以多言得放逐不宜有此集可謂不善處患難者余荅書云儀舌尚在焉可忘言子非魚焉知魚之樂東里張端義淳祐丙午閏四月四日書

宣和七年南郊畢恭謝上淸儲祥宮聞金人已破
燕山車駕亟還禁中夜二鼓中人梁䂓持宸翰
一紙宣示惟書黃中來旣入對上獨坐一横榻
兩宮娥擎燭上曰邊警如此盡是蔡攸瞞下不
令朕知煩卿先草一詔盡言朕失以謝天下連
進二草皆不稱上意再三宣諭只要感動人心
不須歸過宰輔只說朕不是第三章稍愜上意
親筆改寫成卽時降出上曰卿未可去適來李

邦彥等皆譸張失措且去外面商量此詔是朕
自思算更有二事待與卿說朕欲遣王黼蔡攸
等分守大河盡籍內臣貴戚倖佞家財抵備犒
軍朕傳位與皇太子淵聖名朕移軍長安保扞關
中爲根本卿可就此爲朕處置明日便要卽了
只是未有人做宰相是夜二府皆至銀臺門矣
罪已詔下忽吳敏拜少宰李綱拜尚書右丞淵
聖登極道君南幸向來御筆皆不行內禪之前

上諭曰處置許多事蔡攸盡道不是只傳位一
事某要做他功勞淵聖嗣位臺諫交章請誅京
攸雖楊中立不免宣言蔡攸無罪之語但見論
者紛然以誅王黼爲快而右蔡氏矣

徽宗北狩有諜者持一黃巾皁來御書云趙岐註
孟子付黃潛善諸人審思之孟卽瑤華太后趙
卽康王高宗由是中興載泣血錄

亘廟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秋水至則翠鬟綠衣

一小女童誦秋水一篇聞者竦立

嘗聞仁宗時有外臣奏陛下不蚤立太子有播遷
之禍仁宗大怒問宰執曰朕未立皇子如何比
朕如唐明皇有播遷之禍宰相奏云陛下果是
播遷不及明皇當時明皇幸蜀尚有肅宗卽位
靈武陛下無肅宗爲子孫不及明皇仁宗怒釋
建立之議始堅

孝皇一日宣御王丞相淮丞相施元樞周大參幸

一燕沓訪政事駕方御座見御案上有一黄綾
册上忽駕與二相不敢近看獨閑大參畧開一
看不覺吐舌復掩册如初移時上來遣問卿等
不曾看此册否皆以不敢對來日閑大參入堂
首與二相言此册即是前宰執所進臺諫姓名
見今宰執所進擬者皆在焉孝皇聖斷不可測
度前相既去後相即拜御除前相進擬臺諫後
相雖有進擬處其立黨不除恐臺諫奉承後相

風旨以攻前相所以存進退大臣之體今則不
然一相去臺諫以黨去一相拜臺諫以黨進況
自嘉定剮封之靡前帝宏規廢矣
高宗孝宗在御每三年大比下詔先一日奉詔露
天默禱曰朝廷用人別無他路止有科舉願天
生幾箇好人來輔助國家及進殿試策題臨軒
唱名必三日前精禱于天所以紹興淳熙文人
才士彬彬在朝此二祖祈天之效如此

壽皇過南內德壽問近日臺臣有甚章疏壽皇奏
云臺臣論知閤鄭藻德壽云說甚事不是說他
娶婦壽皇奏云正說此事德壽云不看執柯者
面壽皇問執柯者誰德壽云朕也壽皇驚灼而
退臺臣即時去國
德壽丁亥降聖過丙午慶八十壽皇講行慶禮上
尊號閤益公當國差官撰册文謄册書册擬楊
誠齋尤延之各撰一本預先進呈益公與誠齋

鄉人借此欲除誠齋一侍從爲潤筆册文壽皇
披閱至再即宣諭益公楊之文太聱牙在御前
讀時生受不若用尤之文溫潤益公又恐所以
處誠齋奏爲謄册官壽皇云楊江西人聲音不
清不若移作奉册壽皇過內奏册寶儀節及行
禮官讀至楊某德壽作色曰楊某尚在這裏如
何不去壽皇奏云不曉聖意德壽曰楊某殿册
內比朕作晉元帝甚道理楊即日除江東漕誠

齋由是薄憾益公
孝宗朝幸臣雖多其讀書作文不減儒生應制燕
閒未可輕視當倉卒汗墨之奉豈容宿撰曾覿
龍大淵本名齋孝宗寫開二字張掄徐本中王
抃趙弗劉弼中貴則有甘昺張去非俞去為外
戚則有張說吳琚北人則有辛棄疾王佐伶人
則有王喜棊國手則有趙鄂當時士大夫少有
不游曾龍張徐之門者

張景卿因奏對仁宗曰卿亦出孤寒景對曰臣本
書生陛下擢至中丞三子皆服冠裳陛下春秋
爲主豈慮臣非孤寒陛下乃孤寒也上嘉納之
道君北狩在五國城或在韓州凡有小小凶吉喪
祭節序北虜必有賜賚一賜必要一謝表北虜
集成一帙刊在榷場中博易四五十年士大夫
皆有之余曾見一本更有李師師小傳同行于
時（李抄本作呂）

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
匿于牀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江南初進來
遂與師師謔語邦彥悉聞之檃括成少年遊云
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後云嚴城上
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師
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李師師奏云周邦彥
詞道君大怒坐朝宣諭蔡京云開封府有監稅
周邦彥者聞課額不登如何京尹不按發來蔡

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續得
復奏京尹至蔡以御前聖旨諭之京尹云惟周
邦彥課額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
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
二日道君復幸李師師家不見李師師問其家
知送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爲喜既至
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
道君大怒云爾去那裏去李奏臣妾萬死知周

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畧致一杯相別不知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云有蘭陵王詞今柳陰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爲官家壽曲終道君大喜復召爲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晟樂樂府待制邦彥以詞行當時皆稱美成詞殊不知美成文筆大有可觀作汴都賦如牋奏雜著皆是傑作可惜以詞掩其他文也當時李師師家有二邦彥一周

美成一李士美皆爲道君狎客士美因而爲宰相吁君臣遇合于倡優下賤之家國之安危治亂可想而知矣李抄本作吕

孝皇聖明亦爲左右者所惑有一川官得郡陛辭有宦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壽皇問如何不要笑外面有一語云裹上幞頭西字臉恐官家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知州者面大而橫闊故有此語來日上殿壽皇一見憶得先語便笑卿所奏不必宣讀容朕宮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在外曰早來天顏甚悅以其奏劄稱青殊不知西字臉先入之言所以動壽皇之笑也

王尚之爲郎日輪對一劄乞減宮嬪之冗壽皇問卿是外臣如何知朕宮中事臣備員內府丞見每月宮中請給歷歷具道大小請給細數壽皇大喜卽日除浙漕卻不及作侍從曾作太府卿

高孝二朝帥蜀必要臨遣未嘗就外除亦以蜀爲重事廟堂欲除崔菊坡先生覺菊坡之意未就司諫王貫卿上疏指以士大夫辭難避事不肯任朝廷之委用疏上後菊坡之命始出菊坡只得一行在九江時余往見之扣其入蜀之意菊坡自言朝廷以蜀中散亂令其整齊之余進曰令天下散亂豈特一蜀耶朝廷何不留先生整齊天下之散亂而獨私于蜀耶菊坡唯唯而已

近湯季能有辟難避事之疏三十年間兩見之恨無菊坡再見此疏也

壽皇問王抃如何北使在庭舞蹈極可觀此間舞蹈皆不及之抃奏云北人袖窄但公裳袖大一舉手便可觀南人袖內外俱寬大舉手便不可看北人視此爲大禮數德壽孝宗在御時閤門多取北人充贊喝聲雄如鐘殿陛間頗有京洛氣象自嘉定以來多是明台溫越人在閤門其

聲皆鮑魚音矣

壽皇以孝治天下有大理寺孫寺丞失記其名匿服不丁母憂壽皇怒欲誅之奏知德壽云孫某不孝欲將肆諸市朝德壽云莫也太甚逐黥面配廣南數年得歸余兒時曾見之今之士大夫甚至聞訃仕宦冒榮自若衰絰有不曾著者食稻衣錦汝安則爲之聖門之訓天理滅絕去禽獸幾希

宣和元年間高麗遣使一日忽上奏以其王病求醫上擇二良醫往歲餘方歸二醫奏王館醫甚勤謂曰高麗小國世荷國恩不敢忘聞天子用兵遼實兄弟國苟存之猶足爲中國捍邊女眞乃虎狼不可交也願二醫告諸天子早爲之備

慈寧殿賞牡丹時椒房受冊三殿極歡上洞達音律自製曲賜名舞楊花停觴命小臣賦詞俾貴人歌以侑玉巵爲壽左右皆呼萬歲詞云牡丹

半坼初經雨雕檻翠幕朝陽嬌困倚東風羞謝了羣芳洗烟凝露向清曉步瑤臺月底霓裳輕笑淡拂宮黃淺擬飛燕新妝楊柳啼鴉晝永正鞦韆庭館風絮池塘三十六宮簪豔粉濃香慈寧玉殿慶清賞占東君誰比花王良夜萬燭熒煌影裏留住年光此康伯可樂府所載

壽皇使御前畫工寫曾海野喜容帶牡丹一枝壽皇命徐本中作贊云一枝國艷兩鬢東風壽皇

大喜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諸軍之旗中有雙勝交環謂之二聖環取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進高廟曰尚御裹偶有一伶者在旁高宗指環示之此環楊太尉進來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聖環且放在腦後高宗亦爲之改色所謂工執藝事以諫

向薌林因入對論奏甚久上顧問再三中書舍人

潘良貴攝左史忽出位言曰天時暑甚向某不合以無益之言久勤聖聽公退上章待罪且乞致仕或者謂楊前因奏端研書潘有此言五峰行狀大畧相似所奏不同耳

方臘作亂朝廷捕之獻言者曰若急誘子朝以劉公安世守南都陳公瓘鎮金陵人望歸之可不勞兵而破矣此薌林語也致堂先生行狀中載之

王丞相欲進擬辛幼安除一帥周益公堅不肯王問益公云幼安帥材何不用之益公荅云不然凡幼安所殺人命在吾輩執筆者當之王遂不復言

孝皇朝不許宰相進擬鄉人王丞相在相位八年林子中亦鄉人八年不得除命

吳越錢王入朝太祖曰謀下江南許以舉兵援助歸語其臣沈倫倫再三嗟嘆錢王扣之倫云江

南是兩浙之藩籬堂奧豈得而安耶大王指曰納土矣宣和年結女真攻契丹契丹果滅隨即二帝北狩此亦自撤藩籬也今又以滅女真韃兵横行襄蜀此又自撤藩籬矣喬行簡爲淮西漕使民五事會說此一項是亦祖江南之沈倫也

壽皇賜宰執宴御前雜劇妝秀才三人首問曰第一秀才仙鄉何處曰上黨人次問第二秀才仙

鄉何處曰澤州人又問第三秀才仙鄉何處曰湖州人又問上黨秀才汝鄉出甚生藥其鄉出人參次問澤州秀才汝鄉出甚生藥其鄉出甘草次問湖州出甚生藥出黃蘗如何湖州出黃蘗最是黃蘗苦人當時皇伯秀王在湖州故有此語壽皇即日召入賜第奉朝請

何自然中丞上疏乞朝廷併庫壽皇從之方且講究未定御前有燕雜劇伶人妝一賣故衣者持

褌一腰只有一隻褌口買者得之問如何着賣者云兩脚併做一褌口買者云褌卻併了只恐行不得壽皇即寢此議

世之巧宦者皆謂之鑽班固云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嘉定間士大夫有一戲論於從政云將仕皆得改官獨顏子孔門四科之首不得改官夫子曰回也不改顏子鑽錯了鑽之彌堅如何改官

天寶間楊貴妃寵盛安祿山史思明之作亂遂有楊安史之謠嘉定間楊太后史丞相安樞密亦有楊安史之謠時異事異姓偶同耳

平江道士袁宗善曾遇異人得驗狀法遭際三殿賜通眞先生壽皇一日使中貴持白紙三幅黙禱在內令通眞書來中貴先排定資次第一紙書不可行第二紙書無分第三紙書眞眞二字奏呈壽皇隔數月皆驗不可行要請陵寢北報

不從無分迺小劉娘子要冊后半年而殂眞眞二字迺受禪光宗後來光宗有心疾壽皇宣通眞私問二眞字通眞奏云臣書先定二眞合成一字即顛字壽皇大喜前定皆驗賜賚甚厚此袁通眞親與先君言

有一川官在都乞差遣一留三四年題一詩在儀樓之壁曰朝看貝葉龕佛夜禮星辰取奉天呼召歸來聞好語初三初四亦欣然初三初四

郎二僕也因此詩傳播京下遂得缺而去
王黼宅與一寺爲鄰有一僧每日在黼宅溝中流出雪色飯顆漉出洗淨曬乾不知幾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黼宅骨肉絕糧此僧即用所收之飯復用水淘蒸熟送入黼宅老幼賴之無飢嗚呼暴殄天物聖人有戒宣和年間士大夫不以天物加意雖溝渠汚穢中棄散五穀及其飢餓之時非僧積累之久一家皆絕食而死可以爲

士大夫暴殄天物者戒
荆公黜詞賦尊經獨春秋非聖經不試所以元祐諸人多作春秋傳解自胡安定先生始如孫莘老輩皆有春秋集解則知熙寧元祐諸人議論素不同矣唐子西云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必從然謂之尊君則不可挾六經以令百氏百氏必服然謂之尊經則不可
蜀上胡其姓者知其女貴能生子作宰相携入京師尋一朝士生宰相者即與之遇道間見韓光祿國華拜于馬首云三年在京師閱人多矣光祿必生宰相子敢以女爲獻後果生魏公今韓氏宗廟有胡夫人即斯人女也
錢參政良臣之妻弟章其姓者自南康守回忽進擬浙東倉孝皇忽云執政妻黨便得好官參政李彥穎奏云章守南康有聲諸臺列薦以此除激勵作郡者章其見乞祠孝皇云且與祠章甫

是而不復起矣
謝文昌源明館伴北使時寧廟初即位定册時諸臣頗有議論北使忽問謝云伊尹放太甲于桐此何義指光宗屬疾而言謝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不可避一篡字朝論甚偉
李季章奉使北庭虜館伴發一語云東坡作文愛用佛書中語李荅云曾記赤壁詞云談笑間狂虜灰飛煙滅所謂灰飛煙滅四字乃圓覺經語

云火出木燼灰飛煙滅北使黙無語
開禧議和首遣方信孺通書奉使和議未成欲遣
轄漢卿輔辭以考亭諸生老不稱使迺薦王都
廂柟代爲行人王往返至四虜有一件使顏元
者問韓侂胄是甚麼人荅云魏公之孫吳太后
之肺腑有擁佑之勳又問云官裏如何信任他
不知去得他否王荅云大臣去留出自聖斷伴
使就懷中取出本朝省劄韓侂胄軍怒已擊死

王爲之驚駭當時一語之差豈不失兩國之體
則知專對之爲難事也
衛社稷宗社者大臣職也死社稷宗社者大臣之
不幸也韓侂胄柄國皆由道學諸公激之使然
紹熙五年七月光宗屬疾寧皇未內禪外朝與
中禁勢和隔絕趙忠定招侂胄通太后意中官
閤禮同任往來之旨寧廟卽位諸公便掩侂胄
一日之勞嗾臺諫給舍攻其專輒之罪此時侂
胄本不知弄權怙勢爲何等事道學諸公反敎
之如此爲之弄權如此爲之怙勢及至太阿倒
持道學之禍起矣後十年坤鑑一進賁善一疏
起于張鎡吳衡王居安之謀其他皆因人成事
者也和議成奉使許奕吳衡副之虜荅首謀函
首至濠二使不敢進小使往返數次虜云旣是
講和必無拗出禮數國信不必慮函首纔至虜
界虜中臺諫交章言韓侂胄忠于其國繆于其
身封爲忠繆侯將函首祔葬于魏公韓某墓下

仍劄報南朝當時丘宗卿開督府在建康備坐
北劄徧劄諸州監司先父適漕淮東親得此劄
幸一見之
儂智高發三解不得志遂起兵兩廣遂有兩解試
攝官之格張元因殿試落第徑往西夏自此殿
無黜落之士
施宜生以賀正使來韓子師館伴因語曰射三十

六熊賦云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以八百萬騎對三十六熊何其鮮哉宜生語塞大抵南北二使皆不深書司射所載熊卽候也非獸也

乖厓張公帥蜀時請于朝剏用楮幣約以百界嘗見蜀老儒輩言謂此是世數所關七八年前已及九十九界蜀閫建議慮百界不造而更造所謂第一界行之未久而蜀遂大壞時數之論予是爲可信

辛卯歲北來人數百輩僑寓于襄陽府九華寺有一人題詩于壁云干戈未定各何之一事無成兩鬢絲蹤跡大綱王粲傳情懷小樣杜陵詩鶺鴒信斷雲千里烏鵲巢寒月一枝安得中山千日酒陶然直到太平時雖未爲絕唱讀之亦使人增感也

少游郴陽詞云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知何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詩話謂斜陽暮語近重疊或改簾櫳暮既是孤館閉春寒安得見所謂簾櫳二說皆非嘗見少游眞本乃斜陽樹後避廟諱故改定耳山谷詞杯行到手莫留殘不到月斜人散詩話謂或作莫留連意思殊短又嘗見山谷眞蹟乃是更留殘詞意便有斡旋也

鶴山先生母夫人方坐蓐時其先公書寢夢有人朝服入其卧內因問爲誰荅曰陳了翁覺而鶴

山生所以用其號而命名陳瑩中前三名登第後兩甲子鶴山中第亦第三名其出處風節相似處極多在東南時有了翁家子孫必異遇之

章子厚在政府有悖賊邦曲之號一曰邦直又復唐巾裹子厚曰未消爭競只煩公令嗣戴來界看子由語張文潛曰廟堂之上誰語肆行在下者安得不風靡

王嘉叟題王龜齡詹事祠堂詩當時孤論偶相同
終始知心每愧公幾見安車延綺季遽嗟石室
祀文翁百年公議分明在一餉紛華究竟空白
髮舊交衰甚矣尚能留面對高風自註云始予
與龜齡初皆謂語應會合不可常但令常留面
目異時可復相見龜齡再三擊節後一見必誦
此言

東坡水龍吟笛詞八字謚楚山脩竹如雲異材秀

出于林表此笛之質也龍鬚半翦鳳膺微漲玉
肌勻繞此笛之狀也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月明
風嫋此笛之時也自中郎不見將軍去後知辜
負秋多少此笛之事也聞道嶺南太守後堂深
綠珠嬌小此笛之人也綺窗學弄凉州初試霓
裳未了此笛之曲也嚼徵含宮泛商流羽一聲
雲杪此笛之音也為史君洗盡蠻煙瘴雨作霜
天曉此笛之功也五音已用其四乏一角字術

天曉欺後一角字

歐陽公論琴帖為夷陵令時得琴一張于河南劉
几蓋常琴後作舍人又得一琴乃張粤琴也後
作學士又得一琴則雷琴也官愈昌琴愈貴而
意愈不樂在夷陵青山綠水日在目前無復俗
累琴雖不佳意則自釋及作舍人學士日奔走
于塵土中聲利擾擾無復清思琴雖佳意則昏
雜何由有樂乃知在人不在器也若有心自釋

無絃可也

濮上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
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許堅堅傳范
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惇頤惇頤傳
二程濂溪得道于異僧壽涯晦菴亦未然其事
以異端疑之

漢人尚氣好博晉人尚曠好醉唐人尚文好狎本
朝尚名好貪

韓愈望甫湜一世龍門牛僧孺携所業謁之其首篇說樂韓見題郎掩卷而問曰且道拍板喚作甚牛曰樂句二公大稱賞之因此名動京師

黃初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爲天王位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于永安宮客星歷紫宮而劉聰殞彗星埽太微而苻堅敗熒惑守帝座而呂隆破晉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江東無他而季龍頻年閉關余甲子年侍親出蜀在荊南沙市申未間見一星自東南飛在西北如世之火珠狀其光數丈長久而成一星字丙寅冬吳曦叛丁亥年余爲儀真錄參十月二十三日夜因觀天象見一星入月算曆者鄒淮絕早相別云昨夜星入月恐兩淮兵動不可住徑喚渡過建康余問之前有此否鄒云漢獻帝時曾一次星入月今再見也十一月十二日劉倬舉兵僇季姑姑反戈一城狼狽倬以身

免纔此兵禍未泯也庚寅年余丞浦江三月間近午日色畧覺昏意謂日蝕外看山林屋宇皆成青色及兄弟骨肉相看面皆如鬼其色青甚如此日不移影至西方動是年有繆春武庫之變余嘗在方冊間或書此怪異終未便信豈謂身自見之

東海中有山曰度朔上有大桃盤屈三千里其卑枝向東北曰鬼門萬鬼應由往來也上有二神人一曰荼與一曰鬱壘主治害鬼世人刋此桃梗正歲以置門戶此出戰國策桃梗註

粉白黛黑戰國策張儀曰鄭周之女粉白墨黑註云黛黑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漢武故事曰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皆白然美麗不使粉白黛黑又楚辭大招曰粉白黛黑施芳澤只惟韓文公送李愿歸盤谷序乃云粉白黛綠東坡答王定國書粉白黛綠者蘇君火宅

中狐狸射于之流頗以道眼看破方變黑爲綠字

丘宗卿帥蜀陛辭奏壽皇吳家兵太專他日必有可慮此時吳挺爲興州都統兼知興州乞得二庚牌臣緩急可用居無何挺殂宗卿急發庚牌檄張詔父軍除興州都統西兵始移于他姓自開禧間吳曦再領興州兵北伐之事興曦果以叛蜀人服宗卿之遠見宗卿與京仲遠爲代京

在蜀時適有瀘州張庭芬之變仲遠寬厚侈其渠魁餘皆從釋京偶帶都吏行宗卿就仲遠舟中擒去立斬之仲遠大不樂後仲遠作相宗卿家食十年能知吳氏之兵必叛不知仲遠之作相何明于彼不明于此耶開禧兵興始開制閫主行和議復開督府年巳八十餘矣

黃巢五歲侍翁父爲菊花聯句翁思索未至巢信口應曰堪與百花爲總首自然天賜赭黃衣巢之父怪欲擊巢廼翁曰孫能詩但未知輕重可令再賦一篇巢應之曰颯颯西風滿院栽蘂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爲青帝移共桃花一處開跋扈之意巳見嬰孩之時加以數年豈不爲神器之大盜耶

筆之用以月計墨之用以歲計硯之用以世計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

者夭乎于是得養生焉以鈍爲體以靜爲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此唐子西硯銘

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尺長脛瘦軀闕其一字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藁蓋闕字也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

王萬年副都統因貽書峨嵋山拗牛和尚不答書但與來人說傳語太尉早歸人至問和尚有書無書堅不肯說萬年云我巳知了爾直說久而

方云和尚請太尉早歸三日後盥漱罷即逝人問拗牛云王太尉是第六洞萬年鬼王所以姓王名萬年

均州武當山眞武上昇之地其靈應如響均州未變之前韃至聖降筆曰北方黑煞來吾當避之繼而眞武在大松頂現身三日民皆見之次年有范用吉之變韃犯武當宮殿皆爲一空有一百單五歲道人首殺之則知神示人有去意矣

浮光未破之前開城濠得一鐵坐佛高三丈城東元有鐵佛寺其僧請歸本寺百餘軍輿之不動軍帥禱之許以草創小寺安奉只用三五十輩小兒輿之即行後差老巫嫗奉事凡有病告者飲佛水即安端平四年韃圍城砲聲震天鐵佛爲之撼戰後韃攻定城韃人以砲坐毀鐵佛于其下光州遂失左傳云國將興聽于人國將亡聽于神即此意也

歐陽詢藝文類聚有爲禽獸九錫以雞爲稽山子以驢爲廬公者吳越毛勝撰水族加恩簿以海龍爲君各有詞令祖歐陽之遺意也

仕之不稱者許郡將或部使者兩易其任謂之對移漢薛宣爲左馮翊以頻陽令薛恭本縣孝者未嘗知治民而粟邑令尹賞久用事宜即奏賞與恭換縣乃對移所起也

天道尚左星辰左轉地道尚右瓜瓠右纍蟻穴知

雨鳥鵲知風燕避戊巳鵲背太歲魚聚北道鍼浮南指葵知南日菊知隕霜此物之靈也人有不節醉飽不謹寒暑孰謂人爲萬物之靈因書爲座右銘

四夷附錄內典云人火得水而滅龍火得水而熾信有此理陰陽自然變化論云龍能變水人能變火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此亦理也

士大夫最怕有虛名虛名一勝不爲朝廷福眞西山負一世盛名豈西山眞欲愛名于天下天下自鬨其名而起敬耳及史同叔之死天下之人皆曰眞直院入朝天下太平可望及其入朝前譽小減省試主文爲輕薄子作賦曰誤南省之多士眞西山之餓夫都下諺曰若要百物賤須是眞直院及至喚得來攪做一鑊麵如是則聲名自是一項事業自是一項江南地土淺薄士

大夫只做得一項做不得兩項

市井呼盧盧四也博徒索采曰四紅赤緋皆一骰色也俗說唐明皇與貴妃喝采若成盧即賜緋之義楚辭招魂成梟而牟牟即盧也又曰綦杜子美詩逸狀大叫呼五白袒裼不肯成梟盧註謂劉毅之兄劉毅家無儋石之儲呼盧一擲百萬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又詩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石輸百萬唐李翺撰五木經元革註云雉爲二梟爲六盧爲四

錢穆父尹開封有店主告有道人獨賃一房每日以新錢三千置之座側沽酒市肉迄暮而返乃攜炭一小籃入房中人語小定則擁爐鑄錢未半夜三千成矣不敢不告穆父遣人邏之道人迎揖曰大尹來要貧道否至庭下穆父詰之曰爾必有術何敢于輦轂下爲之道人曰貧道鑄者泥錢不曾用銅似不礙法令但得半乾半濕

泥一塊以兩錢脫就便可成穆父命取泥試之逡巡成泥錢一千以索貫之呈穆父大怒擲于案旁激而有聲迸散在地道人忽不見取其錢重穿之每錢背二口字知其洞賓也今以錢化銅爲錢亦近于用泥矣

淳熙間省元徐履因功名之念太重遂有心恙之疾殿試用卷子寫一枝竹題曰畫竹一竿送上試官朝廷亦優容之以省元身後一官與其子

子亦恙官亦絶
帑大光以母葬碑銘皆數千言屬吳傅朋書之大光立于碑側不數字必請傅朋慰偃終日不能兼備傅朋病之至夜分潛起秉燭而書大光聞之起立以文房玩好之物盡歸之預儲六千緡而潤毫或曰傅朋之貧脱矣未幾而大光死傅朋嘆曰吾之貧分也大光之死由我也

眞定大曆寺有藏殿雖小而精巧藏經皆唐宮人

所書經尾題名氏極可觀佛龕上有一匣開鑰有古錦儼然有開元賜藏經勅書及會昌以前賜免拆殿勅書有塗金匣藏心經一卷字體尤婉麗其後題曰善女人楊氏爲大唐皇帝李三郎書寺僧珍寶之

吳江長橋焚于庚戌之虜紹興四年新橋復成縣令楊同者謀新之始末嘗委一吏未嘗科一夫但命十僧分幹一橋之利可支百年始謀興工亦俾諸僧分諭上戶往往出貲爲助震澤王闡者朱勔之黨乃積逋數千緡連叅百紙請同自督之同笑曰此逋豈可督也徐命闡坐取火盡焚其券同以臺疏因擾民而罷此闡族之

曹友聞成州人爲天水軍教授有學職時當可適天水巨室辛卯冬鬪韃寇深入天水守倅棄城不守時當可籍家丁推友聞爲主守城李說齋作帥知其事實爲旗贈之曰狀元及第三年有

教授提兵四海無後戰死于大安軍雞翁關此丙申年也

李昴英字俊明廣人也主上諒陰榜第三名及第初任臨汀推官陳孝嚴激軍變莊出家貲撫定之曾治鳳帥崔激曾忠之變崔菊坡臨城借用經畧司印撫諭李縋城入賊曉以禍福五羊城郭得全賊之擘魔就捕朝廷錄功名之首除榮王府教授亦因朝臣之薦李力辭不供職但云

素無學問難以移氣習士論避之
陳習菴名塤省元父母求子于佛照光禪師就上
寫一偈末後二句云諸佛菩提齊着力只今生
箇大男兒此十月三十日書至十二月三十日
習菴生父母乞名于佛照光曰覺老余親見二
狀習菴無髭有則去之凡有除目卽先夢見住
院前身卽一尊宿也
臨安中瓦在御街中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術士

皆聚焉凡挾術者易得厚獲之來數十年間向
之術行者皆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
于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卽我向之術何
汝驗我術何不驗後進者云向之士大夫之命
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之士大夫之命多
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爲監司守
帥閫者日以殺人爲事汝之術所以不驗也老
者歎服而去

伶者自漢武時東方朔以詼諧進其間以言語盡
規導之意至唐高力士輩出人主溺于宴安鴆
毒爲君之道絕矣及五代李亞子歐陽公作伶
一人傳首焉極稱請箭前驅縞素從戎繫燕父子
以組函梁君臣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
成功其意氣之盛何其壯哉晚年躭于詼諧與
同匪景進敬新磨狎泄終至亡國死無以葬以
樂器焚之何其始英武後荒迷邪嘗讀放翁南

唐書有一事可取李王召一名將欲害之酌酒
一杯與其將飲將知內有毒堅不肯飲奉杯前
曰臣當先奉爲王壽君臣交爭不決有一伶人
自殿下舞上殿曰此酒臣先飲奪將手中杯一
舉而盡再舞下殿及殿門而卒一時倉卒遂解
君臣之疑雖曰小人以一死存國體可謂知幾
之士矣
昔王衍口不言錢強名阿堵俗言兀底律貪之謂

也古語云少則樂無則憂多則累又曰牢收長物金三品容寫虛名墨一行又曰須知世上金銀寶借汝閒看六十年又曰饒君且恁埋藏卻驟有人會作主來積而能散君子避之為富不仁古人深戒

曲江有二奇張相國以鐵鑄六祖禪師以銅鑄俗語云鐵胎相公銅身六祖鐵胎有二身一在廟一在郡庠銅身在大鑒寺廣州天慶觀有銅鑄劉王像當鑄時不像其容殺數匠始成袞冕具

在

達官有癱緩之疾有道人曰古人已死身不壞今人未死身先壞信知古人之死數雖盡而所養固在至于百年之歲尚有容貌如生者今人貪利祿則損其心窮嗜欲則喪其本數未盡而軀已腐矣

楊誠齋帥某處有教授狎一官妓誠齋怒黥妓之面押往謝辭教授是欲愧之教授延入酌酒為別賦眼兒媚鬢邊一點似飛鴉莫把翠鈿遮三年兩載千撋百就今日天涯　楊花又逐東風去隨分落誰家若還忘得除非睡起不照菱花楊誠齋得詞方知教官是文士即舉妓送之

史記匈奴傳漢遺單于有黃金飾具帶一飭漢書要義曰腰中大帶黃金胥紕徐廣曰犀毗引戰國策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郎帶絇

也師比郎犀毗也

升斗古小而今大昔人飲酒有數石不亂者班固論一夫百畝所收之粟人食月一石五斗古之人亦今之人也豈有一人能飲數石日食五升者乎

古人有言登公卿之門而不見公卿面目一辱也對公卿面目而莫測公卿之心二辱也識公卿之心不知我之心三辱也大丈夫寧就萬死不

受一辱

韶州涔水場以澗水浸銅之地會百萬斤鐵浸煉二十萬銅且二廣三十八郡皆有所輸或供鉛錫或供銀或供錢歲計四五萬緡饒監所鑄歲止十五萬二廣未嘗曾見一新錢所在州縣村落未嘗一日無銅錢殊不可曉所謂會子皆視之棄物不知朝廷一如二廣只使見錢不知會子未知可行否乎

淳熙間有二婦人能繼李易安之後淸菴鮑氏秀齋方氏方郎夷吾之女弟皆能文筆端極有可觀淸菴即鮑守之妻秀齋即陳日華之室秀齋能識人有兩館客一陳勉之丞相一陳景南內相

乾道間有一媵隨嫁單氏而生尚書夔又往耿氏生侍郎延年及死尚書侍郎爭葬其母事達朝廷壽皇云二子無爭朕爲葬之衣冠冢至今爲美談

呂婆即呂正巳之妻淳熙間姓名亦達天聽蘇養直家孫女曰蘇婆其嚴毅不可當三五十年朝報奏疏琅琅口誦不脫一字舊京幾有二漕一呂揩一呂正巳揩家諸姬甚盛必約正巳通宵飲呂婆一日大怒踰牆相詈揩之子一彈碎其冠事徹孝皇兩漕即日罷令止除一漕自此始呂婆有女事辛幼安因以微事觸其怒竟逐之

今稼軒桃葉渡詞因此而作

袁彥純尹京專　留意酒政煮酒賣盡取常州宜興縣酒衢州龍游縣酒在都下賣御前雜劇三箇官人一曰京尹二曰常州太守三曰衢州太守三人爭座位常守讓京尹曰豈宜在我二州之下衢守爭曰京尹合在我二州之下常守問云如何有此說衢守云他是我兩州拍戶寧廟亦大笑

韶州南華寺廼六祖大鑒禪師眞身道場有達磨衣鉢存焉所謂袈裟尚有髮鬚而鉢猶存有一痕爲劉公主所觸今寺有補鉢莊卽公主捨也有虎夜必來守衣鉢如則天所賜皆不存獨有柳子厚文亦非舊本更有黄葉齋僧文自稱率土大將軍唐之丁酉年後彭帥爲經畧適有曾忠之變亦是丁酉年遂碎此碑碑陰迺東坡飯僧疏文二碑俱不存矣

東坡艾子有曰禽大禽大無事早下山去託此爲談謔之助世人相傳笑話余因錄一二事以資好事者一笑有知州未滿交代遷至在任者不肯去赴任者不得入欲赴者怒遂起民兵諸寨兵外縣弓手攻城在任者見事勢急率廂禁軍守城監司得知按發朝廷曰攻城者以違年不赴守城者以擅離任所聞者莫不大笑。

富家大室多是爲富不仁爲人撰一說以譏之有一多錢翁每自誇侈我世間飲食品饌水陸畢陳飽飫醲鮮盡矣思得天上美饌畧供七箸可以延年益壽或者告之須是齋戒設醮拜章精禱方可感格上天必得賜汝美饌如此禱告數年忽一夕正啓醮間有二天神自虛空而下奉一大合呼愚民天帝賜汝食拜而受之愚民得此合再三焚香感戴發合取食但見兩枚火燒而已愚民懊恨許多時禱告卻得兩箇火燒此

世所有之物天神叱曰愚民不曉事汝尋常但喫人火燒今次喫天火燒也

史同叔爲相日府中開宴用雜劇人作一士人念詩曰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旁一士人曰非也滿朝朱紫貴盡是四明人自後相府有宴二十年不用雜劇

廣州有二事可怪鹽步頭水客人所買鹽籮必以此水灑之經久不析不化市舶亭水爲番船必

取經年不臭不壞他水不數日必敗物理不可曉如此貪泉雖有吳隱之詩及有二碑或曰在石門今則不知其所矣

今之校椅古之胡牀也自來只有栲栳樣宰執侍從皆用之因秦師垣在國忌所偃仰片時墜巾京尹吳淵奉承時相出意撰製荷葉託首四十柄載赴國忌所遣匠者頃刻添上凡宰執侍從皆有之遂號太師樣今諸郡守倅必坐銀校椅

此藩鎮所用之物今改為太師樣非古製也

餘干有王德者僭竊九十日為王有一士人被執作詔云兩條脛脡馬趕不前一部髭髯蛇鑽不入身坐銀校之椅手執銅鎚之錘翡翠簾前好似漢高之祖鴛鴦殿上有如秦始之皇一應文武百官不許著草履上殿王德就擒此士人得以作詔免

餘干有一富人作社火迎五聖遂三佳行在看拜郊謂成闕歸裝官家駕出迎神呼八千人為細甲軍皆用金銀二紙為之鹵簿儀衛俱全又裝一人儼然赭袍坐于輦上後州郡因訴詞取社首數十人囚死之此等真怪事所以迎神社火有禁故有意也

古來作者欲攄胸所獨得或紀一時見聞于詩文外別成書名曰說部好事者萃數十種合刻之非不確塚奇目而世遠傳寫

安免刻缺之患也此本之貴于稿而今也宋季張荃翁著貴耳集分上中下而各有序記及所羅僅下集耳博雅如[illegible]閣遂據而鐫之經籍志仲妊生前購抄本既全且精余讀其首序歎曰世有上不見諒于君下不見信于妻子非卓然自立不為遷逐怨誹所撓者幾人哉荃翁之品于是乎不可及矣而其立言自足垂世余尤喜讀

棄苦人之飄泊如俊孟浒葬同官之厚葬
下麥舟官家好獄之翹不減嗟而（包孝肅嗟識乜）
（宗面見曲洧舊問）而晚年若遇之事還勝東林也
且告歸切我湖也獨杭志載莫濟宰仁和
兩治出入德壽宮之惰勢者而兩降官仍
在任不數月擢守平江集乃以爲莫濟而
地之錢塘特州异焉所杖止一人官罷踰
一年又异焉論荃翁以宋人記宋事當無

誤但該監所倫與濟淳同邑同時而其志
異與敘濟歷官之所則溫明泉也敘淳則
曰今爲郎也有難聽決耳潘昭慶中丞嘗
語余曰古人恐無所表見而著書使不傳
何假于著吾甚愛書擁而不使之傳亦豈
眞愛今而後宜以鄴之藏書而不二借者
爲誠因借余漈谿漫志以往生甫閱子嘗
樂善好古促余亟副墨授之猶此志也夫

崇禎壬午閏月閔元衢識

玉峰先生脚氣集一卷

（宋）車若水撰

清初鈔本

脚氣集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車若水撰。若水字清臣，號玉峯山民，黄巖人。此書據其從子惟一跋，蓋成於咸淳甲戌。因病脚氣作書自娱，故名曰脚氣集。書中論孟子集義章一條下有細字夾注云此二章是癸酉八月所書，今錄於此。則餘皆是冬所著也。若水少師事陳耆卿學為古文。晚乃棄去，改師陳文蔚，刻意講學。書中所謂質窗先生者，耆卿號。克齋先生者，文蔚號也。故此書體例頗與語錄相近。其論詩攻小序。論春秋主夏正。論禮記，掊擊漢儒，皆堅持門戶之見。論周禮冬官，議俞庭椿斷定撥置，其說甚正。然必謂以周官尚存三百五十，謂冬官不亡，則仍蹈柯尚遷等割裂之根。論詩三百篇為漢儒所僞託，與王柏之說相同。論禮記之畏壓溺，以畏為疫氣傳染，尤為杜撰。其論史謂諸葛亮之勸取劉璋為未明大義。其論文謂李邕諸碑文不成文，理不成理，亦皆乖剌。然如論周禮載師乃國廛之征，非田賦之制，駁蘇洵說之誤。論春秋蔑之盟主程子盟誓結信，先王不禁之說，及宋人盟于宿主公羊以及為與之說。宰晅歸賵主直書天王而是非自見之說。均有裨經義。於朱子四書集註服膺甚至。惟謂大學格物難以訓至，當從玉篇舊訓作比方思量之義。謂論語惟求則非邦也與以後，皆聖人之言，稍立異同，然大旨不殊。又謂詩集傳當於綱領之後列諸家名氏，使之有傳。此書不比論孟，自和鳴摯別以下皆是取諸家見成言語，若不得前人先有此訓，詩亦憒然，亦為公論。其他論蔡琰十八拍之僞。論白居易長恨歌非臣子立言之體。論文中子鼓蕩之什為妄。論錢塘非吳境，不得有子胥之潮。論子胥鞭尸為大逆。論王羲之帖不宜字皆鑿然有理。論擊壤為以杖擊地。論應劭註漢書誤以夏姬為丹姬，皆足以備一說。論杜鵑生子百鳥巢一條，雖未必果確，亦足以廣異聞也。

玉峯先生脚氣集

天台　車若水　清臣

潘默成磨鏡帖甚佳

帖云僕自喻昏鏡喻書為磨鏡藥當用此藥揩磨塵垢使通明瑩徹而後已倘積藥鏡上而不施揩磨之功反為鏡之累故知托儒為姦者曾不若愚夫愚婦也

夫子詠諸侯無王孟子勸諸侯為王諸儒安得無疑孟子卑管晏陋霸道乃與公孫衍張儀之徒異口同音共攛掇諸侯為此事反不肯做齊威晉文事業方道周室衰微與孔子時不同當時韓趙魏齊列為諸侯尚皆待有王命其間要霸者必去朝周諸侯又何曾不知是个共主只有楚無狀其自叛周以來如此不足恠也孟子固有說矣當時諸侯欲王之意不可遏四方游說之士無不尚上稱說尚以王為下而欲為帝若孟子勸其循諸侯之禮豈足以回其膠固之心孟子嘗說好貨好色事要時君之趍向而語之勸行王政即此意也要行王政須從理義做來自農桑上做家計起當其做家計時便是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斑白不負戴於道路件件有个長上家家有个長上此時終不勝滅周而改物又終不勝與周而並王其尊周之理便在此子便自有不容已者便可興周周便可為政於天下此孟子之志也好貨好色且不與他較待其仁義之說行時君之心轉移一洗舊習相與維持一本作新件件蟬蛻矣孟子此意只是不說只漏泄數句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又曰唯天吏則可以伐之何曾無周

自晉承曹魏之後迤邐相承皆曹氏之禪代也於是二三百年無公論二三百年無公論則公論已矣

此諸葛孔明孔北海之徒每遇議論有善則沒之如取劉琦事埋沒來歷後人只說孔明不是

李文靖公宗為守於台與陳文惠民飲王霄直亭上良久忽移過君子堂陳文告曰此間不如王霄之爽文靖曰下面人家擲骰賭博爭注喧譁姑避之尋常事至而應不要先有心　靖一作清

東坡說蔡琰悲憤詩非真極看得好然胡笳十八拍乃隋唐裴世之人為之其文辭甚可見晦菴乃以為琰作何也載之楚詞

堯典克明俊德孔氏注以為賢俊大學克明峻德康

戍以為大德大德在我方合自明之意按大戴禮正月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乎南風也合氷必於南風解氷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俊訓大可見

唐明皇天寶之亂詩人極其形容如長恨歌全是譏笑君父無悲哀惻怛之意連昌宮詞義勝於東坡喜書之杜子美北征云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别姦臣競葅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讀之使人感泣有功名教

桑中等篇朱子詩傳之説已嘗先曾與東萊議論東萊力以為詩人所刺晦菴辨之不信也先祖論嘗謂聖人不應收此邪詩于三百篇則邪詩之説先祖固言之矣先祖自信其家學不曾往見文公因讀楊誠齋文字不樂遂并同時諸書皆不過目然其所見乃暗與文公合其稍異者則文公云夫子取之為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戒于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先祖則曰今永嘉謂山歌為邪詩周道衰綱常毀敗淫靡胥諭正聲不發於人心而邪詩充悅於人耳詠之

愈多傳之愈廣夫子删其蕪穢筆之簡冊者皆正詩也而邪詩入（一作習）熟於時人之口耳布傳于宇家之簡冊者猶在天下夫子豈能删之哉秦禍之酷天地否塞漢興以來諸儒收拾殘編斷簡于壞亡之餘補綴遺逸而詩之三百大抵不全取天下口傳之詩以補秦火之餘非夫子所删三百之全文也又文公不盡信小序先祖則謂小序為漢人專門名家之辭其意亦同文公嘗謂李敬室杞云東萊以桑中溱洧為刺淫奔之詩若有人淫奔東萊何不作一詩刺之此語又簡而明矣

家語雖俚偽雜揉猶是當時文字去聖人未甚遠不比孔叢子甚載周公冠成王命祝雍作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衮職（此句似有闕文大戴禮記作[illegible]）有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今儀禮士冠禮大畧正同儀禮父不出即此可證為周公古時傳流之書又即儀禮可見家語雖後時俚人所録亂説自有之終與孔叢子不同孔叢子句句偽

永嘉鄭伯謙云天官之職自玉府内府而下令皆收入内藏庫自宮人掌舍以下令皆收入脩内司自

醫師食醫以下皆入御藥院自膳人庖人而下皆
入御前供奉自漢晉以後先王所以招使士大夫
在宮内者稍〻推出却將天子服食掌于外朝者
稍〻引入内謙節冊字

任重而道遠任當作平聲孟子曰門人治任將歸任
重謂仁以為己任擔子重也任重是治任之任仁
以為己任則是任天下之重之任任却作去聲

潘子善先生乃吾邦人曾有詩云老大倦追隨得坐
且終日所以見春去亦不甚愛惜予甚詠之不置
咸淳癸酉六月塘下戴正子訪予出其先公詩八

句云幽棲絶一室意足便為安片石是霜老入窓
風月寒已無蝸角累自號鹿門看清夜誰同語横
琴試一彈此詩亦佳令人只識花言綉語便相傳
誦佳句豈知此哉

聖人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
文定曰知孔子者謂此書遏人欲之横流存天理
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此説是矣又曰罪孔
子者無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
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此語非也聖人
豈顧亂臣賊子之戚哉知我罪我皆説後聖春秋
天子之事聖人作之後聖不容不罪〻至于後聖
當此時又自作春秋

沈繼祖醜詆晦翁以求官爵自不足道李東齋作年
譜備載之謂削之反涉忌諱此説不然汲冢書所
謂舜囚堯禹放舜之類千載而下忽然有个輕薄
子如劉知幾者出來与之敷演雖曰無傷于日月
之明然害理不少害人心不少曹操曰舜禹之事
吾知之矣若當時見劉知幾許多説話豈不更無
藉耶

東坡云夫畫竹必得成竹于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

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
起鶻落少縱則逝矣此語甚妙豈但畫竹

天地本黑也以日為光本寒也以日而暖日入則復
黑日遠則復寒矣而作為

胡氏謂周之至德不但稱文王亦稱武王是也武王
十三年前皆是事殷之時至謂誠使文王無廣周
於天下之心曷不專守分地而取其三分之一乎
此語太不然三分天下有其二謂人心歸之也豈
割據之比乎戡黎勝之而已伐崇降之而已非闢
地也大會于孟津不期而至者八百國果歸周之

多也
孟子集義章先儒被孟子說揠苗處多了所謂是告
子助長然告子正是不曾集義惟恐助長只得義
自外來襲本無衣字所謂不得于心勿求於言勿求
於氣者也孟子必有事了方說勿正勿忘了方說
勿助長耘苗了方說揠苗次第甚明但其說揠苗
處詳人遂謂孟子以揠苗之戒為重掉了告子真
病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告子求
不動心之法自以為善也孟子則不然不得於言

必求於心有得於心不求於氣終而至詖淫邪遁
開口便覺則告子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不足
道矣行之既熟渾身是理理充而氣浩然視告子
之區區護此氣而不敢動者又不足言矣是道也
要緊在必有事與勿忘上工夫自到人不可責近
效所謂大段着力不得者也大段着力則氣動
志前功不保矣勿正是為常有事者言也勿助是
為勿忘者言也揠苗為已耘苗者言也不曾耘苗
苗草相亂將見草長而苗不存又何苗之可揠乎
告子不肯做必有事與勿忘功夫只顧勿正勿助

其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欲勿正勿助也其曰
不得於言勿求于心是不曾有事勿忘也不知集
義呆然但欲勿動此氣此後世釋氏之不動心非
儒者之不動心也孟子謂其不得于心勿求於氣
此是其勿正勿助之意未為全不是但以義為外
不曾于知格上下工夫不得于言未嘗求之于心
不思義理在心卻待于聽接處聽着理見成自從
外來所謂彼長而我長之裏面全無一毫是欲義
自外來襲而取之也既無集義不知自反直與不
直區區求保此氣亦難矣如此則不但人之蔽陷

離窮不可得而知而我之詖淫邪遁亦不自覺矣
此二章是癸酉八月所書今錄于此
濂溪不言知格徑說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已上
皆知格也厥章厥微匪靈弗瑩其知格也至矣定
之仁義中正則着實主靜則立本其知格也至矣
四子言志夫子自先定四子之次第矣子路率爾而
對夫子亦知其必然矣據次第而問始及于皙也
伊川先生丟子路之志亞于曾點蓋其所言雖不
讓卻是直截此意千古未有人說人見夫子哂子
路便道子路不如諸子朱文公謂求赤皆退讓卻

因見子路被晒後如此到底子路是真斯言尤爲
著明其忠義之氣可使有勇是作
友人王貴學蘊文今亡矣其曰惟求
則非邦也與以後皆聖人之言非曾晳之問此語
確然可信曾晳不應如此問其問無味
古云虎狼知父子只有母子無父子也獸知母而不
知父父亦不能知子但其母見從他身上出來自
惜
六月王于出征以匡王國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于曰
也王命也左傳載楚自克庸以來其君討國人而

訓之于民生之不易于勝之不可保即此于字三
十里則是語助
自漢高祖自爲新樂于是二南雅頌不復有人習惟
一制民能知雅音而不通其義古音沒亡魏武平
劉表得漢雅樂即惟知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
明帝太和末又亡其三惟鹿鳴尚存至晉而鹿鳴
亡矣只有文在方冊中無其聲矣文中子援琴鼓
蕩之什蓋妄言也
太宰以九職任萬民無一人游手無一人失業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此父
兄便是前輩長上
高祖不讀書其歌云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
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又云鴻鵠高飛一舉
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
有矰繳尚爲所施陳後主是做文章人其辭云秋
風動竹煙水驚波幾人樵逗何處山河今時日月
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亡國之音與興國
自別
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便與顏子不同
顏子自反而縮也不往

劉漫塘云向在金陵親見小民有行院之說且如有
賣炊餅者自別處來未有其地與資而一城賣餅
諸家便与借市其送炊具其貸麪料百需皆裕謂
之護引行院無一毫忌心此等風俗可愛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不斷是將堯舜來證性善
正是將堯舜望天下之人其曰世子疑吾言乎夫
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
者亦若是〻世子是慚愧了不敢望堯舜故有是
說
禮運首章載孔子言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至於大道

既隱天下為家始以城郭溝池為固禮義為紀禹
湯以後六君子皆由于此不知自有天地便有五
行便有禮義鴻蒙之世人未甚覺知伏羲堯舜有
作天叙天秩始煥然于天地之間後來六君子因
脩而用之豈曰大道既隱方將禮義出來用且与
城郭溝池並言離禮義以言道是老子之言也大
古之世生民如野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則說有
之而謂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皆作一个龍統
則亦未必然
夫子之得邦家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

斯和便是堯舜氣勢生者得其所以生死者得其
所以死便是堯舜之民榮者生之理也哀者死之
理也
蛸纇道說誠無為幾善惡作一圖上寫一誠字直落
寫个善字偏旁一綫寫个惡字以惡是誠之麼孽
善是宗嫡友人沈可亨疑之以問此疑甚善幾道
自謂可勝胡氏同体異用之說不知其尤非也且
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當其未發只是至善至
於發時始有中節与不中節中節者是不走作這
中不中節者是走作這中却不是這中先生个中

節旋生个不中節如水之清有以濁之不是當初
蔕得這濁來若是麼孽須亦從他身上出不枉屈
祿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聖人之言杞之郊
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非聖人之言是後人發明
因而遂以為聖人之言耳二王後安得有郊周既
改物禹湯便不配天若說後來有僭則杞用夷禮
漸習鄙陋宋以桑林享晉侯桑林殷天子之樂蔔
犂以為非禮之罪猶有鬼神宋宜當之見得是杂
自僭又見得宋不當僭又見得非宋所當用杞宋
之郊無明文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既喪師後如何又配

春秋時吳越分界自在今日嘉興之境見春秋于越敗
吳于檇里檇里乃起地正嘉興也錢塘江乃是越
地吳投子胥于江何曾是錢塘今乃謂潮頭為子
胥怒潮吳山祀子胥正不安王荊公碑亦說錯五
代僧錢塘詩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不知畧
至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集註云終者人之所
易忽親終之時苦痛哀迷則于必誠必信勿之有
悔焉者必有精神不到照管不及者矣此忽非輕
忽之忽乃楚辭荒忽之忽當此之時須當加謹無

一毫，可悔是謂謹終
黑水逾河而至于南海濟逾河而溢于滎後世都無異論是有此理
禹貢載四海九州無限路程不誤一字孟子說兩句便有一句誤排淮泗而注之江當時淮不曾通江後來吳王開邗溝然後通江紀載与議論不同議論得實固好若評些少不以文害辭主意不在此句紀載則不可
天下有貴物乃不如賤者只如眼前淘菜以紫菜為貴海藻次之海藻所謂大葉也苔為下紫菜爽口

乃發百病大葉病人可食苔之好者真勝前兩菜且無查滓本艸謂其能消食也貴公子只是喫貴物
伊川先生云春秋所書事同則辭同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真至言也此說自衛州呼發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此章正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同意聖人此說甚多不知而作与詩人吾豈不知而作不同乃是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意其言曰固有聖人天縱從容中道不待知而作我不到此地位也我只是學而知之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擇其善者而識之所以能有所得我非生知知之次也此意甚分明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不復又下擇字多見而識之不復又下擇其善者四字自是作文之法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不必更說道字古人文字如此甚多
周禮冬官不亡散在諸官之中而地官尤多自編帙散亂俗儒補綴不得其說不識周禮所謂天官地官者是如何遂以田野諸職並附地官如此則馮

相保章挈壺之類皆可附天官耶金叔明作周禮十題十答用意勤甚予遂授以俞氏復古編復古編者蓋著冬官不亡將周禮舊本再一證（一本作正）之叔明得之甚喜黃華翁又辨復古編之不可憑此是忠厚不欲輕動古書之意予後來會叔明云復古編甚是其又与之考有一證據甚佳周官三百六十今已存三百五十只亡其十豈可謂冬官亡也此說痛快但冬官之不亡只可說數句證以地官使人自曉自推足矣俞氏乃斷定撥置此在天官此在地官此在其官以二千餘載以下之凡夫

而妄意聖人之述作其不審如此蓋其淺淺之為人偶得此說喜不自持不覺成此其為此說之累多矣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蔡書傳以為建寅之月張主一春秋傳引書序一月戊午以為建子之月程子春秋傳春王正月正月非春假天時以立義此說至正張主一乃以為非郝又云天統建子之月陽氣潛萌于黃鍾之宮此天之所以為天而萬物之所由生也獨不謂之天統之春乎正不必如此巧說

漢時士大夫奏事宮中要便入來只是不到後庭所以公孫弘燕見武帝或時不冠又不冠不見汲黯此猶是周禮古意自武帝以宦者典章奏而士大夫遂踈後來門禁森嚴全隔絕矣于是親宦官宮妾之時多親士大夫之時少

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荼若菜也周禮掌荼以供喪事取其苦也東坡詩云周詩記苦荼茗飲出近世乃以今之茶為荼荼今人以清頭目自唐以來上下好之細民亦日數椀豈是荼也茶之麤者為茗

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讀此使人失笑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不成說話死不欲速朽亦不成說話

周禮亂失既以司空主地之事屬地官且并掌[illegible]人務人掌葛諸職皆強附之若果如此其數掌邦教也又甚矣尚可為之說曰富而教之此何為者耶

子服惠伯曰易不可以占險橫渠先生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事之善惡人之靈未嘗不知其不善之事敢以謀之鬼神其假爾太筮有常之時亦須囁嚅

唐小說載隋煬帝昏淫狂肆恍忽見陳後主曰每憶與張麗華憑臨春閣作璧月詞未終而韓擒虎兵至遂至今日始謂君致治堯舜之上今日還此佚游曩時何見罪之深也莫管此說真僞真是問得好然晉王廣之得帝位自是造物之所不容陳後主之鬼依然未識大處

向物勞動之後須有安息之時故曰朝以訪問晝以聽政夕以脩令夜以安身豈特人哉精神會有倦時予家側有鵲鳥來巢母子相呼其聲喋喋無夜

無盡何其健也百鳥皆不然
纏人纏脚不知起於何時小兒未四五歲無罪無辜
而使之受無限之苦纏得小來不知何用後漢戴
良嫁女練裳布裙一本作被竹笥木屐是不干古人事
或言自唐楊太眞起亦不見出處
王右軍帖多于後結寫不具猶言不備也有時寫不
備其不具草書似不一〻蔡君謨帖並寫不一〻
亦不失理然則專學精到者亦有誤看耶
載師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
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

十而五此太宰九賦之征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
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所教切家田也一亦作稍之
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與關市山澤幣
餘通而為九而以財賄為斂與助徹之法自不相
干而蘇老泉乃謂周自以十一名其實取于民者
自重漸輕而至十一耳益武子前面以其田任其
地而以為田制也予嘗曰遠郊四萬井甸稍縣都
九十六萬井王畿通百萬井而九十六萬為十二
是周人參夏商之制厚取于民而盡于為妄言矣
益司徒田制而載師園廛之制也國之園廛邦中
之賦是也郊甸削縣都之園廛郊甸稍都之賦是
也載師六句相承上既言國故園廛不言國上既
言園廛故甸削縣都不言園廛也其曰以廛里任
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即此見國宅無征園廛
二十而稅一是一句相承下文皆相承其曰以某
田任某地者田制定後方就田之中而起地之稅
耳予有辨說不詳載古人重本抑末故地稅常重
而田租常輕
文字只管要好乃有愈改而不如前者山谷有詩云
花上盈〻人不歸棗下纂〻实已垂寄息訪道魚

千里蓋世功名黍一炊又曰臥冰泣竹慰母飢天
吳紫鳳補兒衣臘雪在時聽嘶馬長安城中花片
飛後來改云花上盈〻人不歸棗下纂〻实已垂
臘雪在時聽嘶馬長安城中花片飛從師學道魚
千里蓋世成功黍一炊日日倚門人不見看盡林
烏反哺兒乃不如原作
子胥鞭尸之事是大逆無道不知者乃以為復讎呂乃
以為孝衛人殺子路送醢于孔子禮記吕而道
春王正月天統是春之說予嘗以語華翁華翁以
為未穩謂亦當疑之其書曰云集註可取處多未可

以一條傷巧而悉棄之也春王正月伊川謂假天時以立義 不能無可疑曰假曰立是夫子㸔見援筆以改之也名曰春秋畢竟以四時以春為首不應如秦史以冬為首也若夫子假春以立義則魯史舊文宜如何寫七月之詩曰七月八月九月皆夏正見得殷以前未嘗改也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皆周正改月之證多于周書見之安知周家之曆不以子月為春正月如春秋之文耶葉翁此說亦有思量但周書惟三月哉生魄惟二月既望在十有二月惟三月之類並不曾以時冠月汲冢

竹書文字之最古者雖戰國策士詆先王以誘時君然不可謂非先秦古書也其書無月則書時有月則書月他是寅正寫時為順尚且如此何況建子不是春乃寫个春字非史氏驕分所敢也此一字分明是聖人所書程子春秋云天時正月王正示人君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此說不可易若從來有冬字而聖人改為春則聖人不是若從來無冬字聖人假天時立義其假其立有不可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程子曰盟誓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屢盟而不信則罪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此語極其完全只是与不是皆已著明胡氏傳刑牲歃血殆不獲已即位之初而汲汲以求焉是隱公之私也此語已是傷巧張王一云書公之及盟以譏其狥習俗之私而不出本一序有於由衷之信魯邾之好卒不能以久成尤巧矣聖人春秋寫一句在這裏則物無遁形如何有許多工夫譏人聖人固有特筆處却不在此只消寫一句是非自見私意不公也見屢盟長亂也見好不久成也見

公羊及者何與也此說是及猶汲汲也便不是穀梁及者內為志亦不是故劉氏曰及齊高傒盟及晉處父盟豈復內為志耶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此一句便見賵諸侯之妾毀壞綱常更不必問其他書法天王兩字春秋方是此第一句書王室事之不可不書天王繼天為王舉動如此言外自可見春秋只消如此平看

朝廷禁捕蛙以其能食蝗也周禮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菊以殺之又曰以其煙被水則水蟲無聲是惡

其聲之聒人有甚害處似乎前後數言皆是後來方術此處不可曉林少穎謂鯉歌之愈鼠雞助之已止也痎膏之殺蠶蠶荊之中蛔壞漆以蟹洗錫以魚散血以藕皮毀金剉以羊角皆出于自然之理所謂知實（一作變）化之道而知神之所為也然聖人不應為蝦蟇聲開特為置官周禮此處甚多

葉水心闢繫辭得崇高莫大乎富貴一句以為奇貨屢屢言之謂為語言大病若據說亦似惑人崇高莫大乎富貴只有些溪異辨上下定民志天大地大王亦大富貴極于君崇高莫大于君初非異說

禪家之法只是要人靜定竅竅一句更不思別路久而自能通達此吾儒至誠如神之緒餘吾儒公溥他只是自私他要不落窠臼說是不落窠臼然亦有可摶摸者問如何是佛祖西來意曰庭前柏樹子此語最好是吾儒一个仁字也如何是佛曰乾屎橛謂前人往矣我自當作工夫說前人甚麼此句与吾儒別有問請師安心曰將心來与汝安百丈謂潙山曰汝撥爐中有火否潙山撥云無火百丈起深撥得火云此不是火吾儒亦如此教人但今聽之者不把作事看反不如他能信向服行也

然既曰悟道必當首先悟吾父母是如何三綱五常身體髮膚毛顛倒反借吾儒名分之說与四海五湖無所係着之人捏今交道而自謂高于一世而人亦以是高之然若無朝廷見成飯与喫見成法与維持亦定坐禪不成也

曾子問禮于孔子如此其細密如檀弓所載乃件件不如子游記禮者但欲尊崇禮家借曾子之大名而抑之又借子游之名而入于禮家且未小歛則楊褒此是當時之禮闇巷之人亦能之何足以爲誉子游至于主人既祖將欲曾子之來反柩而受吊

雖世俗亦知其不可也

程子令人類聚論語言仁處玩味此最切于教人仁實是難訓有答看去自曉得可也上蔡識痛痒之說亦切蓋出于程子痿痺不仁之意思與諸程子觀錯錯可以觀人仁說得從我句自謂有功于諸儒

張王一有春秋集註集傳予未嘗見忽得本于瑞州守董正翁丞其刻在瑞州見惠新本也病中未及看偶華翁歸自朝盛稱之方能略看中間義理自善但春秋一書質實判斷不得文公論之詳矣除非起孔子出來如范明友好再生說當時之事与

所以襃貶去取之意方得今作集註便是要[illegible]
判斷了此照語孟例不得語孟是說道理春秋是
紀事且首先句便難明了惠公仲子不知惠公之
仲子耶或惠公同仲子耶尹氏卒一邊道是婦人
一邊道天子之世卿諸儒譏世卿之說自是明訓
恐是舉燭尚明之論理自是而事則非也此自是
一說至于三統之說予嘗以告華翁華翁然以為
未穩暨再覽至夫人子氏薨忽云不書葬者婦人
從君故君存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也本朝
后雖先崩必俟合葬于山陵蓋古之遺制與此說

可駭此看先儒之言不分曉而又不曉事也穀梁
云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程子云公在故不
書葬于此見夫婦之義矣此不過所尊有嫌遂不
書葬耳安得待君薨而合祔也本朝后先崩必備
葬禮而葬但未歸太廟而神主享于別廟暨帝崩
既葬然後以神主合歸于太廟典故甚明安得如
張氏之言也魏徵謂太宗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
若昭陵臣固見之是太宗后之葬而陵名且定張
氏何不知之

明道先生說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
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
恭者私為恭之謂也禮者非體之礼是自然底道
理也只恭而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人把
禮者非體之礼作句所以都說不得礼者非體之
是一句礼是自然底道理是一句禮者不是將我
身體得出來乃是自然底道理總說體之則便非
自然便身与礼為二

平翁先生送乃子湯倅清父生日以香一片寫四句
其上云始于克己終于捨己聖學終始有立卓尔
永嘉名公多有跋皆不能曉非禮勿視非礼勿聽

非礼勿言非礼勿動此顏子克己處也以能問於
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此顏
子舍己處也二已不同私者既盡公荒洞然不見
人我之異其始終如此（跋字下有一行字）

堯氏擊壤自唐以來盡為圖乃是行坐捧腹舉挽[illegible]
樂之樣李伯時臨本極佳不見所謂擊壤者[illegible]
謂壤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四寸濶三寸將戲
先側一壤于地遠二十四步（一本作三四十步）以手中壤
擊之中者為上此戲甚好比之投壺尤見為朴質
也然子謂此說亦未必然壤即泥也以手拭（一本作式）

擊壤以為音節而歌其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真是太平之語真好文章立我烝民莫匪尔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更好

晦翁語錄云吳公濟云逐日應接事物之中須得一〻時辰寧靜以養衛精神要使事愈繁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餘其言雖出於異說而試之亦略驗豈周夫子所謂主靜者耶予謂此恐未必文公之言文公云寂者無時而不感〻者無時而不寂又何從養于一時之寧靜一時之寧靜又足以方周子之主靜耶然而其說自好以邪和叔之意初學得此豈不甚善

平翁先生云有人一子名光一子名梵一子名晃其父遠出不歸光者子細探其蹤跡知其北往求之幽燕梵者不子細探討乃求之南閩晃者在家嬉游而已一日光者得其父以歸梵者索然而歸光以責梵晃亦以責梵光可言也晃不可言也梵雖行路差尚曾求父也晃坐于家不曾求父乃責梵之不善于求父今之人未嘗求道而空〻以議人何以異此釋氏行路差尚曾求道也

董公遮說漢王一事人以為漢王得此正大之論而漢業成于此按董公言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王放弒其主天下之賊也大王宜率三軍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于是高祖為義帝發喪率諸侯兵五十六萬討羽入彭城一時響應甚麼氣勢而高祖入彭城之後乃收美人貨賂置酒高會此是為義帝發喪耶高祖不是三王胷子本意不是伐罪救民得董公此說且做一个題目既得志便掉了羊質虎皮事體便敗項羽大破漢兵獲太公呂后高祖之狼狽未有如此後也如此則反是董公誤之其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此是謀利計功之說諸葛孔明定不如此說

先主問孔明謀伸大義于天下而孔明乃答以劉璋闇弱可取此是伸大義乎盖史家翻文或承襲魏氏私史也行不義殺不辜以為興國之基孔明為之哉劉璋之父劉焉漢之賊也初以益州有天子氣求領益州此意已可誅未幾有董卓之亂諸鎮皆起兵討賊焉亦起兵不討賊遂據益州殺漢中

太守斷蜀道帝使其子劉璋諭上旨璋不反命遂留劉焉自作秉輿任政賈龍討焉不克當時黃巾既定董氏又滅劉虞死節曹操未動漢之亡劉焉為之首也焉死而璋産悖逆相承曹操方挾天子以令諸侯止可徐圖未易輕舉孔明欲伸大義安得舍璋而他務乎滅劉璋正是為漢討賊既討賊遂據以為資以使驅馳于中原孔明之規模如此史不足據也魏晋之史皆是魏邊人為之當時漢家忠臣被他埋沒多少

孔子門人与孟子門人不同孔子門人只有陳子禽識見卑下三衛開口都不成說話孟子門人都低如公孫丑萬章之徒有甚難疑答問枉教孟子應他似乎樂正子克之外尚有充虞

金國（虜一作）以趙妃亡蓋天意耶

顏子問仁章程子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仲弓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程子亦只就仲弓自說如求仁得仁何怨之意不干別人事朱子則曰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皆与其仁又曰在家無怨是一家歸仁在邦無怨是一邦歸仁至顏子則天下歸仁人以吕与叔八荒洞然皆入我闥為非乃又自載程子事事皆仁之說于集註畢竟兩存自吾愚嘗記得朱子語錄有一段云克己復禮為仁言一日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則胸中薰然慈祥愷悌視天下之物無一不在吾所愛之中也嘗題在窓中今語錄尋不見從弟子劉云此是初年之說然似語錄之說亦不可破反更安穩真个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有歸仁之理但就身上推不務于外不知文公去取之本意如何

李邕文章聲名在唐甚盛所謂干將鏌鋣誰敢交鋒者予家無李邕集留見其自書數碑乃其自作者理不成理文不成文僅足資咲其曰性有習道有因止于心友于照習也者坐乎樹居乎上閑也者他添兩个者字移揭兩句前後以為奇也豈不可笑如此甚多其形容麓山寺云化城未真梵天猶俗僧家只是廣張天也不如他（一本有而字）所以佛坐其上而天居其下佛非今人所見可以愚世俗欺山不過是个寺院也如此廣張豈不為識者所鄙

大凡得譽過當適足為累鄭文寶詩云秋陰漠漠秋雲輕緱氏山頭月正明帝子西飛仙馭遠不知何處夜吹笙本是好詩晏元獻公題其後云此詩在

處當有神佛護持一譽之過再看此詩便索然矣
有甚不可及處誰不會做
有子本是好人挈將起來要當孔子被曾子說出便
無光了且添史記許多謗議至今為笑前輩曰君
子不欲多取名自古只有人不知不慍之君子豈
有取名之君子然若為下等說亦可以定民志
梁智藏法師碑蕭綎撰序湘東王繹撰銘唐述經矣
拘拘一作撰序呂向撰頌宗聖宮碑歐陽詢撰序陳
叔達撰銘本朝不曾見出二手者恐亦有之謏抗
切小也聞未之見也

先祖贈傳上舍詩傳上舍數年後來云被好事者改
了再求先祖寫先祖不肯愚亦曾有詩贈人被其
再來求寫便又與寫此是輕不及前輩重厚處
文章可見興亡可見時節未說道理且看文氣大感
起兮雲飛揚興國之言也妖姬臉似花含露亡國
之音也音一作文
偶步府園見有惡蜂捕一絡緯上用口咬下用毒針
不堪其苦天地如何得知何所赴訴為之惻懷不
佳者數日
秦檜議和殺害名將後人猶以為愛東南金國還汴

之時其直學士孫大鼎奏疏明言天會八年之冬
諸大臣會于黑龍江之柳林相議謂宋臣如張浚
趙鼎則志在復讎韓世忠吳玠則習知兵事既不
可以威取復搆怨之良深勢難先屈魯王曰惟遣
彼臣先歸因示恩德而使之順我佯不從而勉強
聽之忠獻王曰汝言是矣誰可使者忠烈王曰張
孝純可也獻曰此人在河東失節人誰不然便去
如何得信得志只有檜可用初言一作初說趙氏得
人心必將有所推立說張邦昌不為人悅服不及
半年其言皆驗我喜其人置之軍中閒語以利害

檜謂南自南北自北且許說其割舍時只依這規
模今只用兵南亦未必終弱若縱其歸國必是得
志可濟吾事是時南人戰困檜獨溫足果至彼得
權位而謀始行廢劉錡韓世忠張浚趙鼎殺岳飛
而南北之勢定忠烈王德之誓書之中必令不妄
易首相而檜亦陰發宇文虛中之逆以報德表裡
相唱一如忠獻所料誅廢其善事之將相定南疆
北界之畫秦檜自謂欺世不料後日金人自言之
南遷錄甚詳當時胡編脩銓乞斬檜以謝天下豈
為過論而後世至今有為檜出脫者可痛也

趙挺之除門下侍郎鄒浩在貶所有詩云促膝論心十二年有時忠憤淚潸然不聞一事拳拳救但見三臺每每遷天地豈容將計免國家能報乃身全他時會有相逢日解說何由復自賢句句好至今尚感動人予不曉音律覺其聲音亦悲捷之爲相子孫不喫着到今日至如此詩于古削不去陳後山亦奇特拜郡遇寒情頻凍死不肯着他絮襖

詩傳一出讀書盡廢直是著書手段其曰某傳則不掩衆人之長矣要好于前面綱領以後爲列諸家名氏使之有傳亦是美事此書不比論五經大處

講白和鳴摯別以下皆是取之諸家見成言語若不得前人先有此訓詁亦憒然也

物理難知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以之直傳到漢揚子雲猶曰類我類我蜾蠃取螟蛉產子於其身上借其骨血以爲養蜾蠃大螟蛉枯非變化也橘逾淮則爲枳亦非也江南人有接樹之法以橘枝接枳枳遂爲橘其核不變再種則復爲枳矣淮北之人不曉此也以此知古人之言亦有誤者杜陵杜鵑詩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作般勤哺其子禮若奉至尊亦不然杜鵑鷄屬梟之徒也飛入鳥巢鳥見之而去于是生子于其巢鳥歸不知是別子也遂爲育之既長乃啖母

晦菴既謂書序非孔氏作晦翁既沒其門人後學如蔡西山諸人又皆確然以爲是聖人之書然康誥篇分明是誤往往聖人之筆不全矣西山併以康誥序一節爲是依孔氏說

予向作世運錄時曾用晦翁說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避也管蔡流言周公避于東土星諸極以爲然予後來思之居東二年東征又二年自我

不見于今三年其實只一年其輔成王幼沖之時亦淺矣蔡仲之命辟管叔于商依此辟是法字後來道統錄中分紀遂依古說華翁極以爲非遂又爲改之晦翁辯得自明有益世教只是晚年有些遠兩存之以俟後人

春秋傳序先說二帝而上次說三王次說三王既一復作如秦見子丑寅之建正杜撰起來建亥漢知三王是忠質文又求之于忠質文之外以智力爲之此都是欲倣古之跡而私意妄爲者也夫子生于周末以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二帝而上不可

得而追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以三王之道正後世之人春秋之法行則三王之道興不必遠追二帝以上而三王之治可行于後世豈不天下太平其意如此前說聖王不復作是說三王後說聖王不復作是說二帝以上其間所謂繼欲效古之跡不是說效古人之道只是要效其跡他有子丑寅我便有亥他有忠質文我便有智力以其做效其淺也如此看方分曉不然不復作者既不可望效古之跡者又不可用是絕後世於無人也文章難看

東坡萬言書前句說時事儘好儘好至于厚風俗存紀綱處便淡薄枯槁蓋其本原處欠所以如此

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進是進而未已居是居而不遷修辭立其誠且把修辭一件做題目非禮勿視聽言動也在此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在此言忠信行篤敬也在此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亦在此

古者祭天地皆天子行禮至唐開元禮始定自郊天之外餘使有司攝之後來遂為故事

格物是窮理不可易也而以格為至則有可疑者格于上下可以訓至格物難以訓至曰致知在至物非辭也愚嘗謂格且比方思量之謂此為是此為非此為正此為邪此為輕此為重今之諺欲知輕重則曰以秤格之此字必有傳承王篇云格至也量也度也廣韻亦然彼之字義多出于古時經註格至也是出堯典注不知度也量也出在何處以此訓格正与今文合向曾以告星渚星渚以面有屋久之無說致知在格物格物在致知之初

何曾日食萬錢乃子何劭便日食二萬諺云教奢易教儉難

平江吳國都嘉興起地相去百四十里吳王遠遠經畧破楚敗齊而不能退取湖杭以錢塘為界豈但夫差之愚其先世亦疎矣

畏厭乙甲切通作壓殺也溺三不弔只是惡病欲與人如疫之類若說有畏而死則子畏於匡如何說

自先王之禮不行人心放恣被釋氏乘虛而入而冠禮喪礼葬禮祭礼皆被他將蠻夷之法來奪了冠礼如他初削髮受戒之類其叮嚀告戒甚嚴古時亦能有幾个好僧不比今時受戒方新出壇便破也喪礼則有所謂七次之說謂人死後遇第七日

其鬼必經由一陰司受許多苦至于七〻過七个
陰司又有百日有三年皆經陰司本是欺罔愚夫
惑其說遇此時亦能記得父母請僧追薦謂之做
功德做功德了便做美飯謂之七次美飯隨家豐
儉今讀書人既闢佛老不用其說而于吾禮之中
自不曾盡朝夕奠無一作奠朔望無朔望歛酒食
肉若罔聞知是夷狄之不若也葬是順火化是大
今貧民無地可葬又被他說火化上天葬礼亦被
奪了施斛一節既薦祖先又与祖先請客而其享
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蓋是理之必然後世

小人但知自己飢餓何曾有思親之心往〻雖有
子孫亦是若敖如此則施斛請客之說寧可信其
有不失為長厚也畢竟是一个祭祀以僧代巫而
求達于鬼神請父母而又與請客致死致生之道
容或有是理也予先室死曾施斛祭之友朋來問
云君素不信佛老何為施斛予曰我自不信我自
施斛既而友人呂居中云鄭愷堂先生亦不信佛
老亦不廢斛曾有所感也以僧代巫却要擇僧
淵明送一僕今作力与乃子助其薪水之勞而曰彼亦
人子也見得淵明知道王褒僮約無此事以文為

戲後世廑用其下者乃以為口實可嘆也
四惡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
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出納之
吝比上似輕何以亦謂之惡朱子謂當賞不賞當
罰不罰亦患計利害看來上三件是陽惡下一件
是柔惡其害〻也集註引項羽刓印事項羽婦人
之仁高祖在掌握內不能殺雖麤暴只是柔惡謂
之有司〻〻主人只做得一司一職之事也
車塵崖平以惡君子也不曾見晦翁而時〻有書啓
道晦翁答書見存有時常高聲云世紛如何汨沒

得自家可以見其胸中之所存也顧齋胡丈淳嘗
從之此顧齋說予無書此句于扇上人知敬聖賢
之言方可讀書
檀弓曰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注謂父母形體在
此禮其神也此今祀后土之禮也儀礼不說
易六經之祖河圖易之祖
魏文侯自請于周為諸侯田和遷齊康公又為之請
為諸侯吾以為卜子夏段干木恥矣
古者人鬼不相襲而相得也後世人求鬼〻求人鬼
亦非其鬼矣

白樂天長恨歌敘事詳贍後人得知當時實事有功
紀錄淡以敗亡為戲更無惻怛憂愛之意身為唐
臣亦當知春秋所以存魯之法便是草木亦將不
忍蓋祖父與身皆朝廷長養不可謂草茅不知朝
廷吾之此說不是不容臣下做此語但有惻怛憂
愛之心語言自重
潁考叔取蝥弧以先登純孝者如此乎莊公受許之
後其愧辞如此許又非其不共戴之讎
張良弟死不葬雖以良之功名不可掩也史之有功
類此也

天生烝民其命靡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其初稟於
天者無不具此良心而全歸者鮮矣故曰人皆有
之賢者能勿喪耳使天命之常者其功乃在人
無適也無莫也無可無不可也義之與比可以仕則
仕可以止則止也不獨論仕止
谷永云楚王絕丹姬以成霸功應劭注漢書便撰个
丹姬出来谷永集中乃夏姬也解注難看如此
崔浩謂老子非老聃所著此說可信
蘧伯玉信君子矣不若史魚之直諫君也上言也
聖人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而荀子

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然則聖人
亦被史魚瞞了荀卿無忌憚
田單宣言令燕軍劓齊卒掘齊人墓燒死人以激齊
軍之怒此當時策上形容田單謀策過當之言君
果如此足以亡齊決不足以復齊也一作決不能復齊也
萬雪崖有詩云梅閣作夏計長日獨清坐戎葵競自
花安榴繁成朶時芳訝容歇幽賞無不可微風忽
吹來諒亦深知我可以見其胸次
紹興間有錢弼者鎮江士人喜談兵能以氣運推勝
負紹興辛巳逆亮入寇弼曰此耶律德光帝巴氣

運也亮果死又言秦莊襄王甲寅始皇即位是歲
漢高祖生成帝寵趙后妃亂帝無嗣綏和二年乙
卯歲召定陶恭王之子立之是為哀帝改建平元
年是歲光武生後唐天成元年洛陽大亂明年丁
亥歲而本朝太祖生于洛陽坊康之後北虜侵陵
建炎元年丁未高宗即位于南京而金人偽立張
楚于河北是歲孝宗生其言甚歷歷也孝宗有雄
恢復之運極有志焉而光堯以艱難之餘愛兵惜
民往往沮之士大夫習安既久置之度外惟一陳
同父以書生慷慨議論乃共駭愕以為怪人遂使

金國昧一作 倪偉少延水旱山荒漸〻自亡人事有
負乎天矣
北極正乎上南極正乎下故日月經星之運〻而
然時〻而然千萬歲而然天之有靜也春游過東
三萬里夏游過南三萬里秋游過西三萬里冬游
過北三萬里地之有動也天主乎動所以有靜者
地鎮之也地主乎靜所以動者天掖之也天而無〻
靜則無晝夜地而無動則無寒暑此下舊有十二字
心生道也是總說人物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方是
說人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即是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說話仲弓可使南面
而與遲聖人分付更無兩樣南面者亦當如此農
圃小人亦當如此
程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釋氏所謂識心見性是
也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愚謂釋氏但能存其
無用之心養其無實之性却不盡心知性也
予登黃甸先生門方逾弱冠荊溪吳明輔先從篔窗
已登科聲譽甚振長予十有三年予係脫進篔窗
一且予人前見譽過當同門初不平久方浹洽相
與作爲新樣古文每一篇出交相詆侮以爲文章
有格歸呈先祖乃不悅私意謂先祖八十有餘必
是老拙曉不得文字顧首顧尾有間有架且造語
俊爽皆与老拙不合也既而先祖与篔窗皆即世
吾始思念六經不如此韓文不如此歐蘇不如此
始知其非既而見立齋先生見教尤切後以所作
數篇呈之忽貽書四五百言痛說水心之文是時
立齋已登侍從其意蓋欲痛改舊習不止如前時
之所誨也予此時文字已自平了但猶有作文之
意而自家講習多爲外物所奪然未嘗不自知先

曾有詩呈立齋先生云童牙苦咕畢嚼爪發盈巔
衡縮高手丘繞作文字看精微謂幾歷律筆秋流
湍閑眼天地炼始識用書難千葩漸一實本根耐
歲寒先生甚喜常、吟諷詠顧〻答嫌不能大激勵
蓋知世間學問只有一路矣先生不以文名而論
作文之法極是切至予後來少作文字而舊習却
都忘矣明輔終身守此一格初與學者甚向之更以
爲好官職日進篔窗交接而明輔愈不得以自贊
其非可念也
吳明輔爲國錄予偶在京相見便說其齋居賦此是

尊兄少年之文可以刪去明輔𫎇矜持一有此爲二字以
此言為駭子告之云突梯者之無恥兮踰垣者之
為謚要折衷于兩可兮庶吾道其無悔如此則是
處此身於突梯踰垣之間突梯是何等人明輔謂
予不省上文予云只四句連續分曉何用看上文
上文云顏陋巷以掃軌兮軻走死乎車輪如此則
必有一个是踰垣一人是突梯明輔無說予意甚
後來改之有傳其後來所印荊溪集則儼然在第
一篇不易一字不知其意如何他不是全曉不得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文王卦辭元亨

利貞本只兩意元而亨利于正而已今諸卦都是
如此孔子文言自以所見拆作四字說自是一項
道理然非文王繫卦之本意也孔子到此却又就
文王本意作兩件說自乾元發出豁達呈露生意
遍滿無不亨通所謂始而亨也然皆可見者氣也
須有理主於其中何嘗有不好底生意蓋純粹至
善一有是字乾德之本然乾之性情只是利于正也乾
之情性如此則凡資始于乾者皆如此是故人可
以為善不可以為惡蓋其本來情性只利于正也
吳潛在經筵曾說學以聚之是聖希天仰觀俯察亦天

學也問以辨之是賢希聖君疇務成之學人學也
予嘗辨其恩當學以聚之即是博學問以辨之即
是審問明辨聖人問以辨之在賢人問便着審辨
便看明又着謹思只爭此耳聖希天是純亦不已
象山謂仲弓勝顏回蓋見聖人所語顏子大段用力
而語仲弓則似不堪費力便是仲弓強了不知顏
子有這力得用故聖人教他用了一切掃令淨潔
免得次第逐件儘有辛苦他人無顏子之力若教
他如顏子之用便是不量力且當旋旋做去他日
工夫亦到有力可用之時一掃淨潔之境三省吾

身是曾子出門如見大賓之時斯遠鄙倍是曾子
克己復礼之時但看他力到力未到易曰雷在天
上大壯君子非禮勿履此是甚等氣勢如何教仲
弓便做得
兩赤壁賦見得東坡浩然之氣是他胸中無累吐出
這般語言却又與孟子浩然不同孟子集義所生
東坡是莊子來人學不得無門路無階梯成者自
成攧者自攧不比孟子有繩墨有積累也本朝過
嶺諸賢雖不怨尤亦不快活東坡七千里渡海有
是快活海濤洶則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吾儕必

濟又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海外諸詩甚佳
著論尤奇其曰武王非聖人自是怪說而觀過知
仁見得此老忠義之氣峻極可畏雖武王亦不顧
皆是浩氣劉元城先生云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
才意高廣惟己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于元豐人
欲殺之在元祐則雖与温公議論亦有不合處非
隨時上下人也惟己之是信是他浩然
西伯戡黎切恐是武王詩中載文王兵事如崇如密
如昆夷甚詳不見說黎史記載武王亦曾為西伯
矣第康節經世書紂二十年西伯戡黎二十三年

文王薨遂命武王為西伯恐康節能推其實乎手
世運録亦只依康節也
桀以三十三年始嬖妹喜紂以八年始嬖妲己周幽
王以三年始嬖褒姒既是康節推出必是實也
先祖嘗言韓信枉屈誅夷千古無人与他辨說愚曾
見朱文公語録云韓信反無證佐可謂見坡史書
惜乎只說一句便休不做一件事看与他湔洗他
是个人物不可教他一有既字枉屈死又枉屈被後世
罵藍王褒集有十詩中間兩篇云韓信事劉元不叛
蕭何感漢意生疑當初若聽蒯通語高祖功名未

可知又云韓信恃功前虐寡漢皇負德尚權安幽
囚必欲擒來斬固要加誅甚不難
大田王老先生歸象祖守德甫嘗以文見水心水心
所謂塵垢粃糠者也其人簡古老健雖貧窮亦
畏之第於禍不以貧窮閑活然非有意不為文非有
味不為句尤未易及但所見自僻嘗有詩云皐夔
周公佐中古蕭曹房杜與漢唐因事因時修治効
不談道學亦何妨比意到老強項于弱冠時嘗投
其書卷書有云文字之趣日靡矣皇朝文統大而
歐蘇曾王次而黃陳秦晁張皆卓然名家輝映千

古中興以來名公鉅儒不自名家張呂朱氏造儒
術而非文藝獨水心孫作者之權一時門人孰非
升堂孰為入室曉得陳筼窗而授之柄今筼窗之
門亦寥寥矣求其可授者未有也人才之續絶天運
之盛衰也斯文之隆替國家之治忽也前者衰出
後者貌然則識者懼矣鄉邦之彥嘲風露而寫光
影借比興而盜離騷句吟字鍛豈無一得而與之
讀檀弓談左傳評國語及太史公賈誼揚雄韓柳
歐蘇之作求其一言之幾于道莫得也議論甚不
是文章自好其歷文公氣（一作柳）疑未有可授者也元公求

其可授者未有也以紙貼其上云未有可授者也今真跡尚存王行志編其先集求序于荊溪改作可授者可數也蓋恐荊溪以為妨也

東坡每從羨白樂天樂天如何敢方東坡東坡大節照映古今樂天比小升沈便動色力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此句是周人之言當時周人自失言了宰我不當舉出故聖人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其說曉然

康誥酒誥梓材斷然武是王封康叔之書不但朕其弟小子封之可證也管蔡以武庚叛幸而獲平是當時至大至重之事更不引一句分明是武王時誥命然此一段事後人說未得並無考處其有考處皆成王也鄭康成不足信太史公亦是成王太史公又不足信左傳載衛祝鮀之言亦是成王方道兄弟皆武王所封而周公封魯又是成王詩頌分明載也且當時若已封武庚則妹邦無得封衛若已封衛則邶鄘衛無得與武庚及三監並武王當時已作誥命將封康叔又思以舊地存武庚既平武庚成王始宣武王之誥以封康叔耶不可曉也

東坡超然臺記中數語本是習鑿齒舊文東坡蹈襲之一入東坡手精神百倍不是喫煙火食人說話習云每定省舅家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遺事猶存碌碌凡士安足以感其方寸哉東坡云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遠若近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

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甚是妙語人能推此便可曉做文字之法然自古大文章之家只有東坡不怕蹈襲餘人當謹

堯之九年洪水不是經年經歲懷山襄陵浩浩滔天蓋有滔天之時亦有稍退之時只因下流壅塞所以遇洪流暴漲便滔天也使懷山襄陵之久民何所得食人類將滅盡但沓怨昏墊而已禹又如所措手足只是川流有梗如龍門等處素來逼狹又

添淤塞所以不勝得暴漲霜降水涸之時亦必能
退堯時必是四時雨多昆侖鹽澤凡上流諸處必
是泛溢下面阻障未開所以只見堯時大水今山
各有溪去處或有山阻之遇秋雨淋淫溯溪者必
被此害民避水下屋脊有騎屋漂流者安土重遷
昏墊怨咨而已水退又作生產作業

玉峯先生脚氣集終

咸淳甲戌冬伯父脚氣病作時以書自娛
隨所見而録寖復成編因目曰脚氣集嗣
歲春仲不幸傾亡亦絶麟之筆也凡平昔
有書之别帙者可勝紀哉兵火禍滋咸為
煨燼惟賴此編之猶存亦云幸矣從子惟
一百拜謹識

此書迺管而敏家藏本借録于城南寓
舍映雪竹齋時吳元年歲在丁未臘月
廿八日庚午華亭孫道明敬父年七十
有一

佩韋齋輯聞四卷

（宋）俞德鄰撰

清鈔本

佩韋齋輯聞四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俞德鄰撰。德鄰字宗大，號大迂山人，永嘉人，徙居京口。舉咸淳癸酉進士。宋亡不仕，遯迹以終。是書多考論經史，間及於當代故實及典籍文藝。大抵皆詳核可據，不同於稗販之談。惟第四卷專說四書，頗出新意，往往傷於穿鑿。如論九合諸侯謂自莊十五年再會于鄄，齊桓始霸，至葵丘而九，故曰九合。其北杏及鄄之始會，霸業未成，皆不與焉。是猶有一說之可通。至於謂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爲憂陳氏強而齊將亂；又謂匏瓜繫而不食爲繫以濟涉，引衛風及莊子爲證；又謂子擊磬於衛，爲磬以立辨，欲其辨上下之分，則務生別解，不顧其安矣。蓋永嘉之學，自朱子時已自爲一派，故至其末流猶斷斷不合也。然其說實不足以相勝。原本所有，姑以贅疣存之可也。

佩韋齋輯聞四卷

宋俞德鄰撰多考論經史聞及當代故實與典籍藝文頗為詳核惟第四卷皆解四書往往横生新意傷於穿鑿

余蚤歲讀書粗能强記一二至聞先生長者緒言餘論雖曠日累月猶在負劍辟咡時也今老矣神志衰耗前後遺忘向者追念舊聞十七八九因竊自嘅矣屏棄翰友朋絶不往來蔡林北牖咿嚶呻吟命兒輩隨筆錄之得數千言雖辟汙庸俗可厭可鄙然疑疑信信實甚蓋之譏殆號玉巵無當者異之先儒有筆記有漫錄有燕語為書不一皆裒出六經事兼百氏究帝王之則啟聖賢之蘊余之謬妄雖本一臆傳聞一聽何能進乎是不過從見聞吸漏而已雖然猶不勝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從事于博奕者乎序而藏之因命曰佩韋齋輯聞倘有所得又將續書太玉

山人俞德鄰宗大父

佩韋齋輯聞卷一

太玉山人俞德鄰宗大父

堯舜之臣禹稷契皐陶益皆有大功德于民者也禹受禪爲夏載紀四百契之後生湯革夏爲殷載祀六百后稷之後生武王革殷爲周祀文百天之載報後矣皐陶與益疑皆君是可也然益之後生秦皇混一四海不過二世皐陶之後雖英六蓼春秋之世楚成大心滅六公子建降心滅蓼至漢九江英布先黥而王者敗而夷視益又不逮焉何哉豈益焚山澤不免戕物之命敢問如皐陶雖曰惟明克允而刑實傷人之具不然造物何嗇于此二臣之後也嗚呼爲皐陶尚爾而況不爲皐陶者乎

漢自元帝至平帝禍亂皆起于宦官外戚然名之者寔宣帝也寔宏恭石顯以明法進宣帝用之則宦官之禍始于宣帝矣許史衰有王氏王氏衰有丁傅丁傅衰莽繼之則外戚之禍始于宣帝矣東萊呂公謂宣帝雖中興之君實基禍之主有以夫

曹操以兇賊之計挾天子弑伏后勒皇子戮貴人害孔融殺崔琰誅荀彧禮樂征伐出其手者十九年傅至丕卒移漢鼎操疑得忍于地下矣然自操肇謀迄于國之五六十載間實與司馬氏相終始方懿許操辟操之忠狀未暴也而其心已不下于操矣截把握魏政殺楚王彪置諸王公于鄴至再世受遺父子祖孫相繼東園師屢齊王髦殺高貴鄉公不三四年易魏爲晉視操之曹制漢室殆有甚焉悵悵乎天網如此之恢嘉爭逆竊窺人宗社者安知無異乎氏之躡其後耶。

司馬懿爲魏上將軍征伐四克逆陰懷不臣之志及師昭繼二主殺一君卒移魏祚然未再世稱兵相屠惠帝啟悉食餅中毒懷愍身爲降虜行酒執蓋萬世有餘恥既而中原板蕩宗廟焚毀雖元帝再造而石馬犢牛之讖晉已非復典午氏矣自武至愍僅四帝都洛陽僅五十二年中間亂離屠戮前古所罕見亂臣賊子亦何利而爲之乎

王莽女爲漢平帝后莽篡漢強欲嫁之后不從楊堅女爲周宣帝后堅有異志后憤惋形于辭色及堅受禪欲奪后志后亦不許天理民彝雖婦人女子有不能自泯者而其父乃甘心焉賢不肖之相去何如哉夫相遠哉

古婦人書疏往來之式史不詳見曹操卞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云卞頓首及楊夫人荅書乃云彪袁氏頓首頓首蓋以卑荅尊遂冠夫之名于某氏之上耶

漢桓帝朝陳蕃薦徐穉等五處士皆辭徵不起帝欲

因妻服之形服外闔室李不使畫工見之他時實恋
存揚晉微之及朝帝愛其才貌欲使尚主晉固辭主
不食卒是以可以爲禎之儒矣
李密王世充皆受李子徐文遠及密延安使文遠生
南面備弟子礼拜之及文遠見世充乃職先拜或云
君倨密而下公何也答曰密君子能受酈生之揖
世充小人無客故人義相將而動可也乃知李密之
待故人能謙下如是君子之救非遜矣也
戰国策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
臣無拜即可矣不即不見也乃知參拜之礼于古爲
重

蔡文姬云臣父言割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
取八分故云八分張怀瓘云本楷字漸若八字分散故
名八分杜詩倉頡鳥跡既茫昧字体變化如浮雲陳倉
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蓋八分必有大小二篆
而出正如文姬之言若但類楷字而分散非古也
梁元帝財有剔非救生學碑載藝文類聚則救生非始
于唐也
醯醳名苦酒即醋也魏名臣奏曰今官販苦酒与百姓
争錐刀之利則官司鬻醋見于魏初
士大夫飭身修行固不求後世之知然行同乎古人而
名不聞于後世亦尚論者之所深惜也齊大飢黔敖爲

而名不聞于後世亦尚論者之所深惜也齊大飢黔
敖爲食于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
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
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也從而謝焉終
不食而死充其介灵奇之流也而氏民無傳焉可嘅
也已吴誌日事亦与蒙袂輯屨者同乃託列子以顯
其亦有幸不幸耶
漢高祖經營之初指之納敗既定天下則崇鄭君以礪
頑風俗蓋知以爲上得之不可以爲王治之也故季
布斬丁公所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然鄭君嘗事項
籍籍死高祖悉令籍諸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

此正節義之士高祖乃尽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
何其戾也獨高祖豁達大度吾于此不无遺憾矣唐
世系載鄭君名榮大司農當時蓋其後云
揚雄当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及王莽居攝与兩龔舜
鋼琪被徵逐遁迹不知所之光武高其節建武中遣
公車徵諸閟老病不知卒于家其後震生龔龔生庶
四世太尉使業相繼爲東都顯族胡廣六世祖剛清
高有志節王莽居攝剛亦解衣冠懸府門而去亡命
交趾隱于屠肆之間後逃仕漢位公台者三十餘年
歷事六帝是皆潛隱不羅所以章後昆之慶如此蘇
子曰国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故其

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饗天下之福蓋造物
報施之理誠然不誣也
老學庵筆記載虞少崔言傳子駿云洪範無偏無黨
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會有極歸其有極八句蓋古帝王相傳以為大訓至
曰王極之敷言乃箕子之語
秦始皇併吞六國執馭扑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欲
帝萬世其至大矣然即位之年甲寅漢高帝生焉越
十五年己巳項籍又生焉始皇南巡會稽高帝時年
二十有七項籍十二三耳已有取而代之之意造化
倚伏黙寓于冥冥之間豈可畏哉

司馬公著資治通鑑每萬世法猶以魏接漢統兹蜀
先主非中山靖王之後並諸葛亮伐魏皆以入
寇書此不可既周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秦
置宗正漢因之以叙九族平帝更名宗伯五年又于
郡國置宗師以糾皇室親族世氏後漢置宗正卿掌
序錄王國嫡庶之次與宗室親屬遠近安有漢室尚
存而元德敢冒中山靖王之後者孔明一代偉人
且生于漢世安有不知元德而輕于以身許之者況
操丕之姦雄使元德而冒靖王之胤其訐之亦久矣
須豈待後人以之耶晉史自帝魏後貫合更張世元
晉遑乎千載後悲傷文公此得其意微矣

蜀親周問杜瓊曰春秋讖謂代漢者當塗高而周微
君之以為魏者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
人取類言耳因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以來
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其後熊周緣瓊言
遂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
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
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
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為帝皆廢為諸侯言與師
服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嗣主名禪其訓授也
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後景耀五年宮中大樹
無故自折周深憂之无所與言乃書柱家而大期之會

具而授若復何言解曰曹者眾也魏者大也眾而大
天下其當會也言蜀之將歸于魏也蜀果亡悉如周
言予以詞考之周不過因杜瓊之詞而推廣之殊无
意義而年驗者上豈瓊亦有黙授之者耶雖然以新
造之蜀先主崩武侯苑稗以闇弱之資而又僨于闇
豎使无此讖其能與魏爭乎
三輔黄圖載秦漢宮室苑囿甚備顔師古漢書新注
多取焉然不載作者氏名唐藝文志有三輔黄圖一
卷列地類之首然不著何人作也其間多用在劭漢
書集解劭後漢建安時人至魏人如淳注漢書復引
此語以為據故昔當言以為漢魏間人所作今考此

書其載沿所云漢光武之後扶風出沿規里為翔出
沿高陵于神明量云魏文帝從銅盤乎乎折尹閒數
十里書載光武漢文帝具漢魏關人作也
先儒錯五代之君周世宗為上唐明宗次之至錯作
史欲起自梁之丁卯訖于周之己未止書甲子不書
建年其意亦微矣
真廟時有百姓多財以狀投匭飄比上德為禁約比
奏御上命宮人錄此訴事付有司施行而還其狀
曰百姓意在爭財其實无他君併其狀付有司非惟
所訴之事不得而直必先案其指斥乘輿之罪愚民无
亦可憐也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真廟有
為
仁宗一日問養人折米幾分対曰折六分詳其太過
甚折五分次日供進偶羹下數曰習使然也甚如舊
一日太官進膳飯有砂石上含之密示嬪御曰慎勿
語人又一日思茹羹有司奏供已冬近侍曰市有鬻
者上曰不可來歲恐增上供之數又一夕思燒羊頭
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今次宣取後必逐殺以備
暴殄无窮矣其儉德如此
嘉祐中辯　以司門郎中出知潁州時京西大飢辯振
濟有方郡人賴以全活因揭榜鄰竟諭以救鄰之意
使來乳鄰竟民襁而至者不可勝數倉廩既竭
又之寬閒之居以処之因癘疾疫死者相枕籍斜亦
以疾亡其秋郡一士人黄名至陰府治辦司門振濟
獄士人乞假治後事及甦得疾旬日而卒振濟本仁
者用心務廣其聲而實不至尚罹陰責乃若老羸轉
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
司莫以告者豈獨見赦于冥冥之間耶
邑陵胡和仕藝不殺大臣不殺功臣不殺諫臣折三
矢藏之太廟俾子孫世守之廟宗北狩懼祖訓之失
墜也以黄中東親書之遣内侍曹勛間道帰因付之
思陵子孫罔敢踰越周家忠厚未必過之
東坡一字仲和洗玉池銘末云仲和甫銘之然以識
德仲和甫僕之僕蘇子瞻軾也
朱文公辯周易參同契而曰鄒訢釋多不曉其象鬨
之先輩謂邵本春秋邾子之国朱其後也樂記讀訢
為熹謂之鄒訢寔文公姓名也司馬在洛公一日深
衣散步趙康節天津之居侍謁者曰程秀才康節出
接則公也怪而問其故公寔曰司馬氏非出程伯休
父乎文公戲亦本諸此
元豐五年廷試進士有暨陶者臚唱久不應上顧左
右蘇丞相公恐当呼記其有暨點邊營府之論恐其
後也上命以北音呼之果出應問其里曰崇安人上
顧蘇曰亦異人也

燕丞相頌寅曰宋所以太平百三十餘年而內外無
事宗室戚里不預政后妃王姬无私謁公族世祿之
家无驕佚而守孔諺至神后拍辭爲不許升行此无
足以風勵天下矣

韓非子載師曠鼓琴事雖幾于誕然或者有之余里
人郭楚望以善鼓琴名淳景間一日郡守賓政道公
招飲雁池閣月庭鼓一再行有物似魚非魚跳躍于
池中者數四守怪之莫測也他日復鼓前操復跳躍
如故明日涸池水得之得无射律鐘蓋沈埋嵗久適
鼓无射調聲氣求故如此然亦奇矣

上官有忌用正五九月者凡數月或謂宋以火德王
寅午戌火旺人臣当避之若然則歷代之或殊非古
制然以木德王者不聞避亥卯未以金德王者不聞
避巳酉丑何也或爲酉之屬金寅午戌屬火之能尅
金故避之然則[illegible]日是子之屬火者亦当避卯
何忌乎寅午戌月而已或謂正月謂少陽用事万物
發生五月爲太陽用事万物長养九月爲太陰用事
万物肅殺当万物推移之時以此月爲事多忌犹不
可曉惟實華唐書音訓高祖紀注曰正五九三月不
行死刑且引釋氏賢論謂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
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洲故
此三月者停刑修善今之州郡此三月不支羊肉錢

先儒遂以正五九不上官改諸袁唐家故事案漢張
敬爲山陽太守奏曰臣以地郎三年九月視事又漢
荆方太守碑曰延熹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衙令五
年正月到官則兩漢以前未嘗忌此三月疑若始
于唐者及讀齊書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
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于其位景
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其位則此忌自
觀已遂之又非始于唐也然唐獨孤及集有舒州刺
任表云九月到州說則唐人亦有不忌九月者又何
邪今之曆書多本于唐一行禪師于此三月亦多札
上吉日是未嘗忌也

鄱陽賦曰清者爲酒濁者爲醴清者聖明濁者愚騃
故魏人庾語亦曰清者聖濁者賢而徐邈又有頗復
中聖人之說然皇甫嵩作醉鄉日月凡酒以色清味
重而飴者爲聖色濁如金而味醇且苦者爲賢色黑
而酸醨者爲愚又以家醪糯觴醉人爲君子以家醪
黍醵醉人者爲中嘗以巷醪麩麴醉人者爲小人
則酒之品目又不止于聖賢矣

杜子美詩曰人生幾何春又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
之亦曰一尊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後世遂
以唐人好飲甜酒然考退之詩又自有酒味冷冽之
語而樂天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淡不芳馨又

曰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又曰揭曳聞香酷烈封餅肪後味甘辛則甘辛苦然乃酒味之變往者唐嗜與今人之好大抵相類所謂至于口天下期于易牙者喬錫之喻不過取其醇釀而已

與論羅孝灵末年日呂酒酒一斗直千文陽松玠談藪記北齊盧道虔長安酒才斗價三百唐食貨志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斛直三千是史識酒價之貴也白樂天與劉夢得閒飲詩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李白詩金罍清酒價十千王維詩新豐美酒斗十千崔國輔詩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許渾詩十千沽酒留君醉推後與詩十千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詩若得奉君歡十千沽一斗抑何酒價之不廉如此先儒或謂此乃詩人寓言不過取富之速樂府中語予以諸賢詩考之似皆據當時之實非寓言也然杜少陵詩街頭酒價常苦貴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三百一斗少陵猶以爲貴而諸賢皆以一斗十千爲詠又何貴賤懸絕如此

蔡邕爲漢名臣而無後雖有女傳業尚賢者傷之後讀漢史謂獻帝遷都長安董卓賓客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邕以爲宜須關東平定然後議之至邕集中乃有薦董卓表謂卓功參周霍而止于三事尤爲可衆宜以爲相國位在太傅上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則異時卓爲相國正邕之所啟也豈以是而覆虎冥者歟鄧攸亦晉之賢者世謂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然考之晉史攸遭賊欲全兒子遂棄己子其子追及縛於道旁夫追而不及尚當憐之追及矣而縛於道旁其絕滅天理甚矣天之不祚伯道亦豈以是歟

古語云知人固未易未易之中又有甚難者然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又曰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合二者以觀人亦可以知其概也已

律禁殺牛不知始何代南史梁傳昭性篤敬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疑殺牛之禁自梁始案曲禮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則古者天子諸侯大夫皆以牛祭也王制又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則不特用於祭祀而賓客燕享亦或用之惟未見用於士庶人之家然易稱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注言東鄰則又似不專主于天子諸侯大夫者往往祭祀賓客或可

通用至于諸侯无故不殺牛苟无故諸侯亦不敢殺也古人犯犯甚于犯法正不得明著之律令也東漢第五倫爲会稽太守俗多淫祀民常以牛祭神倫剉官按書屬縣曉告百姓至祝有妾屠牛者吏輙行罰則殺牛有罰自東漢已然矣要知服田力穡牛寔有功于生人者禁而勿殺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也

燧人氏鑽火至周四时变国火蓋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歲而易火者五疑若多事及觀洪範五行傳乃知故人改火關于時政火性炎上者也是老則意熱于是遇物皦然若新火性喜青光烟〻乃無息勝逮熾之患縱使延燎亦易撲滅是則古人鑽燧改火之意也唐人詩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烟散入五侯家不过爲節物之戲玩耳

佩韋齋輯聞卷二

太玉山人俞德鄰宗大父

韓退之聽穎師琴詩極摸寫形容之妙疑專于晉穎者然于篇末曰推手遽止之濕衣淚滂〻穎乎尔誠能無以冰炭置我腸其不足于穎多矣太季明琴序對曰有一儒生抱琴而來歷階而升坐于尊俎之旁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怡愉廣廈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嘆及莫而退皆充然若有所得也何嘗有推手遽止之〻意今詠身序而觀其去取較然挪文知琴者本以陶寫性情而冰炭我腸使泪滂而衣濕殆非琴之正也

陶淵明止酒詩蓋不得已而欲止于酒止於綿蠻黄鳥止于邱隅之止非禁止之止也居止城邑坐止高蔭步止蓽門味止園葵懽止稚子皆止其所止也而平生乃不能止于酒爲暮止則寝不安晨止則起不能日〻欲止之則營衛不理是豈調世全身之道哉今免止酒爲善雖止扶桑涘可也又何独止扶桑涘哉雖千万祀亦可也其言如此東坡追和乃云微痾坐杯酌止酒則瘳矣從今東坡室不立杜康祀是故淵明之意耶

張司業節婦吟君知妾有婦贈妾双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羅裾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
垂曷不相逢未嫁时礼男女授受不亲妇人移天理
不应受他人之赠今受明珠而系襦明珠而尽灭其
愧于秋胡之妻多矣尚得谓之节妇乎
东坡祭㯲公墓诗索泉在城东墓在城西无百步乃
知昔未有此泉秦人以泉识公墓皆公生不识孟明
岂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齐
之二五子从田横古人感一饭尚杀捐其身今人不
复见此等乃以所见疑古古人不可望今人益可
伤及居海外和渊明咏三良诗则云此生太山重忽
作鸿毛遗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贤哉晏平仲事
君不以私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惟投身固有道大
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顾命有治乱臣
子得从违魏颗真孝爱三良安足希仕宦岂不荣有
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与前诗意若大
戾虽君成之见与年少异然可以死可以无死死皆事
君立身之大义所关并行而不相悖也
卷耳矢行役于外其室家闵其勤劳而作也正与汝
坟殷其雷义同故曰嗟我怀人曰我马瘏矣我仆痡
矣人曰我怀而曰仆曰我仆岂后妃之言臣下所说
者承小序之误改逑说而为之辞耳
采葛惧谗也一日不见而如三月三秋之隔其疑畏
君太过者然武安君咸阳亡里而应侯之谮已行董
仲舒逮胜而相而几不免于村之及嫁馀中人膺息
閒事此诗人所以深慎也
小弁鹿斯之奔脩太子被放而去也奔宜急而反跂
々然者不忍去也何不忍哉雉之雊也尚求其雌王
岂不念后乎木之坏也尚疾无枝王岂不念太子乎
吾之忧如此王寧莫之知乎此人之子至孝不敢以
无天理人心者量其亲也
四牡五章四章皆言王事靡盬而末章独无之盖王
事毕而归也故曰将母来谂以养亲之志而来告于
君也不然将驰驱之不暇遑其知乎而暇于此诗可
以见臣之于心矣
狡童序谓刺郑忽而作诸家皆祖其说惟岷隐戴氏
谓山有扶苏指狡童为在野刺之小人今此诗不当
以为然公意当时必有用事如董贤者彼狡童耳子
与之押乃不与我言子虽不我与我维子之故至不
能食不能餐乎然不系我乎详味此说则子正指昭
公而狡童则指用事者也世乎忽年既长矣即师救
郑母邻齐侯之昏不可以为童子况忽非有大罪者
国人将闵其微弱无忠良为之助耳诗人主文而谲
谏安有斥其君为狡童而圣人录之者褰裳之诗亦
然子惠思我言昭公而思我々则褰裳而涉溱乎

不我思豈無他人但不忍狂童之亂政耳亦非斥其
君為狡童也
無衣有大夫言之則美無公由聖人言之武公之罪
大矣武公自負彊大不請命于天子乃使其大夫風
天子之使而取之其志何如也豈曰無衣自詭以盛
禮也不如子之衣是以敢已者翔視之衣者天子之
衣豈使臣之衣乜命曰侯伯之服六命曰子男之服
爰六言乜非武公之誠辭也当是時晋猶未甚疆非
得天子命服不可久安故六命乜命皆可恃以為安
且吉安且順也然以左氏傳及史記考之則周之失
亦甚矣平王而十六年晋昭侯封季弟成師于曲沃
諸侯專而王不之向一失也三十二年潘父弒昭侯
欲納成師王又不問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莊公弒
晋孝侯而王又而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
晋王不能討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始命
虢伐曲沃立晋哀侯四失也十三曲沃武公弒晋小
子侯王雖不能即討明年命虢仲立晋哀侯之弟緡
又明年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王綱若少
振矣至是武公篡晋僖王受賂乃命之為諸侯五失
也礼樂征伐移于諸侯降于大夫爲于陪臣陵夷至
此周其能久乎君子于無衣之詩可以知周之終于
不競矣

黍離一詩無城刘氏曰人之情于憂樂之事初遇之
則其心变焉次則微变久則安之矣至于君子忠厚
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来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
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感慨之意終始如
一不少变而愈深此則詩人所以為忠厚也噫乎于
是而重有感矣然黍離王国之詩降而為風自季札
觀樂已然非夫子刪詩而降之也
簡兮之詩衛之賢以万舞為耻君子陽陽周之賢以
執簧執翿為樂均一弃賢也然賢者有取心則固猶
可為也賢而樂于執簧執翿則固非其国矣周之事
尚忍言哉
式微黎之臣子作也是時衛之君与其夫人並為淫
亂黎之臣實醜之然黎有狄君寓于衛自不得不從
焉而心益以寓為耻也故曰故為乎中露之言其溺
染之胡為乎泥中泥言其陷溺也黎雖滅亡猶醜衛
之淫亂則淫亂之醜其甚于滅亡也多矣
凱風孟子謂親之過小者也余反廬陵危仁夫曰是
詩当于劬勞一語觀之夫以棘心之微凱風吹之至
夭夭之盛則母之撫我育我出入腹我其劬勞亦甚
矣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況于小過而敢怨乎故曰母
氏聖善我無令人又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惟知自
責而一毫怨怒之意不萌焉是非勉強矯飾而然也

皆天理人之心自然而發見者也
將仲子毛氏之說失之矣京之不度祭仲諫之莊公
為納非有愛于叔〻段也畏我父母畏我諸兄畏我
國人之言故未敢立國之耳然兄弟同氣古人譬之
手足而是詩擬之以杞以桑以檀皆有可以斲伐之
理則詩人之意固有在矣可畏者有時而不畏可懷
者有時而不懷段其能自免乎觀此詩也則先段于
鄢猶宜在于子封出車之時耶
遵大路國人留實而作也古之去國者或罰道奔亡
而君有猶而行為今也遵大路而去頻然于莊公絶
絶矣國之留實者于大路之中執其袪執其手與少
需之毋我魗惡又引其故与好者而懇動之其情切
矣而莊公聽其自去閉關知則其失道也甚矣
風雨之詩非思君子也世亂小人多而君子尤鮮一
遇焉故曰心夷曰瘳曰云胡不喜非莊子所謂逃
空谷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也
柏梁体詩起于漢武帝元鼎元年起柏梁臺三輔旧
事云以香柏為之香聞數十里郊祀志曰鑄銅為柱
三秦記曰上有銅鳳名鳳闕臺武帝詔羣臣二千石
能無七言者賦之句各七言句末皆諧韵仍各述所
職如丞相則曰總領天下誠難治大司農則曰陳粟
万斛揚以箕他皆類此後世遂為詩体云

淇澳云綠竹猗〻注菉蓐也又爾雅竹萹蓄也似
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云翦詩作薄音篇亦
云萹竹余嘗疑之史記河決瓠子武帝令羣臣從官
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
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揵天子既臨決河悼功
之不成乃作歌曰云〻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
衛人罪火小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頹林竹兮揵石菑
晉灼注淇園衛苑也多篠顔師古曰頹林竹者即上
所說下淇園之竹以為揵又任昉述異記衛有淇園
出竹在淇水之上梁元帝竹詩亦云嶰谷管新抽淇
園竹復収則淇澳從來産竹明矣所謂菉蓐萹蓄之
類將別有所拠
甲戌夏予游江旅邸題詩滿壁独記憶數首文父忠
其氏名曰錄于左过常山云参蕨香芽帐春寒晝永
蕨垂燕子閉簾斷玉釵銀燭今計程蕭念過常山閣
怨云有約未歸蚕結局小軒空處杜丹春殘未揀冬
篤蕾蕭由織征衫寄遠人縵題云南國傷離緑蕙苡
西園篆僕指蒲桃椎餘白髮存公道近日豪家染鬢
毛王荆公讀書堂詩云烏石岡頭上冢歸柘岡西畔
下書堆辛夷花發白如雪万國春風慶曆時此詩志
旋而成章者也
予于兆士家見二詩其一讀史詩曰楚漢雲屯十万

兵喑池酩酊不曾醒紛〻誤晉皆罪蛮何獨王家一
寧馨德祐末邊將沈溺酒色兵事起望降後乃指儒
臣以誤國此可以閉其口而奪之氣矣
杜子美晚行口號有云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還
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然江總還宅詩紅顏辭鞏
洛白首入轘轅來春還故里徐次來旁豫未嘗黑頭
也
梅亭李公甫工褊儷之文好用經句守榮州日四川
茶馬司欲奪榮之鹽井而推之公甫中省尹辯一聯
云狂寇自此始矣必求害斷而登之作徧其无復乎
謂其冢人而用也蓋榮素无権鹽之禁而并隷茶馬
司則推鹽將膀于此詞意俱到良不易得然集中所
載他作間有牽强偶合者勿遽之
饒公應龍以浙西提刑除直顯文閣浙東安撫使兼
知紹興府余代爲賀劄有云爭節應功紅元易鎮对
揚元凱至類武文王之謨保釐東郊祇命以周公之
事又曰大都之尹舉州之節式遏虐師之行愈昭所
喜京兆所思潭印陂公之司
黃尚書万石旧以朱制置襆辟爲廣西經畧司主
管机宜文字雖不就常執門生之礼事之王守吳来守
当塗事文往來殆无虚月朱後爲四川宣撫黃俾余
作劄賀之欲述其遭逢遇慕之意余偶得一聯云附
所見數十人未有盧公之知己今去五千里何由發
舒之致身
黃公万石將漕福建兼知建寧府適歲歉米斗至錢
貫五百因禁官民毋得釀酒令行數月米價頓減既
而寓公招客以老酒往〻煮參苓湯代之樂語云如
此風月夜願安所得酒乎在乎山水間姓能述以文
也然不知何人所作又浴江制置司中秋大宴樂語
有云試問夜何如坐看銀星度河漢但願人長久不
妨千里共嬋娟亦不記何人作也又某人由江制
幕召試館職將行制置司請于朝曹帶行秘書省正
字仍旧職其謝啟云身玉堂之邃何似人間給
中衛致天若在鍋此老不全乎虎坐崎嶇關之一字
雖爲崎嶇
丞相趙忠靖葵少負經濟之才以事料平以戰多致
宰輔給事中徐青叟啟之謂宰相非實功之官且援
宰相須用讀書人爲辭忠靖以此力乞骸以歸既得
請其謝表曰雖霍光不季元衛困難見于中訊然卑
陋所讀何書致以是而自解卑菱稷契所讀何書趙
請献答荆公語也用当家事益見其工
賈平章始生之日錢唐宰郭應酉以詞賀之序語云
嵯峨于天誕彌厥月綠衣廊廟昔無一品之曾參衮
繡山林今有半間之姬旦蓋賈有所生之母朝命封

西國賜号奇實西新築亭于舊嶺私第而曰半閒故
也其結聯云日長門館生对南北峰之高樹謝府宇
冬付東西廠之問賈甚称賞以此峻除到院然識者
謂晉楚之富不可及也曾子就曰我以吾仁我以吾
豪是豈散一品者周公思兼三王坐以待旦又豈忘
半閒者哉東西廳見韓魏公傳君南北峰始俗語耳
豈一时偶阿其所好耶
東坡先生文章妙一世韓文公廟碑尤奇偉但先筆
以詩中作書誑佛訊君王之語謂君王非可訊者詬
水規宜王不如易以規字爲善予謂山谷病起十詩
以不愧少陵至曰顏水梅士邢尚書奈意抉日上天
衢穀夫居在鶴山老不全平地生崎嶇鶴之一字雖
爲崎嶇發然父亦豈可觸乎父慈子哉則有之矣
征商自賤丈夫始孟子言之隋志晉自过江凡貨賣
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萬輸四百入官賣者三
百買者一百因知税契錢自晉始
明道間嵩山石室中有狂僧誦經法華經僅泊二十
年形土木也飲食猴鳥也扣其真指不可其道云曰
古之人念念在定慧何由維今之人念念在散乱向
由定歐陽永叔尸師書最闢佛者聞之亦不覺心醉
謝希深与梅圣俞書云
秦檜爲相怙权恃援沮復讎之議誅殺勲旧誣陷忠
良死之日銘誌神道碑士大夫皆执筆者然其子孫
追宋之亡仕者不能或疑造物报施之謬至閱四朝
閱見辟遂以爲捨息兵和戎生民賴以休息时有太
平翁翁之号忍造物以此佑之余覌靖康不捨在粘
罕營首入誘狄乞存趙氏其後徐揆黄时欲殷光遠
始繼之一日粘罕謂莫儔曰搜尋宗室有所未尽倖
隊討俾子宗正寺取玉牒其中有名者冬行根刷則
無遺類矣檜在傍曰南書之言誤矣譬如吾曹人家
宗族亦自不少有服属近而情好疎者有雖号同姓
而恩義反不及異姓者平时富貴既不与共一旦禍
患乃欲均之恐無此理粘罕曰中丞言是也由此宗
室之獲免者甚此二事亦有取焉
天聖中刘公綽爲京西轉運使分遣屬官盤量諸郡
在庾之米亂十餘万石奏乞付三司收繫財章献太
后垂簾問曰己盤量者條貫許再盤量否对曰向來
漕臣狥情不肯冬收入曆太后曰卿識王曾張知白
呂夷簡魯宗道否此四人皆不因盤量收出斗斛致
身于此公綽大惭退謂人曰若是时殿上壁隙可入
我亦入矣
紹興三年四月知滕州侯彭老以本州賣鹽覓剩錢
一万貫文買到金一百六十餘兩銀一千八百兩投
進詔縱有覓剩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当進納或

怨亂有剗剥取媚朝廷侯鼓老可特降一官放罷以
、妄作
達炎間大臣荐遠州華澤彭知一有康濟之畧隱居
嚴翔者令守臣鐵盖津發赴行在所既入見乃以爇
燒金及藥術䜭詔云朕不忍燒假物以誤後世仰三
省發遣赴元來去處仍將燒金合用什物于街市毀
棄
宝祐丁巳淮東總領欬羨餘三百万旨轉一官依旧
戕財重媚儀文以司戶參軍爲幕察作徵奴戚乳之
其辭曰董子宦于南徐俸錢二百有三十券貯以篋
百費取需爲率兼旬而尽復閼〻爲數日以待繼有
奴殺笑于傍曰使殺得我是寘当不至乏絶且有嬴
羨余甘其言也使我之已而默計其餅罄罄恥也呼
殺來前問有餘殺曰有餘曰子非以吾之券貸于人
而取其倍称之息歟不然則子獲草中之蚨歟殺曰
匹是也殺能使即有餘足矣吳以問爲子喜而歌曰
昔畜兮今豈啻窘步兮今從容月之羨以百計寔之
羨以千計吾其免乎殺之爲吾謀也忠一夕月明步
于庭有歌于牆陰者曰蹇蹇〻兮沾衣雀翩〻兮夕
飢雀飢兮何憐傷之在予智兮而拔殺人之歎嘗而
昕之吾史驚也予曰噫尔何歌之悲也曰自卽之任
是殺也噫不得以受子之備矣噫不足計也以物售
予者不得以受子之直矣予之所識窮乏者不得以
財紫子之惠矣余瞿然曰此殺之所謂有餘者武詰
朝亟斥遣中券償之其羞澁也如初臬[閒]之雖怒而
愧

太玉山人俞德鄰宗大父

王勉夫著野客叢書謂士大夫不幸遭其親于不測之地要當委曲圖護無失吾大節可也苟狃固執而不顧其親君子所深惜焉于是以趙苞之破賊爲非以周琥之降秦爲是又曰士大夫脫有不幸當爲周琥無爲趙苞案趙苞爲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妻道爲賊所虜賊出母示苞苞號泣謂母曰昔爲吾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遂進破賊母妻被害苞謂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遂歐血而死周琥爲符堅太守遣騎送母妻歸道爲符堅將所獲琥不得已亦降堅以爲尚書郎琥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至此母子並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況郎任乎堅乃止琥事君不忠非孝也孝經于事君一章獨言忠而不言孝忠即所以爲孝也苞之與琥均爲太守非復在母膝下射炙食人之祿當死人之事故死城郭死封疆聖人建之苟以親故棄之城而降其虧大節多矣母子俱存如君父何況吾乃君之臣吾之父母亦君之臣安苟不幸而處于不測之地吾能破賊吾之忠也父母而死于賊亦吾父母之忠也事定之後辭爵賞而不受如苞之死斯已矣爲琥之降其可哉苟降矣使其母爲王陵之母則亦所以慰母心也故爲人子者不忍于其親必不舍吾親而仕何也辭親而仕則爲人臣矣爲人之臣而避其難可乎或曰如此則高帝分我一杯羹之語然乎吾乎曰是又不可同年而語矣苞之與琥皆爲人臣義不當顧私恩而毀忠節者封疆之事可已斯已矣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聖人且不忍爲況忍舍父而取天下乎孟子于瞽叟殺人之問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謂得瞽叟之重于得天下也然則高帝之不顧其父豈趙苞之不顧其母比哉或者又曰使苞而死葬其母終身廬墓而不仕可乎曰又而有援歐血而死耳苟宗祀無託則終身廬墓而不仕君子亦無責也

漢明帝夢金人飛行殿庭項日月之光已而詢問羣臣惟傅毅對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其是乎世遂謂佛之教能于其教未行中國之先已見夢于帝案漢書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千餘里得匈奴祭天金人而歸武帝取而置諸甘泉所謂金人非佛像而何金像既入漢當時渾邪休屠數萬之衆皆從入塞而亦有入長安者尤月氏故種其間豈無奉佛又有金像以爲之宗主則中國之人習聞其事久矣

之則所謂佛者明帝固先聞之由聞生想遂形于夢
也樂广所謂因也不然傳毅生于中國何由而知飛
行狀日月者為佛耶由此言之佛入中國雖在明帝
時而其萌已兆于武帝時矣然列子亦有西方大聖
人之說則前乎漢世佛之名固已著矣
趙韓王為相所事後置二甕有投利害文字皆置其
中滿即焚于通衢李文靖公為相自言居位無補万
一惟四方言利害未嘗一見施行聊以此報國自常
情論之二公若苟且奉事者而當時國家治安百姓
當然何也天下事不可輕易更與一利必有一害今
日之有益于民者他時或有損于民是故法不至甚
弊寧之可也哉其清靜民以寧一書參之于漢亦然
豈特趙李二公之見如此
唐仲俊年八十五極康健自言幼讀千字文因心動
神疲之說而有所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所以老而
不衰
昔精淵為吾司徒賀客滿座補炤歎曰使吾司作瀕
之壽往年予死不當為一名士即名德不當乃復有
顯之壽往年予遊淮甸聞有以忠勇名者朝廷京秩
節鉞謂不在古名將下使先數年而斃誠有足以欺
天下後世者不幸老而不死喪名損節為万世笑人
臣事君見危致命故死城郭死封疆義不逃頗賴憂
公死李希烈之手雖年已八十志士仁人老而益壯固
不以衰年貳其心也使皆如李回輩則國家以何所
賴于老成哉
王高玉元學之嘗問蕭子容曰公記問之博以至國
朝典故本末無遺日月不差用何術也子容曰某每
以一歲中大事為綱而究當年之事則不忘矣如某
年改元某年有某事某年工郎位某年有某事某年
立后立太子某年有某事某年命相某年有某事亦
記事之一法之
朝士回首瞭而思陵幸維揚雨中見鷁從孚察命走
汎評看望馬折臂者反趙歸于杭路百官詩來有與
汪浮溪翻表云臣等于下當勢洪篤之行君拖其私
至許有與之使又云傳塞翁折臂之憂從漢相小車
之戲
古者刑不上大夫已為忠厚之至大中祥符二年詔
曰朕念四方士子雖屈則莫之求未著贖刑之典深
可憫焉繼自今曾屈李士人有犯公私罪杖以下听
贖此意尤為忠厚所以士大夫亦罕犯法實宜謂要
以廉恥教人與節行是之
宰相時永嘉有林君奇者以風鑒名京师日閱十人
則卷慕徽肆而飲勝陵在側徽請為君奇熟視不對
肆將撒勝陵辭去君奇留之延至所居夫婦具盛服

以拜曰黄官姓穆陵曰玉牒碑氏之又拜曰天下南
太平穆陵驚愕曰史何爲者君奇對曰某閑人多矣
未見有如官者後五年當爲天下王今雖貧去此六
十日必當且貴因徵詩爲他日證穆陵書扇曰許
負往昔吴天綱今何之誰知千載後復逢林君奇且
識龍月未幾還郡沂即擢果州團練使邵州防禦使
封成國公寧宗崩濟王廢遂入繼大統君奇献詩稱
以尾錢標諸肆時相史彌遠呼君奇索詩繼入奏
賞之明日賜以錢二千万致金陽鄉里君奇俱忘而
北
寧宗升遐遺詔有曰雖不明不敏有孤四海望治之
心然克儉克勤未嘗一日縱己之欲故君聞之无不
賞嘆
穆陵繼統實史彌遠擁立之功楊文元公簡史退
師之以列卿召對上從容問曰聞卿相幼嘗授教于
卿爲對曰臣之教彌遠者不如此上曰何謂也對曰
彌遠視其君如弈棋上然然罷朝以語彌遠彌遠對
曰臣師素有心疾
徐僑爲侍從家貧朝服亦浣濯補穆陵見之愀然
曰卿一貧至此僑對曰臣不貧陛下貧穆陵問之故
對曰陛下内無良將相外無良將安得不貧又上悟
然

乾德四年十月詔先朝帝王陵寝申禁樵採之禁仍置
守家戶安邊處長吏常切檢察罷任有無闕印曆
明書之太昊炎帝黄帝高辛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
文王武王漢高祖東漢世祖唐高祖太宗以上十六
帝各置守家五戶每歲春秋鄉署名祝版祭以太
牢商中宗太戊武丁周成王康王漢文帝宣帝魏武
帝晉武帝後周太祖文帝隋高祖文帝以上十帝置
守家三戶歲一祭以太牢餘如秦始皇漢惠帝景帝
武帝唐德宗敬宗武宗昭宗梁末帝後唐愍帝明宗
三十有八帝皆常禁樵採又詔曾經盗賊發者重製
禮衣常服棺椁以葬若先代帝王有祠廟者每祠
須及一百五十間以上委州縣長吏躬親點視量周
赴闕遣使衆崇含太常禮院定配享功臣檢討儀
像繪付諸司雅東晉六朝陵闕多在金陵丹陽之間
当時江左未平所以剗伐斂斯亦忠厚之至也
咸淳末賈似道以太傅平章軍國重事禁天下婦人
不得以珠翠爲飾時行在悉以瑠璃代之婦人行步
皆琅然有声民謡曰滿頭都帶假无処不瑠璃假謂
賈瑠璃瑠流瑠韻也西域傳罽賓國有琥珀流離則流
離字本流離之
精太閑則竭神太勞則疲李君非天才敢賭乃欽哭
精爲神子学中往往亦足致失疾北史文苑傳李廣

文宣初嗣爵業命掌書記廣若心子文辞閣一日坐
而假寐忽驚謂其妻曰吾向似瞻見一人立吾身中
曰君用心过苦非心神所能堪今辞君去矣因恍惚
不樂後數日遂疾踰年而死宋淳熙間成都倅黍埜
極力爲文後得疾字皆不復識亦不能書以此遂殂
夭堅續志盖言其詳云
用事之誤前輩所不免若尋常詩文亦未爲深害至
若告君理宜謹審唐太宗向孔頴達曰孔子称以能
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虚何謂也对曰
此聖人教人謙耳帝称善除國子司業太宗雖誤以
曾子爲孔子頴達亦當就季隨記日千餘言閣記三
礼蒙宗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礼記王氏
易能属文兼善算曆一時老師宿儒皆出其下屑疑
辨难人畏服之乃不省論語所載曾子之言直以聖
人教人爲对何也蘇文忠公傳季雖記又嘗注論語
其上皇帝書有云未信而諫聖人不与此論語載子
夏之言乃爲聖人之文何也其內上皇帝書云孔子曰
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爲过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
仰之埜賞季勤明白正直不當如此論語所載乃子
貢之言直言指爲孔子書之再上又非頴達倉卒問
答比何爲多誤若此紹興間中書舍人張嵲代秦会
之請先生江上論諸帥招討劉子云臣聞德无常師
主善爲師善无常主協于克一此伊尹相在湯咸有一
德之言也又其末云臣書如不可行即乞罷免以明
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以告太甲爲相湯
孔子引周任之言又錯指以爲孔聖当时輔士作詩
訊之事見周益公詩話夫以頴達文思之才尤如此
子張嵲何責焉要之告君之際須謹之又謹可也石
建奏事下驚馬字不作恐獲譴建父子雖无文季其
謹重始可法也
淳佑間行推田法令百姓履畝自實無名子作詩云
弄淮弄蜀弄荆襄却把江南寸寸量寸寸得畝田多一
尺尺頭能有幾多長時宰聞之亟寢其事焉
宋景文公嘗言爲文之要意不貴異而不貴就事不
貴僻而貴語不貴古而貴淳字不貴怪而貴善夫
宋作景文辞唐書人以礼闕誚之礼闕者世俗厭變
之语谓書門也訊其好其且雪徐彦伯爲文率易新
語如以鳳閣爲鵷閣門爲虬户金谷爲銑溪玉山
爲瓊岳爲狗犬竹馬爲篠驂月兔爲陰兔風牛
爲飛犢後進争效之謂澁体則其礼闕甚矣
丈人之義本于易尊稱也史記荊軻傳家丈人召高
漸離擊筑索隱曰謂主人翁韋昭云古者名男子謂
丈夫尊丈嫗爲丈人漢書宣元六王傳云丈人者謂
淮陽憲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據此皆尊貴之称今

今世俗乃號呼妻之父為丈人或云本漢匈奴傳謂
天子我丈人行之語又云泰山有丈人峯故亦稱曰
泰山唐開元十三年封泰山公以下例遷階張說
為封禪使說壻鄭鎰以說故自九品驟遷至五品兼
賜緋因酺明皇訝而問之鎰無以對伶人黃幡綽奏
曰此泰山之力也疑妻父稱為泰山或本諸此善于
丈人之稱殊無意義乎一日閱天文志有丈人星其
下曰子孫星婿妻為嗣續訂丈人之稱或有取于丈
人星之義乎

俗謂大笑為絕倒山谷詩淵明醉握遠公手大笑絕
倒人不嘆然晉書王澄字平子之有高名少所推服之
聞衛玠言輒歎息則絕倒因歎息之北齊崔瞻使陳
過彭城讀道旁碑絕倒從者以為中惡史謂是碑瞻
父為徐州時所立故哀感而則又為哀感而絕倒矣
要之絕倒者形体欹傾不自支持之說笑而絕倒歎
而絕倒哀而絕倒皆以形体言不專謂大笑也

晉杜預上疏請伐吳有曰万一緩皓悔過徙都武昌
增兵夏口冬築江南諸城城不可攻野無所掠明年
之計恐無及矣晉与吳為敵國元凱為正守江之良
謀恐無及矣出此季世世長江為險武昌無重且是
口無重也江南無高城深池豈亦不知古今書之過
耿

閣部下所以通款曲于上唐段文昌之言于文宗曰
今兵孔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
之漢佞幸傳高祖有籍孺孝惠有閎孺与上臥起公
卿皆因關說又梁孝王傳有所關說于帝則關節亦
可三門說打揲趙康靖公聞見錄公須当打揲先往
安排又東坡与講彥明書寺宇如要整葺且与打揲
相伴今俗以揲為疊非也墨庄上武下玉如悲反默作貌見
傳稚及列子力命貌諸矣不分曉貌一作糊塗太宗
欲相呂正惠公左右或曰呂端為人糊塗呂原明家
塾記云讀為鶻突食迷心鏡有鶻突義正作鶻突字
羅休吳人言羅以休組之方言也閩閨語孫武曰將
軍羅休屏营驚惶貌因語申包胥曰楚吳王独行屏
营東漢列陽上議曰屏营彷徨不能監屏营當俗謂
收拾世說長孫當為曹大人併当窮蓮猪猪不情貌
周顗答帝從絕句十載文軒敦悼芳宋都回鶻為風
高令朝廿被花枝笑任道善前從搭線裴演俗云羅
列張大貌唐六典宗文館有裴潢匠五人熟紙匠三
人秘書省有裴潢匠熟紙匠各十人踏跋不振貌酉
陽雜俎載錢知微賣卜為韻語曰足下踏跋不肯
下錢忧悴迫促荀簡貌陸士衡文賦忧悴闌漫之稱
大𡁄埤蒼曰嘽嘐寂靜也昔与忧悴同義異唐奕楊
觥長寶翁貌為長西賦曰濁漾嘖沐需鴻霓考善註

李善注碼徙郎切李白亦璧歌綠皖唐史留餘逕而
曾子建牛閑詩行至土山頭欹起相揚吏則唐文作
揚旁午像孔曰度尺而立注云一從一橫曰旁午施
行朝廷移文州縣必云王者施行見東漢黃瓊傳又
石舟照句詩時物方施行羅樓蘇鶚演家曰斡了之
掛孔齊文宣時王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梁元帝
風人辭城頭網雀樓羅人著而南史顧歡傳云蹲夷
之長安羅之辨又說苑載宋野白詩太娄羅乃止用
娄羅字五代史列姝傳云諸君可謂僂儸人矣則又
加人為卑末伶人自称樂已傳雖轩史卑末皆課令
習讀宿留俗謂逗留也判于黃帝爲粗曩子怪而面

之徐而察之爲欽人釋文留力救切謂宿留而視之
又史記天子畢蹤氏城躬公孫卿爲中大夫遂至東
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滑稽訑諧貌唐房卜居云寧
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葦以絜身
攝乎史記有滑稽傳寄附唐吳開漫齋防作崔小玉
傳云大曆中寄附錦侯景家挒撫掂拾人善忠貌文
選曹子建与楊德祖書曰到李諸才不逮于作者而
好訴訶文章挒摭利病唐書吳傳臣挒摭諸武錯逞
之石鼓歌挒摭星宿遺羲娥簸尾毛詩無然畔援鄭
注畔援猶跋扈也梁冀跋扈將軍西京賦雅則掇扈
援郎跋也媒糵漢書司馬遷殺陵之言曰李全軀保

妻子之臣從而媒糵其短孟康注媒犹酒教糵謂釀
成其罪宋景文新唐書記程元振忠李光弼則云媒
蝎以疑之孟本唐書宦官傳如媒而成如蝎之蠹之
猜銓闕晉摯虞叡古尺曰度量之由生皆銓闕而不
通熟黙下上諸生衝逆說李勢曰或默黙熟熟狀似
連珠勞曹初植魏或公鍇時賦旬盛勞曹偵懷音乳
儀志有模懷歌叠揩見漢書叠韋蘭下註
永昌卜陝命司天監苗昌裔相先西洛既复土昌裔
領董役內侍王繼恩登山巔周覽形勢謂之曰太祖
之後多再有天下繼恩黙識之太宗大漸繼恩與
參知政事李昌齡樞密趙鎔知制誥胡旦布衣潘閬

謀立太祖之孫惟吉事洩呂正惠公時為工宰錯綜
恩而迎真宗于南衙即位繼恩等皆被誅竄然昌裔
之孫逵聞其祖之語犹与方技李士寧匿官刊育盫
臧忿宗室世居共誅不軌以致敗丸踏康末趙子崧
太祖六世孫也劉豫此說道二帝北狩遂与門人傳
亮歃血而盟以傳非常傳檄云藝祖造邦千齡而符
景運皇天祐宋六葉而生眇躬繼聞高宗登極惶懼
屬令僕為人撤又許之亡竄嶺南至紹興元年十一
月駐蹕于越上虞縣丞婁寅亮永嘉人上疏其略曰
太祖舍子而立弟天下之大公也周公雖章聖取宗
室子育之宮中天下之大慮也仁宗感悟其說制詔英

祖入繼大統爻子爻孫宜君宜王遣羅夫故不斷如
帶今有天下者独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掀揭未繫前
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惟陛下追
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者乎崇寧以来設匡建親
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致使昌陵之
後寂寞无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臣恐祀豊于昵仰
違天鑒藝祖在上真肯顧歆望陛下子子行中遴選
太祖諸孫有賢德者封秩親王使牧九州以侍王嗣
之生廣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爲南班以
備環列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高宗覧
之大悟遂詔大宗正安定郡王令畤訪求宗室伯字
行号乎宅以下者十人入宮備選于是阜陵實在選中
自後光寧理度皆太祖之後昌裔之說始驗然一錯
不謹致誤總忌又誤昌齡叢又誤其孫逵又誤子孫
諸人貽禍百五十餘年雖較淺之後妄生說辞亦皆
昌裔之罪也是故青烏之術聖賢不道焉
湖州何山寺主僧德明號自号鉄鏡余爲作頌曰人
間万事源〻腦〻胃次九流明〻了〻要知鉄鏡非
鉄山中鏡明曾既喫六州四十三縣鑄不成八万四
千同一照
梁庾信至北方讀溫子昇韓陵山寺碑愛而録之曰
惟有韓陵一片石稍可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
筆耳然子昇之文恨不多見魏史載閶闔門上梁祝
文惟王建國配彼太微太君有命高門啟扉良辰是
簡枚卜無違雖梁乃駕綺習斯飛八龍杳〻九重巍
〻居宸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帰真可共
語者也

佩韋齋輯聞卷四

太玉山人俞德鄰宗大父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先儒謂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余嘗疑之案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而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一蓋莊十三年會于北杏十四年會于鄄十五年又會于鄄十六年同盟于幽十七年同盟于幽僖元年會于檉二年盟于貫三年會于陽穀五年盟于首止七年盟于甯母九年盟于葵丘實有十一也孔氏註曰鄭氏不取北杏及陽穀故曰九合然北杏之會平宋亂也宋有弒君之事而齊平之何不取也縱以遂人不至宋人皆盟而不取之猶云可也陽穀之會謀伐楚也何為亦不取之又曰會雖十有一再會于鄄再盟于幽其地凡九故曰九合然亦有所未盡也夫子此語正以齊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以救孫之北杏之盟遂人不服鄄之始會諸師于周僅取成于宋而還霸業皆未成也自莊十五年再會于鄄則霸業成矣左氏于是會也為之傳曰春復會焉齊始霸也夫自始霸之年歷數至于葵丘之會其合諸侯凡九是以謂之九合也此可以祛諸儒之惑矣

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子張學干祿與夫問達問行皆為人也非為已也孔子于學干祿則曰言

寡尤行寡悔于問達則曰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于問行則曰言忠信行篤敬皆使之反求諸已為及子張書諸紳則其覺悟也至矣他時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之語與夫五美四惡之問豈復前日之子張耶信乎學之能變化氣質也

伊川曰堯隨風氣至節而極備者見之時洪水方割四凶未去殆猶有未至也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宰予晝寢夫子譬之朽木糞墻疑其責之太過晝而假寐亦人情有所不能免若寢則不可也語曰寢不尸曰寢不言又曰必有寢衣蓋寢非假寐也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晝居于內問其疾可也正晝之時乃弛然自放于牀笫之上神昏氣惰其不足進於道明矣此聖人所以深責之也況禹惜寸陰周公坐以待旦聖人之汲汲如此晝寢其可乎

孔門言仁多兼知而言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與夫知及之仁能守之知者不惑仁者不憂不可具舉蓋知者知此者也仁者行此者也致知近乎勇力行近乎仁未有不能知而能行者令尹子文三仕三已喜慍不形于色至如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謂之忠可也然仕止久速其知不足以知之至于三已而不惜緊諸色舉翔集者何如哉故不與之以仁也匡

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崔杼于齊其蓄不臣之意久矣陳文子與之同朝力能誅杼則誅之不能則去之不于此時決去就之分至于齊侯遇弑乃棄十乘之馬而違之其知可知矣亡雖越境許之以清可也亦烏得為仁哉未知焉得仁皆言于知猶未盡焉得為仁也擇不處仁焉得知語意正相類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孔氏以矢為誓朱子亦曰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之類者否謂不合于理不由其道也厭棄絶也而孔氏古註乃謂與之咒誓義可疑焉及觀程氏外書朱公掞記伊川先生語乃以否為否泰之否天厭之者天厭吾道也正天喪予之意後見韓文公羊筆解亦曰矢陳也否當為否泰之否厭當為厭乱之厭孔以矢為誓非也又以厭為擫益失之矣孔子見衛君任南子用事乃陳衛之政理告子路云予道否不得行汝不須不說也天將厭此乱世而終豈泰吾道乎如此則矢乃臯陶矢厥謨之矢伊川退之皆一代鉅儒皆以否為否泰之否意必有所見姑錄之以俟後之君子

子曰甚矣吾衰也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常常見之今周公夢久不復作則其志慮之衰也甚矣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先儒謂脩脯也十脡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案杜恕躰論曰束脩之業其上在于不言其次莫如寡知又後漢馬援傳注云男子十五以上謂之束脩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註束脩謂年十五以上延篤傳註束脩謂束帶修飾不可以束脩之不出境一槩論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先儒謂韶盡美又盡善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程氏又以三月為音字之誤學之之說蓋本諸史記吳二十九年吳子使季札聘魯請觀周樂自周南以下歌諸國之風自象箾以下備三代之舞至舞韶箾札曰德至矣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則魯未嘗無韶也孔子魯人也使孔子而欲季之歸而求之魯可也何為至齊而始聞之始季之歲韶舞之樂也舜之後封于陳隱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敬仲辭使為工正蓋陳氏得政于齊之始也自是之後陳氏浸疆彊昭五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晋晏子謂叔向已有齊其為陳氏之說至八年魯亂孔子適齊于是聞

韶則陳氏之得志于齊久矣三月不知肉味蓋憂齊之將亂非專之也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非美之也當是時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歎曰美哉室其誰有也晏子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彼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是陳之强齊之弱不特孔子知之而晏子亦知之不特晏子知之而景公亦自知之矣聞韶之歎孔子其能自已乎是時欲待孔子以季孟之間既而曰吾老矣不能用也而孔子亦不留焉者此也卒之哀十有四年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請討之則聞韶之歎豈聖人過憂哉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朱子云仲弓為人寛宏簡重有人君之躰故可使南面然莫審其說或若錯雍也仁而不佞仁則寛宏不佞則簡重必本乎此非苟為是言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註與平声或如字踧踖恭敬不寧貌與與威儀中適貌攘冢曰與與不忘警君也而伊川荅王信用之問乃曰與與容與之貌蓋踧踖則不安與與則易肆踧踖而與與恭而安也

伊川曰飲酒不妨但不可過惟酒無量不及亂聖人豈有作亂之事但恐亂其氣血或致疾或言語顛錯容貌傾側皆亂也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石林葉少藴解此甚詳且有理因次其說諸侯莫盛于桓文桓文之霸莫盛于首止之盟與溫之會桓公之盟首止也意謂太子鄭將廢已朝而謀之王從則太子安不從則廢謀之從違未可知也吾為會而會世子使天下諸侯皆知世子之為鄭而共尊之雖有惠后之愛襄王不得而行其私矣故春秋曰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而曰諸侯盟于首止夫別其文曰會王世子再見諸侯也盟而世子不與辭絜而不殺其與桓公可知矣若文公之會則不然吾霸諸侯矣諸侯孰不吾畏吾既可率諸侯以會溫則率之以朝京師亦可也文公也乃不朝王而召王其意蓋示天下曰王猶從我其誰敢不從不過挾天子以令諸侯耳故春秋曰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伐而曰天王狩于河陽先言會而繼之以狩則文于是乎病矣故桓公之召世子止也其不朝王者不得已也文公不朝王因已之霸脅諸侯以召王以迹觀之若正其所以召之則譎也

子擊磬于衛一章說者謂荷蕢譏孔子人不知而不止孔子故責其果于忘世而不為衆孔子歷聘諸國秋于衛而擊磬何也衛自蒯聵之亂父子之分蕩然

矣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
名乎則孔子之欲辨其名分也久矣擊磬于衛非無
衛也石声擊磬以立辨亦欲辨其上下之分而已荷
蕢隐者知孔子之心過而聞之故曰有心哉擊磬乎
既而曰鄙哉言其閑與事也硜硜乎硜硜石聲也謂
子擊磬雖硜硜乎声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儒時人
之不知也子是又援衛風之詩曰深則厲淺則揭夫
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曰厲曰揭以淺深別
之今衛之父子圻名犯分至成滔天之悪非可以淺
深論也子曰果哉以其說為然也末之難矣天下之
事正之于始為易救之于末為難衛之至此吾亦末

卷四　七

如之何也已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
聞其語矣隐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
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
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
之謂與朱子謂其斯之謂與此上疑有闕文恐在誠
不以富亦祇以異下仍析為三章後闕無垢張氏心
傳録于恕云見善如不能及急而不進也見不善如
探湯初雖畏之探之不已則漸入之矣是漸而入于
悪也于善而不進于悪而漸入其人何如哉齊景公
欲待孔子以季孟之間孔子告以君臣父子而說不
可謂不見善也然終不能用孔子是不及也貪利之
心疑疑不已積為至于千駟豈非不善而漸入乎孔
子與景公同時故曰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至若
伯夷叔齊則隐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
語矣今無其人矣故曰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其
斯之謂與所以結上章之意也是說亦有取為愚嘗
觀景公與晏子論陳氏之事晏子曰唯礼可以已之
公曰善哉我不能已矣斯言也豈非見善如不及之
謂乎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悦曰末之也已
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

卷四　八

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章先儒辯之不甚詳蓋費
乃季氏之邑不狃不得志于季氏與陽貨謀去三桓
不克而畔夫謀去三桓不克而叛乃畔季氏非畔魯
也故史記世家曰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
往而卒不行況孔子亦素有悪三桓之意其為大司
寇攝行相事定公十二年使仲由為季氏宰墮費墮
郈墮郈則不狃之以費畔或者疑與孔子之意合是
以欲往也不然孔子豈輕于從不狃者哉厥後不狃
與叔孫輒奔吳吳為邾故將伐魯叔孫輒勸之不狃
曰非礼也君子違不適仇國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
悪非鄉今子以小悪而欲覆宗國不亦难乎自定至

哀隔二世自定九年不狃畔而去至哀八年吳將伐
魯十有五年不狃之去魯久矣尚眷眷于魯如此則
不狃非特不叛魯且忠于魯者也特子路未知不狃
之心耳然孔子始雖欲往而終不往者豈不以不狃
以輕恕使陽貨逐仲怀其所守不固邪門弟子書公
山弗擾名則曰以費畔佛肸名則曰以中牟畔中牟
亦晉之大夫趙襄子之邑佛肸非畔晉也
論語記孔子答門弟子處皆有曰字惟答宰我短喪
之問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
女字上不書曰字此記言者善形容聖人深嫉宰我
之意礼父母之喪既殯食粥粗衰既葬疏食水飲受
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無
食稻衣錦之理夫子以此發宰予不思之端而予忍
之所以絶之之深嫉之：至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
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先儒以患得之
謂患不得之愚謂鄙夫劣鬧之稱世謂鄙陋鄙俗鄙
猥鄙吝俚皆其人之不足道者也故于未得之先反
以得為患恨不能勝其任也既得之又狃于富貴利
祿而患失之心生焉苟其患失之則無所不至矣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
已矣下三句皆言思而先生亦大矣而見危致命独不

言思何也士而見危便當致命正不必思也思之則
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之窮乏者皆足以動其心
而猾亂其所為矣李陵欲得當以報漢南霽雲曰將
以有為皆不必思而猶有思也夫提卒五千轉戰万
里矢盡窮道陵可以死矣雖陽既陷巡遠就戮霽雲
何容復有為哉不必思而復有思也此李陵所以生
降隕其家聲而南八男兒死之諾語巡所以呼霽雲
而警悟之也然子張子仕則曰見危致命孔子于成
人則曰見危授命蓋授者委于天而致則以人力為
之所以有成人與士之美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
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
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孟子曰君子之澤
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
予私淑諸人也此本一章所以發明春秋大義說者
析為二章顛形殊費蓋因有兩孟子曰之故殊不知
中有孔子曰一句故下不得不再書孟子曰以別之
不然則五世之説似為皆孔子之言矣其大旨云王
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非孔子自作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三史所述其事莫過於
桓文其文則史也孔子謂丘竊取之三書之義所謂
述而不作者也自獲麟絶筆之後至孟子游梁之時

已百四十有餘年三十年為一世以成數計之盖五
世矣君子澌澌之澤小人澌澌之澤至此五世皆斬
然矣李翶乞修史表云東观中圯卌黙有鬪美隨日
落善因月鋳一日不書百事荒蕪即此意也戰國之
世善悪不明乱子臣賊子復接迹于天下孟子憂之
欲繼孔子而作春秋其至不及孔子故曰予未得為
孔子徒也徒就斯人之徒及非吾徒也之徒不过退
取春秋之与公孫丑万章之徒推敲答向而已故曰
予私淑諸人也私淑正与竊取之義同如此則一章
之指燦然暴見

晁氏客語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思與鄉人
處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若浼也然不念舊悪所
以為伯夷柳下恵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雖袒裼裸裎
不以為浼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為下恵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此為人君者
言也非為臣者所以責其君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
則離此為人父者言也非為子者所以責其父

子思之言渾瀜孟子之言銛利礼記載子思答君反
服之問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舊君
反服之礼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
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如此而
已孟子則反覆辯論至謂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
君如寇讎于此可以見子思孟子之學矣

趙臺卿作孟子題辞有曰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
錄值炎刘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
能伸三代之遺風意則然矣孟子生戦國之時炎刘
未奮孟子亦何由之此亦遣文之病若曰本之纖緯
則聖賢不道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發邦無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
子妻之註疏皆不書孔子之兄之名案史記索隱叔
梁紇先娶施氏九女其妾生孟皮故求昏于顏氏而
娶徵在遂生孔子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先儒謂匏瓠也匏瓜
繫于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愚嘗疑而惟
其義一日讀衛風之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乃知
匏可繫以濟渉所謂中流失舡一壺千金者是也又
荘子今子有五石之匏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
江湖之上司馬氏云樽如酒器縛之于身浮于江湖
可以自渡慮猶結綴也所謂腰舟然匏雖可繫而味
苦且其中咢然故不可以食

先儒曰文章與時高下政罷土裂則三光五嶽之氣
分三光五嶽之氣分則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後大振
故三代之文至春秋戰國而病渉秦漢復起漢之文
至列國而病唐與復起噫是固然矣然政之罷土之

裂莫春秋戰國為甚吾夫子删詩定書繫周易作春
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卒使彝倫叙人極立
亂臣賊子懼一時游夏公孫丑萬章之徒皆得以與
斯文之盛是豈以政厖土裂爲哉下是如荀卿揚雄
之筆顧時之治亂銳然振斯文而起之亦足以繼往
哲而詔來者又下而諸葛孔明以出師一表繼伊
訓說命于三國昏蕩之時陶淵明以歸去來辭傳于
典午灰燼之日而當世斯文亦賴以不墜不泯然則
文章果與時高下乎哉我宋自渡江以來文人才士
視東都諸老若有恨焉故説者得以光嶽氣分而蔽
之然乾淳端平之際如朱公熹張公栻呂公祖謙真

公德秀葉公適陳公傅良魏公了翁相繼以道自任
以文自鳴卒使後生小子習見與聞争自濯磨于學
亦不可謂全無人也惟末年學士大夫篤意舉業以
進取亂其心以富貴利達蕩其志于是文氣委靡而
文之古者始寥寥然不見于世是非光嶽氣分之故
也人實爲之也方今東西南北寸地尺土靡不臣屬
三光五嶽之氣渾然合矣大　式在今日余老
矣不得與聞斯文之盛然所以作新而振起之如韓
愈歐陽修者將必有其人惜乎不得而見之矣嗚呼
光嶽之分合其與于斯文之興發也耶抑無與于斯
文之興發也耶

書齋夜話四卷

（宋）俞琰撰

明鈔本

書齋夜話四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俞琰撰。琰有大易集說，已著錄。此書乃其平日讀書論文隨所得而筆記者。卷一皆辨論經義，其斥孔安國稱洛書錫禹之非，確爲有見。於諸經字訓正譌考異，頗爲該洽。如謂論語富與貴章當就不以其道爲句。孟子則慕少艾爲慕愛少衰之意，當讀少字爲上聲。其說亦頗足資參正。二卷三卷皆推闡先儒之說，多發明河圖洛書及先天太極二圖。蓋陳摶所述以丹訣通之於易，其原本出道家。琰所註陰符經參同契，皆詮釋黃老神仙之說。所著席上腐談易外別傳，亦研究爐火修煉之術。故其註易皆傳邵學。是書反覆申明，亦不出是義也。末一卷皆論文之語，然頗乏精奧。蓋琰詞章之學不及其易學之深，觀所作林屋山人集，亦可以概見云。

澄江楊試屏先生博聞強記謂為常郡淹
雅之魁今秋自山右歸過訪山齋見案上是書
謂俞林屋胸次具於考定多摩諸相質之
論筆亦清弱不於此尤周無可之何庸
余序案之良是但中如關喉音律數則
謂之雀各具五音擬調如詩字下韻聲之
若出顏氏傳之說謹其精且當矣論精從
學深與馳聲擬各之後求其留心於編簡
之短長為度之分然才著至今而其傳矣觀
其精思所寄可以如其人焉惜實年多訛更
不得則布為之讎校就其可知者正之以歸
虞嚴閣之插　乾隆壬申季冬十有一日天樁河東識

書齋夜話卷之一

林屋山人俞琰玉吾叟述

經傳字多有舛誤、如三嘆作三嗅、已亥作三豕、之作言、無作之、害割為周、烏焉成馬、何可勝數、今姑舉之、

禮記字舛誤最多、告為吉、先為天、九原為九京、虖沱為惡池、真徹為填池、笄纚為雞斯、

大學云、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鄭氏注以命為慢、朱晦庵以命為怠、慢與命聲相近而訛也、怠与命字相近而訛也、

論語云、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禮記緇衣云、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卜筮、巫與筮字之訛也、醫與筮聲之訛也、

書云、其在高宗時、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禮記檀弓云、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懽、雍、雍字之訛也、

易云、不耕獲、不菑畬、山乃有凶字、無凶字記云、不耕獲不菑畬、無凶字者是有凶字者非、

論語云、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作儺字者是、記云鄉人楊、朝服而直於阼階、作楊字者非、

樂記云、易直子諒、韓詩外傳云、易直慈良、非、韓詩外傳、則不知子諒之為慈良也、

論語云、加我數年、司馬氏史記云假我數年、非、史記則不知加我為假我也、

易云、直其正也、方其義也、記乃云、直其政方其義、以易下文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證之、即是敬字訛為政、政又轉為正也、詩云、體無咎言、記乃云、履咎無言、以金縢公曰體、王其罔害證文、即是體字、體訛為禮、禮又轉為履也、

曲禮云、庶人之摯匹、鄭氏注云、訛者以匹為鶩、什文云、依注作鶩音木、鴨也、愚按周禮大宗伯、六摯庶人執鶩、則鄭氏以匹為鶩無疑矣、以此推之、則孟子謂力不能勝一匹、雛亦當為鶩雛、

周禮大司寇、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夫一鈞、重三十斤、貧者安得有三十斤之金、鈞字當是鉤字之訛、爾鉤金即孟子一鉤金之謂、蓋鉤金、乃帶鉤之金也、

周禮、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大於日、鄭氏注云、夫遂陽燧也、什說文云夫方符反、愚謂夫字當作金字、內則有金燧木燧、鄭氏注云金燧、取大於日、木燧鑽大也、

周禮醢人、箈菹鴈醢、筍菹魚醢、鄭氏注云、箈箭萌、與筍同、愚謂箭萌即竹萌、乃筍也、箈當作落、從草不從竹、當與苔字同、即今之海苔也、苔菹而鴈醢、筍菹而魚醢、各以時物為偶、既有筍菹、豈可又以箈為箭萌、

禮器云、束帛加璧、尊德也、謂尊貴其德、郊特牲云、束帛加璧、往德也、往字疑是旌字、謂旌表其德、或曰、尊亦當作旌、尊與旌聲相近也、往與旌字相似也、

椁入土曰窆陵驗切土爲塟曰封方容切喪大記云凡封用綍鄭氏注云封周禮作窆窆下棺也此窆或皆作斂檀弓曰斂請以機封謂此斂然則棺之入坎爲斂與斂尸相似愚謂記中言封多是窆字乃若馬鬣封之封却是如字與易不封不樹之封同

檀弓云縣棺而封鄭氏注云封當爲窆窆下棺也春秋作堋愚謂鄭氏以封爲窆誠是已證以春秋之堋則非也釋文云封依注作窆彼驗反封依注作窆亦是已以爲彼驗反則非也彼驗當作陵乃可徐氏甫鄧反則又謬矣

堋与窆義相近而音不同春秋昭公十二年葬鄭簡公左氏傳云日中而堋杜預注云堋下棺佛文云堋北鄧反禮家作窆徐驗反義同愚謂字有音切有韻北鄧反則成音韻而可切彼驗反則不成音韻而不可切徐驗反則成漸音矣或曰窆字從穴鄭氏謂棺入坎是已堋字從土從崩當是既下棺而掩之以土也杜預以堋爲下棺非也德明以堋爲窆亦非也

詩天保云俾爾單厚鄭氏箋云單厚也釋文又音丹昊天有成命云單厥心亦當音丹謂盡其心也毛公訓單爲厚鄭氏箋云厚其心什文乃音都但反德明盖承康成之誤康成盖承毛公之誤

詩楚茨云先祖是皇神保是享楚辭云思靈保兮（賢）矣姱靈保即神保也宋晦菴詩傳謂神保是鬼神之嘉號或問云既說先祖又說神保似語意重複晦菴荅云近見洪慶善說靈保是巫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却是向來解錯了此兩字愚謂令之巫者言神附其體盖猶古之尸故南方俚俗稱巫爲太保又呼爲師人師字亦即是尸字尸與師聲相近也

父之父生曰大父死曰祖祖者始也本也或曰祖之爲言祖也死則稱祖未死而稱祖宜歟

朽生出東漢、魏伯陽參同契、腐生出桓帝
紀、朽與腐皆言其年老而形容枯槁也、
蒼生、出書益稷注以為草木蒼蒼然、王山
濤贈王衍、誤天下蒼生、盧仝云、百萬億
蒼生命、則謂人為蒼生、
漢書云、蒼頭謂小僮髫髮則其頭青色也、
今稱老者為老蒼、謂其蒼頭好艾色也
乃若稱少女為少艾 則謬矣、豈有少女
面色乃如蒼艾者哉、
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 則慕少艾
上少字去聲下少字上聲、謂幼少則慕
恋父母之心甚切長則情竇開、知好慕
色、而慕恋之心少衰也、荀子云、妻子具
而愛於親、與此同旨、趙岐注孟子乃一
為美好誤矣 詩庭燎云、夜未艾、詩訓
久閟宮云、俾爾耆而艾、非子云、耆艾年
曲禮云、五十艾服官政、左氏傳云艾獵、
皆訓老、未聞訓以美好也、楚辭云、竦長
劍兮擁幼艾、注云 幼艾、猶言少長也、亦
不以幼艾為女子之美好、或謂兩少字
皆去聲、艾字恐是女字之訛耳、豈其然
乎、不若證以荀子之說為長
列
列子莊子鯤鵬之鵬、即古篆朋鳳字、說文
云、古文鳳象形、鳳飛群鳥從萬數、故以
為朋黨字、愚按爾雅什〔釋〕鳥有鳳字無鵬
字、又按楚辭云、尺澤之鯢、豈能與鯤魚
量江海之大、藩籬之鷃、豈能與鳳凰料
天地之高哉、楚辭與列莊皆以鳳對鵬
而言、
老子云、城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道大
天大地大、王亦大、王字當作人字、下文
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愚
按傺義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
大、謂天地無如人之大也、以此證之、則
老子謂人亦大是已、無錫尤氏老子什〔釋〕
音謂河上公註以人為王、古本王字作
人、
罪
辠即古辠字、秦始皇以辠字象皇字、乃改
辠為罪、
古對字從口、漢文帝以言多非誠、乃去口

從士、
古疊字從三日、新室以三日大盛、乃改三
日作三田、
隋乃隨字、隨、漢東之國也、隋文帝以周齊
不遑寧處、故去之、作隋、以之為走故也、
武則天諱曌、即照字也、
駈、即驅字、宋明帝以驅字象禍字、乃改驅
為駈、唐太宗有馬拳毛駈、
詩美目盼兮之盼、匹莧切、孟子盻盻然之
盻、說文作五禮反、佩觿集作下計反、或
讀盻為盼誤矣、
書云惟斆斈半、盤庚斆于民、孔氏皆訓斆
為教、禮記斈世子、斈士、春夏斈干戈、秋
冬斈羽籥之類、並户教反、教字與斆字
通用、
書云、亂而敬、又云亂臣十人、亂、乃治也、詩
云、薄汙我私、汙、乃潔也、書云、擾而毅、禮
云、擾萬民、左傳云、擾龍氏、擾、乃順也、孟
子云、深耕易耨、易、乃治田而為力艱也、
易字疑是具字、按檀弓云、喪具君子恥
具具與易、蓋相似也、又按檀弓云、与其
哀而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
哀有餘也、亦与此同旨、
書云、若之何其、詩云夜如何其、記云、何居
其居、皆云箕、語助也、
經傳之文、結以与字、即與歟字、耳即而已、
爾、即如是、諸、即之乎、兩聲合為一聲、蓋
省文也、
孟子云、景子曰、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
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与
夫禮、若不相似然、愚謂與音歟、古者歟
字皆作與字、如禮與何與是也、宜与即
可乎之謂、當以與字絕句、不當連下文
朱晦菴曰王介甫點書、如剡惟若疇圻父
薄 農父若保、宏父定辟、古注從父字
絕句、介甫則就 保辟絕句、复出諸儒
之表、東坡解呂刑、王享國百年耄作一
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有理、又曰、禮記
方馬二解、儘有好處、如君賜衣服、服以
拜賜、絕句、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彞鼎、

舊點以辟之為句、極無義理、辟乃君也、以君之命銘彝器是、

檀弓云、季康子之母死、般請以機封、公肩假曰、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而嘗巧者乎、公輸魯般、人之伎巧者也、欲設機以下棺、公肩假責之曰、爾以他人之母試爾之伎、何以自以汝之母、自試其伎乎、語意甚明、鄭氏乃以豈不得以句點、又以以字為已字、毋字音無、誤矣、近見方慤禮記解、予說正與之合、因語生徒云、意到理到、異世而同符、微方氏則予說為臆說矣、方慤政和時人、

儒行云、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蓋言當時衆人之所謂儒、乃妄名為儒、非真儒也、劉子云、魯人縫掖、實非儒材、愚謂既非儒行、故常以儒相戲、真儒如孔子、則莫之敢戲也、愚論如此、及讀方氏解亦如此、當依方氏從妄字句點、鄭氏連常字為句、誤矣、

論語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當就不以其道點、如說之、不以道亦就道字點、夫富貴貧賤是人之所欲所惡也、處富貴而不以其道、則吾之得富貴也、寧捨之不敢處也、夫貧賤而不以其道、則吾之得貧賤也、寧受之不敢去也、然則得富貴者何以處富貴、必以其道也、得貧賤者何以去貧賤、亦必以其道也、若就不以其道得之點、則富貴固有以其道得之者、亦有不以其道得之者、若貧賤則安有不以其道得之者哉、大抵如生於公侯家而素富貴、是豈不以其道得之、生於閭閻中而素貧賤、亦豈不以其道得之、不以其道、蓋謂處富貴去貧賤、不以其道、非謂得富貴得貧賤不以其道也、猶記至元庚寅秋、與雲間衞山齋夜話及此、山齋之論亦然、

中庸云、君子之道費而隱、朱晦庵注云、費

用之廣也、恩謂費字當作府費互、乃費
用之費與注意合、今作符味反則符味
兩字母子相同而切成味字與注意不
合矣、以府為符此乃傳寫之訛爾、

大學云、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鄭氏注
云厭讀為黶黶閉藏貌意謂厭字當作
入聲於葉反藏伏也、乃与注意合、鄭氏
讀厭為黶恐只是靨字於葉反訛而為
黶也、不然古者黶靨通用亦不可知、按
荀子所謂厭然一涉反、詩厭浥行露之
厭亦作入聲、但語謂厭蓋藏厭皆是入
聲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三如字、下文云為
人謀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傳
不習乎曾子每日蓋以此三者省察其
其身也、与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之三不
同、

中庸云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晉諱昭
故以昭為音韶、朱晦庵經解並如字
舜典正月上日、正音政秦始皇名政遂以

正音征、

喪記云子夏喪其子、孔氏不喪出母、孝經
云孝子之喪親也、喪不過三年、喪字皆
當作平聲、

詩云不我過、論語云過位色勃如也、又云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云禹三過
其門而不入、又云過我門而不入我室
皆經過之過當作平聲、

莆陽鄭氏曰尚書秦之官名也、今亦謂之
尚書至今秦人謂尚為常、此聲音之異
古今不變也、

經書中慶字皆作平聲叶韻觀詩可見易
坤卦彖傳與諸卦爻傳皆然
周易文傳皆叶韻坤六三以時發也叶知
光大也慎不害也發字作去聲詩云飄
風發發與害字叶亦去聲
蒙六四獨遠實也、實字作去聲叶順字巽
字未濟初六亦不知極也、極字作去聲
叶正字或改正字作真字以叶極字非
也、

詩
關雎序告子神明之告、釋文古毒反、其
餘告字無音、非無音也、音其一以例其
餘耳如葛覃言告師氏、小旻不我告猶、
四月維以告哀十月之交、日月告凶、楚
茨工祝致告、江漢告成于王、泮水不告
于訩、抑告之話言大東以告病焉讀者
皆作去聲、獨考槃永矢弗告之告、作入
聲何也曰皆去聲也、此音陸軸宿、其實
皆是去聲叶告字、南音則以陸軸宿作
入聲遂以告字作入聲與陸軸宿叶、陸

德明南人也、諸經告字德明皆因此音
谷如易讀則不告之告本只是去聲釋
文乃亦音谷乃若讀與句讀之讀同却
不作去聲大抵此音入聲皆作去聲、未
嘗以去聲為入聲也、
詩
云侯作侯祝、作側慮反、今之詛字也、祝
周救反、今之呪字也、莆陽鄭氏曰、鄭康
成謂呪為泆齊音也、
周
禮司約注云約言、語之約束也、約於妙
反、秦詩注反、陳平封曲逆侯、曲音去、逆

音遇、又如録因為慮、因安作為安、傚賸
為樹、嚌為嗟、纖為志、函為授、應吉甫宴
射詩、過則有央、叶韻、失音試、潘岳西征
賦、泊恬靜以無欲、叶韻欲音喻皆以入
聲作去聲、
國
語云句踐親為夫差先馬、或作洗音銑、
今謂洗馬為浴馬誤矣、荀子云挾與先
馬、揚倞曰導馬也、前漢書云太子太傅
太保屬官有先馬、先音銑、如諄曰前驅
也、

禮
記綸綍之綍即紼字、或讀為勃非也、左
氏傳蕞爾之蕞言其小也、徂外反、或讀
為掃、非也、莊子逕庭之庭勑定反、勑字
閑音為惕、
賈
誼過秦論云招入州而朝同列、韓愈諫
臣論云招其君之過、招字並祈堯反、舉
也、蓋出莊子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
招音翹揭也、
周
虢叔亦謂之郭叔、韓滅而子孫分散、江
淮閒為何氏、郭忠恕曰、虢郭韓何此隨

音而生變也、愚謂閩音王爲黄、越音武爲姥、吴音余爲奚、徐爲齊、杭州人金爲斤、陰爲因、齊人雞爲貴、喫爲扶、皆鄉音也、

西漢書張騫傳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即佛國也、李奇曰、一名天篤、則浮屠胡是也、顔師古曰、今曰天竺、蓋身毒聲轉爲天篤、省文作竺、又轉爲作音、

東漢書浮屠、即佛陀也、伊蒲塞即優婆塞也、西方之言如此者衆、若以華言字面求其義理、不可得矣、

監本韻畧長字上聲丁丈切當作展兩切斲字丁角切當作側角切、又如肳合之肳當作明粉切與泯字同音、若作武粉切、則與憤字同音矣、又如旻珉二字皆當作音民、若作武巾切、則與憤字同音矣、毛晃韻畧始改其失、

書齋夜話卷之一

書齋夜話卷之二

林屋山人俞琰玉吾叟述

張横渠曰、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謂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遂百端欺罔人、我寧終身不知、予於至元丁丑冬、毗陵道中邂逅文純心、同舫閑話咸淳間時文、問語予曰、鄉爲麗澤書院山長、試諸生以經疑云、宣王中興之賢王、平王東周之始王、詩紀宣王而不紀平王、書紀平王而不紀宣王、何也、予對曰詩書刪定皆出于夫子之筆、詩既載宣王矣、不必又載之書也、書既載平王矣、不必又載之詩也、猶易之六爻、一言初則知上、爲終何必復言終、大言上則知初、爲下何必復言下、純心以爲然、又言利貞者、性情也、孰爲性、孰爲情、予率爾而對曰、自利而貞、情復乎性也、純心微笑曰、未也、予是時年少倔強、自以爲是、遂不叩其詳、未免耿耿于懷者十餘年

歷考諸儒易解乃得其說蓋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只是大亨而利於正夫子分為四德以象四時則元乃動之始亨乃動之極利乃靜之始貞乃靜之極靜極則復動貞盡則又元乾道之所以生生不窮者此也向使夫子不曰性情而曰情性則自利而貞自動而靜謂之情復乎性亦可今不曰情性而特曰性情蓋發明貞下起元靜中有動四時循環終而復始之義若但謂情復乎性則終於貞而不元靜而不動生意或幾乎熄矣豈易之旨哉嗚呼年少而倔強疑而不思問是自誤也戒之戒之純心蜀人本心樞相之義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談者紛紛朱漢上叢說備言之矣先儒皆謂虛一不用以存太極之本體誠是已其用四十有九則自秦漢至宋濂洛諸君子及咸淳諸公並無一至論何也愚嘗遊鄱陽見一書乃臨江黎氏所著其說曰太極一也太極生兩儀陽一陰二衍而三也兩儀生四象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衍而十也四象生八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衍而三十六也通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數衍而五十也蓍法合五十而為一虛一而用四十有九虛一者太極體數也用四十九者所以生六十四卦極天地萬物之數蓋天下之變也黎公名立武咸淳戊辰廷試第二名及第

至元癸未秋予與新安王太古同宿南嶽天道院聽其說易儘有好處如改正先天方圖移西北乾一置於東南而十二辟卦皆正此一段極有理但陽虛陰實之說未免為或者所譏識之者豈其所學適於太古哉女無媸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揚子雲作太玄桓譚張衡以為是劉歆以為非從古如斯何況于今我輩當今之時閉門讀書談天地論古今如觀嶺上白雲只可

自怡悅而已、太古乃以易說進呈、幾乎獲罪、蓋以其說反先儒也、賴有識者回護、不然危矣、太古遂以此憤懣而死、惜哉、

伏羲時未有文字、始因河圖洛書之文以畫卦、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蓋不特取法於河圖洛書二物是也、

劉向父子班固輩、皆循孔安國之謬、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如此則伏羲時止有河圖無洛書也、夫孔子以圖書並言、而安國之徒乃岐而二之、何耶

河圖之說、自易之外、吾於論語、禮運見之矣、洛書之說、自易之外、他經無所見也、按禹貢但言導洛、不曾言出書、果有書則禹孔言之矣、孔安國注洪範乃謂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吁以洪範之九疇、認為洛書、則中庸之九經、亦可以為洛書矣、何其謬哉

關朗、以五十五為河圖、四十五為洛書、亦猶安國之謬、劉牧又兩易之、以謬攻謬耳、

天一至地十、凡五十五、此五行生成數也、孔子蓋未嘗指此為河圖洛書、

戴九履一之數、凡四十五、蘇東坡斷之曰非易數也、實緯書九宮之數耳、子華子言之、大戴禮言之、乾鑿度言之、張衡言之、彼亦未嘗指此為河圖洛書、

太極圖五行下一圖、注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又下一圈、注云、萬物化生、此男女謂乾坤所生之六子、乃日月雷風山澤非人之男女也、若以為人之男女、則人之男女、僅能生人、豈能生萬物也哉

周濂溪太極圖說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精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此循序而言也、遡而言之、則曰五行一

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始則無極、終則無窮、故又舉易以結之
曰、原始反終、故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
其至矣、篇首一句、以無極太極並言、終
篇則以無窮与無極對說、辭意前後甚
貫穿、人能原始而知所以生、反終而知
所以死、則知周子之所謂無極無窮矣
今人讀太極圖說、但看無極而太極兩
箇極字、竟不問無極無窮兩箇無字何
耶、

邵康節曰、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
氣也無涯、愚謂論理則濂溪無極無窮
之說最好、論氣形則康節無涯有涯之
說亦好、合理与氣形並言、斯明備矣

漢張衡曰、八極之維、徑二億二萬二千三
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千
里、自地自天、半於八極、則深深亦如之、
通而度之、則是渾已將覆其數、用重鈞
股懸天之景、薄地之義、皆移千里而差
一寸得之、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未之
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張衡蓋以天之在
上為宇、地之在下為宙、尸子則曰、天地
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淮南子亦曰、
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愚謂以
俯仰之間言之、地居天之中央、地之上
皆天也、仰觀之則蒼蒼無極、地之下亦
天也、俯察之則窈窈無窮、四表皆然、是
之謂宇、以既往未來言之、自昨日前日
去年前年、十年百年千年千古萬古萬
萬古、浩浩無極、自明日後日、明年後年、
十年百年千年千世萬世萬萬世綿綿
無窮、是之謂宙、夫人之生也、寓形宇內、
宇內之事、可得而見者、且不能盡曉、何
況自天地開闢萬萬古以至于今、巧歷
所不能筭、又焉能究極其始哉、既不能
究極其始、而欲窮竟其終、厥亦難矣、春
秋緯謂開闢至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
六千歲、吾固未之信、若邵康節十二萬
九千六百年之數、吾亦未敢以為然也、
先儒謂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

斗杓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
三代迭用之、愚謂堯舜禹相授守一道、故皆以寅月為歲首、湯黜夏命、故不用寅而攙先一月用丑、周革殷命、故不用丑而攙先一月用子、不過定一代之制、而於是月受羣臣之朝賀、所以新天下之耳目、視人心之從違耳、秦之繼周朝會不用子而用亥、豈有他哉、只是攙先一月而已、不然、何以寅而丑、丑而子、子而亥耶、唐子西嘗闢三統之説矣、然不究古人所以改正朔易服色之本意、但力辨殷亦用寅而不用丑、蓋謂建子尚有謂、建丑實無謂、却不思秦建亥、是又何謂耶、

漢高祖承秦之制、而不改正朔、至武造太初曆、始用寅月為歲首、新莽曹魏明帝皆嘗建丑矣、未幾而復建寅、唐肅宗亦嘗建子矣、未幾而復建寅、愚謂三代歲首、惟夏遵堯曆為正、若丑若子若亥、四時皆不正、此孔子顏子所以皆有取於夏時也、

二十四氣之名義、鄱陽洪氏有説、齊節初衍而正之云、十月純陰屬坤、非無陽也、陽生於其中、故謂之陽月、自小雪積至大雪、則已滿十五分矣、老陰怒欲拒其來、故氷堅地拆、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正此時也、逮冬至則陽已戰朦而復而復矣、小寒十二月節寒則陰慘矣不在十月之前、而在十一月之後者、陰陽進退、各六位、象卦之六畫、下二畫地位中二畫人位、上二畫天位、陽長於下、陰為所迫、漸出地、所以為寒、故臨之二陽纔及半、則曰小寒、臨之二陽其體已完、則曰大寒、醫書言人寒脈洪大陽在內故也、春蠢也、蠢乃蟄蟲始振之義、立謂太史奏天子命而主之曆也立夏主秋立冬亦然、雨水之雨、與詩雨我公田之雨同、當讀為去聲、前或雨雪雨霰、天地既泰、則雨水而已、古曆於雨水驚蟄易次、非也、合從今曆、月令於二月言雷乃

發聲蟄虫啓户驚蟄之謂也春分與秋分皆以晝夜長短適平而得名清明三月節屬大壯則五陽盛矣天地間陰氣消且盡安得不清且明哉故晉人亦於三月言天朗氣清穀雨之雨亦讀為去聲謂農播百穀如雨之雨於空中也夏假也假大也猶書言滿假崇丘言萬物之高大是也立夏四月節大陽已極易乾上九爻傳曰盈不可久謂其滿也陽言小滿猶陰言小雪小雪陰極而陽初生小滿陽極而陰初生也漢時以芒種為大滿後世曆者改之成其亢也芒種五月節種字從去聲讀老農云秋根過芒種生數輒倩此固種之所以芒也周禮稻人草澤種以芒種從上聲讀謂種之芒者稻麥之類也與此異義至極也堯典云日永日短夏景晝六十刻冬景晝四十刻蓋永與短之至極也暑生於陽之爆醫書云大暑脉微弱陰在內故也小暑大暑義如小寒大寒觀彼可以

知此彼屬臨此屬遯也秋揫也揫斂也萬物皆收斂就實故堯典言西成六月為伏維金畏火之炎而伏也立秋則金氣伸矣此火之所以返其故處也天地間無兩火之理昔也金伏令也火伏理固然爾張行成曰母生處即是子生處未為中央土土生金而水已肇矣火安得不病易吉致役乎坤正立秋後也致如致事之致亦處暑之義坤生金金至秋則旺金白數露亦白易曰巽為白巽入也又為風風入露為霜入雨為雪入水為氷其色皆白本於金也四時皆有露獨秋稱白主金明矣氣洌曰寒陰伏地下為寒泉陰浮地上為寒露詩曰白露為霜寒所致也月令霜始降乃命有司曰寒氣総至力力不堪然則霜降以寒爾冬終也故終字之半為冬冬言歲終也主冬十月節小雪十月中是時天將雨雪而未至乎大水始氷而未壯地始凍而未坼較之十一月大雪則有間

矣節初名夢龍、鄱陽人、登咸淳戊辰第、
十月小雪而言小春、何也、曰此亦十月為
陽之氣、是時霜晴日暖、則桃杏發榮、亦
有春色、故謂之小春、

書齋夜話卷之二

書齋夜話卷之三

林屋山人俞琰玉吾叟述

井泉冬溫夏冷何也、曰、知渾天之說則知
之、渾天者何、天體渾渾淪淪、如雞卵狀、
地在天中、如雞卵中之黄也、知渾天之
說如此、又不可不知天輪之斜轉、太陽
之遠近、與天南北二極之高下、黄赤二
道之偏正、豈一語所能盡哉、天有南北
二極、在北而高者曰北極、出地上三十
六度、如杵柄之倚壁、在南而下者曰南
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如杵頭之着地、天
有黄赤二道、赤道横經天腹、正當南北
二極之間、黄道斜絡天腹、上偏于赤道
之北而近北極、下偏于赤道之南而近
南極、赤道之在天也、上偏于南、下偏于
北、黄道之在天也、正當地之東西上下、
故又謂之宋道、仲夏之日、晝在人之頂
上、夜則偏於北、仲冬之日、夜在人之足
下、晝則偏于南、蓋因天輪之斜轉也、日
行常在虛空中、謂入水者妄也、謂入地

者尤妄也人孰不見午時大明當天高懸於太虛去地遼絕如此不知朝夕出沒于東西皆在虛空中去地遼絕亦如此夜半子時去地遼絕亦莫不然但人處地上不能見之耳隋書謂日入水而所經焦竭甚可笑也日之行於虛空晝夜不離乎黃道黃道者天之黃道也如隋書所云則黃道不在天而在水中矣抑何不思之甚歟夫日行黃道譬之綠纏繞車纏向上則如仲夏之日纏向下則如仲冬之日纏於中則與春秋二分之日同春分之日出卯入酉而晝夜均漸漸向北則日晷漸漸長逮仲夏出寅入戌則長之極矣故曰日長至更不北矣故曰日北至秋分之日亦出卯入酉而晝夜均漸漸向南則日晷漸漸短逮冬至出辰入申則短之極矣故曰日短至更不南矣故曰日南至天之北陸晝夜所以有長短者實因天輪之斜轉也天輪惟其斜轉是以日行黃道有冬夏遠近之殊也夫春秋二分日在黃道之東西則與地之東西正相值又當赤道之交處無南北高下之偏是曰寒暑平日行南陸時偏于赤道之北隨天輪轉而至午則去北極近太陽之氣直射于地是以熱日行北陸時偏于赤道之南隨天輪運而至午則去南極近太陽之氣不射于地是以寒冬者夏之反夜者晝之反知夏之晝則知冬之夜矣知冬之晝則知夏之夜矣仲冬井泉所以溫者夜半之日正在地底空虛之中而太陽之氣蒸于上也仲夏井泉所以冷者夜半之日乃在地底虛空之北而太陽之北去地遠也天雖高地雖厚日雖遠蓋可以理推理在是則事事物物皆可推之以理豈但井泉之溫冷哉

邵康節曰本一氣也生則為陽消則為陰故二者一而已矣朱晦庵曰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陰生愚謂天地間陽氣即太陽

之氣凡太陽所及處便是陽、不及處便是陰、非別有所謂陰也、請以四時觀之、春秋太陽去地遠近均、故寒暑平、夏則太陽在人之頂上、直射于地、故熱、陰雨則稍涼、冬則太陽在太海之南、去地遠、故寒、雨雪則極寒、四時之溫涼寒暑、蓋皆由太陽之遠近而然也、更以晝夜觀之、盛夏晝熱而夜稍蘇、隆冬晝寒而夜尤甚者、太陽晝則見、夜則沒而不見也、

人之生也、氣在內而體溫、死則氣絕而體冷、溫者陽也、冷者陰也、本亦一氣耳、陽盡則為陰也

陽入陰中、陰入陽中則見、陽在陽中、陰在陰中則不見、是以人之呵氣、盛夏不見、隆冬可見、氷之見日、隆冬不氣出、盛夏則氣出

邵康節曰、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愚謂黃道之南北遠近不同、故日月所行冬夏不同、黃道之東西遠近皆然、故日月所行春秋皆然、若獨論月行之進退長短、則一月之間、其日行一年之二至二分、月行蓋一月一周天也、康節所云、不過謂仲夏仲冬望日之月耳、

新安王晦叔曰、以周天度數分配十二宮、過宮各有分數、百杪為分、百分為度、歲必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而交春、是合周天之度、月必三十日零五時而交節、是合一宮之度、

一日百刻、以十二時分之、每時八刻十二時計九十六刻、餘四刻安在、或謂散在十二時之交、或謂只甲丙庚壬四時、此二說孰是、曰皆非也、其實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故曆家立此百分之法、則其餘四分之一、為二十五分、蓋易於推算也、

書云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今不閏之年、止有三百五十四日、何也、邵康節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日之餘盈六則月之餘縮亦六、若去

日月之餘十二、則有三百五十四、乃日之行數也、

曆法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何也、曰、一年有日月之餘十二、三年則三十六、而羸六、又二年二月四、而虧六、以三年之羸、二年之虧、故又閏也、

冬至後餘一日、則知來年閏正月、餘兩日則閏二月、餘十二日、則閏十二月、若餘十三日則不閏、

東漢書云、至朔同日謂之章、一章七閏、凡十九年是年閏必十月、是以至朔必同日、此定法也、咸淳庚午曆官誤閏十一月、而是年至朔不同日、廷臣勅之、旋復改正、後十九年為至元己丑、閏十月而至朔同日、又後十九年為至太戊申、亦當閏十月而至朔同日、乃閏十一月而至朔不同日、其誤與咸淳庚午同、不知此後十九年丁卯為復何如也、周禮有保章氏、至今曆官稱為章、章者正為十九年至朔必同日而不差也、不然何以取其為保章也哉、

禮運云、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蓋謂五聲迭奏、更相為宮、猶五行運轉、更相為始也、夫一年有十二月、每月有一管、十二管應十二月、每管各有宮商角徵羽、非但角屬春、徵屬夏也、且以黃鍾一調言之、有黃鍾宮、黃鍾商、黃鍾徵、黃鍾羽、他調皆然、總而計之、有六十調、

鄭康成曰、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最濁也、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微清也、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也、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最清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者、以清濁中也、

宮商角徵羽、乃五弦相並之序、宮商角徵羽、乃弦相生之序、

周禮祭不用商、觀大司樂可見、至于佩玉

亦不用商、觀玉藻可見、先儒謂有殺伐之意、故不用、或謂樂以和為貴、商屬秋而悽愴、故不用、或謂周木德、商金音、不用者、其以金克木乎、

或問朱晦庵曰、周禮不用商聲、何也、曰、恐是無商調、不是無商聲、愚謂宮商能徵羽此聲也、聲成文、則謂之音、如奏商調、當以商聲結尾、其間五聲迭奏、仍舊皆用、若單一聲而不用四聲相和、則不成音調矣、

詹元善教以管吹習古詩、二南七月之屬、歷入音律、如關雎按關字之聲作調、七月按七字之聲作調、失之拘矣、朱晦庵深不取之、愚謂樂之有調、大槩與詩之押韻相似、琴調仲呂、以散三挑六、俱作挑為宮、一六皆與三應、當按第十徵挑第六弦、散打第三弦、以本聲結尾、或散挑三弦、按十句一亦可、不然、則如詩之落韻也、

司馬温公論本朝樂、以為無徵、朱晦庵曰、不特徵無、角亦無、愚謂琴無角調、而寄於徵、所謂徵者、乃是商、又非徵也、以徵為商、以角為徵、混淆久矣、

俗譜徵調、關雎非徵也、乃中呂之商耳、愚嘗依此調作關雎詩譜一篇、又為宮角徵羽調、各一、但成一調、其餘四調、皆以次相挨而成、音節順平而諧婉、初不費力、此權運旋宮法也、若傳弦而為二十五調亦可、

周南召南二十四篇、與鹿鳴皇皇者華之類、予以中呂商調作譜、離騷九歌、以應鍾羽調作譜、調雖不同、其節奏則皆旁通、蓋亦旋宮法也、

予嘗以赤壁賦舊譜不叶律、遂用應鍾商調作譜、嫌其聲欝不暢、改用中呂羽調、皆旋宮法也、

隋萬寶常得旋宮之法、應手成曲、無所凝滯、令人不知旋宮之法、遂指定琴之第一弦為宮、二為商、三為角、四為徵、五為羽、因慢三為慢角、緊五為蕤賓、誤矣、殊

不知今之五調、乃中呂之五調、中呂以三為宮、非角也、四為商、非徵也、五為角、非羽也、六為少徵、非宮也、七為少羽、非商也、彼自不察爾、夫既以二七為羽、乃指二為商、何耶、

朱晦庵曰、書用旋宮法、極論五音六律之原、越州徐南溪琴統王譜二書、糾俗譜之謬、蓋相晦庵之說、近見江西閔節夫琴說、亦論音律、但止乎中呂五調而已、

予幼疑諸弦隔一之應、皆在十徽、獨第三弦在十一徽、初不知其為中呂之宮也、問諸琴師、皆無說、家姑丈張東洲、諱炳先、咸淳辛未及第、其父諱育、說為大理評事、時嘗與徐南溪論琴、得南溪所著琴書、東洲公盡以遺予、遂得其說、蓋與晦庵答吴元士之說同、

書云、聲依永、律和聲、樂記云、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春秋左傳云、穆姜擇美檟為頌琴、杜預云、頌琴猶言雅琴、愚謂琴之稱雅頌、蓋因弦歌雅頌而得名、詩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至漢高祖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聲不絕、魯乃聖人禮義之邦、漢去古亦未遠、故弦歌之遺學猶存也、

孔子以詩被之弦歌、元是聲依永、如蘇東坡醉翁吟、乃是永依聲、

古人鼓琴、先有辭、乃成曲、後人鼓琴、先成曲、乃有辭、或有曲而無辭、或曲成而旋撰其名、問之則曰、我彈意、却不知所彈者何意也、有辭乃有意、既無辭、何意之有、彼所謂意、不過桓譚之繁聲鏗鏘而已、

予十三歲時、初學亞聖操、怪其辭甚俚、欲改之、未能也、後十年、改以論語集句、亦不過永依聲耳、

歸去來辭舊譜、宮不宮、羽不羽、琴士商璐山將北遊、求予改、遂以中呂羽調作譜、又作蘭亭譜、亦用中呂羽調、其法先作結尾一句、次作起頭一句、此二句定、則其餘皆應手而成、此則聲依永也、

琴史乃元豐間吾鄉樂圃先生朱伯原所作也審調篇云古者推律以立均依律以作樂故十二管旋相為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於八音著於歌誦而作樂之能事畢矣夫琴之為器也律呂倫焉八十四調存乎其中三代之時士君子舉知樂度之而立曲拊之而成文則八十四調之音皆可以知而鼓之惟其意之所之耳自漢而下舊音略存而傳習者猶患不及况周知均調哉唐人有言琴通三均蓋其所知者止三均而已其九均之音固有不通遭亂堙沒世莫得聞也夫周之曲至漢而存者鮮矣漢之曲至唐而存者希矣唐世所傳今人亦有不能者去古浸遠而浸遺亡也近世從事於此者甚多徒能紀其拂歷之數作為繁聲淫韻以悅人之聽而已聲歌篇云古者弦歌有鼓絃以合歌者有作歌以配絃者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與樂教人之序也以聲依永則節奏曲折之不失以律和聲則清濁高下之必正惟達樂者為能弦歌耳孔子之刪詩也皆弦歌之取其合於韶夏凡三百篇皆可以為琴曲也至漢遺音尚存者鹿鳴騶虞鵲巢伐檀白駒而已其餘則亡文中子嘗閔時之亂鼓蕩之什世所不傳而能鼓之可謂知樂也已近世操弄皆無詞辭惟繁聲以為美其細調瑣曲雖有辭多近鄙俚適足以助讙譁而已伯原諱長文登嘉祐進士第與文正范公同時

書齋夜話卷之三

書齋夜話卷之四

林屋山人俞琰玉吾叟述

桓譚少好文見揚子雲工賦頌欲從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之矣董遇曰讀書百遍其義自見愚謂少年時果能如董遇所云則聖經之義何患乎不通果能如揚子雲所云則為文何患乎不工

管子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予矻矻三十年周易集說方脫藁初十年自以為了次十年心目俱亂後十年黑白始分思之力也其初未嘗不思思之不審耳

先儒作文皆有所本何謂本六經是也試略舉東坡之文言之如祭統云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之天子東坡喜雨亭記乃云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不有歸之太空其說蓋本祭統又如樂記云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東坡王君寶繪堂記乃云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其說蓋本樂記

有學詩於黃山谷者山谷云公治何經且熟讀經書其人未達退而問人有荅之者云不明經旨則不識是非不知輕重何以為詩

李挺之語邵康節云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程伊川曰古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蓋文章之學即科舉之學訓詁之學即義理物理之學儒者之學即性命之學性命為上物理義理次之科舉之學末也學吟詩又其末也

張子韶曰學者專意時文不知研窮經史則舉業之外扣之空空如也亦可恥也前輩謂文不以古今灌溉胸次試引鏡自照面目必可憎對人言語無味正謂此也

愚幼習科舉之學十六歲而三場精通輒

應咸淳癸酉鄉貢進士舉嘗手編有監時文放選粹賦格前六韻編造句幹意後兩韻與論策皆編主說主意并字面乃全思之儷花鬪葉破碎大道雕蟲篆刻小伎而已然當時以此取士蓋不得不然也

三場時文雖拘以格律然亦套括之學耳其功全是編節猶記作勸學講議如何論破題云以吾儒分內之事而致勤上之人勉焉亦可以自媿矣蓋做上庠孝宣舉廉得真論其破題云以士大夫律已之常而致勤人主之責實可以觀世變矣予用其主意用其字面又用其句法鄉先生陳通齋云子之文何其妥且熟也予以實對通齋亦云一年編節可敵十年讀書工夫近日學者無所用心皆學唐詩予語生徒云欲工唐律須編唐人諸家詩苟能觸類而長之當有脫胎換骨之妙如四六之學亦然不然不能進也

司馬溫公自言不善四六或謂其倦於屬對非也四六多獻諛失實故溫公不肯為之耳

屬對雖小伎然亦不易如三才天地人四詩風雅頌四時春夏秋冬三德剛柔正直迅雷風烈烈風雷雨絕地天通通天地人夫子天尊大士頭上不同官家宮者宮人身中各別皆以為巧對又如劉黃下第我輩何慚雍齒且侯吾屬無患勸君更盡一杯酒與汝同消萬古愁娶妻不用求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有材何在鐫頑石路上行人口是碑古今未嘗無對但我輩讀書不多尋思不到耳至如街談巷語亦莫不有對良將手下無弱兵死人身邊有活鬼老手舊脫膊窮嘴餓舌頭胡孫入布袋鮎魚上竹竿皆巧對也

駢四儷六抽黃對白自是一家之學鄉之習舉業者皆不暇及此然有時乎應用則又不容不為之予元貞乙未自吳江

回復入王本齋書院，有一劄謝本齋之叔中齋宣慰，起聯云，棟盡寒枝，常嘆秋鴻之獨往，還尋故壘，何如春燕之相依。本齋婿夫黃春谷語云，予嘗謂不善四六，此聯並用古詞語，而又切當，何也。予對曰，平生於此甚疎，偶然有此聯耳，蓋實說也。小女許嫁東敬齋㧾管之姪，予回敬齋禮書云，喬木森森，想園林之如舊，夭挑灼灼，喜男女之及時，句雖不工，東氏所居，乃予故廬也，因以語生徒云。

大抵應用之文，須是切當，不切當，雖工亦奚以為，作詩亦然。

唐人鷺鷥詩中間兩聯云，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一足獨拳寒雨裏，數聲相叫晚秋時，雖掩其題目，皆知其為詠鷺，予疑秋字當作烟字，尤切當，蓋相失於晚烟中，是以相叫，若晚秋相叫，則無意味矣。

嘗記詩壘虺戎云，尋常一樣垂楊柳，種入宮牆自不同，杜北山變之則為尋常一樣窓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孔方平云，楊柳不遮春色斷，一枝紅杏出墻頭，葉靖逸變之則為春色滿園関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又如朱希真云，佳人不耐冷，重疊著春衣，僧北磵云，漁翁不耐冷，重沓著蓑衣，後作皆響於前作。

杜少陵詩云，夜闌更秉燭，相對疑夢寐，晏小山之詞乃云，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談者但稱晏詞之美，不知其出於杜詩也。

文子云，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賈誼過秦論末句蓋用文子語。

京房云，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王羲之蘭亭詩序蓋用京房語，又如絲竹管絃四字，陳遯齋謂其重複，蓋亦用漢書語，張禹傳云，後堂理絲竹管絃，他如死生亦大矣，放浪形骸之外，齊彭殤為妄作，皆用莊子語。

黃山谷云，凡為文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

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爾、古人之能為文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范文正公蘁賦中間一聯云、陶家甕裡醲成碧綠赤青黃、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羽、予幼作海腜詩云、生以鰕為目、來從水母宮、堆鹽疑凍結、停筋便消融、瑩淨玻瓈白、爛斒碼碯紅、酒邊嘗此味、牙頰響秋風、句雖龐來、響字蓋從范公蘁賦中來、

毗陵向簡齋諱公桂、咸淳末為無錫宰、每酒酣、即嘆咏上庠乾為圜賦送聯云、惟其不自圜、乃所以見其圜、安得圜機而與語、至元戊寅長洲縣學堂試儒學六經道最高賦、簡齋代其子作一篇、懷其卷問予曰、汝第二韻押甚麼字、予對曰、押寂字云、道非百氏之所係、高惟此最、蓋用上庠乾天下之至健、押至字格、又問第四韻如何形容最高、予對曰、非天之天不可階而升、非墻之墻、得其門者寡矣、難幾及、雖居孟氏之右、登必自卑、皆出子思之下、又問第七第八如何發意、予對曰、第七句繳句云、此道學愈高、歷更世道之萬變、蓋人心之中、自有聖人之六經、蓋做上庠六經統天地之第七韻發意、第八韻送聯云、惟其不自高、所以見其最高、深造六經之道閫、蓋依叔文酒邊見教乾為圜之格、簡齋撫予背云、可惜可惜、早生數年、定當時一領青衫、予亦自謂我生不辰、惟有長吟

老杜詞賦工無益之句以浩歎而已、

窮措太常談云、時文熟、便著綠、猶漢儒謂明經取青紫、然有一生勤苦而無成名者、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或疑兩人同試、而甲之文工於乙、反被黜、乙之文不如甲、反中選、何也、殊不知考試官每房分若干卷、限定各取幾名、甲所以被黜者、文雖工、更有高於甲者、蓋分与其房衆好卷之中也、乙之文雖不如甲、幸

而分於某房無好卷之中未免短中求長是以中選甲隊於乙而被黜乙不如甲而中選茲非命夫

先師紀梅癯先生赴咸淳庚午舉自謂必中選而謄錄所失其第三場及揭榜後拆席屋有一卷揷於笆辮間乃其第三場策卷也

別之傑赴省試第三場策已寫第一道俄而腹疼拔卷奏厠揷卷於厠屋出則徑行不記取卷復回尋之則無矣及揭榜乃登第後累遷至四州制置使有邑宰以公事稽緩退至庭下邑宰白云昔者濫登末第幸與公同年撤有一語奉稟公曰得非有關中事乎曰然乃延入屏後問其故對曰因奏厠見策卷欠第二第三道遂以拙作補足而納之公曰某一生任宦皆公所賜公何不早見訪語其故遂呼妻子羅拜堂下而語之云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公也於是厚報邑宰以酬之予獨見生輩云爾惜不記邑宰

一姓名

里人陸蘭坡名逸長予一歲工於論咸淳末郡庠月試陸之論每居予前予之賦每居陸前是時教官乃三山董先生名師謙咸淳辛未別院省試賦魁也陸謂予云子之論自冒頭題下講腹至結尾必作四段我則一片成文俾董公畫斷不得予亦云子之賦自原頭至入韻皆用賦樞我則不用皆弄巧也予嘗對蘭坡云論績密吾不如子蘭坡亦對予云賦工緻吾不如子彼此相觀而善自科舉之學廢後生晚進皆矜已傲物吟數句詩便以為高於李杜寫數行字便自以過於羲獻是可笑也亦可憐也笑之者何笑其小器易盈也憐之者何憐其未聞君子之大道也

昔在林屋山中寄摘入城與先師紀先生問月試揭榜如何先生答曰策第九名賦亦在前列雖小試亦見斯文之驗也更勉旃則不患不成予是時方年十八

雖在擾攘間、未嘗一日輟筆、後三十年、偶閱故篋、見先生手帖、遂裝成小軸、孟能靜于曉山、蒲梅月、張月心諸公皆有題跋、梅月今又為古人矣、予近年假館江村、離群索居、獨學無友、惟以易說自娛、居猎城中、先輩能有幾人、良可為之太息、

至元間、嘗為道友作玄牝之門賦、晦朔之問、如何論對策問、冊經之疑、雖文場掃地之餘、聊作此冊、學之三場、以見窮措大、嘆昔燈窗刻苦之末伎爾、連江術者林復齋抄予賦徃嚴州、呈何潛齋、潛齋終篇批點、與一道者、後數年、蜀人向玉囦自湖南回、吳云潭州見一道者、誦子之賦矣、問其全篇何在、乃秘固以為奇貨、可咲可咲、愚曰、近在饒州時、有紫極宮道士、取予此賦、予即手書以贈之、彼亦見示一賦、忘其作者姓氏、朋友閒閒一好說話、得一好文字、彼此相與、亦是樂處、吾知潭州道者、必無此樂也、或問

朱晦庵云、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程子以為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樂、何謂以善及人、晦庵荅曰、如傳得師友好說話、得好文字、歸與朋友亦噢做及人、如有好說話、得好文字、緊緊藏在籠篋中、如何做得及人、愚謂近來有一等朋友、見人有好文字、必設計取之、乃若自己聞得些善言、則緘黙而不肎語人、寫得些好文字、則藏而不肎示人、鄙哉鄙哉、誠可惡也、

予幼愛雜覽、聞朋友間有奇書異傳、必告借抄錄、至忘寢食而成疾、忽一日先師語先人、盡封鎖其書厨、止留經史與先儒性理之書、有暨時文在外、自此不敢雜覽、惟專心舉業、業成而時異事殊、平日勤苦、竟為畫餅、因思顏駟對漢武帝曰、先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時不我逢、奈之何哉、

德祐喪亂之餘、我輩無兩用心、但閉門靜坐讀易而已、近亂后黃渊道閑話月試

賦題出天地數五予不覺技癢遂破云
理窮乎數陽奇者天地有五以合也位
相參於自然再破云數焉有十五者為
陽五者為陰兩兩而配諸一則曰天一則
曰地淵道曰諸卷並無此作蓋天數五
地數五凡兩五以為一五則非易之旨
矣易題最難下筆其造語用事自是一
樣格調非知易而精於賦者不能也文
章天下之公器安可誣也因語淵道曰
予自此賦絕筆矣徒費思作此無用之
文不若留氣以援騰也淵道曰選場開
則有用矣予笑曰何代無美錦但恐後
來花樣翻騰別有新制耳有如我輩陳
人之言決不復用也淵道亦以為然淵
道閩人也今亡矣竊謂義興遠老貞元
朝士一日無一日至元間李官有如淵
道者今亦落落如星辰之稀悲夫

書齋夜話卷之四終

余按吳縣志俞琰字玉吾號石磵生宋寶祐間
雄邁博洽經史過目成誦元初以薦授溫州路學
錄不赴乃縱游山水間歸而肆志力學凡天文地志
仙經佛牒神會靡不習而擷其要善鼓琴嘗
謂近代琴操有譜無字失古制作之原研究作譜四
十篇晚與其子讀易一過手編易說會要百卷
註周易并十翼經傳考證古占法又勤于勤纂
周合璧連珠四十卷又纂校百氏書書疏玄註參同
契陰符經解補郭新易外別傳并幽明辨惑席上
腐談書齋夜話等書一日命童具湯沐更中衣危
坐以卮酒飲子仲溫曰吾與汝訣矣遂逝年七十三
武屏楊先生名君實字簡在文定公從弟也學博識
廣識常郎之通儒語為光圃冊但我種過八千康
熟中耳
乾隆三十有一年丙戌長夏東川漁元傳書于湖山樓

附錄
孫楨字貞木後以字行更字有玄少即篤志問學尤

工古文詞從永嘉陳麟學甚多所開悟元季不
仕洪武初薦知樂昌丁外艱服闋補都昌有下車
即脩治周元公朱文公祠以禮敎其民翕然從化復
丁母憂歸日族祀法累先官郡守姚善延以訓子
靖難初勸善擧兵遠赴京師卒年七十有一著
有立齋集
又按陳鴻文先生吳中百賢傳云都昌卒家郡在
建文三年七月以族人子爲子俞氏爲吳中世儒祖
石硐居吳城之南國化自本白都昌還携一還
布嘉物古重家人敬務之乃一勝紫斎也其情介
如此吳文定公紀其事云

困學齋雜錄一卷

（元）鮮于樞撰

清初鈔本

困學齋雜錄一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元鮮于樞撰。樞字伯機、漁陽人。官太常寺典簿。書史會要稱其酒酣豪放、吟詩作字、奇態橫生、趙孟頫極推重之。是書所紀、當時詩話雜事爲多。原本不著名氏、故嘉靖中袁褧跋稱撰人未詳。曹溶收入學海類編、以鮮于樞自號困學民、題所居曰困學齋、遂以此書爲樞撰。今考其書、雖隨筆劄錄草草不甚經意、而筆墨之間、具有雅人深致、非俗士所能僞託。且元初諸人亦別無稱困學齋者、溶定爲樞作、似乎可信。末有屠跋、謂卷中金源人詩、可補劉祁歸潛志之闕、存之亦可以資採錄也。開卷引李平、許衡二事、但錄舊文、無所論斷、莫詳其意。卷中趙復初二詩、前後兩見、字句亦有異同、殆亦偶然雜錄、未經編定之本。後人因其墨迹、雜錄成書、如蘇軾志林、仇遠筆記之類歟。

困學齋雜録

劉道原曰大江之南前[illegible]南迎崩不迎葬禹非不尊
敬舜也啟非不孝於[illegible]孝在乎廟魏魂氣則無所不
之也秦漢而下崇在墓祭違經棄禮遠事尸極難以語乎理
矣

李正方腹中有鱗甲諸葛亮謂腹中有鱗甲者但不犯耳

許楮長八尺餘大十圍馬超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衆中
以楮有力如虎而痴故號虎痴是以超問虎侯

任城翟慶之云在東平時南王子淵從容問楊叔能之詩於止
軒先生先生曰叔能蚤年詩名藉甚初入京時如空村謡甘
羅廟諸作楊趙諸公極口推許及自關中還所作遂不可讀

大凡作詩作文但撒手調腳便壞了

劉
祭酒雲震以酒自晦常有東宮千秋節應教詩云一年一度
到青闈每到青闈盡醉歸絕勝杜陵騎背上朝回日〻典春
衣又訪杜仲梁不遇云杜節文章今老成而今何况白頭生
妝之賦望今朝敵甫也詩壇舊主盟古在儒從陵谷變氣高
常壓海山平東湖花草西湖月不管文園舊長卿游子明尹
大興公爲李掾索詩即席賦浣溪紗紛署舍香舊有名庖刀
試手便崢嶸并州人物未飄零父老共傳新政好兒童都道
長官清十分和氣滿春城春寒云東風連日暗塵沙二月邊
城隼未芽燕子不來庭院悄定咖春色入誰家公嘗游東平
嚴秀祖餞東湖亭者請賦長短句即席作太常引東湖亭下
簇金鞍四座淡清歡人物畫中看只枉了劉郎鬢斑花枝裊
娜酒杯瀲灩全不放春閒謝竹塢東山暢好个風流謝安都
城元夜念奴嬌景龍天氣正餘寒料峭廉幙萬斛金蓮光不
夜香滿雲間樓閣金鑾頻獻繡簾高揭應爲黄昏約霜城無
慈唤人依舊飄泊卻恨烏兔無情把人青鬢白恁星〻卻千
古繁華行樂地誰咲誰歌酌北海樽壘東山絲竹夢裡揚州
餞客恵無味故人誰念蕭索得應不過太常引馳〻九虎隅
重闕到天上卻空還回首謝塵寰問今日誰入姓韓水田蔬
國竹溪松徑何地不堪閒且莫問長安北蜀道元來更難跋
窮戚和角圍老眼終〻賊戲塵十年無路覓通津一聲白石
功名下輸與齊東和角人

前宋士人山行於絕壁人跡不到處見有題詩者云鳴梢壘葉
響鶻〻桃成寒縢爲客留野鶴不來山月蔭獨眠滋味五更
秋少前遇僧人坐大石上意其爲詩者欲前揖忽不見余謂
仙人亦有未能忘情者耶

陽吳驛舍壁上題漁家傲不知何人作日月無根天不老浮生
總被消磨了陌上紅塵常擾〻昏復曉一場大夢誰驚覺

輕諾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無效進鋭似精而去速詐者似

察而事煩訐者似惠而無成面從似忠而退違此似是而非
者也亦有似非而是者大權似姦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內明
博愛似虛而實厚正言似訐而情忠人察似明而　非御
情之反有似理訟而實難別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得其
實故聽言信貌或失其真詭情御反或失其賢々否之察實
在所依是故觀其所依而似類之質可知也

詩人撒擧字彥擧陝人性嗜酒工於詩客京師十餘年竟流落
而死有詩集行於世今得其詩數篇信手錄之無題云離家
金鴨暖梅窺繡戶春風半掩門桃李等閒留暮雨梨花寂寞
過黃昏盤々鸞髻堆雲影澹々蛾眉掃月痕常似謝家銀燭
底鳳凰釵影落瑤簪記夢云千里崎嶇楚客行關河西上鐵
牛城中湖亭下月初上召伯堂前草自生十里香圍紅雨暗
一條春水碧羅平覺來半壁寒燈底吹落風簷暮雪聲過沙
井云沙沉石馬廢城秋銅鈸寒生古戍樓平日只疑無蜀道
此行何處問荊州山連海塞從西斷水界龍荒盡北流一曲
商歌才夜半朔風吹雪滿牛頭遊香山云石棧天梯落日紅
誰開青壁削芙蓉捫參歷井來何暮佩玉鳴鑾更不逢僧去
古潭雲渡水鶴陰清露月平松世間骨相誰諳聞悞打金陵
夜半鐘送郭祐之云南口青山北口雲天涯何地又逢君陌
頭楊柳西行馬畫角三聲不忍聞

中朝名士有以木菴陪餅實太師陪針王狀元陪口作三陪圖
譏時當代名勝為一刊者鹿菴先生題云寺主善為無米粥
病人要喫沒錢針皇都詩老多才思收拾寒酸入笑林或云
始圖者太保公也

江漢先生趙復字仁復武昌之役始初渡江時寄皇甫庭云寄
語江南皇甫庭此行無慮隔平生眼前誰有千行淚水自東
流月自明又自遣詩云醉乘鸞馭到仙家彩筆雲箋賦落霞
老去空山秋寂寞自鋤明月種梅花人甚稱之

呂龍山與趙虎岩齊名平生多佳句夏日道中一絕句曲盡田
家夏日之趣棗花初落路塵香蒸掠麻池乍顫頻一片雲陰
過十頃青秋棚下午風涼

杭士王子慶收西域圖開中令畫榆河勅書冊青餘墨信為精
絕惠當時所畫甚多今止存四國前史皆遺而不書今錄於
此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
即其東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土俗與附國同言語少殊不
相統一其人並無姓氏附國王字宜僧其國南北八百里東
西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讐故壘石為巢
而居以避其患其巢高至十丈每級丈餘以木隔之基方三
四步巢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屠於下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夜
必閉關以防盜賊國有二萬餘家號令自王出嘉良夷政令

縶之酋帥重者死輕罰牛人皆輕捷便擊刺用牙漆皮為甲
弓長六尺以竹為弦妻其群母及嫂兒弟死父兄亦納其妻
好歌舞鼓簧吹長笛有死者無服制置尸高牀之上沐浴衣
服被以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舞劍而呼之我父為
鬼所取我欲報冤殺鬼其餘親戚哭三聲而止婦人哭必以
兩手掩面死家殺牛親屬以猪酒相遺共飲啖而瘞之死後
十年而大葬

鄭畋與盧攜爭高駢請公主下嫁南蠻事攜怒拂衣去誤觸於
硯因投之帝以大臣爭口語無以視百官乃俱罷

兩浙都轉運使盧希貢中統初平章公之弟累官至正議大夫
余在運幕知公最詳公予閩人讀書略通大義尤喜讀易為
人沉靜寡言樂善有守至元二十七年七月末旬下血適其
兄叅政公以事來杭八月八日疾革沐浴易衣冠而游家人
舉哀久之忽揺手止哭者起坐謂其兄叅政公曰吾與兄生
同胞相離十餘年今幸遇會于此謂必能承事顔色接杯酒
之歡數月而别豈期一病至此今將永訣兄能無一杯相餞
乎時久不飲酒參政公手斟酪漿一杯飲之且謂曰吾父母
去矣大兄去矣五弟六弟又去矣吾二人年各五十之上死
不為夭勿以妻子之故亂汝身後汝之妻子吾竭力以恤之
汝去之後吾繼汝去矣公首肯又囑其弟端夫理間及其子
可忠等勉以忠孝從容辭焉既告辭復卧而逝身後家無一
錢行臺賻楮幣五十定乃得歸中山

福州之俗冬至設饌以為引新死者見其祖如古禮祔廟許公
度說中統間左相要重嘗問魯齋釋老之說先生曰其未嘗
讀其書不知其說又問張耀卿魯齋教人讀小學其說如何
耀卿云某自幼時知童蒙如入學便讀孝經此時小學未行
于世小學乃是禮經摘出非全經不足學左丞張仲謙從旁
對曰小學之書專載童子當為之事若孝經曾子尚云參不
敏何足以知之況童子乎又云魯齋欲與國學教國朝胄子
可謂知本

閑〻宿三草寺詩云何年覩佛月天子各以寶華樓閣居焉閑
上方銀世界不知有此夜寒無

馬德昌收米元章書及自寫真并贊云四明從事晉陵錢君世
系字延叟過襄陽米芾曰昨送李齊明渡江與汪行之復會
瀟湘堂已撤幕壁間有君像而題曰權杭州觀察推官米元
章像楊之儀筆楊之儀贊曰君子之交小人之譬以人方人
叔度宜儔余以袖掩字而問行之曰誰歟行之曰君也僕為
檢同氣德友識面三編無二君名姓嗚呼古人論世取友況
同世哉世後有三君子者觀文殿學士王公韶字子純樞密
直學士劉公庠字希道則僕竟不識其面選人蔡君肇字天

啟於相知問語僕若素心腹者云得僕於王荆公蓋僕於元
豐六年希道金陵從事之辟會公謫居始識荆公於鍾山間
公門有數後進喜爭名而相非又記以長者之言也如天啟
樂道人善者一人而已僕老矣不知一蔡二楊行能識面乎
因延吏之語發嘆并記其事於家集中以貽子孫嗚呼仕闌
求進之路則世人之邪說大行矣〻不求己而非人豈其本
心貴利之誘然今樂善君子一何多耶彼口不道忠信捷〻
而惡之人翩〻而自喜默〻懷奸蔵愚竊〻掩人之善呫〻
自標置者得不少愧乎既序其事因系以詩誰起蕭閒堂圖
賛凡觀賢賦〻豈我忍有懷斯士吉吾生終不遇二陵已相
失茍養走四方公卿更絕跡向我交漸稀皆借十六七豐吾
九畹蘭任汝滿地棘我豈蕭閒人偶然得空壁美哉何方彦
精絕入妙筆君不愧顏長康取媚世温圖九錫我不愧孟浩
然綫策京山過齊語前此交道久不康矣〻白頭多不幸嗚
呼紛〻白頭多不幸同首此君應辟易

山谷與秦少章書云比在告熟讀所寄詩卷如公闕祭文語氣
詩句極有風裁可喜合處便似吾少游語然恨在遣詞病在
骨氣耳古之聞道者請問治天下則對曰去汝鄙人也何問
之不豫也文章雖未學要須茂其根本深其淵源以身為度
以聲為律不加開鑿之功而自寵深矣公誠以此言為可猶
有一物為公道之二十年來學士大夫有功於翰墨者為不
少求其卓爾名家者則未多蓋嘗深求其故病在欲速成爾
夫四時之運天德也不能即春而為冬斷可識矣承自歷訪
速故及此更占之大方之家有所開見幸見教此帖語在刀筆

蘇滄浪帖云草書把筆離紙三寸取其指寬掌平虛腕法圓轉
則飄縱之體自絕出耳

米帖朱雀橋南萬井烟輪蹄不放草芊〻天街惟有新楊柳兩
邑春容占一年唐中書舍人杜牧之能作此語宋中書舍人
薛道祖能作此語清建老今不勝降嘆遊中得書室當付便
分非遠可附九月與蘩同到耳

七里村一麥四穗兩岐不可勝數豐年上瑞白人和上澤汪濊
以海波每角嘉年猶四穗四方和氣不勝多即事人和訟簡
契跡懷體理文摘世少僧龍孔恩風偉玉壘露裹寶月乞敍
淮書公勝相崇三果衰守靈母使百歲夏木陰森三十戒夢
同年蔡畢山齋

秘書郎翁仲山云至元十年旬以東曹掾出使延安道出鄜州
土人傳有杜少陵骨在中者因往觀之石出州市色青質堅
樹於道傍中有人骨一具趺坐若生而成者與石俱化以佩
刀削之真人骨也

士大夫家收得呂中穆公晦浩訓姪帖云予自寒苦起家平生

仕宦赴公盡瘁不敢辭難致仕將相姪擢因祖先積慶得此
一命酒爲門戶爲孀母二幼自意守官如後
一勤廉爲仕宦勤則上位必見喜廉則吏人自是差服
一事監司如通極恭與同官極和
一慎言語不可輕發一談
一寡戲咲不可容易玩狎
一勿飲酒
一不可令市買在務未經稅之物
一其他一〻畏慎
紹興三年正月初五日上押付擢

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劉氏注云廢謂物貴而賣之舉謂物賤
而買之與時謂逐時轉貨謂轉貴收賤也
越人王僑竹所藏雪竇禪師兵跡詩云有無盡是兩頭語諸祖
因茲不立言末代兒孫列戶牖一花五葉失其傳永嘉難問
曹溪路畢竟惟明自己禪根器警敏誠難遇鑿透高原始及
泉末用封字卻是曾入賈秋壑家有韓宗古敏甫時和美朱
伯原吳和叔王元直周仁熟鄧子常白篆書章數字王子助
霍靜之紹聖四年跋張浮休偈云雪竇傍邊又生一乳北邙
山下千塚萬塚兎角龜毛竟將何用子細尋思不如珍重米
元章云幅昔〻早已空何人重出自爲工從茲萬偈并千頌

擾亂春風卒未窮
江浙行省掾高仲器收白芍藥一軸景祐元年十月七日高平
范仲淹題詩其上云桐廬方正父家藏唐翰林畫白芍藥予
來領郡事因獲一見感嘆久之而題二十八字治亂興衰甚
可嗟徒憐水調素紫華開元盛事今何在尚有霓裳寄此花
楊叔能事言稱詞氣不甚平和爭辯譏罵居多今錄數事於此
人不讀儒書以變化之無良師友以教益輔成之雖年至七十
亦無異於十五六之時也但變白面數耳
齊州趙德正云泰山如坐嵩山如卧華山如立
火葬天下之至慘也人子不學道聖人之訓爲時世所移惜然
爲之父母何罪殃而遭大戮嗚呼冤哉嗚呼痛哉老氏釋氏
吾有取乎曰有老氏吾取其謙兵不祥釋氏吾取其戒殺
京兆分司劉御史請予作雪壁詩云誰言河水濁嗚咽約秦境
官軍關如蟻城守申嚴警雪壁一匹夫欲汲因短綆慷慨顛
自斃行臺可其請從徒二十八設伏獨圍靜邏騎百蹄翻僕
來落霄影勇士賈一決猶豫失馬猛賞功不踰日簫鼓喧市
井英風振衰懦酬以倍善吟
平生交遊贈余詩者多矣惟館京叔二篇嘗吟詠之憶昔逢君
北渚秋藕花香裡醉輕舟三年一別空回首千里相思更倚
樓明月不隨春物老碧山長帶暮雲愁天平松竹黃華水早

曉戕車得共遊思君一日如三載兩寄詩來慰我心塵土愈
知人世隱風烟還見海門深貧來笑我常迂生亂後憐君更
苦吟歷下亭前春水濶扁舟何日重相尋
素庵以六忍寧心澄慮消禍致福一曰忍觸二曰忍辱三曰忍
惡四曰忍怨五曰忍怒六曰忍言
飲食以三十口為平過則為多不及為特病 此不知出處當考
古甲子
十干
閼逢甲 旃蒙乙 柔兆丙 彊圉丁 著雍戊
屠維己 上章庚 重光辛 玄黓壬 昭陽癸
十二支
困敦子 赤奮若丑 攝提格寅 單閼卯
執徐辰 大荒落巳 敦牂午 協洽未
涒灘申 作噩酉 閹茂戌 大淵獻亥
廉端父理問漢鏡銘云田民作鏡世未有位三公兮
潘轉菴題釣臺詩云蟬冠未必似羊裘出處當時已熟籌但得
諸公依日月不妨老子卧林丘英雄陳迹千年在香火空山
萬木秋絕唉黃塵吹鬢客受來祠下繫扁舟
日休八識 眼耳鼻舌身意末那識第八識 詩云兄弟八个一个痴其中一个最
跳踉五个做外能經紀止留一个看家 計第八識云 浩浩三藏不

可窮淵深七浪景為風受 持種根身五去後先來作主翁
不動地還才捨藏金剛道後異熟空大圓鏡智成無漏普照
十方塵刹中
地水火風聚一區之假合生住異滅成四像之遷移三緣和合
而緣生為身為體五蘊滅謝而入死惟識惟神
五不男天犍知變半
五不女螺紋鼓角線
甫淮浙發運司主管文字趙汝諫還姪婿張師道赴召詩五絕
句中云翔鸞威鳳兩同飛此日關山是獨歸聞說京塵迷望
眼後來誰為浣征衣有一士慕佳人亦有詩云君王自愛相
如賦左右安知即墨賢此語太通人劉雲靈祭酒題明皇擊
梧圖云宮殿蕭森蔭碧梧杖頭白雨趁花奴還留飛下漁陽
鼓一曲霓裳救得無

中原士大夫出處

定齋先生李獻卿字欽正河東人

陳司業諫規字正叔稷山人明昌五年進士博學能文詩亦有律度為人敦厚動有禮節南渡以後諫官稱許古陳規而正叔不以訐直自名之仕至右司諫卒官子良臣今在燕中

吏部高先生鳴字雄飛嵩嵐人歷彰德路總管召為翰林學士至元五年至御史遷吏部尚書終于官

淄川先生楊弘道字叔能自號素庵默翁博學無所不知而不為科舉計嘗以蔭仕于金遭亂南歸為唐州司戶北還終于鄉里有小亨集十卷事言補一卷行于世

參政楊公諱果字正卿號西菴中山人金末王鶚榜登科歷偃師蒲城縣辟陝西行臺郎中北渡後復居洛陽紫陽為課稅所官辟經歷官秋河南經略司事中統改元召為參知政事告老除懷孟路總管以榮其歸致仕後葬于鄉里

轉運田時秀字彥實易縣人大定十九年進士仕至太原轉運使喜作詩為周德卿李之純賞識感興云散木不材寧適用虛州無意任東流百年身世槐安國千古人情灸韻侯賦古塔云締構百年人換世清沉千古鳥盤空他類此旁實所括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字五兒二十五歲鄉府省御四試皆中第五年五十五八月十五日卒造物之戲人如此 如五月五日生者見安獻集考

太常卿石抹世勣字晉卿承安中進士終于禮部尚書子嵩字企隆應奉翰林文字皆死蔡州之難

張戶部德直字伯直平陽人叔祖邦彥字彥才張榜登科以當川令致仕有松堂集父迪祿字仲英明昌初進士歷岐山上黨二縣令卒於省掾伯直貞祐三年進士釋褐新平涇陽蓋田令秩滿父老詣行臺留再任去之日為立生祠移沔池通許召補省掾選授警巡院使終于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子城令居永寧

介字介夫彭城人正大元年經義第一人歷華穀鄠二縣令幼有賦聲為人有蘊藉嘗贈詩人楊叔能未章云我貧何救如天焦君來過我亦何聊為君欲寫貧士嘆才思殊減荒村謀 楊和以賞村謀待君改云

撒舉字彥舉陝人性嗜酒工于詩客京師十餘年竟流落以死同時有鄭雲表者慕彥舉之為人作詩挽之云形如槁木因詩苦眉鎖蒼山得酒開人以為寫真云

道士申志貞字正之太原人嘗為道教提點住京師長春宮時道士鸞傳十七人生與釋教持論不勝落髮為僧者志貞其一也後終于鄉里

寂通老人陳時可字秀玉燕人金翰林學士仕國朝為燕京路

課税所官
紫邏凡〻道人楊鴻字飛卿一名雲鵬少梁人北渡終于東平
有洞然集行于世
虎岩先生趙著燕人終于編脩官
南湖散人曹居一字通甫又號聽翁太原人金末登進士第仕
國朝為行臺員外郎
新軒先生張伯道字聖命
紫陽先生楊奐字煥卿又名知章奉天人以明經後進稱為關
西先生少年時自悟以前身為紫陽宮道士因自號國朝為
河南府課税所官有還山集行于世
康巷題趙輔之樊川圖云一賦阿房萬古傳豈知今有趙樊川
謝公墩上王公住異代風流各自賢
高雄飛獨石詩云一塊蒼頑石顛然半水濱可憐閑立本徒寫
五湖真題杜華老華山圖上方可望不可到今日與來時卧
遊須信丹青有神化世間随處是同州
內翰鹿菴先生王盤字文炳初名采麟字蕭客永年人擧于徴
君麻九疇金末以易經登科北渡後為東平學官一時名士
皆出其門中統初召為真定宣撫使入拜翰林學士承旨年
八十餘致仕歸東平東宮命朝士祖餞仍給半俸時人榮之
今近九十尚無恙

仁甫趙先生復初被虜時有寄黄甫庭詩寄語江南黄甫庭此
行無處隔平生眼前湯有千行淚水自東流月自明又詩云
雲曾到玉皇家影業雲牋賦落霞老去空山春寂寞自鋤明
月種梅花
虚齋先生薛玄字微之華陰人仕至河南府提學有易解行于
世
右中州名公翰墨至元乙酉得於京師庚寅裝于錢塘寓
以衎揭日月先後次序之不敢妄有品第
京師名琴
耶律丞相春雷 金內府第一 承華殿春雷
王振雷 重修 不出户
石上流泉　寒玉
宋少監毅夫寒玉 吳興沈僚斷 張銳重脩
焦仲良秋嘯 雷氏今歸天上
李子青冠古韻磬 李陽冰篆　雲和 李勳斷今歸天上
薛道録金磬 張銳
鄭太磬 雷寶幽 今在行臺太丞家
高彦敬金儒鳴玉
王安仁寶腹琴
商左山寒字號 趙鄭斜斷
喬仲山家氷清 開元元年西蜀郭諒製 四年馮希先奉聖旨重修 人〻情

陳也里柔政黃龍至寶　百衲　吳越國王宮百衲雷威斵末漆　書檜殿黑漆

張唐事子友家　張越琴

李士彥三尺琴

海南姜伯惠甫家列子琴　雷文斵

南京劉介甫家三峽流泉　唐天寶年雷威斵外刻流泉兩字三峽流泉段皆隸書

盧廷臣玉澗鳴泉　唐雷氏貞

盧端父環響　唐曆年道士衛中正斵　宋寧年馬希光重修

秋籟　仝上

郭佑之御史霜鐘　霸家僧斵

游平章子明家張鉞猿枝

王郎中聲滿天地　南方物

李德新大寶雷會

郭北山新製萬壑松　無款式朱白中康製度在雷　五代間致　郭家物

夏信之雷威琴斵　唐懿宗時斵啟古咸通四年秋八月處士雷威

馮德昌洞泉　雷大嵩陽野叟修琴端

張可與號鐘　南方物匣馮希先奉聖旨重修

古器

行臺右丞李公家

世母辛卣　山敦　斗般　周盤夔卣

秘書郎喬仲山家

文王鼎　文王　丕考父作　周鳳盉　周果紋壺

王子慶家

商鼎　漢方壺、漢山龍壺

樊家

商父乙鼎銘曰子　父乙

商州師卣銘曰州師錫朋貝用作父丁尊彝冊

商父辛彝銘[illegible]　父辛

周伯吉父槃銘一百三十字　行臺李稱甫寓于市家人折其足因燕新爐余見之乃以歸余

周鄭○鼎蓋銘十八字

漢鏡二　一面方一八花透光

董硯石家

商百乳彝　商山尊銘

商舉鼎銘曰舉　商鼎銘亞

商觚　周壺

吳和之家

商右伯盉　商饕餮鼎銘象形一字

周草窓家

商兕尊　銅馬

羅和齋

周鳳尊銘一字Ｘ　周百乳彝

商貫耳壺銘字作鳥形首有羽

楊中齋駙馬
周方彝　周細文父丰鼎
周敝稜壺 貴武全家　商小彝一
劉耀卿
商斝　商子孫盉　商攷家壺銘一字
商敦　周司空甗　漢方壺　周大盉
閩邵先生
郭二 古圖二幅未見
李文有李陽冰移三墳記字三寸許大字三百有畸宣和題識
復有墨本亦藏宋題冊子又有李成樊川捕魚圖長三丈藏
宋御題
書畫見聞
東坡云永禪師欲存王氏典型以為百家書祖故舉用舊法非
不能出新意求變態也然其意已逸於繩墨之外矣　下歐
虞恐非至論若復疑其臨謗又下此論下矣
濟南楊淀周家藏閻中令畫鎖實建德圖諸河南書傳
張仲悅家藏謝尚餘寒帖　古宛本瘞鶴銘
眞州趙弘道家藏御題淳化刻
濟南張可與家
顏魯公頃首夫人帖　唐摹右軍大周嫂等帖　許渾烏絲欄
今體詩 五帖　懷素猛吟 余家物　借弘元春集右軍書趙
州寺碑　歐陽詢卜商等帖　韓文公書名告　魯公書名
告　元微之和樂天雪韵　韓渥尺牘一卷山谷跋　唐模
羲之四極三帖　吳生妙勝如來　恵崇巨軸 小景　巨然
山水　李伯時陽關圖　元眞自寫真　皇象急就章甚佳
書是第一本切記
霍治書清臣家
李北海縉雲帖　柳書李氏墓記　唐文皇手詔好議帖　蕭
子良楷體詩 唐人臨　魯公鹿脯帖　孫過庭千文　唐人
楔蘭亭 內府善本　伯時孝經　著色郭熙二小幅　巨然
山水橫披　伯時拂林天馬　唐人仙山故實　周昉臨六
朝人天官　韓幹圍人調馬圖　邊鸞木瓜花
喬仲山家
顏太師馬病帖　智永千文 宣和內府　高閑千文 余家物趙明藏家物
張旭承告帖 宣和　借夢閣內遠詩 宣和　張長史帖章草
王粲詩評 宣和南唐　智永筆力帖　懷素臨　東坡書太白
詩　東坡小楷金剛經 全用鍾法　巨然秋江晚渡 明昌
李思訓江山漁樂 南唐明昌　陸瑾溪山風雨 明昌　郭忠
恕飛仙故實 宣和傳御題誤傳舍人此云宣和不知何故
董元寒林 明昌內合同　貫休大阿羅漢 明昌　伯時女孝

經 明昌 衛賢高士圖 宣和 郭熙松石二大幅 李成重
樂秋晚 吳侁蕭翼賺蘭亭圖 宣和 張符牧牛圖 明昌宣和 唐忠東閣
張萱鼓琴仕女圖 明昌宣和 尉遲乙僧有餘菩薩 南麓跋
巨然歲寒圖 崔白蹟碑 董元烟嵐重溪 王齊翰行佛
圖 王元寶繪太原珍玩之押 王齊翰觀音像 上四 王維維摩示疾圖
宣和明昌唐忠東閣 韓滉乳牛 唐忠東閣 黃華雪山寫照 胡瓌
畫部尋跋 大觀宣和唐忠明昌
喬仲山云在都下時備曾人處有右軍書東方畫讚燗處歐陽
政宣收附豈元章書史中所載者耶又如廣文溪橋峽嶺圖
唐張藻松石微流圖 高宗題簽 李伯時陶弘景像 高宗題
李唐晉文公復國圖筆意奇古雖近代人實有古人之風行
書亦佳 傳古戲水龍 高宗 錢家戲藻魚 高宗 唐木蹤
文殊像奇古 唐人大悲像 元孝禮 大米墨艇 范寬雪
峰蕭寺 宋迪遠浦歸帆 王維秋山蕭寺
司德用.
邊鸞孔雀 易元吉獐 崔白荷花鴨子 董元雪景二幅
董元廬山圖 閻令職貢獅子圖 胡瓌喫鷹圖 喬仲山云畫筆也
王詵長江遠岫 韋偃松張布顏四時寫生 盧棱伽羅漢
李成松石平遠 關仝大幅山水 韓滉歸牧圖 韓滉醉
道士圖 郭熙山水二幅 湯子昇鑄鏡圖 吳道玄火德

真君 徐熙紅蜀葵 郭處暉林雀 世宗群鹿 世宗馬
黃荃竹鶴圖 王端人物
郭北山御史
唐摹右軍重告等六帖 右軍快雪時晴圖 右軍承告帖
唐臨王弘帖 王八寶章集中物 唐摹蘭亭詩序 徐會
稽寶林 楊景度永興帖詩 歐陽率更道夫帖 右軍七
月五日青絹帖 胡季良臨右軍郗家信帖 右軍送梨帖
陶弘景舉畫帖 陳閎寫御廐馬 宣政收附 孫過庭千文
定武五字不損本蘭亭叙 楊景度十九郎帖 稽叔夜聽
雨帖 魯公江外帖 陸東之蘭亭詩 唐人節史 歐陽
詢楷古藁 高閑九原帖 白居易行元微之告 陶貞白
書冊經 李邕口味帖 康告 東坡致語稿 山谷老將
行 山谷梯識帖 唐臨右軍臘近帖 晉王珣伯遠帖
呂洞賓自寫真 李成二大幅 烈女箴 吳生墨神 文
竹 米元 米元暉楚山清曉 韓滉堯民擊壤
續見
東坡黃素上清儲祥宮碑 右軍此事帖白麻紙上行草後一
行淡欲不可長非摹非臨前人直以為真跡殆非過許上古
印甚多莫可辯一四寸許大印剪去八分略見御字尸如此
宣和明昌兩朝上璽及用群玉中秘印秋壑閣生及封字印㽞

宗筆〻明金書畫奇物

王子慶

右軍裹鮓帖　畢城手狀　柳經　西域圖　伯時五馬圖

闕仝早行圖　李成看碑圖　顧愷之初平起石為羊

吳門李宗元

晉公馬病帖　未見　謝安八月五日帖　楊景度珊瑚帖　吳

道徵告　唐人文殊像　又七居胝佛　唐大悲像

此書於弘治十五年龍集壬戌五月望日在竹莊陸宗美先生第會飲約齋俞寬甫帶於彼假歸録得之但不曉困學齋何人也當伺識者再行請問而知今略識得之〻歲月為是日録完故識　東陽樂垢道人杝謹識

嘉靖戊申五月既望汝南袁表命工徐堂録於陶齋

元鮮于樞字伯機號困學民漁陽人官至太常寺典簿面帶河朔偉氣酒酣驁放吟詩作字奇態橫生善行草學趙文敏極推重之至所居名困學齋又有印文見文氏停雲館米南宮帖後印以收藏印識也

右鮮于伯機困學齋雜錄余從知不足齋主人借鈔卷首曹潔躬先生私印重疊蓋倦圃珍藏本也陶氏說郛摘刊是書數則已標伯機所著特誤困學作相學耳無垢道人原跋乃不知為誰何未考之甚乾隆丙午春盡日松陵楊復吉識

湛淵靜語二卷

（元）白珽撰

清張德榮鈔本

湛淵靜語二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元白珽撰。珽字廷玉，錢塘人。家於西湖。有泉自丝山匯於其門，珽名曰湛淵，因以為號。是書為其友海陵周暕所編。前有珽自序，又有暕序，題至大庚戌，稱珽是年六十三歲。以長歷推之，當生於宋理宗淳祐八年戊申。元兵破臨安時，年二十七矣。故其書於宋多內詞，與劉壎相類。然考珽入元之後，以李衎之薦，授太平路儒學正。未幾，攝教授事，尋轉常州路教授，陞浙江等處副提舉，遷淮東道倉大使，再遷蘭谿州判官，乃致仕。則食元之祿久矣。而猶作宋遺民之詞，其進退無據，亦與壎相類也。是書乃其雜記之文。據卷末有明人跋，稱嘉靖丙午，鈔自崑山沈玉麟家，而疑其不止此二卷。殆殘本歟。厲鶚作宋詩紀事，蒐採極博，而此書開卷載理宗賜林希逸詩一篇，鶚不及收，則鶚未見其本矣。其中如謂皎然銅盌為龍吟歌，詠房琯事，詩家未有引用者，不知李賀昌谷集中實有假龍吟歌。謂匡謬正俗為顏眞卿作，不知實出顏師古。不免稍有疏舛。文中子李德林一條，乃晁公武讀書志之語。辨常儀占月一條，亦史繩祖學齋佔畢之說。亦未免偶相剽襲。其載倪思論司馬光疑孟一條，謂王安石援孟子大有為之說，欲神宗師尊之，故光著此書，明其未可盡信。其說為從來所未及。案晁公武讀書志稱王安石喜孟子，自為之解。其子雱與其門人許允成皆有註釋。蓋唐以前孟子皆入儒家，至宋乃尊為經。元豐末，遂追封鄒國公，建廟鄒縣，亦安石所為。則謂光疑孟實由安石異議相激而成，不為無見。必以為但因大有為一語，則似又出於牽合，非確論也。然其他辨析考證，可取者多。其記汴京故宮，尤為詳備。在元人說部之中，固不失為佳本矣。

湛淵靜語者湛淵子與客語于靜也湛淵姓名爵里下
間于時家西湖西有泉自竺山來及門而瀦湛然下見白
石若隔一膜愛之客至呼坐榻就湖四空無人林影在水
敝舞劇談大而天地之高厚細而品彙之化育至於聖賢
之大訓古今之明戒日用之小物下至滑稽詼諧任情極
口談輟則笑々復談而不知其是非々是也又病忘客退
欲持以質諸人忘之矣於是具白至寸遇所得隨樹石牆
壁識之幸而不漫滅則子弟輩更書于冊積三十年其不
遂忘而復識之者蓋百分一其識之而不遂漫滅獲免

序　一

焉者蓋十分一也風霜塵轉走南北半天下所聞日益廣
得說日益多聚之一匧然猶以湛淵名者何居吁姑予之
愛湖而居之且以名吾愛也今予與湖相忘不知我之為
湖々之為我向所謂湛然者不在乎湖而在予方寸間矣
豈區々一水云乎哉然謂之靜猶及夫功名世故之未者
人之情也人生如一杪忽於天地之大而能與天地配以
其道可違乎二者也此道可獨善畀々為沮溺之為我窮
巖穴老簞瓢豈人之情人之不幸也時有不至特不可幸
而強去之耳靜常靜動可常動乎故亦曰湛淵靜語若、六

滌漫叢脞無補於世教則稗官之說稗不及穀粟不愈
於土炭耶是則苟存之意湛淵子自序

湛淵先生有德有言人也往千巷江左得相師友始取推文墨議
論歷年多且游其里久廼知文行之炎出乎天性五歲能屬對八
歲能賦小詩十歲能割股肉起母之疾既冠益孤貧依多書之家
者二十年盡繙夜誦無大故不出戶庭之譬、纖、起既仕喜推挽
後來成就寔隱府人利物當人能誦言之所交南北知名士如文本心
何潛齋劉須溪牟獻之方萬里次谷士常聞于靜妣牧莘虞處道
諸公莫不櫂遇相與為忘年之游期於遠大而先生泊然以退為樂

序　二

將為河為海欲為川濟而止可乎二畝之宅竹樹半之書數一匧
自適客至即屏去一日臥內見之乃所著有餘師錄子類訓集翠衣
等書世羽鑽嚴泰言論醇正雖洪談詼笑具有微意非若今所謂雜
說短丑於學徒玩物喪志掊汗塗竄益不加此嫋子哀其勤廑其久
致散軼勉為次第併詩文合百卷靜語其一也湛淵名滿天下嘗自謂
平生受用全得謝上蔡去一矜字力文章翰墨所至傳誦藏去如遇奇物
予老矣尚慣其行為文所擇故因其叙索言之庶如予取友之道不苟也
先生姓白氏名珽字廷玉錢唐人今年六十又三湛淵其山居故扁云臺
大德戊戌夏四月二日友生海陵周暕伯暘甫叙

湛淵静語卷之一

錢唐白　珽　廷玉撰

海陵周　暕　伯暘編

理宗聖德天縱問學日新潛龍越邸日嘗從多士賓興校藝文場及即位中外稱為文章天子林希逸兼崇政殿說書首進養性存心二說即日降御批云心者神明之舍欲養其性必存其心覲御進說姑以七言寓意云方寸中涵一太虛操存涵用養工夫瑩然鏡淨無纖翳一性融明萬理俱

景定癸亥九月禋祀於太室禮畢上乘輅諸明堂連日陰雨不解至是輅次六部橋雲色漸開日影穿漏都人忻慶時執綏官某見天顏和懌奏云此晴自陛下方寸中來上不語又奏臣聞陛下於禁中晨夕叩析上亦不荅又奏臣聞皇太子亦露禱宮中上始云卿何自知之曰臣傳聞如此乞付史館上復不荅還內次日肆赦禮成內批出某人與郡

伊川先生六代孫淮咸淳間為安慶倅明道年五十四卒二子相繼早世無後淮之族尚蕃居池陽婦人不纏足不貫耳至今守之有中庸大學理粹一編

文之繁簡係乎人亦係乎代如春秋隕石于宋五公羊雖因經作傳而曰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多經七字而義猶有未盡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至孟子荅滕文公已多二也字而劉向載泄冶之書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多論語之半而意始顯及觀書有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復減論語九言而意亦顯劉向載楚莊王之言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君若者亡而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

語意簡不如是何以別聖經賢傳

有士人投啓事于真西山以爵齒德對師尚父又用運籌帷帳之中館客哂之西山曰師尚父謂可師可尚可為人父漢書言帷幄史記作帷帳不可哂也

古者及漢人用字如一之與壹二之與貳三之與叁其義皆同毛詩鳲鳩序刺不壹也而正文乃云其儀一兮孟子市價不貳趙岐注云無二價也本文用貳字注用此二字周礼天官叁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則叁與三伍與五通也所謂肆周礼注編懸之四八曰

肆六六亡奇爲捷傳今更其陸〻七則秦有漆城畫用此漆字撫廣韻云無齒杷也本作扒今借爲八九十百千万與玖拾伯千萬皆有通用也

文中子中說杜淹所撰中間多有疎謬處可以啓或者之疑議然王氏子弟如王凝福時不無傳會於其間以張侈其門户且如王道篇云李德林請見子與之言歸有憂色門人問子〻曰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沾襟焉又禮樂篇云安平公問政即德林也余按史李德林卒於開皇之十年時文中子甫七歲固未有門人德林何自而請見問政門人何自而聞琴流涕此亦疎謬之一端不但唐開國佐命功臣皆其弟子也

卷一　三

方秋崖岳守南康日牓湖廣綱稍撥石間薄人於險橫吾境者賈秋壑爲湖廣總領怒其不存體統訴于朝時論不以爲然令與方郎武兩易其任離即日有採旗餞之行者書云秋崖秋壑兩般秋湖廣江東又不侔直至南康尋體統江西又隔兩三州

五行天一生水平庵項氏謂雨雪霜露雲霧霰雹成水之下物皆降于天地二生火丹砂石火槐檀柞楢取火之物皆生於地此說是已然即人之一身求之亦可驗見人貪心動則涎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慾心動則精生方心之未動即太極也此心之動即太極之動而生陽也陽動而生水即天之生水也盖神存於心神爲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所以呵聚而成潤

宋辛居士字袠仲隱于襄陽漢水之西結廬竹林中春月麴筍充酒資截竹成筒爲酒器或問其故答曰我性愛竹與酒欲令此二物常共耳巴陵王休若往造之居士善彈箏方坐林中彈箏不爲礼少頃回語其子云取豹皮中五錢爲殿下市瓜置箏共語王之賓客欲聞箏者指令居士彈居士曰吾非王門伶人何事見逼吾所以勝於君等正爲無求自由若聞命鞠躬即與君等何異占對詳雅衆不能屈胡文定公爲之傳

卷一　四

眉州蘇先生杲老泉之祖輕財好施急人之急歿〻若不及歲凶賣田賑濟其鄉里逮秋穫人將償之終悔去

窶辭不受久致破業厄於飢寒然未嘗以爲悔而如〻
施益甚後三蘇以文章名天下近世金壇劉漫塘又
忘其名號雲茅居士家貧尚義嘗除夕絶糧轉貸得
斗粟忽所親來貸米家人有難色居士曰我猶有借
處彼誰與之分遺一半不少吝居鄉曲多有濟人利
物之事後漫塘亦以文章顯上天佑善其報不爽類
此

文字間一字各義曰假借亦有兩字各義者莊子有戴晉
人注梁之賢者姓戴字晉人非晉國人也亦猶扁鵲

姓秦名緩字越人泗州大聖何人也出隋書西域傳
謂何國人也非誰何也檀弓記客居及叔仲皮妻魯
人也鄭康成注謂魯鈍人也亦非魯國人臯陶舜臣
也周礼韗人爲臯陶〻如字鼓匡也絳灌周勃灌嬰
也楚漢春秋謂高祖之臣別有絳灌一人也班馬班
固司馬遷也左傳自有班馬之聲注班別夜遁馬不
相見故鳴也巫咸商臣也周禮自有巫咸巫與筮同
漢劉盆子魏自有劉盆齊孟嘗君漢自有孟嘗馮異
傳不忘巾車之恩注鄉名非春官掌車人之巾車也〻

記楚靈王死于申亥爲天下笑申亥人姓名非甲子〻
杜詩亦人名非杜少陵詩丁寧告戒也左傳伯棼射
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注鉦非告戒委蛇委
曲也莊子澤有委蛇〻如字神名也蘭若佛寺之小
者也選詩蘭若生朝陽若亦如字蘭與杜若也白杜
蓮社也隋自有白社黑社賊雁行兄弟序也礼兄之
齒雁行莊子自有雁行避影行亦如字側身行也束
脩束脯也東漢劉般束脩至行爲諸侯師注謹束脩
絜也胡廣傳亦云束脩守善有所勸仰司空圖有亭

曰三休三輔決録自有京兆三休皆有重名謂杜陵
金元休韋甫休長陵第五文休呂布傳亦自有三休
之臺謂其高必三休乃至名義不同如此又如堯舜
之禪云〻禪亭〻南郊賦之雲菡萏名義之殊可拘
一律哉

國有災異人君則避殿減膳徹樂示寅畏也事物紀原謂
避殿始於漢景帝七國反召將軍曰楚王卬等重逆
無道朕素服避正殿非也事始又謂始於漢明帝將
起北宮鍾離意諫曰陛下躬自克責降避正殿蓋非〻

也余嘗見說苑曰魏御庫災文侯素服避正殿又齊大旱晏子曰君誠避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同憂其幸而雨乎又太公六韜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乃知景帝因軍興避殿命將正用此故事其來尚矣非始於景帝也

淮南子載常娥事許慎注云常娥羿妻也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之奔月後漢張衡遂引為證且云常娥託身於月是為蟾蜍尤可笑也余舊讀漢志見謂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每疑而謂

常娥即常儀之誤然不敢臆決也及讀周官注云儀義二字古皆音俄而洪丞相适嘗引詩實維是儀協在彼中阿樂且有儀亦協中阿揚雄太元亦以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而漢碑蓼莪皆書作蓼儀然後自信常娥即常儀明矣後人因其職占月故附此恍忽恠誕之論

廬山之陽顛崖千尺下臨大江崖之半懸絡古木藤蔓有蜂室其上如五石瓮者四過而利之者下睨無策俄有二樵謀取之得其利可以共濟於是一人縋巨木而下約二三十丈遂得蜜無算一人於其顛引繩上之下之蜜且盡則上之人欲專其利絕繩而去不顧一人在下呼號久之知不免采餘蜜併其滓食之因不飢蹈躡石罅得一穴頗深暗顧見一物如鼓蟒蟄其中腥穢不可近又久之忽開兩目如鉦光燄爍人然亦不動其人怖甚而無地可逼避且其中氣燠可禦寒因出沒焉待盡而已忽一日雷聲作其物蜿然而起雷再作則挺身由穴而出其人自念等死爾不若附之而去萬一獲免遂攀鱗而躍約一二里頃覺為

此物所擲著地得不死後訴于官捕專利者杖殺之

廣信失復之說

一歲而易火者五若多事後讀洪範五行傳乃知古人改火關於時化火性炎上者也老則愈烈於是遇物輒燃若新火性柔青光熒熒無爆爍速熾之患橫渠亦云四時改火蓋水之為患常少火之為患常多寒食禁火以出新火必待盡熄天下之火然後出之也季春火火星高其時為之亦防其火熾也又火貴新而烹味佳是則古人鑽燧之意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杏

桑之火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楢冬取槐檀戎問朱文公四時取火何為季夏又取一番曰土旺於未六月未月也故再取之土寄旺於四季每季皆十八日四个十八日為七十二日其它四行分四時亦各七十二日共積成三百六十日成歲也

顧凱之嘗寄畫一櫥於桓元皆平生所珍愛後竟為元所攫緘閉空櫥如故還之凱之見封識不殊但失其畫直云妙畫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或者譏之余謂凱之不癡也當桓元負甲兵之盛且將睥睨神器況珍物佳畫何足較乎一掃其意則身與畫俱亡矣元

異日出名畫示客々有食寒具污之者遂悵恨竟日不思人之所愛猶我之所愛也至於諷帝禪位尋至敗亡然後抽所服玉簪悅追兵幾以自脫其癡甚矣

楚之敗於吳而出奔也潘子文以舟師敗子期又以陵師敗楚國大惕而懼七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遷郢於鄀改紀其政以定楚國晉之遇楚於鄢陵也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及既敗楚文子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乃使祝宗祈死繼而有三郤之難夫楚之屢敗而子西獨喜晉之大勝而文子獨憂何也蓋天下之事禍亂常生於玩愒之餘而功業每成於憂懼之後故震雷虩々而有笑言啞々之效同人先笑而後有號咷之凶成敗禍福每如此

伊川解未濟男之窮也繞庭紬思且曰只是箇諸爻不得位終不能盡其義適有一桶匠庭下聞之遽云恐即是三陽失位伊川為之歛責今未濟解雖不當位剛柔應也正用此語下云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後晦庵見之謂三陽失位一語自出火珠林伊川不曾看

許多雜文字故也雖然桶匠豈庸々者哉

胡元任漁隱叢話云山谷謂蘭蕙叢生初不殊也至其發花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蘭似君子蕙似士大槩山林間十蕙而一蘭也楚辭曰予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以是知楚已賤蕙而貴蘭矣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榝遠矣余謂不然此漁隱承山谷之謬不深考耳今所謂蘭蕙者皆非古之蘭蕙也朱文公陳正敏辯之甚詳今按本草云蘭似澤蘭生水旁紫莖赤節高四五尺綠

葉光潤尖長有岐陰小紫花紅白色而香五六月盛可佩飾蕙薰草也生下溼地麻葉方莖赤花黑實氣如蘼蕪可以已癘陳藏器注即零陵香也文公云蕙蘭二物本草言甚詳劉次莊云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黃不若秋紫之芬馥又魯直云一榦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榦數花香不足者蕙本草所言似澤蘭則今處處有之蕙則自為零陵香尤不難識其與人家所種葉類茅花有兩種如黃說者皆不相似劉說又詞不分明大抵古之所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而燥

溼不變故可刈而為佩若今之所謂蘭蕙則其花雖香而葉乃無氣其香雖美而質弱易萎皆非可刈而佩也正敏云楚辭所詠香草曰蘭曰蓀曰茝曰葯曰蘺曰芷曰荃曰蕙曰薰曰蘼蕪曰江蘺曰杜若曰杜蘅曰藒車曰留夷釋者但一切謂之香草而已如蘭一物或以為都梁香或以為澤蘭或以為猗蘭草今當以澤蘭為正山中又有一種如大葉麥門冬春開花極香今呼為幽蘭非真蘭也蓀則今之所謂石菖蒲者茝葯蘺芷雖有四名止是一物今所謂白芷是

也蕙即零陵香一名薰蘼蕪即芎藭苗一名江蘺杜若即山薑也杜蘅今人呼為馬蹄香惟荃與藒車留夷終莫能識也二先生所論如此始余嘗疑漢官儀謂尚書郎含香握蘭上殿豈有握生蘭花面君之理是必燥物可囊者又如魏武取蕙花為香燒及後來蘭湯之類若用今日所謂蘭蕙則腐草耳何香澤之有後得前二說始釋然况離騷亦云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涪公詩云楚人歌紫蘭華葉無傳久猗名意茲是誰得名真否益見非今蘭也九畹百

畝蓋寓言耳九畹已是二百七十畝何得謂之賤彼貴此哉鄭樵通志蘭蕙一名煎澤草婦人和油澤頭得名今所謂蘭其根乃土續斷其花馥郁故人賦詠

菊

讀天隨生坡翁南軒三君子杞菊賦皆食菊之苗耳屈子夕餐秋菊之落英却是食其花近誠齋題寒綠軒詩黃金錢照紅玉豆秋高更覺風味多是食花也余屋後有菊二十餘本亦審美其苗矣芳馨可愛但小苦至秋則花與枝葉大苦不可食按本草菊有二種一種紫莖氣香而味甘美可作羹一種青莖而大作蒿艾氣味苦不堪食名薏花非真菊如此則今所種

堅多蒐耳石湖有云吳下惟甘菊一種可食（今俗呼為茶菊）品卑下花細碎其餘味皆苦信矣行當求所謂甘菊者栽數十百株於寓所以當蔬圃

東坡杞菊賦叙云吾方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頳濱則不然有詩曰春初種菊助盤蔬秋晚開花插滿壺微物不多分地力終年乃爾任人須天隨已著幾時輟彭澤尊罍未遽無更擬食根花落後一依本草太傷渠長者之言也不待食菊而自壽矣

雙峯饒氏名魯餘干人也講理極精如五行說曰洪範五行之疇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說者以為此五行始生之序也蓋河圖之數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而傳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而地十成之是為五行生成之序其說可謂有據而不誣矣然愚竊以理推之則疑其序必不然也何以言之水者氣之津液也火者氣之光芒也既有是氣則其津液光芒一時皆具各隨寓而成質固無先生水而後生火之理也至於木則土之精華金則土之精實必有是土而後其華有所發精實有所聚焉則木金亦安有先土而生之理哉且既有是土則其英華精實亦一時皆具各隨寓而成質無先生木而後生金之理也以此觀之則謂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為五行所以生之序者吾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況陰陽交感之際其機間不容髮使天既生水越五而後地成之地既生火越五而後天成之則

陰陽不相遇亦何自而成生物之功邪以此觀之謂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而為五行所以成之序者吾又知其必不然矣蓋竊思之造化之初陰陽二氣而已陰濕而陽燥陽燠而陰寒二者相摩則其寒且濕者蒸潤而為水（雲雨是也）燠且燥者激烈而為火（雷電是也）是二者以氣交於空中而成質而無所待於土故皆輕清（水火固皆輕清二者之中水稍重濁而火極輕清故水潤下而火炎上此陰陽清濁之別也）土則氣之升降轉旋而其查滓團聚凝結於中央以成形體者也土之形體既成然後二氣之

精得以蓄藏於其中相與醞釀以生物陽之盛者必發達條暢而為木陰之盛者則收縮堅凝而為金是二者以氣交於地中而成質非土則不生故皆重濁木金固皆重濁二者之中木猶輕清而金尤重濁故木浮而金沉由是言之五行之生水火居先木金居後而土居其中其卒不越乎三而已洪範之序蓋以言五行方位之序而非始生之序也五行方位水北火南木東金西土居中與南北為經東西為緯東北為首西南為尾中央其總會也故其數之序先經而後緯上首而下尾而以總會者包括其中

焉不然五事之目一貌二言三視四聽五思亦豈始生之序然邪今試以人之始生明之方其稟氣賦形之初惟陰血陽精之聚而已陰血水之象也陽精火之象也精血合然後胚胎而成形體形體土之象也形體具然後毛髮齒甲有所傳而生焉毛髮木之象也齒甲金之象也造化之始其事皆荒矣可深詰人肖天地其理當無以異也若夫河圖之數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則是五行方位所得自然之數而傳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者蓋即河圖之數而以類分之則奇數屬天陽之象也偶數屬地陰之象也以列分之則一二六七經乎南北太陽太陰之象也三四八九緯乎東西少陰少陽之象也五與十綜乎中央陰陽中氣之象也故以前五數言之則天一者太陽之謂也地二者太陰之謂也天三者少陽地四者少陰天五陽中之謂也以後五數言之則地六者太陰之謂也天七者太陽之謂也地八者少陰天

九者少陽地十者陰中之謂也天一與地六合於北是太陽與太陰交而生水之象也地二與天七合於南是太陰與太陽交而生火之象也天三與地八合於東是少陽與少陰交而生木之象也地四與天九合於西是少陰與少陽交而生金之象也天五與地十合於中央是陽中與陰中交而生土之象也觀奇偶二數經緯錯綜以成自然之文則陰陽二氣判合往來以成天地之化者其象槩然可見矣大抵天地之化參伍不齊而各有條故以五行言之其氣質雖

五而所以生成之序則三其方位雖五而所以流行之序則或五而或四以十幹觀之則土與四行迭運而為五其數奇其象圓屬乎天也以十二支觀之則土寄王於四行而為四其數偶其象方屬乎地也陰陽家所謂天幹地支是也然屬乎天者五分十幹而每行各得其兩是以奇而函偶屬乎地者四分十二支而每行各得其三是以偶而函奇二者蓋天地清濁之氣配合流行而陰陽奇偶交相錯綜之數如磨之旋而扇相合而其齒參差不齊此萬變之所從出

也或曰土一也屬乎天者則是四行而迭運屬乎地者則寄王於四方何也曰自天而言則與土四行均為天中之一物故其氣之流行不得而獨異自地而言則土乃地之本身而四行無不統焉故其氣貫乎四者之中而無不在也曰或謂土王於夏秋之間者七十有二日或謂四季之月各一十有八日總之為七十有二日此迭運與寄王之說也其然乎曰是二說者一則得其數而失其期一則得其期而失其數皆竊聞其說而意之而未知所以說也蓋土之休王

不可得而見所可辨者幹支而已故以言其期則丑歲月日辰之值夫戊己者即幹土所王之期值夫辰戌丑未者即支土所王之期以其數則一歲之中日與月之值夫戊己者均之為七十二日其多寡與四行等注內又注或疑以日計之則一旬之中為戊己者二日通一歲三十六旬則為戊己者信乎七十有二矣若夫以月計之則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之歲為戊己者才兩月僅為日六十爾己庚之歲為戊己者四月則又為日百有二十焉何以言其為歲均

之為七十二日邪曰一歲之中月十有二幹凡一周而復過其兩以一周言之則為戊己者兩月固止六十日爾以復過其兩言之則又有餘日存焉故通自甲至癸十歲而計之則月之值戊己者正相合值夫辰戌丑未者均之為百二十日其多倍於四行此皆有實而可據者也舍幹支而語其期與數者吾未之信也曰五行流行之數以幹支而別其異則固然幹數十而支數十二其故何也曰天之中數五故氣之屬乎天者無適而不五五氣各一陰陽故倍之成十

地之中數六故氣之屬乎地者無適而不六々氣各一陰陽故倍之成十二也曰幹土二支土四何也曰以五氣配五方則陰陽之中氣合於中央而所以為土者一故倍之而成二以六氣配六方則陰陽之中氣互交於中央之上下而所以為土者二故倍之而成四也曰然則天之中氣何以不互交於上下也曰天包上下故也地之中氣何以不並交於中央也曰地據中央故也以此觀之其奇其偶莫非天理之自然豈人所能損益也哉雙峯五行之辨已極精到但以一為太陽七亦為太陽二為太陰六亦為太陰未易曉也

南史載蕭應廬陵王之次子王薨至寶庫見金鋌問左右曰是可食否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乞與汝等不慧甚也然使人之慧者知金不可食而賤之與土同價則務本棄末天下無爭民矣

六經分章斷句之難尚矣每見諸老論至此且附以管見類數條求是正之程氏於損益二卦爻辭分爻益之作一句十朋之一句龜弗克違一句謂爻之一言非

一人可指之辭一人顧益之十人朋而從之雖龜筮亦協從弗克違矣而晦庵以爻益之十朋之龜作一句謂十人朋聚如龜筮之先見可以決疑者而弗能違也似是程氏味長明夷六二爻用拯一句馬壯吉一句當明夷之時既有所傷必用拯救其所拯救者必馬健壯而獲免之速則吉也書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是句蓋言聲教於東西南北皆及之矣故結之曰聲教訖于四海考工記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舊本守之世謂之工作一句或以守之而字作一句今於守之世點斷蓋世守其業乃謂之工關詩大序近世把安以樂怨以怒哀以思為一句子細玩味文意俱未通近得毛氏舊本乃知治世之音安亂世之音怨亡國之音哀以樂其政和以怒其政乖以思其民困如此斷句謂如論語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當點然禹稷云云是句却與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不同又子在齊聞韶一章諸家說不一皆不若子在齊為一句聞韶三月一句不知肉味一句義自明白孟子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一句

充類至一句義之盡也一句墨氏兼愛一句摩頂放踵利天下一句為之一句蓋前有利天下不為故也又每見古人所點書句有極長者不用讀[illegible]要之句固有短長更加之讀義理易見易之大象於本卦之上亦當加讀如雷雨作明兩作之類語之亦爾何如點爾何如皆夫子呼其名而問之亦點之下皆當讀子謂顏淵子謂仲弓亦皆當讀蓋與他人言顏冉也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問字當讀問夫子也又如孟子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當讀謂無是氣則道義餒後又一餒字謂無道義則氣餒此類甚多分章處如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夫子謙辭至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亦夫子謙辭上有若字下有兩則吾似是一章蓋多一子曰爾如五十以學易至皆雅言也恐只當作一章分兩節蓋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子所雅言此夫子所常言作一節至於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皆所常言作一節又如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作一節知和而知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作一節謝疊山注詩

篇有力如虎依古本屬左手執籥亦甚有味

親民之職莫如守令然二者之間切民之利害莫如令每讀兩漢循吏傳則西京所載無非郡守班固至謂令若長不聞于時何也至於東京縣令之號循吏者班班可致則其故何耶後反覆諦玩頗得其説循吏之盛莫盛於西漢宣帝時宣帝謂吏民之本者太守也而不言令親臨見問觀所由而察所行者刺史守相也而不及令謂與我同治而有璽書之勉金秩之寵者二千石也而不與夫令蓋其時但知郡守之重不計縣令之切於民宜其令長之不聞于時也東漢則不然光武方崎嶇兵馬間聞卓茂仁愛不以密令之微而擢居羣公之右聞祭彤清政不以襄賁之小而增秩賜縑謠言單辭必為轉易非輕於去取也慮夫用匪其人爽為民害四百餘縣悉從減省非輕於更易也慮夫浮費冗食徒為民擾帝之於令審重如此其後出宰百里皆以郎官而孝廉行高者為之亦足以見所重在此矣是以劉矩王渙仇覽童恢並以令

長列於循吏傳而魯恭劉平與夫穎川之四長先後
相望其績章章不绝吾始知守令所以名聞兩京者
亦由上意之所崇重歟
或謂皇甫湜韓門弟子而其學流於艱澁怪僻所謂日曀
舌澁不能分其句讀者也如曰聲震業光衆方驚爆
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又曰䟦邪觝異以扶
孔氏又曰鯨鏗春麗驚耀天下所以䓁李生書曰意
新則異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衆出於衆則奇
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

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公往視然後爲
岳必滔天然後爲海明堂之棟必挍雲霓驪龍之珠
必錮深淵此湜之文所以怪僻也余謂韓門之怪僻
莫若樊宗師韓公爲作墓志亦謂其文頗多澁語如
絳守居園池記云絳即東雍爲守理所稟參實沈分
氣蓄兩河潤有陶唐冀遺風餘思晉韓魏之相剝剖
世說總其土田士人令無磽雜擾宜得地形勝瀉水
施法豈新田又蕞摋不可居州地或自有興廢人因
得附爲奢儉將爲守悦致平理與益多心耗物害時

與自將失敦窮華終披夷不可知俾𣯀孤顛跗倔元
武踞守居割有北自甲辛苞大池泓橫硤旁潭中癸
次木腔瀑三尺餘淙王沬珠子午梁貫亭曰徊漣虹
蜺雄雌夸翔觀蹙礙偃島坻淹淹委委莎靡纓羅著
𩒐蔓紅刺相拂綴南連軒井陣中踴曰香承守寢睟
思西南有門曰虎豹左畫虎搏立萬力千氣底發彘
匿地努肩腳口牙快抗電火雷風黑山震將合右胡
人鬅黄帽累珠丹碧錦襖身刀囊搆插緒白豹元斑
飫距掌胛意相得東南有亭曰新前含曰槐有槐屑

護霧𩇕蔭後眡藥渀渀淥池西直南折廡赴可宴可
衎又東騫渠曰望月又東騫窮角池研雲曰柏有柏
蒼官青士擁列與槐朋友巉陰洽色北俯渠憧憧來
刮級迴西巽隅閤黄原玦天汾水鉤帶曰言謁行艮
巴閣遶崗青縈近樓臺井閭點畫察可四時合奇士
觀雲風霜露雨雪所爲發生收斂賦歌詩正東曰蒼
塘蹲瀕西漭望瑑瑚碧瀲光文切鏤梨深撓撓收窮
正北曰風隄與攜在右北迴股努墆捩蹴墻衖渠歆
池南楯楹景怪孅蛟龍鉤牽寶龜靈麗文文章章陰

欲塾畝煙濆露聚桃李蘭蕙神君仙人衣裳雅治可
會脫赤熱西北曰鑪蜍原開哈儲虛明茫茫兕眼洄
耳可大客旅鐘鼓樂提鵰挈爵倚池瞰渠憎乖怜圖
正西曰白濆蒼深梨素女雪舞百佾水翠披聯聯千
幅迎西引東土長崖挾檣埒日卯酉樵途搗徑幽委
蟲鳥聲無人風日燈火之晝夜刻漏詭姽絢化大小
亭鍾池渠間走池隄上亭後前陴乘墉如連山羣峰
擁地高下如原隰隈溪鑿水引古白源三十里鑿高
槽絕竇擁為池溝沼渠濚洄屠終出泗泗街衢畦町

卷一　二五

阡陌間入汾巨樹木資土桿水沮宗族盛茂旁蔭遠
映錦坊、交果枝杏皖麗絕地郡考其臺亭沼池之增
蓋豪王寸侯爨以奇意相勝至今過客尚往往有指
可創起處余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不補建者乎由
於場反者雅文安發土築臺為拒誅幾附於汴宮水
本于正平軌病井涵生物瘠引古沃溉人便幾附於
河渠嗚呼為附河渠則可為附于汴宮其可書以厲
後君子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記牆之使人口棘心
懸何以迺滿布帛之文菽粟之味寒者資焉飢者取。

焉至於鼓綃、龍鮮駭人觀聽於飢寒何有哉盧處道、
審效其體戲跋于后云韓習郁周霸劉雍降以弊迤
潛順憲振昌黎韓袁吳險嬌惟紹述者述見未傳見
獨是瑜不甚哉古洛暢子純甫珍奇鍾古篆樊記刻
久燬以柳城姚伯端南涿郡盧氏子摯云亦頗得其
恠誕之趣（聞天聖中王晟為録　悍惠之徒惜未及見）

淵明雜詩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如押作去聲東坡亦
押萷相如作去聲磨而不礙之礙韓杜皆作平聲押
如方世舉縉磷此道未磷縉恐自楚辭毛詩叶韻中

卷一　二六

采蘭渡簡齋亦押作平聲杜又有刺史似寇恂到郡
逗竟借押作入聲資昔切按恂傳願從陛下復借寇
君一年字義取於人作入聲與所取人作去聲如左
傳寡君是以願借助焉亦入聲今皆承誤讀作去聲
潘岳詩有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柳宗元平淮夷
雅錫盾雕戈咸命是荷荷皆作平聲蓋何天之衢何
校滅耳百祿是何何可切又如字何荷通用故也岳
詩前云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五臣注南路京道
伐柯者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謂去京不遠岳如

此命意不亦太過乎
制詔天言也朝廷置官以代萬幾取武丁其代予言之意
彪其職者不當載之私書孔子序三代誥命雖成王
幼沖灼知出於周公之手猶施其辭為君諱之且詔
與也如日之照於天下片言隻簡所以能感動人心
者以為萬乘之尊眷眷若此我何若人斯故於史冊
則各具載于本紀自昭明采冊令一二於文選後之
嘗隸玉署者往往擇于私集是借重君父治文章之
名於臣子也至有不在其位而私集載擬制者殊失
藻繪上命之意

卷二　二七

莫子山暇日山行過一寺頗有泉石之勝因誦唐人絕句
以快喜之云終日昏昏醉夢閒忽聞春盡強登山因
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及扣其主僧庸僧
也與語略不相入屢欲舍去僧意以為檀施苛留作
午供饌饌文之殆不自堪因索筆以前詩錯綜其辭
而書于壁曰又得浮生半日閒忽聞春盡強登山因
過竹院逢僧話終日昏昏醉夢閒
禹薄水有言至者有言過者有言會者以二水勢均而相
入謂之會如江會于淮濟會于汶之類以大水合小
水謂之過如河過洛汭過洛水之類凡言會言過者
水也其言至者皆山澤名也若河至龍門至華陰至
底柱皆山名也河至孟津則地名也河至大陸濟至
于菏皆澤名也至於澧至于東陵又陵名也
楊誠齋辭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云非能忍天
下不可忍之窮則不能辟天下不可辟之難妙
王褒始召見作聖主得賢臣頌時上頗好神僊故末章引
彭祖松僑事以風之庶幾引君於道及其安於標但

卷二　[illegible]

方士有言金馬碧雞神可祀而致者則鼓舞奔走以
任其責曾無一語諫止何始終諛戾如此死於道路
不為不幸魏證始勸太宗行仁義後每侍宴奏破陣
武德舞則俛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忘已今每讀
至此未嘗不代王褒媿汗

湛淵靜語卷之二

錢唐白　珽　廷玉撰
海陵周　陳　伯暘編

南渡後七帝（併佑陵）皆攢東粤五后攢杭之赤山寶祐間西湖孤山太乙宮落成穆陵欲因原廟朝謁西出錢塘門幸新宮然後汎舟遊南屏山之翠芳園步輦還內於是臺臣封章三學扣閽論列無虛日蹕格不行時張蟠為正言獨疏諫大畧云陛下祇謁西宮登舟駕輦跋涉還內無非為天下生民祈福永年但中間一事未甚穩當敢不奏陳御舟遊西湖過翠芳南向即赤山諸后攢陵在焉陛下於是時即望拜耶但宴坐耶或回舟背之而東耶合不令禮寺酌詳其宜穆陵感悟即批依付出不復西幸不十日張蟠登政府可謂善諫善聽矣

四皓之目說者不一園公或作圈公按顏魯公匡謬正俗圈字引陳留風俗傳云圈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出惠太子即位以圈公為司徒又商於有耕者得石刻數種皆漢隸字云圈公神坐綺里季神坐角里先生神坐又各有神坐几蓋漢惠帝曾為四人作碑祠於隱所故也姓氏書亦以圈為圈公之後如此則合作圈公然淵明聖賢羣輔錄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陳留襄邑人常居園中故稱園公則稱園公亦可又得一說綺里季夏是一人黃公是一人今皆稱綺里季非是且引陶詩黃綺之商山且當從黃綺及少陵黃綺終辭漢何不言夏綺而言黃綺又黃長睿東觀餘論數王元之嘗有未必頭如擣里子也應頭似夏黃公之句無文簡公亦譏之以為不當言夏黃公此說似謂季夏者如季騧季隨之類然古亦有單以季為字者漢高帝張釋之是已況吳志虞翻傳注夏黃公四明人姓氏譜亦云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脩道號夏黃公如此又非姓黃也豈文顏別有所據耶若以陶杜為證恐大不然詩不以辭害意若然則楊馬宜同時邑人爭譏馬相如豈相如單姓馬耶（圈生儒雅後望也陳留風俗傳乃圈稱撰郭泰傳有圈文生有避仇改姓者疑即泰焉是也）

角里先生今人以角音鹿以角音覺二字辨於一豎之短長初不知頭角之角篆作角下從兩人本無豎下之文豎下蓋俗書也音鹿音覺自是通用唐韻有圈故詩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吳棫韻補角音鹿又山谷竹石牧牛詩石吾甚愛之勿遣牛礪角牛礪角尚可牛鬬殘我竹正作鹿韻押毛晃增韻去其圈於角

里之角上只從一撇未知所據蓋角內上出二豎象形也

稽康傳列于晉書余每疑其謬康死之日實魏元帝景元三年又二年魏禪於晉則康何有於晉哉觀其薄湯武一書可知其術業康以腊死孔融以揉死於名教不爲無補於禪代之際往往以成敗論人此難言也使晉無江左百年之祚則八公而下凡所謂晉之佐命者不亦同惡可乎顏延年五君詠黜王戎山濤吉哉

九族獨章帝紀歐陽夏侯氏之說爲長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父五屬之內一也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二也已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已之女子適人及其子四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族一也母之母族二也母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妻族二者妻之父族一也妻之母族二也

晦庵在長沙區兄問性也有命焉之性是氣禀之性命也有性焉之性是天命之性否先生曰某四十歲方得此說不易君思量再三稱賞朱夫子窮理之深用力之久方有得於性理之學一見後進明理再三奬借以示勸勉今人爲學既無積久之功其於人又乏奬

借之美德惡乎進業惡乎脩

伊川曰聖賢之論天德蓋謂其天然完具之物若小有汙壞則敬以脩之俾復其明此即晦庵明善以復其初也書云敬脩可願詩云聿脩厥德皆自脩之義若曰學以脩性性何待脩

唐有文選學故一時文人多宗尚之少陵亦教其子宗文宗武熟讀文選少陵詩多用選語但善融化不覺耳至如王勃諸人便不然滕王閣序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即王中頭陀寺碑文曾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即庾子山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能拔足流俗自成一家韓柳李義山李翱數公而已勝王閣舊置王勃詩序碑當正位昌黎作重脩滕王閣記居其旁古心江公治隆興遂遷韓碑居正退勃於旁公嘗刻碑陰畧云勃八代未變之文俳優語也昌黎文一變八代直至於道舊見墨本今忘之

少陵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即宋玉神女賦其始來也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然此又出詩陳國風之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時好事者

便謂少陵此兩句嘗話鄭虔耆舊有驗良可笑也
使燕日錄載紹定癸巳北朝遣王檝來通好朝廷制京湖
制司就姜宮都沖之等六員使北朝審會於次年六
月回抵汴中途崔丞相名立遣人下迎狀以南京丞
相與衙向者癸巳春金主守緒親提兵自黃龍岡轉
戰敗走歸德汴圍不解崔立以城降守緒一家盡沒
立自稱鄭王又自稱丞相是日立出城迎酒數行同
入城館人使於都堂入自酸棗門又入封邱門經東
華門外循宮墻轉東角樓直西行過左掖門百餘步
即五門〻榜承天東登聞鼓院門兩傍置兩觀東西

卷二　五

各有朶樓引出五門樓數丈碧瓦朱甍無一摧動又
行百餘步即右掖門向南相對一門兩傍皆居民行
數十步折而向西又行數十步折而向北一門榜曰
尚書省入門東偏學士院西偏御史臺行二十餘步
東偏一門榜曰吏禮戶部西偏一門榜曰兵刑工部
又數十步兩碑亭夾門一門頗壯榜曰都省門屋五
楹兩旁各五入門兩井亭對峙東西兩序各二十楹
堂九間繪以碾玉甚宏麗榜曰都堂〻後一般齋通
過接一大堂即宰執會食處堂東西南一位左丞相
位堂西西南一位右丞相位傍各屋五間東西對峙

係五府位次日往相國寺〻門成劫灰止存佛殿一
區高廣異常朱碧間錯吳蜀精藍所未有後一閣私
雲凡三級榜曰資善之閣上有銅羅漢五百尊其寺
舊包十院今存其八右偏定慧廣慈善慧律院三智
海禪院一東偏寶梵寶嚴寶覺律院三慧林禪院一
寺通闤闠往時每月八次開寺聽商賈貿易出相國
寺往州橋〻下水即汴河分流往昔漕渠過橋出丹
鳳門即舊朱雀門此門直對五門相去數百步出此
門百步即龍津橋此水係蔡河分流小舟往來頗類
臨安內河但船少爾過橋不百步即城門榜會朝其

卷二　六

城自金人南遷役而小之去舊南薰門有數里遠復
四八丹鳳門過州橋有文武兩樓夾橋皆琉璃碧瓦
不知名樓果何謂也此京城闤闠耕閭之最今荒墟
矣過文武樓數步東西兩門以通往來蓋一直五門
禁路遂由此兩門通行自西偏一門出係州橋以西
衙衢皆狹窄曲行不百步即上元驛朱溫火打李克
用處止存其基又行數十步即開封府治無麗雄儀
門亦湫隘入門庭院廓闊庭下草深沒騎設廳九間
甚雄壯外郡所無又次日同觀屬官故宮宗宮墻四
角皆有樓高數十尺其樓中〻區高兩旁各築減三

層以裏墻角入自左掖門向西行一二十步橫入一
門號左昇龍門入此門即五門裏大慶門外由歧廊
上五門樓俯瞰城市正望丹鳳樓復下樓望右昇龍
門此兩門蓋通左右掖門五門非車駕出入不開左
右掖門百官有司往來橫通左右昇龍以造大慶門
外其門有三中曰大慶東曰日精西曰月華門旁亦
列戟入此門望見大慶殿兩旁有井亭東西廊屋各
數十間殿庭有兩樓對峙東曰嘉福西曰嘉瑞太慶
殿屋十一間龍墀三級旁朶殿各三間歧廊後與西
廡相樓殿壁畫四龍各長數丈詢之宦者稱金主詢

卷二　七

渡河來後所畫中間御屏亦畫龍上用小斗闕成一
方井如佛宮寶蓋中有一金龍以絲網罩之此即正
衙也轉御屏下歧階數步一殿曰德儀由德儀殿出
有三門中榜曰隆德之門餘二門榜左右隆平入此
門東西兩井亭望見隆德殿即舊垂拱殿今更此名
兩廊屋各數十間殿亭中東一樓鐘樓西一樓鼓樓
殿屋五大間旁各朶殿三間階止龍墀一級左朶殿歧
廊樓東上閤門右朶殿歧廊接西上閤門並樓屋下
有門通往來此常朝殿也此殿後歧階數步有旱船
通又一庭院又一門榜曰仁安之門々外東西向兩

門東一門橫截出東華門西一門橫截出西華門入
仁安門望見仁安殿々字龍墀兩廊皆如隆德規模
止無東西閤門在本朝為集英殿進士唱名在此新
進狀元以下並由東華門出金人改為仁安榜額所
改蹤跡尚在自此後兩殿有殿無門皆旱船連接兩
邊廊屋不丹雘止是黑漆牕户意必宮人位次此係
內殿想百官不到前殿皆琉璃筒瓦此兩殿並瓦止
用琉璃樑屋脊及用琉璃筒瓦圈屋簷一殿曰純和
一殿曰寧福後又一小殿連寧福如人家堂舍後龜
頭三面皆墻壁此即正寢兩旁有兩閣亦設榻此殿

卷二　八

後即內宮墻有門兩重出後苑入苑門一直行數十
步有小溪橋度橋過溪一殿榜曰仁智溪中舊常水
滿內有龍舟今涸矣仁智殿下兩巨石高三丈廣半
之東一石有小碑刻勅賜卿雲萬態奇峯西一石上
刻玉京獨秀太平巖徽宗皇帝親書刻石填金殿後
用怪石壘成山高百尺廣倍最上刻石榜曰百泉山
後挽水上自此流下至京玉澗又流至湧翠峯下有
大滌洞水自洞門飛下山下有三池左右兩池白蓮
中一池紅蓮山後乃厚載門也夾仁智殿東偏一橋
度溪有亭曰臨漪西偏一橋度溪有亭榜曰瓊林即

曲水流觴兩亭並在溪南自此東西兩邊別有殿屋
循溪而東皆垂楊復渡橋過溪一殿曰長生殿基稍
高下瞰一園殿後一亭曰[?]爽時盛暑中立少時凜
異暑氣長生殿東曰浮玉殿西曰涌金殿廢宸亭東
曰蓬萊殿西曰瀛洲又兩亭一曰綺香一無題額自
此復渡溪橋四向東條徒場有閱武殿自毬場復向
西望長生仁智殿直西行渡石疊成山甚高且峻石
砌一逕屈曲回旋以至山頂初過一石橋榜呂公洞
旋折而上一亭疊秀山之正面一常樓臨溪其陛皆
夾以花竹前後不相望竹水斷處忽然一亭類臨溪

堂又横截一亭宜芳〻亭秀野一亭環翠一亭真樂
皆結茅為屋了不知在城市中大抵苑中多植檜與
木槿每逕於花木排列湖石不可以數計出苑門入
內宮墻門由寧福殿復出純和殿西廊一門〻復樓
以備廊行二三十步北有一門甚小榜隆徽凡金人
皇后宮入門一假山如門屏滿庭盡花木欄闌一樓
對花圃樓上甚高敞無榜額過樓即瓊芳殿樺屋殿
屋獨塵盡雙蟠鳳殿屋結頂金蟠鳳大華如人君殿
宇上有鴟尾下無丹楹門窗戶牖皆黑漆自此復西
過長廊一樓榜豁然旁有玉清殿此皆金主祠所造

規模制度豈敢望舊宮室萬一復由來路出純和殿
過還王大慶門外橫從右昇龍門出即是本朝舊原
新一門榜啓慶之宮入宮門復有三門中曰德昌左
曰文明右曰光興三殿中左右亦同廣即舊殿宇不
知榜額是否制度宏麗金碧輝耀出啓慶宮門復入
右昇龍門過大慶門外出左昇龍門而東行一門向
南榜曰聖壽宮左安泰門右名昌門即金人太后宮
或云本朝東宮金人更為太后宮入宮門直南一門
榜曰徽方又一門曰光熙望見徽音殿及長樂殿入
光翼門繁榜門有燕壽殿復出此宮由左掖門出兩

請松閑華館了無所見左掖門之西五門之東即百
官待漏所曰五門望南向丹鳳門中間禁路兩旁即
十步廊但餘基址千步廊盡處向東〻屏墻縛楔門
入門三二十步西南一大門即太廟門內三門〻上
並畫蟠龍殿屋二十五間高大宏麗兩旁修廊東西
各開一門與廊相通蓋百官陪從入此兩門甚便殿
上十二室每室畫榜金人祖先為號每一室計二間
東偏一門西偏一牕有牕處〻間向西壁上嵌以小
石室上下方廣二尺以上石門一合開閉係藏神主
處遇祭春神主出石室祭畢復藏殿宇皆群小樣居

糞壤堆積庭下草深數尺大內諸殿亦然擠人乘馬於殿上庭草沒龍墀過者不勝故宮黍離之嘆復出次廟向西行一升垾墻楔門入門行二十步西南一門即社壇周圍皆墻四角有樓內有社稷二壇東西南北四門遇祭祀則開導迎四方之氣次日又往城西隅看故瑤華宮昔隆祐太后所居之宮僅存一殿相近壞林苑金明池苑餘墻垣池存廢沼出新城西偏即龍德宮與學載門相近徽宗皇帝所擬有殿二有館四有亭二十有四近北軍圍城時折毀殆盡止存熙春一檪閣高百餘尺巍然插空非人間所有金人亦嘗毀之竟不能登是閣見四周皆荷花用小橋通諸亭館吁故宮自南渡殆今百餘年中雖經金人蓄葺猶有存者

乾明嘗有井謎曰一八五八飛泉仰流一八井字八角也五八析井字而四之則為十者四四十即五八也飛泉仰流謂垂綆取水而上之也今杭之墻西大明寺前井亦鐫隱語於上云一人堂堂兩曜重光井深赤一點去冰旁二人同行不欠一邊三梁四柱足火然若有鑿鉤兩日全乃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也

漢之循吏河南守吳公為首雖傳敘亦稱其謹身帥先居

以廉平不嚴而民化當文帝即位之初瘡痍甫定而治平為天下第一及入朝便能拔賈誼於草茅中終隆漢業可不謂賢乎班馬不為立傳何耶豈簡冊脫落無所考耶抑善為治者貴於無迹歟吳公者公豈名歟區區丁公吾知其名因有如吳公之賢嘉名不傳聞耶或曰班氏見文帝時不是無循吏不立傳者為不勝立也吁談何容易又如張釋之當問文帝曰周勃張相如何如人帝曰長者如此則上下知張相如為長者矣且與絳侯並稱而後又為大將軍擊匈奴逐出塞即還當時雖受神榮於上而相如能不徹功生事以開邊舉薦見其賢矣出處顛末亦無傳可致齊魯大臣史失其名古今似此湮沒者固不少余偶讀至此切有感焉君子之絜身厲行蓋為身後留匪之善名耳若道家所謂為善無近名名與身孰親是皆私於一己之謂非真善天下之謂也易辭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夫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人苟不復愛其名則悖逆陰惡之事欲為即為矣欲為即為雖嚴刑重戮有所不禁故春秋一書正為名教使後之人恥惡名慕令名以相勸勉也如吳公相如皆貴為朝廷賢臣且闕焉況巖穴士哉

戎州文節倪公思曰司馬溫公乃著疑孟何也答曰蓋有為也當是時王安石假孟子大有為之說欲人主師尊之變亂法度是以溫公致疑於孟子以為安石之言未可盡信也元豐未封孟子鄒國公建廟兗州鄒縣至政和五年安石之黨蔡京等當國始舉正子雱配享遂表疑

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為之文也為文之法備於是矣學者誠能如此用功文其有不過人者乎

易以一陰生於下曰姤五陽在上猶盛也一陰初生於下至微也而爻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戒之畏之凜乎若不可一朝居者及其再變而遯則陰已消伏上之君[illegible]見幾之早者則嘉遯之吉其係戀而不去者不至於剝床及膚而不已嘗觀有唐開元之治二十二年李林甫為三品即一陰初生之始也至二十四年而牛仙客入二陰之遯成矣欲天下之不至于剝其可得乎

前輩書翰往來多尚情實忠告善道則有之未嘗事虛文諂諛相言說也余嘗見趙平遠出家藏忠肅公在荊襄時與史衛王往來論國事書謂是信庵時一士人所獻書有言不可者十條臚列鑿鑿皆精實語雖字畫不甚精楷皇之一之略無避忌然其情實意浮於議論之表又嘗見劉漫塘與史衛王書則曰大丞相弼亮兩朝十九年矣而不敢一日釋此重負自同于先越王何哉豈非以勲名已盛權勢已隆欲奉身而退不可得乎其切謂為此說者左右前後自為身計者之謀非所以為大丞相計也又一書曰四明山水勝處平泉之嘉花美木列植交陰皆欣欣然若有待畫錦娛煙此其時歟某病少愈猶能手種樹書躡青鞵布襪聽役於長公少公之間惟所以命其與王中書暨則曰身外之華曾不足以豎中心之娛一時

之幸且將爲無窮之羞大率前輩言語率皆愛人以
德較之近世筆精墨妙三薰心九頓首嫵媚不情甘
爲糞苦足香之態者不侔矣

蜀僧居簡號北磵能詩葉水心有奉酬北磵詩後題云新
詩尤佳三復娛嘆然有一說不敢不告林下名作將
以垂遠不可使千載之後集中有上生日詩此意幸
入思慮何時共語少慰孤寂簡遂錄此語於詩集之
端前輩相與之情類如此

文十二年隨會能賤而有恥服虔云能處賤又且知恥言
不可汚辱惡投焉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可

使賤如卿等當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未知定說但見莊周有云吾
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
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適有故與性二字疑戰國時
有此語

呂洞賓寒山子皆唐之士人嘗應舉不利不群於俗蓋楚
狂沮溺之流觀其所存詩文可知如寒山子詩其一
云有人兮山陘雲卷兮霞纓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難
征心惆悵兮狐疑蹇獨立兮忠貞前輩以爲與騷雖
騷語今行於世者多混僞作以諧俗爾

今人呼平章爲辨章見尚書大傳唐傳第一曰辨章百姓
百姓昭明史記則又以爲便章百姓呂黎表氏先廟
記亦用辨章二字

伯夷叔齊扣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程子曰扣馬諫不諫
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余意不食周粟只是不
食他祿甘心薇蕨於首陽今人便謂餓死非也至於
史記云：謂父死不葬亦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
一年父死久矣故上蔡曰孔子稱不念舊惡怨是用
希蓋於攻人之惡有所不暇況於念舊惡乎

客有曰梨益齒而損脾棗益脾而損齒一呆子弟思久之
曰我食梨則嚼而不嚥不能傷我之脾我食棗則吞
而不嚼不能傷我之齒狎者曰你真是混淪吞卻一
箇棗也遂絕倒

韓侂胄爲相時嘗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有以漕
判求謁者題曰水心葉適侂見坐中愕然胄以禮接
之旣舉水心進卷中語其客皆曰某少作也後皆改
之每誦改本精好適之遂延入書院飯焉出一楊妃
手卷令跋其後索筆即書曰開元天寶間有如此妹
當時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及諸此吁世道判矣水
心葉某跋又出米南宮帖即跋云米南宮筆跡盡歸

天上猶有此紙散落人間呼欲野無遺賢難矣如此數卷辭簡意足一坐驚然胄大喜審諳之曰自有水心在此豈天下有兩子張耶其人笑曰文人才士如水心一等天下不可車載斗量也今日幸不假水心之名未必蒙與進至此胄然之為造就焉其人姓陳名譿建寧人後舉進士

孟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也唐路巖為相容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及巖賜死使者乃取以進五代蘇文傑以奸佞事閩王璘請古制檻木竦闘更為之形如木櫃插以鐵芒內向動輒觸之既而吳兵圍建州璘遣兵救之軍及中途不進必欲得文傑而後行璘不得已遣出兵軍以文傑所造檻車送軍前臠食之禍福之反以自及者又不但來俊臣之鐵籠也

所貴乎儒者之學以其足以用天下國家也儒而不適於世用特腐儒耳晏嬰譏孔子為中都宰路無拾遺器不雕偽及為政於魯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淫妻慎潰氏富侈踰法越境而從以至隳三都而公室強卻萊夷而侵疆歸夫豈徒曰所聞者俎豆之事而已歟明道程先生之為縣也辦蓋錢之爭斷石佛之妖興役以禦水害則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故人不勞而事集及其均稅法塞決堤祈斷草瀦池龍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晉城之民遂為精兵陸梭山主其鄉之義社或者舉孔子不答衛靈公之問陳以難之先生曰男子生以弧矢長不能射則辭以疾文事武備初不可析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長也衛靈公家國無道三綱將淪既見夫子猥至問陳故夫子答以俎豆而遂行夾谷之會三都之隳討齊之請豈不知兵者其為季氏乘田則會計當牛羊茁壯使靈公捨戰陣而問會計牧養之事則將遂去之乎執此而謂夫子誠不知軍旅之事則亦難於言理矣故先生處之調度有方備禦有實皆可為後世法象山先生守荊門科條政教無一不當於理至如申嚴保伍而群盜屏息脩築子城而役者樂趨此儒者之所以有益於人國也今或者徒以高談性命為賢華麗文詞為能求之實用則無有焉其不至於誤人天下國家也幾希

白駒過隙魏豹傳注白駒日景也或謂日中之塵然莊子白駒過郤雖無明訓至於忽焉無異騏驥之馳過隙

卷上　十九

也與夫禮記之若駟之過隙李斯之六驥過決隙不
過喻日晷之疾如於一隙中窺馳馬非指廿日晷爲
塵也選詩亦有青驪逝駸〻
詩有全篇用也字者墻有茨君子偕老是也文亦有全篇
也字者如韓公祭潮州大湖神文歐陽醉翁亭記然
却是祖語孟語云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
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又云回也視予猶父
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孟云我非
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
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云〻是以君子遠
庖廚也之類荀子榮辱篇全用也字餘篇亦多

晉衛夫人善書羲之早年師事之絳州東庫本一帖云衛
稽首和南尾云弟子李氏衛和南思陵翰墨志云衛
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又羊欣筆陣
圖云尚書郎李充母以己姓衛自稱李衛充必矩之
子與翰墨志合國語施優謂里克曰主孟啗我注大
夫之妻從夫稱主而孟則里克妻字也漢明德太后
馬氏明謂明帝謚法思和純淑曰德婦人繫於夫故
曰明德觀前數說乃知古之婦人如文姜息媯例以
夫之姓氏冠於己姓之上然亦有冠夫名於己姓之

卷上　二十

上者曹操卞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云卞頓首
及楊夫人答書乃云彪袁頓首豈以卑尊當爾邪

趙烈侯好音鄭歌者槍石（二歌者名）欲賜田人萬畝問公仲〻
進牛畜荀欣徐越三人皆賢士遂止賜田侯亦賢矣

華州西嶽廟有唐元宗封西嶽御書碑其高十數丈接連
數段爲一碑八分書字幾尺餘舊有碑樓黃巢入關
人避於樓上巢怒併碑焚之樓既燼而字亦缺剝十
存二三京兆姚嗣宗知華陰縣時台希仁初爲陝西
部轉運使才入境至華陰謁廟而縣官皆從行希仁
初不知焚碑之由謂神畢循行廟內見損碑顧謂嗣
宗曰可惜好碑爲何人燒了嗣宗揉秦音對曰被賊
燒了希仁曰要縣官何用嗣宗曰縣中只有弓手三
四十人奈何賊不得希仁大怒曰安有此理若奈何
不得要縣官何用且賊何人兵於不可捉也嗣宗徐
曰都道姓黃名巢希仁覺其戲已嘿然而去

后稷以播種勝封其後世竟以農事王天下周公封魯國
之禮樂在焉孔子實出其地惟聖與賢固德由天生
然隨其地見聞所甚著者而得之故周之農政魯之
禮樂冠萬世而造極焉則山東出相山西出將有之

老圃相傳木芙蓉根三年不除誤食之殺人回憶古樂府

有云昔爲芙蓉花今爲斷腸草以此
皇甫謐高士傳駟馬高蓋其憂方大富貴而畏人不若貧
賤而肆志仁人之言也畏人二字甚有味
方岳峯格言八句予嘗書作兩直軸懸于齋閣富莫富於
蓄道德貴莫貴於爲聖賢貧莫貧於未聞道賤莫賤
於不知恥窮不安分謂之窮仕能行道謂之達得志
一時謂之夭流芳百世謂之壽人謂呂居仁語非也
古者名與字皆可相呼於朋友間至唐猶然今不然矣如
曾子怒子夏曰商汝何無罪之類唐稱李白逢杜甫
皆是也後世惟呼以字亦有以字自稱者近見觀風
堂帖所刊林和靖二詩皆自書君復春晝某人又有
紫醮帖亦書君復頓首慈公大師 文潞公等帖皆姓下押字頓首具嘉祐以前卑相與尊者書札多其銜前名後押相如猶當是時相襲亦然
對孜顏籀高儉房喬封倫皆隨末唐
初人時惟稱師古士廉元齡德彝未見有名之者在
當時當以字行故師古注漢書直稱顏師古元齡注
管子亦直稱房元齡但舊唐書既明言房喬字元齡
而新書乃謂房元齡字喬又謂師古字籀不知歐公
何所據遂以字易名也惟郭子儀字子儀張嘉貞字
嘉貞李嗣業字嗣業白元光字元光侯仲莊字仲莊名
與字爲一自簡便皇朝類苑載党進本名進對人每自
稱曰輝或問其故答曰各從其便爾此又莫曉如何
周禮秋官夷貉二隸掌與鳥獸言故俗以舌音祝〻可以
致犬脣音汁〻可以致貓雞朱〻豕盧〻一切以爲
天地間自然之應故李白嗟岷養禽千數呼皆就掌
取食介葛盧公冶長等皆能知鳥獸語以予觀之未
來處〻皆像其聲祝〻聲類兎雞汁〻聲類鼠皆像
其所欲獲而食者周禮亦云知其嗜欲至於葛盧公
冶等亦各自有幻術假爲類以神其誕也西夷廉居
與竺國隣俗多善幻此邦與百獸率舞鳳凰來儀天
人之感不同而先儒猶有鳳麟爲簨簴之飾疑之也
舟之最大者莫若木蘭皮國其舟内有市井買賣機坊酒
肆之類花長數丈中積數年糧食以此觀之元次山
所作浮宮記恐不可謂之寓言
鄉黨朝服拖紳說文作袉許慎東漢時所見論語本如此
康節生不爲訓解之學嘗曰經意自明苦人不知耳屋下
架屋床上安床滋惑矣所謂陳言生活者也詩曰陳
言生活不須矜自是中才皆可了仲晦處云徐復平
居以太元授學者或勸著書復曰古聖諸書已具顧
學者不能求復何爲以徼名後世歟陸文安公不注
釋諸經曰六經乃注我者也二三君子之言遠矣

荀奉倩以六籍為聖人糟粕据子貢言性與天道也象山、
嘗與學者言六經數篇不分不曉底子曰賢信得及
否數語相似然此因秦火災後書相傳遂致子曰有
行者却不可曰咽廢食則是元言與猶捨本相近也
王衡字昂傳注云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而揚雄曰後世
有揚子雲必知元蘇舜曰今日蘇探文與故人飲酒
私思也昌黎誌李虛中云將疾謂其友韓愈退之曰
王敦自謂王處仲王戎傳後皆自尊以臨卑之謂古人呼
字嚴重子思字其祖門人又孟子以後至于今呼仲
尼儀禮皆字父祖漢袁盎兄子種亦字其父曰吴王
騎日久國多奸今緣啟剗治
赤壁之戰人皆知決策於周公瑾而不知亦發機于孔明
也孔明之說孫權曰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
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不下萬人且北方之人不習
水戰然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
必矣云云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軍水軍三萬
隨亮詣先主併力拒操遂敗操于赤壁也
史記李廣傳衛青問廣等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軍
曲折班史增作失軍曲折非是廣時但失道不曾失
軍也

予嘗與方睦州論唐詩僧當以皎然靈澈為稱首因言皎
字清晝嘗作銅缾為龍吟歌序曰故太尉房琯早歲
嘗隱終南山峻壁之下往往聞龍吟聲清而靜滌人
邪想時有好事僧潛戛以三金鑄之唯銅聲酷似他
日房公偶至山寺聞林嶺間有此聲乃曰龍吟復遷
于此矣僧因出其器以告公公命戛之謂曰真龍吟
也大歷十三載秦僧傳至桐江予使兒童戛金放之
亦不減秦聲也獨人或有識者予曰此達僧之事可
以嬉禪關豈但以消行自拘當賦詩以見意歌曰達
僧戛缾為龍吟世上未嘗聞此音一從太尉房公賞
遂使秦人寶至今初戛徐徐聲漸顯樂章不管何人
辨仙出龍湫萬丈底乍怪聲來近而遠未必全由戛
者工真生虛無非聲中察亮掩清紆縈回淩細風遥
門不斷在烟抄萬籟無聲天境空昨向天台宿華頂
秋宵一吟更清迥能令聽者易常性憂人忘憂躁人
靜今日瑤缾江上聞蛟螭奔飛如得聲聲過陰嶺忽成
雨響駐晴天將起雲水來吟盡江空碧却尋向者聲無
迹人生萬事將此同暮賤朝榮動還寂又於萬籟無聲
天境空下自注聽尋一境則衆音不聞非萬籟之無聲
也皎然此說更精到事亦不凡詩家未見有引用者、

史臣書武帝封禪事言其書秘其事禁獨侍中奉車子侯與知之甫去泰山猶未至海上即書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史臣之意微而顯蓋武帝自知其事多不經慮奉車子侯洩之貽笑天下後世故殺之耳

世稱元龍百尺樓按魏書許汜劉備在劉表坐共論天下士汜曰陳元龍豪氣不除昔嘗見之無客主意又不語自上大床臥使客臥下床備曰君有國士名今天下大亂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耶表大笑如此則百尺樓

卷二 二十五

事別無他傳記當是備語要當元德百尺樓元龍上下床方得

陳同甫名亮婺女人淳熙癸丑大魁作報家書云我第一勝強恕第二朱質第三喬行簡第五是時三魁與第五名皆婺人盛哉謝朝士啓有云眾人之所不樂異在二三圭上以焉無它擢居第一蓋若策論恢複頗不合朝論云

漢武帝秋風辭幸河東祠后土時作也按本紀祠后土者六五幸河東一幸高里幸河東皆在三月獨始立祠脽上乃元鼎四年十一月也以昭明序致之乃曰領袍帝京則有以符當時之詔曰巡省豫州觀于周室之意以辭中物色考之乃曰木落雁南則有以符十一月也蓋其時尚循秦舊以亥為正十一月即夏正八月也辭作於此時無疑時方有事于五嶽四夷而文中子以為樂極哀來乃悔心之萌何也武帝所謂樂極哀來者正為少壯幾時奈老何耳畏死貪生之心寔兆於此寔貌于此厥後五利勇之之徒承風而自衒者以千萬數於是內窮土木外窮河海至老無所得猶且羈縻不絶幸庶幾遇之悔心何在焉借使有之豈非萌于子侯暴死之前著於煌旱大搜之間

卷二 二十六

而發於巫蠱禍戾子之後也秋風辭史記漢書藝文志皆不載獨見之文選樂府文中子晦翁門入楚辭後至真西山文章正宗黜之豈有以乎

南北國語載謝靈運兄瑛無才能為秘書郎早卒靈運好臧否人物謝混患之欲加裁折謂弟瞻曰非汝不能乃與子弟共遊使瞻與運共車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秘書早世談者互有異同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若混瞻可謂愛人以德且善保門戶者歟

王腥軒遺寄自替其畫像云早遊諸老門晚入端平社即汝腥翁也入被丞相嗔出遭長官罵亦汝腥翁也雖

教汝不曲不圓不智不啞只片時金馬玉堂一向山
間林下然則今日畫汝者幾分是真幾分是假問天
祈活百年一任筆兒描寫

邵康節生辰不赴蓋有兒也伊川生日亦不甫飲宴簡侑
似此者多近劉極齋宗濬野人遇誕日必齋沐焚香
端坐曰父憂母難之日也予自幼不幸不逮事父母
遇是日即齋不出不葷不酒既仕雖出作齋不戲笑
不與讌席此當秀事也惟年老欲勉從子孫事親之
道則於齋祭之次日為壽猶或可也

太宗開秦府日於城西作文學館以杜如晦房元齡于志
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元道
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
達蘇勗為十八學士復薛收卒召劉孝孫補之命閻
立本畫其像褚亮作贊元宗開元中於上陽宮含象
亭以張說徐堅賀知章趙冬曦馮朝隱康子元侯行
果李述張會真趙點毋煚呂向咸廙韋李子釗東方
顥陸元泰余欽孫李良為十八學士命董萼畫像御
製贊為千載翰苑盛事然含象諸儒視前殊瀛知名
者蓋鮮矣

司馬史記於貨殖任俠佞幸三傳尤拳拳致意焉者蓋有
所自傷也財之為物可以救困遷苟多財自可贖緣
贖罪安有終戾于辟之事次則使平日有黨俠之助
必將揮金行賂上書營救爭為之解紛者矣又其次
則帝之左右皆諛佞便嬖逢君之惡曾無一人為國
家惜士類保忠良皆不足與為善者以此知三傳正
以述遷之已意精神全在是也

又名其子式字其子若孫曰幼曰少曰稚曰孺曰孫曰子
式曰叟曰老曰齡曰耆曰伯曰叔皆欲其壽考延長
之意然更有朱買臣字翁子趙充國字翁孫金日磾
字翁叔蓋之者也

郭汾陽一日語子弟曰王陽廣寶方小兒之司命不可不
熟讀從容錄所載如此不知何書豈充國冊之類耶

左傳僖廿三季隗曰我二十五年矣昭十三叔向曰我先
君文公生十七年得士五人至於絳縣老人使之年
及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皆謂齒也古者論齒稱年此
類甚衆則外丙二年仲壬四年非為齒

又主人焚衛戎濡馬褐以救之注衛畫也褐馬衣特此則
古膏馬非有衣

湛淵靜語二卷元白珽廷玉著珽錢唐人

卷帙不應止此二卷為吾邑沈氏家藏沈

君名玉麟字　號暘谷少有俊才不拘細

節家貧而好客尤善飲酒酣落筆驚人〻

以癡目之將死預知死日竟不獲第其家藏

書甚多子與其子大宗游得而錄之

嘉靖丙午冬十二月二十三日孺允甫誌

梅册与鐵園山農讀竟并跋校懷先之

手抄者筆迹相似彼書每遇仁字皆缺末

畫此書仁字偶檢數處末筆亦得半畫而

止与全缺一筆者用意同蓋避家諱耳

咸豐八年五月得之增喜園　六月廿四日記應

陸

隨錄一卷

（元）陳櫟撰

清康熙陳嘉基刻陳定宇先生文集卷八

勤有堂隨錄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元陳櫟撰。櫟有書傳纂疏、已著錄。此其隨筆劄記之文也。雖多談義理、而頗兼考證。於宋末元初諸人各舉其學問之源流、文章之得失、非泛泛託諸空言者。其謂陳安卿爲朱門第一人、黃直卿及李方子多有差處。謂楊誠齋亦閒氣所生、何可輕議。謂劉辰翁父喪七年不除、爲好怪釣名。尤平情之論、不規規於門戶之見者矣。櫟定宇集前載有年表一卷、稱至治三年年七十二作勤有堂記、則是書當成於晚年。然其記集中不載、而集末別有朱升記一篇。述其曾孫鎣之言曰、辛勤三十年、始有此室廬、韓公詩也。詩書勤乃有、亦韓公詩也。觀吾家堂名者、惑而弗辨、請爲記以昭之云云。詳其詞意、主於櫟夫婦辛勤以有此堂。蓋宋末建陽余氏書坊亦名曰勤有堂、故有是辨歟。

族孫嘉基毅軒訂

隨録

共三十三則

學者規模貴大工夫貴密規模不大而工夫徒密則狹隘而無以受道之廣大工夫不密而規模徒大則疎略而無以造道之精微譬如一片屋間架大矣而無門無墻是何等屋要面面緒餙好而間架卑陋又何足取

學者少年不要十分英發如王弼注易固自不足然亦不易得二十四歲而死當時人只一句說得好便見稱于世

其論乃無定也如此

陳安卿當爲朱門第一人有道理不若其文字純正明暢黃直卿李方子多有差處

方虛谷自稱于方子其習於世俗而不考古人之過也取何休公羊傳注一看則不敢下矣爲趙其作翠符題詠序稱其人爲子趙子他亦何敢當朱文公只稱子周子子張子子程子別稱何人

江東天願有見識似平生有一件不是兒七木偶前溺之程子謂凡有人形者皆當敬之豈可如此他不信他便好了

負西山之學自詞章成後方用力于性理

關尹子書乃三國六朝以後人託爲之竊老莊之近似而雜之以術數之小巧若其說亦有可喜者有一節云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蓮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誡老警乎少壯之說他書之所罕言人之老也智慮有將老之漸皆可待其年高而忽少壯之言哉師老成此爲少者言之警少壯此爲老者言之

江古心江東西司勸農文有云良農竭力盡分勝如士大夫之窮經修此語深可喜

人之自待無限只如呂成公所謂彼之詐雖萬而不足我

之誠守一而有餘又如孔子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要説先覺破他

程文簡公有之云自窮經考古之學極高乃娃正惠公從元卓之文固甚當至同卻極密

胡文定公嘗學于朱子謂孟子子心獨無所同然一句朱子問如何得李隨只將見到朱子以爲非且謂其讀書疎鹵李隨當思改之又之亦不必如此且天下在此別去理會或可再發而明此

世俗稱毅齋朱子爲文公先生綴齋文公有是謚下面如何添得先生字稱毅齋先生可也

今人多是外有餘而內全無處驕輕剽若此者不可學其高于我者當學之溫是恭儉讓都要學切不可謂能動筆便自負大抵自下者人必高之自高者人必下之

上不可以不弘毅作下工夫說處谷把作氣質說誤矣

今人多就皮膚枝葉上用工雖曹弘齋亦然後來于本原上用工終不甚深厚此公天資高處谷又是一樣宏潤之高弘齋于時文一邊見滋味深陳了翁禀天地間純剛至正之氣弱行過于致卿作詩似非當行

與齋余府求字其後人爭相當欲公日喫無錢之酒食當有當之光陰過度矣

學朱子之學而精到似程勿齋者其少此公才質鈍只是勤其文字頗絮煩學問精到絮煩得好

范稱發名起嵓休寧白岳人著書頗繁說多不足觀然其中亦有可取處曰古者有兩于我太史公曰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孔子家語同衞家語後史記出想孔猶語家王肅家語爲司馬遷所誤耳按左氏傳哀公十四年闞止子我事齊簡公與陳恒爭寵屬徒攻公宮不勝被殺夫宰予在聖門雖累遭訶斥然而言語居四科之次與子貢並稱必不至弃正君側以速大禍況子路及難夫子且哭問并弔至于醯醢齊之亂夫子請討事論與左氏備載顛末今于我身殷族夷禍踰子路而無一言及之豈聖人師生之情獨疑子予我哉假使不悲其死亦當有以責其死矣然則王肅受誤于孔猛孔猛受誤于太史公而太史公受誤于子我之名與班固以文無事核也博物治聞尚引而許之在愚其敢輕當然尚論古之人皆不如其人可乎

鄉于漁翁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烟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南城京宗說音靄欸音襖乃音安此說音欵亦無異說今按玉篇類篇廣韻集韻欸字並以欸欠倚亥反相應聲也乃並亥反此字之本旨而者文簡程公演繁露謂舟人于歌聲之

外別出一聲以互相其所歌今徽嚴閒舟行猶聞其如此若然則倚亥襖亥二反正似舟人相欸之聲又何必了篇韻外斜斜二音而後爲得耶

方處谷文云學者臨川而四明文也永康而東嘉臨川撫州稱象陸象山撫州又象山之門人慈湖楊簡敬仲四明人四明明州慶元府也陳亮同甫婺州永康人葉水心溫州人溫州即東嘉水心雖非同甫門人然亦與之游從同甫之葬水心銘之有云我覺于覺試溯洛黃荀卿李翶子之守可移乎象山之學宜流爲禪專以覺悟訓學者以我之覺則于之覺而試序源流則子伊洛程子之學有

禪家呵佛罵祖意黄榦字直卿李公晦字敬子皆朱子門
人上足能守朱子之學而不爲象山所移者也其餘同門
亦間有爲所移者矣水心自建康帥[illegible][illegible]不復出大肆
力于碑銘記文四方甚重之陳篔窗名耆卿字壽老吳荊
溪名子良字明輔二人皆宗水心爲文雖奔走其後而追
之終莫能繼此見乾淳間有此様學問文章皆不以正理
爲主者也

[illegible]謂從無而來老化而去天地間萬形皆自無而變爲有
自有而化爲無物之[illegible]者自無變有而來物之老者自有
化往自[illegible]來者也至而伸也去死也返而歸也此八字括

盡人物死生始終之理
釋氏之[illegible][illegible]不似人意不能使人一見了然其所指由
本地名徒添出後來者愈使惑亂可無
夷堅志乃容齋洪景廬邁又號野處諡文敏公借以演史筆虛誕荒
幻明明如此今謂莊列爲虛誕荒幻而厭之可乎此二字
出列子夷堅聞而志之一句謂未嘗見其事而記之耳夷
堅即左傳中所謂庭堅即皋陶也凡三十二志趙與時賓
退錄述其序意甚詳說夷堅二字亦一序今坊中所刊磨
[illegible]五卷後面多有益于人不盡荒誕惜無本子
弘齋文字中屢用軼字嘗面問之云滿字之意問所從來

云見人用之却不言何人按左傳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
也乃車相踰過之意未見滿字之訓既未知所本不如勿
用趙按軼字亦[illegible][illegible]一音莊子奔軼絶塵楊子江東賦軼
五帝之遐跡于漢有軼才東坡始皇扶蘇論軼自以爲軼
堯舜而駕湯武洪光弼皓中和堂記今天子紹開中興遠
軼孝宣皆超過之義所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恐只是超然而處之
意亂然而依恐只是韓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意乃是以死字
定宇[illegible][illegible]字[illegible]字用之然大奇矣不可爲法
[illegible]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溪江古心之愛友文字有好議論借
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學不自家[illegible]來是其天資高後來漸漸

近[illegible]如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作近[illegible]費人費力解說可怒其人好
怪又喜七年不除以此釣名
楊誠齋亦間氣所生何可輕議其詩文有無限好語亦有
不愜人意處文過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于求
[illegible]文簡公易老通言先宗[illegible]老子此書投合先宗其强合
處却[illegible][illegible]單解老子處自好
文所以明理必明理然後能作文必講學然後能明理講
學當于何下手不出乎[illegible]六經四書而已六經非大儒不
能[illegible]通[illegible]學[illegible]先通一經四書亦當讀之有次序文公定
法先大學次論次孟末及中庸今皆當按此用功精熟以

看四書第一經然後讀古樣典雅程文以則倣之又求之
古文以助其文氣聽其文法雖大儒教人亦不過如此而
已
論孟集註只在熟讀精思貫穿透徹而已先且要記得一
部四書在我胸中不靠印本提一段着何便衝口念得下
面細字然後却問自得之妙所謂自得之妙在各人自得
蕨不容聲難以語人也
黃山谷云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
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況室家之好耶
子始發憤欲補之意會處箋以數語終以汨沒世俗初不暇

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于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
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
入其門耶故使後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孩喜穿鑿者弃
其大旨取其發興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
皆有所托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
程斗山雪詩云良拱蠅巳飲九酒勝賞無如得李愬誠齋
雖嘗借李愬言牛尾貍然恐不可只作如此用之又古詩
云欲騎揚州鶴不食武昌魚揚州鶴可上武昌不可爲對
巧意未粹吾甥仲文詩云雨添新水半篙綠風減殘花幾
片紅工而妥梅花詩云淡勻姑射仙人貌清奪林甫處士

魂奪字未妥當改作返
嘗論胡餘學作壽慶樓記云文字頗絮然却自好大凡作
文字如裝戲然先且說一片冷語又時時說一段可笑之
話使人笑未說一段大可笑者使人笑不休又曰此記出
弘齋後只將仁者壽積善餘慶兩句來反覆議論竟無一
字相犯難得
跋岳州畫像記謂公暨暨公來于于暨暨武毅貌軍旅容
也于于儒者容暨暨老泉用暨暨字本玉藻文

庶齋老學叢談三卷

（元）盛如梓撰

明嘉靖元年柳僉鈔本

庶齋老學叢談三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元盛如梓撰。如梓、衢州人。庶齋其自號也。嘗官崇明縣判官。其書多辨論經史、評騭詩文之語。而朝野逸事、亦間及之。分為三卷。而第二卷別析一子卷。實四卷也。大抵皆隨時掇拾而成。如載陸游姚將寘趙宗印二詩、惜不得姚名字、而渭南集實有姚平仲傳。王士禎居易錄已摘其疏。他若引左傳、晉景公病、如廁陷而卒、謂國君何必如廁、而以為文勝。其實不知國策趙襄子史記慎夫人皆載有此事。古人朴質、不以為怪、豈可執此以譏左傳之誣。又於賈似道有豪傑之譽、載曹東畎媟佞之詞。皆為失當。然如駁吹劍錄謂廣陵散不始於王凌毋邱儉、以姑蔑茲證韋昭註國語之非、此類亦頗見考據。又各條之下、間註出某人說。蓋如梓猶及與元初故老游、故所紀多前人緒論、頗有可採云。

庶齋老學叢談上

從仕郎崇明州判官致仕盛　如梓

金大安元年河清上下數百里次年庚午我
太祖皇帝經畧中原以應受命之符耶律柳溪詩集云角端呈瑞移御營揺亢問罪西域平注云角端日行萬八千里能曉四夷之語昔我
聖祖皇帝出師問罪西域辛巳歲駐蹕鐵門關先祖中書令奏云五月二十日晚近侍人登山見異獸二目如炬鱗身五色頂有一角能人言此角端也當於見所備禮祭之仍依所言　則吉此天降神物預言吉徵也

聖朝開創之初雪不解那顏為領軍霸都侍衛
憲宗西征武勇無敵所至成功及平中原受汴降今棠陰如故
憲宗在位以公之子兀良合台為征蠻大元帥子阿术佐之統兵由蜀道征大理交趾幹腹湖廣南方震驚甲寅年雲南諸國三十七部金齒烏蠻等悉皆歸附至己未年
世祖渡江元帥父子七八年于外方會合班師至元十一年　上命伯顏丞相統兵過江阿术平章首渡南岸收附鄂州沿江諸郡次年秋七月平章拜左相奉　詔分兵鎮遏揚州又次年秋兩淮州郡續續歸附惟公三世開疆拓土戰勳為多今雲南立行省宣司路府州縣置官署吏聲教所及舉為化內皆丞相父子之功義臣迴自交趾諸夷懷慕循問平安　先帝推恩三世俱封河南王謚忠定武毅武定公河南省丞相吉公武定王之子亦已封王　詔書襃美卓冠古今王之子集賢學士南谷公以世其家天之報於元勳者功名富貴傳之子孫無窮矣

世祖皇帝欲平江南諸老以東南為諫者數人耶律丞相獨不諫曰此舉必取令諫者日後定羞了面皮公明天文知氣運曆數而然王元禮郎中說

〇耶律文獻公子中書令湛然居士孫丞相雙溪曾孫宣慰柳溪四世皆有文集共百卷行於世柳溪在楊日委草丞相行狀嘗觀劉後村狀真西山行實

奏 穆陵謂耶律某建南平之策于時以有此議
中書令 國初時扈從西征行五六萬里留西域
六七年有西遊錄述其事人所罕見因節畧於此
公戊寅春三月出雲中抵天山涉大磧踰沙漠達
行在所明年大舉西伐道過金山時方盛夏雪凝
氷積斵氷為道松檜參天花草彌合金山而西水
皆西流入海其南有回鶻城名別石把有唐碑所
謂瀚海軍瀚海去城數百里海中有嶼其皆禽鳥
所落羽毛城西二百里有輪臺縣唐碑在焉城之

南五百里有和州即唐之高昌亦名伊州高昌西
三四千里有五端城即唐之于闐國河出烏白玉
過瀚海千餘里有不剌城不剌南有陰山東西千
里南北二百里山頂有池周圍七八十里池南地
皆林檎樹陰翳不露日色出陰山有阿里馬城
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馬附郭皆林檎園故以名附
庸城邑八九多蒲萄梨果播種五穀一如中原又
西有大河曰亦列其西有城曰虎司窩魯朶即西
遼之都附庸城數十又西數百里有塔剌思城又

西南四百餘里有苦盞城八普城可弇城芭欖城
苦盞多石榴其大如拱甘而差酸凡三五枚絞汁
盈盂渴中之尤物也芭欖城邊皆芭欖園故以名
其花如杏而微淡葉如桃而差小冬季而花夏盛
而實八普城西瓜大者五十斤長耳僅負二枚苦
盞西北五百里有訛打剌與附庸城十數此城渠
酋常殺虜命數人商賈百數盡掠其財貨西伐之
舉由此也訛打剌西千餘里有大城曰尋思干尋
思干者西人云肥也以地土肥饒故以名甚富庶

用金銅錢無孔郭環城數十里皆園林飛渠走泉
方池圓沼花木連延誠為勝槩瓜大者如馬首穀
無黍糯大豆盛夏無雨以蒲萄釀酒有桑不能蠶
皆服屈眴以白衣為吉以青衣為喪服故皆衣白
尋思干西六七百里有蒲華城土產更饒城邑稍
多尋思干乃謀速魯速魯蠻種落梭里檀所都蒲
華苦盞訛打剌城皆隸焉蒲華之西有大河西入
於海其西有五里犍城梭里檀母后所居富庶又
盛於蒲華又西瀕大河有班城又西有鞔城自此

而西直抵黑色印度城亦有文字與佛字體聲音不同佛像甚多不屠牛羊但飲其乳土人不識雪歲二熟麥盛夏置錫器於沙中尋即鎔鑠馬糞墮地沸溢月光射人如夏日其南有大河冷於氷雪湍流猛峻注於南海土多甘蔗取其液釀酒熬餹印度西北有可弗叉國數千里皆平川無復丘垤不立城邑民多羊馬以蜜為釀此國晝長夜促羊胛熟日已復出正符唐史所載骨利幹國事但國名不同豈非歲時久遠語音訛舛尋思干去中原幾二萬里印度去尋思干又等可弗叉去印度亦等雖縈迂曲折不為不遠不知幾萬里也

湛然居士集有河中府詩十首尋思干城西遼稱河中府詠其風景云開罇傾美酒擲網得新魚釀酒無輸課耕田不納租避兵開邃穴防水築高臺六月常無雨三冬却有雷園林無盡處花木不知名衝風磨舊麥懸碓杵新粳西人用風磨如南方水磨春則懸杵春月花渾謝冬天草又生每春忘舊閏隨月出新年強策渾心竹難穿無眼錢食飯秤斤賣金銀用麥分黃橙調蜜煎白餅糝糖霜救旱河為雨無衣壠種羊余嘗閱唐會要有壠種羊未之信觀此信有之公自注西人不計閏又贈高善長詩云一住十餘年物我兩相忘

許獻臣僉事說蕃吉剌日不落只一道黑氣遮日煮羊膊熟日又出也保定劉敬之往任斷事官親見之此亦符唐史骨利幹國事但地名又不同或有沿革觀此則日月不出入乎地中繞北極之下以為晝夜信而有證劉夢得蘇子瞻皆有羅浮夜半見日詩恐此山正與彼對但不知相去幾千萬里也

張橘軒先生寓軒相公父也有雜錄云鳳翔古雍州秦穆公羽陽宮故基存焉其瓦有古篆羽陽千歲字昔雲中馬勝公得之方僅數寸貯以囊雖兵革患難至於飲食坐臥未嘗少離其好古一至於此近有士人得一硯於湖南上有此四字持以問余舉此告之仍以寶刻叢章證之陰字在硯之左字書奇古非銅雀所能及屢見銅雀硯皆有陽字紀

建安十三年造嘗聞其土著人瓦甚大每片可為四硯則平日所見皆偽也荆公詩亦嘗辨之

寓軒先生說八作司見收星落石一塊色白如玉大如鵞卵上有篆字十餘不可識印其文於書帙上余閱筆談常州治平元年有聲如雷星大如月乗震而移三震而墜久之視其所乃得一九石其大如拳其色如鐵二石皆落星也形同而色有黒白何耶

易觧最多或以卜筮或以性理然其大疑大惑多不可曉聖人之言其語同則其說同元亨利貞乾坤屯隨臨革無妄七卦辭也如何獨於乾為四德餘卦則不然辭同而說異聖人之意恐不如此文言四德是魯穆姜釋隨卦辭歐陽公童子問反覆詳盡盖欲釋學者之疑晦庵先生易說云人自有合讀底書某才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未曾識那為學之序聖王崇詩書禮樂以造士未嘗言易易自别是一箇道理不是教人底書某枉費許多年工夫

說易者每引連山歸藏不知其爲偽書隋史劉炫聰明博學牛弘購求天下遺書炫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録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告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藏隋志易序云漢初已亡按晉中經有之惟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取備殷易之闕觀此又安知其非偽耶蔡季通已嘗說連山歸藏不傳

康節言孟子著書未嘗言易其間易道存焉

先儒謂學易當於羲皇心地馳騁毋於周孔足跡下盤旋

康節曰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又曰春秋者為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春王正月胡文定公謂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晦庵以為不如此然宗之者衆或謂皆寅正紀事近世戴岷隱諸公皆是此說或以為無所謂例無所謂褒貶夫子據魯史直筆而書此說晦庵亦曾說了或以為六經所書皆寅正平王東遷後以子為正魯亦以子為春或以爲正月非正月也不書王

無以知其為十一月未知孰是晦庵謂其所以都
不敢信諸家觧除非是得孔子還魂親説出

左氏晦庵以為楚人項平庵以為魏人

葉石林謂左氏魯史臣之後雖未必見當時孔子所
約之言而多知魯事公穀則受學於孔門弟子者
也創立凡例時亦有及其事者因其閒而得之也
今經之目既不可見而義又無顯然以告後世者
千載之下憑空文臆斷而議聖人深嚴精微之法
以必其合可乎

成公十七年范文子自鄢陵克敵而還使祝宗祈死
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難將作矣使我速
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卒

昭公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叔孫昭子自闞
歸稽顙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骨肉
也昭子之齊與公言平子有異志昭子恥於見欺
十月辛酉使祝宗祈死戊辰卒二子思免於患。見
幾而作。可謂勇矣。皆卒於戊辰之日。異哉。

僖公十九年宋襄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
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
而況敢用人乎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
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而幸泓之戰傷
股而卒用之者公穀謂叩其鼻以血社也左氏注
以人代牲未知孰是汴梁記睢水有妖神廟

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
武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其後果逐昭
公 十一年楚靈王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後于乾谿自縊

左氏載息夫人事為楚文王生堵敖及成王猶未言
故王維云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胡曾云感舊
不言長掩淚只緣翻 有容華杜牧云細腰宮裏
露桃新脉脉無言幾度春皆祖其說余謂息嬀既
為楚子生二子、衽席之間已非一夕、安得不言、晉
景公病、將食麥、張如廁、陷而卒、國君病、何必如廁、
假令如廁、豈能遽陷而卒、此皆文勝其實、良可發
笑、

叔孫豹適齊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生子
曰豎牛朱溫掠地宋亳與逆旅婦人野合生友珪

後二人為三子殺身破家二事却相類余閱世似此者多不能謹一時之獨適足貽千載之笑朱三盜賊故不足責而謂叔孫穆子為之乎

左氏載正考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左氏作僂傴莊子作傴僂其文頗順林竹溪云傴背曲僂腰曲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明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遂不與鄭不復火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將旱秋八月旱梓慎之占有差裨竈之言有不中

前輩謂井田之法如畫棊局有丘陵原隰必不可行遂謂井田不可行於後世襄公二十五年楚蔿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掩書土田有曰度山林鳩藪澤町原防井衍沃東萊先生曰原防之間其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則別為小頃町至衍沃乎美之地則用井田之法先王之制曷嘗槩之以棊局之畫哉近觀石洞紀聞有曰方里而井是一里畫為一井古人所井者只是中原平曠之地若地勢高低處如何井得想江南只用貢法蔿掩之說偶忘之矣

陳谷山謂杜子民言大伾今黎陽是也降水安陽河是也大陸邢州鉅鹿泊也九河者分為支流逆河者為潮水逆行余以近世書觧考之九河逆河包淪入海不可尋考又以今日觀之河自淮入海矣后山又謂瓠子在雷澤黃河故道今名汳河其西北猶有瓠岡

禹貢三江余於嘉定集已嘗言之中江為震澤害傳同叔謂禹塞之今東垻是也余謂使禹塞之書必不曰東為中江入於海必塞之於後世嘉定交代貢仲堅謂錢王塞之其說有理王據兩浙多興水利

書之百篇倭國猶有本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諸國舉

世無人識古文湯東澗跋曰日本僧药書朱文公言聞外國書逸篇皆全其釋君子盡心一條亦托外國本以備攷今此峯之子行果為予言药來中國見六經之本不同既歸模其國中本遺高第僧護行以送吳越知舊中流失舟药以喪其弟子誤謂此書不當入中國以致於此

○劉元城先生云書皐陶謨無教逸欲有邦古本作亡敖逸欲有國引漢書為證又曰六經中似此等甚多鄭夾漈著書辨訛詩辨妄二書詳悉有益學者但相承已久不能遽改近年婺王魯齋著書疑長沙易公著易舉隅發明尤多皆先儒之所未言予以見學無止法

庭燎詩傳云大燭也或引齊桓公庭燎之百注者謂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纏束之用松葦竹灌以脂膏焚之煙焰灰燼殊為不經古制必不如是學校秋丁尤非所宜不若多設燈炬木燭為佳木燭高五尺下有座上用鐵盤燃以膏油若以松葦竹百枚纏束之炬火也非燭也又據字書樺字以其皮卷之裹松脂燃以為燭此却有理勝纏竹葦矣

○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巨白善鑿地以行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為巨擘(擘字作擘)焉即蚯蚓之大者也故謂蚓而後充其操者也(見是氏客語)

○王滹南曰聖人之意或不盡於言亦不外乎言不盡於言而執其言以求之宜其失之不及也不外乎言而離其言以求之宜其傷於太過也

○史記初看恠語多重複事多舛誕及看子由古史刪除簡當因為奇特然稱太史公為人淺近而不學疎畧而輕信又怪其貶之太過況是時書籍未備諸子雜行有未暇詳考其易編年而為紀傳其法一本於書後世莫能易洪容齋云太史公書若褒贊其高古簡妙殆是模寫日星之輝多見其不知量近年得滹南經史辨惑論史記者十一卷採摭之誤若干取舍不當若干議論不當若干姓名字語冗複若干文勢不接若干重疊載事若干指瑕摘疵畧不少恕且有遷之罪不容誅矣之辭吁

太史公初意豈期如此可哀也已洪則專取其長王則專攻其短人之好惡不同及觀晦庵先生語類云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麄率史記疑當時不曾刪改脫藁又謂史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紀載無次序有踈濶不接續處先生之說察而恕矣又以衆說質之本傳其與任安書明說凡百三十篇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觀此則為未脫藁明矣責之者諒此可也

班

固嘗譏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敘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後世愛遷者以此論為不然謂遷感當世憤其身有所激而言非誠然也當武帝之世表章儒術罷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窮奢極侈海內凋弊不若文景尚黃老清靜天下饒給所以先黃老而後六經武帝用法深刻臣下當誅得以祸免遷遭李陵之禍家貧無財自贖交游莫救卒陷姦雄者歎無朱家之倫不能脫已於禍其羞貧賤者自傷以貧不能免刑故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固不察其心而騋譏之過矣

刪

路史泰皇氏注春秋命曆云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十紀乾鑿度及春秋元命苞皆二百七十六萬七千年廣雅因之均為誕妄夫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歲而及太素冥莖此道之根本也嘗舉以問陳月觀先生云康節皇極經世書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只是此數帝堯即位之年甲辰巳在午又舉以問一前輩云路史不足觀僅可糊壁余聞之矍然觀其引援該博無書不讀且文字奇古未易及也曾摶齋為作傳叙其述作非止一書博學如斯古今有幾此語甚失忠厚之意

皇王大紀自人皇氏以後所叙世氏與路史不同其述作之法本乎康節以易書詩春秋為據謂康節之數精極天地必不妄以堯即位甲辰為準用之以表時序事庶可傳信此書五峰先生成於紹興辛酉路史羅先生於乾道庚寅成

范曄泰之子也家世文學父祖歟歷並有名前代泰

能使王弘推讓大權驊乃助義康為逆被誅籍其家樂器服玩並皆珍異妓妾不勝珠翠其母則居止單陋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至市臨刑家人悉至驊見妻則笑見母呼泣而驊無言見妓妾乃悲涕流連是為不忠不孝之人後世乃讀其後漢書安得大乎筆重為修纂削其名可也昔文伯之喪朋友諸臣未有出涕內人皆行哭失聲其母以為必多曠於禮援其床而不哭驊之誅不足以塞其罪

晉史多幽冥鬼怪繆妄之言取諸幽冥錄搜神記等書不知誠有其事否乎

宋史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

謝僑朏之族嘗一朝乏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僑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孫子曰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注曰拳與拳同擬臂繩也今冒袖手圏言解鬪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引拳也然下句已有救鬪者不搏撠上句恐別有意或如龔遂亂繩之說與人鬪者何暇用袖圏然史記文意及注皆不同控拳作控捲于由古史亦然

先賢云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須放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為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今考之史項王坑降卒二十萬於新安之後方破關入秦漢王已王漢中出定三秦至彭城之戰父母妻子方在楚入關時尚在沛懷王之說然恐未然子嬰降諸將議誅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以能寬容且殺降不祥沛公重德於懷王何有嫌疑項王弑義帝漢王為發喪告諸侯伐楚三說甚失照管因筆於此

前漢書有刑法志無兵志後漢書刑法志亦無隋晉書俱有刑法志唐書有兵志又有刑法志

通鑑梁武帝天監十三年用魏降人王足計堰淮水灌壽陽調役夫及戰士共二十萬南抵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積中流十四年四月將成而復壞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鐵數

千萬斤況之亦不能合又伐木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木石無巨細皆盡十五年四月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九月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沿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甚患之將攻堰李平以為不假兵力終當自壞此達理之論也近年吉水周衡齋著通鑑論斷歸咎於張豹之不修堰乎豈真有先見不幸而言中余謂周公未嘗至淮不知淮流之險四瀆者天所以節宣其氣人力豈能勝乎真有所見也據都梁志云水落時舊基皆出廣僅二十長長不過二里又自其處至浮山尚二百餘里浮山去壽陽四百里不可得而灌舊志所載亦因前史考疑而述之未可盡信

○通鑑陳後主至德四年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竊怪其在位之久以歲月考之夸呂自梁武帝大同六年庚申立至陳後主至德四年丙午方得四十七年其誤明矣綱目本末皆同以訛相承有誤學者據唐書吐谷渾自晉永嘉時有國至龍朔三年吐蕃取其地凡三百五十年乃絕然偏方裔夷親見晉宋齊梁陳隋唐七朝禪代抑豈偶然又不可與十六僭偽同日而語也

嬴秦轉而呂政併六國稱皇帝十三年而社稷為墟典午轉而牛氏江東乃百餘年蓋始皇不仁晉元帝猶賢乎彼曹操篡漢子孫戕於司馬氏司馬氏骨肉自相屠戮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高齊宇文周亦如之隋文以詐取於周煬帝弒父而篡僅十三年身死人手故曰秦隋

漢末黨事起袁閎築土室而居自牖納飲食潛身十八年而卒申屠蟠因樹為屋絕跡梁碭之間司馬氏篡魏范粲稱疾不出寢於所乘車足不履地凡三十六年壽八十四歲終於車中三子全身遠害志趣一同善於避禍者也

商鞅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嘆曰為法自弊一至此哉劉毅為王鎮惡所攻夜投牛牧佛寺寺僧拒之曰昔亡師容桓

蔚為劉衛軍所殺今寶不敢容毅嘆曰為法自弊一至於此二人智窮力盡適相似也可發千載一笑

王斗對齊宣王曰王愛民不如尺縠以尺縠為冠不使左右便辟必使工者以其能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不使也故曰不如愛尺縠宣王謝曰寡人有罪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引喻親切其利博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者罪至死

班固傳司馬相如事楊誠齋辨明詳切非草草讀書者比第以資為郎謂輸貨而得仕與諸家解不同未知孰是

楊敞為丞相霍光使田延年報敞廢昌邑王事敞驚懼不知所言其妻謂敞曰猶豫無決先事誅矣即從之令狐峘貶吉州齊映為江西觀察按部峘輕映後進其妻曰君以白頭走小生前不抹首屬戎器迎之映以為恨奏其前過貶衢州别駕吁二公俱以婦言是用而一得一失有智愚存焉

蔡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家貧步行好事者相合為義買犢車乘之後代楊敞為相胡建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車馬步與走卒起居盛唐時仕於朝而無馬者官借之

○賈誼似孔明

賈誼生逢明時有天資有學力年十八為吳公客二十餘文帝召為博士年少氣銳是以絳灌等毁之及謫長沙召為梁太傅陳政事疏言事皆驗諸臣無能之時二十五六也其死也方三十三歲文帝猶思其言使天假之年必大有可觀史臣謂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不能過後世可及之者諸葛孔明而已未出茅廬三分天下時方三十三歲

後漢魏桓不肯仕鄉人勉之曰干祿求進行其志也方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使桓生去而死還於諸子何用哉

蕭何傳不言律令李廣傳無一字及筆札五代劉昫

傳不書脩唐史

曇智曇允乃伯夷叔齊也

越有君子軍六千人石勒集衣冠人物别為君子營

○姑蔑故城即今之龍游縣姑蔑墓在東華山偃王廟後慶元間為人所發其間古物充牣隨即灰散惟數甎年不壞水湍其中又併其埋銘碎而棄之惜哉衢人以其磚為硯韋昭注國語謂姑蔑今之太湖非也

巫山神女廟兩廡碑文皆言神助禹開峽有功是以廟而祀之極詆宋玉雲雨之妄余謂與揚州后土韋郎事相似舊塑綠衣年少於旁明道以其褻瀆遂撤去之不特此二事月宫姮娥初無此說誕妄始於淮南子漢人從而傳之唐宋文人又從而詩之歌之史先生學齋佔畢論之詳矣

○陸機雲兄弟託身於成都王穎葉石林避暑録云當危亂之世貪權喜功雖欲苟全可乎斯言是也謂盧志稱其父祖名機怒亦稱盧之父祖名以報河橋之敗志因譖之父子兄弟皆誅死余謂此說非也使機當日無此語亦被禍不思機乃亡國人至中原在賈謐二十四友之列及誅謐機亦有功人得以議之倫將篡位機在中書九錫文禪詔皆與焉減死從邊遇赦而止晉室多故機不識時昧亂邦不居之戒欲取功名圖冨貴愚矣顧榮戴若思等勸其還吳孫惠勸其讓都督於王粹皆不從機之禍其在此矣其豪士賦有云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適足以自道也哀哉

嵇阮齊名皆博學有文然二人立身行己有相似者有不同者康著養生論頗言性情及觀絶交書如出二人處魏晉之際不能晦迹韜光而傲慢忤物又不能危行言遜而非薄聖人竟致殺身哀哉籍詩云寧與燕雀翔不隨黄鵠飛黄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劉後村云非謂甘為燕雀自傷其才大志廣無所稅駕以史觀之此是其全身遠害之術而寓之詩其放蕩不檢則甚於康不罹於禍者在勸進表也

公叔之孫復日

晉苑堅還尚書右丞時廷尉奏殿中帳吏邵廣盜官幔三帳合布三十疋當弃市二子宗雲乞沒為官奴贖父命尚書朱暎議天下人父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恐死罪之刑自此而弛堅同暎議時議者以廣為鉗徒二子沒入足以懲姦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減廣死刑二子為官奴不為永制堅駁之曰淳朴澆散刑辟乃作刑之者所以止刑殺之者所以止殺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典刑者許宗等所乞宥廣之死若有宗比不贖父者豈得不擯絕人倫今云不為永制臣以為王者之作動關盛衰嚬笑之間尚慎所加況興國典可虧人之爱乎誰不知宗今既許之將來訴者不以為例交興怨讟此為施一恩於今開萬怨於後也成帝從之正廣死刑

南史崔慰祖得父時假貫文疏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乃皆焚之

姚興遣尚書韋宗使於傉檀傉檀與宗論六國縱橫三家戰爭之事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辯宗出而嘆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

宋史載韓侂冑用事時其誕日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辛棄疾以詞贊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真王故事是誠何心哉士大夫所守必正可仕則仕可止則止一以孔孟為法斯不失為君子如踈寮稼軒負大文名而有此作穢名史冊悲夫

趙南仲兄弟平李全日衆議官則全子才有持山僧見全喜甚曰逆全誅矣問其故曰公之姓賊名也公之名賊姓而少一乀合姓名而觀是倒懸李全而無左臂也其說果驗

宋甲戌十一月廿四日李中書奏有小夫溺於祥曦殿前問其人乃朱舍人廳王姓者乞下有司追治吁此國亡之兆也夷射姑之事尚致知莊公之卒況實事而李公親見乎

庚齋老學叢談卷之上

從侍郎崇明州判官致仕盛　如梓

今之揚州秦為廣陵漢為廣陵郡揚州治所或在歷陽或在壽春或在建康廣陵皆非所統隋開皇初方改為揚州其城即今寶祐城周三十六里因吳王濞之都也今揚州城乃後周顯德五年於故城東南隅改築周二十餘里大市東南角俞生家穿井猶有船版路學採芹亭後開沉得岸椿柒羅木教授劉青溪取為器用郡城因革塞河道平立阜成街市理勢然也如開明橋之類皆因舊從置

廬江郡志載巢湖事昔有巫嫗居縣有老叟曰石龜口出血此地陷為湖未幾有人以豬血置龜口巫嫗見之南走其地遂陷然東漢永平十九年秋七月巢湖出黃金（主巢子又縣名）小在合肥東南則城陷之說妄矣西南夷邛都縣地陷為湖因名邛池注引李膺益州記邛都縣有老姥家貧每食有小蛇在床姥憐而食之後長丈餘令有駿馬蛇吸殺令怒殺姥蛇為姥報讎每夜聞風雷之聲四十餘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戴魚是夜方四十里俱陷為湖惟姥宅無恙至今猶存巢湖地陷並緣於此

禹門化龍詩家常用白樂天有龍門點額意何如之句類書引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江海大魚集其下不得上上即為龍中州士夫言誠有點額者今三門析津也然後漢書交趾郡封溪有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此化成龍不得過曝腮點額血流此水韋丹杜詩中又有之龍門亦有之

初用之才登州人居之界島曾為江淮行省都事篤實向學純古君子也毋老不仕以孝廬旌表嘗有音問往來數年前聞島上有墓不知年代包甃如新俗稱康王墳余以史傳考之陳氏纂齊之後以海上一城為康公終老此其葬地也因勉之於每歲春秋集好古君子於墓前澆奠之亦厚德之舉昨用之書至云年來已成故事矣

書籍板行始於後唐昔州郡各有刊行文籍樣字書目備載之雖為學者之便而讀書之功不及古人矣況異書多泯沒不傳後漢書注事最多所引書

今十無二三且如漢武秋辭見於文選樂府文中予晦庵附入楚詞後語然史記漢書皆不載藝文志又無漢祖歌辭不知祖於何書

吹歛録為廣陵散為王陵毋丘儉諸葛誕相繼為揚州都督謀興復魏室皆為晉誅以廣陵為揚州魏之敗散始於此不知魏晉之際揚州治所在壽春與廣陵無干渉魏史所言地知百尺如丘頭如安風津皆非揚之地也散乃曲名如操弄之類潘岳笙賦云流廣陵之名散是也韓皐審音既失考於其前俞公著書復承訛於其後

武昌瀕江有呂公磯上有黃鶴樓一日有題漢宮春於其上云橫吹聲沉倚危樓紅日江轉天斜黃塵邊火澒洞何處吾家胎禽怨夜半乘風玄露丹霞先生笑飛空一劍東風猶自天涯　情知道山中好早葬翦舍隱瑶草新芽青溪故人信斷夢飈車乾坤星火歸來兮煑石煎砂迴首處幅巾蒲帳雲邊獨笑桃花不知為何人作或言洞賓語也後三年已未大元渡江 外舅制準韋公說

王明清揮麈録載紹興初劉大中以監察御史宣諭諸路回宰臣以其稱職擬除殿中侍御史　高廟云且除祕書少監啓其所以曰大中所至多興獄尚有未決者一除言路外方觀望恐累及無辜紹興三年知藤州侯彭老言本州賣鹽寬剩錢一萬貫買到金一百六十餘兩銀一千八百兩投進詔云縱有寛剩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得進納或恐亂有刻剥取媚朝廷侯彭老降一官放罷以懲妄作所進物退還

杜祁公 衍 相　仁宗為人清儉平生非會客不食羊肉於時朝多恩賜請求無不從祁公每抑退之所請即封還有私謁者上必曰朕無不可但這白鬚老子不肯

景祐三年五月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遞明告中外下進奏院後以為法放翁得子虡濠上書詩云日暮坐柴門憮抱方煩紆鈴聲從西來忽得濠州書

姚將軍靖康初以戰敗亡命建炎中下詔求之不可

得後五十年乃從呂洞賓劉高尚往來名山有見之者放翁感其事作詩題青城山上清宮壁間云造物困豪傑意將使有為功名未足言或作出世資姚公勇冠軍百戰起西陲天方覆中原殆非一木支脫身五十年世人識公誰但驚山澤間有此熊豹姿我亦志方外白頭未逢師年来幸廢放倘遂與世辭從公遊五岳稽首餐靈芝金骨換綠髓欻然雲外飛

靖康建炎間關中奇士趙宗印提義兵出戰有衆數千所向輒下敵不敢當會王師敗於富平宗印知事不濟大慟於王景畧廟盡以金帛散其下被髮入華山不知所終放翁感其事作詩曰我遊太華雲開千仞青擘山為黃河萬戶仰巨靈往者禍亂初氛祲干太寧豈無卧雲龍一起奔風霆時事方錯繆三秦盡羶腥山河消王氣原野失大刑將軍散髮去短劍斸茯苓定知三峯上爛醉今未醒二事頗相類惜姚將軍不得其名後之作史者不知錄耶否耶賴有陸詩傳於世其詳當考之高廟實錄

周平園玉堂雜紀云草后妃太子宰相麻硯匣壓尺筆格糊板水滴之屬計金二百兩既書除目隨以賜之乾道已後止設常筆硯退則有旨打造不及賜牌子金一百兩立后升儲則倍其數紹興二十四年王公綸暫權內制草劉婉儀進位貴妃制高宗稱其有典誥體潤筆萬緡賜硯尤奇

南軒先生除左司孝宗諭以直宿云以此處卿無他要卿夜間來說話先生曰某頃直宿夜對多賜坐一夕上曰朕今日觀書至某處以朕思之其義如此卿以為如何某對曰聖見高明固已精到然向上思量猶有意思因奏其說云云上大喜每夕必舉數端見問某所對不是好勝只要人主致思不已天下之理無窮愈思索愈有意思

宋宮制載嬪御久不得遷屢有干請上答以無典故朝廷不肯行或對曰聖人出口為勅誰敢不從上笑曰汝不信試為降旨政府奏府奏無法上收以示嬪御曰凡事必與大臣僉議方為詔勅或有只

請御筆進官者上取綵箋書某官某氏特轉某官衆忻謝而退至給俸時各出御書請增俸有司不用退還復訴於上前上笑曰果如是諸嬪對上毀其御書曰元來使不得上笑而遣之時咸服仁宗之聖斷

趙太祖山陵金之末年河南朱漆臉等發掘取其寶器又欲取其玉帶重不可得乃以繩穿其背扎於首已坐而秤起之帶始可解為口中物噴於臉上洗之不去人因呼朱漆臉後貨帶於汴識知為陵寢中物敗露皆杖死田君集說

楊起宗說汴京熈春閣歷金國不毀有詩題於上云一閣看來盡鬼工太平天子侈心雄建天老蠹干年氣吞海金鵬兩翅風人說來塵世外天教不墮劫灰中最憐寂寞熈春字猶帶斜陽照故宮余謂必通好時使臣經遊而題獻次劉景陸來為遲暮卬之云王嘉甫國賓詩也

三衢志云吳越錢王祖塋開化縣雲臺北原初錢氏微時有子為人負擔至此其主人明地理曰水流九曲列岫如屏塋此子孫當有興者取竹枝摽識之翌日令錢子往視之竹已根遂伐去給其主曰無所謂竹矣潛以其父母骨瘗此今猶有倒生藤拂墓域樵人以刀斷之膏液如丹

徐偃王事衢新刊郡志不得其實按徐氏世譜乃王之三十七世孫元洎公避陽朔之亂徙居江浙隨處建祖廟不獨靈山他處亦有編類不得其人余以致事歸不及訂正矣

張寓軒先生說長平之坑至今猶有白骨沈存中亦云城父縣乾谿章華臺故基往往得楚靈王戰士之骨慕容垂參合陂之敗積骸如山夏王勃勃殺傉檀人積屍號髑髏臺倭之竹島曰骷髏山

潁濱古史論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乎灑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之之力也今世之教者非性命道德不出乎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而況於灑掃應對進退也哉

葉水心曰今世學者以性為不可不言命為不可不知凡六經孔孟之書無不牵合其論而上下其辭精深微妙茫然不可測識而聖賢之實猶未著二公之說若合符契皆有所謂

前輩云學貴知要不在貪多用貴適時不專泥古

王狀元十朋讀禮堂記云為仕者未嘗不讀書能讀而不能行是猶鳳鳴而鷙翰雖胷中有萬卷身為行秘書謂之不讀書

康節曰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又曰學在不止故文中子云沒身而已即曾子死而後已之說

學貴有常而悠悠害道循序而進與日俱新須以人形已自課其功然後有所激於中勇果奮發不能自已

司馬溫公曰某視地然後敢行頓足然後敢立

劉極齋蜀人名宏濟遇誕日必齋沐焚香曰父憂母難之日此守伊川生日不事飲宴之說當龍田說

東萊曰治言而不治氣雖有正禮大義反為忿怒所敗不足以解紛而失和氣豈不甚可惜哉

鄒道鄉曰多言不如寡言寡言不如不言和緩而言則有條理而人不厭可以交可以毋交交多濫

元城先生作孫華老寄老庵記有云惟賢者唯嘗不諒已而受任未嘗不畏满而知止又云凡居地上者莫非寄也寄則非我知非我則無所攀戀故無往而不適適焉乎寄老於軒冕富貴之間者危殆傾欹之患日至寄老於山林泉石而人莫與之爭可謂知所寄矣不亦仁且智哉

南軒先生曰為學不可全恃明快要當思量到遲鈍處問如何却要遲鈍曰一向從明快中云豈不有失須反復致思故遲鈍中下工夫然後能有諸已

項平庵曰人生一世誰能獨佚但當明其不可息之說而勉吾之倦則所遇無險易而安矣又曰處事者必驗之心自心不安則人心不服人心不服則已不得安又曰讀書觀物必盡用以治已則不枉用功

先儒謂貞志苦心之士如饑不忘食渴不忘飲病不忘醫流落不忘故鄉求一日之安不可得豈肯悠

悠玩歲月邪又曰日用應酬無非是學但有主則明無主則昏又曰下學而上達其事則下學之事其理則上達之理一進則俱進此三則皆足為學者立懦志開迷途

陸賈新語云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恠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是以君子廣思而博聽進退循法度動作合禮儀聞見欲衆而采擇欲謹學問欲博而行已欲敦

先儒云詳於禁者有法外之遺姦工於謀者有術中之隱禍

學貴乎問聖賢立教及經書所言不一而止晦菴先生無書不讀啓棘寶商猶作書與誠齋托轉問於周平園先儒為學其勤篤好問乃如此

晦庵先生云劉元城與劉壯輿說某人字畫不正必是心術不明年來後生寫字多破體不思東晉時江東分王元氣坼裂風俗澆漓清談誤國字畫何取盛唐及宋初諸公字畫重厚何嘗破體今或多或少妄為增減佩觽集云點畫之間有關造化況一點一畫不同聲音便別歐陽公嘗言所謂法帖者率皆弔喪候病叙睽離通問訊施於朋友不過數行而已高文大策何嘗用此甚至堪為字本以誤學者牧菴姚公近刊五經文字於寧國路學正救之意深矣

古人每觀人於舉動聽視之間而知其心事鬬伯比謂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鄭伯如晉拜成授玉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視流而行速宜不能久史嚚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二子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孟嘗君謂公孫戌子何足之高志之揚戌以象牀之事對如此類多姑舉此數事前漢五行志言之尤詳

方蛟峰八字格言富莫大於蓄道德貴莫大於為聖賢貧莫大於不聞道賤莫大於不知恥仕能行道之謂達貧不安分之為窮流芳百世之謂壽得志一時之謂夭

前輩有云讀書生計耕田子孫愚二者不偏廢傳

家為永圖此意甚好士以耕讀為上屢見棄田謀
富被誤多矣

○元兵南下時疊山謝先生率衆勤王潰散而遁兵至上饒拘謝母必欲得其子母曰老婦今日當死不合教子讀書知禮義識得三綱五常是以有今日患難若不知書不知禮義不識三綱五常那得許多事老婦願得早死且語言雍容畧無愁嘆之意主者無如之何遂釋之鉛山葉有大說

柳仲塗云古文非在辭澁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於古其理高其意隨言語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

張文潛云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為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人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

史記之文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詩春秋之義

柳子厚設漁者對智伯效國策莊辛對楚襄王辛三

8

喻入楚靈侯事共襄王共五段子厚亦三喻引太公遇文王發智伯之問以三脚證前凡六段文字比國策尤縝密但結尾於文王何有下說智伯屢比國策似乎猶欠五峯假陸賈對皆堯舜三代之事與二者不同議論正大規摸宏闊後分九段包括漢事無遺誠爲傑作不可一槩觀

昔嘉定沈寀漢論作文以艱得之以艱出之其文必澁以艱得之以易出之其文必平以易得之以易出之其文必率

李方叔言人之文章闊達者失之太疎謹嚴者失之太弱

昌黎答張籍書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東萊批使事牽引以無為有因彼借此才使正事便不是此文字所以好旁影甚佳東坡范增論說羽弑義帝增必力爭而不聽正用此法送文暢序結句連下五箇也字如破竹一段工夫極大

柳文晉文公問守原議中云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

宮不得謀於卿相而獨謀於侍人東萊批說朝與宮卿相與侍人下四句不合事所謂異樣不俗下承上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此一句生下句亦應卿相如貫珠

東坡扶蘇論云秦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此句最響乃用史記吳王濞傳恐上誅之計乃無聊積威信之劇卽太史公積威約之漸句法同而意殊耳

晦庵先生謂歐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却尋常的字又曰作文字須是靠實說不可架空細巧大率七八分實二三分文歐文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

俞堪隱云文字且要體而平時習爲絺繪工夫氣象淺促手段拘攣他日宦達凡議論奏疏代言則不能脫此拘局矣

○○陳同甫作文之法曰經句不全兩。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語。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處。至於使事而不爲事使。或似使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事。皆是使他事來影帶出題意。非直使本事也。若夫布置開闔首尾該貫曲折關鍵。自有成模。不可隨他規矩尺寸走也。

○放翁與兒輩論李杜韓柳文章絶句云。吏部儀曹體不同。拾遺供奉各家風。未言看到無同處。看得同時却有功。示子詩云。六藝江河萬古流。吾徒鑽仰死方休。沛然要似禹行水。卓爾孰如丁解牛。老憊簡編猶自力。夜深燈火自當謀。大門舊業微如綫賴有吾兒共此憂。時公七十九歲矣。又云得道如良賈深藏要若虛。孤學詩云。家貧占力量。夜夢驗工夫。已上數詩皆有益學者宜玩味

○晦庵象山二先生不惟以書往復辨無極。鵝湖倡和尤見旨趣。象山詩云。墟墓生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簡易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僞先須辨古今。晦庵次韻云。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過寒谷。又枉籃輿度

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庶齋老學叢談中之上

庶齋老學叢談中之下

從仕郎崇明州判官致仕盛　如梓

漢唐盛時文華之秀萃於中原其次淮漢其次偏方且如廣陵建安七子始有陳琳晉五俊始有閔鴻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唐有李邕韋齊宋有秦觀孫覺孫洙是皆昭昭然人之耳目者南渡後專尚時文稱閩越東甌之士山川之氣隨時而為衰盛談風水者烏能知此唐詩人江南為多今列於後陶翰許渾儲光羲皇甫冉皇甫曾沈頌沈如筠殷遙潤州人三包融何佶戴叔倫金壇人陸龜蒙于公異丘為丘丹顧況非熊父子沈傳師誠之父子蘇州人三羅虬鄴隱章孝標章碣杭州人孟郊錢起沈亞之明州人施肩吾章八元徐凝李頻方干睦州人賀德仁吳融秦系嚴維越人張志和婺人吳武陵王貞白信州人王昌齡劉眘虛陳羽項斯江東人張喬杜荀鶴池州人劉太真顧蒙汪遵宣州人任濤來鵬豫章人李群玉澧人李濤胡曾長沙人皆有詩名

杜工部岳陽樓詩放翁以為妙絕古今余讀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親友詩不覺涕之無從況歸秦之願不遂而客焉如曰長惟鳥雀春暖獨柴荊即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皆寓事於題禹廟切青青竹筍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皆養親事於扶侍事切使事如不使事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前輩之說未嘗殊不知此就句中對集中此法多如獻納開東觀君王問長卿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郎不知雲雨散虛費短長吟淚落君臣契飛騰戰伐新餘不具述七言

如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我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千狀萬態不以一律拘也

杜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王荊公歌元豐云百錢可得酒斗許雖非社日常聞鼓吳兒踏歌女起舞但道快樂無所苦元豐酒價比天寶僅三之一其樂如此

武元衡相憲宗工五言詩夏夜嘗有吟云坐久喧暫息池臺惟月明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翌日遇害

杜牧官於金陵寄楊州韓綽判官詩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草未凋今作草木凋不見江南草木經寒之意教吹簫作不吹簫金陵志謂此詩說金陵二十四航也楊州二十四橋之名備載夢溪筆談教字見寄楊州之意

郭汾陽功名富貴炫燿史冊及觀趙璥經汾陽舊宅詩云門前不改舊山河破虜曾輕馬伏馬今日獨經歌舞地古槐疎冷夕陽多前日之赫赫已寂寥矣

韓致光以文章際遇昭宗君臣相得欲大用之值朱溫將篡非獨力能支去位而已不然徒死無益觀致光過湖湘食櫻桃詩令人愴然時節雖同氣侯殊未知曾薦寢園無合充鳳食留三島誰許鶯偷過五湖若筭恐難同象七酪漿無復瑩蠙珠金鑾歲歲長宣賜忍淚看天憶帝都意與少陵同尤悽惋黃竹外有讀韓偓傳詩堂陛中間飛戟塵君臣相顧淚沾巾百年富貴輸前輩一旦艱危屬老臣自古舟中為敵國從今君側已無人誰思報主他生事偷向蠻夷老此身

有以詩集呈南軒先生先生曰詩人之詩也可惜不禁咀嚼或問其故曰非學者之詩學者詩讀著似質卻有無限滋味涵泳愈久愈覺深長又曰詩者紀一時之實只要據眼前實說古詩皆是道當時實事今人做詩多要裝造言語只要鬭好卻不思一語不實便是欺這上面欺將何往不欺

廣陵高爽博學多才故人孫抱為延陵令爽詣之抱
了無故情爽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
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 出南史卞彬傳
羅鄴望仙詩千金壘上望三山雲鶴無蹤羽衛還若
說神仙求便得茂陵何事在人間可為服食偽學
者之戒
張橘軒與元遺山為斯文骨肉張云冨貴偪來良有
命才名如此豈長貧元改偪來為逼人此為子又
云半篙溪水夜來雨一樹早梅何處春元曰佳則
佳矣而有未安既曰一樹烏得為何處不如適作
一句改一樹為幾點壬辰北渡寄遺山詩萬里相
逢真是夢百年垂老更何鄉元改里為死垂為歸
如光弼臨軍旗幟不易一號令之而百倍精采
楊慈湖道學老儒有詩云莫學唐人李杜癡作詩須
作古人詩世傳李杜文章伯問着關雎恐不知李
杜讀書破萬卷豈不知關雎之義好議論而失言
矣
靜修文集讀史詩云紀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
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殊非確
論修史自有定例謂如其人功十而過一本傳不
書其過十功豈不能贖一過其過必於他傳見之
其人過十而功一傳必書其功謂其人豈無一善
可書或有當書之事本傳不載者必於他傳見之
其例甚多未易縷陳諸儒史說備見之又詠曾點
云獨向舞雩風下來坐忘門外欲生苔歸時遇着
顏家巷說與城西花正開此尤非也坐忘乃莊子
之說借孔顏之名以形容道妙非孔門實事以此
求顏子則誤矣未可以私意立說輕於訾毀聖賢
況顏子與聖人僅隔一壁城西之花豈足動其心
語意大久治擇近臨江前輩著古史詩鑒論之尤
詳
陳伯通宣慰雲中人跛而眇自述云肢傷一體婁師
德目眇三分李鴈門有海青馬生肺詩頗工金符
飛下渥洼龍鞭影輕摶六翮風耳竅風聲聞鬬蟻
眼花雲影疾驚鴻未容駿骨遼東老已得英名冀
北空一縷紅塵江漢捷天庭不為荔支紅催鷹中

厨語未聞控拳豪客簇雕盤翠翻雲葉并刀亂氷透霜花楚玉寒一吮味甘牙齒滑十分香徹鼻頭酸夢魂不到鱸魚鱠醉眼江湖特地寬驚呼乳盆意忽忽便覺餘香鼻觀通露滴氷盤藍玉軟風生霜刃碧虛空舞娃鷩濺羅衣綠酒客潛消醉臉紅若使昔人知此味羊頭爛煮不成功

左丞崔公仲文斌弘州人資兼文武重道崇儒統兵平湖湘時潭帥李有齋帯城將破舉家自刑繼之以火忠義大節天下咸知公以詩吊云憶昔司空撫御床祖龍未死國先亡　致使南州虓戰場湘水一川骸骨滿胥齊千古姓名香我來不見先生面獨對西風酹一觴李兩山使交趾道繇長沙亦吊云天地由來有廢興義無兩大一身輕封疆社稷若不死婦女髮眉安用生紱解三綱重接續歷寒萬劫燭光明便當配食三閭廟啓迪民彝見太平

廬陵胡貫齋挽文山二詩裂指秋風感別離乾坤人物大奇奇生為孝子忠臣勸死結皇天后土知寓折江流魚腹石千年人立首陽碑一門史氏春秋筆懋絕湖光入畫時金骨神仙玉色人千霜萬雪見吾真聖賢盡節心彌壽天地為棺道不貧河漢橫流豪傑淚風霆　鬼神嗔先生出沒騎箕尾長現綱常四大身

太常徐威卿贈文山詩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若漢皇封齒日忠如蜀將斫顏時乾坤德澤華夷見山斗威名草木知只恐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淚賦新詩

張寓軒相公少年與孫德謹於東平嚴侯府從元遺山讀書其歸也命二子送行及別亦詩以東平二字為韻孫得詩云峭山一帶傷心碧芙殺孫郎馬首東公得詩云汝伯　年髮如漆看渠着腳與雲平孫竟不來年公之詩亦不知何人藏去閱四十年公簽汴省分治揚州里人高山甫一日以元詩歸之公喜甚命余紀其事或者謂孫郎詩有殺孫郎語不祥如此則詩果有讖乎

金朝學士趙秉文奉使西夏中途聞夏主殂而回揚

尚書之美以詩戲之云中朝人物謫仙才金節煌煌使夏臺得句逢人唾珠玉揮毫落紙散瓊瑰一封書貸楊州牧半夜碑轟薦福雷窮達書生略相似滿頭風雪却回來

安西府諮議寓庵李顯卿庭咸陽懷古詩連雞勢盡覇圖新。兀兀宮墻壓渭濵。指鹿只能欺二世。沐猴那解定三秦。倚天樓觀餘焦土。落日河山幾戰塵。今古悠悠同一轍。不須作賦弔前人。語意格律俱妙有唐體

楊誠齋昇平不在簫韶裏只在諸村打稻聲即東坡吾君勤儉倡優拙自是豐年歌笑聲

虎丘二詩久塵黃閣侍威顏忽擁高牙出帝關玉佩乍辭文石陛錦衣重到武丘山仙飈時傍潺湲起珍羽多從杳靄間宦大寵深難得暇林泉憶舊是偷閑昔見虎貔貅今為佛子巖雲寒不出寺劍淨未離潭幽步蘿垂徑寒泉雪閉庵吳都十萬戶煙瓦亘東南七言丁謂五言范文正公皆有石刻不惟二詩自有高下然人品志趣皆見之矣

王荊公促織詩秖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絇絲可謂有恤人之心然青苗之法和買和顧不恤之政民受其害不能逃君子之責矣其詠商鞅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剸舒之心盡見於此

題浯溪中興頌玉環妖血無人掃世以為張文潛作實少游筆也時被貶憂畏又持喪乃托名文潛以名書耳

陸放翁次韻李季章參政焚香黃閣退朝歸道話時時正要提九十老翁緣底健一生強半是單栖贈王伯長主簿詩云學詩大略似參禪且下工夫二十年君要親嘗獅子乳法須盡吐野狐涎幾人錯會先師語吾輩元齋古佛肩天遣放翁窮不死奈山鉢袋未曾傳觀此詩可易言哉

追懷曾公詩云律令合時方妥帖工夫深處却平夷

老君洞石刻記唐明皇嘗過老君於此公詩云太清宮闕俱煨燼豈亦南來避賊鋒題傳神白髮蕭

蕭雉僊矣時來或將渡遼師李英公平遼東時年八十餘
公集載獨孤棠字景略河中人工文善射喜擊劍一
世奇士也有自峽中來者言其已死感涕賦詩有
云氣鍾太華中條秀文在先秦兩漢間寶劍憑誰
占斗氣名駒竟失養天閑又有懷景略詩喑嗚意
氣千人廢嫺雅文流一座傾韜略豈勞平大敵文
章自足主齊盟其人可知惜不成名於世
公集載城南陳翁以賣花為業得錢悉供酒家不能
獨飲逢人輒強與共醉一日過其而訪之敗屋一間
妻子饑寒此翁已大醉矣殆隱者也為賦詩一首
君不見會稽城中賣花翁以花為糧如蠶蜂朝賣
一株紫暮賣一株紅屋破見青天盎中米常空賣
花得錢付酒家取酒盡時還賣花春春花開豈有
極日日我醉終無涯亦不知天子殿前宣白麻亦
不知相公門前築堤沙客來與語不能荅但見醉
髮覆面白鬚鬖
公示子聿絕句儒林早歲竊虛名白首何曾負短檠
堪嘆一衰今至此夢回閑汝讀書聲

孝宗命洪邁編唐人絕句總萬首賜黃金百兩事見
本集劉朔齋宣城得代以詞別吳履齋末句云想
綠野堂邊劉郎去後誰伴老裴度履齋見之垂淚
送金百兩當日憐才如此
理宗聖學高明尤工於文周漢國公主薨誌銘詔楊
平舟撰挽詩以劉後村為第一孝謹親顏悅溫恭
婦德脩鵲橋方紀節鸞扇忽驚秋魯筆王姬卒湘
絃帝子愁願言覺聖抱已返蕋宮遊賜館恩通內
妃瑩詔卜隣來應自仙佛去尚戀君親望送龍綃
濕封崇鶴表新不能秉彤管羞愧作詞臣
何探花夢桂留中齋知舉日及第留歸贈以詩昆明
灰劫化塵緇夢覺功名黍一炊種子未甘南操改
庚公空作北朝悲歸來眼底吳山在別後心期浙
水知白髮門生羞未死青衫猶留得裹遺尸
中丞容齋徐公人物魁岸襟度寬洪文學吏才筆不
停思題萊州海神廟云龍宮高拱六鼇頭一合乾
坤日夜浮貝闕文珠蛟擁室戟門烘霧蜃噴樓中
原右顧真孤島外域東衝更九州咫尺琛航倭瀛

近好將風浪戒陽侯通之狼山僧舍有墨蓮公肆
筆成長篇尤工繳建臺揚州日確齋荀公靈樓程
公校官胡石塘唱和無虛日亦一時之文會也
左丞崔公仲文題金山詩浩浩長江天際來中流砥
柱獨崔巍風搖萬壑秋聲勁潮捲千堆雪浪迴山
勢參差現靈鷲海波遶閬隔蓬萊夕陽不盡登臨
意倒瀉滄溟入酒盃
宣慰耶律柳溪詠剪子詩體出并州性自剛簇中依
約冷光芒雙環對曲蜂腰細疊刃齊開燕尾張慣
愛分花沾雨露偏惜裁錦破鴛鴦可憐成婦寒窗
下一剪邊衣一斷腸
平陽士友周燾昔侍親棟仕於淮年少工文二十餘
請浙漕舉寓揚旅邸一日諸公以詩言易象未知
周之才周亦鄙衆之作因次韻而成感敬之循環
一理到于今根本崇陽在抑陰垢謹初爻防蹢躅
同人大義熟知音欲扶蠡極綱常事先識羲皇造
化心奧學直須關世教儻攔對兩自清吟理義精
到寓意尤深閑兵革中不得其死哀哉

劉太保三奠子念行藏有命煙水無涯嗟去鴈羨歸
鴉半生身累影一事無成華東山客西蜀道且還
家壺中日月洞裏煙霞春不老景長佳功名眉
上鎖富貴眼前花三盃酒一覺睡一甌茶
李屏山樂府幾番伶笑三閭算来枉向江心墮和光
混俗隨機達變有何不可清濁從他醉醒由我分
明識破待用時即進舍時便退雖無福亦無禍
你試回頭覷我怕不待崢嶸則箇功名半紙風波
千丈圖箇甚麼雲棧揚鞭海濤搖棹爭如閑坐但
鐏中有酒心頭無事葫蘆提過
曹東㕧赴省陸行良苦以詞自慰其足云春闈期近
也望帝京迢迢猶在天際懊恨這一雙腳底一日
廝趕上五六十里　爭氣扶持我去轉得官歸恁
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你在轎兒裏更選箇弓樣
鞋夜間伴你
王澡落梅詞銖明瘦直不受東皇識留取伴春應肯
萬紅裏怎著得夜色何處笛曉寒無那力若在壽
陽宮裏一點點有人惜蕭春来梅詞千霜萬雪受

盡寒磨折頼得生來瘦硬儘不怕角吹徹清絶影
也別知心惟有月元沒春風情性如何共海棠説
皆佳作也二公命意措辭大略相似王四明人有
尭全集蕭臨江人有大山集
陳藏一雪詞識實秋壑沒巴沒鼻雲時間做出漫天
漫地不論高低并小大平白都教一例皷弄滕神
招邀巽二一恁張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
最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
都不管挨上門兒穩瞎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
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元我底
甄龍友題赤壁蛾眉仙客四海章伯來向東坡遊
戲人間世着不得　去國誰愛在天何處覓但
見尊前人唱前赤壁後赤壁
北方士友傳沙漠小詞三闋頗能狀其　一
瘦藤老樹昏鴉遠山流水人家古道西　瘦馬斜
陽西下斷腸人去天涯
平沙細草斑斑曲溪流水潺潺塞上清秋早[illegible]　一
聲新鴈黄雲紅葉青山
西風塞上胡笳月明馬上琵琶那底昭君恨多李
陵臺下淡煙衰草黄沙
庶齋老學叢談中之下

庶齋老學叢談卷之下
從仕郎崇明判官致仕盛　如梓
四六文字變於後宋南渡前只是以文叙事不用故
事堆垛末年尚全句前輩謂賦體也或無裁製塞
滯不通且冗長使人厭觀作者用之方為得體如
程學士坰寧宗遺表云雖不明不敏有慚四海望
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嘗一日緩已之戀人以為
書就一寧宗傳伯壽行晦庵先生辭次對職名制
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詎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
偽夫豈其然云云厭承明勞侍從既違持橐之班
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學馬碧梧賀江古心
除湖南帥啓四岳公領三湘壯猷先啓於戎行
方叔莅止美化旁行乎南國周公主之楚水無波

衡霄早霽云云鈇鉞下青冥固尔居莫如南士衮衣立霄漢用我者其為東周洪陽巖賀碧梧除同簽以子寧武圖功方切憂民之務亦惟舊人共政豈容遯野之遺云云塡海之志難 出山之泉易獨燭之武老矣愧不如人樂正子強乎喜聞與政

呂正獻公為侍從聞濂溪周先生之名初不相識力薦於朝自常調除轉運判官先生以啓謝云在薄宦有四方之游於高賢無一日之雅當時風俗猶可想見馬碧梧薦文山文山謝云大人格心正君而國自定宰相有體薦賢而人不知

文山曾遭其人彈章後為交代某官通啓云率爾而言聊責春秋之備所過者化何傷日月之明文山回云人生何處不相逢豈宜著意世事轉頭皆是夔便可忘言

前輩謂科舉之法雖備於唐然是時考其卷有才學者士大夫猶得以姓名薦之有司猶得以公論取之如吳武陵以阿房宮賦薦杜牧必欲寘首選是也宋自淳化中立糊名之法祥符中立謄錄之制進士得失始一切付之幸不幸雖歐公欲黜劉幾坡公欲取李廌不可得矣士捨科舉之外他無進取之門苟有毫隙可乘則營回以趍之冒法以為之明知其罪不顧矣

金國議以時務策試諸生與女直進士科禮部以所學與詞賦勞佚不同不可槩稱進士詔耶律公定其事公謂進士之科興于隋大業中始試策一道唐初不改至高宗時雜以箴銘賦頌臨時不一遠至文宗始專用賦旣進士初設止試以策今女直諸生以策試進士於理為得世宗大悅遂施行女直進士科自此始

理宗淳祐七年殿試上謂進士入遲左右言尚書鄭岦潜建議搜懷挾上曰非所以待士詔勿搜後入者皆免遂為例不搜閩濟南名士楊叔能入試院見搜懷挾曰待士之禮不如此遂不試而出

劉元城先生云詩賦經術皆是朝廷取人科目使如三代兩漢晋魏之時採取名譽豈不得人殿試用詩賦策問固無優劣人以得失為重豈敢極言時

政闕失自取黜落朝廷設科無有難易只以四句詩取人人未來試亦有得失或使盡治五經十二史人亦來試兄登科之初未見人才及仕宦方可別君子小人

馬碧梧知貢舉日有事宜狀論科舉文字之弊末云國家三歲取士非不多矣上之人猶有乏才之嘆下之人猶有遺才之恨者何也士一日之長不能究其終身之抱負有司一時之見又不能盡士之底蘊於是新進小生有以詞藝偶合而獲選醇儒碩學有以意見稍拂而見遺豈不重可惜哉祖宗時常有度外之事如張詠得以舉首而遜其交宋郊得以第一而與其兄又如孫復蘇洵雷簡夫姚嗣宗之徒何嘗盡以科目進乎先帝嘗采士論命山林逸士以初品官而使之分教矣臣願續此意而充廣之是又於尋常尺度之中略出神明特達之舉也碧梧少年高科而有此論可謂盛德百世之下使人景慕

宋神宗慶曆中嘗賜遼使劉六符飛白書八字曰南北兩朝永通和好六符知貢舉即以兩朝永通和好為賦題于時舉場只以時事為題此意最好可以覘人之才如施宜生至金國試天子日射三十六熊賦呂申公試卷對春秋論語黜義各十條多者無百字少者五字偶不記即云未審可見古人真實春秋五通論語四通雖不通者多亦不黜落自王荊公熙寧變法科舉之文始日弊矣

孝宗乾道中用王秬為起居舍人又兼權中書舍人秬字嘉叟初寮孫也辭以臣無科第上曰眼前中科第者皆不及卿然科第者假入仕耳其高才碩學皆及第後讀書之功

裴晉公貞元中作鑄劍戟為農器賦其首云皇帝之嗣位三十載寰宇鏡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

白樂天一舉及第時年二十七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省試賦性習相近遠破云下自人上達君咸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李涼公大奇之

李慶孫有文名所謂洛陽才子安鴻漸天下文章李

慶孫時翰林學士宋白亦以文名慶孫嘗謁白弗為禮曰翰長所以得名者仙掌賦耳以某觀之殊未為佳白愕然問其故曰公賦云旅鴈宵征訝控弦於碧漢行人早起疑指路於雲間此乃拳頭賦也白曰君欲何云某一聯云頼是孤標欲摩挲於霄漢如其對峙應撫莢於人寰白遂重之

唐以賦取士韻數平仄元無定式有三韻者花萼樓賦以題為韻有四韻者蓂莢賦以呈瑞聖朝為韻舞馬賦奏之天庭為韻有五韻者金莖賦以日華川上動為韻有六韻者止水魍魎人鏡等賦有七韻八韻者其韻有三平五仄者有五平三仄者有六平二仄者至宋太平興國三年方定

孝宗朝麻城縣鄭顯文遺男之翰經御史臺論吳曾所著漫録事涉謗訕臣僚奏吳曾不合以此等言語印行然鄭之翰告訐不可長上曰告訐之風豈可長令併行遣吳曾鄭顯文可各降兩官之翰送興國軍聽讀臣僚又言切以告訐之惡古今之所共嫉而不赦者也陛下患風俗之不美至於下明詔丁寧戒飭害風俗之大者豈復有過於告訐者乎為士至此其人可知倘不深知無以戒後有所録黄臣未敢書行上曰繳得極是有旨鄭某已降兩官仍罷新任之翰送汀州編管後京相仲遠奏其書遂版行於世

高宗置甲庫凡乘輿所需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取於甲庫百工技藝精巧皆聚其間禁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沽賣頗侵户部課額吏部尚書張燾因對論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沽良醞以奪官課教坊樂工員數日增俸給賜賚耗費不貲皆可罷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明日罷甲庫諸局以酒庫歸有司減樂工數百人

紹興二十七年除民間耕牛之稅

孝宗至明遠樓下顧謂皇太子曰近日資治通鑑已熟別讀何書對曰經史並讀上曰先以經為主史亦不可廢

乾道八年天申節知光州滕瑞奏臣自書聖壽萬歲四字約二丈餘用絹楷揍進上曰滕瑞不脩郡政

以此獻諛特降一官

南軒先生赴靜江至楊樓橋市方食吏執名紙立於庭下食畢先生呼吏見客曰已留名刺去矣曰吾無語爾輒遣之速請來市僅數家一呼皆至衣冠鄙陋舉止周章先生歷問其讀何書各勉以學而退守文正甫曰此輩便不請見亦何害先生曰吾親却不知其意荒涼小市有此三兩人已自難得彼以儒名於一市見一官員不得揖揶揄於市人矣誘而進之亦勸之之道

先生赴江陵僮僕僅二人及入境又悉遣歸或問親隨止二人今若遣回恐官所不可無親僕先生曰到官所何患無人若帶親僕稍防閑不謹便生獘

馬方山天驥龍游人家貧好學行供衢庠宿齋課業學鄰郡之射圃一日有箭射於齋中石榴樹上馬曰吾甲子石榴木今秋必發薦衆哂之是年果預計偕一舉及第御試第二名仕至宰執司造化者示其兆者矣

馬裕齋帥越日春閱武主將張某統軍下教場福王令諸僕被甲擒去責其不下馬懸於王門撻之流血公於是夜託辭請諸僕解紛至則皆剌配之事訖具奏 理宗下詔撫諭福移食嘉興馬某別加旌表詔旨責王尤峻末云在弟則封雖是聖人之德齊家以治將期天下之平此與魏絳戮楊干僕類晉侯欲殺絳絳有辭幸免理宗賢於晉君遠矣

昔在宋特建制閫於揚事大體重既兼州事又以調度浩繁仍兼鹽司財計可以那融倉場庫務尤多倉有常平屯田椿管大軍平糴交受趙節齋又建百萬倉庫有軍資激賞錢物分制司帥司有犒賞公使者四又有受給排辦從物等庫酒庫有都造公使整暇集思酒舊名雲液坡詩揚州雲液却如酥後名瓊花露場有都木造船剩造備禦柴場十椿積柴場二賑糶柴場二炭場三馬草場二都作院麴院貢院糯米場豬場鹽倉醋場使民解庫惠民藥局

揚州寶祐城買秋盤開闔日築不仰科降於諸色科名錢那辦中省狀云計廠費為楮一千三百餘萬

米九萬五千餘石、錢穀之問不及廟堂皆某建年
銖粒撙節、迄濟斯用、又云照得此城高深廣袤無
異一郡、舊名堡城、不當用既廢之名、今名寶祐城、
是役也、用軍三萬人、日美飯三頓支擔索扉屨等
錢、番更將士、民不知役、五日小犒、十日中犒、一月
大犒、有違令者、以罝法從事、重則處死、賞罰信必、
無敢讙譁、始於二年七月十五日、至三年正月二
十日告成、
公自江陵易閫兩淮方三十歲有饑以詞者後云握
虎符持玉節佩金魚三十正當方面此事世間無
寄語東淮父老奪我詩書元帥於汝抑安乎早早
歸廊廟天下盡歡娛亦當時之豪傑也隨行銀數
十萬兩黃金數萬兩皆其所蓄沿淮犯警犒賞過
半如城海州城通川城寶應朝廷科降不足皆捐
助之惜乎拜相之後恃功固位怙寵專權度宗待
以師相言聽計從凡勳名相軋者皆忌害之子孫
至於流離丐貸不能防滿不知歸老以致亡國殺
身然而天命有歸宋祚當盡抑非人力所能及也

印習隱開閫澧上未半載一夕二鼓後喚直宿都吏
劉某曰市河淤塞今欲疏黎其長幾何合用幾人
幾工劉曰長二千丈用二千人倒壩去水二十日
可畢合用器具於附城莊農科借公曰如此則又
擾民令都作院造桶一千副都木場撥木縛腳道
二千人日支食錢五日一犒半月畢工民不知也
公寓居常熟制閫捺人至官屬將吏各持牓書名以
次參至柴牙部頭某人公曰甚感爾來揚州軍民
數十萬家柴甚艱得我澧任後如一日缺柴便斫
了爾頭其人聞之股慄到任官為籍定船各與牌
號某日賣畢去限某日柴到稍遲本人自往催時
刻不違到日於某官廳呈樣每束幾斤每貫合買
幾束每船揀摽示之人日擇買
東淮飛蝗公令驅逐過江或曰朝廷恐有言語公曰
無慮是日南北風大作蝗皆入江矣邦人至今神之
公一日升廳例是五更初燃燭焚香署事公令取彼
東排香案對天默禱禮畢復坐署事少頃問諸吏
曰爾曹謂適禱何事吏曰不曉鈞意公曰臘月尚

無雪麥苗不長適祈雪也未午雲騰而微雨薄暮
而雪入夜大作二皷數寸矣三皷銀牌批瑞雪應
時祈求感應州治上宿官屬将吏兵卒等弟支犒
一支不一數萬貫

公太學出身治書義號鐵脚鷄決事判筆如飛有蕭
某者吉州老儒曾攝邑簿二子儒業行槀稍厚晚
納一婦艷而黠一日携其貲同姦夫逃去隨獲之
公已斷罪遣離蕭簿復令二子陳詞乞留其婦公
判云甑已破矣視之何益阿范之所為如此蕭某
不得以為妻士俊兄弟得以為母乎恐是此狀出
於蕭某之意遣其子有請果耳真是日暮途遠倒
行而逆施者矣蕭某非愛其身士俊兄弟非愛其
父門示（門示番共衆狀各書鈞判揭之府門陳詞者就觀之此乃通例）

都吏王琳二妻次妻有子及壻二婦常不和琳死有
詞互訴公判云王琳存日阿張因阿顧為之不平
久矣一朝琳死阿張未必不暗以為喜也非張煥
有詞官司以為阿張作主今阿張復有詞不恤其
子壻是不恤其夫也王琳固有不足恤者矣不思
家業何人做來當以此為念與阿顧子母及壻和
同過活則鄉里以阿張為曉事今互相攻擊送與
詞訟王琳肉未及冷何忍為之各合兜斷姑且從
恕仰遵照使府所行如再有詞各坐以不孝不義
之罪籍没家産門示

里人周竹坡守産閑居頗涉獵方冊為佃客告其私
酒簽廳照條擬罪公判云私醞有禁不沽賣者其
罪輕然告主之罪大此風不可長周某杖八十贖
銅佃者杖一百聞者快之

制閫每歲端午重九會諸武将小校惟射賞以錢物
貼寫於侯的繳以銀碗隨所中給之各分軍隊不
一而止大将擊丸賞格數籌不等第一籌銀鞍馬
百兩銀盆紵絲十酒五石坐下錢三千貫西城都
統孫應武衆中屢得毬不得過後止中第二籌公
銀牌判云孫都統得籌雖後得毬最多且馬上換
馬馳驟過人真将軍師表也可特照頭籌支送然
後入進安罷皷吹妓樂送九日但不射柳

亦甚趣

可齋李公開閫日士人吳南金。假館於人戀妓周惜。

及歸行橐楊然周亦厭之吳悔之將別飲於其家
令僕碎其器具吳捶周有傷訟於官吳供狀甚欠
公喜之僉廳議罪其僕吳罰贖公花判云娼館寓
情斯遊未免訟庭交惡有識所羞吳其以新豐逆
旅之餘為樊川街吏之報鶴傍人騎馬月束繾何命
侶驂鸞風流如許但恭子要之載酒不思元亮之
無錢半年魚水之權迷於當局一旦鷸蚌之際做
此出場既之孔方兄之穴是宜沙吒利之屬何事
風條雨撒頻令玉挫花摧甑已破矣奈何鏡欲圓
而莫得鮑其知我者豈止於斯秦其少思哉不思
甚矣切詳僉議不審事情止以主人之失罪僕何
辜豈以營妓之詞實士於罰一筆勾斷兩家罷休
吳其亟思梓里之歸休作桃源之夢周惜責狀附
寨勿相往來知復延納登門定行重罰

夏
左丞溥祐辛亥知壽州日北關外築圃掘濠得廢
寺基石碣存焉知為徐君墓季札掛劍處遂於州
城創寺名崇陽立其古碣為兩淮語議一日出至
市橋有老嫗攔馬陳詞視之大駭嫗有夫與公同
姓名為金山水軍統制下海不歸人言公是也俾
之隨馬至家公令子孫眷屬咸出引此嫗認之即
拜謝曰老婦誤聽早問衙馬已知不是欲投狀不
能甘伏罪公憐其情而厚贈之秋壑聞之笑謂公
曰此嫗宰語議而得錢物此厚德也公為小校時
部役必使軍士歸飯左右告例是送飯公曰送則
各務奉美必置魚肉皆出強為歸則老小團聚隨
其有無亦仁人之用心也

葉西澗箏海人自政府歸一日家廟焚香閑外喧閧
出視乃其子捶一漁者曰直閣買魚幾日不與錢
今索之見怒既碎我巾又加痛捶公曰取錢還又
取自巾加於其首使去公入露髻坐於廳上不語
子拜請罪不視進膳不食眷屬冠帔皆出羅拜且
告不答日晏未飲遠近親隣聚告俾甘罪結狀公
乃言我貧士出身草鞋腿綳自肩兩傘書箱往臨
安處試受幾許艱苦入太學奏科名至於今日君
親之恩未能報爾等生於富貴受蔭入仕今日却
凌虐細民鄉里謂我何不庭訓之庭訓者行狀也衆又告

免俾責狀云如或非犯仍甘開奏追毀官誥公訓
子之道嚴以哉厲竹溪說
郎某臨安人知東陽縣有婦人同夫來告某人富家
兒欲強奸不從咬傷乳頭追至云即無此事吏欲
究問公令取炊餅三箇使各人齩而莫斷對其齒
痕乃其夫即杖之人服其明政
徐徑畈衢州人以科第道學負重名初立朝使有氣
節學者起敬其甘澹泊事親孝誠足以法但僻而
好異似乎索隱行怪歸柯山創書院講太極立說
頗異番士齊德勝者太極辨不遠數百里訪而技
之延年吉士李起宗作書與劉晉溪論其學術文
字之失不知為士者好辨邪抑豪傑之士眼空四
海立言之際有不暇思量適足以召之邪亦為學
者各有所主邪然齊李二書中極有好議論
唐宋事體相似節鎮府州各有料名錢物可以調用
軍民積欠官債至數十百萬緡得以蠲放四閫帥
臣其權尤重支員月給豐腴正俸外有添支歲時
有借請名借而實與或遇朝閭盛事有特支節臘
有酒肉柴炭皆是通例大畧一月之俸可比三月
之請舉家溫飽自無妄取或犯贓污輕則杖罪罷
役重則黥籍子孫世守其業有讀書登第而顯宦
者
理宗有戚畹某人除新安郡守馬碧梧時為中書舍
人不書行上遣左右宣諭云新安待次四年非見
比且與書行決不令其赴上朕不誤卿
陳丞相應宋知福州日親故干謁者沓至公設會置
五貫於前曰有一聯能對者即席奉送三山出守
應求何以應其求獨一後生者對云千里遠來公
使盡由公所使昔日州郡各有公使錢庫供太守
支用
劉介軒鏡衢州人正夫之後性和易號滿朝權門生
故吏宦於四方者多好發書薦士趙節齋為平江
發運公為幕僚春谷方稚齒抱之膝上教以句讀
度宗在位公八旬日赴京遇隆寒感疾歸春谷守
衢謁之不能見未幾易簀公乃衫帽橫烏而哭之
賻贈良厚當時士大夫之禮如此

衢學者宿言留中齋所坐龕獲也其父暮坐於旋其獲過於前兩目爍然如金光汞射人問為誰左右以獲對後生中齋狀元及第官至宰相歸附後為尚書是豈偶然哉或者謂乃蝌蟆精身頗充肥中齋如之其子叔子亦如之放翁所記楊戩乃蝦蟆精亦非常人

○

劉

庭式不絕瞽女之婚而娶之東坡詩之事略紀之至今為美談右山談叢載華陰呂君舉進士定妻尋亦失明中第而歸女家以疾辭呂不許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惜事略不紀非右山則世無聞焉

○

趙

清獻公未第時鄉之戶家陳氏延之敎子其母歲與新履公鄉薦陳厚贐其行隨以家貧用而告乏復贐之亦然陳乃遣人賫行囊送入京一舉及第仕寖顯陳之子後因人命繫獄或曰爾家昔作館趙秀才今顯宦於朝可以為援陳乃謀諸婦婦曰翁當親行我仍製履送之翁至汴閽人不為通翁俟朝馬回揖于前公命之入即送其履公持而入良久乃躡足穿以出叩其來意翁言其故公曰且留書院經旬餘不荅所言乃申之唯唯而已月餘告歸公曰且寬心兩閱月公以翁家問示之其子已貸命矣公但使親僕至衢日送飯獄中主者聞之得從末減衢士至今言之

喬

孔山平章東陽人未第時每夜提瓶沽油四五文藏於青布褙袖中歸燃燈讀書本縣周押司日見而揶揄之故觸瓶污衣孔山及第不十年為浙東帥本縣夏綱絲綿至判云排單押出本縣押司周某限幾日一邑驚駭何謂其人自分必死輕則黥籍及至呈到狀公不判亦無語旬日再呈亦然月餘又呈公令押出公曰周押司無恙否周再拜告乞免性命公但指其座云此座是秀才都有分來坐得今後休欺凌窮秀才送一千貫壓驚放之

方

千造王大方追跪三拜因號方三拜跪如今人之禮非稽顙朱某者以劉千秋堅頓首萬拜因號朱萬拜

薛

居正宅在汴昭德坊居正父仁謙仕周為太子賓

客致仕初仁謙隨唐莊宗入汴其宅為李賓所據仁謙復得之人告賓客藏金帛於宅後仁謙命其屬出盡所藏方遷入

楚昭輔以疾致仕太宗臨問訝其宅湫隘命廣之昭輔奏恐侵鄰地帝嘉之賜銀萬兩令別市大第昭輔卒不易

徐常侍鉉自江南入汴居五龍堂側宣徽角觝士還內宴必先習於其中一日坐道齋誦黃庭聞外喧甚遣童視之回白衆常侍習角觝鉉笑曰此諸同儕難與接懽也蓋鉉與角觝士皆稱常侍可發一笑鉉至汴市宅以居後見宅主貧甚鉉曰得非售宅虧價而至是耶余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其人堅辭不受亟命左右輦付之

沈存中博學無所不通晦庵亦嘗稱之觀其明天文律曆音樂醫藥之類誠是多尚然說置閏之法為異見於經者惟堯典太古以前未知如何今乃專以朔定十二月而氣及不得主此月之政或時雖已春猶是冬氣或歲猶未盡已得新春莫若用十二氣為一年立春之日為孟春之一日餘准此大盡三十一日小盡三十日歲歲齊盡永無閏餘文多不盡述且謂此論必見怒當世千載之後必有用余說者

楊城之西有國西域人種植每歲以無花果醞醋供御按內則注無花而實者名栭江東人以楊梅煎汁飲之內則名醷桃諸梅諸諸即菹也又曰濫即乾橑也

故蜀別院在城都西南十五里多梅有兩大樹夭矯如龍人謂梅龍苡薏人取其實為炊米飯香美唐安所出尤奇

巢菜有大巢小巢大巢即豌豆之不實者小巢生稻畦中東坡所賦元脩菜是也其中名漂搖草一名野蠶飯人不知取食耳放翁詩曰此行忽似蓼津路自候風爐煮小巢

放翁與村鄰聚飲詩蟹供牢九美魚煮膾殘香自注閩人燃德言餅賊中所謂牢九今包子也又有食野味包子詩蠹雙初中鵠牢九已登盤或謂牢九

者卑九也即蒸餅宋諱九字去一點相承已久未知熟是

士大夫詩詞用招隱事如使之休官歸隱者與出處不合朱文公注此篇視漢諸作最為高古亦托意以招屈原謂山谷中幽深險阻非君子之所處故結句云王孫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如放翁詩云諸公共賦反招隱方是

昔日僧道雲游至於寺觀有六驗方留一度牒二公據三戒牒四免丁由五帳尾六假狀

東坡響簧鐵杖長七尺重三十兩四十五節嵇康造見耶律雙溪文集

王子猷謂竹為此君白樂天謂酒為此君

圖書曰化鶴之裔時人稱為鶴相

前輩謂酒用於饋祀宴集以成禮若常飲則商刑所儆彝酒則周誥所戒無故日飲則神昏思亂安保其不舛謬哉士有傾囊酣飲於買書則吝而不肯惜哉

黃白之術初大節君因丹陽歲歉人多餓死取丹頭點銀成金化鐵為銀以救飢者故後人假粉點銅名曰丹陽以一死砒點銅名曰點節或名隔窓取母或名玉女翻身如漢王陽婁敬唐成弼宋王捷為之以助國用不可謂世無此法也但得之者如龜毛兔角為之致禍者十常八九如韓魏公明道東坡衎之而不為陳公亮為之即病指疽而死或為之以成緣事不私用一錢如克文禪師顏持約是也或遇仙授而亦不為如夷堅志載陽大明野語載許公言是也春渚紀聞第十卷皆說此事凡十餘條無非勸戒近代雲間儲君泳著祛疑說尤詳備謂學之者多致敗家皆仁人之用心也余謂彼有此術自能致富惟恐人知豈肯向人說故能者不說說者不能神仙傳授擇必可付之人不待其求不要其謝自眩其能乃是騙術欲學之者已懷欺詐此鬼神之所不容可謂學道之士乎黃荷外文集載陳珪左道今江湖間此輩甚多謂之藥客近觀中州為政九要謂人自取貧者有十一要貧學燒銀其言簡而切因書之以為鋭利學偽者之戒

章德元嘉溫平陽人性喜靜文學老成講解精到特
官廷之師席偕詣 京師咸推重之獻漢國會同
賦諸公稱賞列薦除翰林編修在職將二年
詩云九十翁翁七十兒此時那可兩分離客鄉
已是三年別人世應無百歲期春雁北飛頻送目
夕陽西下幾攢眉何如及早成歸計莫待山榴開
滿枝即告歸侍焉

庶齋老學叢談卷之下終

嘉靖元年八月十九日安愚柳大中抄起

辛巳冬至日藏園老人假校一過

閑居録一卷

（元）吾衍撰

元至正十八年孫道明鈔本

閒居錄一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元吾衍撰。衍有學古編、已著錄。是書乃衍劄記手稾、陸友仁得於衍從父家、錄而傳之、猶未經編定之本、故皆隨筆草創、先後不分。次序字句、亦多未修飾。其中如駁戴侗六書故妄造古篆一條、辨徐鉉篆書筆法一條、皆與學古編互相出入。蓋先記於此、後採入彼書、而初稾則未削除也。然零璣碎玉、往往可採。如辨顏氏誤解勿勿。辨魏伯陽參同契誤以易字從日月。辨杜甫非不詠海棠詩。皆有識。惟論堯典中星以爲四時皆以戌刻爲質、未免武斷。論借書一瓻謂以甕盛卷軸、亦爲穿鑿。以及論輿寵字與爾雅相違。論五伯字不考後漢書禰衡傳、以爲唐人行杖之數。皆不免於疏漏。其他雜談神怪、亦多蕪雜。以衍學本淹通、藝尤精妙、雖偶然涉筆、終有典型。故仍錄存之、以備節取焉。

閑居錄 元吾衍撰

元至正十八年(公元一三五八年)孫道明抄本

閑居錄

昔有老嫗黃髮容貌甚異持一竹篋中有木佛經卷香爐之類行且拜曰今年大熱每春即出秋至不知何往自是歲皆豐稔至元丁亥歲忽不出遂大水自後莫知死生歲亦不復前稔矣余祖母年七十餘云自幼見之形容亦只如此

孤竹君姓墨音眉名台音怡初見孔叢子注中子名伯遠見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仲

越士王梁仲不能通訓詁見古書輙不悅一日見楚詞嘆曰作文如此艱澁宜乎投水死也聞者笑之

蔣湑字景裴居葛嶺寶勝寺東廡之偏扁其室曰月庵人因稱之無儋石儲而巾褐不完晏如也好抄書而牀頭及竈側塵積者三百餘束然草草不可讀彼自能識也名公士夫多器之每一入城訪諸公必終日既歸白土書門者又滿矣然湑朴多輕信或戲以虛名紿

之次日必詢其何人而欲往謁年七十餘而筋力不衰一日余於丁氏家覩降仙忽感書曰可迎蔣地仙已而蔣至衆咤異之已而復書曰吾别公百四十餘載今會于此甲午當復會矣是時去甲午尚遠及甲午人皆爲之憂而蔣甚慧遂以爲昔日扶箕者之妄後四歲冬忽病不起問其日則甲午日也平生所蔵舊畫古器之類有崔氏者取去爲之易棺槨云將病之先入城而歸有清稽者以白之書滿門燭之皆滅中幕命名字余知其不祥乃命盡之先兆也 蔣晉陵人

晚宋之作詩者多謬句出遊必云策杖門户必曰柴扉結句多以梅花爲説塵腐可畏余因取其事爲一絶云烹茶等屋掩柴扉覺嬾吟有更撚髭策杖適仙山下去驗人正是興來時或可爲作者戒也

蔣景裴審踊存誠上人詩云别後多遊滄海東忽攜詩卷到山中立談教語飄然去滿徑松花落午風余甚愛之

宜興尉將軍廟傍有凈耳者居焉一夕夢使者召曰將軍命亦明日可來窟而思之此地無所謂將軍者必廟神也遂齋潔以往顧神像頗大蟲業在其耳遂去之復以巾拭凈再拜而出是夜復夢將軍語之曰爲吾治耳甚善無以酬汝今與汝一臂力自後擧重物皆若輕焉其土人多言之

錢翼之言錢塘人李氏過毘山見奇石取之欲種菖蒲恐傷其本因置之衣笥中至王涇背舟共人疑其重以爲載寶因夜俟其熟寐斧殺之併其童死焉無益害身知命者宜戒

至元間釋氏豪横楊總統發掘陵墓奪取宮觀孤山和靖墳亦被發然無它物但得一白玉簪兒已空矣其亦仙者耶王元章有詩云生前不繫黄金帶身後空餘白玉簪後又鑿靈鷲山壁爲佛像時小民之無賴者多爲僧以逞奸王復有詩曰白石皆成佛蒼頭半是僧

亦佳

王總管宋之老兵也宋亡失志嘗以蒲席爲衣或寄宿道院及市井人家自稱王總管然每到之處輒利故人爭邀之然多不往諸酒館或遇其來急以酒與之乃滿飲擲杯于地而去則其家終日獲利倍於它日皆呼爲利市先生嘗客石函橋許公道院夜立以寐時方大雪牛羊多凍死王乃解衣入水如冰而浴既出汗流如雨眞異人也平生每狂歌人聽以卜休咎多驗

四

宋之末年姑蘇賣餅家檢所鬻錢得冥幣爲因怪之每鬻餅必識其人與其錢久之乃一婦人也躡其婦至一塚而滅遂白之官發塚見婦人卧棺中有小兒坐其側恐其爲人所覺必不復出餓死小兒有好事者收歸養之既長與常人無異不知其姓鄉人呼之曰鬼官人國初時猶在後數年方死

大德九年七月大雷擊仙林寺佛殿取帝釋五

遂　義　廉

鐵塑像被擘作龜損之形亦擇民之耻也

深衣方領正經曰曲袷如矩後世不識矩乃匠氏取方曲尺拘以斜領爲方而疑其多添兩襟製度遂失若裁作方盤領卽應如矩之趣續衽乃所添兩襟也更加鉤邊細于肩上卽是鉤邊吾以斜爲方豈聖人正心之意朱文公只作直領而下裳背後六幅正面六幅分兩旁若交其領無乃背闊而前狹又助下兩縫向前或剪圓裳旁曰鉤邊尤爲可笑只按

五

深衣玉藻二篇正經製度自見世儒自不致耳

沈道士賣熙遂符蘇居北橋未幾以下无屋[illegible]可僦遂以一屋之貲而得二室焉乃大爲印造之所有粘綴者令孕婦爲之先月餘忽粘貨蘇婢暴死不數日忽雷震其鄰賣鋪壞徐五沈在傍舍見雷神以帝言責之仍以斧揮其首遂仆地良久乃蘇時有二道士在旁並無所聞但見火光沈自此竟病心常恐懼戰

衆口不能言人有問之但云可畏問所見曰見雲蓋爽與陽故也如此數年終莫能愈足以爲褻瀆之戒亦大德九年事

越人孫起岩來杭與友人遊舊内時内已爲興元寺有大閣舊常朝殿所爲也夜宿其側至四鼓大呼一寺皆驚乃其魘也既寤尚不能言已而問之曰夢登閣爲衣朱紫者數人執而責之曰汝不能作詩輒敢登此欲毆之得一人解迯得釋杜子美詩成泣鬼神信矣

六

杜甫無海棠詩相傳謂其母名海棠故諱之余嘗觀李白李賀等集亦無之豈其母亦同名耶則知蜀中多海棠以時人往々入詩若後宋之言梅花特厭而不言耳

凡作耕物必忌不言等事而修造屋舍乃買故廢剗爲泥壁草筋故廢多是易舊所棄乞人收以取利勿用可也

俗稱徐鉉篆字中心一縷濃墨言用筆直非也筆直當不關濃墨在兩旁安得當中

大德間州學皆設經師爲之者多非其人利祿而已一日御史問禮記師禮記何人述竟不能容或耳語之曰戴聖遽然曰戴勝降于桑其謬若此其人已死不欲書其名云

杭州北郭有僧曰禮公性曠達嘗閉門獨酌而舉賓客之禮從者皆笑而禮自若亦古人獨酌勸影之類

王右軍蘭亭序文固自佳與文選並觀則無弘大之氣昭明之不取者此也非有他說

七

銅雀瓦硯可比端石及觀古墓漢塼與今世塼無異則知古人塼瓦之土劑不同也

俗儒談易多鄙象數乾九坤六乾天坤地非象數而何

夜遊録有言易象皆假畜獸以名象爲大象行則俯首一望而全体皆見故統論一卦之體取以諭之象有六牙故六爻之義取以喻之又按說文省頡易字象蜥易形蜥易善變則知古人託之以喻其變不疑也或言日月爲

易按易字無從日月之說而伏羲畫卦時但云八卦重卦之後以其變化無盡故有變易之名不可以日月爲感也

任叔實言近歲四明有人於地中得一陶器作虎形仰首張口其人疑其酒尊蓋古之溺器虎子是也

毛詩三百餘篇多出委巷之言而典雅若此後世語言略牽文義西夫已莫能曉秦有偶語詩書之禁黔首之愚本諸此乎

釋氏書言明帝時佛法入中國有郡其教法者僧請爲三壇以佛書與儒道書並焚二者皆灰而佛書卷軸無恙既云佛書初來皆是貝葉何有卷軸昔秦焚書萬世罪之明帝有此尚得謂爲明乎

陰陽之氣激而爲雷理自然也而挂、雷擊之地掘得斧楔而穿柄處有孔圓半寸許兩面交硋參差有孔若玉工所造似石非石大率類古陶器亦有化爲瑪瑙色者殊不可曉楔形如木工鏟斧類鉞

世俗言臘雪一尺蝗虫遺子入地一丈以其尺雪之水可滲入地一丈云

堯典定中星以戌爲昏世俗稱黃昏戌是後世不問日之短長但以地上日入爲昏日短則不及戌星未中也說文謂大死於戌是日至戌乃無光耳或言日行今古不同又致諸曆至今仲冬日躔星紀即月令之日在斗也日躔在斗至戌時則昴星正中日短星昴無有

差忒何可言差因知堯典以日躔星紀戌時爲昏月令以日躔星紀之日地上見日爲旦日入爲昏不知天者一槩論之故云差也若能作一圓圖以二十八宿分十二次舍剪爲活盤於外作一定盤書十二時環之午上子下隨四仲以日加戌堯典中星見矣太初曆冬至日在牛一度以中氣言也非日躔星紀之日也堯日起虛一度亦同斯義

大德丁未兩浙饑浙東爲甚越民死者殆盡父

食其手以圖苟存戊申春饒市賣越州觀音現身圖云有婦人至任氏家語歲荒事謂昔年淛西荒小兒能累甓為塔拜念觀音遂獲豐稔而越民不顧乃有此報言訖令任視壁邊出任見壁有觀音如畫光明滿室自是而市井皆為小塔互相誇尚小民老稚相率繞街禮拜殊可憎惡已而聞及越人竟無此說乃市中賣畫之家妄設此說為謀利之計州府雖加譴責而愚民之惑自若焉

十

世有透光鏡以有神異對日射影於壁鏡背文漆於影中一一皆見磨之愈明因思而得其說假如鏡背鑄作盤龍亦於鏡面窽刻作龍如背所狀復以稍濁之銅填補鑄入削平鏡面加鉛其上向日射影光隨其銅之清濁分明暗也昔徐生操示余因以告之後數日家忘行取去忽墜地而碎痕跡並見果不出所度云昔沈存中筆談嘗載此鏡而不得其說因記之

古人製樂皆用律尺九九九八十一分琴瑟鐘磬簫管等皆準之故八音克諧後世琴瑟太長長則聲緩笙不用匏而用木木實而聲遏清鐘太圓圓則聲清而搖故不協也生律之法以積算之難人遂不學今立簡易之法假如黄鐘三分損一下生林鐘即以紙條依律尺九寸裁斷於三停中去一即是林鐘六寸林鐘三分益一上生大蔟亦以紙六寸如前於三停外添一停是添二寸共得八寸上下

十一

損益皆如此至蕤賓再起三分益一上生之法不費積算律呂備矣依此截竹大小如律曆志所說加以清聲隨十二辰編之即象鳳翼參差若左右自外而內合列編之則兩旁長中央短若樂圖所畫仍以漆為底即成雅音四清聲乃子丑寅卯四管之半截也

王道醒頭藥行在有名歸附以來其年已七十許至元間州府多貪婪之吏每貨藥於市則大呼曰把鈔來你醒也不醒以有警耳

宋之末年有狂士人於市井賣小兒學書字本一貫三張每過人間即隨口成詩亦張山人之類時賈似道專政每遣面罵亦無如之何其字本末嘗有買者已而狂發必盡扯碎衣服巾履皆不暇顧人多與之錢歸附後猶在至元壬午死於親戚家云

戴先生臨江人名道亨有異術能煮麻莢為油松脂為纖與真皆無異其他不可勝紀每雲游即以此易飲食咸淳間多游好事之門有欲得其留者輙責識其家能坐化立亡丙子之亂嘗寄食余舍言勿憂兵革吾能令汝輩運氣而死即無所苦吾當相繼終耳已而歸附兵息乃辭向所與交者曰事定矣且可無憂遂歸錢唐門外九曲城下許公道院尸解不知其年

林回陽名自然臨江人善導引之術咸淳間有朝士楊文仲腰上患瘡大可半寸衆醫莫能治有言其人因召之但相與對坐教其導引運氣不數日而愈因厚禮之常遊宜興張公洞見諸仙人與之飲酒素不識字忽作歌曰訪古老洞天撞見神仙飲三盃復三盃又三盃不覺醉醺醺回頭看人間身在青煙外嘗自歌之或如曲調或時如誦書誦經皆此詞也宋之末年忽別去不知所往後數年有道士見諸蜀山呼之不應追之不及

沈鑄善造銅鼎彝等文藻古色皆可亂真宣和以來一人而已大德間死有子紹其業至大初亦死今所鑄遂為奇物云

韓鳳子善修硯有百碎硯但不失元質修之若無損者亦善修古銅器惟硯為絶精居蒲橋四面土牆門若狗竇凡所用皆古器夜宿廬中與人言無尊卑皆不汝嘗得錢即於酒市一擲而盡是亦異人耳名文善

雲璈給喪事於宋莫致用至元間前駙馬為今左丞母喪用之人遂因之

韻書之作實本於說文之諧聲字如瓏籠灃豐

捉洸霏霏廬鐘倫栟邪肹等類皆以龍疊尼
非廬分千爲諧聲而韻書中皆分析爲各韻
若能依說文諧聲之法則爲通韻則毛詩楚
辭古賦選詩之韻了然可知若作唐人律詩
當止用近韻

古書無旡字惟易有之其初本於蔡邕石經以
易中無字多故隸法從省通家書本於易旡
無字亦皆作旡後人云旡字象天傾西北直
以俗書妄解耳

秦方士徐市又作徐福非有兩名市乃古韍字
漢時未有翻切但以聲相近字爲註其下後
人讀市作市㕓字故疑福爲別名也

顏氏家訓云世稱勿勿不知所由按說文勿者
州里之旗所以趣民事故勿遽者稱勿勿大
爲繆誤說文曰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
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故稱勿勿又達書
㫚字于下云或从㫃 音偃 即周禮旗㫚之㫚
今周禮作從牛亦誤也㫚字說文作恖解曰
多遽恖恖也从心从囪聲當是此恖字顏氏
之說誤

禮記檀弓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而哀
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
似重有憂者當以子之哭也壹爲句

宋儒不識顏眄 音面 字皆讀爲美目盻兮之盻
又不識盻字而寫作使民盻盻然之盻 音異
又不識此盻字而讀爲盻今詳之從丏者
音沔從兮者音擊字去聲从兮者音異

本草不稚言味酢皆是醋字今酒醋乃古酬酢
字誅珠稃稃士三等字今人亦皆互差

古今字有七變一曰科斗書倉頡觀天地之文
以意度爲之文字之祖今之偏旁是也以漆
點木故其文多似水蟲故曰科斗二曰籀文
大篆史籀取倉頡形意配合爲之大篆是也
史籀所作故曰籀文三曰小篆李斯省籀文
之法同天下書者也以籀書爲大篆故此曰
小篆四曰秦隸程邈以文牘繁多難於用篆

因減小篆為便用之法故不為體勢非今之隸書也便於佐隸故曰隸書世傳秦權秦量刻文即秦隸字人不能別亦謂之篆誤矣或謂秦未有隸且疑程邈之說故詳及之五曰漢篆漢器欵識及諸印文是也即秦之隸書也六曰漢隸蔡邕石經及諸漢碑之字是也此體最為後出皆有波法與秦隸同名其實別異又謂之八分云七曰欵識諸侯本國之文也古者諸侯書不同文故形體各異秦有小篆始一其法近之學者取欵識字為用一紙之上齊楚不分人亦莫曉其謬今分作外法故未置之不欲乱其源流使可效其先後

近世戴侗以鐘鼎文編六書故不知者以其字便於用無說文聲牙之患多取之形古字今雜乱無法鐘鼎偏旁不能全有即以小篆足之或一字兩法人多不知日本音裂加卩即為窶字乃音作官府之官村字本作邨从邑以屯今乃書為村字从木从寸又引杜詩無村睢望縣為證㨗誤甚矣況說文無此村字許慎引經為證漢時文皆篆隸乃得其宜今儞引經而不能精究經典古文反以近世差誤俗字引以為證鑄鍾鍪鍩彔彔等字皆依世俗字為鐘鼎篆體各有詳註卯字所解尤為不雅編首字源分門類為次第倉頡之法到此書為一厄矣學者先觀古人學書方知其繆

喻天有三喻其圓則曰如彈丸以斗建視日月之行則曰如倚蓋言地包天中則曰如雞子中黄

天之黄道可見處著後秋分前晴朗日沒時於高處向南視之若虹霓斜界雲氣皆不敢入者是也

宋黄師憲所藏書畫皆有古玉一字印相傳是封字又謂之缺角封乃長字也印大將及二寸其篆法用李陽冰新意盤屈成文其前無此體當是唐時所造

古神像皆跪坐後世隨俗更坐大椅已失古製
近又改爲大像長倍於人而供具屋宇不復
加大何不思之甚耶

山海經非禹書其間言鯀入羽淵及夏后啓等
事且又多祭祀鬼神之說中間凡有政字皆
避去則知秦時方士所集無疑柳宗元喜其
文致之爲柳州山水記用其事爲天對

何遠春渚紀聞遠雌黃定子法秦皮梔子皂莢
各一分巴豆一粒去皮黃明膠少許同煎汁
和雌黃作定子蔭乾遠朱定子染法同

曾子名參字子輿當讀爲參乘字不作抧琴切
言於字子游於旌旗之旂也見說文

至大改元婦人首飾皆以金銀作小錢戴之謂
之春錢越明年冬有鑄錢之令三年春錢復
行用其先兆歟

三代古銅皆鍊銅爲之非水土所蝕體質皆重
宋南渡後古銅絶無士夫所用唯句容新物
已而銅復艱得不能重厚俗以古銅輕爲貴
者乃句容冶工言耳

袞十二章漢以後次第重複宋真宗時金人貢
一襲日月在肩星山在背當是外龍與華蟲
相對在左右袂也

古者冕十有二旒取其蔽明著於武武東於
髮後世增二十四旒復以武東於額前無所
容乃虛設爲之本末於額左右其理甚乖

古稱借書一瓻還書一瓻當作瓮筭承其書卷
古書冊方冊恐其遺落耳

連昌宮詞有朝陽未外簾影黑至今卻掛珊瑚
鉤宜得宮殿之簾每旦旋掛也

陳州古墓俗云高柴墓爲瀉馬兒所發初得石
刻曰逢馬而破遂發之不疑然內甚多毒
煙飛箭皆隨機輪而出因斷其機得金鑄禽
鳥及玉甲片若龍鱗狀其他異物不可數計
至今向有藏者寶藏如此恐非高柴當是陳
君家耳

鄭玄陸玄朗皆以避諱而稱其字宋儒知玄而

不知玄朗者頗多
李賀集美人梳頭歌有所思嗝少年等皆它人云。
詩
世儒有言謂李商隱作詩爲獺祭魚以其多檢
書冊也然商隱用事蓄於點化皆無牽強痕
跡庸齋是博覽所致非淺學所可議也
周禮有璽節註云若今印章也但正面刻字印
於土上
李春出火米所生也季秋内火水所克也戌火
死於戌日至戌而熙光
韓昌黎文與語孟出入而喜玉川劉文東野等
詩至於自作亦效其語何詩文不相同也
嵇康養生論有云齒居晉而黄六臣竟不能解
及觀醫說方得其旨云晉地多棗人嗜棗之
懷袖中春人蜀之啖檳榔則知甘味傷脾故
齒黄也
月仲所撰酉陽雜俎云吳剛李賀詩云吳質當
是名剛字質也寧戚飯牛車下淮南子作寧
戌則知名戚字戌也
三輔黄圖。秦作阿房宮有磁石門挾刃入者當
中脅而出之夷人疑其有神按古兵器多用
銅今石能脅乃用鐵也當是銷兵鑄金人之
後兵器全用鐵耳
徑山借淨椎字道衡在陶山時因與縣宰驅虎
見草色異於地中得古鐵鼎有又丹存焉宰
欲取之即飛去不獲惟取其鼎椎得其虎鼎
燒其中爲丹叙所薰處已成白玉又有古佛
六環銅錫料井竹簡墨跡古畫皆人所無者
工於文章既篤與人即不留蕃嘗有南山詩
云紫氣金丹曉青霞玉井春畫牛曾寓意鳴
鶴更通神又好言蔦稚川陶隱居事九開椎
未言名字止曰大迂闊者即知爲道衡矣其
清致有如此者
漢五行志成帝元延元年長安章城鐵杜自亡
函谷門杜亦亡晉灼曰杜是出籥者師古曰
所以下門者也非出籥也按說文闢字解曰

門下壯也當是鑄鐵爲牛以承轔軸漢書註倒其語遂致疑

古陶器或言舜時物按三代銅器至今存者多不完舜時更遠陶益難完當是秦鑄金人之後合土爲器耳

看書板始於周邦彥謂之侍書亦見美成文集

增冕爲二十四旒始於後周宇文贇

唐僧思淨鑿湖濱石爲大佛頭其前留兩石壁正擁其肩意在不覺與地相接至元間富民捨錢修寺且去其左壁以右壁鑿爲五指古跡壞矣

唐人呼行杖者曰伍伯別無定義直以雖皆之數至五百而止耳

書室中修行法心閑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閑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可止也心手俱閑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以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強役於神也心不甚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以其易於見意不滯於久也心閑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註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於風雨之際及寒夜也又曰手冗心閑則思心冗手閑則卧心手俱閑則著作書字心手俱冗則思早畢其事以寧吾神

曲名六么按琵琶錄云本作錄要言錄樂府之要也康崑崙翻新曲改爲綠腰後世作六么因曲譜字法而從省文也

黃魯直元暉古印章詩註云謝元暉吾是謝眺當是玄暉字按北史元魏諸王有名暉者當是此耳

舜生諸馮及馮姉等皆音皮冰切古不音符容切也馮姉與徐夫人皆男子

葉林字去文錢唐人與鄧牧俱隱居大滌山方地而居或旬日不食或一食兼人清夜放游則不辟豺虎白晝凥坐則客至不起作爲文辞多世外語鄧則全效柳子厚也大德乙巳冬忽馳書別親故云將化往且詣鄧言別至

丙午正月八日平坐而化年五十九後十餘
日鄧知叢已化去嘆息曰葉君出處與我同
來何紿我言别吾亦當長往耳乃述葉君墓
誌又於燈下取葉文集摘畢而終其平生如
葉解化無異其文集皆藏洞霄山中云

古書皆卷軸以卷舒之難因而爲摺久而摺斷
復爲薄帙原其初則本於竹簡絹素云

有人藏得古玉小版上作人首身爲玉版度以
淛尺長四寸半闊八分中有網紋若帶狀當
是漢獸勝玉人若今之替代也

古之居室西南隅曰奥東南隅曰窔王孫賈之
問是相對而言耳又按莊子孔子讀春秋老
聃據竈觚而聽之是竈坛也古人穴地爲竈
故席地可憑其觚今人謂竈曰果廚尚存其
旨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餘四分度之一以太陽日
行一度較之則四分度之一乃一日之三時
也三時不成一日而日行有常故積其餘分
四歲而得一日晝夜於百刻爲正百二十刻
之説始於後漢獸勝於天道無所取

百日之説非本諸釋氏禮曰士三月而葬是月
也卒哭後世遂通用爾云

古者喪禮三年懷抱之義也周末二十五月而
畢後世二十六月若從孔子爾月則善之言
耳

欲知古尺以小半兩錢準之言徑寸也欲知古
秤以大半兩錢準之言重如其文也

至大三年夏雷擊常州玄妙觀毀柱下伏龍龍
去而地成坎柱懸坎上有四石戴之其石乃
殿庭下者若有人爲之云

揲著法止從繫辭爲正大衍之數五十蓍數也
用四十有九去一也分兩爲二以象兩信手
兩分左天右地也易天道也故揲左不揲右
右當置而勿用掛一以象三以一蓍掛小指
間是人所用占者在此也揲之以四以象四
時是四四數之看其餘一二三也若無餘則

以四為餘歸奇於扐以象閏是以所餘之蓍與前掛一相併成數也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復以前所餘蓍合為一再如前法一次總計兩次之餘隨陰陽數定畫也九十二揲成六爻變在其中故云十有八變也九畫爻法天一為陽畫地二為陰畫餘倣此唯六為老陰畫為爻九為老陽畫為重陽順行故七為少九為老陰逆來故八為少六為老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天虛三地虛三共除六數則四十九矣此蓍數之本原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太師摯在齊故也

孔子稱逸民伯夷已下九七人惟朱張不言其行是其隱操深遠但聞其名耳

天空僧傳公有蘇子赤壁墨本與今本有數字不同嗚嗚然作焉鬱乎蒼蒼作蔚釃酒臨江作舉酒渺滄海之一粟作浮海蜉蝣者如彼作藏之所共樂作共食字法甚逸當是初成此作佳客在座且誦且書故之與神變字隨意改非若後人之短思窘束也

世俗畫老聃皆耳上長及覆垂向前非也當是耳末垂肩如佛耳是也李白詩神仙多古貌雙耳下垂肩此言有理

大定錢每錢重一錢者為真唯酉字在上者佳

造朱黃定子每朱一兩用金定膠二定皂角子仁十粒仁須浸透打可取亦熬成膏與膠調勻然後和朱此法甚簡若雌黃只用半兩則大小與朱定相同也煙子多性不若以麴糊代之如閏丹砂法見寄於紅

瑣碎

瑣碎錄云粉研令極細以楮樹汁調之如校書時有誤字以此塗抹則與紙無異粉當用畫家祭粉若無楮汁止當用膠和麵糊亦可

雌黃銀朱亦能損剝硯石雌黃尤甚

右閑居錄一名閑中編魯郡吾衍子行所
草本其間多子行手自書子行太末人
工篆隸書通聲音律呂之說讀太玄經
號貞白處士性放曠高不事之節自比郭
忠恕倨傲玩褻一世遇人巧宦著富如蟲
蛆臭腐將噬染已其所厭棄者詣門請謁
從樓上逸與語音出有間矣觴吹洞簫擫
弄如意不絕好刺譏輕侮詩人文學士獨
盛推杭仇近父婺胡穆仲汲仲至謂百年

六

士有所著書凡數十卷至大四年冬子行
以事逃去不知所終此葉得之於其從父
家攬其遺跡使人慨然至正五年正月甲
辰養痾東閣提筆以記吳郡陸友、仁書

至正十八年戊戌之秋七月旦日鈔于泗
北村居之映雪齋

霏雪錄一卷

（明）劉績撰

明刻百川學海本

霏雪錄二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鎦績撰。案說文有鐂字而無劉字。徐鉉附註以爲鐂字卽劉字。此書作鎦，蓋偶從古體。遂相沿別爲一姓，實非有二也。績字孟熙，先世洛陽人，徙於山陰。其父渙，通毛詩。元時嘗爲三茅書院山長。績承其家學，故此書辨核詩文疑義，頗有根據。又及與元末諸遺老遊，故雜述舊聞，亦多有淵源。然每紀夢幻詼諧之事，頗雜小說家言。其以杜常詩爲杜牧詩，王士禎香祖筆記嘗糾之，亦不免小誤。又如稱其遠祖馬牧君事金太祖，有紀信之節。元修三史時，史臣責賕於其祖，不與，遂不得書此事。論史者俱未之及。然當時元政雖頹，而秉筆諸臣如揭傒斯、歐陽元等，皆一代勝流，未必遽有索米受金之事。是亦一家之私言，未可概信。以其可取者多，錄備明初說部一家耳。此書成化間嘗刊行。有胡謐後序，稱績所著尚有嵩陽槀、詩律。今俱未見，殆已散佚矣。

雒陽孟熙著　武林張遂辰閱

起復者喪制未終勉其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也如
歐公晏元獻神道碑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
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爲淮南發運使及史嵩
之喪父經營起復是也今人不考例以服闋爲起復
誤矣宋制銜上亦帶書如起復左僕射中書門下平
章事臣趙普是也

物能復本形者則言化月令鷹化爲鳩則鳩又化爲

爲田鼠化爲鴽則鴽又化爲田鼠其不能復本形者
則不言化如腐草爲螢雉爲蜃爵爲蛤皆不言化也

唐人悼亡妓詩斷腸猶繫琵琶絃琵字當讀如丕彌
之彌

舍利按佛書云室利羅或設利羅此云骨身又云靈
骨即所遺骨分通名舍利光明經云此舍利者是戒
定慧之所熏修甚難可得取上福田大論云碎骨是
生身舍利經卷是發身舍利
舍利有三種色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肉舍
利菩薩羅漢皆有三種佛舍利椎擊不碎弟子舍利
椎試即碎

如試舍利子以童男女髮根可引綴髮上也

宋朝授官列銜以某階守某官以某階行某官者凡
階高官卑則稱行階卑官高則稱守官與階等則不
必行守二字循唐制也

骨董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羹用此二字
晦菴先生語類只作汨董

古王者之居四柱太行山似之故有王屋之名牧菴[illegible]

屋說

長安御溝曰楊溝以植楊其上而名或曰羊溝所以
隔羊抵觸垣牆也

唐時婦女畫眉尚闊故老杜北征云狼籍畫眉闊或
云言女幼不能畫眉狼籍而闊耳余記張司業倡女
詞有輕鬢叢梳闊掃眉之句蓋當時所尚如此諺曰
宮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

司馬溫公編通鑑時手稾績嘗見數幅如人名字各
分代類爲書又未成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詩選

公聞之遂急結末了故五代多繁宄小人害事往往
如此

明道先生嘗憩一僧寺夜聞察察有聲命火燭之乃
鼠於佛臍中銜一書欲出先生取視之乃丹書也即
手抄而納舊本佛腹明日召塑工補其孔先生後如
其法鍊丹餘人見其屋有光以爲火競趨撲之非火
也遂不復鍊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處仰成金或
諷先生服之先生曰吾腹中安可着此一道士擬傳
之比至先生已易簀矣

宋故事天子謁孔子廟止行肅揖之禮慶歷四年五
月仁宗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

楊廉夫先生之母夫人嘗夢神人授金錢一枚吞之
遂娠先生先生文章事業爲一代偉人豈偶然哉先
生卒錢君思復嘗作挽詩云生前母應金錢夢死後
人稱鐵笛仙

龍虎山道士吳善淵謂余曰州郡巷先生自云其母
夫人嘗夢羽人騎鶴抱一小兒來曰此南嶽真官寄
汝家養之既而誕先生

宋朝以文德殿爲正衙元以大明殿爲正衙有延春
閣但有琉璃瓦飾簷脊

元朝萬歲山廣寒殿內設一黑玉酒甕玉有白章隨
其形刻魚獸出沒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

粉牋寫字不經久近年作者殊鹵莽不精不一二年
字畫已漫漶矣康伯可謂向薌林出李重光金花牋
手書長短句歲久剝落其辭不全亦一證也古人於
藝必精到尚復若此矧鹵莽者乎

樊公時中爲浙江參政觀潮嘗題詩樟亭云煙波閃

閃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信不虧天不老潮江
亭上有潮來公之忠可見矣至正壬辰紅巾賊亂公
張弓抽矢馳射於其間賊應弦而斃者甚衆自卯至
申矢盡死之

虞文靖公集在翰林一夕夢兩朱衣引至一官府見
一人服王者服乃孔子也公跪于陛孔子謂曰汝集
善爲之公退至殿陛 跌而寤公恐遺忘口誦所言
俄而閽叩門甚急亟起乃 王召議事二使以上旣
馬賀公至承天殿制臣及諸學士其集王曰上晏駕

上都某欲竊神器僞使者齎詔且至卿等在越君所
處之衆無語公默省夢中語乃進曰殿下爲中令監
國宜即大位於是定計諭中外初國璽在上都乃爲
爲天子印章頒詔先遣使守古北口候僞使者殺之
焚其書此臨大事決大疑聖人假夢以堅公之志耳
會稽王山農元章早負大志走大都無所遇貰屋以
居時臨川危素爲翰林學士居鍾樓街山農嘗見其
文而不相識一日危騎而過山農所與之坐而不問
其姓名徐曰君非鍾樓街住耶危曰然更不出他語
而罷人問之山農曰吾觀其文有霸氣月其人深止
亦然料知必危太樸也

趙松雪歸吳興嘗見夫婦操舟乃以爲活公識其
人問之因惻然曰我衣食爾夫婦滬波亭供灑掃可
否夫婦欣然居之一日公從弟緩步至亭問其居此
若何夫婦感激以爲得所惟憂身後無斂形之具耳
公曰我適行間憶奎章閣一石甚奇命侍史取紙筆
就亭圖之神速特甚俾夫婦鬻以爲身後計其人持
至驛騎橋好事者以十千購之

蔣氏姑蘇巨家也有子甫八齡欲爲求師與鄭明德
先生具禮延之先生不屑往蔣亦跌宕者遂厚延鐵
崖楊先生具道鄭不就之意時先生居吳淞放情山
水日攜賓客妓女以文酒爲樂謂蔣曰能從三事則
可幣不足計也一無拘日課二資行樂費三須上別
墅以貯家人蔣欣然從之鐵崖竟留三年後其子亦
有名于時

國初宋學士濂以文柄雄視四海會禮部會博貫群
籍談論風發雷厲嚴陵徐尊生嘗曰南京有博學之
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指二公也

宋故事禁中處分事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皆
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
皆用御寶惟親筆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寶也

神仙修煉之說有無黜不可究然或因此致疾者斯
又不可不知也元有張性虛者嘗參東門老其法專
守下丹田觸纖之際下田結塊漸而絕又一人守上
田身中終日滯濃

樊昌商八舍家軒墀之間畜雞數年生育至百餘其

旁產于四五人皆龜胸傴僂蓋孕婦感其氣所致古人胎教可不謹哉

至正末越有夫婦於大善寺金剛神側縛葦席而居其婦產一子首有兩肉角鼻孔昂縮類所謂夜叉者蓋產婦依止土偶便稟得此形

陳白雲家籬落間植決明家人摘以下茶生三女皆短而跛而王氏女甥亦跛予皆識之又會稽民朱氏一子亦然其家亦嘗種之悉拔去

會稽王　家雄于貲至正間困於徭役門戶零落一術士以六物推人禍福主其家禮遇甚厚無何與其人散步園中其人指池水謂王曰君家積德何厚池中水皆銀也吾能鍊之用銀二三錠作六釜俟吾西遊還試之如期而至取池水熾炭淪之涸則益以水如是者一月別以藥投之釜中皆成銀王氏異之厚贈其人別去期再至竟不來矣權其釜大較銖兩所得之銀即釜也富家子弟愚騃而貪爲妄人僥惑如此大可爲戒

水鱉不可服蘇門一人生二子皆切愛之恣其食啖遂成瘵疾其父得一方以木鱉煮豬肉食之其仲子當夜死明日長者死愚人不達輕信妄爲至殺其二子悲哉友人馬君文誠得方書一帙亦載此方因評註其事于左以爲戒此仁之一端也

一童子頭有瘍過人以藥傅之童子頭癢不可忍爬搔見血至以甎觸柱至夕竟死蓋其藥有砒見血即害人矣吾聞之文誠云

房室之戒多矣而天變爲尤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謂其瀆天威也今人生子而形殘體缺者又安知其不犯斯禁耶爲人父母者宜識之噫迅雷風烈必變豈有是哉

木與水本木不同出一本而萬殊水萬殊而一本

唐人詩一家自有一家聲調高下疾徐皆合律呂吟而繹之令人有聞韶忘味之意宋人詩聲則村鼓島笛雜亂無倫

或問余唐宋人詩之別余答之曰唐人詩純宋人詩駁唐人詩活宋人詩滯唐詩自在宋詩費力唐詩渾

似宋詩飯飣唐詩縝密宋詩漏逗唐詩溫潤宋詩枯燥唐詩鏗鏘宋詩散緩唐人詩如貴介公子舉止風流宋人詩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賓辭容鄙俗

唐人詠物詩於景意事情外別有一種思致不可言傳必心領神會始得此後人所以不及唐也如陸魯望白蓮詩云素蘤多蒙別艷欺此花真合在瑤池還應有恨無人覺月曉風[illegible]妙處不在言句上宋人都曉不得如東坡詠荔枝梅聖俞詠河豚此等類非詩特俗所謂偶子耳

唐人絕句有重疊字而不鄙者如杜牧華淸宮云殘風殘月入華淸又曰朝元閣上西風急皇甫冉酬張繼云落日陰以問音信又曰寒潮惟帶夕陽還此等別是一例唐人詩亦有不拘韻者如王建涼州歌云三秋陌上早霜飛羽獵平田淺草齊錦背蒼鷹初出按五花驄馬餵來肥齊字不在微韻

章草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

顧淵寧字子淵蘇州界牌人至正末嘗爲海道萬戶國初以來遂匿名不仕號半癡老人放浪山水間以繪事自娛每出遊遇奇巒異壑珍木怪石輒經月忘歸久之境與意會便欣然亡返歸即乘興揮掃極其變態甚則跳足大叫以爲無愧古人厥初師董元後出入衆家無所不學然不長於設色晚年益自祕其畫尤善博物家世本衣冠族多蓄古今名畫奇物耳濡目染故識見絕人其爲人面大少髭長可七尺性介寡合滑稽玩世年六十餘而終

古人畫人物上衣下裳互用黃白粉青紫四色未嘗用綠色者蓋綠近婦人服色也苓襲或紫或黃二色而已不用他色

欲試藥金燒火其上當有五色氣起

下喜吾衍先生子行所述書室中修行法甚有意味得之不可不傳不得其人亦不必傳也因備錄于此云心閑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閑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止也心手俱閑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強役於神也心不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以其易見意不滯於久也心閑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注或史傳或

古人文集此又甚宜於風雨之際及寒夜也又曰予究心開則思心究手開則臥心手俱閒則著書作字心手俱究則思早畢其事以寧吾神

葛可久姑蘇人治方脈術與丹溪朱彥修齊名嘗妙大黃過焦悉棄去不用其謹如此人來迎致不問貧富皆往貧人以楮鏹來質藥準病輕重注善藥貳以畀之而歸其直或楮鏹有不佳者易佳者使供饘粥益仁人之用心也同郡富人家女子年可十七八病四肢萎痺不能自食目瞪衆醫莫能治迎可久可久

脫之笑曰此不難治乃命悉去其房中香匳流蘇之屬發篋地板掘土為坎舁女子其中扃其扉戒家人侯其手足動而作聲當報我久之手足果動而呼投藥一丸明日自坎中出矣蓋此女平日嗜香而脾為香氣所蝕故也又善以生辰推禍福尤習武藝一日見莫猺開系弓可久挽之而縱歸而下血亟命其子煎大黃四兩飲之其子惡多私減其半不下問故其子以實對可久曰少耳亦無傷也我命來年當死今則未也再服二兩愈明年果卒

近世拆字言吉凶者無如張乘槎按字畫成卦即云云不為鉤距余一日坐槎肆中有二僮持一字來占槎曰是為吏緣同曹訟之當送刑部笞四十即回二僮相視默然既而曰皆如先生言余欲訴通政司求免可乎槎曰此行不可逭且朔欲已耶余謂笞四十未可知僮門卒徒當然耳槎又曰今夕非附軍器船即官鹽船也僮曰果官鹽船也

洪武初參知政事浙東王公某蒞浙江日改拱北樓為來遠樓偶若往視之曰三日內上其變之事如

何王公乃夫人病卒劉公以曆日紙邊坐法王公延槎問故槎曰來者爽字形遠者哀字形也旁之二點淋漓眉淚點也公命槎易之乃名為鎮海云

又余家錢塘西第一日以余世父初度日會賓槎亦與焉忽謂家君曰今晚當有遠客至因酒食費財已而浙東人來一如槎所云叩之槎曰吾聞滌器聲知耳余謂此術古有之如佛圖澄聽鈴聲王生聽馬蹄聲是也先是槎挈家自大梁避兵依余家合浦莊居之家君初不相識一見術之三年以故數欲以其術

授予時余習舉子業惜不暇學也槎姓張氏名𣲙字
德元乘槎其自號云
洪武中有胡僧善相在　寺見三僧與寺主別胡謂
主者曰彼三僧何之主者曰禮浦陀胡僧亟令召回
否則皆有水厄主者令追之不及果俱溺死胡僧後
見四明袁庭禮欲授其術乃令袁視日久之雜以黑
白豆令揀之袁目不眩遂以其術傳之袁亦多奇驗
嘗相戴九靈先生日後當有一難壬戌冬果死囹圄
洪武丁卯春湯信公持節發杭紹明台温五郡之民

城沿海諸鎮時會稽王家堰夜大雨水暴至死者什
四五水上有火萬炬咸以為鬼予嘗詢于習海事者
曰鹹水夜動則有光蓋海水為風雨所擊故其光如
火耳因記王子年拾遺記云東海之上有浮玉山山
下有穴穴中有大水蕩涌火不滅為陰火正此類也
余記此以破好怪者之說
余之外王父財賦公常自言十二三時僑居慶元汪
家府閒竊從人學泅汲川踏一物如石狀極冷心惕
然亟登岸俄風起浪作有物爬沙水濱其首肖狗騰

去即向所踏物也
嘗見人云海中虎皮白皮料影三種鯊魚皆能變虎
越州馮裱褙家竭池取魚一巨鯽前有二足如鼠爪
即鼠變也
越中有道士陸國賓者曉乘舟出見白虹跨水甚近
及至其所見蝦蟆如箬笠大白氣從口出仰跳入水
虹亦不見
元旉公世南為山西僉憲時言一皮匠忽晝見二急
脚召渠云是冥府待命其人令家人作饌供二冥使

家人無所見也且語家人曰我平日寡慾雖死必復
生慎勿葬我是日果死三日後復蘇云至一官府設
王者儀衛一人冕服坐殿廷問曰汝知過否皮匠曰
某有生以來未嘗造惡王者命以物如青泥之狀塗
其頂久之心骨醒然累世之事皆能記憶王者曰白
起坑長平四十萬卒汝不預乎其人乃王紀九世身
對曰起坑卒時某阻之不聽非某罪也上帝以某有
陰德賜某入世為將今九世矣俄而起械而至龐然
一鬼囚也與之對得其情起復押入冥獄夜又果放

選自後乘所業乘馬出入士夫家能談其前世事予
聞諸王少師文王聞諸薛公云
山東民間婦人一臂有物隱然膚中屈佶如蛟龍狀
婦喜以臂浸盆水中一日雷電交作婦自牖出臂果
一龍拏雲而去
嘗有縫人坐一室忽壁中瑟瑟有聲少間壁罅處
一小蛇隨出隨大俄風雨化龍而去
禹廟梅梁乃大梅山所產梅樹也山在鄞縣東南七
十里蓋梅子真隱處石洞仙井丹竈藥鑪猶存山頂

大梅樹其上則爲會稽禹祠之梁其下則爲他山堰
之梁禹祠之梁唐張僧繇圖龍其上夜大風雨嘗飛
入鏡湖與龍鬬人見梁上水淋漓濕萍藻滿焉始駭
異之乃以鐵索鎖于柱他山堰之梁長三丈許去岸
數尺歲久不朽大水不漂因刀墜傷之出血不止
今禹廟以他梅樹代之不斲不飾存故事耳非舊物
也
洪武乙亥冬遣使發卒修陂塘時山陰天樂瀛湖塘
掘得一物類小兒臂紅潤如生無有識者遂棄之此

肉芝也食之延年
波羅蜜樹如荔枝樹差大皮厚葉團有橫紋小枝附
樹身而生一枝含數實花落實出大如斗皮亦似荔
枝有刺類佛首螺髻之狀肉若蜂房近子處可食與
熟瓜無異而風韻過之子如肥皂核大亦可爆食味
似豆春生秋熟交人珍之
安南國有一種魚銳首無鱗有骨芒挿筋然味似河
豚名戴帽魚
甘草大者如柱土人以架屋吾友唐愚士西遊親見
之

北方黃鼠穴處各有配匹人掘其穴者見其中作小
土窖若床榻之狀則牝牡所居之處也秋時蓄黍菽
及草木之實以禦冬各爲小窖別而貯之天氣晴和
時出坐穴口見人則拱前腋如揖狀卽竄入穴韓孟
聯句所謂禮鼠拱而立者是也惟畏地猴地猴形極
小人豢養之縱入其穴則啣黃鼠喙曳而出之味極
肥美元朝恒爲玉食之獻置官守其處人不得擅取
也

玉面貍謂之風貍止食山果而乘風過枝甚捷味獨勝地貍宜糟食尤佳

蟳與石巨皆海錯之佳者

海中有甲物如扇其文如瓦屋惟三月三日潮盡乃出名海扇阿明任松鄉嘗有詩云漢宮佳人班婕妤香雲一篋秋風初綢繆蒼蒼恩自淺猶抱明月爲爽居至今生怕秋風面三月三日纔一見對人搖動不如意肯入五雲清暑殿

木綿花唐人詩多用之然與吳越所產不同按吳錄

地里志交趾安定縣有木綿樹實如酒杯口有綿如蠶之綿可作布

元末有人襆被行山逕間遇惡少意所負必楮鏹也擊殺之視襆中特楮衾耳大悔之乃書楮衾曰的的的孰令爾紙被似鈔角問我何處住五色雲中住問我是何姓杓子少箇柄爾也錯我也錯不如歸去的的的總官不知主名召商謎者問之曰五色雲綵麵也綵麵新昌山名杓子少柄孟也蓋子姓也密令隸人往蹤跡之久而不得隸人亦了事者一日坐鋪肆樹旁見一人對門置餅鼓其槌作的的的之聲乃揚言曰某山中刼負紙被者官察知賊處即來捕也覘其人有懼色次日閉門不賣餅矣竟捕之果服其辜

老農語曰蝗生子遺而入地經大雪則入地愈深坡雪後書北臺壁云遺蝗入地應千尺又和喜雪云螟螣無遺種是也

坡翁有數妾相繼而去唯朝雲者隨坡南遷朝雲姓王氏錢唐人生一子曰幹兒未期而夭紹聖三年七月五日朝雲亡八月三日葬泗州栖禪寺東麓爲亭

名六如有銘

吾先君嘗言友人某解禽言見二雀啾鳴樹間久之一雀飛鳴而過二雀忽飛去友人曰此二雀求其侶不得彼一雀報言在東園樹林中故二雀飛去也急令人視東園林中果然

霏雪錄終